

儒藏



精華編二四四册下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四册

集部

下册

遺山先生文集〔金〕元好問 …… 793

許文正公遺書〔元〕許衡 …… 1603

遺山先生文集

〔金〕元好問 撰
張文澍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一
遺山先生文集序（徐世隆）……一
遺山先生文集序（李　治）……三
元遺山先生文集序（李　瀚）……五
附録儲太僕先生書簡（儲　巏）……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一……一
古賦……一
秋望賦……一
蒲桃酒賦……二
新齋賦……三
行齋賦……四
五言古詩……五
箕山……五
緱山置酒……五
同希顔再登箕山……六
光武臺……六
潁亭留別……六
㶚亭……七
出京……七
元魯縣琴臺……七
㶚水……八
雜著五首……八
古意二首……九
潁谷封人廟……一〇
贈答劉御史雲卿四首……一〇
送欽叔内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
編脩五首……一一
飲酒五首……一二
後飲酒五首……一三
德禪師清涼草堂……一四
少林……一四
龍潭……一五

麥嘆……一五
北邙……一五
龍門雜詩二首……一六
豐山懷古……一六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一七
示姪孫伯安……一七
種松……一八
虞卿麻長官成趣園二首……一八
雜詩四首……一九
采杞……一九
宿菊潭……二〇
觀淅江漲……二〇
鸛雀崖北龍潭……二一
五松平……二一
阻雨張主簿草堂……二一
贈答楊煥然……二二
送詩人李正甫……二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二三
五言古詩……二三
萬化如大路……二三
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二三
放言……二三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二四
黃公廟……二四
學東坡移居八首……二五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二七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二七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二八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二八
銅鞮次村道中……二九
蕭齋……二九
別李周卿三首……三〇
詶韓德華送歸之作……三一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三一
看山……三二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凄暄風息氣清天

曠明爲韻賦十詩……三二
留月軒……三五
梨花海棠二首……三五
趙吉甫西園……三五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三六
題張左丞家范寛秋山横幅……三六
宿張靖田家……三七
曲阜紀行十首……三七
寶嚴紀行……四〇
鴈門道中書所見……四〇
岳祠齋宫夜宿……四一
示程孫四首……四一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痺作……四二
同白兄賦餅中玉簪……四二
野史亭雨夜感興……四三
哭延孫……四三
贈鶯……四三
讀書山月夕二首……四四
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四首……四四
寄英禪師師時住龍門寶應寺……四五
夢歸……四五
郎文炳心遠齋二首……四六
蕭寺僧歸横軸……四六
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游鹿泉因爲予寫真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予詩而已賦二十韻答之……四六
答王輔之……四七
寄題沁州韓君錫耕讀軒……四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四八
七言古詩……四八
虞坂行……四八
畫馬爲邢將軍賦……四八
秋蠶……四八
南溪……四九
送郝講師住崇福宫……四九
范寛秦川圖……四九

赤壁圖……五〇
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五〇
西園……五一
愚軒爲趙宜之賦……五一
雙峯競秀圖爲參政楊侍郎賦……五二
西窗……五二
二月十五日鶴……五二
聞欽叔在華下……五三
閻商卿還山中……五三
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五三
雪後招隣舍王贊子襄飲……五四
半山亭招仲梁飲……五四
鄧州城樓……五四
宛丘嘆……五五
游黄華山……五五
巨然松吟萬壑圖……五六
密公寶章小集……五六
荆棘中杏花……五七
太白獨酌圖……五七
松上幽人圖……五八
送張君美往南中……五八
戲題新居二十韻……五八
贈蕭鍊師公弼……五九
送弋唐佐董彦寬南歸……五九
蕭仲植長史齋……五九
送宋省參并寄潞府諸人……六〇
覓神霄道士古銅爵……六〇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六一
贈休糧張鍊師……六一
天井關……六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六二
七言古詩……六二
讀書山雪中……六二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六二
過晋陽故城書事……六二
蟾池……六三

贈答張教授仲文……六三
高門關……六四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菴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静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爲賦長韻予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六四
馬嶺……六四
雲峽……六五
雲巖……六五
劉遠筆……六六
贈周良老……六七
鴻溝仝欽叔賦……六七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六七
祖唐臣愚菴……六八
過井陘……六八
北岳……六八
天涯山……六八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六九
常山姝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洛誦之……六九
贈利州侯神童……七〇
奚官牧馬圖息軒畫……七〇
紫微劉丈山水爲濟川賦……七〇
王右丞雪霽捕魚圖……七一
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七一
題張彦寳陵川西溪圖……七一
汝州倅韓君德華其十二世祖相遼封魯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蓋有之予過其家命魯出拜謂予言魯名矣而未有字敢以爲請予字之世公德華曰願終教之乃申之以辭……七二
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爲兒子阿平制名予名之曰琥以仲耽字之小字明復有善禱之義焉詩不工當令阿耽灑落誦之……七二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

字韻……七三
送崔夢臣北上……七三
送王彦華……七四
李成之王彦華趙孝先以提學命見餉佳酒且求制名輒以詩記……七四
劉時舉節制雲南……七四
贈張潤之……七四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七五
送張書記子益從嚴相北上……七五
贈别孫德謙……七五
汾亭古意圖……七六
太原贈張彦遠……七六
换得雲臺帖喜而賦詩……七六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七七
過劉子中新居……七七
東湖次及之韻……七八
贈郝萬户……七八
王學士熊岳圖……七八
贈史子桓尋親之行……七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五 ……八〇

雜言……八〇
去歲君遠游送仲梁出山……八〇
此日不足惜……八一
送希顔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八一
嵩山玉鏡……八二
虎害……八二
飲酒……八二
送高信卿……八三
寄趙宜之……八三
段志堅畫龍爲劉鄧州賦……八四
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别業……八四
紀子正杏園燕集……八四
送李參軍北上……八五
王黄華墨竹……八五
汎舟大明湖……八六
九月七日夢中作詩續以末後一句……八六

賦邢州鵲山……八七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八七
湧金亭示同游諸君……八七
南冠行……八八
醉後走筆……八九
南湖先生雪景乘騾圖……八九
癸卯歲杏花……九一
題劉紫微堯民野醉圖……九二
贈答趙仁甫……九二
下黄榆嶺……九二
蟖豬行……九三
嘯臺感遇……九三
水簾記異……九四
衹谷聖燈……九四
食榆莢……九五
李峪園亭看雨……九五
游龍山……九六
醉中送陳季淵……九七
送弋唐佐還平陽……九八
游泰山……九八
付阿秃誦……九九
唐子達扇頭……九九
游承天鎮懸泉……九九
爲程孫中卿作……一〇〇
壽張復從道……一〇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六……一〇二
樂府……一〇二
天門引……一〇二
蛟龍引……一〇二
湘夫人詠……一〇二
湘中詠……一〇三
孤劍詠……一〇三
渚蓮怨……一〇三
芳華怨……一〇三
後芳華怨……一〇四
結楊柳怨……一〇四

秋風怨……一〇五
歸舟怨……一〇五
征人怨……一〇五
塞上曲……一〇五
西樓曲……一〇五
後平湖曲……一〇六
淯川行……一〇六
長安少年行……一〇六
黄金行……一〇七
隋故宫行……一〇七
解劍行……一〇七
征西壯士謡……一〇八
望雲謡……一〇八
望歸吟……一〇八
梁園春五首……一〇九
探花詞五首……一〇九
獵城南……一一〇
春風來……一一〇
幽蘭……一一〇
梅華……一一〇
寶鏡……一一一
續小娘歌十首……一一一
并州少年行……一一二
怒虎行……一一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七……一一三

五言律詩……一一三
懷益之兄……一一三
汴禪師自斵普照瓦爲研以詩見餉
爲和二首……一一三
惡雨……一一四
癸巳除夜……一一四
病中……一一四
綦威卿毅挽辭……一一五
老樹……一一五
陽翟道中……一一五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一一五

太室同希顏賦……一一六
送登封張令西上……一一六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一一六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一一六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一一六
勝概……一一七
少室南原……一一七
寄贈龐漢茂弘……一一七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一一七
聞希顏得英府記室……一一七
落魄……一一七
得姪搏信二首……一一八
阿千始生……一一八
長壽新居三首……一一八
少林雨中……一一九
十二月六日二首……一一九
得一飛姪安信……一一九
短日……一一九
送母受益自潞府歸崧山……一二〇
寄程孫鐵安……一二〇
贈汴禪師……一二〇
己亥元日……一二〇
送楊次公兼簡秦彥容李天成……一二〇
發濟源……一二一
倪庄中秋……一二一
答潞人李唐佐贈詩……一二一
陽興砦……一二一
懷粹中……一二一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游七岩……一二二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一二二
聚僊臺夜飲……一二二
續陽平十愛……一二二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一二二
九月晦日玉村道中……一二三
十月四日往關南二首……一二三
寄王丈德新二首……一二三

舊國 …… 一二四
和仲梁 …… 一二四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 一二四
陽泉棲雲道院 …… 一二四
劉子中夢菴 …… 一二五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 …… 一二五
感事 …… 一二五
酬中條李隱居邦彦 …… 一二五
送邦彦北行 …… 一二六
同冀丈明秀山行 …… 一二六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 一二六
壬子月夕 …… 一二六
庚子三月十日作 …… 一二六
七月十六日送馮揚善提領關中三教 …… 一二七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 一二七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 …… 一二七
送閻子實焦和之北上 …… 一二八
庫城 …… 一二八
婁生北上 …… 一二八
遣興 …… 一二八
八月并州鴈 …… 一二八
示白誠甫 …… 一二九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宰魯伯 …… 一二九
送文生西行 …… 一二九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 一二九
挽趙參謀二首 …… 一二九
嗣侯大總管哀挽二首 …… 一三〇
答弋唐佐 …… 一三〇
不寐 …… 一三〇
送楊叔能東之相下 …… 一三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八 …… 一三一

七言律詩 …… 一三一
秋懷 …… 一三一
帝城二首 …… 一三一
僕射陂醉歸即事 …… 一三一
春日 …… 一三二

橫波亭……一三二
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一三二
度太白嶺往昆陽……一三二
寄希顔二首……一三三
懷益之兄……一三三
昆陽二首……一三三
寄西溪相禪師……一三四
葉縣雨中……一三四
寄答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一三四
潁亭……一三四
山中寒食……一三五
楚漢戰處……一三五
懷叔能……一三五
留別仲澤……一三五
鄭州上致政賈右丞相公……一三六
寄答景玄兄……一三六
寄辛老子……一三六
後灣別業……一三六
劉丈仲通哀挽……一三七
會善寺……一三七
寄欽用……一三七
楊之美尚書挽章……一三七
李屏山挽章二首……一三八
内鄉縣齋書事……一三八
自菊潭丹水還寄嵩前故人……一三八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一三八
馬鄧驛中大雨……一三九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一三九
除夜……一三九
劉光甫内鄉新居……一三九
西齋夜宴……一四〇
十月……一四〇
送吴子英之官東橋且爲解嘲……一四〇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一四〇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一四一
春日半山亭游眺……一四一

別程女……一四一
出山……一四一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一四二
新野先主廟……一四二
石門……一四二
獨峯楊氏幽居……一四二
渡湍水……一四三
十日登豐山……一四三
岐陽三首……一四三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一四四
讀靖康僉言……一四四
雨後丹鳳門登眺……一四四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一四四
浩然師出圍城賦鶴詩爲送……一四五
追用座主閑閑公韻上致政馮内翰二首……一四五
懷秋林別業……一四五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一四五
永寧南原秋望……一四六
中秋雨夕……一四六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一四七
喜李彦深過聊城……一四七
與張杜飲……一四七
秋夕……一四七
夢歸……一四八
白屋……一四八
淮右……一四八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
　李輔之贈別二首……一四八
即事……一四九
望王李歸程……一四九
秋夜……一四九
甲午除夜……一四九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一五〇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一五〇
三僊祠……一五〇
送輔之仲庸還大梁……一五〇

繡江汎舟有懷李郭二公……一五一
送杜子……一五一
眼中……一五一
送杜招撫歸西山……一五一
寄欽止李兄……一五二
有寄……一五二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一五二
別王使君丈從之……一五二
寄汴禪師……一五三
衛州感事二首……一五三
望蘇門……一五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九……一五四
七言律詩……一五四
望崧少二首……一五四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一五四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一五四
羊腸坂……一五五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一五五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一五五
太原……一五六
外家南寺……一五六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家秋日牡丹……一五六
桐川與仁卿飲……一五六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一五七
官園探梅同康顯之賦……一五七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一五七
別康顯之……一五七
寄楊飛卿……一五八
雨夜……一五八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一五八
別張御史……一五八
出東平……一五九
再到新衛……一五九
別冠氏諸人……一五九
入濟源寓舍……一五九
鎮平縣齋感懷……一六〇

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一六〇
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一六〇
四哀詩……一六〇
李欽叔……一六〇
冀京父……一六一
李長源……一六一
王仲澤……一六一
過詩人李長源故居……一六一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
東龕看月……一六二
明日作……一六二
杏花二首……一六二
醉後……一六二
賦南中楊生玉泉墨……一六三
贈張文舉御史……一六三
寄答飛卿……一六三
留別龍興汴禪師普照鑑禪師……一六三
赤石谷……一六四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一六四
濕亭同麻知幾賦……一六四
答公茂……一六四
過應州……一六五
應州寶宮寺大殿……一六五
懷安道中寄懷曹徵君子玉……一六五
五月十一日樗軒老忌辰追懷……一六五
感事……一六六
玉溪……一六六
華不注山……一六六
岳解元生日……一六六
感興……一六七
晨起……一六七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一六七
感事……一六七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一六八
將上書莘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一六八
春寒……一六八

即事……一六八
示懷祖……一六九
示崔雷詩社諸人……一六九
弘州贈曹丈子玉……一六九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二首……一六九
燕府白兔……一七〇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藏詩卷見約題詩同諸公賦……一七〇
出都二首……一七〇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一七一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一七一
紫牡丹三首……一七一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一七二
贈答樂丈舜咨……一七二
都運李丈哀挽……一七二
贈答郝經伯常伯常之大父予少日從之學科舉……一七二
呂國材家醉飲……一七三
洛陽……一七三
過三鄉望女几邨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二首……一七三
爲鄧人作詩……一七四
贈張主簿偉……一七四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一七四
寄劉繼先……一七四
寄楊弟正卿……一七五
爲鮮于彦魯賦十月菊……一七五
贈答同年敬鼎臣……一七五
寄英上人……一七五
寄答仰山謙長老……一七六
九日登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即閑閑公所建……一七六
平定鵲山神應王廟……一七六
寄答商孟卿……一七六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一七七
留別仲經……一七七

別周卿弟……一七七
寄叔能兄……一七七
賀威卿徐弟得雄……一七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一七九
七言律詩……一七九
追録洛中舊作……一七九
東園晚眺……一七九
十一月五日暫往西張……一七九
石嶺關書所見……一七九
陀羅峯二首……一八〇
追懷曹徵君……一八〇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一八〇
晋溪……一八一
弔岳家千里駒……一八一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一八一
十三日度岳嶺……一八一
玉泉二首……一八二
玄都觀桃花……一八二
贈張致遠……一八二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菴英上人……一八二
汴梁除夜……一八三
與馮吕飲秋香亭……一八三
哀武子告……一八三
贈李春卿……一八三
甲辰秋留别丹陽……一八四
龍興寺閣……一八四
別緯文兄……一八四
甯掾端甫北上……一八四
答定齋李兄……一八五
空山何巨川虚白菴二首……一八五
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八五
哭樊帥……一八五
寒食……一八六
送樊順之……一八六
蜀昭烈廟……一八六
宿翠屏口……一八六

王敦夫祥止菴……一八七
過寂通菴別陳丈……一八七
梁移忠詩卷……一八七
喬千户挽詩……一八七
贈王仙翁道成……一八八
常仲明教授挽辭……一八八
追録舊詩二首……一八八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一八九
即事呈邦瑞……一八九
和白樞判李定齋有詩寄白以因風何惜數行書爲落句白酬答云欲搜春草池塘句藥裹關心夢不成余平解之……一八九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一八九
超然王翁哀挽……一九〇
大名贈答張簡之……一九〇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一九〇
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一九〇
贈答鴈門劉仲脩……一九一
餘慶堂……一九一
寄答劉生……一九一
別董德卿……一九一
送端甫西行……一九二
讀李狀元朝宗禪林記……一九二
同巖公子大用東園賞梅……一九二
中庸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内翰擇之所述家傳愛仰不足情見於辭……一九二
賀中庸老再被恩綸……一九三
趙汲古南園……一九三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一九三
玉峯魏丈哀挽……一九三
清明日改葬阿辛……一九四
寄謝常君卿……一九四
送武誠之往渼陂……一九四
送劉子東遊……一九四
甲寅九日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先賈千户令春李進之冀衡甫

遊龍泉寺僧顥求詩二首……一九五
十日作……一九五
贈答普安師……一九五
孝純宛丘遷奉……一九五
曹壽之平水之行……一九六
追懷趙介叔……一九六
追懷友生石裕卿……一九六
挽鴈門劉克明……一九六
贈答平陽仇舜臣……一九七
賈漕東城中隱堂……一九七
約嚴侯汎舟……一九七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二首……一九七
贈蕭漢傑……一九八
送曹幹臣……一九九
國醫王澤民詩卷……一九九
祖唐臣母挽章……一九九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龍泉……二〇〇
感寓……二〇〇
存殁……二〇〇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二〇〇
趙元德御史兄七秩之壽……二〇一
張村杏花……二〇一
送仲希兼簡大方……二〇一
送郭大方……二〇一
送李輔之官青州……二〇二
答晁公憲世契二首……二〇二
寄史德秀兼呈濟上諸交游……二〇二
答吴天益……二〇二
答郭仲通二首……二〇三
蘭仲文郎中見過……二〇三
送奉先從軍……二〇三
壽趙受之……二〇四
與宗秀才……二〇四
贈馮内翰二首……二〇四
九日午後入府知曹子凶問夜不能寐爲作詩二首……二〇五

益父曹弟見過挽留三數日大慰積年傾系之懷其行也漫爲長句以贈弟近詩超詣殆欲度驊騮前故就其所可至者而勉之…………二〇六
贈李文伯…………二〇六
贈玉峯魏丈邦彦…………二〇六
贈答趙仁甫…………二〇六
同德秀求田燕山分得同字…………二〇七
德脩家兒子…………二〇七
贈任丈耀卿…………二〇七
賀德卿王太醫生子…………二〇七
贈麻信之…………二〇八
射虎…………二〇八
茗飲…………二〇八
鬱鬱…………二〇八
秋日載酒光武廟…………二〇九
寄劉光甫…………二〇九
過皋州寄聶侯…………二〇九
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聖舉…………二〇九
歸潛堂…………二一〇
過陽泉馮使君墓…………二一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一…………二一一

五言絶句…………二一一
洛陽高少府瀍陽後菴五首…………二一一
内鄉雜詩…………二一一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二一一
山居雜詩六首…………二一二
梁父吟扇頭…………二一二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二一二
辛亥寒食…………二一三
山中晚春…………二一三
得緯文兄書…………二一三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二一三
六言…………二一三
定齋兄寫真…………二一三
巨然秋山爲鄧州相公賦…………二一四

德和墨竹扇頭……二一四
曹得一扇頭……二一四
唐子達扇頭……二一四
七言絶句……二一四
論詩三十首……二一四
文湖州草蟲爲劉使君賦……二一七
京都元夕……二一七
西園……二一七
藍采和像……二一七
鴛鴦扇頭……二一七
杏花雜詩十三首……二一七
出京……二一八
惠崇蘆鴈三首……二一九
早起……二一九
書生……二一九
銅雀臺瓦硯……二一九
步虛詞三首……二一九
拙菴爲温甫賦……二二〇
風雨停舟圖……二二〇
納凉張氏庄二首……二二〇
送窮……二二〇
楊柳……二二〇
梁縣道中……二二〇
自題寫真二首……二二一
再題……二二一
吴子英家靈照圖二首……二二一
劉鄧州家聚鴨圖……二二一
戊子正月晦日内鄉西城遊眺……二二二
長壽山居元夕……二二二
聞仲澤丁内艱……二二二
贈眼醫武濟川……二二二
賦粹中師竹拂子……二二二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二二二
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二二三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二二三
同希顔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

二首……二二三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二二三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二二四
鎮平寄姪孫伯安筆……二二四
黄筌龜藏六圖爲張左丞賦……二二四
鎮平書事……二二四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二二四
超化……二二四
山居二首……二二五
寄女嚴三首……二二五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二二五
無題二首……二二五
題省掾劉德潤家駱鸞圖并爲同舍郎
劉長卿記異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
遇如芙蓉城事云……二二六
希顏挽詩五首……二二六
出鄧州……二二六
遇希顏故居四首……二二六
雜著九首……二二七
戚夫人……二二七
題山谷小艷詩……二二七
家山歸夢圖三首……二二八
四皓圖……二二八
雜著……二二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二二九
七言絶句……二二九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二二九
春夕……二三〇
梅花……二三〇
溪上……二三〇
息軒楊祕監雪行圖……二三〇
楊煥然生子四首……二三一
記夢……二三一
啓母石……二三一
雜著四首……二三一
内鄉雜詩……二三二

眉二首……………………………………二三二
送窮………………………………………二三二
三鄉時作…………………………………二三二
出都………………………………………二三二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二三三
登玡山寺三首……………………………二三三
夢中作……………………………………二三三
奉詶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二三三
杏花………………………………………二三四
聊城寒食…………………………………二三四
姨母隴西君諱日作三首…………………二三四
宿神霄北菴夢中作………………………二三四
夜雪………………………………………二三五
冠氏趙庄賦杏花四首……………………二三五
自趙庄歸冠氏二首………………………二三五
戲贈白髮二首……………………………二三五
戲題醉仙人圖……………………………二三六
濟南雜詩十首……………………………二三六
題解飛卿山水卷…………………………二三七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爲高良卿賦二首……二三七
倫鎮道中見槐花…………………………二三七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二三七
聞歌懷京師舊游…………………………二三七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二三七
龍泉寺四首………………………………二三八
李進之迂軒二首…………………………二三八
出鎮州……………………………………二三八
過邯鄲四絶………………………………二三八
楊祕監馬圖………………………………二三九
竹溪夢遊圖………………………………二三九
藥正卿餉酒………………………………二三九
王都尉山水………………………………二三九
贈絶藝杜生………………………………二三九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二四〇
自題二首…………………………………二四〇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二四〇

內黄道中楚王廟荆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却須推讓内黄兒之句因爲范增解嘲……二四〇
題蘇氏寶章……二四一
劉氏明遠菴三首……二四一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二首……二四一
南關二首……二四一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三首……二四二
惠崇獐猿圖……二四二
寄史同年二首……二四二
宋周臣生子三首……二四二
乞酒示皇甫季貞……二四三
李白騎驢圖……二四三
許由擲瓢圖……二四三
九月晦……二四三
雜著……二四三
送窮……二四三
即事……二四四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曾命賦詩三首但記其一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宮車秖應千古狼溪路人説山中宰相家相公以體重不任步趨詔許駕小車至朝殿外門故予詩及之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溪因爲之賦……二四四
陳德元竹石二首……二四四
同漕司諸人賦紅梨花二首……二四四
吴子賢檮菴二首……二四五
太一蓮舟圖三首爲濟源奉先老師賦……二四五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二四五
初發潞州……二四六
雜詩六首道中作……二四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三……二四八
七言絶句……二四八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二四八
賦緋中雜花七首……二四八
贈羅友卿三首……二四九

又解嘲二首……二四九
爲衍聖孔公題張公佐湘江春蚉圖二首張自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一先大夫嘗題公佐畫有雲静洞庭秋寺月雨昏湘浦夜船燈之句因及之……二四九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二五〇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二五〇
杜生絶藝……二五〇
以玉連環爲吕仲賢壽……二五〇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數首以此詩爲贈……二五〇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原酒家……二五一
跋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横披四首……二五一
東山四首……二五一
曉起……二五二
追録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二五二
春歸……二五二
感興四首……二五二
從孫顯卿覓平定小山……二五三
發南樓度鴈門關二首……二五三
墨竹扇頭……二五三
王希古乞言……二五三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翠二首……二五三
從希顔覓篤耨香二首……二五四
戲贈柳花……二五四
喬夫人墨竹二首……二五四
醉貓圖二首何尊師畫宣和内府物……二五四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二五四
講武城……二五五
藥山道中二首……二五五
善應寺五首……二五五
摘瓜圖二首樗軒家物……二五六
黄華峪十絶句……二五六

七賢堂……二五七
峽口食鯿魚有感……二五七
大簡之畫松風圖爲修端卿賦二首……二五七
秋江待渡横披……二五七
贈答要襄叔二首……二五八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二五八
秋江曉發圖……二五八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二五九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詩爲謝……二五九
題鷺鷥敗荷扇頭……二五九
西山樓爲王仲理賦二首……二五九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二六〇
燕省掾屬張彦通舉釋萊之廢仁卿以
詩美之亦賦二詩……二六〇
采菊圖二首……二六〇
無塵亭二首……二六〇
李廣道寫真二首……二六一
錢過庭煙溪獨釣圖二首……二六一
蒼崖遠渚圖二首……二六一
三士醉樂圖……二六一
鄉郡雜詩五首……二六一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二六二
題商夢卿家晦道堂圖二首……二六二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二六二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二六三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二六三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二六三
七賢寒林圖……二六三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二六四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二首……二六四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已
亥秋七月予得於馮翊宋文通家會
侯之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
新謂予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
乃今從吾子得之焕若神明頓還舊
觀似非偶然者方謁時賢以嗣前作

幸吾子發其端因賦三詩丙午春三
月河東元某謹題……二六四
前高山雜詩七首……二六五
楚山清曉圖……二六五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二六五
贈李子範家兒子……二六六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二六六
三鄉雜詩三首……二六六
鈞州道中……二六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四……二六八

七言絶句……二六八
榆杜硤口村早發……二六八
十月二十日雪……二六八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二六八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二六八
二十六日早發安生道中雨木冰……二六九
書貽第三女珍……二六九
隱秀君山水爲范庭玉賦……二六九
送子微二首……二六九
楊秘監馬圖……二六九
岳山道中……二七〇
雪行圖……二七〇
寄杜莘老三首……二七〇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二七〇
劉君用可菴二首……二七〇
耀卿西山歸隱三首……二七一
雪岸鳴鶬……二七一
東丹騎射……二七一
虛名……二七一
投書圖二首……二七一
題劉威卿小字難素册後二首……二七二
龐都運山水……二七二
歸義僧山水卷……二七二
武善夫桃溪圖二章……二七二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昌名士題詠……二七三
書扇贈李湛然……二七三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首……二七三
祖唐臣所藏槜軒畫册二首……二七三
客意……二七三
走筆題十老會請疏……二七四
七夕……二七四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二七四
壬子寒食……二七四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二七四
過威州鎬厲王故居……二七四
真味齋……二七五
歸義興侍者溪山蕭寺横軸……二七五
喬夫人綵繡仙人圖……二七五
出山像……二七五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二七五
論詩三首……二七六
超禪師晦寂菴……二七六
自題寫真……二七六
贈寫真田生三章……二七六
贈高君用……二七七
周才卿拙菴……二七七
郭大方自適軒……二七七
風柳鳴蟬……二七七
晴景圖……二七七
僧寺阻雨……二七八
金山……二七八
王子文琴齋……二七八
覃彦清飛雨亭横披……二七八
讀漢書……二七八
内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體……二七八
石勒問道圖……二七九
花光梅……二七九
舊與趙景温……二七九
夏山風雨……二七九
春雲淡冶……二七九
雪谷早行圖二章……二八〇
胡叟楚山清曉……二八〇

辛亥九月末見菊……二八〇
答俊書記學詩……二八〇
夜宿山中……二八〇
臺山雜詠十六首……二八一
跨牛圖……二八二
贈湛澄之四章……二八二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内鄉一詩追録於此今三十年矣……二八二
三門集津圖……二八三
乙卯端四日感懷……二八三
山村風雨扇頭……二八三
跋蕭師鷺鷥敗荷扇頭……二八三
袁顯之扇頭……二八三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二八三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二八四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二八四
貞燕二首……二八四
楊祕監雪谷早行圖……二八四
杜莘老夏日汾亭横軸……二八四
武元直秋江罷釣……二八四
張彦遠江行八詠圖……二八五
題馮澧緩之碩人在澗横軸……二八五
題邢公達寒梅凍雀圖……二八五
秀隱君山水……二八五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章……二八五
梁氏先人手書……二八六
薊北杜國賓以真定教官李進之所譔大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狀見示用題三絶其後……二八六
贈訾子野高士三章……二八六
戲相師……二八六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二八七
元夕……二八七
酴醾……二八七
爲檄子醸金二首……二八七

李子範生子……二八八
柏鄉光武廟……二八八
和德新丈……二八八
春日寓興……二八八
滄浪圖……二八八
倦繡圖……二八八
雪谷曉行圖……二八九
浩然雪行圖……二八九
岳邦獻壽……二八九
風柳歸牛圖……二八九
子和麋鹿圖……二八九
賈氏怡齋二首……二八九
與西僧倫伯達二首……二九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二九一
宏詞……二九一
章宗皇帝鐵券行引……二九一
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二九二
擬賀登寶位表……二九四
擬立東宮詔……二九四
擬除樞密使制……二九五
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二九六
擬除司農卿制……二九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六……二九八
碑銘表誌碣……二九八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二九八
王黃華墓碑……三〇四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三〇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三一一
碑銘表誌碣……三一一
閑閑公墓銘……三一一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三一六
寄庵先生墓碑……三二〇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三二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三二七
碑銘表誌碣……三二七
内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三二七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
神道碑銘……三三六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三四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三四七
碑銘表誌碣……三四七
内翰王公墓表……三四七
内翰馮公神道碑銘……三五一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内翰馮君神道
碑銘……三五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六二
碑銘表誌碣……三六二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三六二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三六四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
君神道碑銘……三七一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
碑銘……三七五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
碑銘……三七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三八一
碑銘表誌碣……三八一
御史張君墓表……三八一
御史程君墓表……三八三
平叔墓銘……三八六
希顏墓銘……三八八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三九一
聶元吉墓誌銘……三九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三九五
碑銘表誌碣……三九五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三九五
中順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君墓碑……三九八
陽曲令周君墓表……三九九
奉直趙君墓碣銘……四〇一
史邦直墓表……四〇三
御史孫公墓表……四〇四
楊府君墓碑銘……四〇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 四一〇
碑銘表誌碣 …… 四一〇
故河南路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 四一〇
劉景玄墓銘 …… 四一五
文儒武君墓銘 …… 四一七
郝先生墓銘 …… 四一七
曹徵君墓表 …… 四一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 四二二
碑銘表誌碣 …… 四二二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 四二二
善人白公墓表 …… 四二四
南峯先生墓表 …… 四二六
臨海弋公阡表 …… 四二七
遯然子墓碣銘 …… 四三〇
蘇彦遠墓銘 …… 四三二
盧太醫墓誌銘 …… 四三三
張遵古墓碣銘 …… 四三四
張君墓誌銘 …… 四三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 四三八
碑銘表誌碣 …… 四三八
族祖處士墓銘 …… 四三八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 四三九
敏之兄墓銘 …… 四四〇
贇皇郡太君墓銘 …… 四四一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 四四三
聶孝女墓銘 …… 四四五
孝女阿秀墓銘 …… 四四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 四四七
碑銘表誌碣 …… 四四七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 四四七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 四五二
順天萬户張公勳德第二碑 …… 四五四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 四六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 四六四
碑銘表誌碣 …… 四六四

龍虎衛上將軍朮虎公神道碑……四六四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四七〇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四七三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四七六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四七九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四八〇
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四八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四八九
碑銘表誌碣……四八九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四八九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四九二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四九六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四九八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五〇〇
潞州録事毛君墓表……五〇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五〇六
碑銘表誌碣……五〇六
顯武將軍吴君阡表……五〇六
忠武任君墓碣銘……五〇七
信武曹君阡表……五一〇
千户喬公神道碑銘……五一二
千户趙侯神道碑銘……五一五
故帥閻侯墓表……五一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二一
碑銘……五二一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五二一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五二三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五二五
冠氏趙侯先塋碑……五二八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五三〇
兖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五三二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五三三
安肅郝氏先塋碑……五三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五三七
墓銘碑表……五三七
清凉相禪師墓銘……五三七

華嚴寂大士墓銘……五三九
墳雲墓銘……五四〇
孫伯英墓銘……五四一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五四二
天慶王尊師墓表……五四四
沖虛大師李君墓銘……五四五
通真子墓碣銘……五四六
圓明李先生墓表……五四八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五四九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五五一
告山贇禪師塔銘……五五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五五五
記……五五五
令旨重脩真定廟學記……五五五
東平府新學記……五五七
博州重修學記……五六一
趙州學記……五六三
壽陽縣學記……五六四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五六六
葉縣中嶽廟記……五六六
扁鵲廟記……五六八
長慶泉新廟記……五六九
三皇堂記……五七〇
崔府君廟記……五七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五七三
記……五七三
鄧州新倉記……五七三
南陽縣令題名記……五七四
吏部掾屬題名記……五七五
警巡院廨署記……五七五
創開滹水渠堰記……五七六
市隱齋記……五七九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五八〇
順天府營建記……五八一
邢州新石橋記……五八五
臨錦堂記……五八六

馬侯孝思堂記……五八七
致樂堂記……五八九
李參軍友山亭記……五九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五九三
記……五九三
王無競題名記……五九三
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五九四
校笠澤藂書後記……五九七
畫記二……五九八
朱繇三官……五九八
張萱四景宫女……五九九
濟南行記……六〇一
東游略記……六〇五
兩山行記……六〇七
毛氏宗支石記……六一一
尚藥吴辨夫壽冢記……六一三
樊侯壽冢記……六一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六一六
記……六一六
威德院功德記……六一六
竹林禪院記……六一七
少林藥局記……六一八
壽聖禪寺功德記……六二〇
興福禪院功德記……六二一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六二二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六二四
太古觀記……六二七
紫微觀記……六二九
朝元觀記……六三〇
清真觀記……六三二
通仙觀記……六三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六三七
序引……六三七
陸氏通鑑詳節序……六三七
杜詩學引……六三八
東坡詩雅引……六三九

東坡樂府集選引……六三九
錦機引……六四〇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六四一
十七史蒙求序……六四二
拙軒銘引……六四三
如菴詩文叙……六四四
琴辨引……六四六
雙溪集序……六四八
鳩水集引……六四九
楊叔能小亨集引……六五〇
新軒樂府引……六五二
逃空絲竹集引……六五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六五五
序引……六五五
張仲經詩集序……六五五
陶然集詩序……六五七
木菴詩集序……六五九
南冠録引……六六〇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
題名引……六六二
送秦中諸人引……六六三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六六三
送高雄飛序……六六四
寒食靈泉宴集序……六六五
太原昭禪師語録引……六六六
暠和尚頌序……六六七
傷寒會要引……六六七
元氏集驗方序……六七〇
周氏衛生方序……六七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六七二
銘……六七二
孔道輔擊蛇笏銘……六七二
良佐鏡銘……六七二
默菴銘爲劉司正光甫作……六七三
布衾銘……六七三
無絃琴銘……六七四

最樂堂銘……六七四
超然堂銘……六七五
太古堂銘……六七五
皇極道院銘……六七六
長真菴銘……六七六
天硯銘……六七七
小紫玉池硯銘……六七八
贊……六七八
手植檜聖像贊……六七八
老人星贊……六七八
范文正公真贊……六七九
趙閑閑真贊二首……六七九
范鍊師真贊……六八一
寫真自贊……六八一
介山馬卿雲漢爲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爲作贊云……六八二
張幾道鍊師真贊……六八二
頌……六八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六八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六八五

書……六八五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六八五
與樞判白兄書……六八七
答中書令成仲書……六八七
答聰上人書……六八八
答大用萬户書二……六八九
疏……六八九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六八九
清真道院營建疏……六九〇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六九〇
興國院改律爲禪請住持疏二首……六九一
曹子歸葬疏……六九二
雜體……六九二
麻杜張諸人詩評……六九二
射説……六九三

酒裏五言説……六九三
靖德昭兒子高户字説……六九四
曹南商氏千秋録……六九五
故物譜……七〇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〇四
上梁文……七〇四
南宫廟學大成殿上梁文……七〇四
南陽廨署上梁文……七〇五
外家别業上梁文……七〇五
青詞……七〇七
太夫人五七青詞……七〇七
劉宣撫設醮青詞……七〇八
張喜千户青詞……七〇八
樊守謝土詞……七〇九
郡守天池祈雨狀……七〇九
祭文……七〇九
祭飛蝗文……七〇九
爲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七一〇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七一〇
題跋……七一一
跋國朝名公書……七一一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七一一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七一二
跋二張相帖……七一二
跋蘇黄帖……七一三
跋松菴馮丈書……七一三
跋蘇叔黨帖……七一三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七一三
題蘇氏父子墨帖……七一四
題許汾陽詩後……七一四
毛氏家訓後跋語……七一四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七一五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七一六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七一七
跋龍嵓書柳子厚獨覺一詩……七一七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七一七

遺山先生文集附録……七一九

金史文藝傳……七一九
遺山先生墓銘(郝經)……七二〇
祭遺山先生文……七二二
元遺山真贊……七二三
原古上元學士……七二四
壽元内翰……七二五
辨磨甘露碑……七二五
游華山寄元裕之(趙秉文)……七二六
寄裕之……七二七
繫舟山圖裕之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七二七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某亦繼作(楊雲翼)……七二七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李純甫)……七二八
馬圖同裕之賦……七二八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趙元)……七二八
次韻答裕之……七二九
寄裕之……七二九
次韻裕之見寄……七三〇
題裕之家山圖……七三〇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顔(馮璧)……七三〇
贈裕之(麻九疇)……七三一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爲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韻……七三一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雷淵)……七三二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七三二
九日登少室絶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七三三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七三三
玉華谷同希顔裕之分韻得秋字(李獻能)……七三三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七三三
送裕之還嵩山(王渥)……七三四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七三四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崔遵)……七三四
和裕之二首……七三四
題裕之家山圖(劉昂霄)……七三五

贈答史院從事(賈益謙)……七三五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
雨者因及之(辛愿)……七三五
寄裕之……七三五
古月一篇爲裕之賦(李汾)……七三六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
題三詩其後(兄敏之)……七三六
跋遺山墨跡(劉因)……七三六
遺山先生挽詩(閻復)……七三六
題中州詩集後(家鉉翁)……七三七
讀遺山詩四首……七三八
追挽元遺山先生……七三八
密國公璹得友人書詩……七三八
麻徵君九疇松筅同希顔欽叔裕之賦……七三九
雷御史淵洛陽同裕之欽叔賦……七三九
啓母石同裕之賦……七三九
秦略同希顔裕之賦樂真竹拂子……七三九
劉昂霄中秋日同辛敬之魏邦彦馬伯
善麻信之元裕之燕集三鄉光武廟
諸君有詩昂霄亦繼作……七四〇
送裕之往洛陽兼簡孫伯英……七四〇
同敬之裕之游水谷分韻賦詩得荷風
送香氣五字各賦五首……七四〇
田紫芝夜雨寄元敏之昆弟……七四一
王萬鍾寄關中句……七四一
趙吏部伯成元弟以所業見投賦詩爲贈……七四一
康司農錫按部南陽有贈詩……七四一
王中立題樂府後詩……七四一
張仲升寄人宰縣詩……七四一
白君舉酬詩……七四二
貽溪麻革寄詩……七四二
兑齋曹之謙寄詩……七四二
又讀唐詩鼓吹詩……七四二
楊鵬飛卿送詩……七四三
杜仁傑善夫病中呈詩……七四三
張澄仲經次韻詩……七四三

楊奂浮生一首送裕之詩……七四三
耶律楚材和太原元大舉韻詩……七四三
耶律鑄送元遺山行……七四四
郝經獲鹿新居哭元遺山詩……七四四
王惲題遺山先生手書雜詩後……七四四
中統五年六月初八日夜夢遺山先生指授文格覺而賦之以紀其意……七四五
吴澄題遺山鹿泉新居詩後……七四五
河汾詩序（房祺）……七四五
段成己至元本《遺山詩集》引……七四六
余謙至順本《遺山先生文集》序……七四七
魏學誠康熙本《元遺山先生文集》題……七四七
重刻元遺山先生集序……七四八
遺山先生文集後引（王　鶚）……七五一
遺山先生文集後序（杜仁傑）……七五二
元遺山文集後序（靳　貴）……七五三
題重刊遺山先生集後（儲　巏）……七五五

校點説明

元好問（一一九〇——一二五七），字裕之，號遺山、遺山居士等。拓跋裔，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有傳。幼年過繼於叔父元德明，隨遊四方，繼之與郝思温從陵川大儒郝天挺學，漸能淹貫經史百家。後得金禮部尚書、北方文壇領袖趙秉文及其他前輩、朋友愛重推揚，名重京師。中金宣宗興定五年（一二二一）進士第，歷知外縣，終官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牽涉爲叛將崔立撰功德碑事，頗受争議。後不仕，以「國亡史作」，爲故國修輯史書，著《壬辰雜編》（已佚），纂金朝故國君臣詩歌總集《中州集》，著詩文集四十卷。另有詞集《遺山樂府》、筆記小説《續夷堅志》等。元好問在文、史兩方面都作出重要成就，明人儲巏認爲其史學之作「皆一代文獻之所萃，厥後元修《金史》，悉剟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有國之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彰聞於後世也」。至於文學，元人徐世隆認爲：「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他的創作「規模李、杜，陵轢蘇、黄」（余謙序），「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徐世隆序）。《四庫提要》也稱其詩詞「興象深邃，風格遒上」，「古文繩尺嚴密，衆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爲具有法度」。

尤爲值得一提的是，元好問少時同學郝思温爲郝天挺之子、郝經之父，後郝經又師從元好問。郝經《遺山先生墓銘》所云「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即指此事。而清黄宗羲《宋元學案》卷九十「魯齋（即許衡）學案」的

「江漢（即趙復）學侶」目下立「文忠郝陵川先生經」條，云郝經「後徙家順天，守帥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恣其搜覽。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又別列「陵川家學」一目，收經弟庸。綜考《墓銘》與《學案》，間接可見元好問儒學的承接與授受的淵源。

元好問的詩文在其生前及方過世時即深受重視。據明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李瀚刻《遺山先生文集》本所收當時杜仁傑、李冶、徐世隆等人所作書序，元氏詩文集在元世祖中統（一二六〇——一二六四）間已由山東世侯嚴忠範之弟嚴忠傑主持付梓，是爲初刻。其後，至元、至順時又各有詩集刻本或詩文集合刻本問世，其中唯至順刻本余謙序内提及「是集世無行本，惟架閣黃公在軒手鈔二十卷，藏之篋中。予爲補其殘闕，……至篇什次第，悉依原本」，他本不言卷數，各本又皆佚而不傳。故明弘治十一年李瀚刻《遺山先生文集》本爲元集現存之最早版本，而據該書儲巏序「茲集四十卷」云云，知彼時遺山詩文集四十卷之規模已備。民國間，上海商務印書館據以收入影印珍本叢書《四部叢刊》。近年，上海書店據《四部叢刊》本重加影印。清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無錫華希閔又刻《遺山先生文集》。據華本的内容、卷目和清江南督學魏學誠序内「華生希閔得善本而鋟之梓」之語及所附徐世隆、李冶二序，知該刻本即出於明李瀚刻本。其後，乾隆朝修《四庫全書》也收《遺山集》四十卷，但人名、地名改竄頗多。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元氏鄉人張穆再刻《元遺山先生集》，廣事搜集佚文，精心讎對校勘，不僅補入元氏的詞集《遺山樂府》、筆記《續夷堅志》等著作，而且加入清人所編元氏年譜等。張穆刻本雖祖于明李瀚刻本，但相對較爲精覈。至光緒間，方戊昌知秀容縣事，憫元集之不傳，據張刻本重加校訂，並附考證。此爲元氏詩文集的又一重要版本。以上各本雖同以明弘治刻本爲祖本，各本之間的本文、

注文又互有不同，説明版本流遞過程中，文獻傳寫有異。此外，李瀚在刊刻全集之前，曾「取家藏詩集」，屬汝州知州高士達刊《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明末毛晋據之重刻，收入汲古閣《元人十種詩》。近現代以來，元好問詩文的整理本、選集本、分刻本衆多，較重要的有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元好問全集》，中華書局的《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和江蘇古籍出版社的《全元文·元好問集（散文集）》等。此次整理，以明李瀚刻本爲底本，以清康熙華希閔刻本（簡稱康熙本）和清道光張穆刻本（簡稱道光本）爲校本，參校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詩歌部分參校李瀚、高士達《遺山先生詩集》（簡稱詩集本）及毛晋汲古閣《遺山詩集》（簡稱毛本）。保留詩文，補入佚作，删略《遺山樂府》、《續夷堅志》和其他年譜、考證等事。

校點者　張文澍

遺山先生文集序

文之爲物，何物也？造物者實靳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爲人，則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歸之雅。❶故爲詩，爲歌，爲賦，爲頌，爲傳記，爲誌銘，爲雜言，爲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爲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斲喪，文氣奄奄幾絶，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奬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汎愛。至於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

❶「歸」，康熙本、道光本作「爲」。

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爲斯人乎？ 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求其完集，刊之以大其傳云。 陳郡徐世隆序。

遺山先生文集序

唐開、天問，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爲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噎；白則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藻色其襟靈，故天下之人爲之咨嗟淫液，鼓舞踴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已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齔能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脱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圍棊，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方希刷羽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歿。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得什一二，❶其所謂「大全」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歉焉若懷宿負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弟忠傑，有文如《淇奥》，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予序引。予謂遺山之文、之名，有目争睹，有耳咸聳，庸何序以爲？惟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主上驘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御天，文治蝟

❶「得什」，道光本作「什得」。

興，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玉堂、東觀、金華、延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曷嘗不設燎以待之而側席以求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内相久矣，奈何遇千載而心違，際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遺恨也耶？尚賴柳如京之賢，有慰韓吏部之志。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足騰芳於百世。顧予樸學，未暇題評。言念舊游，聊爲揚榷云爾。中統三年陽月，封龍山人李治序。

元遺山先生文集序

瀚自束髮時好讀先生詩文，然以方攻程式文章事進取，不暇肆力。後舉進士，謬官内外，稍竊膏馥助筆墨，於是好益篤，讀益頻，常計有以廣其傳。曩在陝西，嘗以所編《中州集》，屬西安府刻置郡齋。比來河南，又以家藏本詩集，屬汝州刻之。其詩文全集卷帙頗多，在元時固已盛行，然歷時既久，屢更兵燹，書在人間多是鈔本，魯魚亥豕，漫不可讀，瀚竊病之。近始得善本於太僕儲公静夫，喜副宿志，遂謀協藩、臬諸公，咸曰：「是書非一家一邑所得私，當與天下後世共之。」時鄉試甫畢，乃移工任其事。

嗚呼！自有載籍以來，六經、四書，諸儒緒論外，若諸子、百氏，汗牛充棟，何其多哉！學者窮歲月，白首不能徧觀。其間揚、馬、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則又文人中之山斗冠冕，故其傳獨不朽，而天下後世無不傳焉。近時文集尤多，從而責其實，辭句不足以達理而成章，聲音不足以感人而動物，徒以禍楮墨、殃梓工耳。若先生之文，則豈可少者哉？

先生自幼學至於壯且老，自平居無事至於流移奔播，無一念一時而不在於文，故能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偃然以其文雄一國。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詞家輩出。崔立之變，駢首死難，先生巋然獨存。金亡，隱晦自全，而其名益盛。元初學者宗之爲依歸，作《金史》者稱其備衆體，有繩尺，蔚爲一代宗工，殆非虚語。顧不傳于時，豈

非缺典。夫事有偶然之遇，忽然而成者，而人之文章有晦于前而顯于後，屈于暫而伸于無窮者。昌黎文集幾泯滅於敝簏中，得歐陽永叔而始行于世。先生距今餘二百年，而其文始賴諸公以就梓，豈非其顯晦屈伸固亦有其數邪？雖然，文之傳不傳，先生無與也，而其傳實學者之幸。河南居四方之中，聲名文物之所萃。書得梓于是，其不復將大行也哉？先生名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世爲太原之秀容人。弘治戊午閏十一月既望，賜進士、文林郎、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瀚序。

附録儲太僕先生書簡

耿耿。昨揚令書至，道執事欲刻《遺山先生文集》，使來巏處取之。巏慕遺山甚篤，嘗以不見全集爲恨。訪之十數年，始得秘本於今禮部程公。録而藏之，欲托好古者刊行而未得也。承領雅意，忻喜無量，遂借初本，再校一遍。但其中亦有一二處訛缺。緣無他本可證，奈何，奈何。然古書之行於今者，未必皆能完好也。遺山，文章大家，著述贍富，如《中州》等集，不行於世久矣。執事企仰鄉賢，汲汲表章之，甚盛舉也。全集四十卷納上，外傳誌、題贈諸作，乃巏於它集中輯録者，亦請并刻之。蓋遺山在當時已爲名人碩士所重，不待後世始知子雲也。須得楷書有典則者另寫潔本，乃可入梓。聞下許州規措，諒承委得人矣。太康吏回，謹附狀。秋暑，唯惠時珍攝。不宣。七月十四日，巏頓首復省齋李先生行臺執事。

憲旆出巡時，匆匆不克一奉高論，迄今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一

頤齋張德輝類次

古　賦

秋望賦

步裴回而徙倚，放吾目乎高明。極天宇之空曠，閱歲律之峥嶸。于時積雨收霖，景氣肅清。秋風蕭條，萬籟俱鳴。菊鮮鮮而散花，鴈杳杳而遺聲。下木葉於庭皐，動砧杵於蕪城。穹林早寒，陰崖晝冥。濃淡霏拂，繞白紆青。紛叢薄之相依，浩霜露之已盈。送蒼蒼之落日，山川鬱其不平。瞻彼轘轅，西走漢京。虎踞龍蟠，王伯所凴。雲烟慘其動色，草木起而爲兵。望崧少之霞景，渺浮丘之獨征。汗漫之不可與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清風於箕潁，高巢由之遺名。悟出處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并。繄南山之石田，維景略之所耕。老螭盤盤，空谷淪精。非雲雷之一舉，將草木之偕零。太行截天，大河東傾。邈神州於西北，怳風景於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寂寞而潛驚。激商聲於寥廓，慨涕泗之緣纓。吁，咄哉！事變於已窮，氣生乎所激。豫州之土，❶復於慷慨擊節之誓；❷西域之侯，起于窮悴傭書之筆。諒生世之有爲，寧白首而坐食。且夫飛鳥而戀故鄉，嫠婦而憂公室。豈有

❶ 「土」，道光本作「士」。
❷ 「節」，道光本作「楫」。

夷墳墓而剪桑梓，視若越肥而秦瘠。天人不可以偏廢，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則時之所感也，非無候蟲之悲。至於整六翮而睨層霄，亦庶幾乎鷙禽之一擊。

蒲桃酒賦 并序

劉鄧州光甫爲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秘，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子，子寧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予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説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蔓千年，鬱其無涯。音崖。斂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釀而飽予，出遺法於湮埋。索罔象之玄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雲已薄而仍裁。❶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悁於中懷。覺松津之孤峭，羞桂醑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蘖之中媒。水泉資香潔之助，秫稻取精良

❶「仍」，康熙本、道光本作「成」。

之材。效衆技之畢前，敢一物之不階。❶艱難而出美好，徒酖毒之貽哀。繄工倕之物化，與梓慶之心齋。既以天而合天，故無桎乎靈臺。吾然後知珪璋玉毁，青黄木災。音哀而鼓鐘，❷味薄而鹽梅。惟撣殘天下之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新齋賦❸

予既罷内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飫，若有所得。以爲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爲「新齋」，且爲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爲説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丘陵爲山而惡乎畫，履霜堅冰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再之漸，狂聖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爲神。附陳迹以自觀，悼吾事之良勤。失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出處語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穀，有一日之歸仁。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静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倀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津。揜虚名以自夸，適以增頑而益嚚。我卜我居，於淅之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蓋嘗論之，生而知、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躐；憤則啓、悱則發，亦愚智之所均。齋戒沐浴，

❶「階」，道光本作「偕」。

❷「哀」，康熙本、道光本作「衰」。「鐘」，原誤作「鍾」，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此題下，道光本有「并序」二字小注。

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己以進，童子可以遊聖門。顧年歲之未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❶又安知温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爲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行齋賦❷

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得王氏之敗屋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君爲之補罅漏，治蕪穢，蓋十日而後可居。蓽門圭竇，故事畢舉。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予以爲士之貧至於君，極矣。無禄以爲養，無田以爲食，無僮僕爲之負販，無子弟爲之奔走，無好事者爲之謀緩急而助薄少，率皆無旬日計。泰然以閉户讀書爲業，不以爲失次而以爲當然，不以爲怨，不以爲憂，而又且以爲樂也。然則不謂之無媿其名也而可乎？乃爲賦云：

賦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鶴與鳧，無益短長。力有可來，❸勝天不祥。福不盈睫，一敗莫償。莫難養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兮，莫知其鄉。飽飢有時而激怒兮，❹殆豢虎之貽殃。我思古人，動静有方。静以養虚，剛以作彊。辱以處汙，愚以退藏。屹中立而不倚，遡横潰而獨障。直釣磻溪之

❶「槁」，原誤作「稿」，據道光本改。
❷此題下，道光本有「并序」二字小注。
❸「來」，康熙本、道光本作「求」。
❹「怒」，原在「兮」字下，據道光本改。

魚，禿節單于之羊。有漆身以爲厲，有被髮而爲狂。❶仕汙世而執翿，徇殊俗而解裳。太阿存兼善之達，緼袍有不求之臧。唯夫長劍大冠，以揖讓人主之前者若固有；故木食澗飲，雖至於勞筋骨而餓體膚者爲無傷。❷古有之，居不隱者志不廣，身不抑者志不揚。士固有遯世而不復見，然愈擠而愈彰。南山蒼蒼，北風雨霜。有蘭不彫，俟春而芳。偉哉造物，又將發吾子之幽光耶。

太阿即阿衡，見《文選》。

五言古詩

箕山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迹絶。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雪。人間黄屋貴，物外衹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寧所屑。降衷均義稟，汩利忘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叔采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肝肺熱。❸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緱山置酒 同内翰馮丈叔獻、雷兄希顔賦詩，分韻得賓字。

靈宫肅清曉，細栢含古春。人言王子喬，鶴馭此上賓。白雲山蒼蒼，平田木欣欣。登高覽元化，浩蕩融心神。西望洛陽

❶「有」，康熙本、道光本作「自」。
❷「餓」，原誤作「卧」，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肝肺」，康熙本、道光本作「肺肝」。

城，大路通平津。行人細如蟻，擾擾争紅塵。蓬萊風濤深，鬢毛日夜新。殷勤一杯酒，媿爾雲間人。

同希顔再登箕山

千年箕山祠，蘿逕深以悄。桂樹不復見，禿簌餘秋篠。盤盤盡絶頂，石冢平木杪。長風萬里來，筋骸覺輕矯。側身望岩竇，解衣憩林表。是時夏春交，野色亂青縹。川光乍明滅，地脈互縈繞。岡巒蟻垤出，井邑蜂衙擾。紅塵洛陽昏，白雲太行曉。元功信冥漠，一覽疑可了。悟彼東山人，胸中魯宜小。

光武臺

東南地上遊，荆楚兵四衝。游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當年赤帝孫，提劍起蒿蓬。一顧湍水斷，再顧新都空。雷霆萬萬古，青天看飛龍。巋然此遺臺，❶落日荒煙重。誰見經綸初，指揮走群雄。白水日夜東，石麟幾秋風。空餘廣武嘆，無復雲臺功。

潁亭留别 同李冶仁卿、張肅子敬、王元亮子正分韻得畫字。

故人重分攜，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借。北風三日雪，太素秉元

❶「巋」，詩集本、毛本作「巍」。

化。九山鬱峥嶸，了不受陵跨。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本閑暇。壺觴負吟嘯，塵土足悲咤。迴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畫。

濦亭

春物已清美，客懷自幽獨。危亭一徘徊，翛然若新沐。❶宿雲淡野川，❷元氣浮草木。微茫盡楚尾，平遠疑杜曲。生平遠游賦，吟諷心自足。揭來着世網，抑抑就邊幅？人生要適情，無榮復何辱。乾坤入望眼，容我謝羈束。一笑白鷗前，春波動新綠。

出京 史院得告歸嵩山侍下。

從宦非所堪，長告欣得請。驅馬出國門，白日觸隆景。半生無根著，飄轉如斷梗。一昨隨牒來，六月阻歸省。城居苦湫隘，群動日蛙黽。慚媿山中人，團茅遂幽屏。塵泥久相涴，❸夢寐見清潁。矯首孤飛雲，西南路何永。

元魯縣琴臺

荒城草木合，破屋風雨侵。千年一琴臺，睠焉涕盈襟。遺愛食縣社，公寧不堪任。此臺即甘棠，忍使無餘陰。旁舍高以華，大豪日捐金。蒼雲玄武暮，鬼物瀺陰岑。尚德抑玄虛，墜典誰當尋。我興薦寒

❶「沐」，原誤作「沭」，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野川」，道光本作「川野」。
❸「久」，原誤作「免」，據詩集本、毛本改。

泉，百拜公來臨。公來不能知，落日下飢禽。懷哉空山裏，鶴飛猿與吟。當年于蔿歌，補衮一何深。承平示得意，獨能正哇淫。君相此一時，又復悟良箴。諛臣坐廢黜，盍亦起幽沉。蒲輪竟頹轂，香草空深林。寂寞授書室，孤甥舉遺衾。生平諒已然，薄俗矧來今。千山爲公臺，萬籟爲公琴。夔曠不並世，月露爲知音。人間蹄涔耳，已矣非公心。元道州《文编》以元魯山爲元魯縣，又臺今爲玄武祠，故及之。

濦水 聞郾城張伯玉訃音作。

濦水復濦水，東望鴈行没。殷勤一杯酒，遥酹濦亭月。永懷紫髯郎，冠佩見突兀。岩岩石青峙，鬱鬱松秀發。裴回功名會，脱落豪俠窟。中州有士論，指與雷李屈。挂弓須扶桑，洗劍必溟渤。皇天靳美器，一世惜英物。神交付冥漠，生氣凛毛髮。古來天下馬，萬里入超忽。良樂不並世，燕市空駿骨。狂歌叫秋雲，北風撼林樾。

雜著五首❶

稟氣寡所諧，衣食固無端。所業在農桑，甘以辭華軒。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觀。帶月荷鋤歸，裴回丘隴間。曖曖遠人村，紛紛飛鳥還。養真衡茅下，庶無異患干。遥謝荷蓧翁，躬耕非所嘆。

守拙歸田園，淹留自無成。長吟掩柴

❶ 此題下，康熙本有「集陶」二字小注，道光本有「集陶句」三字小注。

門，遂與塵事冥。素月出東嶺，夜景湛虛明。揮杯勸孤影，杯盡壺自傾。遥遥望白雲，千載有深情。

榮叟老帶索，原生納決屨。邈哉此前脩，久而道彌著。人生少至百，每每多憂慮。量力守故轍，餘榮何足顧。棲遲固多娱，幾人得其趣。

桃李羅堂前，霜露榮悴之。咄咄俗中惡，人道每如兹。冬嶺秀孤松，卓然見高枝。提壺撫寒柯，懷此貞秀姿。願留就君住，終身與世辭。

世短意恒多，時駃不可追。感彼柏下人，泫然沾我衣。運生會歸盡，彼此更共之。理也可奈何，一觴聊可揮。酒中有深味，情隨萬化遺。西南望昆墟，靈人侍丹池。我無騰化術，帝鄉不可期。且極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古意二首❶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秦中多貴游，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已卜鄰。跛鱉不量力，强欲緣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獻，賤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飢寒幾何人。❷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嬈，梨花澹丰容。盈盈兩無語，䶥䶥争春風。春風何許來，草木誰青

❶「二」，原誤作「一」，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飢寒」，詩集本、毛本作「寒飢」。

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夸兒童。昨夜花正開，❶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駐，併與繁華東。楩楠千歲姿，骯髒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復難爲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潁谷封人廟

洩洩潁谷雲，瀜瀜潁川水。封君去我久，水雲自清美。人言君善諫，微意得鄭子。特於悔悟時，一語發天理。大孝動天地，❷土苴及頑鄙。反身而未誠，善諫且敗矣。如何千載下，❸乃與茅焦比。我行潁川道，永念負甘旨。願作頳尾魴，因之日千里。

贈答劉御史雲卿四首

舊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深。驊騮萬里氣，聖途已駸駸。大梁語三日，副我夙所欽。濂溪無北流，此道日西沉。百年牛山木，不復秀穹林。南風雖寥寥，聞絃猶賞音。獨憐夸毘子，一我無古今。共學君所貪，適道我豈任。相酬無別物，徒有好賢心。

阿京吾所畏，蚤生號能文。初無王家癖，聲光自流聞。此行不虛來，得接大小君。信知珠玉淵，足當羔鴈群。君家有箕

❶「夜」，詩集本、李本作「朝」。
❷「大」，原誤作「夫」，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載」，詩集本、毛本作「歲」。

裘，聖學待册勳。但使本根在，枝葉復何云。殷勤五色筆，未用摧千軍。

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與敦厚，掃滅不復留。高蹇當父師，排擊劇寇讐。真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異同，寧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枿將和柔。克己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罵不汝酬。胡爲文字間，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韓，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儔。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户牖徒自開，❶膠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韓歐。

老鶴何許來，澹與孤雲同。相值太虚室，悠然復西東。聖學要深談，惜君別匆匆。❷何時沂水上，同詠舞雩風。

送欽叔内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脩五首

忽忽歲云暮，烈烈風霜威。舉頭望長安，游子從此歸。我有平生懷，愛君如連枝。半年姜肱被，所樂良不貲。尚恨人事異，離合無定時。送君酒一杯，侑以彈鋏辭。上言行路難，下言長相思。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汜水。風濤脱沈舟，冰雪危墮指。孝子在中野，永念負甘旨。家貧親已老，形瘵心欲死。古稱季路孝，負米曾百里。顧作鯉與魴，寧當怨頳尾。君歸不可緩，獻壽迫歲始。遥知慈母

❶「開」，毛本作「闢」。
❷「惜君別」，毛本作「別君惜」。

心，已爲烏鵲喜。

一年不製衣，春服犯霜風。一日僅兩食，腸胃不得充。生平萬里氣，頓入低回中。田夫怒攘臂，縮首甘盲聾。老兵賜顔色，歡喜無所容。求索厭朋友，勞苦慚僕僮。無聊復無聊，又復招災凶。我有一樽酒，澆君塊磊胸。君年始三十，白髮成一翁。顧以寸心微，受此百慮攻。君窮復何辭，不見閑閑公。文章二百年，不捄四壁空。

君性我所諳，我心君所知。凡我之所短，君亦時有之。謀事恨太鋭，臨斷恨太遲。持論恨太高，徇俗恨太卑。人道自近始，貧富理不齊。君自不得飽，欲療何人饑？乞醯乞諸鄰，聖哲有明譏。被髮救鄉人，智者所不爲。且如與人交，交有非所宜。白黑不復擇，豁豁傾心脾。泛愛豈不可，後悔終自貽。又如與人言，寧復無失辭。刺口論成敗，白眼談歌詩。世故轂黄閒，❶能不發其機。聞君作損齋，似覺豪華非。懲忿與窒慾，百年有良規。與子各努力，歲晚以爲期。

古人遥相望，每恨不同時。同時得古人，歡樂良在兹。君歸豈不佳，交游滿京師。門前車馬來，笑言慰所思。細話洛陽事，高詠嵩山詩。宫壺發新篘，宫梅耿幽姿。故應劉與白，亦復念微之。

飲酒五首 襄城作。

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床頭有新釀，意愜成孤斟。舉杯謝明月，蓬蓽肯相

❶「轂」，原誤作「㲉」，據道光本改。

臨。願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

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真。獨餘醉鄉地，中有羲皇淳。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復成禍根。名虛買實禍，將相安足論。驅驢上邯鄲，逐兔出東門。離官寸亦樂，❶里社有拙言。「離官寸亦樂」，晉俚諺云然。❷

萬事有定分，聖智不能移。而於定分中，亦有不測機。人生桐葉露，見日忽已晞。唯當飲美酒，儻來非所期。

此飲又復醉，此醉更酣適。徘徊雲間月，相對澹以默。三更風露下，巾袖警微濕。浩歌天壤間，今夕知何夕。

後飲酒五首 陽翟作。❸

少日不能觴，少許便有餘。比得酒中趣，日與杯杓俱。一日不自澆，肝肺如欲枯。當其得意時，萬物寄一壺。作病知奈何，妾婦良區區。但媿生理廢，饑寒到妻孥。吾貧蓋有命，此酒不可無。

金丹換凡骨，誕幻若無實。如何杯杓間，乃有此樂國。天生至神物，與世作酣適。豈曰無妙理，滉漾莫容詰。康衢吾自樂，何者爲帝力。大笑白與劉，區區頌功德。

---

❶ 「寸亦」，詩集本、毛本作「寸寸」。下「寸亦」同。
❷ 「俚」，原誤作「陸」，據道光本改。
❸ 「作」，原無，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客從崧少來，貽我招隱詩。爲言學仙好，人間竟何爲。一笑顧客言，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與爾同歸。

酒中有勝地，名流所同歸。人若不解飲，俗病從何醫。此語誰所云，吾友田紫芝。❶紫芝雖吾友，痛飲真吾師。一飲三百杯，談笑成歌詩。九原不可作，想見當年時。

飲人不飲酒，正自可飲泉。飲酒不飲人，屠沽從擊鮮。酒如以人廢，美祿何負焉。我愛靖節翁，於酒得其天。龐通何物人，亦復爲陶然。兼忘物與我，更覺此翁賢。

德禪師清涼草堂

舊隱伊陸巷，把茅入宴息。新居蘭若峯，老屋補漏坼。鐘魚有勝氣，缾錫無滯迹。回頭仙人隊，談笑初未隔。結草幾成壞，逆旅誰主客。道人那計許，❷一笑山月白。多生負詩債，秋物苦催索。遙知得新句，崧少爲動色。上人舊隱伊陽，伊陽有伊陸巷。仙人隊者，女几山諸峯名。

少林

雲林入清深，禪房坐蕭爽。澄泉潔餘習，高鳥喚長往。我無玄豹姿，漫有紫霞想。回首山中雲，靈芝日應長。

❶「田」，道光本作「曰」。
❷「計」，原誤作「許」，據道光本改。

龍潭❶

層冰積浩蕩，陵谷互吞吐。窈窕轉幽壑，突兀開净宇。回頭山水縣，亦復墮塵土。孤雲鐵梁北，宇宙一仰俯。風景初不殊，川塗忽脩阻。寒潭海眼净，黕黑自太古。蟄龍何年卧，萬國待霖雨。誰能裂蒼崖，雷風看掀舉。山中人歲旱則轉大石入潭，以駭龍瞬息致雨，故云。

麥嘆

借地乞麥種，徼倖今年秋。乞種尚云可，無丁復無牛。田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盻盻三百斛，寬我飢寒憂。我夢溱南川，平雲緑油油。起來望河漢，旱火連東州。四月草不青，吾種良謾投。田間一太息，此歲何時周。向見田父言，此田本良疇。三歲廢不治，❷種則當倍收。如何落吾手，羊年變鷄猴。身自是旱母，咄咄將誰尤。人滿天地間，天豈獨我讐。正以賦分薄，所向困拙謀。不稼且不穡，取禾亦何由。辦作高敬通，惡雨將漂流。吾貧有濫觴，賢達未始羞。單衣適至骭，一劍又蒯緱。焉知寄食餓，不取丞相侯。作詩以自廣，時用商聲謳。

北邙

驅馬北邙原，踟躕重踟躕。千年富貴

❶「龍潭」上，道光本有「劉曲」二字。
❷「治」下，詩集本、毛本有小字注「平」。

人，零落此山隅。萬塚不復識，榛莽餘龜趺。賢愚同一盡，感極增悲歔。粤人惟物靈，生也與道俱。一爲物所眩，遂爾迷厥初。蛻骨幾山丘，百年不須臾。歸盡固其理，交喪亦已愚。陳迹有足悲，奈此萬化途。焉知原上塚，不有當年吾。

龍門雜詩二首

石樓繞清伊，塵土天所限。❶人言無僧久，草滿不復剗。灘聲激悲壯，山意出高蹇。當年香山老，掛冠遂忘返。高情留詩軸，清話入禪版。誰言海山去，蕭散仍在眼。溪寒不可涉，倚杖西林晚。

不見木菴師，胸中滿泥塵。西窗一握手，大笑傾冠巾。青山有佳招，一游負因循。老筇動高興，萬景森前陳。乾元先有期，清伊亦知津。細看潛溪樹，高卧香山雲。學詩二十年，鈍筆死不神。乞靈白少傅，佳句儻能新。遥遥洛陽城，梅花千樹春。山中有忙事，寄謝城中人。

豐山懷古

豐山一何高，古屋蒼煙重。開門望吴楚，鳥去天無窮。連山横巨鰲，❷白水亘長虹。川原鬱佳氣，自古南都雄。炎精昔季興，卧龍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揭孤忠。時事有可論，生晚恨不逢。漢賊不兩立，大義皎日同。吴人操等耳，忍與分河潼。奪操而與權，何以示至公。一民漢遺

❶「限」，原誤作「恨」，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連」，康熙本、道光本作「迎」。

黎，尺地漢故封。守民及守土，天地與相終。不能禦寇讐，顧以寇自攻。❶既異鴻溝初，又非列國從。一券損半産，❷二祖寧汝容。端本一已失，孤唱誰當從。至今有遺恨，廟栢號陰風。舊聞清泠淵，❸天籟如撞鐘。山經野人語，誕幻欺孩童。開元有亂階，鹿飲温泉宮。黄猿何爲者，乃爾能嘯凶。乾坤之大音，久鬱理當通。清霜旦夕落，佇爾驚群聾。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一旱近兩月，河洛東連淮。驕陽佐大火，南風捲黄埃。草樹青欲乾，四望令人哀。時時怪事發，雨雹如李梅。我夢天河飜，崩騰走雲雷。今日復何日，駃雨東南來。元氣淋漓中，焦卷意已回。良苗與新潁，鬱鬱無邊涯。音崖。書生如老農，苦樂與之偕。閻閭聞吉語，一笑心顔開。酉年酒如漿，乾溢安能裁。❹唯當作高廩，多具尊與罍。家人笑問我，君田安在哉。駃雨，與快同音，見《魏志》。

示姪孫伯安

伯安入小學，潁悟非凡兒。屬句有夙性，説字驚老師。見汝挾書歸，憶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齒髮忽如兹。讀書誤人多，闊疎亦天資。元無倚天劍，可斷扶桑枝。倚梯望青冥，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

❶「攻」，詩集本、毛本作「功」。
❷「損」，詩集本、毛本作「捐」。
❸「泠」，原誤作「冷」，據道光本改。
❹「裁」，原誤作「栽」，據道光本改。

取，老謀欲何施。幸此掌中孫，未染如素絲。就令好紙筆，門户誰當支。我有商餘田，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樹，未用城南詩。伯安方讀韓集《符讀書城南》。

種松

百錢買松羔，植之我東墻。汲井涴塵土，插籬護牛羊。一日三摩挲，愛比添丁郎。昨宵入我夢，忽然變昂藏。昂藏上雲雨，❶慘澹含風霜。起來月中看，細鬣錯針芒。❷惘然一太息，何年起明堂。隣叟向我言，種木本易長。不見河畔柳，顧盻百尺强。君自作遠計，今日何所望。❸

虞卿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鑿池水交流，築屋山四繞。❹衡門在人境，三徑深以悄。中庭八九樹，晨坐聽百鳥。人生信多慮，長寢容未了。虛舟有天游，我定物自擾。豈不與世並，自是萬物表。達觀無不可，言外當意曉。

蹉跎匡山游，爛熳彭澤酒。慨然千載上，懷我平生友。夫君負奇節，劍氣鬱星斗。爲吏非所堪，徑去如避走。王官唐以還，寂寞蓋已久。柴車君來隱，清風動林藪。至今溪上詩，往往在人口。淵明不可

❶「雨」，詩集本、毛本作「霄」。
❷「錯」，詩集本、毛本作「攢」。
❸「日」，詩集本、毛本作「者」。
❹「屋」，原誤作「群」，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作，此士寧復有。

雜詩四首❶

相士如相馬，滅没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牝與驪。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媸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爲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

世事如大弩，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勞控絃。❷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騫。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鎡基喻智慧，要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嘗爲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内美。唯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也速於售，再獻甘滅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厦良亦難。❸我衣敝緼袍，我飯苜蓿盤。天公方試我，劍鋏勿妄彈。

采杞

仙苗不擇地，榛莽散秋實。微霜緑未隕，濃露紅欲滴。方書尚服餌，僮僕課采拾。花葉久已厭，功實從此得。苦荼薦奇味，凡醖化靈液。人傳東坡事，世驗西河

❶ 此四首又見宋汪藻《浮溪集》卷二十九，題作《詠古四首》。

❷ 「時」，道光本作「是」。

❸ 「亦」，康熙本作「券」，道光本作「勝」。

術。詎口亦自住，輕骨況可必。維物多似是，致用相萬一。向非觀玉篇，誰爲分杞棘。

宿菊潭

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且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難，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毫釐。汝鄉之單貧，寧爲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鬬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直下村稀。我雖禁吏出，將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努力逃寒飢。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朴傷汝肌。傷肌尚云可，夭閼令人悲。

觀淛江漲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淛故以江名，暴與衆壑會。初驚沙石捲，稍覺川谷隘。雷風入先驅，大塊供一噫。❶千帆鼓前浪，萬馬接後派。崩崖不暇顧，拔木無留礙。凴陵如藉勢，洄洑各有態。平分乍舒徐，怒觸忽碎壞。雲蒸楚樹杪，雪映商嶺背。髣髴千丈潮，悅與海門對。佽飛鬬蛟鱷，燃犀出鱗介。陽侯富陰族，萬首露光怪。翠蕤澹偃蹇，鉦鼓亂磓磕。永懷疏鑿力，重嘆神禹大。乾坤海爲壑，未礙變横潰。納汙非無處，流惡聊自快。投詩與龍盟，滌蕩煩一再。時拜大赦五日矣。

❶「大」，原誤作「火」，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鸛雀崖北龍潭

層崖閟頑陰，水木深以阻。湍聲半空落，洶洶如怒虎。❶風生木葉脱，魄動不敢語。何年渾沌竅，靈物此棲處。初從一綫溜，開鑿到神禹。雲雨鼓飛浪，❷噴薄齊萬弩。藏珠驪龍頷，百斛快一吐。油油入無底，細散不濡縷。歸藏海有穴，汎溢愁下土。南峯天一柱，萬古鎮幽府。江山有奇探，落景迫行旅。多勉茹芝人，❸終年看飛雨。

五松平

竹港晨露白，石門秋氣寒。湍流落澗壑，❹細路深茅菅。江平白石出，竟日沿清灣。四顧不見人，山鳥時間關。蒼崖入地底，烟靄青漫漫。力盡不能過，却坐空長嘆。青天白雲閑，可望不可攀。虛名竟何得，行路乃爾難。

阻雨張主簿草堂

濕暑雲氣鬱，漫淫去聲。成積雨。❺南風竊陰機，萬籟困掀舉。飛濤限江岸，懸流迫茅宇。塊坐百慮滋，歸興生鳥羽。兒童十日約，竹馬候門廡。曾是百里程，川途忽遐阻。少游去我久，念子平生語。欵段

❶「洶洶」，康熙本、道光本作「洶洶」。
❷「雨」，詩集本、毛本作「雷」。
❸「勉」，詩集本、毛本作「慙」。
❹「落」，詩集本、毛本作「濯」。
❺「漫」，詩集本、毛本作「浸」。

劣可乘，羸餘果何取。河汾敝廬在，坐滯西南楚。世事不可期，客心徒自苦。

贈答楊煥然

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分。關中楊夫子，高誨世所聞。❶十年玄尚白，藜藿甘長貧。有來河水篇，❷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桓生知子雲。古來知己難，萬里猶比隣。千人國中和，要非心所親。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別去徒殷勤。白雲不可贈，相思秋復春。

送詩人李正甫

陽和入枯株，靄靄含芳津。山頭太古石，不與萬物春。朝從木客游，暮將山鬼隣。紫芝僅盈匊，幽蘭不充紉。青雲入長吁，肝膽空輪囷。我嘗讀君詩，天趣觸眼新。秦游得豪宕，晉産餘真淳。怒虎不受唾，駭鹿未易馴。安坐誰不如，半生走逡巡。蒼蒼不可問，藐藐誰當親。青山碾爲塵，白日無閑人。空歌東野曲，不救西州貧。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一

❶「誨」，道光本作「誼」。
❷「氷」，詩集本、毛本作「冰」。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

五言古詩

萬化如大路

萬化如大路，物我適相遭。往來限隣屋，夢寐阻同袍。斷金幾何人，年運劇銷膏。相歡顧不足，爾戈奚暇操。古來太山名，達觀等秋毫。蠻觸徒能國，蜾蠃竟誰豪。曠蕩覽八紘，美惡自爲曹。造物無巧擇，大塊有并包。暴公今在亡，轉燐起蓬蒿。孤心既悄悄，衆口益嗷嗷。同塵寧當悔，枉己乃爲勞。鹿門有高躅，世網儻能逃。

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水經》：湍音專。

疏星澹秋明，陰霞絢朝映。積雨成坐愁，晨光動幽興。石門歸馭引，湍浦漁刀並。曠蕩萬景新，歸藏四山静。平湖風漪緑，遠岸秋沙净。洋洋游鯈逝，汎汎輕鷗泳。隱顯乖夙心，感寓見真性。倦遊徒自悼，❶違己將安竟。憂端從中來，茫茫發孤詠。

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囚。人生定能幾，肺肝日相

❶「徒」，康熙本、道光本作「時」。

饈。井蛙奚足論，褌蝨良足羞。正有一朝樂，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赤松遊。大笑人間世，起滅真浮漚。曾是萬户封，不博一掉頭。有來且當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大川日東流。紅顔不暇惜，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嵩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觀齊州。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

北山范寬筆，老硬無妍姿。南山小平遠，澹若韋郎詩。[1]崧陽古僊村，佳處我所知。長林連玉華，細路入清微。連延百餘家，柴門水之湄。桑麻蔽朝日，雞犬通垣籬。[2]媿我出山來，京塵滿山衣。春風四十日，夢與孤雲飛。可笑李山人，嗜好世所稀。逢人覓詩句，不恤怒與譏。道人本無事，何苦塵中爲。京師不易居，我癡君更癡。山中酒應熟，幾日是歸期。

黃公廟

羈客無恒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公祠，地古欣所遇。劍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談笑取帝傅。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預。誰謂圯上人，異事驚竹素。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間一編書，塵埃嘆遲暮。

[1]「韋」，原誤作「常」，據道光本改。
[2]「垣」，原誤作「坦」，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學東坡移居八首

廢地三畝餘，十年長蒿萊。瓦礫雜糞壤，白骨深蒼苔。孤客無所投，即此營茅齋。墾斸豈不苦，寢處亦可懷。辱身賤者事，寧當惜筋骸。伐木荒林中，運甓古城隈。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諧。買宅必萬錢，一錢不天來。今晨見此屋，一笑心顏開。

誰謂我屋寬，寢處無復餘。誰謂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榮坐諸郎，課誦所依於。西除著僮僕，休休得自如。❶老我於其間，兀兀窮朝晡。起立足欠伸，偃卧可展舒。窗明火焙煖，似欲忘囚拘。屋前有隙地，客舍不可無。花欄及菜圃，次第當耘鉏。東野載家具，家具少於車。我貧不全貧，尚有百本書。

故書堆滿床，故物貯滿箱。渾渾商寶鬲，纍纍漢銅章。杖飾昭敬恭，嚴卯訶癉剛。雷文繞杖節，獸面出佩璜。❷私印刻王尊，玉斗蛟龍翔。逸少留半紙，魚網非硬黄。亦有曇首帖，不辨作鴈行。雪景睿思物，宣政舊所藏。晋公古漁父，浩歌濯滄浪。因觀宫騎圖，卧駞識提囊。谿石含餘潤，奚墨凝幽香。南榮挂風響，雲裾珮鏘鏘。❸鏡背先秦書，八字環中央。讀之三嘆息，此日何時光。

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縛。毫釐脱鬼手，攘臂留空

❶「休休」，詩集本、毛本作「休沐」。

❷「璜」，原誤作「瑛」，據道光本改。

❸「鏘鏘」，詩集本、毛本作「鏗鏘」。

橐。聊城千里外，狼狽何所託。諸公頗相念，餘粒分鳧鶴。得損不相償，抔土填巨壑。一冬不製衣，繒纊如紙薄。一日僅兩食，强半雜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識瓢飲樂。敵貧如敵寇，自信頗亦愨。❶兒啼飯籮空，堅陣爲屢却。滄溟浮一葉，渺不見止泊。五窮果何神，爲戲乃爾虐。

舊隱嵩山陽，筍蕨豐餽餉。新齋淅江曲，山水窮放浪。乾坤兩茅舍，氣壓華屋上。一從陵谷變，歸顧無復望。樵漁憶還往，風土夢閑曠。怳如悟前身，姓改心不忘。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尋丈。今年僦民居，臥榻礙盆盎。❷靜言尋禍本，正坐一出妄。青山不能隱，俛首入羈鞅。巢傾卵隨覆，身在顏亦强。空悲龍髯絶，永負魚腹葬。置錐良有餘，終身志懲創。❸

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知。廢興屬之天，事豈盡乖違。傳聞入讎敵，祇以興罵譏。老臣與存亡，高賢死兵飢。身死名亦滅，義士爲傷悲。哀哀淮西城，萬夫甘伏尸。田横巨擘耳，猶爲談者資。我作南冠録，一語不敢私。稗官雜家流，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兹。朝我何所營，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濕薪烟滿眼，破硯冰生髭。❹造物留此筆，吾貧復何辭。

東坡謫黄州，符藥行江湖。荒田拾瓦礫，賤役分僮奴。我讀移居篇，感極爲悲歔。九原如可作，從公把犁鉏。我貧公亦

❶「亦」，康熙本作「相」。
❷「榻」，原誤作「塌」，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此句下，道光本有雙行小字「一作悲愴」。
❹「硯」，康熙本、道光本作「鏡」。

貧，賦分無賢愚。論人雖甚媿，詩亦豈不如。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風波同一舟，奚必骨肉爲。倪家蓮華白，每釀必見貽。季昌妙琴事，足以相娛嬉。郭侯家多書，篇帙得徧窺。趙子篤於學，問以問所疑。王生舊隣舍，窮達心不移。千里訪存歿，十口分寒饑。獨有仲通甫，天馬不可羈。直以論詩文，稍稍窺藩籬。永懷王與李，朔漠行當歸。書來聞吉語，報我脱縶維。慚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我作野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東秦富佳境，北渚擅名談。兹游亦已久，纔得了二三。南山壓城頭，十里奎與函。湫流出地底，城隅滿泓潭。金絲弄晴光，❶玉玦響空嵌。清漣通畫舫，秀水深雲龕。華峯水中央，鬱鬱堆烟嵐。荷華望不極，緑浄紛紅酣。毒熱非山陽，卑濕無江南。承平十萬户，他州隔仙凡。刼火土一丘，樹老草不芟。巧盡露天質，到眼皆奇探。千年歷下亭，規摹見覃覃。懷賢成獨詠，勝賞何由參。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重華初側陋，嘗耕歷山田。至今歷下城，有此東西泉。喪亂二十載，祠宇爲灰燼。兩泉廢不治，平。漸著瓦礫填。蛙跳平。聚浮沫，羊飲留餘羶。我行歷荒基，涕下何

❶「晴」，道光本作「曉」。

漣漣。舜不一井庇，下者何有焉。帝功福萬世，帝澤潤八埏。要與天地並，寧待一水傳。甘棠思邵伯，自是古所然。我欲操畚鍤，浚水及其原。再令泥濁地，一變清泠淵。❶青石壘四周，千祀牢且堅。石渠潄清溜，日聽薰風絃。便爲泉上叟，抔飲終殘年。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爲。正有苦心人，舉世幾人知。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着存一機。不從着着看，平。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功夫到方圓，言語通眷屬。只許曠與夔，聞絃知雅曲。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目。闕顫失香臭，瞀視紛紅緑。毫釐不相照，覿面楚與蜀。莫訝荆山前，時聞刖人哭。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

亭亭祠宮檜，鬱鬱上雲雨。扶持幾來年，造物心獨苦。青餘玉川潤，根入鐵岸古。雖含棟梁姿，斥斧安得取。流泭地中久，❷駭浪思一鼓。天柱屹不移，水國奠平土。乾坤此神物，甲乙存世譜。瀨鄉留耳孫，闕里傳鼻祖。秦松徒自汙，蜀柏聊共數。會待十抱成，玆焉重摩拊。

❶「泠」，原誤作「冷」，據道光本改。
❷「流」，詩集本、毛本作「沇」。

銅鞮次村道中

山逕一何惡，一澗復一嶺。昂頭一握天，放脚百丈井。武鄉有便道，故繞銅鞮境。涉險良獨難，又復觸隆景。羸驂蹄已穴，怨僕氣將癭。與世恒背馳，用力何自省。河汾紹絶業，疑信紛莫整。銘石出壙中，昧者宜少警。少時曾一讀，過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夢寐猶耿耿。喻如萬里别，燈火得對影。行役豈不勞，聊當忍俄頃。

蕭齋 并引

故民部長陵蕭公，泰和、大安之間，名德雅望，朝臣無出其右。其爲太原道漕使時，不肖方厠諸生間，顧嘗一望眉宇，以爲甚幸，然亦以齒少且賤，不得與横經之末而爲恨也。北渡後，居陽平，見關中人邢公達談公平生，往往色揚而神躍。問之，知其爲公夫人之猶子也。蓋公達之先人於公恩義良厚，而公所以報之者爲甚力。公達初仕部掾，年甫三十，遂爲州上佐，出入臺閣者二十年。雖其材致然，亦藉公爲之司命耳。予雅知公達之敬公也，凡欲聞公之故，則就訪之。公達所居之屋，乞名於予，因以「蕭齋」目之，且爲之説云：士之生世，有一鄉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人之所私慕，有天下之所共稱。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得而强之也。惟公承王公餘烈，弈葉台鼎，世譜完具，與當陽杜氏

相上下，故言氏族者推其貴；出入經史，優柔饜飫，發擿秘奧，不減前輩蔡無可，故言討論者服其博；奏讞疑獄，致力忠愛，一言之仁，利及永久，故言斷獄者歸其平；彊禦不奪其操，公相不易其介，幅巾鄉社，坐鎮頹俗，故言進退者推其高。蓋天下所共稱，非一人之私慕。高山仰止，其誰曰不然。古人有愛蕭子雲筆札者，得蕭之一字，遂以名所居，況於其所天乎？因爲詩以貽公達。有好賢如《緇衣》者，請爲同賦焉。

十年金門客，一日蓬蒿人。煙煤兩椽屋，因公名字新。昔公無恙時，四海望經綸。敦龐一古儒，風采自名臣。人亡典刑在，百世留清塵。師尊世共然，況予夙所親。❶愛公入夢想，逶迤見垂紳。教兒多讀書，公言諒諄諄。他時門户改，亦惟公所姻。我嘗望公顔，道左避朱輪。至今誦其詩，喜色爲津津。歸秦如未老，會買東家隣。

別李周卿三首

行路澁於棘，單車望千山。歌君歸雲曲，清涕留餘潸。❷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唯君篤高義，日來欵柴關。古交松柏心，今交桃李顔。古人去不返，古道挽不還。相思一樽酒，幽恨寄山間。

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柱天手，功自斷鰲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

❶「予」，詩集本、毛本作「子」。
❷「潸」，原誤作「潛」，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詩人玉爲骨，往往墮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作婢使。望君清廟瑟，一洗筝笛耳。

城居日蛙黽，局促復局促。去作山中客，放浪誰檢束。溪光淡於冰，山骨净如玉。懷我同心人，團茅住深竹。垂綸鮮可食，種秫酒亦足。石壇三萬丈，醉眼天一粟。安得萬里風，相從兩黄鵠。周卿學有淵源，東州詩人未見其比。與予約西游，如詩中所說。

詶韓德華送歸之作

良朋滿東州，歲月見忠悃。韓侯晚相值，意氣尤懇懇。我嘗相斯人，趣向識端本。立節柏有心，樹德蘭在畹。官榮睨不顧，寄興浮雲巘。今世走名場，旗旆幾仆偃。賤子本無取，玉趾渠往返。昨聞遂歸養，見謂竹林阮。暑涂三百里，追送不憚遠。觀君木訥姿，百念爲日損。顧方慚衣綱，又被以華衮。桑榆儻可收，歲事在穮蓘。里門眼中見，歸袖勞重挽。雞黍先有期，升堂未言晚。渠猶類然。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

朔吹作還止，雲意鬱以周。十月雷收聲，陽和自油油。此雨非舊雨，春旱歷夏秋。道路土三尺，今朝見浮漚。三城信樂土，凶年未消憂。一蝗食禾盡，半菽不易求。流民四方來，斷港魚蝦稠。忍死待一麥，秋種且未投。乾溢誰所司，雩壇徧九州。醉飽到狐鬼，巫覡自懷羞。帝命制江湖，野語良悠悠。龍公爲汝賀，桑榆定可收。

霏霏散浮煙，靄靄集微坌。出門望白塔，但覺襟袖潤。繁聲忽赴節，細點復成陣。久渴宜未厭，❶平。已作寧小靳。山陽冬候煖，麥腳易滋分。去。土膏入滲漉，破粒容可趁。此邦信可樂，風土同一晋。單車我東來，塵土滿歸鬢。裹糧失先具，閉糴困餘吝。今朝人事改，一雨開百順。僧窗晚色净，喜極夢爲盡。枕上一詩成，燈花落紅燼。

看　山

慘慘悲去國，鬱鬱賦卜居。不采西山薇，即當葬江魚。今日忽有得，蕩如脱囚拘。青山坐終日，忘讀案上書。皋壤與山林，使我欣然歟。我身天地間，託宿真蘧廬。無窮閲有限，萬期亦須臾。坎止及流行，何計疾與徐。百年險與夷，又似萬里途。良馭馳康莊，九折亦摧車。必惟易之就，遇險當何如。化化復生生，體異理不殊。鷺非浴而白，烏豈黔而烏。誰續長脛鶴，誰截短足鳧。孔墨不煖席，盜跖華堂居。公車困方朔，太倉飽侏儒。杜子露雙肘，朝參出無驢。軟裘與快馬，照耀輿臺軀。天隨隱笠澤，杞菊供盤盂。擊鮮日爲具，大嚼皆屠沽。乖逢自乖逢，賦分無賢愚。作計窮一我，造物良區區。嚮也憂不足，乃今樂有餘。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凄暄風息氣清天曠明爲韻賦十詩

行帳適南下，居人蹋庭户。城中望青

❶「宜」，詩集本、毛本作「疑」。

山，一水不易渡。今朝川涂静，偶得展衰步。蕩如脱囚拘，廣莫開四顧。半生無根著，筋力疲世故。大似丁令威，歸來嘆墟墓。鄉閭喪亂久，觸目異平素。枌榆雖尚存，歲晏多霜露。

今日復何日，霜氣倏已凄。登高有佳招，山中古招提。翩翩劉公子，王田重相攜。乾坤動詩興，凋壑忘攀躋。霍侯家甚貧，劣有酒與雞。城居厭鼙鼓，移家此幽棲。世網不易逃，所向皆塵泥。何以濯我纓，林間有清溪。

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園。亦有野人居，層崖映柴門。昔我東岩君，曾此避塵喧。林泉留杖履，歲月歸琴樽。翁今爲飛仙，過眼幾寒暄。蒼蒼池上柳，青衫見諸孫。疎燈照茅屋，新月入頹垣。二句，先人詩也。❶依依覽陳迹，惻愴不能言。

霜氣一匽薄，杳杳秋山空。臨高望煙樹，黄落雜青紅。造物故豪縱，窮秋變春容。錦障三百里，不盡臺山東。粲粲黄金華，羅生蒿艾叢。野人不知貴，幽香散秋風。秋物自横陳，顧揖苦不供。誰能摇醉筆，吐句凌清雄。

宇宙有此山，閲世過鳥疾。何人不此遊，名姓寧復識。兹辰世所重，前代多盛集。柴桑有故事，二謝留俊筆。併數孟與桓，此外誰記憶。人生百年内，踏地皆種迹。❷獨惟我輩人，興懷念今昔。山林與阜壤，自古長太息。

賞心古難并，暮景日易費。故人成此游，尊酒重相慰。新詩互疇唱，清談見滋

❶「也」，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❷「種」，道光本作「陳」。

味。鱷鯢方偃蹇，鼉黽共騰沸。懸險劇褒斜，清渾雜涇渭。争教十圍腹，滿貯憂與畏。情親到真率，寧復轉喉諱。鄭重伯雅生，藉汝聊吐氣。

往年在南都，閑閑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卿。酒酣公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户，破壁春雷轟。堂堂髯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含秋清。我時最後來，四座頗爲傾。今朝念存歿，壯心徒自驚。

我在正大初，作吏淅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淅江船。菊潭秋華滿，紫稻釀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清妍。歸路踏明月，❶醉袖風翩翩。父老遮我留，謂我欲登仙。一别半山亭，回頭餘十年。江山不可越，目斷西南天。

吾山一何高，清涼屹相望。龍頭出白塔，佛屋壓青嶂。雲光見秋半，旭日發毫相。峩峩寶樓閣，金界儼龍象。鄉曲二十年，香火闕瞻向。金花香綿草，夢想雲雨上。福田行欲近，重爲詩酒障。終當陟層巔，放眼天宇曠。

紫微老仙伯，少日見承平。甲子五百餘，雙瞳益清明。披莊不盈尺，翛然澹無營。庭柯挂秋蔬，老樹風泠泠。我有年德尊，公深鄉曲情。思得菊潭酒，爲公制頽齡。作詩語同游，明年復尋盟。看翁九節杖，❷翩翩上峥嶸。

❶「明月」，康熙本、道光本作「月明」。
❷「翁」，詩集本、毛本作「公」。

留月軒

丈室何所有，琴一書數册。花竹結四鄰，繁陰散芳澤。閑門無車馬，明月即佳客。三人成邂逅，又復得驩伯。驩伯屬我歌，蟾兔爲動色。商聲隱金石，桂樹風索索。乾坤月與我，光滅即生魄。元精貫當中，寧有天壤隔。卯君尚奚待，言論累數百。多談令人厭，坐睡驚墮幘。一笑鷄未鳴，虛窗自生白。

梨花海棠二首

梨花如静女，寂寞出春暮。春工惜天真，玉頰洗風露。素月澹相映，蕭然見風度。恨無塵外人，爲續雪香句。孤芳忌太潔，莫遣凡卉妬。

妍花紅粉粧，意態工媚嫵。窈窕春風前，霞衣欲輕舉。金槃滲華屋，國豔徒自許。依依如有意，脈脈不得語。詩人太冷落，愁絶殘春雨。

趙吉甫西園 園名種德。

王城比民居，近市無閑田。閑田八九畝，乃在城西偏。久矣瓦礫場，莽爲狐兔阡。高人一留顧，老木生雲煙。築屋臨清流，開窗見西山。人境偶相值，遂無城市喧。趙侯嗜讀書，兀坐守遺編。性情入吟咏，古澹無妖妍。酸鹹與世殊，至味久乃全。我作別墅詩，請爲子孫傳。耕耘有定業，歉豐屬之天。寧作鹵莽兒，袖手待逢年。汲古先有齋，種德今有園。期君在晚

歲，無庸計目前。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 并序

彥仁從軍久，厭於事物之累，念欲脱去之而不可得也，故嘗鬱鬱不自聊，求予發藥之。予名其居曰「任運堂」，且爲賦詩。

官職有何好，凜凜蹈危機。車塵及馬足，捧手仍低眉。棄去何足道，無從脱縶維。不如聽其然，歲晚儻可期。此心未馴初，養虎時飽饑。一爲金石止，坐閲萬物馳。汩泥揚其波，哺糟啜其醨。漁父我所學，靈均竟奚爲。上堂壽慈親，兄弟如塤篪。菽水致足樂，況有甘與肥。人生天地間，長路有險夷。遇險即欲避，安得皆通逵。君家北山翁，百世留清規。樂天而知命，行矣君何疑。北山翁，彥仁之伯祖。泰和間以高道提點天長。胥莘公贈詩，❶有「百世清規」之語，故及之。

履危恨無機，避禍欣有策。後慮徒自密，前路寧汝測。七戰殁牖下，坐談得刺客。周身容孔智，伐樹不宋厄。❷九折怯乘險，瘴海悲遠謫。就令家長安，獨不死床簀。人生多憂畏，年壽幾至百。惴惴首尾間，天宇坐成窄。重泉青雲梯，平地黃土陌。乖逢有定在，拙計徒巧擇。行樂當及時，莫待頭雪白。「黃土陌」，見《初學記》「奴僕門」。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橫幅

層崖閟長陰，細逕緣絶巘。梯雲欄干

❶ 「莘」，原誤作「華」，據詩集本、毛本改。
❷ 「樹」，康熙本、道光本作「木」。

峻，廓廓清眺展。斜陽半天赤，飛鳥大江遠。清霜張秋氣，草樹生意剪。風雷斫堅畝，旗斾紛仆偃。峥嶸峯巒出，莽蒼林薄晚。盤盤范家筆，老懷寄高蹇。經營入慘澹，得處乃蕭散。嵩丘動歸興，突兀青在眼。何時卧雲身，團茅遂疎嬾。

宿張靖田家 地屬壽陽。

川涂盡坡陀，嶺路入荒梗。微茫望煙火，向背得廬井。殘民安朴陋，倦客喜幽屏。兒童聞叩扉，租吏有餘警。兩崖紛蘗薄，砂石立頑獷。湍流落空嵌，百折不容騁。山深饒風露，夜氣凄以耿。園花澹相望，邊月空照影。深居苦不早，素髮忽垂領。誰謂林野人，玆焉惜清景。

曲阜紀行十首

荒城卧魯甸，寒日澹平蕪。千年素王宮，突兀此城隅。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百不曉，但有唾成珠。少長授魯論，稍與義理俱。攝齊念升堂，壞壁想藏書。翩翩七十子，佩服見舒徐。慨然望闕里，日思膏吾車。五原東北晉，因循迫桑榆。今日復何日，南冠預庭趨。隱隱金石聲，怳如夢清都。偉哉神明觀，欣幸當何如。

殿屋刼火餘，瓦礫埋荒基。入門拜壇下，儼然想光儀。憶當講授初，佩服何逶迤。登降幾何人，鸞鳳相追隨。千年仰堦級，天險不可躋。文杏誰此栽，世世傳清規。植根得所託，在木將何知。

堂堂魯三檜，培植出天巧。規摹欲十抱，奇秀供百繞。誰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燎。青煙干雲上，群鶴空自矯。哀哀嶧陽人，腸肺痛如攪。魯郊木何限，名取唯一少。神明信扶持，厄運豈易曉。雩臺滿荒榛，逵宮餘曲沼。紛紛閱成壞，何異晏與早。道存有汙隆，物齊無壽夭。霜皮眼中見，鬱鬱自塵表。君看太山石，萬古青未了。

陋巷陋復陋，老屋在人境。門前軒蓋多，閉户自幽屏。近郊無百畝，負郭纔半頃。饘粥聊自供，取足唯一井。此井閱千歲，清節傳箕潁。尚想瓢飲初，至味久益永。德鄰與周旋，聖域容造請。貧中有此樂，日暮獨何炳。泓然窺古甃，一勺試甘冷。上池果能神，轉眄得深省。塵埃竟何有，素髮忽垂領。共學誰我容，從之抱修綆。

泮宮何所有，舞雩但荒臺。泮水涸已久，北風捲黄埃。顧瞻魯公宮，感極令人哀。獻馘亦盛事，規摹到平淮。作計萬萬古，而今安在哉。獨愛鼓瑟翁，不與三子偕。宗周方訖籙，聖師猶卷懷。但欲春服成，風乎詠歸來。我亦淡蕩人，涉世寡所諧。浴沂行有日，一笑心顔開。

大姦何所如，猰貐雄且猛。雖然弭耳伏，擇肉會一騁。❶卯也不敗露，名與聖師並。天刑竟莫逃，不待七日頃。曹瞞盜漢璽，僅得保腰領。與卯均小人，脱網乃差幸。小偷學不至，適足污鍖鼎。不從市朝肆，必就遠方屏。兩觀餘坡陀，萬世示頑獷。神兵懍可怖，過者宜少儆。

❶「肉」，原誤作「内」，據道光本改。

不見講堂處，指似存世譜。遺基洙泗間，荒惡餘十畝。聖師既已老，自衛歸在魯。正樂修六經，卒業此其所。當時季路室，完整逮建武。太僕忠且壯，持用方禦侮。如何唐盛日，一廢不重舉。中和天地位，寧復俟庭廡。所嗟世道衰，師授日莽鹵。空餘千歲井，黕黑照終古。

白塔表佛屋，萬瓦青粼粼。何年勝果寺，西與姬公鄰。塔廟恣汝爲，豈合魯城闉。魯人惑異教，吾道宜湮淪。許行學神農，耒耜手自親。當時子孟子，直以爲匪民。況彼桑門家，糞壤待其身。一朝斷生化，萬國隨荆榛。孟氏非所期，安得楊與荀。丹青贊神化，舊染爲一新。坐令鍾魚地，再睹籩豆陳。吾謀未及用，勿謂秦無人。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聖謨。聖師極善誘，小智祗自愚。文章何物技，不直咳唾餘。操戈競虛名，望塵拜高車。所得不毫髮，咎責滿八區。公論懸日星，豈直小人儒。喻彼失相者，倀不知所如。指南一授轡，聖門有修途。陽光照薄暮，尚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灑掃今其初。

林墓連魯城，方廣十里間。林間百草具，棘刺死不蕃。❶楷槐作橫理，青青閱千年。懷人成一慨，何止召公賢。博陵石翁媪，名字無留鐫。兩獸墓前物，歲久乃訛傳。昨我游魯門，規作孔林篇。聖人與天大，聖道難爲言。所見不一記，來者何述焉。詩成私自媿，小子良斐然。

❶「刺」，毛本作「荆」。

寶巖紀行

陰崖轉清深，秋老木堅瘦。城居望已遠，步覺脱氛垢。寶巖夙所愛，丈室方再叩。瞟黑纔入門，徑就石泉漱。遥遥金門寺，寶焰出岩竇。我豈無盡公，昔見今乃又。同來二三子，寢飯故相就。況有杜紫微，琴筑終雅奏。曈曈上初日，深樾炯穿漏。逶迤陟西巘，❶萬景若迎候。❷絶壁三面開，仰看勞引脰。兩山老突兀，屹立柱圓覆。諸峯出頭角，隨起隨偃仆。不可無煙霞，朝暮爲先後。横亘連巨鰲，飛墮集靈鷲。九華與奇巧，五老失渾厚。想當位置初，遂欲雄宇宙。太行有洪谷，勝絶無出右。大似塵外人，眉宇見高秀。哀湍下絶壑，電擊龍怒鬬。崩奔翻雪窖，瑩滑瀉瓊甃。❸窮源得懸流，偉觀駭初遘。仙人寶樓閣，白雨散簷溜。天孫拂機絲，素錦絢清晝。永懷登高賦，意匠困馳驟。窘於游暴秦，百説不一售。林間太古石，稍復抔飲舊。❹已約銘窪尊，細鑿留篆籀。兹山緣未了，僧夏容宿留。終當丐餘年，奇探盡雲岫。

鴈門道中書所見

金城留旬浹，兀兀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穟吐。一昔營幕來，天明但平土。調度急星

❶「西」，原誤作「兩」，據詩集本、毛本改。
❷「景」，原誤作「里」，據詩集本、毛本改。
❸「瑩」，原誤作「塋」，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抔」，原誤作「杯」，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火，逋負迫捶楚。網羅方高懸，樂國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擇肉非一虎。呼天天不聞，感諷復何補。單衣者誰子，販糴就南府。傾身營一飽，豈樂遠服賈。盤盤鴈門道，雪澗深以阻。半嶺逢驅車，人牛一何苦。

岳祠齋宫夜宿

煌煌德寧宫，望秩年祀永。唐來幾焚蕩，規制仍峻整。龍旂嚴黼座，金罽散光烱。嶽拜行且周，偉觀竊欣幸。青紅留壞壁，兵衛自馳騁。木杪見龜趺，❶雄筆映鍾鼎。中和昔喪亂，已溺寧再拯。有來鴈門公，赤手探虎鯁。經營入慘澹，灑落出鋒穎。凶竪竟自摧，神鑒益彪炳。青山閲人代，今古一炊頃。摩挲盤根槐，甲子誰記省。竭來石門道，煙岫接雲嶺。霄漢瞻上階，濃碧插秋影。青林雨聲集，懸瀑激奔猛。森然心魄動，冰雪凄以耿。飄飄想仙袂，飛下玉蓮井。昨夢知是非，復此造真境。妙香净餘習，灝氣發新警。鶴書來何遲，素髮迫垂領。玄壇展衰步，似欲逐幽屏。高柯月紛紛，裴回惜清景。

示程孫四首

并州望南宫，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鬱鬱心不舒。程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況是涉畏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爲焦枯。白兄應見笑，此行亦區區。

❶「趺」，原誤作「跌」，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吾女在吾家，先以安卑弱。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薄。財廉出仁讓，語省見端慤。婦道化一州，母女皆願學。州人聞我至，相與喜且愕。謂我六十翁，齒髮未衰落。擊鮮日爲具，和氣動城郭。爲説壻女賢，宅相知有託。乃公私有賀，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今有爲父樂。

直孫年志學，玉立無纖瑕。簡孫甫勝衣，芳蘭茁其芽。粲粲彩翠翔，鵷雛映朝霞。諸孫獻公壽，喜極復長嗟。吾母河南君，閨門静無譁。殷勤教女孫，乃今成汝家。老我何足道，外舍儘得誇。

會聚樂不貲，言别悽以惻。風雲動老懷，車馬見行色。明年吾六十，家事斷關白。唯當近酒醆，亦復抛書册。提携兩童子，欵段或下澤。玉雪念吾孫，未覺千里隔。乘興徑一來，髯壻當速客。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痺作

留飲工作祟，臂股半風淫。風淫喜陽景，旬浹坐秋霖。兒寒益跳梁，衰暮苦難任。病枕怯遥夜，❶破窗風露深。兩年魏大名，千門嚮霜碪。客行足繒纊，家居但疎衾。絢絲不易得，候蟲徒自吟。無衣思南州，傷哉非獨今。

同白兄賦缾中玉簪

畏景衆芳歇，仙葩此夷猶。冰姿出新沐，娟娟倚清秋。昨夢今見之，風鬟玉搔頭。誰言閨房秀，高情渺林丘。碧筳古銅

❶「枕」，康熙本、道光本作「症」。

壺，一室香四周。懷人成獨詠，遠思徒悠悠。

野史亭雨夜感興

私録闕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舉。衰遲私自惜，憂畏當誰語。展轉天未明，幽窗響疏雨。

哭延孫

兒生去年冬，閭里日相慶。今年迫周晬，疹痘俱已竟。斕班綴錦衫，未與玉雪稱。宅相望此孫，惜愛均氣命。一宵誰奪去，遽有亡幸横。情鍾未難忘，❶力挽將安勝。憶昔點粧初，季女抱臨鏡。灼灼芙蓉花，澹與清波映。霜風入芳渚，瘦緑餘荷柄。嬌紅耿在眼，百喚不一應。寂寞空鏡前，老眼淚如迸。

贈鶯

鄰墻擁高樹，深樾蔭衡宇。山禽十百種，晨夕所棲處。獨愛黃栗留，婭姹如稚女。笑啼啼又笑，宛轉工媚嫵。低窺疑欲下，轉眄忽驚舉。花暗柳陰陰，尚記兒時語。詩家此尤物，名字喧樂府。天真累絲竹，❷客服仍楚楚。❸宮額畫眉闊，黛黑抹金縷。恨不掌上看，毛羽得細數。山城無與樂，好鳥亦求侶。時將貫珠來，❹有唱當

❶「未」，詩集本、毛本作「果」。
❷「累」，詩集本、毛本作「異」。
❸「客」，詩集本、毛本作「容」。
❹「將」，詩集本、毛本作「持」。

和汝。

讀書山月夕二首

層崖多古木，細路深莓苔。柴門開曉日，雲際青山來。靜中有真趣，孤賞何悠哉。

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胡床對明月，樹影含清華。墻東有洿池，欹枕聽鳴蛙。

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四首❶

南來何所如？孤根轉風蓬。以彼萬里塗，寄此一畝宫。明窗一繩牀，稍覺紛華空。唯餘作詩癖，尚與當年同。人言詩窮人，無詩吾自窮。此世等夢耳，誰窮復誰通？茹噎當快吐，聊此寬吾胸。

今古幾詩人，擾擾劇毛粟。吾愛陶與韋，泠然如冰玉。大雅久不作，聞韶信忘肉。求音扣寂寞，一嘆動鄰屋。水風清鶴夢，月露洗蟬腹。白頭兩遺編，吟唱心自足。誰爲起九原，寒泉薦芳菊。

老麻卧雲壑，澗松上峥嶸。斯文要棟梁，頹圮可力撐。匠石殊未來，破屋鐙青熒。乾坤有二鳥，一息當一鳴。區區用舍間，而亦隨重輕。百挽迹莫前，一怒怨已盈。臨風三太息，此意何時平？

愚軒具詩眼，論文貴天然。頗怪今時人，雕鐫窮歲年。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

❶ 以下八題補自道光本卷二。原詩題下注云「以下續編」，餘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十、卷十四補詩同，不另出校。

田。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天然對雕飾，真贋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粉緑徒争憐。枯淡足自樂，勿爲虚名牽。

寄英禪師師時住龍門寶應寺

我本寶應僧，一念墮儒冠。多生經行地，樹老井未眢。一窮縛兩腳，寸步百里難。空餘中夜夢，浩蕩青林端。故人今何如？念子獨輕安。孤雲望不及，冥鴻杳難攀。前時得君詩，失喜忘朝餐。想君亦念我，登樓望青山。山中多詩人，杖屨時往還。但苦詩作祟，況味同酸寒。清涼詩最圓，相和尚住清涼。往往似方干，半年卧牀席，瘧我疥亦頑。《本草》：「松枝」條：松脂塗疥，頑者三兩度。濟甫詩最苦，僧源，字濟甫，宋州人。寸晷不識閑。傾身營一飽，船上八節灘。安行詩最工，慕容安行，山陽人，臨潼簿。六馬鳴和鸞。鬱鬱飢寒憂，慘慘日在顔。老秦詩最和，秦略，字簡夫，陵川人。平易出深艱。脱身豺虎叢，白髮罹惸鰥。張侯詩最豪，前登封令張效，字景賢，雲中人。驚風卷狂瀾。竅繁天和洩，外腴中已乾。城中崔夫子，崔遵，字懷祖，燕人。老筆鬱盤盤。家無儋石儲，氣壓風騷壇。我詩有凡骨，欲換無金丹。呻吟二十年，似欲見一斑。大笑揶揄生，已復不相寬。愛君梅花篇，入手如彈丸。愛君山堂句，深静如幽蘭。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思君復思君，恨不生羽翰。何時溪上石，清坐兩蒲團？

夢歸

虚庭霜夜寒，落葉風自埽。怳如南窗

月，坐失西山道。長安佳麗地，游子自枯槁。人生家居樂，學稼苦不早。衡門眼中見，歸意滿秋草。夜長夢已盡，愁絶令人老。

郎文炳心遠齋二首

茅齋迫官居，塵土日蓬勃。道人掩關坐，挂眼無外物。明窗一蒲團，濯足晨理髮。一片萬古心，清潭兩明月。

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婦姑得相安，久矣脱羈束。兒童挾書至，鐙花催夜讀。自是周太常，生平耐幽獨。

蕭寺僧歸橫軸

山空秋草寒，露暗光已夕。悠悠松門月，静照禪客入。遥知夜堂深，疏鍾動幽寂。

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游鹿泉因爲予寫真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予詩而已賦二十韻答之

去國二十年，跬步即異境。中間歷齊晋，陡下如墮井。轍涸困波神，祠廢卧土梗。垂翅附危柯，飢腹得畫餅。皂櫪並牛驥，泥淖鬨蛙黽。紛紛疲應接，録録陪造請。尚賴麴生賢，真味留雋永。蹉跎鐘鼎意，盡付銅尾秉。劉生工寫照，游戲出俄頃。高懸大圓鏡，寓我形神影。青衿昨日爾，素髮忽垂領。詩餘飯山瘦，智縮武庫癭。霄漢邈南宮，寂寂媿鄧耿。包虎錦衾爛，薛鶴霜毛整。鼠目與麋頭，❶何堪污毛

❶「麋」，據文意，當爲「麞」字之誤。

潁。厚貺久未報，重以大年景。叢篠點棲禽，樹石帶煙暝。知君深意在，勸我事幽屏。衡茅方卜築，亦復謀二頃。封龍有佳招，因之發深省。

答王輔之

我宅西山隅，君居潁之濱。昨朝與君語，❶憶我山中春。君家縣豪傑，交結通周秦。四海盧御史，肯來作師賓。風流被諸郎，文質猶彬彬。乃知父兄意，潤屋亦潤身。喪亂幾何時，孤身走踆踆。貂裘風霜老，獨有佳句新。被褐懷珠玉，知君未全貧。我詩初不工，研磨出艱辛。雖欲尸祝之，芻狗難重陳。顧方媿盈川，況敢同照鄰。汾流清復清，堪君濯纓塵。居人與行客，早晚期相親。

寄題沁州韓君錫耕讀軒

束帶見督郵，甘以辭華軒。嘯傲南窗下，且樂我所然。斜川今在亡，問津有遺編。行尋柴桑里，遂得桃花源。桃源無漢魏，況復義熙前。讀書與躬耕，兀兀送殘年。淵明不可作，尚友乃爲賢。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觀。讀書有何味，有味不得言。遥知一尊酒，琴在已亡弦。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

❶「語」下，詩集本、毛本有小注：「或作晤。」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

七言古詩

虞坂行

丙子夏五月，將南渡河，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虞坂盤盤上青石，石上車蹤深一尺。當時騏驥知奈何，千古英雄淚橫臆。龍蟠於泥易所嘆，麟非其時聖爲泣。玄龜竟墮余且網，老鳳常飢竹花實。天生神物似有意，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驥不並世，百萬億中時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坂路多閱馬，敢謂群空如冀北。孫陽已矣誰汝知，努力鹽車莫稱屈。

畫馬爲邢將軍賦

大宛城下戰骨滿，駑駘入漢龍種藏。將軍此紙何處得，便覺房駟無光芒。人中馬中兩勍敵，天門鴈門皆戰場。并州父老應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秋蠶

室人篋中無寸縷，一箔秋蠶課諸女。朝來飼却上馬桑，隔簇仍聞竹間雨。阿容阿璋墨滿面，畫徹灰城前致語。上無蒼蠅下無鼠，作蠒直須如瓮許。東家追胥守機杼，有桑有稅吾猶汝。官家恰少一絢絲，未

到打門先自舉。

南溪

南溪酒熟清而醇，北溪梅花發興新。前年去年花下醉，今年冷落花應嗔。梅花娟娟如静女，寂寞甘與荒山隣。詩人愛花山亦好，幽林穹谷生陽春。風鬟峩峩一尺雲，芳香幽卧如相親。山堂夜半北風惡，一點相思愁殺人。

送郝講師住崇福宫郝平，晋人。

大方之家幾知津，郝君七十老斲輪。書文五車喙三尺，劇談混沌今猶神。太玄博士爲絶倒，君言夸矣天公嗔。長安冠蓋羅青雲，洛陽車馬争紅塵。怪君掉頭不肯住，寂寞來作由東隣。崧高維岳古所秩，三十六帝有外臣。玄都石壇待飈馭，宫殿突兀松輪囷。上界僊人鄧雲山，洞天治所名司真。蓬萊方丈去不遠，明星玉女時相親。瑶華可擷蘭可紉，煙霞永隔塵中人。黄鵠一去不復返，❶白鷗萬里誰能馴。爲我殷勤謝鄧君，玉華歲晚當平分。

范寛秦川圖張伯玉殁後，同麻徵君知幾賦。

亂山如馬争欲前，細路起伏蛇蜿蜒。秦川之圖范寛筆，來從米家書畫船。變化開闔天機全，濃澹覆露清而妍。雲興霞蔚幾千里，着我如在峩嵋巔。西山盤盤天與連，九點盡得齊州煙。浮雲未清白日晚，矯

❶「鵠」，毛本作「鶴」。

首四顧心茫然。全秦天地一大物，雷雨頫洞龍頭軒。因山分勢合水力，眼底廓廓無齊燕。我知寬也不辦此，渠寧有筆如脩椽。紫髯落落西溪君，長劍倚天冠切雲。望之見之不可親。元龍未除湖海氣，李白豈是蓬蒿人。愛君恨不識君早，乃今得子胸中秦，作詩一笑君應聞。予七年前過郾城，伯玉知予來而都無賓主意，予亦偃蹇而去。爾後雖願交而髯歿矣，未嘗不以爲恨也。今日子思兄弟出此圖，求予賦詩。酒惡無聊中，勉爲賦此。畫本米元章家物，有韓子蒼題名，元章以爲中立，而元暉以爲中正。以予觀之，此特張髯胸中物耳，知者當不以吾言爲過云。

赤壁圖

馬蹄一蹴荆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解事，悞認孫郎作阿琮。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爲紅。至今圖畫見赤壁，髣髴燒虜留餘蹤。令人長憶眉山公，載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興極憂思集，天澹雲閑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群雄。可憐當日周公瑾，憔悴黄州一禿翁。

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五年不喚溪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君詩，惆悵良辰又相悞。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門鬱煙霧。丈夫不合把鉏犂，青鬢無情忽衰素。平泉漫作窮愁志，笠澤休題自憐賦。長安正有五侯鯖，骯髒誰能作樓護。青燈老屋深蓬蒿，蝙蝠掠面莎雞號。劍歌夜半激悲壯，松風

萬壑翻雲濤。區區墓上曹征西，我知慚媿王東皋。人生只有一杯酒，螟蛉蜾蠃安能豪。❶

西園 興定庚辰八月中作。

西園老樹摇清秋，畫船載酒芳華遊。登山臨水祛煩憂，物色無端生暮愁。百年此地旃車發，易水迢迢鴈行没。梁門回望繡成堆，滿面黄沙哭燕月。熒熒一炬殊可憐，膏血再變爲灰煙。富貴已經春夢後，典刑猶見靖康前。當時三山初奏功，三山宫闕雲錦重。璧月瓊枝春色裏，❷畫欄桂樹雨聲中。秋山秋水今猶昔，漠漠荒煙送斜日。銅人攜出露槃來，人生無情淚沾臆。麗川亭上看年芳，更爲清歌盡此觴。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須作賦擬阿房。

愚軒爲趙宜之賦

心生心化誰搏控，舉世倀倀皆大夢。百年只辨作朝三，争識群狙先汝弄。人人具此清净眼，妄翳無根嗟自種。天機嗜欲涇渭雜，道念紛華鄒魯鬨。令人却澹愚軒愚，❸一蹴藩籬開廓空。去聲。愚軒虚室久生白，掌上精真元自洞。氣蓰神火俱長物，豈有古方傳魯宋。人言此眼本無負，死恨冥行人所共。智愚何預阿堵中，或者枯槔賢抱瓮。病瘖能指跛能履，眉睫雖存寧復動。我云俗士蔽一曲，全笑不全從古衆。

❶「蠃」，原誤作「羸」，據道光本改。
❷「璧」，原誤作「壁」，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澹」，詩集本、毛本作「羨」。

渠儂六鑿日相攘，内不錙銖徒外重。守宮緣壁夸覆射，懸蝨如輪規命中。天和一洩不知止，膏火自焚良可痛。從教目比方相多，纔與瞽師論伯仲。先生真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送。五官止廢而神行，就令有眼將無用。寄謝諸方五味禪，葛藤莫作金鎞頌。

雙峯競秀圖爲參政楊侍郎賦

江煙霏霏雲拂石，山木蕭蕭山鬼泣。江岸人家失南北，兩峯突兀何許來。元氣淋漓洗秋碧，畫家晴景費經營。共愛移山入杳冥。安得北風吹雨去，倚天長劍看崢嶸。

西　窗

西窗鳥聲千種好，樹陰離離動微風。❶青山滿前掩書坐，欲話懷抱無人同。花枝不笑綠鬢改，尊酒自與黄金空。少年樂事總消歇，落日澹澹天無窮。

二月十五日鶴❷

九龍岡上玄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遺。年年二月降靈鶴，來無定數有定期。城頭曉露生新警，萬首望穿雲際影。不知濁世

❶「陰」，康熙本、道光本作「影」。

❷「月」，原脱，據底本目録及康熙本、道光本補。

誰下臨，只許霜毛見修整。石壇花落松風冷，❶戛然長鳴人語定。百年黧老誇見聞，萬里黃冠赴靈應。只從游騎突重圍，城郭併與人民非。可憐隊殿荒墟裏，無復當年丁令威。

聞欽叔在華下

翰林僊人詩酒豪，平生嵆阮參遊遨。❷聞君山中草棘滿霜雪，可惜渠家宮錦袍。忍飢讀離騷，思之不見心爲勞。舉頭西望忽大笑，太華落落長庚高。

閻商卿還山中

阿卿去月從我來，今日西山成獨往。野人不是城中物，澗飲巖棲夢餘想。翰林濕新爆竹聲，待詔履穿沾雪行。蘭臺從事更閑冷，文書如山白髮生。孤燈靜照寒窗宿，北風夜半歌黃鵠。田家閉門風雪深，梅花開時酒應熟。半世虛名不療貧，棲遲零落百酸辛。凴君莫向山中説，白石清泉笑殺人。

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山骨稜稜雪花白，北風不貸單衣客。與君此別欲何言，若箇男兒不湮阨。相濡相呴尚可活，轢釜何曾厭求索。從知鮫鱷無隱鱗，芥視三山需一擘。自古飢腸出奇策，漢廷諸公必動色。見君軒蓋長安陌。

❶「冷」，道光本作「泠」。
❷「嵆」，原誤作「稽」，據道光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雪後招隣舍王贇子襄飲

去年春旱百日强，小麥半熟雨作霜。青山無情不留客，單衣北風官路長。遺山山人伎倆拙，食貧口衆留他鄉。五車載書不堪煮，兩都覓官自取忙。無端學術與時背，如瞽失相徒倀倀。今年得田昆水陽，積年勞苦似欲償。隣墻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稻亦良。已開長溝掩烏芋，稍學老圃分紅薑。宋公能詩雅好客，勸我移家來水旁。一閑入手豈易得，夢中我馬猶玄黃。君不見并州少年作軒昂，鷄鳴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賣刀買犢未厭早，腰金騎鶴非所望。河南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如蜂房。崧山東頭玉旆出，父老知是豐年祥。南溪酒熟梅花香，高聲爲喚墻東王。便當過我取一醉，聽歌長安金鳳凰。鄰舍宋可，字予之，隱君子也。并州少年，謂李汾長源。「長安金鳳凰」者，齊梁間田舍兒所歌。

半山亭招仲梁飲

孤城鬱鬱山四周，外人乍到如纍囚。半山亭前淅江水，只可與君消百憂。江山百年有此客，雲樹六月生凉秋。世上紅塵争白日，一丘一壑去來休。

鄧州城樓

鄧州城下湍音專。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愁。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宛丘嘆

秦陽陂頭人迹絕，荻花茫茫白於雪。當年萬家河朔來，盡出牛頭入租帖。❶蒼髯長官錯料事，下考大笑陽城拙。至今三老背腫青，死爲逋懸出膏血。君不見劉君宰葉海內稱，飢摩寒拊哀孤惸。碑前千人萬人泣，父老夢見如平生。冰霜紈綺渠有策，如我碌碌當何成。荒田滿眼人得耕，詔書已復三年征。早晚林間見雞犬，一犁春雨麥青青。髯李令南陽，配流民以牛頭租，迫而逃者餘萬家。劉雲卿御史宰葉，除逃户稅三萬斛，百姓爲之立碑頌德。賢不肖用心相遠如此。李之後十年，予爲此縣，大爲逋懸所困。辛卯七月，農司檄予按秦陽陂田，感而賦詩。李與劉皆家宛丘，故以《宛丘嘆》命篇。

游黃華山

黃華水簾天下絕，我初聞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歡宮，銀河下濯青芙蓉。昨朝一游亦偶爾，更覺摹寫難爲功。是時氣節已三月，山木赤立無春容。湍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眼，芥蔕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擊散飛雹，日腳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輕明圓轉不相礙，變見融結誰爲雄。歸來心魄爲動蕩，曉夢月落春山空。手中仙人九節杖，每恨勝景不得窮。攜壺重來岩下宿，道人已約山櫻紅。

❶「盡」，原誤作「畫」，據道光本改。

巨然松吟萬壑圖

胸中刺䰈無九澤，畫裏風煙纔一漚。阿師定有維摩手，斷取江山着筆頭。石林蒼蒼崖寺古，銀河浩浩松聲秋。方外賞音誰具眼，莫將輕比李營丘。

密公寶章小集

天東長白大寶幢，天河發源導三江。有木蔽映山朝陽，云誰巢者雛鳳凰。雲間吐氣日五色，百鳥不敢言文章。名都盤盤魏大梁，黃金甲第羅康莊。❶王家書絶畫亦絶，欲與中秘論低昂。密公書院無絲簧，窗明几潔凝幽香。元光以後門鑰廢，文士稍得連壺觴。客來喜色浮清揚，典衣置酒餘空箱。生平俊氣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淵明素琴嵇阮酒，妙意所寄誰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綱，扶桑爲弓射八荒。獵取大國如驅羊。「取」，一作「兩」。民風朴魯資贊彊，文治未及武尅剛。興陵之孫越王子，天以人瑞歸明昌。十三執經侍帝傍，十八健筆陵阿房。撑腸文字五千卷，靈臺架構森鋪張。高陽苗裔襲衆芳，胡不置之貢玉堂。袖中正有活國手，地下纔得修文郎。悲風蕭蕭吹白楊，丘山零落可憐傷。承平故態耿猶在，❷拂拭寶墨生輝光。恰似如菴連榻坐，一甌春露澹相忘。「明昌寶玩」、「群玉中秘」，内府圖書印也。越邸有柳公權《紫絲鞋》、歐率更《海上》、楊凝式《乞花》等帖，❸然獨推元章《華佗》爲古今絶筆。宋《畫

❶「甲」，道光本作「里」。
❷「耿」，原誤作「耖」，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凝」，原誤作「疑」，據道光本改。

譜》山水以李成爲第一。國朝張太師浩然、王内翰子端奉旨品第書畫，謂成筆意繁碎，有畫史氣象，次之荆、關、范、許之下。密公識賞超詣，亦以此論爲公。郭乾暉《雀棘》，公以爲當在太古無上。唐以來諸人筆虚筆實，皆非其比，故予詩及之。樗軒，公自號也。又所居有如菴，詩集號《如菴小藁》。越王諸子，惟樗軒貧甚，「典衣沽酒」之句，蓋實録云。甲午三月二十有一日，爲輔之書于聊城至覺寺之寓居。

荆棘中杏花

墻東荒蹊抱村斜，荆棘狼籍盤根芽。何年丹杏此留種，小紅濺濺争春華。野人慣見謾不省，獨有詩客來咨嗟。天真不到鉛粉筆，富豔自是宫闈花。曲池芳逕非宿昔，蒼苔濁酒同天涯。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擔賣徹東西家。❶杏花看紅不看白，十日忙殺遊春車。誰家園亭有此樹，鄭重已着重幃遮。阿嬌新寵貯金屋，明妃遠嫁愁清笳。落花縈簾拂床席，亦有飄泊沾泥沙。天公無心物自物，得意未用相陵誇。黄昏人歸花不語，唯有落月啼棲鴉。

太白獨酌圖 宣和所藏李伯時筆。

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翩翩。豈知龍眠天馬筆，忽有玉樹秋風前。金鑾歸來身散仙，世事悠悠白髮邊。會稽賀老何處在，千里名山入酒船。清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傳。往時長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張不顛。想得三更風露下，醉和江月弄江煙。

❶「擔」，原誤作「檐」，據道光本改。

松上幽人圖宋宗婦曹夫人仲婉所畫，上有曹道冲題詩。

秋風謖謖松樹枝，仙人骨輕雲一絲。不飲不食玉雪姿，竹宫月夕頻望祠。竟不下視齋房芝，人間女手乃得之。眼中擾擾昨暮兒，畫圖獨在羲皇時。予懷渺兮幽林思。

送張君美往南中

南朝辭臣北朝客，棲遲零落無顏色。陽平城邊握君手，不似銅駞洛陽陌。去年春風吹鴈迴，今年鴈逐秋風來。春風秋風鴈聲裏，行人日暮心悠哉。長江大浪金山下，吴兒舟船疾於馬。西湖十月賞風煙，想得新詩更瀟灑。

戲題新居二十韻

去冬作舍誰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賢郎檢視日復日，規制從頭盡牢固。南風一夕怪事發，突兀赭垣殘半柱。乞漿得酒過初望，曲突徙薪忘後慮。長淮千里燕巢林，明月一枝烏遶樹。東家老屋西北走，衆木枝撑留少住。由來馬隊非講肆，況與毚牢通過路。聚廬託處何暇擇，重爲主人推奬悮。夏秋之交十日陰，抱被倚門愁旦暮。學宫君問新居在何許，只去火餘纔數步。學宫分地與閑冷，使館有墻遮雜汙。就中此宅尤費手，官給工材半傭顧。十寒一暴半載强，纔得安牀置鐺釜。紛紛暗被兒女笑，老虎般彪今幾度。胸中廣厦千萬間，天地一身無着處。北來衣冠日枯槁，十九桃符傍

門户。乾坤血肉得此身，剩有把茅能勿懼。上方下比良易見，好惡且當隨所遇。仰看片瓦聊自賀，疾過岩墻寧反顧。合歡明日召諸隣，狼籍盃盤從飽吐。

贈蕭錬師公弼

吾家阿京愛公弼，吾家澤兄敬公弼。半生夢與公弼游，豈意相逢在今日。春風和氣在眉宇，❶玉壺冰鑑藏胸臆。人間萬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盡識。蘇門水木無纖埃，聞君家近公和臺。仙家近日多官府，黄帽青鞋歸去來。時汰佛老家甚急，故云。

送弋唐佐董彦寬南歸且爲潞府諸公一笑。

河汾續經名自重，附會人嫌迫周孔。

史臣補傳久已出，浮議至今猶洶洶。薛收文志誰所傳，貴甚竹書開汲冢。沁州破後石故在，爲礎爲矼吾亦恐。暑涂十日來一觀，面色爲黧足爲腫。淡公淡癖何所笑，但笑弋卿堅又勇。自言浪走固無益，遠勝閉門親細冗。摩挲石刻喜不勝，忘却崎嶇在岡隴。潞人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種。有人六月訪琴材，不爲留難仍從臾。懸知蠟本入渠手，❷四座色揚神爲竦。他時記籍社中人，流外更須增一董。

蕭仲植長史齋脩武作。

張顛飲豪傾四座，脱帽狂呼誰敢和。

❶「在」，詩集本、毛本作「見」。

❷「知」，原誤作「如」，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南宗北宗知幾人，醉眼紛紛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漓隨咳唾。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騫并虎卧。當時誰有戰國策，長史帖云：「借《戰國策》，可付之。」凡七字。門外雷車忽驚墮。天星無數不知名，色正芒寒纔七箇。蕭郎家世陵谷後，争信空囊蓄奇貨。蕭齋故事今復舉，未怕秋風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爲子賀。藏舟夜壑未厭深，隄備有人來倚拖。❶

送宋省參并寄潞府諸人

茅齋團團蝸殼大，苦被傍人嘲塞破。官豪眼孔十萬緡，❷未與書生供一唾。長衫只辦包瘦骨，故紙何緣變奇貨。不因三致大耳兒，老雪屯門甘凍卧。國中腐鼠凡幾嚇，玉上青蠅非一箇。荆人美璞刖之招，君足幸存仍可賀。雲間太行青在眼，上客歸來傾四座。因君寄問社中人，前日淡公行復過。

覓神霄道士古銅爵

雷章著土紛朱碧，秋菌春蒲人不識。若非儀狄墓中來，應自杜康祠下得。❸古人我得酒之傳，摸索飲器流饞涎。巧偷豪奪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錢。

❶「拖」，道光本作「柂」。
❷「豪」，詩集本、毛本作「家」。
❸「自」，康熙本、道光本作「是」。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

研有銘云：「王將軍爲國開臨洮，有司歲餽，可會者六百鉅萬，其於中國得用者，此研材也。」研作璧水樣。❶

舊聞鸚鵡曾化石，不數鸜鵒能瑩刀。縣官歲費六百萬，纔得此研來臨洮。玄雲膚寸天下徧，璧水直上文星高。辭翰今誰江夏筆，三錢無用試鷄毛。

贈休糧張鍊師

金砂霧散風雨疾，一點黄金鑄秋橘。中林宴坐人不知，野鹿銜花蜂課蜜。富兒盤饌羅羶葷，擾擾飛蠅復聚蚊。見説西山好薇蕨，一枝青竹願隨君。

天井關

石磴盤盤積如鐵，牛領成創馬蹄穴。老天與世不相關，玄聖棲棲此迴轍。二十年前走去聲。大梁，當時塵土困名場。山頭千尺枯松樹，又見單車下太行。❷自笑道塗頭白了，依然直北有羊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

❶「璧」，原誤作「壁」，據道光本改。下一「璧」字同。

❷「車」，詩集本、毛本作「衣」。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

七言古詩

讀書山雪中

前年望歸歸不得，去年中途腳無力。殘生何意有今年，突兀家山墮眼前。東家西家百壺酒，主人捧觴客長壽。先生醉袖挽春迴，萬落千村滿花柳。山靈爲渠也放顛，世界幻入兜羅綿。似嫌衣錦太寒乞，別作玉屑粧山川。人言少微照鄉井，准備黄雲三萬頃。何人辦作陳瑩中，❶來與先生共炊餅。陳先生貶官後，答京師人書云：「南州有何事？今年好雪，明年炊餅大耳。」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海棠一株春一國，燕燕鶯鶯作寒食。千古萬古開元日，三郎掐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嗔不得，寧王天人玉不如。番綽樂句不可無，宮腰不按羽衣譜。疾舞底用牧豬奴，風聲水聲閟清都。夢中令人羨華胥，何時却並宮墻聽，不恨將身作李謩。❷

過晉陽故城書事

惠遠祠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水

❶「作」，康熙本作「此」。
❷「不恨」，康熙本作「恨不」。

上西山如卧屏，鬱鬱蒼蒼三百里。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闕雲煙中。望川亭上閲今古，但有麥浪摇春風。君不見繫舟山頭龍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❶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汾流決入大夏門，府治移着唐明村。只從巨屏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昏。東闕蒼龍西玉虎，金雀觚稜上雲雨。不論民居與官府，仙佛所廬餘百所。鬼役天財千萬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南人鬼巫好機祥，萬夫畚鍤開連岡。官街十字改丁字，釘去聲。破并州渠亦亡。幾時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築晉陽。

蟾池

老蟇食月飽復吐，天公一目頻年瞽。下界新增養蟾户，玉斧誰憐脩月苦。郡國蟾池知幾所，碧玉清流水仙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張頤怒於虎。渠家眉間有黄乳，膏粱大丁正須汝。何人敢與月復讎，疾過池頭不容語。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見蟇當好看，爬沙即上青雲端。

贈答張教授仲文

秋燈摇摇風拂席，夜聞嘆聲無處覓。疑作金荃怨曲蘭畹辭，❷元是寒蛩月中泣。世間刺繡多絶巧，石竹殷紅土花碧。窮愁入骨死不銷，誰與渠儂洗寒乞。東坡胸次丹青國，天孫繰絲天女織。倒鳳顛鸞金粟

❶「覆没」，康熙本、道光本作「没覆」。
❷「蘭」，原誤作「欄」，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尺，裁斷瓊綃三萬疋。辛郎偷發金錦箱，飛浸海東星斗濕。醉中握手一長嗟，樂府數來今幾家。剩借春風染華髮，筆頭留看五雲花。七言長詩，於中獨一句九言。韋郎有此例，長吉亦有此例。

高門關

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繞。亂餘村落不見人，霰雪霏霏暗清曉。莘川百里如掌平，閑田滿眼人得耕。山中樹藝亦不惡，誰遺多田知姓名。許李申楊竟何得，只今唯有石灘聲。許致忠、楊湯臣、申伯勝、李仲常，名宦。四家隱盧氏，時以多田推之，亂後俱不知所在矣。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菴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静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爲賦長韻予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芳蕤浥露嬌黃濕，五疊湘裙輕襞積。晨粧午醉一日間，白白紅紅總狼籍。上陽宫女要頭冠，摹寫雖工破的難。看來明净復柔軟，花中乃有閻浮檀。千里移根洛陽陌，主人不飲誰看客。乞與金盃自傾側，明年爲渠當舉白。

馬嶺

仙人臺高鶴飛度，錦繡堂傾去無路。人言馬嶺差可行，比似黃榆猶坦步。石門

木落風颼颼，僕夫衣單望南州。❶皐落東南三百里，鬢毛衰颯兩年秋。予去歲往河南還奉，亦取黃榆嶺路。

雲峽并序

君璋啓事西涼，占對稱旨。其還也，行臺公以宣和寶石爲貺，奇秀温潤，信天壤間之尤物。君璋因之曰「雲峽」，❷邀詞客賦詩，余亦同作。

石盆清冷貯秋水，水面蒼煙飛不起。一堆寒碧几研間，寶氣峥嶸插箕尾。中山雪浪空影像，長安鸜鵒猶紈綺。枉着奇章甲乙中，槁項纔堪把耕耒。不知天壤此尤物，鬼刻神劖通有幾。薰蒸似欲出泉脈，瑩滑定應凝石髓。剥裂雯華漬月秋，辛苦詩僊費摹擬。車箱箭筈連西東，仇池百穴窗玲瓏。飛墮不嫌靈鷲小，奇探已覺太湖空。故都喬木今如此，夢想熙春百花裏。膏血綱船枯九州，亡國愁顔爲誰洗。主人天質粹以温，天然與山作知聞。退食從容北窗卧，今古起滅真浮雲。仙人王子可賦《石淙》，有「石裂雯華漬月秋」之句。

雲巖并序

觀州倅武伯英，崞縣人。少日舉進士，有詩名。其賦剪燭刀，有「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之句，甚爲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爲河東之冠。貯書有萬卷樓，嘉花珍

❶「望」，康熙本、道光本作「往」。
❷「因」，詩集本、毛本作「目」。

果，悉自他州移植。爲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斲琴和墨，皆極其工。嘗得宣和湖石一，窾窽穿漏，殆若神劖鬼鑿。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槃水上，濃澹霏拂，有煙江疊嶂之韻。吾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書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獨恃寶石以擅奇汾晋間耳。興定末，伯英歿於關中。楊户部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予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王帥得之汴梁泥塗中，而以見貽。予因嘆一物之微，經歷世變，遷徙南北，乃復爲好事者之所寶玩，似不偶然，乃爲詩道其故。聖與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內，其才情風調，不減前世賀東山、晏叔原，故卒章以蕭閑明秀峯故事屬之。

壺中九華玉孱顔，紫煙著水往復還。會稽小窗虚明澹相對，不數漢宫銅博山。一堆寒碧禹穴深無底，寶石偷來定山鬼。阿欣秀發見眉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摩挲不作几上看，繚宇，小杜才情淪骨髓。白紵青便千里。渾沌日鑿餘空嵌，漏天蒸濕饒風嵐。世外元無種香國，海南真有補陁巖。觀州愛玩頻湔祓，民部平生幾薰沐。藏舟夜壑未厭深，竟作新軒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尊，翠射娉婷自有人。只欠宣和鄭先覺，爲君留寫五湖真。

劉遠筆

老皴力能舉玉杵，文陣挽强猶百鈞。

惜哉變化太狡獪，嚮也褐衣今虎文。宣城諸葛寂無聞，前後兩劉新册勳。謝郎神鋒恨太儁，雖然豈不超人群。三錢鷄毛吐皇墳，尖奴定能張吾軍。何時酌我百壺酒，爲汝醉草垂天雲。狡獪變化事見《麻姑傳》。

贈周良老

于公斷獄多平反，高門大車在乃孫。我居聊城欲二載，喜見周叟醇而温。十年大理書上考，宜有陽報如于門。大兒書來問安否，兵饑不死天所存。鄭孫毛骨殊秀發，寶氣鬱鬱含朝暾。機聲嘔啞聒朝昏，種瓠五石當酒尊。是翁福禄知未艾，昆弟和樂連株根。白髮阿兄應念我，南雲寂寞賦招魂。

鴻溝仝欽叔賦

劉郎著手乾坤了，未害與渠分九州。夸兒衣繡自楚楚，作計豈復西鴻溝。雌雄自決已無策，尺寸必争唯上流。韓生已死言猶在，千載令人笑沐猴。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道人薄有塵外緣，迫入塵埃私自憐。三十六峯一茅屋，夢裏西家掠社錢。津津喜色見眉宇，峩峩青城當眼前。蹇驢徑入風煙去，恰是梅花欲雪天。

祖唐臣愚菴

小智胠篋盜所羞，大智移國鬼與讎。浮生匹絹兩盂粥，心計擾擾知何求。青州荊州兔三窟，古人今人貉一丘。喚起羅池柳夫子，與君同醉呰家洲。

過井陘

北山亭亭如驛堠，南山耽耽虎翹首。土門東頭望井陘，漢家風雲自奔走。市人豈識英雄材，金鼓一朝天上來。此山行人萬萬古，幾不磨滅隨蒿萊。白鹿祠前一杯水，蒼顏聊爲洗塵埃。

北岳

太茂維嶽古帝孫，大朴未散真巧存。乾坤自有靈境在，地位豈合他山尊。中原旌旗白日暗，上階樓觀蒼煙屯。誰能借我兩黃鵠，長袖一拂玄都門。

天涯山

九州上游推大鹵，獨恨山形頗椎魯。天涯一峯今日看，快似昂頭出環堵。何年氣母此融結，鬼鑿神鑱未奇古。八窗玲瓏透朝日，洞穴慘澹藏雷雨。苔花錦石粲可喜，乞與雲烟相媚嫵。半空擲下金芙蕖，想得飛來自玄圃。傳聞絶頂更靈異，云是清都群玉府。五雲飛步吾未能，風袂泠泠已

輕舉。❶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酒船何時朝復暮，倒卷滹沱浣塵土。喚起山靈搥石鼓，漢女湘妃出歌舞。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山有石鼓神祠。❷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

莫春舞雩鼓瑟希，琴語解吐胸中奇。誰言手揮七絃易，大笑虎頭真絶癡。北風瀟蕭路何永，流波湯湯君自知。三尺絲桐儘堪老，兒童休訝鶴書遲。

常山姝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洛誦之

大兒小兒舞商羊，東家西家捉迷藏。牙牙作群鴈鴈行，是中乃有常山郎。常山嬌嬌可憐虫，四歲未有三歲强。黑鷹破殼自神駿，黃犢放腳須跳梁。只知見紙即塗抹，誰謂轉腕能低昂。渠家兩公破天荒，❸劉煇夢靈果專場。滎鄉亭中詩版在，岐山名字香山香。此郎晚出西樞房，虎穴虎子不可當。天驚地怪見落筆，便合抱送中書堂。文星煌煌照燕南，青青子衿滿恒陽。教官連被鳳尾諾，瑞物多生金粟岡。兒曹變化不作難，何必二十始乖張。明年作字一丈大，當有稜角垂光芒。迴頭却看元叔綱，鼻涕過口尺許長。常山，白寓齋第三子。叔綱，遺山之季子也。

❶「泠泠」，原誤作「冷冷」，據道光本改。
❷「有」，原誤作「川」，據道光本改。
❸「公」，詩集本、毛本作「翁」。

贈利州侯神童 生十四月識字。予見時生二十一月，識字無算。

牙牙點粧杏蕾紅，阿兄抱之來學宮。今春學語語未正，已能見書識姓名。❶隨指隨讀無數重，多生想曾文字中。極知之無不足訝，更恐洛誦難爲功。土中松粒龍爪脱，萬牛丘山起豪末。君不見黄金寶鼎翡翠青，未要春官許衣鉢。人聞失却麻神童，❷明星煌煌出蒼龍。只知江陵圖籍盡一火，誰謂死草生華風。遺山老子未老在，見汝吐焰如長虹。兒字金鼎。

奚官牧馬圖息軒畫

曹韓畫様出中秘，燕市死骨空千金。息軒筆底真龍出，凡馬一空無古今。安閑自與人意熟，蕭洒更覺天機深。奚官有知應解笑，世無坡仙誰賞音。

紫微劉丈山水爲濟川賦

畫家李范真勍敵，方外只今誰第一。自非劉宗祭酒阜昌孫，未信僊翁輕落筆。長洲遠浦各清泠，❸萬頃風煙一草亭。千章古木散巖谷，鶴髮松姿餘典刑。紙尾不須題姓字，人人知是老人星。

❶「姓名」，道光本作「名姓」。
❷「聞」，詩集本、毛本作「間」。
❸「泠」，原誤作「冷」，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王右丞雪霽捕魚圖

江雲淣淣陰晴半，沙雪離離點江岸。畫中不信有天機，細向樹林枯處看。漁浦移家媿未能，扁舟蕭散亦何曾。白頭歲月黃塵底，笑殺高人王右丞。

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 邵伯祿之父。

邵翁頭白甫三十，❶高吟大醉無虛日。風流若似靖南湖，❷每恨聞名不相識。太平村落自由身，童稚扶攜意更真。醉歸圖上見顏色，喜溢眉宇猶津津。好着蹇驢馱我去，與君同醉杏園春。

題張彥寶陵川西溪圖

松林蕭蕭映靈宇，爍石流金不知暑。太平散人江表來，自訝清涼造仙府。不到西溪四十年，溪光林影想依然。當時滕上王文度，五字詩成衆口傳。忽見畫圖疑是夢，而今塵土浣華顛。本「送」字，今改作「浣」字。

陵川在太行之巔，蓋天壤間清涼境界也。江淮太平散人題詩東廟，自謂已造仙府，❸恨居民不知其樂耳。此縣，先君子舊治。宴游西溪，僕以童子侍焉。彥寶出此圖求賦詩，感今懷昔，爲之愴然，故篇中有及。癸丑十一月三日題。

❶「翁」，詩集本、毛本作「公」。
❷「若」，詩集本、毛本作「略」。
❸「謂」，原無，據詩集本、李注本補。

汝州倅韓君德華其十二世祖相遼封魯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蓋有之予過其家命魯出拜謂予言魯名矣而未有字敢以爲請予字之世公德華曰願終教之乃申之以辭❶

昌黎諸韓散盧龍，魯公相遼開邑封。鴈行先後六侍中，大參高文紀神功。龜石穹窿與天終，百年故家餘素風。汝州有子今成童，攷古制名龜筮從。貴以道義飭汝躬，良璞不治凡石同。貞而絶俗孰子容，濟質以文介而通。顧雖宗起其起宗，魯也不慚袁氏公。

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爲兒子阿平制名予名之曰琥以仲耽字之小字明復有善禱之義焉詩不工當令阿耽灑落誦之

阿平玉雪絶可憐，皎如鶴雛下青田。呼來拜客挽不前，啼聲如聞過秦篇。陳王人門漢韋賢，新軒文筆尤翩翩。大弨掛壁誰使然，我知一經會有傳。玄黓之冬客須城，問平之年纔五齡。乃公爲兒求制名，兒名從虎玉與并。仲耽爲字以字行，佛書舊說無空青。豈知空青今有形，紫公紫公還我明，看兒着腳青雲平。

❶「十二世祖」，原誤作「十祖二世」，據詩集本、毛本改。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字韻

瑶光樓前按歌舞，桂樹秋香月三五。白頭誰解記開元，四海歡聲沸簫鼓。❶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天上亦有別離情，❷可是田郎心獨苦。承平舊物霓裳譜，寶氣暉暉映千古。銀橋望極竟不歸，滅没燕鴻下平楚。

送崔夢臣北上❸

子真抱關，買臣負薪。朝奏暮召，名動縉紳。此有志之士所以自奮於昌辰者耶？夢臣崔卿，玉樹清姿，土門華胄。成童授學，與雞俱興。肆筆成書，倚馬可待。雖泌水之洋洋堪樂，舜門之穆穆方開，惜歲月之虚捐，欲雲霄之坐致。遇順風而縱大壑，其孰禦之？登金馬而上玉堂，在此行矣。詩以勸駕，序寧闕乎！癸丑二月望日，新興元某序。

并州書郎年少客，細馬金鞭日三百。生平意氣凌青雲，未怕天山雪花白。西園此日盛徐陳，鳳閣鸞臺氣象新。由來草創資潤色，況復天造須經綸。他日南歸吾未老，與君同醉晉溪春。

---

❶「沸」，詩集本、毛本作「自」。

❷「上」、「別離」，詩集本、毛本作「人」、「離別」。

❸此題下，詩集本、毛本有「并序」二字小注。

送王彦華

中朝名勝龍山冀，喜色門闌得佳壻。一朝天府効驅馳，萬里青雲在平地。金粟岡頭俊造多，莫從人品問如何。迂齋受學青衿日，殷重遺山爲拊摩。東國人倫吾豈敢，只憑月旦決巍科。

李成之王彦華趙孝先以提學命見餉佳酒且求制名輒以詩記❶

子雲寂寞將誰親，延之贏豪意自真。君家公壻兩冰玉，酒味自合清而醇。雲腴俗士無風神，紅珠女兒茜裙新。一杯香絶韻亦絶，只今唯有酴醾春。

劉時舉節制雲南

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絃聲雷破壁。❷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幽并豪俠憙功名，咄嗟顧盼風雲生。今年肘後印如斗，過眼已覺烏蠻平。諭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有新名。

贈張潤之

許年不唱龍津第，人物尤難到衰世。明堂他日要楩楠，❸造物也須論蚤計。晋人

❶「記」下，道光本有「之」字。
❷「壁」，原誤作「璧」，據康熙本改。
❸「楩」，原誤作「梗」，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稟賦例真淳，兒能讀書知養親。遺山門客富儒雅，緑髮張郎名姓新。莫道琴工有師法，海山深絶解移人。潤之資甚美，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他日學業有成，老夫當以風鑒自負矣。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❶

道人醉袖蟠蛟龍，掃出古木牙須雄，開卷飄飄來陰風。❷翟卿論畫凡馬空，能知畫與詩同宗，解衣盤礴非衆工。遺山筆頭有關仝，意匠已在風雲中，留待他日不忽忽。

送張書記子益從嚴相北上并序

子益省郎，觀國之光，從公于邁。楊雄詞賦，良借力於吹噓；鄧禹功名，本無心於禄仕。詩以送別，亦以趣其歸云。

故家人物饒奇俊，聳壑昂霄今已信。康侯晝接拜寵光，百里自應沾海潤。六月貂裘風雪深，天河天駟日駸駸。莫把聲華動臺閣，東方書檄要陳琳。

贈別孫德謙

津橋垂楊雪花白，挽斷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意濃，絶似銅駞洛陽陌。湖亭轟醉卧春風，到手金盃不放空。鵲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

❶ 此題下，詩集本、毛本有「爲翟器之賦」五字小注。
❷ 「飄飄」，詩集本、毛本作「颯颯」。

汾亭古意圖

堯民羲皇去未遠，❶日作日息天機全。杜侯袖裏姑汾筆，辦與南華談窅然。廢興知經幾今昔，淳朴別有一山川。白雲亭上秋風客，不比仙翁甲子年。元祐以來郭熙，❷明昌、泰和間張公佐，皆年過八十，而以山水擅名。今雲中杜丈莘老與張、郭年相若，❸而畫品不下古人。爲侯廣道作《汾亭古意》横披，灑然有塵外意。爲題四韻其後。神仙張果生帝堯甲子年，詩家亦傳習用之，故末句有及。

太原贈張彥遠

并州城邊十月末，清霜稜稜風入骨。因君夜話吴江春，酒光瀲灩金杯滑。閑閑騎鯨去滅没，當年愛君俊於鶻。平生我亦識翁人，惆悵流年如電抹。官家新築文昌臺，蒼生不憂墮巔崖。眼看東閣奇士滿，如君豈得藏蒿萊。晨鷄未鳴子當發，明星煌煌大於月，野夫一笑冠纓絶。

換得雲臺帖喜而賦詩

周官武臣奉朝請，劍佩束縛非天真。世間曾有華陀帖，神物已化延平津。米狂雄筆照萬古，北宗草書纔九人。❹今日雲臺見遺墨，黄金牢鎖玉麒麟。

❶「民」，詩集本、毛本作「氏」。
❷「祐」，原誤作「裕」，據道光本改。
❸「莘」，原誤作「萃」，據道光本改。
❹「草」，原誤作「華」，據道光本改。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

土門西邊井陘渡，野日荒荒下汀樹。榆關石嶺都幾程，客夢往往迷歸路。塵埃風雨半生過，儘着筋骸支世故。寧州假館又兩年，未保東來不西去。山城百家家有山，覿面呈山誰一顧。賣書買得呂氏園，不謂全山舉相付。北崖老作土灰色，擁腫形模一夸父。娟娟正有小娥嵋，却立不容親杖屨。就中抱犢尤峭拔，望見韓山即攀附。韓王砦頭四望闊，全趙米如纔數聚。眼中麾蓋天上來，泜水鼓旗紛偃仆。漢家威靈萬萬古，石子連岡猶虎距。夏秋衆壑會鹿泉，浩浩湍聲瀉餘怒。西南諸峯不知數，蕩海鯤鱷尻背露。霏煙空翠有無中，百態陰晴變朝暮。靈巖龍泉曾一到，獨欠封龍展衰步。學僊不愛徐童花，李相書龕心所慕。生平懷抱向山盡，老氣崔嵬如有助。巖居枯寂朝市喧，喧寂兩間差有趣。得行固願留不惡，流坎且當隨所遇。何曾萬錢何用許，方丈有山容下筯。管城初無食肉相，黃帽非供折腰具。明年高築野史亭，天已安排看山處。多慚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一本「尚慚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在「方丈有山容下筯」之下。❶

過劉子中新居

鄆州城隅兩茅屋，市聲喧喧自幽獨。春風吹盡山杏花，只有青青一叢竹。先生愛畫如惜玉，練鵲翔鸞餘百軸。大兒踉蹡

❶「丈」，原誤作「杖」，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挾書歸，土銼疏烟纔一粥。微官枉負半生閑，也着區區簿領間。何時却與溪南老，紫蓋山前共往還。子中舊與溪南詩老辛敬之游，故有下句。❶

東湖次及之韻❷

西山山頭山月白，倒影漣漪舞寒碧。竹溪花島要君詩，醉墨幾番枯研滴。東湖佳處詩已盡，矯首不知川路隔。當年韓賈文章伯，物色分留到佳客。此州何必減蘇州，頻有詩人來列職。一時人境偶相值，萬古風流餘此席。三堂風月今猶昔，擬拂塵纓問投跡。因君寄謝使君公，卻恐他年厭求索。

贈郝萬户

阿卿袖中五色筆，絃聲裂石雷破壁。繡衣千騎東方來，俊氣崢嶸蜀山碧。詩書義府無古今，祭遵軍中亦歌吟。密侯勳業君自識，計算不數韓淮陰。莫看仁柔行儒雅，❸朱輪畫轂見大心。鄧禹封高密侯。

王學士熊岳圖

洗蕩池水甜於蜜，玉堂仙翁髮如漆。膝前文度更風流，盡卷風流入詩筆。長松

❶「下」，詩集本、毛本作「上」。
❷以下四題補自道光本卷四。
❸「行」，詩集本、毛本作「待」。

手種欲摩天，海岳樓空落照邊。古來說有遼東鶴，仙語星星誰爲傳。五百年間異人出，卻將錦繡裹山川。

贈史子桓尋親之行

七十老親頭雪白，滿意晨昏慰顏色。兵塵澒洞君不憂，萬里天心不相隔。八月秋霖九月霜，破帽北風官路長。瓜田故侯貧且病，愛莫助之徒自傷。後日書來聞吉語，通家猶得似南陽。

遺山先生集卷第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五

雜　言

去歲君遠游送仲梁出山

去歲君遠游，今年客它州。青天萬古一明月，只與行人生暮愁。問君游何許，情多地遐兮偏處處。❶金鞭斷折騏驥死，萬里長鴻思一舉。憶初識子梁王臺，清風入座無纖埃。華嶽峯尖見秋隼，❷金眸玉爪不凡材。西園日晴花滿烟，五雲樓閣三山巔。玉樹瑤林照春色，青錢白璧買芳年。三年一夢南陽道，汴水迢迢入秋草。拏雲心事人不知，千首新詩怨枯槁。破屋仰見星，疏衾風露清。匣中有長劍，爲君鳴不平。泥途久辱思一濯，去去舉足皆清泠。❸鄧州大帥材望雄，❹愛客不減奇章公。軍中宴酣笳鼓競，銀燭吐焰如長虹。幕中多士君又往，談笑已覺南夷空。東州春迴十月後，梅華分香入春酒。平生得意欽與京，青眼高歌望君久。淅江南下青泫泫，石門細路蒼烟屯。五松平頭白日靜，千山萬山如亂雲。菊源不逐時事改，芝嶺自與商顏鄰。他日相思一迴首，❺漁舟時問武陵人。欽謂欽叔，京即京父也。樂天書，以微之爲微。

❶「偏」，原誤作「徧」，據詩集本、毛本改。
❷「隼」，原誤作「準」，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泠」，原誤作「冷」，據道光本改。
❹「帥」，原誤作「師」，據道光本改。
❺「相」，原誤作「想」，據道光本改。

此日不足惜

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頗怪昌黎公，亦復爲世儒。天生至神物，與人作華胥。一酌舌本殭，❶二酌燥吻濡。三酌動高興，四酌色敷腴。連綿五六酌，枯腸潤如酥。眼花耳熱後，萬物寄一壺。十酌未渠央，百觚亦奚拘。人生一世間，忽若過隙駒。有酒不解飲，問君誰與娛。君不見東家騎鯨李，膽滿六尺軀。萬言黃石策，八陣夔州圖。酒酣起舞不稱意，長吁青雲指夷吾。又不見西家紫髯郎，老氣雄萬夫。狂歌飲燕市，擊筑聲嗚嗚。倚天長劍插少室，頗欲四海皆東湖。鷹揚虎視今焉如，河山永隔黃公罏。卿盃直待秋井塌，青苔白骨憐君愚。少年覓計生白須，捫參歷井無危途，榮不滿睫良區區。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餘名安得潤枯骨，四十豈不知頭顱。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太虛爲室月爲燭，醉到不用春風扶。

送希顔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

昨日游崧丘，今日西臺行。勞生好夢亦大少，枕中馬嘶車鐸鳴。山林之樂無虧成，胡爲解蘭縛塵纓？蒼生望君須一起，已覺西山平。諸人誰出仲卿右，一座想爲我知無地逃功名。關中得君作金城，氣象相如傾。風華浩蕩春冥冥，馬頭仙掌遥相迎。長安市上見李白，爲我一醉秦東亭。

❶「殭」，康熙本作「腴」，道光本作「彊」。

嵩山玉鏡

玉鏡見何許，今旦東山陲。積雨洗昏霾，旭日發光輝。光輝奪人目，灧灧如動移。初如秋月圓，漸如曙星微。曙星不能久，併與晨露晞。此鏡何從來，造化秘莫窺。山精或寶氣，恍惚令人疑。誰爲問岳祇，山川英秀會有歸。不能生申與甫瑞王國，萬丈光芒徒爾爲。

虎害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爲群。目光如電聲如雷，倚蕩起伏山之垠。百人一飽不留骨，敗衣墜絮徒紛紛。空谷絶樵聲，長路無行塵。呀呀垂涎口，眈眈闞城闉。天地豈不仁，社公豈不神。哀哀太山婦，叫斷秋空雲。可憐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無復裴將軍，北平太守今何人。

飲酒

江南秋泉雲液濃，遼東抹利玉汁鎔。椰瓢朝傾荔支緑，螺盃暮捲珍珠紅。此酒誰所留，今日乃汝逢。仙人一丸藥，洗我芥蔕胸。金沙一散風雨疾，世事盡與浮雲空。東家劉伯倫，西家王無功。醉鄉日月萬萬古，眼中擾擾誰爲雄？人會有歸盡，飲不飲所同。所恨獨醒人，百年枯槁中。獨醒恨未通，獨醉恨未公。安得清江變醇酎，盡迴天地入春風。

送高信卿

高卿去歲山中居，橡朝栗暮分猿狙。今年移家入城市，甑中生塵釜生魚。文窮智亦窮，五鬼更嘯呼。乃翁延客著上座，兩兒已復遭椰榆。三冬兔園冊，牧竪叫語麄。濕薪烟滿眼，破硯冰生須。賣符與行藥，不養堂堂軀。無衣思南州，千里走單車。我嘗相夫君，不是山澤臞。十八學擊劍，二十了陰符。平生結交王與李，❶袖中頗有魚麗圖，文武志膽誰不如！不能拔劍斫蛟鱷，亦當赤手降於菟。胡爲堅坐守寒饑，坐令兒女悲窮途！萬事糊塗酒一壺，別時聊爲鼓嚨胡。中原麟鳳今如此，莫道皇家結網疏。

寄趙宜之趙時在盧氏。

大城滿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北人南來向何處，共説莘川今樂土。莘川三月春事忙，布穀勸耕鳩喚雨。舊聞抱犢山，摩雲出蒼稜。長林絶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煮橡當果穀，煎术甘飴餳。此物足以度荒歲，況有麋鹿可射魚可罾。自我來嵩前，旱乾歲相仍。耕田食不足，又復違親朋。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一瓶一鉢百無累，恨我不如雲水僧。崧山幾來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陽一昔秋風起，羨煞吴中張季鷹。

❶「交」，康熙本、道光本作「友」。

段志堅畫龍爲劉鄧州賦

豬龍可豢亦可屠，世人畫蛇復畫魚。天飛忽入阿堅筆，始覺衆史欺庸愚。腥風萬里來，白浪横江湖。浩蕩明河翻，尾鬣慘不濡。一麾走海若，再顧失天吴。只愁紙上出雷火，摶控大千如此珠。天生神物與化俱，滅没變見何所無。逆鱗自古不受觸，乃今縮頭隨卷舒。怪得堂堂髯御史，平生長有雨隨車。

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别業

三月不見君，渴心欲生塵。論文一樽酒，雅道誰當陳。昨朝見君臨水句，乃知抽青配白非詩人。南山明月北山雲，恨君不作由東隣。擊鮮爲具非無好事者，天隨杞菊年年新。石田茅屋連蘇墳，兩兒力耕足養親。君詩或者昌晚節，不應道路長逡逡。白髮刀騷一幅巾，豐年鄉社樂閑身。蹇驢馳入醉鄉去，袖中知有眉山春。

紀子正杏園燕集甲午歲。

紀翁種杏城西垠，千株萬株紅艷新。今年寒食好天色，曉氣鬱鬱含芳津。天公自愛此花好，朝薰暮染煩花神。融霞暈雪一傾倒，非烟非霧非卿雲。未開何所似，乳兒粉粧深。絳唇能啼能笑癡復騃，畫出百子元非真。半開何所似，里中處女東家隣。陽和入骨春思動，欲語不語時輕顰。就中爛熳尤更好，五家合隊虢與秦。曲江江頭看車馬，十里羅綺争紅塵。陽平一邑多詩

豪，主人買酒邀衆賓。花時有成約，❶恨少楊子張吾軍。落花着衣紅繽紛，四坐慘澹傷精魂。花開花落十日耳，對花不飲花應嗔。愛花常苦得花晚，争教行樂無閑身。芳苞一破不更合，且看錦樹烘殘春。

送李參軍北上

五日過居庸，十日渡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別離間。今朝送君行，清涕留餘潸。生女莫作王明君，一去紫臺空珮環。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我知驥子墮地無齊燕，我知鴻鵠意氣青雲端。草間尺鷃亦自樂，扶摇直上何勞摶。❷一衣敝緼袍，一飯苜蓿盤。❸歲時壽翁媪，團欒有餘歡。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綵衣起舞春斕班。去年雒陽人，今年指天山。地遠馬韉破，霜重貂裘寒。朔風浩浩來，客子慘在顔。扼胡嶺上一迴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桓山烏乳哺，不得須臾閑。衆雛一朝散，孤雌回顧聲悲酸。❹寒鴈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

王黄華墨竹 爲郭輔之賦。

古來畫竹尊右丞，東坡斂衽不敢評。開元石本出摹寫，燕市駿骨留空名。亦有文湖州，畫意不畫形。一爲坡所賞，四海知有篔簹亭。深衣幅巾老明經，老死不敢言

❶「有」上，詩集本、毛本有「此游」二字。
❷「摶」，原誤作「搏」，據道光本改。
❸「飯」，詩集本、毛本作「飽」。
❹「回」，詩集本、毛本作「四」。

縱橫。豈知遼江一派最後出，運斤成風刃發硎。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月中看竹寫秋影，清鏡平明白髮生。娟娟略似萱草詠，落落不減叢臺行。千枝萬葉何許來，但見醉帖字欹傾。君不見忠恕大篆草書法，趙生怒虎噀墨成。至人技進不名技，游戲亦復通真靈。百年文章公主盟，屏山見之跽且擎。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着兒曹輕。有物於此鳴不平，悲耶嘯耶誰汝令。只恐破窗風雨夜，怒隨雷電上青冥。

汎舟大明湖 待杜子不至。

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烟收不起。山從陽丘西來青一灣，天公擲下半玉環。大明湖上一盃酒，昨日繡江眉睫間。晚凉一棹東城渡，水暗荷深若無路。江妃不惜水芝香，狼籍秋風與秋露。蘭襟鬱鬱散芳澤，羅襪盈盈見微步。晚晴一賦畫不成，枉着風標誇白鷺。我時驂鸞追散仙，但見金支翠蕤相後先。眼花耳熱不稱意，高唱吴歌叩兩舷。唤取樊川摇醉筆，風流聊與付他年。

九月七日夢中作詩續以末後一句❶

桃花紅深李花白，昨日成團今日折。歌聲滿耳何處來，楊柳青旗洛陽陌。拊君背握君手，朝鐘暮鼓無了期，❷世事於人竟何有。青青鏡中髮，忽忽成白首。六國印，

❶「一」，詩集本、毛本作「二」。

❷「鐘」，原誤作「鍾」，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何如負郭二頃田。千載名，不及即時一盃酒。

賦邢州鵲山

去時唐山道，望望鵲山背。今朝西北看，平聲。奇秀益可愛。蒼茫失層疊，解駁見縈帶。浮雲自來去，盡巧寧變壞。吳粧入小筆，隱隱拂殘黛。城隅靜女人不知，擁髮低顰如有待。❶ 太行橫截九州半，一掩一重俱有態。只知天平六峯天下稀，此山東來亦閑在。烟埋雨没今幾時，殆天所藏予發之。郭熙未足語平遠，摹寫惟有韋郎詩。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一日兩食藜藿葵，三冬一褐骭與齊。監河貸粟困欲死，望望江水湔塵泥。故書一束手自攜，汴兒跳梁翠女啼。出門疾走勿反顧，正恐五鬼從之西。馬中豈是無龍媒，世人徒知牝牡黃與驪。❷ 只如黃金絡頭亦不惡，誰謂茅索能相羈。天公醉着百不問，汝偶而偶奇而奇。前途兀兀黑於漆，昨日把笏今扶犁。乃知世間倚伏不可料，井底容有青雲梯。春風兩淮多鼓鼙，軍中少年舞荒雞。因君南望一大笑，落日澹澹青山低。

湧金亭示同游諸君

太行元氣老不死，上與左界分山河。

❶「髮」，詩集本、毛本作「鬌」。

❷「知」，原誤作「如」，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有如巨鰲昂頭西入海，突兀已過餘坡陁。我從汾晉來，山之面目腹背皆經過。濟源盤谷非不佳，烟景獨覺蘇門多。湧金亭下百泉水，海眼萬古留山阿。觱沸濼水源，淵淪晉溪波。雲雷涵鬼物，窟宅深蛟鼉。水妃簸弄明月璣，地藏發泄天不訶。平湖油油碧於酒，雲錦十里翻風荷。我來適與風雨會，世界三日漫兜羅。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長哦。今朝一掃衆峯出，千鬟萬髻高峩峩。空青斷石壁，❶微茫散烟蘿。❷山陽十月未搖落，翠蕤雲旓相盪摩。雲烟故爲出濃淡，魚鳥似欲留婆娑。石間仙人迹，石爛迹不磨。仙人去不返，六龍忽蹉跎。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孫公和。長安城頭烏尾訛，并州少年夜枕戈。舉杯爲問謝安石，蒼生今亦如卿何，元子樂矣君其歌。

南冠行❸

南冠纍纍渡河關，畢逋頭白乃得還。漫漫長夜浩歌起，清涕曉枕留餘潸。曹侯少年出紈綺，高門大屋垂楊裏。諸房三十侍中郎，獨守殘編北窗底。王孫上客生光輝，竹花不實鵷鶵飢。絲桐切切解人語，海雲喚得青鸞飛。梁園三月花如霧，臨錦芳華朝復暮。阿京風調阿欽才，暈碧裁紅須小杜。長安張敞號眉嫵，吴中周郎知曲悮。

❶「壁」，原誤作「璧」，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烟蘿」，道光本作「烟螺」，詩後有小字注云：「烟螺」，舊作「烟蘿」，依石本改。

❸此題下，詩集本、毛本有「癸巳秋爲曹得一作」八字小注。

香生春動一詩成，瑞露靈芝滿窗户。魚龍吹浪三山没，萬里西風入華髮。無人重典鷫鸘裘，展轉空床卧秋月。寶鏡埋寒灰，鬱鬱萬古不可開。龍劍出地底，青天白日駈雲雷。層冰千里不可留，離魂楚些招歸來。生不願朝入省暮入臺，願與竹林嵇阮同舉杯。郎食猩猩唇，妾食鯉魚尾，不如孟光案頭一杯水。黄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間愁？撑霆裂月不稱意，更與倒飜鸚鵡洲。安得酒船三萬斛，與君轟醉太湖秋。

醉後走筆

建茶三盌冰雪香，離騷九歌日月光。腰金更騎揚州鶴，雋永不羡大官羊。短燈檠子移近床，秋風吹簾月轉廊。一歌再歌魂魄動，入眼渺渺横沅湘。湘妃漸遠望不及，金支翠蕤澹飛颺。漁父話獨醒，孺子歌滄浪。山鬼獨一腳，拊掌笑我旁。湘纍歸來弔故國，遺臺老樹山蒼蒼。掩書一太息，夜如何其夜未央。東家女兒繡羅裳，銀瓶瀉酒勸客嘗。一酌均酡顔，再酌齊彭殤。宇宙不今古，氣節無陰陽。少年避酒不肯喫，跬步乃有無何鄉。愛茶愛書死不徹，乃以冰炭貯我腸，世間唯有麴生風味不可忘。

南湖先生雪景乘騾圖 并引❶

南湖先生，原武人，年二十許時曾

❶「引」，毛本作「序」。

以鄉賦兩魁鄭州。❶然其資倜儻，所以自望者甚高，終不樂爲舉子計，即棄去學擊刺。當正隆征南，頗欲馳逐戎行間。既而大定詔書下，兵各罷歸。先生抱利器而無所試，乃浮湛里社，以詩酒自娱。買田南湖之上，築亭種樹，徜徉乎其間。盡置家事，日與賓客酣飲，歌管棊槊，窮日夕不少休。家故饒財，又好施予，其赴人之急猶疾痛之在己，故人尤以此歸之。所與游如臨洺王逸賓、游宗之，大定劉之昂，其人皆天下名士。至論人物，必曰：「靖達卿，今日之奇男子也！」先生生於天會初，歷大定、明昌、泰和，優游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大安兵興，乃下世。平生喜作詩，樂府尤有蘊藉，觀《西子棄瓢》詩可見也。髮鬢蕭颯苧羅秋，❷千古香溪水自流。吴越兵争竟何得，風流輸與五湖舟。嘗雪中騎青騾，行京水道中。作長詩，卒章有「安得西都畫史吮筆出新意，寫作南湖老子雪景乘騾圖」之句。其子文煒，北渡後來東平，始以先生之意追畫此圖，求僕賦詩。文煒質直好義，讀書作文有聲時輩中。觀其子，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故爲道其事，并以致懷賢之思。

大河茫茫白連空，寒雲迢迢度南鴻。汴梁高樓管絃裏，成皋行人西北風。北風吹雪來，飄瞥捲孤蓬。異色變慘澹，元氣開洪濛。襄陽潮陽詩境在，掇拾物色真難工。青騾誰此游，望見知是南湖翁。南湖翁，少

❶「賦」，毛本作「試」。
❷「髮」，道光本作「髻」。

日骯髒今龍鍾，猶能吐氣萬丈如長虹。閉門兀坐意不愜，要看銀海翻魚龍。寶華世界瓊瑶宫，江山隨翁入清雄。詩成仰天一大笑，飛花落絮春濛濛。鬱鬱梁宋郊，翁家出强宗。許與必豪右，收入等侯封。「收」音去聲。翁年十八九，弄筆學彫蟲。疊取兩解魁，隱隱何隆隆。一旦拂衣去，學劍事猿公。正隆適南征，疋馬走從戎。墨瓦磨楯鼻，意與江流東。紫微出東方，淮海亦來同。都將書與劍，田間就春農。仕宦不作邴曼容，醉鄉自愛王無功。鶢鶋從渠致鐘鼓，野鶴豈合棲樊籠。南湖煙景多魚鳥，亦從容。亦有兩小船，綸竿插船蓬。高亭出秀樾，窗户連青紅。清飈隨睡輿，暝色赴吟筇。門前車馬來，日釀日不供。但苦佳客少，焉知清興終。看翁棄瓢詩，調戲鴟夷老子如兒童。雄吞已覺雲夢小，寒縮寧作書生窮。當年我得奉談笑，晝夜肯放清樽空。東家西家不相從，南海北海不相逢。風流耆舊今誰似，惆悵相看是畫中。

癸卯歲杏花

南州景氣煖，杏花見紅梅。❶ 讀書山前二月尾，向陽杏花全未開。待開竟不開，怕寒貪睡嗔人催。愛花被花惱，不徹一日遶樹空千回。牙牙嬌語山櫻破，稠鬧成團稀作顆。❷ 小蕾從教絳蠟封，繁枝未要晴雲裹。兩月不舉酒，半歲不作詩。更教古銅瓶子無一枝，緑陰青子長相思。今年閏年好寒節，花開不妨遲一月。「留船買魚作寒節」，

❶「見」，毛本作「間」。

❷「鬧」，毛本作「爛」。

宋方舟先生李知幾語。

題劉紫微堯民野醉圖

蒼苔濁酒同歌呼，白鬚紅頰醉相扶。堯時皇質未全散，不論朝野皆歡虞。望雲雲非雲，就日日非日。先秦迂儒强解事，極口譽堯初未識。堯民與酒同一天，此外更誰爲帝力。仙老曾經甲子年，戲將陳迹畫中傳。山川淳朴忽當眼，迴望康衢一慨然。不見只今汾水上，田翁鞭背出租錢。堯甲子年，仙人張果事。

贈答趙仁甫

仁甫名復，雲夢人，江表奇士也。

我友高御史，愛君曠以真。昨朝識君面，❶所見勝所聞。江國辭客多，玉骨無泥塵。軒昂見野鶴，過眼無鷄群。想君夜醉潯陽時，明月對影成三人。散着紫綺裘，❷草裹烏紗巾。浩歌魚龍舞，水伯不敢嗔。何意醉夢間，失腳墮燕秦。萬世一旦暮，萬里猶比隣。世無魯連子，黑頭萬蟻徒紛紛。君居南海我北海，握手一盃情更親。老來詩筆不復神，因君兩詩發興新。都門迴首一大笑，❸袖中知有江南春。

下黄榆嶺

北厓玄武暮，黕黑如積鐵。東厓刧火餘，絢爛開錦纈。就中嶺頭一峯凸樸奇，剩

❶「面」，原誤作「向」，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裘」，原誤作「喪」，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首」，詩集本、毛本作「望」。

費寒雲幾千疊。摩圍可望不可到，青壁無梯猿叫絶。林煙日射彩翠新，跬步疑有黄金闕。畫工胸次墨汁滿，那得冰壺貯秋月。直須潮陽老筆迴萬牛，露頂張顛揮醉帖。石門細路無澗泉，行人飢渴挽不前。辛苦黄榆三十里，豈知却有看山緣。

駈豬行 黄臺張氏庄作。

沿山莳苗多費力，辨與豪豬作糧食。草菴架空尋丈高，擊板摇鈴鬧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田夫睡中時叫號，不似駈豬似稱屈。放教田鼠大於兔，任使飛蝗半天黑。害田争合到渠邊，可是山中無橡术。長牙短喙食不休，過處一抹無禾頭。天明壠畝見狼藉，婦子相看空淚流。旱乾水溢年年日，會計收成纔什一。資身百備粟豆中，儋石都能幾錢直。兒童食糜須愛惜，此物群豬口中得，縣吏即來銷税籍。

嘯臺感遇

裴回五岩上，浩歌彌激烈。望望蟾房翁，倒影乍明滅。地古足靈異，祠廢餘像設。子規夜啼山竹裂，老鶴亂踏枯松折。嘯臺音響杳不聞，蕩蕩青天一明月。荒山破瓦色，十步九窪疊。水泉出沮洳，一綫僅不絶。翁乎何意留此居，可是他山無地穴。大道既下衰，日鑿聰明開。玉從珪璋毁，木以青黄災。天和散不留，去浪無東迴。咄咄此老蒼，骯髒仰怪魁。❶ 凶年生甲子，含德如未孩。標枝野鹿致足樂，火倉屋居良

❶「仰」，詩集本、毛本作「作」。

所哀。❶史筆亦厚誣，何曾校計識與材。纏身正有一丈髮，直以何物觀形骸。大笑黄冠師，金丹羽化之説何從來。豈知大人先生獨立萬物表，太古元氣同胚胎。不見今日孫公和，横絶四海隘九垓，嵇康養生安在哉！

水簾記異 癸卯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賦。

黄華絶境探未窮，道人曾約山櫻紅。鏡臺懸流不易得，世俗名取香爐峯。七年長路今一到，刺鯁欲滿平生胸。豈知旱久泉脈絶，快意一濯無由供。神明自足還舊觀，湧浪争敢徼靈通。❷何因狡獪出變化，勝概轉盻增清雄。天孫機絲拂夜月，佛界珠網揺秋風。稱奇叫絶喜欲舞，恨不百繞青芙蓉。銀橋清凉巔，玉鏡崧丘東。世外果無物，邂逅乃一逢。書生眼孔塞易破，勺水已復誇神功。東坡拊掌應大笑，不見蟄窟鞭魚龍。

谼谷聖燈 九月五日作。

金門寺前山突起，井底寶巖三十里。❸舊聞聖燈在山上，紫微侍郎宜不妄。山空月黑無人聲，林間宿鳥時一鳴。游人燒香仰天立，不覺紫烟峯頭一燈出。一燈一燈續一燈，山僧失喜見未曾。金繩脱串珠散迸，玉丸走柈光不定。飛行起伏誰控摶，華麗清圓自殊勝。北荒燭龍開晦冥，南極入

❶「倉」，詩集本、毛本作「食」。
❷「湧」，詩集本、毛本作「漫」。
❸「井」，原誤作「并」，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地多異星。豈知心光毫相有真遇，物外恍惚終難滰。腐儒心魄爲動蕩，再拜中庭謝靈貺。何曾辦作劉更生，下照乃辱青藜杖。昨朝黄華瀑流神所憐，今朝金門佛燈佛作緣。紛紛世議何足道，盡付馬耳春風前。

食榆荚

露葵滑寒羊蕨羶，春榆作荚絶可憐。榆令人瞑何暇計，田舍年例須濃煎。簫聲吹暖賣餳天，家人鑽火分青烟。❶長鈎矮籃走童稚，頃刻緑萍堆滿前。炊飯雲子白，剪韭青玉圓。一杯香美薦新味，何必烹龍炮鳳誇肥鮮。鼠肝蟲臂萬化途，神奇腐朽相推遷。夢中鸜鵒亦大樂，隨意飲啄真飛仙。先生捫腹一莞然，❷此日何功食萬錢。

李峪園亭看雨

龍山右脇松十里，細路蜿蜒繞龍尾。松林迫塞悶煞渠，北望玉泉疑井底。玉泉元自別一天，眼界廓廓無神川，金城百里纔一俯，半尖浮圖插蒼烟。行行下絶巘，招提忽當眼。未到倦不勝，小憩遂忘返。玉泉一杯甘以洌，未須張陸誇冰雪。主人不在客不留，烈風崖下風颼颼。石頭路滑馬蹄怯，❸山雨未落雲先愁。將軍林園永安下，秋霽村墟絶瀟洒。濃雲厭屋風打頭，僅得羈御脱疲馬。❹只知龍山之神神更神，永安

❶「家人」，詩集本、毛本作「人家」。
❷「莞」，原誤作「筦」，據道光本改。
❸「蹄」，原誤作「路」，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御」，道光本作「銜」。

亦能撼詩人。晦暝變化千萬態，畫出風雨元非真。山靈亦愁歸後夜，❶半面時時見雲罅。天瓢細洒供晚凉，不似草堂迴俗駕。層陰一掃群峯出，一洗深青徹山骨。夕陽展放紫翠屏，只欠松梢一輪月。山中一石迴萬牛，況是一壑復一丘。不如一詩招將入南州，先生興來時卧游。

游龍山

曩予魏大梁，得交此州雷與劉。自聞兩公誇南山，每恨南海北海風馬牛。老龍面目今日始一見，更信造物工雕鎪。是時山雨晴，平田緑油油。並山凉氣多，況得通深幽。山泉谷口出迎客，石罅戛擊琳琅球。蜿蜒入微行，漸覺藤蘿罥衣樹打頭。惡木拉颭棲，直幹比指稠。石門無風白日靜，自是林響寒颼颼。一峯忽當眼，仰看看不休。一峯一峯千百峯，雖欲一一顧揖知無由。金城偃蹇不得上，瑶甕回合如相留。苔花萬錦石，丹碧爛不收。天關守虎豹，武庫開戈矛。小山隨起隨偃仆，獨立千仞絶頂縹緲之飛樓。百花崗頭藉草坐，瀟洒正值金蓮秋。亭亭妙高臺，玉斧何年修。登高攬元化，❷快如鷹脱韝。山靈故爲作開闔，巧與詩境供冥搜。白雲何許來，纖絲弄輕柔。蓬蓬作霧湧，飄飄與煙浮。玉衣仙人鞭素虬，❸翕忽變化令人愁。須臾視六合，浩蕩不可求。初疑陶輪北運甓，❹今悟夜壑真藏舟。刧石拂未窮，杞國浪自憂。斷鰲立極

❶「後」，道光本作「厚」。
❷「登」，原誤作「燈」，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虬」，原誤作「蚪」，據道光本改。
❹「北」，道光本作「比」。

萬萬古，争遺起滅如浮漚。快哉萬里風，一掃天四周。誰言太始再開闢，日馭本自無停輈。舉手謝山靈，就無清凉毫相非神羞。賤子貪名山，客刺已屢投。黄華挂鏡臺，天壇避秦溝。太山神明觀，二室汗漫游。胸中隱然復有此大物，便可揮斥八極隘九州。玉峯有佳招，絶唱須一酬。爲君探囊擲下珊瑚鈎，白雲相望空悠悠。異時華表見老鶴，姓字莫忘元丹丘。

醉中送陳季淵

寒食不數日，天氣殊未佳。翩翩金門客，行行指龍沙。❶朝發忻城暮隴頭，隴頭地寒無草芽。❷拂雲堆邊春更晚，雪花茫茫楊白沙。❸紇干山高凍煞雀，榆葉離離小蘗薄。愛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飛何所樂。書生弓馬能幾何，乃今寶校金盤陁。孔璋文筆妙天下，勑勒不數陰山歌。向年賦奇雨，擁海駈雲筆頭注。快如懷素書布障，狂笑劉叉寫冰柱。李汾王鬱俱灰塵，天意乃在溵陽陳。舌吐萬里唾一世，眼高四海空無人。殘民假息仍瘡痏，誰作東山謝安起。恨我不比長桑君，一月觴君上池水。眼中之人不易忘，誰作冰炭置我腸。衰顔明鏡兩寂寞，别意春江誰短長。但願年年見顔色，與君連日醉壺觴。

❶「沙」，道光本作「堆」。

❷「隴頭隴頭」，原誤作「隴隴頭頭」，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沙」，原作「雪」，據道光本改。

送弋唐佐還平陽

我從商餘之山過菴羅，聞君六經百家富研摩。會最上指冠巍峩，豈肯俯首春官科。覃懷變生十載後，我時避兵方北走。通家弋宋共有無，行輩許之爲老友。晉州一書君肯來，握手大笑心顏開。春風着人不覺醉，快卷更須三百杯。鶴骨騫飛法當壽，况是丹房藥鏡留心久。崑崙神泉蓡术芝，乞與餘膏潤衰朽。天府學士登瀛洲，松頂仙人垂直鉤。愛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千古黄金鑛中淚，不獨盧仝并馬異。蘇州韋郎交分深，香山白傅金玉音，借渠兩詩寫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離愁何從生，生從情愛中。不見行路人，拂袖自西東。汾流滔滔兮日千里，青眼高歌吾老矣。

寶豐山中有菴羅寺，唐佐嘗從程内翰天益問學於此。

游泰山

泰山天壤間，屹如鬱蕭臺。厥初造化手，辦此何雄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階。積蘇與累塊，分明見九垓。扶摇九萬里，未可誣齊諧。秦皇憺威靈，茂陵亦雄材。翠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古今一俯仰，感極令人哀。是時夏春交，紅緑無邊涯。奇探忘去聲。登頓，意愜自遲回。惜無賞心人，懽然盡餘杯。夜宿玉女祠，崩奔湧雲雷。山靈見光怪，似喜詩人來。鷄鳴登日觀，四望無氛霾。六龍出扶桑，翻動青霞堆。平生華嵩遊，兹山未忘懷。十年望齊魯，登臨負吟鞵。孤雲拂層崖，青壁落落雲

間開。眼前有句道不得，但覺胸次高崔嵬。徂徠山頭喚李白，吾欲從此觀蓬萊。

付阿耽誦

昨得商子書，知有阿耽名。今朝見阿耽，驚喜喜復驚。乃翁雅望傾漢庭，仕才千石埋九京。我知渠孫不虚生，虎穴生虎子，墮地骨骼成。舉頭爲城尾爲旌，幾人雄猛得寧馨。繡衣青春佳御史，路人望見行且止。老夫從旁當説似，前日晦道堂前小兒子。雷動風行自應耳，藜藿不采今其始。

唐子達扇頭❶此詩舊編入六言，今正。

溪光冷於冰，山骨凈如玉。白雲自老人自閑，莫遣秋風破茅屋。

游承天鎮懸泉

詩人愛山愛徹骨，十月東來犯冰雪。懸流百里行不前，但覺飛湍醒毛髮。閒閒老仙仙去久，石壁姓名苔蘚滑。此翁可是六一翁，四十三年如電抹。并州之山水所洑，駭浪幾轟山石裂。只知晋陽城西天下稀，娘子關頭更奇劂。周南留滯何敢嘆，投老天教探禹穴。君不見管涔汾源大車輪，平泉丈八玻璃盆。不知承天此水何所本，乃與沇濆争雄尊。平地突出隨崩犇，洶如頽波射天門。太初元氣未凝結，更欲何處留胚腪。素虯騰擲翠蛟舞，衮衮後出皆鱷鯤。雷車怒擊冰雹散，石峽峻滑蒼煙屯。

❶ 以下四題補自道光本卷五。

澴崖下視心魄動，自媿氣衰筆老勝概過眼無繇吞。少東水簾亦瀟灑，珠琲一一明朝暾。陽龍暗滋瑶草活，礐石自與蓮湯温。神祠水之滸，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考失莽鹵。吾聞允格臺胎宣汾洮障大澤，❶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虚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繇繇萬萬古。❷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説出閭巷，社鼓邨簫走翁媪。當時大曆十才子，争遣李諲鑱陋語。石林六月清無暑，人家青紅濕窗户。射鹿有場魚有浦，好築漕臺俯洲渚，甕面椰瓢挹膏乳。醉扶紅袖别吴歌，風雨不憂驚妒女。閒閒公守平定，以大安庚午來遊，迄今壬子，四十三年矣。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祠碑大曆中制官李諲所譔，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云。

爲程孫中卿作

繡褥錦爲裍，蘭湯金作盆。名駒出洼水，萬馬浮雲犇。參軍愛友親弟昆，御史風節海内聞。諸郎楚楚皆玉立，王謝定自超人群。高樹出大根，源清流不渾。千年雒陽陌，赫赫于公門。外翁老去住山邨，正要兒童侍酒尊。他日新詩一千首，不愁無物餉吾孫。

❶「胎」，據文意，當爲「駘」字之誤。

❷「自有」至「萬古」，詩集本、毛本作「宇宙有此水萬古萬萬古」。

壽張復從道

鎮州城中金粟岡，移來河東萬卷堂。先生絃歌教胄子，子亦詩禮沾餘芳。齒如編貝髮抹漆，玉樹臨風未二十。爲渠欲作寫真詩，老我慚無敬齋筆。復也美材具，璞玉未雕飾。良工在汝心，苦卓與真積。捧檄毛義喜，受杖伯瑜泣。親年當喜懼，寸晷真尺璧。桓榮家世傳一經，何患不蒙稽古力。綵服庭闈趨，繡衣霄漢立。但願頤齋壽金石，歲歲年年作生日。

遺山先生集卷之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六

樂府

天門引

秦王深居不得近，❶從破衡成欲誰信。白頭游客困咸陽，憔悴黃金百斤盡。海中仙人黃鵠舉，大笑人間争腐鼠。丈夫何意作蘇秦，六印才堪謷兒女。古來多爲虛名老，不見阿房净如掃。千年虎豹守天門，一日牛羊卧秋草。

蛟龍引

古劍咸陽墓中得，抉開青雲見白日。蛟龍地底氣如虹，土花千年不敢蝕。洪鑪烈焰初騰精，横海已覺無長鯨。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割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虛。尚方未入朱雲請，盟槃合與毛生俱。誰念田文坐中客，只將彈鋏嘆無魚。

湘夫人詠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遊。千秋萬歲帝鄉遠，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

❶「居」，詩集本、毛本作「宫」。

秋月沉江渡，波上寒烟引輕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湘中詠

楚山鶴鳴風雨秋，楚岸猿啼送客舟。江山萬古騷人國，猿鳥無情也解愁。西北長安遠於日，凴君休上岳陽樓。

孤劍詠

鬱鬱重鬱鬱，夜半長太息。吟成孤劍詠，門外山鬼泣。清霜稜稜風入骨，殘月耿耿燈映壁。君不見一飢縛壯士，僵卧時自惜。黄鵠一舉摩蒼天，誰念樊籠束修翼。

渚蓮怨❶

阿溪何許來，素面涴風雨。寂寞烟中魂，依依欲誰語。

芳華怨

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裊春風前。天上仙人玉爲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金縷盤雙帶，雲裾踏鴈沙。一片朝雲不成雨，被風吹去落誰家。少年豈無恩澤侯，❷金鞍繡帽亦風流。不然典取鸘鷫裘，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

❶「怨」，原誤作「怒」，據底本目録及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侯」，原誤作「候」，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悄無主，燕子不來花着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向琵琶得私語。無情㶉鷘翡翠兒，❶有情蜂雄蛺蝶雌。勸君滿酌金屈巵，明日無花空折枝。

後芳華怨

江南破鏡飛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圓。豈知汴梁破來一千日，寂寞菱花仍半邊。白沙漫漫車轆轆，鵾鷄絃中杜鵑哭。❷塞門憔悴人不知，枉爲珠娘怨金谷。樂府初唱娃兒行，彈棋局平心不平。只今雄蜂雌蝶兩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白玉搔頭緑雲髮，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着人無氣力，不必相思解銷骨。洛花絶品姚家黄，揚州銀紅一國香。千圍萬繞看不足，雨打風吹空斷腸。丹砂萬年藥，金印八州督，不及秦宮一生花裏活。長門曉夕壽相如，儘著千金買痟渴。

結楊柳怨

長樂坡前一盃酒，鄭重行人結楊柳。可憐楊柳千萬枝，看看盡入行人手。輕烟細雨緑相和，惱亂春風態度多。路人愛是風流樹，無奈朝攀暮折何。朝攀暮折何時了，不道行人暗中老。素衣今日洛陽塵，白髮明朝塞城草。柳色年年歲歲青，關人何事管離情。春風誰向丁寧道，折斷柔條莫再生。❸

❶「鷘」，原誤作「溂」，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鵾」，原誤作「鯤」，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柔」，道光本作「長」。

秋風怨

碧瓦高梧響疎雨，坐倚薰籠時獨語。守宫一着死生休，狗走鷄飛莫爲女。雲間簫鼓夜厭厭，禁漏誰將海水添。一春門外羊車過，又見秋風拂翠簾。總把丹青怨延壽，不知猶有竹枝鹽。

歸舟怨

渡頭楊柳青復青，閨中少婦動離情。只從問得狂夫處，夜夜夢到洛陽城。南風吹櫓聲，北鴈鳴嚶嚶。江流望不極，相思春草生。

征人怨

瀚海風烟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塞上曲

平沙細草散羊牛，一簇征人在戍樓。❶忽見隴頭新鴈過，一時迴首望南州。

西樓曲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❷

❶「一」，詩集本、毛本作「幾」。
❷「曉」，詩集本、毛本作「晚」。

樓中少婦弄瑶瑟，一曲未終坐長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蕩隨金鞍。今年疋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并刀不剪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爛兩鴛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爲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後平湖曲

越女顔如花，吴兒潔於玉。天教並墻居，不着同被宿。美人一笑千黄金，連城不博百年心。樓上墻頭無一物，暮爨朝舂一生足。秋風拂羅裳，秋水照紅粧。舉頭見郎至，低頭采蓮房。郎心只如菱刺短，妾意未覺藕絲長。與郎期何許，眼礙同舟女。春波澹澹無盡情，雙星盈盈不得語。十里平湖艇子遲，岸花汀草伴人歸。鴛鴦驚起東西去，唯有蜻蜓接翅飛。

洧川行

洧川道邊日欲西，誰家少婦掩面啼。漫漫長路行不徹，粉綿鏡衣手自携。自言娼家女，家在梁門東。夫壻輕薄兒，新人不相容。憶初在家時，只辦放嬌慵。爺娘惜女如惜玉，近前細看面發紅。無端嫁作蕩子婦，流落棄擲風埃中。可憐桃李花，顔色嬌蒙茸。朝看花枝好，暮看花枝空。安得明珠三百斛，重簾複幕圍春風。

長安少年行

黄衫少年如玉筆，生長侯門人不識。

道逢豪客問姓名，袖把金鞭側身揖。卧駞行橐錦帕蒙，石榴壓槳銀作筒。八月蒼鷹一片雪，五花驕馬四蹄風。日暮新豐原上獵，三更歌舞灞橋東。

黄金行❶

王郎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頭仙語復鬼語，只有温李無他人。天公着詩貧子身，子曾不知乃自神。人間不買詩名用，一片青衫衡霍重。兒貧女富母兩心，何論同袍不同夢。入門唤婦不下機，淚子垢面兒啼飢。君詩只有貧女謡，何曾夢見金縷衣。外家翁媪日有語，嫁女書生徒爾爲。昆陽城下三更酒，醉膽輪囷插星斗。一昔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黄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隋故宫行

渭川楊柳先得春，二月鶯啼百囀新。長春宫中千樹錦，暖日晴雲思煞人。君王半醉唱吴歌，絳仙起舞嚬翠蛾。吴兒謾説曾行樂，三十六宫能幾多。千秋萬古金銀闕，海没三山一毫髪。繁華夢覺人不知，留得寒螿泣秋月。

解劍行

古劍黑於漆，鬱鬱動星文。摩挲二十年，今日持贈君。長鯨鼓浪三山没，知君不

❶ 此題下，詩集本、毛本有「贈王飛伯」四字小注。

是泥中物。袖間一卷白猿書，未分持刀買黃犢。壯懷風雲鬱沉沉，孅媿漂母無千金。長安侏儒飽欲死，萬古不解天公心。北風浩浩吹行客，隴水無聲雪花白。荆卿墓頭秋草乾，擊筑行歌欲誰識。君不見秦相五羖皮，去時烹雞炊扊扅。又不見敝裘蘇季子，合從歸來印纍纍。丈夫墮地自有萬里氣，翁忽變化安能知。大冠如箕望吾子，富貴同生亦同死。

征西壯士謠

三十未有二十强，手内虵矛丈八長。❶總爲官家金印大，不怕百死向沙場。捉却賀蘭山下賊，金鞍繡帽好還鄉。

望雲謠

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風。登山采蘭苕，蘭苕霜早彫。美人亭亭在雲霄，鬱摇行歌不可招。湘絃沉沉寫幽怨，愁心歷亂如曳蠒。金支翠蕤紛在眼，春草迢迢春波遠。

望歸吟

塞雲一抹平如截，塞草離離卧榆葉。長城窟深戰骨寒，萬古牛羊飲冤血，少年錦帶佩吳鉤，獨騎疋馬覔封侯。去時只道從軍樂，不道關山空白頭。北風吹沙雜飛雪，弓絃有聲凍欲折。寒衣昨夜洛陽來，腸斷

❶「虵」，道光本作「虬」。

空閨擣秋月。年年歲歲望還家，此日歸期轉未涯。誰與南州問消息，幾時重拜李輕車。

梁園春五首 車駕遷汴京後作。

軍從南去三迴勝，雪自冬來二尺强。今歲長春多樂事，内家應舉萬年觴。長春，德陵誕節名。

暖入金溝細浪添，津橋楊柳緑纖纖。賣花聲動天街遠，幾處春風揭繡簾。

上苑春濃晝景閑，緑雲紅雪擁三山。宮墻不隔東風斷，偷送天香到世間。

樓觀沉沉細雨中，出墻花木亂青紅。朱門不解藏春色，燕宿鶯喧處處通。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麗澤門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龍德宮有玉谿館。麗澤，燕都西門名。

探花詞五首

禁裏蒼龍啓九關，殿前鸚鵡喚新班。沉沉緑樹鞭聲遠，嫋嫋薰風扇影閑。

浩蕩春風入繡鞍，可憐東野一生寒。皇州花好無人管，不用新郎走馬看。

六十人中數少年，風流誰占探花筵。阿欽正使才情盡，猶欠張郎白玉鞭。李欽用二十七，張夢祥少一歲，又未婚云。

美酒清歌結勝游，紅衣先爲渚蓮愁。曲江共説櫻桃宴，不見西園風露秋。

人物風流見藹然，逼人佳筆已翩翩。龍津春色年年在，莫着新銜惱必先。

獵城南

翩翩游俠兒，白馬如疋練。朝出城南獵，暮趁軍中宴。北平有真虎，愛惜腰間箭。

春風來

春風來時瑶草芳，緑池珠樹宿鴛鴦。春風去後瑶草歇，來鴻去燕遥相望。鴛鴦不得雙，燕鴻天一方。娟娟愁眉色，静與遥山長。錦衾復羅薦，夢語相思怨。月明烏夜啼，空閨淚如霰。

幽蘭

仙人來從舜九疑，辛夷爲車桂作旂。疏麻導前杜若隨，披猖芙蓉散江蘺。南山之陽草木腓，澗崗重複人迹希。蒼崖出泉懸素霓，翛然獨立風吹衣。問何爲來有所期，歲云暮矣胡不歸。鈞天帝居清且夷，瑶林玉樹生光輝。自棄中野誰當知，霰雪慘慘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雙麋不返夷叔飢。飲芳食菲尚庶幾，西山高高空蕨薇。露槃無人薦湘纍，山鬼切切雲間悲。空山月出夜景微，時有彩鳳來雙棲。

梅華

去歲梅華晚，今歲梅華早。和羹要佳

賓，春風莫草草。

寶　鏡

寶鏡掛秋水，青娥紅粉粧，春風不相識，白地斷肝腸。

續小娘歌十首

吴兒沿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聲。唱得小娘相見曲，不解離鄉去國情。

北來游騎日紛紛，斷岸長堤是陣雲。萬落千村藉不得，城池留着護官軍。

山無洞穴水無船，單騎駈人動數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處過明年。

青山高處望南州，漫漫江水遶城流。願得一身隨水去，直到海底不迴頭。

風沙昨日又今朝，踏碎鵶頭路更遥。不似南橋騎馬日，生紅七尺繫郎腰。

鴈鴈相送過河來，人歌人哭鴈聲哀。鴈到秋來却南去，南人北渡幾時迴。

竹溪梅塢静無塵，二月江南烟雨春。傷心此日河平路，千里荆榛不見人。

太平婚嫁不離鄉，楚楚兒郎小小娘。三百年來涵養出，却將沙漠换牛羊。

飢烏坐守草間人，[1]青布猶存舊領巾。六月南風一萬里，若爲白骨便成塵。

黄河千里扼兵衝，虞虢分明在眼中。爲向淮西諸將道，不須誇説蔡州功。

[1]「烏」，原誤作「鳥」，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并州少年行❶

北風動地起，天際浮雲多。登高一長嘯，六龍忽蹉跎。我欲橫江鬭蛟鼉，萬弩迸射陽侯波。或當大獵燕趙閒，黃熊朱豹皆遮羅。男兒萬馬隨撝訶，朝發細柳暮朝那，埽雲黑山布陽和。歸來明堂見天子，黃金橫帶冠峩峩。人生只作張騫傳，介子遠勝僵死空山阿。君不見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淚滂沱。著鞭忽記劉越石，拔劍起舞雞鳴歌，東方未明兮奈夜何。

怒虎行 答宋文之。

怒虎當道卧，百里不敢唾。紛紛射彪手，一見弧矢墮。誰知世有李將軍，霹靂弦聲驚石破。昨日雙南金，今日緑綺琴。贈君無別物，唯有百年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六

❶ 以下二題補自道光本卷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七

五言律詩

懷益之兄

世故伊川嘆，鄉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陸已向來沉。冉冉愁看老，源源事益侵。誰言易排遣，自分不勝任。鞭影驚疲馬，鐘聲急暮禽。踊中無曠迹，喧外有幽尋。夢失名家筆，書存遺子金。山田和石瘦，茅屋過雲深。春雨蔬成圃，秋霜柿滿林。樹陰凉拂席，花氣澹盈襟。宿鷺窺晨汲，孤猿伴暝吟。溪僧時問字，野客或知琴。抱璞休奇售，臨觴得緩斟。阿兄團聚日，曾話百年心。❶

汴禪師自斲普照瓦爲研以詩見餉爲和二首❷

寺廢瓦不毁，研奇功亦多。已知良斲少，更奈苦心何。挺挺剛無敵，津津潤可呵。羽陽陵谷變，冰井字書訛。贈比黄金璞，辭慚紫石歌。遥知玉音在，洗耳俟研磨。長吉有《紫石硯歌》。

點化鉛仍見，堅凝鐵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天。古色秋烟重，哀音夜雨懸。有刀堪切玉，是鏡不名塼。佛廢淪空

❶「話」，詩集本、毛本作「語」。

❷「斲」，原誤作「斷」，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劫，書林結後緣。禪河一勺水，更擬就師傳。

惡　雨

惡雨惡復惡，龍公何遽然。霆轟冰塔碎，雹掣玉繩連。高岸皆深谷，層霄一漏泉。黑來疑擁海，白散忽成烟。市響千門合，潮頭萬弩穿。天瓢休盡建，上聲。枯旱有他年。

癸巳除夜

鼎定周元重，薪安漢已然。不隨南渡馬，虛泛北歸船。身並枯蜩化，心争脱兔先。塵埃嗟落薄，光景强留連。往事青燈裏，浮心白髮前。❶更殘鐘未動，猶屬出京年。

病　中

病因食猪動氣而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戰勝頗自恃，寧知徒外腴。文章工作祟，時運迫摧枯。止酒嗟何及，燒猪本不圖。膏粱無急變，山澤有真臞。詩信藤條戲，方遭鐵彈誣。鹽去聲。紅忘後顧，黧黑見先驅。眩入投床仆，晨淹伏枕呼。萬錢誰嘔泄，一臠爾乘除。静伏心仍悸，深調息亦麤。❷跼嫌囚宇宙，渴憶捲江湖。風柳留蟬蜕，霜松映鶴孤。養和懲往失，几名養和，事見天隨子詩。扶老念時須。杯酌歸神誓，垣墻

❶「心」，道光本作「生」。

❷「麤」，原誤作「鹿」，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任佛踰。回谿且垂翅，望或在桑榆。

綦威卿縠挽辭

東海于門舊，桐鄉邑墓遷。綦，東海人，威卿之祖待制公知忻州，因家焉。芝蘭宜有種，珠玉自成淵。慈母依隣切，名郎獲譽先。豪華非日損，信厚出天然。詣理言猶訥，持心静益專。笑談千里到，咳唾百金捐。論齒推予長，垂髫得子賢。通家仍孔李，知己與王田。❶刻責誰斯切，推扶最所偏。孤嫠平日託，昆季再生緣。摧割詩寧寫，精微夢或傳。都將百年淚，一慟夜臺前。

老樹

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花。沙平時泊鴈，野迥已攢鴉。旅食秋看盡，行吟日又斜。干戈正飄忽，不用苦思家。❷

陽翟道中

長路伶俜裏，羈懷莽蒼中。千山分落照，❸萬籟入秋風。頻見參旗縮，虚傳朔幕空。故園歸未得，細問北來鴻。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

月觀知名舊，池亭發興偏。露凉驚夜鶴，風細咽秋蟬。緑泛兵厨酒，紅依幕府

❶「王」，原作「玉」，據道光本改。

❷「苦思」，原誤作「若回」，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落」，詩集本、毛本作「晚」。

蓮。無緣逐清景，空羨飲中僊。

太室同希顏賦

壯矣崧維岳，盤盤上窈冥。中天瞻巨鎮，元氣有遺形。雨入秦川黑，雲開楚岫青。鰲掀一柱在，萬古壓坤靈。

送登封張令西上

罷縣人稱屈，悠悠復此行。渭城秋鴈到，秦嶺暮雲平。道路衣從典，風塵劍已鳴。山西多俠客，莫説是書生。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

技拙違時用，年饑與食謀。江山貧士嘆，日月賈胡留。楚客頻招隱，文園故倦游。衡門有幽事，還我北窗秋。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同欽叔作。

美酒禁愁得，❶芳梅發興饒。紛紜聊且置，磈磊故須澆。鷄黍成前約，干戈有此宵。平生楊大理，惜不預佳招。雲卿赴召五日矣。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

意氣羨君豪，憐君屈騎曹。安能事筆硯，且復混弓刀。風雪貂裘暗，關山馬骨高。南飛見鴻鴈，應爲惜哀勞。

❶「美」，毛本作「莫」。

勝概 三鄉作。

勝概烟塵外，新詩杖屨間。偶隨流水去，澹與暮雲還。吾道三緘口，時情一解顏。從今便高卧，已負半生閑。

少室南原

地僻人烟斷，山深鳥語譁。清溪鳴石齒，暖日長藤芽。緑映高低樹，紅迷遠近花。林間見鷄犬，直擬是仙家。

寄贈龐漢茂弘

之子貧居久，詩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見，高誼許誰同。萬里虎食肉，一鳴鷄長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怨丘中。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岡。荒村自鷄犬，長路足豺狼。天地憐飄泊，風霜憶閉藏。微吟訴行役，凄斷不成章。

聞希顔得英府記室

近得髯參信，知從兔苑游。文星映朱邸，勝概減黄樓。進退存中道，功名接上流。徒懷貢公喜，塵土隔瀛洲。

落魄

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雨聲孤館

夜，草色故園秋。行役魚頳尾，歸期烏白頭。中州遂南北，殘息付悠悠。

得姪搏信二首

今日鄜州姪，知從虎穴還。百年陰德在，幾日鬢毛斑。隔闊家仍遠，羈棲食更艱。誰憐西北夢，依舊遶秦關。號驛傳家信，坤牛玩吉占。團圓知有望，悲喜亦相兼。過眼書重展，伸眉酒屢添。關河動高興，百遶望清蟾。

阿千始生

四十舉兒子，提孩聊自誇。夢驚松出笋，兆應竹生花。田不求千畝，書先備五車。野夫詩有學，他日看傳家。

長壽新居三首同仲經賦。

地古村墟迥，川迴縣郭斜。蒲池餘老節，菊水引去聲。新芽。卜築欣成趣，歸耕覺有涯。迎門顧兒女，今日是山家。

隱去初心在，親朋復此偕。荒田歸別業，高樹表新齋。泉石深三逕，風塵限兩崖。青山坐終日，無物寄幽懷。

昔有姜夫子，來家寂寞濱。墓田畊已熟，碑石字猶新。詩酒娱中歲，山林有外臣。三生可信否，吾亦記前身。宣和中，姜夢得處士常隱于此，墓碣在焉。夢得曾上書仁宗，既老，以詩酒自娱。碣文説地名白鹿原長壽村也。

少林雨中

西堂三日雨，氣節變蕭森。偃卧復欹卧，長吟時短吟。鐘魚四山静，松竹一燈深。重羡禪棲客，都無塵慮侵。

十二月六日二首

倀鬼跳梁久，群雄結構牢。天機不可料，世網若爲逃。白骨丁男盡，黄金甲第高。❶閶門隔九虎，休續楚臣騷。

海内兵猶滿，天涯歲又新。龍移失魚鱉，日食鬭麒麟。草棘荒山雪，烟花故國春。聊城今夜月，愁絶未歸人。

得一飛姪安信

音問他鄉隔，存亡此日知。夢中憂凍餒，意外脱艱危。避地何嗟及，還家敢恨遲。衰年吾事了，似有鹿門期。

短日

短日碪聲急，重雲鴈影深。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心。零落溝中斷，酸嘶爨下音。五年朝與夕，清血幾沾襟。

❶「第」，原誤作「地」，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送母受益自潞府歸崧山

薄俗科名賤，孤生志願違。❶正須謀獨往，何暇計群飛。泌水真堪樂，荆州況可依。青山吾舊隱，此日羡君歸。

寄程孫鐵安

御史陰功在，孫兒玉不如。已能騎竹馬，想亦愛銀魚。異縣關山闊，衡門骨肉疎。幾時隨阿舅，盡讀外家書。

贈汴禪師

道重疑高謇，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篾三條。趙子曾相問，馮公每見招。風波門外客，無事且相饒。

己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换鏡中人。野史纔張本，山空未買隣。不成騎瘦馬，還更入紅塵。

送楊次公兼簡秦彦容李天成

海國山如染，雲堆草易荒。時危頻虎穴，路絶更羊腸。吊影雙蓬鬢，携家一藥囊。殷勤秦與李，無惜借餘光。

❶「孤」，原誤作「狐」，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發濟源

旱暵今年劇，他鄉底處歸。贏糧失先具，涉世本無機。棄擲烏皮几，裴回白版扉。殷勤雙語燕，媿汝遠相依。

倪庄中秋己亥。

强飯日逾瘦，裌衣秋已寒。兒童謾相憶，行路豈知難。露氣入茅屋，溪聲喧石灘。山中夜來月，到曉不曾看。

答潞人李唐佐贈詩

聞道嗟予晚，求師愧子賢。泥途終自拔，璞玉豈虛捐。書破三千牘，詩論二百年。文章有聖處，正脈要人傳。

陽興砦

亂石通樵逕，重崗擁戍城。山川帶淳朴，鷄犬見升平。雨爛沙仍軟，秋偏氣自清。年年避營馬，幾向此中行。由州入府，避騎兵奪馬者多由此路。

懷粹中

醉解不復寐，吟君田舍詩。從知石門老，未比木菴師。日月淹書尺，江山入鬢絲。何因重談笑，却似少林時。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游七岩定襄七岩。

客路頻年別，僧居半日閒。同游盡親舊，舉目是家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尊酒，落景未知還。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老伴不易得，殘年未有閑。桑麻一村落，鷄犬兩柴關。樊守能供酒，周侯許買山。從今釣溪上，日日望君還。

聚僊臺夜飲

永夜留懽席，高懷遠市塵。月涼衣有露，風細酒生鱗。鄉社情親舊，僊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長記坐中人。

續陽平十愛

我愛陽平酒，兵厨釀法新。百金難着價，一琖即醺人。色笑榴華重，香兼竹葉醇。爲君留故事，喚作杏園春。杏園，指紀子正家園爲言。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

市近厨無肉，書香蠹有蟲。❶深居誰不樂，去聲。兀坐竟何功。天日伸眉後，江山洗眼中。蓬萊如可到，剩借玉川風。有所謂。

一室盆歌後，供樵只短僮。求凰可無

❶「蠹」，詩集本、毛本作「橐」。

日，牧犢未成翁。桂樹春風近，楊荑煖律通。明年孟德耀，應與伯鸞東。

九月晦日玉村道中❶

水涸沙仍濕，霜餘草更幽。烟光藏落景，山眉露清秋。❷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隨陽見鴻鴈，三嘆惜淹留。

十月四日往關南二首

短日晨光澹，高風宿靄澄。山寒渾欲雪，水涸劣能冰。振厲時何有，躋攀倦不勝。哦詩聊自遣，松液已香凝。予方釀松醪，當以今日熟，故及之。

行路見新月，獨行還獨謡。勞生塵衮衮，晚色鬢蕭蕭。野曠無遺穗，林疎有墮樵。迴頭麥山嶺，更覺馬蹄遥。

寄王丈德新二首❸德新時在汝州。

沙際春還去，雲頭雨不成。興來誰共醉，事往獨含情。紫邏留行客，黄流隔戍城。岸花何處在，空憶櫂歌聲。孟津時事。

清汝風華地，平生記此游。酒能千日醉，春必萬金酬。攬鏡非遲暮，逢花儘滯留。只應歌笑處，偏欠李郾州。欽叔時赴郾州幕官。

---

❶「玉」，詩集本、毛本作「王」。
❷「眉」，康熙本、道光本作「色」，詩集本、毛本作「骨」。
❸「丈」，原誤作「文」，據道光本改。

舊國

舊國分崩久，孤兒展省初。客衣留手線，驛傳失肩輿。夢拜悲兼喜，心飛疾亦徐。殷勤南去鴈，先爲到商於。

和仲梁

林影兼秋薄，雲陰帶晚凉。石潭魚近藻，沙渚鴈留霜。笑語無長路，登臨豈異鄉。一尊堪共醉，惜不是重陽。「鴈留霜」作「含霜」。❶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甲子霖霖雨，巡簷悶不禁。幻泡成實相，水樂激哀音。瘴海聞天漏，❷堯年見陸沉。鶱飛想雲表，癡坐若爲心。《南史·王景文傳》：「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

甲子霖霖雨，農郊搏手空。排墻寧有禮，爲壑竟何功。戰蟻侯王上，鳴蛙意氣中。掃晴應曉夕，少忍待秋風。排墻事見《王衍論》，云：「排墻之壓，猶有禮也。」

陽泉棲雲道院❸

方外復方外，翛然心迹清。開窗納山影，推枕得溪聲。川路遠誰到，石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留看錦峥嶸。

---

❶「鴈留霜」，道光本作「留霜一」。
❷「瘴」，詩集本、毛本作「瘴」。
❸「棲」，原誤作「樓」，據道光本改。

劉子中夢菴

寤寐生與死，幻歟爲是真。如何夢中境，不屬覺時人。朝徹從渠夜，形開亦此神。殷勤花上蝶，分我漆園春。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

秋菊有何好，祇緣風露清。花中誰比數，霜後獨鮮明。九日惜虚過，一尊還自傾。今年病居士，吟繞更關情。

几案得新供，小窗幽更宜。風霜寧小怯，根撥要深移。黄素金行正，芳甘藥品奇。三薰復三沐，❶歲晏與君期。

感　事

壯事本無取，老謀何所成。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生。潦倒封侯骨，淹留混俗情。百年堪一笑，辛苦惜虚名。

酬中條李隱居邦彦

川路限南北，❷相逢今白頭。蟲沙非故國，人物自名流。學道慚高步，留詩惜暗投。歸秦如有便，終伴竹林游。邦彦自關中徙步省其季父于集寧，故有「竹林」之句。

❶「沐」，原誤作「沭」，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川」，原誤作「州」，據詩集本、毛本改。

送邦彦北行

比數推前輩，陪從結後緣。川涂即暌隔，詩酒重留連。白鶴歸華表，青牛得老僊。秦山好行腳，倚杖待明年。紫微劉丈雅有游秦之興，故篇中有及。

同冀丈明秀山行

暮景披橫幅，山間二老同。雲如愁戍苦，雪亦笑詩窮。古木凍欲折，斷崖行復通。從今胡谷夢，時到水聲中。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路轉川塗闊，天低雨氣昏。綿山連漢壘，汾水入并門。❶ 來往頻鞍馬，登臨負酒樽。聯詩強一吹，凄絶恐銷魂。❷

壬子月夕

明月復明月，今年還遠遊。關河動歸興，時節重離憂。老眼耿無寐，病身偏覺秋。遥憐小兒女，把酒望東州。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殘夢忘書帙，餘寒殢酒杯。青銅元懶照，白紵更寬裁。水際時獨往，花邊知幾迴。殷勤雙語燕，應自謝家來。

❶ 此句下，道光本有小字注「公茂」，明以上姚作。

❷ 此句下，道光本有小字注「裕之」，明以上元作。

七月十六日送馮揚善提領關中三教

爲愛秦中好，西遊日苦遲。青雲動高興，白首得新知。道在貧何病，官閑老更宜。相思詩酒社，無計與追隨。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符節推通貴，江山入勝游。名園隨地改，高棟與雲浮。簿領歸閑暇，鶯花接獻酬。不知秋夜月，何似庾公樓。

複嶺雲横野，孤峯玉柱天。遥知開館日，别破見山錢。夢出紛華外，詩來寂寞邊。亭中誰舉酒，高興相悠然。❶

聞説梅軒好，❷長吟有所思。入簷看瘦影，挂月見横枝。東閣今千載，風流彼一時。西游曾有約，到日更題詩。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

雪礀不得過，陽坡如見留。林烟常暗澹，木葉自颼飀。齒髮悲行役，鶯花惜舊游。塵埃與風雨，看待幾時休。

千里不易到，三冬須少留。居情猶晋産，去意已雕丘。遠出每爲苦，雄夸還自羞。君心未肯在，應待肯時休。

六十復半十，年年添白頭。秖知詩遣興，未覺酒忘憂。人七因循過，元宵塊坐休。殷勤行記上，今日是東州。

❶「相」，道光本作「想」。

❷「聞」，原誤作「間」，據道光本改。

送閻子實焦和之北上

秦府賢初聚，瀛州路不遥。❶謀謨在廊廟，❷物色到漁樵。布褐豈終隱，旌車行見招。❸春風兩黄鵠，老眼看雲霄。

庫城

浩浩庫城水，岸高知幾尋。踈林護懸險，絶壁入清深。跼步無曠迹，勞歌惟苦音。年年一來此，老我亦何心。

婁生北上

并府虚荒久，大城如廢村。草茅知世故，泉壤隔天閽。六月甘霖浹，一言陰理存。明年佩符節，知有奉春孫。

遣興

几案滿書史，欣然忘百憂。一篇詩遣興，三醆酒扶頭。千載陶元亮，平生馬少游。但留强健在，老矣復何求。

八月并州鴈 三鄉時作。

八月并州鴈，清汾照旅群。一聲驚晚笛，數點入秋雲。滅没樓中見，哀勞枕畔聞。南來還北去，無計得隨君。

❶「不」，詩集本、毛本作「匪」。
❷「謀謨」，康熙本、道光本作「謨謀」。
❸「行」，原作「匪」，據詩集本、毛本改。

示白誠甫

之子吟爆竹，乃公欣樹萱。❶ 崑山多美玉，江水發初源。名教有樂地，詩書皆雅言。通家吾未老，倚杖望高軒。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宰魯伯

滹水曉光動，霸橋詩境同。衝寒騎瘦馬，認影識衰翁。長路風聲裏，孤城雪意中。迴頭歌笑處，凄絶意何窮。

送文生西行

今夜東山月，隨人知幾程。從軍少年事，分守故鄉情。渭水風露早，秦川烟樹平。相招有仙掌，無計與君行。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村静鳥聲樂，山低鴈影遥。野陰時滉朗，冷雨只飄蕭。涉遠心先倦，衝寒酒易消。紅塵忘南北，渺渺見長橋。

挽趙參謀二首❷

偃息參戎幕，敦龐一褐寛。儒宮新俎豆，賓榻老衣冠。石動心寧轉，河清笑自難。殷勤題畫像，留與後生看。一本「留作典刑看」。

❶「公」，詩集本、毛本作「翁」。

❷以下五題補自道光本卷七。

篇什中州選，兵閒僅補完。風人定誰采？墨本賴君刊。雅道湮沈易，幽光發越難。高門有孫息，玉立看儒冠。

嗣侯大總管哀挽二首

北俗資財勁，將軍迥不群。賓筵推雅量，戰艦望奇勳。運隔黃圖日，神馳紫塞雲。祇應吴季子，拊樹惜徐君。

倚伏難前料，乘除忌早成。老親如宿昔，世德見哀榮。❶劍鬱雙龍氣，碑留九虎名。感歌凡幾解，千載賁佳城。

答弋唐佐 魯山人，有志道學。

遭亂無安地，分憂得若人。鄉鄰存世譜，骨肉到情親。信默餘天粹，咀嚅有道真。懷哉沂水上，同詠舞雩春。

不寐

不寐復不寐，悲吟如自讎。鷄栖因失曉，蟲語苦爭秋。日月虛行橐，風霜入敝裘。誰憐庾開府，直欲賦澆愁。

送楊叔能東之相下

海内楊司户，聲名三十秋。文高徒自苦，食盡與誰謀。老檜風霜飽，芳蘭澗壑幽。東游無可慮，敬客有蕭侯。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七

❶「德」，詩集本、毛本作「爵」。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八

七言律詩

秋懷崧山中作。

涼葉蕭蕭散雨聲，虛堂淅淅掩霜清。黃華自與西風約，白髮先從遠客生。吟似候蟲秋更苦，夢和寒鵲夜頻驚。何時石嶺關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

帝城二首史院夜直作。

帝城西下望孤雲，半廢晨昏媿此身。世俗但知從仕樂，書生只合在家貧。悠悠未了三千牘，碌碌翻隨十九人。預遣兒書報歸日，安排雞黍約比隣。

羈懷鬱鬱歲騣騣，擁褐南窗坐晚陰。日月難淹京國久，雲山唯覺玉華深。隣村爛熳雞黍局，野寺荒涼松竹林。半夜商聲入寥廓，北風黃鵠起歸心。

僕射陂醉歸即事

多生曾得江湖樂，每見陂塘覺眼明。詩酒共尋前日約，風陰新自夜來晴。春波澹澹沙鳥沒，野色荒荒煙樹平。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出重城。是日，招樂府不至。

春日

里社春盤巧欲争，裁紅暈碧助春情。忽驚此日仍爲客，却想當年似隔生。貧裏甕齏憐節物，亂來歌吹失歡聲。南州剩有還鄉伴，戎馬何時道路清。歐陽詹《春盤賦》「裁紅暈碧，巧助春情」爲韻。

横波亭爲青口帥賦。

孤亭突兀插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丘。疎星澹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鴈秋。倚劍長歌一盃酒，浮雲西北是神州。

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❶

柴桑人去已千年，細菊班班也自圓。共愛鮮明照秋色，争教狼籍卧疎烟。荒畦斷壠新霜後，瘦蝶寒螿晚景前。只恐春藂笑遲暮，題詩端爲發幽妍。

度太白嶺往昆陽

斷崖絶壁裂蒼頑，竟日長林窈窕間。舊許煙霞歸白髮，悔隨塵土出青山。飢鼉濈濈催人老，野鶴昂昂羨汝閑。❷畏景方隆路方永，南風迴首暮雲還。

❶「野菊」，康熙本作「夜月」。
❷「閑」，原誤作「閉」，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寄希顏二首後一首，希顏在徐州幕時作。

僵卧崧丘七見春，商餘歸計一廛新。悠悠華屋高貲意，兀兀田夫野老身。動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鳥亦相親。麄疎潦倒今如此，樓上元龍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騎曹，彭門千里入凴高。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水落魚龍失歸宿，❶天長鴻鴈獨哀勞。酒船早晚東行辦，共舉一杯持兩螯。

懷益之兄時在閿鄉。

牢落關河鴈一聲，干戈滿眼若爲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黄耳定從秋後到，白頭新自夜來生。西樓日日西州道，欲賦窮愁竟不成。

昆陽二首

古木荒煙集暮鴉，高城落日隱悲笳。并州倦客初投迹，楚澤寒梅又過花。滿眼旌旗驚世路，閉門風雪羡山家。忘憂只有清樽在，暫爲紅塵拂鬢華。

去日黄花半未開，南來忽復見寒梅。淹留歲月無餘物，料理塵埃有此杯。老馬長途良憊矣，白鷗春水亦悠哉。商餘説有滄州趣，早晚乾坤入釣臺。

❶「宿」下，詩集本、毛本有小字注「秀」。

寄西溪相禪師

青鏡流年易擲梭，壯懷從此即蹉跎。門堪羅雀仍未害，釜欲生魚當奈何。萬事自知因嬾廢，一官元不校貧多。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雲山入浩歌。

葉縣雨中 時嵩前旱尤甚。

春旱連延入麥秋，今朝一雨散千憂。龍公有力迴枯槁，客子何心嘆滯留。多稼即看連楚澤，歸雲應亦到嵩丘。兵塵浩蕩乾坤滿，未厭明河拂地流。

寄答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

窗影朧朧納暝陰，風聲浩浩急霜砧。秋鴻社燕飄零夢，潁水嵩山去住心。黃菊有情留小飲，青燈無語伴微吟。故人憔悴蓬茅晚，料得老懷如我今。

潁亭

潁上風煙天地迴，潁亭孤賞亦悠哉。春風碧水雙鷗静，落日青山萬馬來。勝概消沉幾今昔，中年登覽足悲哀。遠游擬續騷人賦，所惜匆匆無酒杯。

山中寒食

小雨班班浥曙煙，平林簇簇點晴川。清明寒食連三月，潁水崧山又一年。樂事漸隨花共減，歸心長與鴈相先。平生最有登臨興，百感中來只慨然。

楚漢戰處同欽叔賦。

虎擲龍拏不兩存，當年曾此賭乾坤。一時豪傑皆行陣，萬古河山自壁門。❶原野猶應厭膏血，風雲長遣動心魂。成名豎子知誰謂，擬喚狂生與細論。

懷叔能

別却楊侯又一年，西風每至輒淒然。酒官未得高安上，詩印空從吏部傳。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鳴一息定誰先。黃塵憔悴無人識，今在長安若箇邊。

留別仲澤

避俗無機日見侵，逐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嘗合，前日入山唯不深。綠水紅蓮慚大府，清泉白石識初心。相思命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

❶「河山」，詩集本、毛本作「山河」。

鄭州上致政賈右丞相公❶時被命就公訪先朝逸事。

黄閣歸來屨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此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

寄答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頻着書來約對床。甚喜樵夫與争席，所憂簿吏復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秦山引興長。奮袖高談夜窗白，幾時危坐聽琅琅。「簿吏復登堂」，李長吉語。景玄去歲大爲催科所困。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煙霞，夢寐西南一逕斜。爲羨鸞凰安枳棘，悔將猿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後日從翁問奇字，可能逋客待侯巴。

後灣别業

薄雲晴日爛烘春，高柳清風便可人。一飽本無華屋念，百年今見老農身。童童翠蓋桑初合，灩灩蒼波麥已勻。便與溪塘作盟約，不應重遣濯纓塵。

❶「右」，諸本同，據本書卷三十四《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當爲「左」字之誤。

劉丈仲通哀挽

拙宦深辜遠業期，無兒更結下泉悲。温純如此豈復見，報施言之尤可疑。四葉名家今日盡，百年潛德幾人知。元劉交分平生重，才薄猶堪第二碑。❶

會善寺

白塔沉沉插翠微，魏家宮闕此餘基。人生富貴有遺恨，世事廢興無了期。勝概只今歸鷲嶺，煙花從昔繞龍墀。長松想是前朝物，及見諸孫賦黍離。

寄欽用

顦顇京華苜蓿槃，南山歸興夜漫漫。長門有賦人誰買，坐榻無氊客亦寒。❷蟲臂偶然煩造物，麞頭何者亦求官。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羊腸乃爾難。

楊之美尚書挽章

冠蓋龍門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將窮。景星明月歸天上，和氣春風在眼中。千古孫劉有餘責，一時燕許更誰同。受恩知己無從報，獨爲斯文泣至公。

❶「二」，康熙本作「一」。
❷「榻」，原誤作「搨」，據道光本改。

李屏山挽章二首

世法拘人蝨處褌，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❶ 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

談麈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堅白，博士真堪補太玄。孫況小疵良未害，莊周陰助恐當然。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內鄉縣齋書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飢鼠遶床如欲語，驚烏啼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春陵老使君。遠祖次山《春陵行》云：「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故子美有「興含滄浪清」之句。

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

臘雪春泥晚未乾，馬迎殘照入荒寒。初無鳧舄將安往，正有牛刀恐亦難。倦客不知歸路遠，孤城唯覺暮山攢。黃金鍊出相思句，寄與同聲別後看。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幕府文書鳥羽輕，敝裘羸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自笑，豈不懷歸官有程。十里

❶「元」，康熙本、道光本作「先」。

陂塘春鴨鬧，一川桑柘晚煙平。此生只合田間老，誰遺春官識姓名。

馬鄧驛中大雨

萬壑千岩一雨齊，先聲噴薄捲湍溪。投林鳥雀不暇顧，移穴蛟龍應自迷。便恐他山藏厚夜，豈知高樹有晴霓。兩江合向西南鬬，坐想風雲入鼓鼙。馬鄧西南，兩淅水相合處也。

除夜

一燈明暗夜如何，夢寐衡門在澗阿。物外煙霞玉華遠，花時車馬洛陽多。折腰真有陶潛興，扣角空傳甯戚歌。三十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輕陰十日暮春前，和氣朝來已沛然。❶河潤定應連上國，❷雲來端合自中天。帥從洛陽移鎮。烽零帶濕閑幽障，麥壠分清入廢田。共識使君霖雨手，調元消息在今年。

劉光甫內鄉新居

豸冠平日凜秋霜，老去聲名只閉藏。父老漸來同保社，兒童久已愛文章。蔬隨隙地皆成圃，竹放新梢欲過墻。爲向長安舊遊道，世間元有北窗涼。

---

❶「已」，詩集本、毛本作「雨」。

❷「潤」，原誤作「澗」，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西齋夜宴

飄零無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飲倍加。悞謬君當略彭澤，迴旋我亦笑長沙。金釵醉彈迎春髻，銀燭光摇半夜花。只欠東山游録事，不來堅坐看紛譁。叔能、信之、張、杜諸人皆在，而麟之獨不至。

十月

十月長年見早梅，今年二月未全開。春寒春暖花如故，年去年來老漸催。大藥誰傳軒后鼎，習仙虚築漢宫臺。凴君撥置人間事，不負浮生只此杯。

送吴子英之官東橋且爲解嘲

柴車歷鹿送君東，萬古書生蹭蹬中。良醖暫留王績醉，新詩無補玉川窮。駒陰去我如決驟，蟻垤與誰争長雄。快築糟丘便歸老，世間馬耳過春風。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淅樹蛙鳴告雨期，忽驚銀箭四山飛。長江大浪欲横潰，厚地高天如合圍。萬里風雲開偉觀，百年毛髮凛餘威。長虹一出林光動，寂歷村墟空落暉。横，去聲。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時從商帥軍至南陽。

鞍馬忽忽去復還，霜鐘今得見豐山。千年香火丹霞老，滿眼興亡白水閑。壯志自憐消客路，深居誰得似禪關。只應頻有西來夢，夜夜青林杳靄間。

春日半山亭游眺

日照春山花滿煙，獨携尊酒此江邊。江流袞袞望不極，世事悠悠私自憐。小草不妨懷遠志，芳蘭誰爲發幽妍。千年石壁留詩在，會有騷人一慨然。

別程女

芸齋淅淅掩霜寒，別酒青燈語夜闌。生女便知聊寄託，中年尤覺感悲歡。松間小草栽培穩，掌上明珠棄擲難。明日緱山東畔路，野夫懷抱若爲寬。

出山

松門石路静無關，❶布韈青鞋幾往還。少日漫思爲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閑。塵埃長路仍回首，升斗微官亦强顔。休道西山不留客，數峯如畫暮雲間。

❶「路」，毛本作「徑」。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憂端擾擾力難任，世事駸駸日見臨。三載素冠容有媿，一時墨經果何心。首丘自擬終殘喘，陟屺誰當辨苦音。遥望朱門涕橫落，相公恩德九泉深。

新野先主廟次鄧帥韻。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爲漢用，江山初不假吴强。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常。寂寞永安宮畔土，争教安樂似山陽。

石　門

兩崖橫絶倚山垠，❶草逕低迷劣可分。潭影乍從明處見，竹香偏向静中聞。石林萬古不知暑，茅屋四隣唯有雲。曳杖行歌羨樵叟，此生何計得隨君。

獨峯楊氏幽居

村墟瀟洒帶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世外衣冠存大朴，雲間鷄犬亦長生。清江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峯如畫屏。惆悵朝陽一茅屋，酒船茶竈負生平。

❶「橫」，詩集本、毛本作「懸」。

渡湍水 湍作專呼，見《水經》。

悠悠人事眼中新，悄悄孤懷百慮紛。伎倆本宜閑處着，姓名誰遣世間聞。秋江澹沱如素練，沙浦空明行暮雲。早晚扁舟載煙雨，移家來就野鷗群。

十日登豐山

十日登高發興新，豐山孤秀出塵氛。村墟帶晚鴉噪合，林壑得霜煙景分。芳臭百年隨變滅，短長千古只紛紜。詩成一嘆無人會，白水悠悠入暮雲。

岐陽三首

突騎連營鳥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形勝無今古，千里傳聞果是非。偃蹇鯨鯢人海涸，分明蛇犬鐵山圍。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

百二關河草不横，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争遣蚩尤作五兵。

耽耽九虎護秦關，懦楚孱齊機上看。禹貢土田推陸海，漢家封徼盡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瀟瀟戰骨寒。三十六峯長劍在，倚天僊掌惜空閑。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

擾擾長衢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愁多頓覺無詩思，計拙唯思近酒杯。潘岳鏡中渾白髮，江淹門外即蒼苔。生涯若被旁人問，但說經年鼠不來。

讀靖康僉言

浚郊沙海浩茫茫，河廣纔堪一葦航。顛沛且當徽景德，規模何必罪朱梁。滄溟不掩蛟龍窟，大地同歸雀鼠鄉。三百年間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雨後丹鳳門登眺

絳闕遥天霽景開，金明高樹晚風迴。長虹下飲海欲竭，老鴈叫群秋更哀。刼火有時歸變滅，神嵩何計得飛來。窮途自覺無多淚，莫傍殘陽望吹臺。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蟲夜語低，南窗孤客枕頻移。野情自與軒裳隔，旅食難堪日月遲。平子歸田元有約，魏舒襆被恐無期。一莖白髮愁多少，慚愧家人賦扊扅。

浩然師出圍城賦鶴詩爲送

夢寐西山飲鶴泉，羡君歸興渺翩翩。昂藏自有林壑態，飲啄暫隨塵土緣。遼海故家人幾在，華亭清淚世空憐。明年也作江鷗去，水宿雲飛共一天。

追用座主閑閑公韻上致政馮内翰二首

峻坂平生幾疾驅，歸休甫及引年初。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皂櫪老歸千里驥，白雲閑釣五溪魚。非熊有兆公無恙，會近君王六尺輿。

草堂人物列仙臞，萬壑松風酒一壺。少日打門無俗客，老年争席有樵夫。巨源不入竹林選，元亮偶成蓮社圖。野史他年傳者舊，風流一一似公無。

懷秋林别業

茅屋蕭蕭淅水濱，豈知身屬洛陽塵。一家風雪何年盡，一頃田園入夢頻。高樹有巢鳩笑拙，空墻無穴鼠嫌貧。西南遥望腸堪斷，自古虚名只悮人。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

翠被葱葱見執鞭，戴盆鬱鬱夢瞻天。只知河朔歸銅馬，又説臺城墮紙鳶。血肉正應皇極數，衣冠不及廣明年。何時真得携家去，萬里秋風一釣船。

慘澹龍蛇日鬬争，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精衛

有冤填瀚海，包胥無淚哭秦庭。并州豪傑今誰在，❶莫擬分軍下井陘。

鬱鬱圍城度兩年，愁腸飢火日相煎。焦頭無客知移突，曳足何人與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書絶，落日孤雲望眼穿。

萬里荆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即荆榛。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蝨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横流要此身。

五雲宫闕露盤秋，銀漢無聲桂樹稠。復道漸看連上苑，戈船仍擬下揚州。曲中青冢傳新怨，夢裏華胥失舊遊。去去江南庾開府，鳳凰樓畔莫迴頭。

永寧南原秋望

浩浩西風入敝衣，茫茫野色動清悲。洗開塵漲雨纔定，老盡物華秋不知。烽火苦教鄉信斷，砧聲偏與客心期。百年人事登臨地，落日飛鴻一線遲。

中秋雨夕 商帥國器筵中作。

南樓高興在胡床，十日秋陰負一觴。庾老未應妨嘯詠，素娥多自怨昏黄。此生此夜不長好，行雨行雲有底忙。却恐哦詩太愁絶，且燒銀燭看紅粧。

❶「今」，毛本作「知」。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華表鶴來應有語，銅槃人去亦何心。興亡誰識天公意，留着青城閲古今。國初取宋，於青城受降。

喜李彦深過聊城

圍城十月鬼爲隣，異縣相逢白髮新。恨我不如南去鴈，羡君獨是北歸人。言詩匡鼎功名薄，去國虞飜骨相屯。老眼天公只如此，窮途無用説悲辛。

與張杜飲

故人寥落曉天星，異縣相逢覺眼明。世事且休論向日，酒尊聊喜似承平。山公倒載群兒笑，焦遂高談四座驚。轟醉春風一千日，愁城從此不能兵。

秋夕

小簟涼多睡思清，一牕風雨送秋聲。頻年但覺貂裘敝，萬古何曾馬角生。寄食且依嚴尹幕，附書誰往鄧州城。澆愁欲問東家酒，恨殺寒鷄不肯鳴。

夢歸

顦顇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日東流。青山歷歷鄉國夢，黃葉瀟瀟風雨秋。貧裏有詩工作祟，亂來無淚可供愁。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齏鹽萬事休。

白屋

白屋寒多愛夕曛，静中歸思益紛紛。長門誰買千金賦，祖道虛陳五鬼文。❶地盡更無錐可置，竈閑唯覺井長勤。明年准擬萊蕪住，寄謝東隣范史雲。

淮右

淮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輔車謾欲通吴會，突騎誰當擣薊門。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空餘韓偓傷時語，❷留與纍臣一斷魂。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贈別二首

衣冠八座文昌府，襆被三年同舍郎。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傷時賈誼頻流涕，卧病王章自激昂。保社追隨

❶「陳」，康熙本、道光本作「傳」。

❷「偓」，原誤作「渥」，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有成約，不應關塞永相望。

東南人物未彫零，和氣春風四座傾。但喜詩章多俊語，豈知談笑得新名。二年阻絶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別後相思重迴首，杏花尊酒記聊城。

即事

逆豎終當鱠縷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臍易盡嗟何及，遺臭無窮古未聞。京觀豈當誣翟義，衰衣自合從高勳。秋風一掬孤臣淚，叫斷蒼梧日暮雲。

望王李歸程

一褐霜寒晚思孤，眼中行李見歸途。虞卿仲子死不朽，石父晏嬰今豈無。義士龍沙元咫尺，纍臣駒隙自舒徐。何時斗酒歡相勞，驚看燕家頭白烏。

秋夜

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似荒村。春雷謾説驚坯户，皎日何曾入覆盆。濟水有情添別淚，吴雲無夢寄歸魂。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與細論。

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太官餘麯餅，爭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衰淚灑吴天。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十度新正九處家，今年癡坐轉堪嗟。一冬殘雪不肯盡，連日苦寒殊未涯。重碧總誇燕市酒，小紅誰記上林花。殘魂零落今無幾，乞與春風惱鬢華。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獺髓能醫病頰肥，鸞膠無那片紅飛。殘陽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煮酒清林寒食過，明粧高燭賞心違。寫生正有徐熙在，漢苑招魂果是非。

三僊祠

三僊祠下往來頻，憔悴征衫滿路塵。簫鼓未休寒食酒，樵蘇時見舊都人。吹殘芳樹紅仍在，展破平田綠已勻。❶西北并州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送輔之仲庸還大梁

驊騮争道渺翩翩，誰遣風塵失壯年。四壁舊聞懸罄宅，❷一囊今有賣書錢。淋浪別酒青燈夜，滅没孤帆落照邊。想得還家

❶「展」，道光本作「碾」。「破」，詩集本、毛本作「放」。
❷「壁」，原誤作「壁」，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過春半，故山喬木滿蒼煙。❶

繡江汎舟有懷李郭二公

荷花如錦水如天，狼藉秋香擁畫船。長白風煙最瀟洒，外臺賓主重留連。勝遊每恨隔千里，樂事便當論百年。咫尺西州兩詩客，不來同作飲中僊。

送　杜　子

洛陽塵土化緇衣，又見孤雲着處飛。北渚曉晴山入座，東原春好妓成圍。來鴻去燕三年别，深谷高陵萬事非。轟醉春風有成約，可能容易話東歸。

眼　中

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蛙自一天。何處青山隔塵土，一菴吾欲送華顛。

送杜招撫歸西山 杜亂後爲黄冠師。

少日先聲懾虎貔，只今騎馬欲雞棲。邯鄲枕上人初覺，秋水篇中物已齊。父老樵漁知有社，將軍桃李自成蹊。因君喚起思鄉意，君在西山我更西。

❶ 「山」，詩集本、毛本作「都」。

寄欽止李兄

征車南北轉秋蓬，關塞相望兩禿翁。衮衮便當隨世路，悠悠難復倚天公。銅駝荆棘千年後，金馬衣冠一夢中。尊酒雲州古城下，幾時携手哭春風。

有寄

飛鴻來處是營平，喜向斜封見姓名。千里吕安思叔夜，五更殘月伴長庚。關河秋興風景暮，長路渴心塵土生。南渡詩人吾未老，幾時同醉鳳凰城。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

翁仲遺墟草棘秋，蒼龍雙闕記神州。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眼中二老風流在，一醉從教萬事休。

别王使君丈從之

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風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記升平。太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風四座傾。别後殷勤更誰接，只應偏憶老門生。

寄汴禪師 師舊隱濟源。

白頭歲月坐詩窮，止有相逢一笑同。齋粥空疎想君瘦，冠巾收斂定誰公。夢魂歷歷山間路，世事悠悠耳外風。見説懸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鄰翁。時汰逐釋老家甚急，故有「冠巾收斂」之句。❶

衛州感事二首

神龍失水困蜉蝣，一舸倉皇入宋州。紫氣已沉牛斗夜，白雲空望帝鄉秋。劫前寶地三千界，夢裏瓊枝十二樓。欲就長河問遺事，悠悠東注不還流。

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師。不知江令還家日，何似湘纍去國時。離合興亡遽如此，棲遲零落竟安之。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欄干有所思。❷「落日」一作「獨漽」。

望蘇門

諸父當年此往還，客衣塵土淚班班。太行秀發眉宇見，老阮亡來尊俎閑。出岫暮雲歸有處，投林孤鶴杳難攀。湧金亭上秋如畫，興在青林杳靄間。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八

❶「冠巾」，原誤倒，據詩集本、毛本乙正。
❷「欄」，康熙本、道光本作「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九

七言律詩

望崧少二首

崧少飛來崑閬山，山家茅屋翠微間。雞豚鄉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結習尚餘三宿戀，殘年多負半生閑。長河一葦人千里，望斷西城碧玉環。

飲鶴池邊萬木稠，養龍崖上五峯秋。藤垂絶壁雲添潤，❶澗落哀湍雪共流。田父占年驚玉旆，詩僊留迹嘆崑丘。西風落日山陽道，空對紅塵憶舊遊。飲鶴池在緱山。養龍崖在五乳峯下。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洛陽見説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别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王後盧前舊往還，江東渭北此追攀。百年人物存公論，四海虛名只汗顏。詩酒聊堪慰華髮，衡茅終擬共青山。相思後日并州夢，常在瑶林照映間。

❶「壁」，原誤作「璧」，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太行醲秀在山陽，嵇阮經行舊有鄉。林影池烟設清供，物華天寶借餘光。承平故事嗟猶在，雅詠風流豈易忘。稍待秋風入凉冷，百壺吾欲醉籌堂。河内有七賢鄉。

羊腸坂

浩蕩雲山直北看，淩兢羸馬不勝鞍。老來行路先愁遠，貧裏辭家更覺難。衣上風沙嘆憔悴，夢中燈火憶團圞。凴誰爲報東州信，今在羊腸百八盤。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此縣，先隴城府君泰和中舊治。❶

列宿澄明墨綬尊，中臺良選到名門。來時珥筆誇健訟，去日攀車餘淚痕。一片青山幾今昔，百年華屋記生存。泰和遺老今誰在，向道甘棠有子孫。

鈴閣文書到酒巵，諸曹小吏亦抄詩。座中佳客無虚日，簾下歌童盡雅辭。棠棣有花移舊巧，櫻桃和露犨繁枝。書郎零落頭今白，腸斷荷衣出拜時。棠棣、櫻桃，皆當時事。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

行行汾沁欲分疆，漸喜人聲挾兩鄉。野谷青山空自繞，金城白塔已相望。湯翻豆餅銀絲滑，油點茶心雪蘂香。説向阿師應被笑，人生生處果難忘。

---

❶「泰」，原作「太」，據詩集本、毛本改。

太原

夢裏鄉關春復秋，眼明今得見并州。古來全晋非無策，亂後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幾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十年弄筆文昌府，争信中朝有楚囚。

外家南寺 在至孝社，予兒時讀書處也。

鬱鬱楸梧動晚烟，❶一庭風露覺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裏殘陽更亂蟬。去國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記當年。白頭來往人間徧，依舊僧窗借榻眠。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家秋日牡丹

千古吴中富貴家，秋風吹送洛陽花。真妃鏡裏春難老，玉女車邊日易斜。紀瑞定誰增舊譜，换根元自有靈砂。來遲不及西堂宴，猶想分香入棣華。周有棣華堂。

桐川與仁卿飲

瀟瀟茅屋繞清灣，四面雲開碧玉環。已分故人成死别，寧知尊酒對生還。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海内斯文君未老，不須辛苦賦囚山。

❶「楸」，原誤作「秋」，據詩集本、毛本改。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

廢邑蕭條照邊，山陽遺迹世空傳。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然。負鼎運來元有力，考槃人去更堪憐。因君憶得曹瞞事，銅雀臺荒又幾年。

官園探梅同康顯之賦

柳麥榆椒寂寞邊，儘饒梅事得春偏。留殘瘦骨猶堪畫，未展幽香已可憐。千里移根自何許，數枝臨水記當年。開時重約花前醉，試手東風第一篇。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

少日騫飛掣臂鷹，只今癡鈍似秋蠅。耽書業力貧猶在，涉世筋骸老不勝。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一鉼一鉢平生了，慚愧南窗打睡僧。

別康顯之

玉川文字五千卷，鄭監才名四十年。誰謂華高吾豈敢，恥居王後子當然。河亭笑語歸陳迹，里社追隨失後緣。後夜并州月千里，南窗尊酒且留連。

寄楊飛卿

客夢悠悠信轉蓬，藜床殷殷動晨鐘。西風白髮三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沙水有情留過鴈，乾坤多事泣秋蟲。三間老屋知何處，慚愧雲間陸士龍。

雨夜

夢裏孤蓬雨打秋，茅齋元更小於舟。無錢正坐詩作祟，識字重爲時所讐。千里謾思黃鵠舉，六年真作賈胡留。并州北望山無數，一夜砧聲人白頭。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

天山曾望使車還，官柳青青此重攀。去國衣冠元易感，中年親友更相關。簫雲自可無千里，隱霧難教見一班。❶海内文章在公等，❷不應空老道途間。

別張御史 特立，字文舉。

晚學天教及老成，翰林詩裏羡鴻冥。馮内翰丈贈御史詩有「鴻冥雉媒」之句。簞瓢此日歸顔巷，銅墨當時動漢庭。華衮謾勞紆直筆，御

❶「難」，詩集本、毛本作「誰」。
❷「等」下，詩集本、毛本有「兼謂李主簿仁卿」七字小注。

史見貽之作過有褒拂。❶ 絳帷無復與横經。秖應千里并州道，常並虚危候德星。

出東平

老馬淩兢引席車，❷高城回首一長嗟。市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潦倒本無明日計，往來空置六年家。東園花柳西湖水，剩着新詩到處誇。

再到新衛

蝗旱相仍歲已荒，伶俜十口值還鄉。空令姓字喧時輩，不救飢寒趨路傍。行帳馬嘶塵澒洞，空村人去雨淋浪。河平千里筋骸盡，更欲驅車上太行。

别冠氏諸人 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東舍茶渾酒味新，西城紅豔杏園春。衣冠會集今爲盛，里社追隨分更親。分手共傷千里别，低眉常愧六年貧。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人。

入濟源寓舍 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未辦驅車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風霜。遺編墜簡文章爛，糲食贏衣歲月長。奮迅舊嫌扶老杖，龍鍾今屬負暄墻。睡中刺刺聞人語，季子金多過洛陽。

❶「作」，原誤作「行」，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兢」，原誤作「競」，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鎮平縣齋感懷

四十頭顱半白生，静中身世兩關情。書空咄咄知誰觧，擊缶嗚嗚却自驚。老計漸思乘欵段，壯懷空擬謾峥嶸。西窗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

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

晚景瀟疎畫不成，晚花作意出繁英。鮮明獨向霜露見，爛熳却隨蒿艾生。南國騷人知有待，西風蝴蝶更多情。南山正在悠然處，安得芳樽與細傾。

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

厝火誰能捄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四哀詩

李欽叔

赤縣神州坐陸沉，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生耻，視死如歸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無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一憶同衾淚滿襟。

冀京父

先公藻鑑識終童，曾拔崑山玉一峯。不見連城沽白璧，蚤聞烈火燎黄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吊南雲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李長源

冀都事死東州禍，李翰林亡陝府兵。方爲騷人箋楚些，更禁書客墮秦坑。石苞本不容孫楚，黄祖安能貸禰衡。同甲四人三横賈，此身雖在亦堪驚。

王仲澤

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顔喜，幕下籌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從來聖牘褒忠義，誰爲幽魂一發輝。

過詩人李長源故居

楚些招魂自往年，明珠真見抵深淵。巨鰲有餌雖堪釣，怒虎無情可重編。千丈氣豪天也妬，七言詩好世空傳。傷心鸚鵡洲邊淚，却望西山一泫然。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龕看月

四山寒雪夜深明，未恨崔嵬失舊青。青女有功加粉澤，素娥無意惜娉婷。微雲河漢非人世，太古鴻荒見典刑。剩着新詩記今夕，年年來醉半山亭。

明日作

晴光晃漾入危闌，萬象都歸一色看。摇筆尚堪淩浩蕩，舉盃誰與慰荒寒。化成銀界清凉近，散盡冰花碧海乾。後夜霜空月輪滿，可無秦女共驂鸞。

杏花二首 庚子歲南菴賦。

芳樹春融絳蠟凝，春風寂寞掩柴荆。畫眉盧女嬌無奈，齲齒孫娘笑不成。已怕宿粧添蝶粉，更堪煖蘂鬧蜂聲。一般疎影黄昏月，獨愛寒梅恐未平。

一穗蘆鞭一穗塵，西園紅艷眼中新。帽簷分去家家喜，酒面飛來片片春。梅柳幾曾同故事，櫻桃纔得綴芳辰。荒城此日腸堪斷，老却探花筵上人。

醉後

蚤歲披書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天公不禁人間酒，崔瑗虚留座右銘。身後山丘幾春草，醉來日月兩秋螢。柴門老雨

青苔滿，❶一醉狂歌且自聽。❷

賦南中楊生玉泉墨 墨不用松烟，而用燈煤。

萬竈玄珠一唾輕，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團更覺香爲累，冷劑休誇漆點成。涴袖秦郎無藉在，畫眉張遇可憐生。晴窗弄筆人今老，孤負松風入硯聲。宫中以張遇麝香小團爲画眉墨。

贈張文舉御史

安穩藜床坐欲穿，合教絶學到真傳。❸清貧自苦知何負，神理無憑恐未然。❹麋乳尚憐孤竹餓，龍頭誰識管寧賢。無窮白日青天在，會有先生引鏡年。先生新失明。

寄答飛卿

一首新詩一紙書，喜於滄海得遺珠。古來獻玉猶難售，此日聞韶本不圖。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終放月輪孤。并州命駕纔千里；嵇吕風流未可無。

留别龍興汴禪師普照鑑禪師

十年不見木菴師，二老相從又一時。俚曲只知無白雪，遺音誰謂有朱絲。書難盡信何如默，人各爲家枉自私。三月春風

❶ 「老」，詩集本、毛本作「苦」。
❷ 「醉」，詩集本、毛本作「解」。
❸ 「到」，康熙本、道光本作「得」。
❹ 「理」，康熙本、道光本作「聖」。

滿桃李，青青留看歲寒枝。

赤石谷

林罅陰崖霧杳冥，石根寒溜玉玎玲。雲來朔漠疑秋早，山近清凉覺地靈。靜愛鳥聲存野調，閙嫌人跡帶塵腥。南臺説有金銀氣，可是并汾處士星。繫舟山，僧徒謂之小五臺。九月中，時有景星如佛光云。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

書林頭白坐吟呻，青佩横經更幾人。總角未逢韓吏部，伏膺先就楚靈均。岳蓮盡發三峯秀，玉樹初開三月春。❶看取楊家伯男子，今年天壤姓名新。❷

灃亭同麻知幾賦

零落棲遲復此遊，一尊聊得散羈愁。天圍平野莽無際，水遶孤城閑不流。元是「深」字，知幾請予改作「閑」字。❸柳意漸迴淮浦煖，鴈聲仍帶塞門秋。登高望遠令人起，欲買烟波無釣舟。

答公茂

文昌除目入驚看，似覺規摹到漢官。冀北已空天下馬，江東全倚謝家安。黄圖

❶「開三」，康熙本作「臨二」，道光本作「含二」。

❷此句下，道光本有雙行小注：「含」，一作「生」，一作「臨」。

❸「請」，康熙本作「謂」，道光本作「爲」。

赤縣風流在，碧落銀河病眼寬。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應許駐金鞍。

過　應　州

平野風埃接戍樓，邊城三月似窮秋。人家土屋纔容膝，驛路旃車不斷頭。隨俗未甘嘗馬湩，敵寒直欲御羊裘。十年紫禁煙花繞，此日雲山是應州。

應州寶宫寺大殿

縹渺層簷鳳翼張，南山相望鬱蒼蒼。七重寶樹圍金界，十色雯華擁畫梁。竭國想從遼盛日，閲人真是魯靈光。請看孔釋誰消長，林廟而今草又荒。

懷安道中寄懷曹徵君子玉

赭水歡游事已非，襄山回首重依依。義熙留在陶元亮，華表來歸丁令威。袖裏短書懷老筆，夢中皤腹見褒衣。祝君飽喫殘年飯，會有隣墻白版扉。

五月十一日樗軒老忌辰追懷

遺後交情老更傷，每逢此日倍難忘。神光何處埋泉壤，落月無言滿屋梁。祕閣圖書疑外府，謝家蘭玉記諸郎。靈均謾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公墓今爲亂冢所迷，故有上句。

感事

富貴何曾潤髑髏，直須淅米向矛頭。血讐此日逢三怨，風鑒生平備九流。瓢飲不甘顏巷樂，市鉗真有楚人憂。世間安得如川酒，力士鐺頭醉死休。

玉溪端氏。

邂逅詩翁得勝遊，煙霞真欲盡崧丘。❶玉溪如此不一到，今日曠然消百憂。林影蒼茫開霽曉，岸容瀟灑帶新秋。酒材已辦須君釀，要及西風入釣舟。

華不注山濟南作。

元氣遺形老更頑，孤峯直上玉孱顏。龍頭突出海波沸，鰲足斷來天宇閑。齊國伯圖殘照裏，謫仙詩興冷雲間。乾坤一劍無人識，夜夜光芒北斗寒。

岳解元生日邦獻。

天日晴明見岳時，只君消得謫仙詩。鶯花到處供杯酒，霜雪何緣點鬢絲。已辦紫雲新活計，又添驥子好男兒。扶風里社他年看，鬧簇靈椿桂五枝。

❶「真」，康熙本、道光本作「直」。

感興 夜宿讀書山作。

倚梯從昔望烟霄，七葉何人竟珥貂。道路常教車歷鹿，功名唯有鬢飄蕭。勤如韓子初無補，晚似馮公豈見招。五十三年等閑裏，一窗風葉雨瀟瀟。

晨起 壬寅正月九日。

燈火青熒語夜闌，柴荊寂寞掩春寒。歡悰已向杯中減，老態何堪鏡裏看。多病所須唯藥物，一錢不直是儒冠。掣鯨莫倚平生手，只有東溪把釣竿。時欲經營神山別業，故云。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

狼籍麻衣見酒痕，憶君醉别柳邊村。離愁擾擾理還亂，來事悠悠誰與論。瘴海漸添春浪闊，冰崖唯覺暮烟屯。人間底似三峯好，箭筈通天有一門。

風華漠漠水迢迢，長記金鞍入灞橋。鬚鬢而今滿霜雪，羽毛此日是雲霄。火餘函谷青猶峙，春動長陵紫未消。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仙掌不相招。

感事

舐痔歸來位望尊，駸駸雷李入平吞。飢虵不計撐腸裂，老虎争教有齒存。神理定須償宿業，債家猶足褫驚魂。且看含血

曾誰噀，猪嘴關頭是鬼門。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

老天黯慘入平蕪，朔吹崩奔萬竅呼。雪意旋粧行路景，詩家新有入關圖。地爐圍坐慚田父，絮帽衝寒怨僕夫。故國煙花重迴首，蜀橙山麝記金壺。

將上書莘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杜，風鑒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傾幕府，不防幽夢落蓬窗。鷲烏繞月枝難穩，羸驥嘶風氣未降。愛惜平生請纓手，一簑休憶弄秋江。

春　寒

草木荒城屋數椽，春寒閭巷益蕭然。僮奴樵爨頭如葆，稚女跳梁履又穿。白石鯉魚空尺半，朱門食客自三千。松枝麈尾山中滿，去去南華有内篇。

即　事商帥國器見免從軍。

逋客而今不屬官，住山盟在未應寒。書生本自無燕頷，造物何嘗戲鼠肝。會最指天容我懶，鴟夷盛酒盡君歡。到家慈母應相問，爲説將軍禮數寬。

示懷祖

憔悴經年卧澗阿，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鬢先潘岳，人笑藍衫似采和。狗盜鷄鳴皆有用，鶴長鳧短果如何。乘閑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示崔雷詩社諸人

一寸名場心已灰，十年長路夢初回。❶江山似許供詩筆，❷糜粥猶能到酒杯。賣劍買牛真得計，腰金騎鶴恐非才。游從肯結鷄豚社，便約歲時相往來。

弘州贈曹丈子玉❸

丘園舊憶詢幽仄，裘褐今聞識姓名。故國衣冠有遺老，歲寒松栢見交情。寄書千里空頭白，握手一盃俱眼明。來往襄陰從此始，剩將歌笑慰生平。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二首

蕭蕭窗竹動秋聲，紫極深居稱野情。静坐且留觀衆妙，還丹無用説長生。風流五鳳樓前客，寂寞千秋身後名。解道田家

❶「十」，道光本作「六」。
❷「似」，康熙本、道光本作「自」。
❸「丈」，原誤作「文」，據道光本改。

酒應熟，詩中只合愛淵明。

蕭蕭窗竹動秋聲，簷間白雲澹以成。白雲朝飛本無意，白雲暮歸如有情。淵明太白醉復醉，季主唐生鳴自鳴。四十九年堪一笑，昨非今是可憐生。

燕府白兔

仙穎迷離望莫攀，争教失腳下高寒。吸殘灝露瑤窗曉，擣盡玄霜玉杵閑。顧影乍疑雲外見，寫生何似鏡中看。褐衣擾擾皆三窟，幾在祥經咳唾間。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藏詩卷見約題詩同諸公賦

飛亭四望水雲寬，亭上高人杳莫攀。已就湖山攬奇秀，更教鄉社得安閑。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常留天地間。勝賞休言隔今昔，肩吾新自會稽還。

出都二首

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奈何。但見觚稜上金爵，豈知荊棘臥銅駞。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行過盧溝重迴首，鳳城平日五雲多。

歷歷興亡敗局棋，登臨疑夢復疑非。斷霞落日天無盡，老樹遺臺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露，廣寒猶想鳳笙歸。從教盡剗瓊華了，留在西山儘淚垂。壽寧宮有瓊華島，絶頂廣寒殿，近爲黃冠輩所撤。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疊巘沉沉轉素蟾，長松栩栩擁高簷。湖山已爲新晴好，風露還疑此夜添。身外作緣良自苦，世間除睡更無甜。溪堂借宿從今始，便約兒童具米鹽。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應接紛紛又浹旬，枉教虚負杏園春。尋芳自分無閑日，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川原經雨更無塵。凴君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溅溅猩紅鬧曉晴，攢頭真似與春争。舒開楊柳聊相映，瘦殺寒梅枉自清。粉艷低回工作態，絳唇寂寞獨含情。畫圖只愛殘粧好，未信徐郎解寫生。

密霧輕塵細洒匀，緑雲紅雪一番新。風光爛熳供歡席，酒味清醇似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魚鳥亦相親。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紫牡丹三首

金粉輕粘蝶翅匀，丹砂濃抹鶴翎新。儘饒姚魏知名早，未放黄徐下筆親。映日定應珠有淚，淩波長恐襪生塵。如何借得司花手，偏與人間作好春。

夢裏華胥失玉京，小闌春事自昇平。只緣造物偏留意，須信凡花浪得名。蜀錦浪淘添色重，御爐風細覺香清。金刀一剪腸堪斷，緑鬢劉郎半白生。

天上真妃玉鏡臺，醉中遺下紫霞盃。

已從香國偏薰染，更惜花神巧剪裁。❶微度麝薰時約略，驚移鸞影却低回。洗粧正要春風句，寄謝詩人莫漫來。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蕭蕭風雨打僧窗，耿耿青燈對客床。每恨相望隔關塞，豈知連日醉壺觴。萍虀味薄堪長久，茅屋寒多且閉藏。三十餘年老兄弟，此回情話獨難忘。

贈答樂丈舜咨❷中京副留守。

舟車何地得通津，書疏相忘意更親。但愛栢臺推峭直，豈知梅賦更清新。兩都秋色皆喬木，耆舊風流有幾人。詩酒陪從約他日，鷄川已許濯纓塵。

都運李丈哀挽有之。❸

平日剛稜觸禍機，老年天遣故鄉歸。登車攬轡名空在，濯足臨流事已非。白鶴會須尋舊約，青蠅猶解避餘威。李丈歿于壬寅夏六月，❹異香滿室，三日蠅不近。西州正有花千樹，淚盡羊曇醉後衣。

贈答郝經伯常伯常之大父予少日從之學科舉

故家珠玉自成淵，重覺英靈賦予偏。文陣自憐吾已老，名場誰與子爭先。撐腸

❶「惜」，詩集本、毛本作「借」。
❷「丈」，原誤作「大」，據道光本改。
❸「丈」，原誤作「文」，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丈」，原誤作「文」，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正有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莫把青春等閑了，蔡邕書籍待渠傳。

吕國材家醉飲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長嗟。❶虚傳庾信淩雲筆，無復張騫犯斗槎。去國衣冠有今日，春風桃李是誰家。螺臺剩有如川酒，暫爲紅塵拂鬢華。

洛　陽

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見陸沉。已爲操琴感衰涕，更須同輩夢秋衾。❷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擬就天公問翻覆，蒿萊丹碧果何心。

過三鄉望女几邨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二首

雲際虚瞻處士星，案頭多負讀書螢。從昔筆端有口傳三篋，石上無禾養百齡。從昔葛陂終變滅，祇今韓嶽謾英靈。因君重爲前朝惜，枉破青衫買一經。女几山，土人謂之韓嶽。

萬山青繞一川斜，好句真堪字字誇。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欲就溪南問遺事，不禁衰涕落烟霞。

❶「七」，康熙本作「老」。
❷「輩」，康熙本作「輦」。

爲鄧人作詩

再見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挽忍相違。携盤渭水堪流涕，種柳金陵已合圍。事去恍疑春夢過，眼明還侶故鄉歸。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❶

贈張主簿偉

江岸墳荒草棘秋，朱陽南下重君憂。弓刀近塞人烟少，林壑經霜虎迹稠。究竟畏途知有漸，激昂高義報無由。從今弟姪通家了，莫向瓜田認故侯。戒爲究竟伴，能過險惡道。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十五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歸王母，未信羈魂似粤阡。柳文。時爲顧存慚吏報，先夫人墓，亂後故吏輩歲時致祭。偶成期會殆天憐。馬、范二師遠在千里外，予往盧氏，皆得會面。荒林破屋江聲裏，坐想孤城一泫然。

寄劉繼先

清霜茅屋耿無眠，坐憶分携一慨然。楚客登臨動歸興，謝公哀樂感中年。凄涼

❶ 此句下，道光本有雙行小注「『堪』一作『空』，『金陵』一作『金城』」十字。

古驛人煙外，迤邐荒山雪意邊。千樹春風水楊柳，待君同繫晉溪船。

寄楊弟正卿

馬迹車塵漫白頭，蒼生初不待君憂。且從少傅論中隱。儘要元規擁上流。東閣官梅動詩興，❶洞庭春色入新篘。歸程未覺西菴遠，夜夜清伊繞石樓。正卿西菴以名酒甲洛中，❷嘗賦觀漲詩，有「狂瀾竟逐西風落，依舊清溪繞石樓」之句，❸故兼及之。

爲鮮于彦魯賦十月菊 追録。

清霜淅淅散銀沙，驚見芳叢閲歲華。借煖定誰留翠被，鍊顏應自有丹砂。秋香舊入騷人賦，晚節今傳好事家。不是西風苦留客，衰遲久已避梅花。

贈答同年敬鼎臣

四海屏山放一頭，争教塵土走東州。長身奉米侏儒飽，束髮從軍妄尉侯。❹千首新詩工作祟，百壺清酒未消憂。悠悠世事今如此，付與烟波着釣舟。

寄英上人

世事都銷酒半醺，已將度外置紛紜。

---

❶「官」，康熙本、道光本作「觀」。

❷「洛」，原誤作「落」，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溪」，詩集本、毛本作「伊」。

❹「妄」，康熙本作「妾」，道光本詩後有雙行小注「『妄尉』，舊作『妾尉』」六字。

乍賢乍佞誰爲我，同病同憂只有君。白首共傷千里別，❶青山真得幾時分。相思後夜并州月，却爲湯休賦碧雲。

寄答仰山謙長老渠住招隱。

木菴推出謙書記，乞與雲林百自由。想得驅驢入招隱，勝於騎鶴上揚州。衆狙皆喜芋初熟，❷一鳥不鳴山更幽。日暮王城市聲合，松風亭上莫迴頭。

九日登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即閑閑公所建

詩翁曾此宴重陽，老樹遺臺認醉鄉。流水浮生幾今昔，高秋雲物自凄涼。飛來野鶴聊堪喜，望隔長鯨又可傷。賴是風流未全減，白頭門客有王楊。時王無咎、楊子昭在坐，公在郡時學生也。

平定鵲山神應王廟

古柳輪囷欲十圍，鵲山祠廟此遺基。萬金良藥移造化，老眼天公誰耦畸。已爲養生誣單豹，不應遭網廢元龜。半生磊磈澆仍在，❸擬問靈君乞上池。

寄答商孟卿

窈渺朱絃寂寞心，得詩何啻得南金。冷猿挂夢山月暝，老鴈叫群江渚深。異縣五年仍隔闊，荒城連日想登臨。書來且只

❶「共」，原誤作「供」，據康熙本改。
❷「狙」，原誤作「租」，據詩集本、毛本改。
❸「半」，毛本作「平」。

平安了，撥觸離愁恐不禁。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石梁詩好先知名，尊酒相逢意自傾。寶劍沉埋惜元振，鐵槊豪宕見胡釭。藍田月出多重暈，豐嶺霜餘即大鳴。後日天山望征騎，燕鴻歸處是雲程。

留別仲經

來時兒女拜燈前，此日壺觴是別筵。聚散共知陰有數，笑談争遺病相先。秋風古道將誰語，殘月長庚更可憐。鷄栅魚梁一村落，若爲還似淅江邊。仲經方病中，故有上句。

別周卿弟

晚歲論詩辱見收，相從許久重相留。苦心亦有孟東野，真賞誰如高蜀州。萬疊寒雲度歸鴈，孤洲春水澹沙鷗。荒城後日思君處，風色蕭蕭人白頭。❶

寄叔能兄

星斗龍門姓字新，豈知書劍老風塵。郎君未省曾開閣，王翰何緣得買隣。銀燭對談辭館夜，雪梅同醉淅江春。秪應千里東州月，處處相逢即故人。

❶「人」，康熙本、道光本作「入」。

賀威卿徐弟得雄

利市金錢四座俱，阿卿新喜到充閭。跨牛楊朴空顛酒，秣驥王良已問途。❶桂出孫枝知秀發，鳳離丹嶠亦舒徐。明年别作飛黄句，來賀君家第二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九

❶「秣」，原誤作「秼」，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

七言律詩

追録洛中舊作

樂府新聲緑綺裘，梁州舊曲錦纏頭。酒兵易壓愁城破，花影長隨日脚流。萬里青雲休自負，一莖白髮儘堪羞。人間只怨天公了，未便天公得自由。

東園晚眺東平。

霜鬢蕭蕭試鑷看，怪來歌酒百無歡。舊家人物今誰在，清鏡功名歲又殘。楊柳攙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餘寒。一詩不盡登臨興，落日東園獨倚欄。

十一月五日暫往西張

城隈細路入沙汀，絮帽衝風日再經。歉歲村虚更荒惡，窮冬人影亦伶俜。林煙漠漠鴉邊暗，山骨稜稜雪外青。四十年來此寒苦，凍吟猶記隴關亭。

石嶺關書所見

軋軋旃車轉石槽，故關猶復戍弓刀。連營突騎紅塵暗，微服行人細路高。已化

蟲沙休自嘆，❶厭逢豹虎欲安逃。青雲玉立三千丈，元只東山意氣豪。

陀羅峯二首

念念靈峯四十年，一來真欲斷凡緣。❷鑿開混沌露元氣，散布兆羅彌梵天。雲卧無時不閑在，樓居何處得超然。殊祥莫詑清涼傳，會與茲山續後篇。

每恨奇探負盛年，松崖今喜入攀緣。初驚靈鷲多飛石，更信金牛有漏天。鄉國登臨乃如此，名場馳逐亦徒然。留詩便與香泉約，起本西游第一篇。僧行平陽，僧慧太原。

追懷曹徵君

生死論交不易忘，一回言別淚千行。空勞結伴歸蓮社，無復題詩寄草堂。楚國先賢宜有傳，粵阡羈鬼謾思鄉。因君錯怨天公了，且道今誰晚節昌。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

鄉社荒殘住不成，無端蓬蓽掩柴荊。流年又見東風菜，樂土空懷北斗城。父老只供留我醉，兒童也喜從君行。周侯見説應相笑，共隱三泉先有盟。東風菜，見《本草·菜部》。

❶「蟲沙」，康熙本作「沙蟲」。
❷「真」，詩集本、毛本作「直」。

晉溪

石磴雲松着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青瑶疊甃通懸甕，白玉雙龍掣迅霆。地脈何嘗間今昔，尾閭真解泄滄溟。乾坤一雨兵塵了，好就川妃問乞靈。

弔岳家千里駒

蜀客淒涼土一丘，身後還有化身愁。❶靈椿丹桂偶相值，蕙草清霜寧久留。掌中玉雪恩憐在，筆底雲烟取次休。過眼空華只如此，不如無子却無憂。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

狼牙路滑馬伶俜，老鶴超超欲上征。天開一曲松風寫幽致，九秋雲物愴離情。天開員嶠方壺境，澗落銀河月窟聲。靦面青山入渠手，定誰胸次玉峥嶸。

十三日度岳嶺

神岳規模亦壯哉，上階絶境重裴回。丹青萬木秋風老，金翠千峯落照開。川路漸分猶暗澹，湍聲已遠更淒哀。石門剩比靈丘遠，正坐登臨欠一來。

❶「身後」，道光本作「後身」。

玉泉二首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公官秩見僧碑。雲藏佛屋晴猶暗，樹近禪窗老更奇。竹杖只供行險易，藜床偏與望川宜。同時不及髯中令，猶得泉名比鳳池。

玉水泓澄古殿隅，又新名弟不關渠。每因天日流金際，更憶風雷裂石初。百里官壺分韻勝，千人齋粥薦甘餘。八功德具休誇好，玩景臺荒有破除。寺東北有玩景臺，尽得神川之勝，導者悮引之荒山一尖，❶故有二句。

玄都觀桃花

前度劉郎復阮郎，玄都觀裏醉紅芳。非關小雨能留客，自是桃花要洗粧。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一盃盡吸東風了，明日新詩滿晉陽。

贈張致遠

茅屋瀟瀟潁水濱，兩山相望即比隣。禪房道院留連夜，酒榼詩囊浩蕩春。❷老鶴千年見城郭，徵君晚節旁風塵。相逢不盡平生意，耆舊風流有幾人。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菴英上人❸

兄弟論交四十年，相從旬日却無緣。

---

❶「一尖」，毛本作「一笑」，当屬下。
❷「詩」，康熙本、道光本作「書」。
❸「木」，原誤作「本」，據道光本改。

去程冰雪詩仍在，晚節風塵私自憐。蓮社舊容元亮酒，藤溪多負子猷船。茅齋一夕愁多少，窗竹瀟瀟耿不眠。

汴梁除夜追録。

六街歌鼓待晨鐘，四壁寒齋只病翁。鬢雪得年應更白，燈花何喜也能紅。養生有論人空老，祖道無詩鬼亦窮。數上聲。日西園看車馬，一番桃李又春風。

與馮呂飲秋香亭二子皆吾友之純席生。❶

龐眉書客感秋蓬，更在京塵澒洞中。莫對青山談世事，且將遠目送歸鴻。龍江文采今誰似，謂之純。鳳翼永寧地名。年光夢已空。剩着新詩記今夕，尊前四客一衰翁。❷

哀武子告

生氣曾思作九原，迷塗争得背南轅。梁鴻故事要離墓，衛國孤兒祇樹園。子今爲僧。舊説布衣甘絶脰，今傳史筆記歸元。知君禄仕無心在，旌孝終當到李源。

贈李春卿

竇十郎家指顧間，因君我亦愛西山。丹房藥鏡平生了，禪榻茶煙歲月閑。春甕有情供白墮，秋風無力損紅顔。重來已有

❶「二」，原誤作「三」，據康熙本改。

❷此句下，道光本有雙行小注「鳳翼永寧地名」六字。

明年約，剩破都城幾往還。

甲辰秋留别丹陽

踈踈衰柳映金溝，祖道都門復此留。千里關河動歸興，九秋雲物發詩愁。嚴城鐘鼓月清曉，老馬風沙人白頭。後夜相思渺何許，西山西畔是并州。

龍興寺閣

全趙堂堂入望寬，九層飛觀儘高寒。空聞赤幟疑軍壘，真見金人泣露槃。桑海幾經塵刼壞，江山獨恨酒腸乾。詩家總道登臨好，試就遺臺老樹看。

别緯文兄

玉壘浮雲變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沉。眼中誰復承平舊，言外驚聞正始音。異縣他鄉千里夢，連枝同氣百年心。行期幾日休相問，觸撥羈愁恐不禁。

甯掾端甫北上

馬頭風雪遠相迎，颯沓弓刀四十程。自是青雲動高興，未甘白髮老諸生。書來沙漠燈花喜，夢到秦川煙樹平。長句送君還自媿，半山已有鴈飛行。

答定齋李兄

小山藂桂姓名香，舉世何人得鴈行。滄海揚塵幾今昔，長庚配月獨凄凉。❶ 虛勞裴相求白傳，正倚源明識漫郎。十載相從未言晚，城南泉石有雲庄。

空山何巨川虛白菴二首

舊向韋編悟括囊，肯隨文木被青黄。吉祥止處無餘物，知見薰來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争得翳天光。只愁八月風濤壯，夢裏江聲撼客床。何，臨安人。

露菊霜茱薦枕囊，石泉崖蜜破松黄。只緣山遠無來客，更覺心清聞妙香。碁局儘堪消日晷，吟毫真合染溪光。劇談不盡江湖景，重與青燈約對床。

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

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窗霧閣有今夕，寶靨羅裙無此聲。瀟洒寒松度虛籟，悠飏飛絮攪青冥。胎僊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

哭樊帥

自倚沉冤有舌存，争教無路叩天閽。裝囊已竭千金賜，絶幕誰招萬里魂。東道漫悲梁苑客，南園多負壽張孫。春風花落歌聲在，夢裏能來共酒尊。

❶「獨」，康熙本、道光本作「得」。

寒　食壬子清明後作。

上苑春風盛物華，天津雲錦赤城霞。輕舟矮馬追隨遠，翠幙青旗笑語譁。化國樓臺隔瀛海，吴兒洲渚記仙家。山齋此日腸堪斷，寂寞銅鉼對杏花。

送樊順之

弓刀十驛岳蓮州，渭水秦山得意秋。❶王粲從軍正年少，庾郎入幕更風流。寒鄉況味真鷄肋。清鏡功名屬虎頭。寄謝溪風亭上月，老夫乘興欲西游。

蜀昭烈廟

合散扶傷老益堅，荒祠重過爲凄然。君臣洒落知無恨，庸蜀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堯故事，三年章武魏長編。錦官羽葆今何處，❷半夜樓桑叫杜鵑。

宿翠屏口❸

鬢鬚蒼白葛衣寬，事外閑身也屬官。授簡如聞數枚叔，乘車初不少馮驩。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峽風來夏亦寒。兩飽三飢

❶「山」，詩集本、毛本作「川」。
❷「官」，原誤作「宫」，據道光本改。
❸「宿」，康熙本、道光本作「過」。

已旬日，虛勞兒女勸加餐。

王敦夫祥止菴

三樂人推二樂全，有親可事子能傳。舊時詩禮聞家學，此日丹砂見地僊。蕩蕩天光虛室外，融融和氣彩衣前。情知不羨燕山桂，一樹靈椿歲八千。

過寂通菴別陳丈甲辰秋。

陳丈未識某而愛其詩，曾對高御史士美言：「我他日見遺山，當快飲百醉。」後見之而公已病，乃相約易百醉爲百杯。每見以酒籌計之，至七八十杯，復有此別，故詩中及之。

心遠由來地自偏，不離城市得林泉。從教上界多官府，且放閑身作地仙。三月有期何敢負，百杯未滿會須填。違離更覺從公晚，却望都門一慨然。

梁移忠詩卷

一箭功成塞上歸，乃翁垂白藉扶持。燕雲義俠風流遠，里社陰功父老知。龍種作駒元自異，虎頭食肉未應遲。高門更與增華表，丁令還家先有期。時都運丈已下世，故詩中及之。

喬千户挽詩

高塚驚看石表新，空將事業望麒麟。燕遼部曲千夫長，楚漢風雲百戰身。赤羽有神留絶藝，素旗無誄記連姻。陰功未報

天心在，累將重侯又幾人。潘安仁《楊使君誄》有「表之素旗」之句。喬與予皆毛氏之壻。

贈王仙翁道成

覽照休驚白髮新，弈棋翻覆見來頻。燕南趙北留詩卷，王後盧前盡故人。平地青雲一爐藥，舊都喬木百年身。憑君剩醉浮香酒，館名。梁苑而今不算春。

常仲明教授挽辭

雲際虛瞻處士星，豈知談笑已忘形。鎮州肥膩無毫髮，晋産真淳有典刑。白帽枉教淹晚節，緑囊元擬濟含靈。汝南後日先賢傳，猶欠知幾爲勒銘。常，代州崞縣人。客郾城，與知幾游從。知醫，❶臨終殊明了。

追録舊詩二首

短褐單衣長路塵，十年回首一吟呻。孤居無着竟安往，宿債未償今更新。相馬自甘齊客瘦，食鮭誰顧庾郎貧。聞君話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誤身。自用韻，答張之純。

潦倒聊爲隴畝民，一犁分得雨聲春。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無心誰我貧。潁上雲煙隨處好，洛陽桃李幾番新。悠悠世事休相問，牟麥今年晚得辛。用崔懷祖韻。

❶「醫」，原誤作「靈」，據道光本改。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青山晴暖紫生煙，❶山下分流百汊泉。未放小桃裝野景，已看茅屋映秋千。飢烏得食争相唤，醉叟行歌只自顛。寒食明年定何許，故人尊酒且留連。

即事呈邦瑞

鄭莊父子重相留，似爲良辰散客愁。陋巷新成一茅屋，今年連醉兩中秋。開尊便覺賢人近，汗足寧論力士羞。❷明日燕臺傳盛事，坐中賓客盡名流。

和白樞判李定齋有詩寄白以因風何惜數行書爲落句白酬答云欲搜春草池塘句藥裹關心夢不成余平解之

金粟崗頭有髮僧，遥知默坐對龕燈。書郵但覺浮沉久，詩卷何緣唱和曾。白日放歌須縱酒，清朝有味是無能。相逢定有池塘句，藥裹關心恐未應。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圖畫堯民大朴存，衣冠兼得見高門。種松千歲如種德，教子一經今教孫。化日

❶「青」，詩集本、毛本作「春」。
❷「汗」，詩集本、毛本作「汚」。

舒長留暮景，秋風摇落變春温。聘君羔鴈休疑晚，正及新年薦壽尊。

超然王翁哀挽

直擬期頤薦壽尊，却從圖畫記生存。百年喬木衣冠古，一夕西菴笑語温。故事未霑通德里，素風多負讀書孫。吴陳諸老今誰在，滅没歸鴻是薊門。

大名贈答張簡之

營平豪宕變温文，所見今知勝所聞。只道生涯無長物，争教詩壘策奇勳。伐薪未敢煩名士，載酒能來過子雲。後日山陽養衰疾，藥籠僊品正須君。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

功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但愛紅蓮映芳渚，豈知寒谷變陽和。珠囊不載糢糊錦，銀管先書茂異科。太史占天應有喜，一星朝處五雲多。

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

刼火依然百鍊初，護持元自有神魚。影寒似覺雲屏透，光落應分玉斗餘。開朗休嫌露圭角，圓通寧復滯方隅。衣冠正了渾閑在，一片靈臺欲付渠。

贈答鴈門劉仲脩

仲脩省郎乘傳過新興，有詩見及，推激過稱，甚非衰謬所宜得者。媿汗之餘，輒用韻爲謝。仲脩詩律深密，得於尊公鳳山老人過庭之訓。且其顔狀絶類吾友李從事長源，❶故篇中有及。

車騎雍容一坐傾，并州人物未凋零。共知祭酒傳家學，劉向爲劉氏祭酒。獨愛中郎餘典刑。東壁圖書欣有託，南溟風浪駭初經。少微見比吾何敢，洗眼僊槎候客星。

餘慶堂

五年霜戟照康莊，萬里春風擁畫粱。已覺并汾增勝氣，更從王郝借餘光。靈椿丹桂知難老，玉節金符豈易量。剩着牋毫授辭客，南堂兼是棣華堂。

寄答劉生

西州消息到東山，懷袖新詩百過看。白璧明珠驚照座，朔雲寒雪入憑欄。省郎共結交情厚，野老還欣禮數寬。後日秋風一尊酒，草堂應得駐金鞍。

別董德卿

爛醉秋風四十場，此回歌笑重難忘。揚雄詞賦今誰識，❷陶令田園先已荒。同甲

❶「狀」，原誤作「壯」，據道光本改。
❷「今」，原誤作「金」，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弟兄雖異姓，宦游州郡即吾鄉。懸知後日登高地，剩爲行人望太行。

送端甫西行

瀛洲人物早知名，車騎雍容一座傾。美酒清歌良有味，緑波春草若爲情。渭城朝雨三年別，平地青雲萬里程。老我秦游舊曾約，夢中僊掌已相迎。

讀李狀元朝宗禪林記

李守濟州，城破，不屈節死，贈鄉郡刺史。

偶向禪林見舊文，濟陽南望爲沾巾。張巡許遠古亦少，烈日秋霜今更新。千字豐碑誰國手，百城降虜盡王臣。知君不假科名重，元是中朝第一人。

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梅

東閣官梅要洗粧，青雲公子不相忘。翰林風月三千首，樂府金釵十二行。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花行更比梳行好，誰道并州是故鄉。

中庸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内翰擇之所述家傳愛仰不足情見於辭

嚴訓常如天日照，名家元自古今同。只知楊秉餘清節，争信譙玄有素風。《獨行傳》第一人。通德里門傳故事，安平韻語到兒童。青青留在懷賢樹，愛殺曹南一畝宫。

賀中庸老再被恩綸

萬古千秋麗澤堂，紫泥恩詔姓名香。治朝例有高年敬，神理終歸晚節昌。東魯儒生傳舊學，曹南方志發幽光。季春羔鴈秋風酒，准擬年年薦壽觴。

趙汲古南園分得軍字。

林園近與六街隣，塵漲都歸一水分。魚樂定從濠上得，竹香偏向雨中聞。[1]接籬倒着容山簡，老屋高眠稱陸雲。尊酒相陪有今日，却慚詩壘不能軍。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

關塞無緣笑語同，偶然情話此從容。青天蜀道不得過，山色歸心空自濃。九日茱萸藍澗酒，十年朝馬景陽鐘。三間老屋知何處，惆悵雲間陸士龍。高曾自藍田令入拜監察御史。北渡後，謀還保塞，而困於無資者二十年矣。

玉峯魏丈哀挽[2]

風馭翩翩渺獨征，幾人終始復哀榮。秖緣大事存遺藁，重爲斯文惜主盟。北斗太山初未減，秋霜烈日凜如生。莫疑知已

[1] 「竹」，康熙本、道光本作「荷」。
[2] 「丈」，原誤作「文」，據道光本改。

無從報，直筆君看戮進明。

清明日改葬阿辛

掌上青紅記點粧，今朝哀感重難忘。金環去作誰家夢，綵勝空期某氏郎。一瞥風花纔過眼，百年冰蘗若爲腸。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詩哭杏殤。

寄謝常君卿

百過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遲。文除嶺外初無例，詩學江西又一奇。楊柳不隨春事老，貞松唯有歲寒知。仙鄉白鳳瀛洲近，洗眼雲霄看後期。

送武誠之往渼陂❶太原酒政瑞甫之父，❷此時爲黄冠。

行李中春發晉溪，離筵辭客賦新題。青雲有路人看老，秋水無言物自齊。杜曲舊游頻入夢，兵厨佳醞惜分携。因君爲向蓮峯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劉子東遊

劉郎世舊出雄邊，生長幽并氣質全。陣馬風檣見豪舉，雪車冰柱得真傳。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嗚嗚頗自憐。後日東州飽歸載，且休多送酒家錢。

---

❶「渼」，原誤作「漢」，據詩集本、毛本改。

❷「瑞」，詩集本、毛本作「端」。

甲寅九日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先賈千户令春李進之冀衡甫遊龍泉寺僧顥求詩二首

遠水寒煙接戍樓，黄花白酒浣羈愁。霜林染出雲錦爛，春色併歸風露秋。鄉社歲時容客醉，石墻名姓爲僧留。登高舊説龍山好，從此龍泉是勝遊。

柿葉殷紅松葉青，黄花霜後獨鮮明。西風浩浩欲吹帽，石溜泠泠堪濯纓。皇統貞元見題字，良辰美景記升平。何人解得登臨意，滅没踈雲鴈一聲。

十日作

關樹蕭條返照明，井陘西北算歸程。❶青黄大似溝中斷，文字空傳海内名。平地煙霄遽如許，秋風茅屋可憐生。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

贈答普安師

入座臺山景趣新，因君鄉國重情親。金芝三秀詩壇瑞，寶樹千花佛界春。聞道舊傳言外意，忘年今得眼中人。種蓮結社風流在，會向藍輿認後身。

孝純宛丘遷奉張弟新舉弟二雛，聞其玉雪可念，因以字之。

鬢毛衰颯面塵埃，孝子牽車古所哀。

❶「井」，原誤作「并」，據詩集本、毛本改。

千里長河限南北，一丘寒土見蒿萊。遼東華表何人在，柳氏玄堂此日開。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雛先與喚迎來。

曹壽之平水之行

關塞相望首重搔，相逢衰颯嘆顛毛。驪珠可忍輕彈雀，犗餌何緣得釣鰲。從昔丘園昌晚節，向來山岳總秋毫。西風先有龍門約，共舉一杯持兩螯。

追懷趙介叔

今古人門各一時，燕南剩有桂林枝。清風明月懷玄度，緑水紅蓮見杲之。善政傳歸遺愛頌，陰功留在稱家兒。哀歌不盡平生意，空想翛然瘦鶴姿。

追懷友生石裕卿

人物休評第幾流，依然豪俠數并州。壯懷歌闋尊爲破，連句才多筆不休。金馬只教聊避世，玉犀誰遺失封侯。酒酣握手今無復，惆悵西園是舊游。

挽鴈門劉克明

詩骨翛然野鶴孤，兩年清坐記圍爐。金初宋季聞遺事，艸靡波流見古儒。[1]已分幽人嗟古栢，争教孺子奠生芻。鳳山後日先賢傳，再有劉宗祭酒無。

[1]「艸」，原誤作「第」，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贈答平陽仇舜臣

兩辱携詩過草堂，曹君師席有輝光。飛騰自是功名具，❶潦倒何堪翰墨場。滄海驪珠能幾見，鄴城龍劍不終藏。太行殘雪春風近，且趁梅花薦壽觴。仇乃曹益父門生也。❷

賈漕東城中隱堂

智水仁山德有鄰，柳塘花塢静無塵。家僮解誦閑居賦，田父争持社甕春。安吉總輸中隱士，典刑真見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運，共看青蒲裹畫輪。

約嚴侯汎舟

風物當年小洞庭，西湖此日展江亭。詩貪勝概題難徧，酒怯清秋醉易醒。白鳥無心自來去，紅蕖照影亦娉婷。❸僊舟共載平生事，未分枯槎是客星。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二首

千佛名經有幾人，棲遲零落轉情親。承平盛集今無復，哀樂中年語最真。衣上緇塵元自化，鏡中白髮爲誰新。水南水北

❶「騰」，原誤作「勝」，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父」，原誤作「夫」，據詩集本、毛本改。
❸「蕖」，原誤作「渠」，據道光本改。

相逢在，剩醉醁醽十日春。

亡奈流光冉冉何，逢君聊得慰蹉跎。飛黃老去空奇骨，拙燕歸來只舊窠。舉世盡從愁裏過，一尊獨愛醉時歌。洛中定有人相問，休道今年白髮多。

贈蕭漢傑❶

蕭漢傑，大興人。金國初嘗賜姓奥里氏，故時人又謂之奥里漢傑。父仲寬。居之，飛龍榜登科，同知青州軍州事致仕。❷有子六人，皆使宦學，獨漢傑不樂，去聲。遂作舉子。爲人慷慨，有志膽，好讀書，古兵法及陰陽孤虚禄命之術。從軍一十年，❸積官從三品，領虢州倅、關陝總帥府提控，佩金符。蓋自燕城圍解之後，間關南渡，❹出入行陣間，瀕於死者屢矣。鐵嶺之潰，復入陝州。陝州亂，群不逞輩繫漢傑獄中，漢傑乘昏暮破械而出。懼爲追者及，駕浮壺，亂黃流，筋疲力涸，僅達北岸。爲失侯故將者，又二十年。流離頓踣，人所不能，而意氣都不少衰。以人情觀之，豈碌碌者所可辨耶！壬子冬，與予相值於東原。問其世，知其爲故人大鈞之同母弟也。❺問其日事，則曰止以唐生季主之業游時貴間耳。因與論余之行年，而有契於余心者。私竊慨嘆，以爲倚伏叵測，哀與樂相尋，

❶ 此題下，道光本有「有序」二字小注，詩集本、毛本作「并序」。
❷ 「青」，詩集本、毛本作「清」。
❸ 「一」，康熙本、道光本作「二」。
❹ 「間關」，原誤倒，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❺ 「弟」，原無，據詩集本、毛本補。

生也有涯而跼於憂畏，浩浩乎如乘舟而遇風波，非知其亡可奈何而安之，其可以收利涉之功乎？❶漢傑爲有得矣。其别也，因爲長句以贈。

射虎將軍右北平，短衣憔悴宿長亭。雷轟寶劍無留迹，火借青囊爲乞靈。四壁不知貧作祟，一瓢誰識醉中醒。相逢莫話楮機石，自省枯槎是客星。

送曹幹臣

和林音驛日懷思，燕市歌歡有此時。老我真成鐵爐步，感君時送草堂貲。黄楊舊厄三年閏，赤驥非無萬里姿。平地煙霄付公等，不妨閑和鳳池詩。

國醫王澤民詩卷

萬石君家父事兄，❷豈知衰俗有王卿。一篇華衮中書筆，滿紙清風月旦評。鴻鴈自分先後序，鶺鴒兼有急難情。閨門雍睦君須記，方伎成名恐未平。

祖唐臣母挽章

白髮承平一夢過，怡然冠帔見慈和。肩輿燕喜今無復，手綫留殘恨更多。舍肉已甘非潁谷，學仙何敢望西河。升堂結友平生事，重爲王君廢蓼莪。

❶「可」，詩集本、毛本作「何」。

❷「石」，原誤作「古」，據道光本改。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龍泉

風色澄鮮稱野情，居僧聞客喜相迎。藤垂石磴雲添潤，泉漱山根玉有聲。庭樹老於臨濟寺，霜林渾是漢家營。明年此日知何處，莫惜題詩記姓名。

感　寓

南楊北李閑中老，樂丈張兄病且貧。叔夜呂安誰命駕，牧童田父實爲鄰。功名富貴知何物，風雨塵埃惜此身。歌酒逢場魋陶寫，不應嫌我醉時真。李仁卿、楊正卿、樂舜咨、張緯文。

存　殁辛老敬之、劉兄景玄。

行間楊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髭。明月高樓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流轉何多態，兒女青紅又一時。澗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歲寒枝。

趙元德御史兄七秩之壽

富貴浮雲世態新，[1]典刑依舊老成人。松身鶴骨詩千狀，玉潤冰清德有隣。[2]已卜新居近泉石，不應晚節傍風塵。平頭七十從頭數，才是梅溪第一春。

張村杏花丁巳二月初二日。[3]

昨日櫻唇絳蠟痕，今朝紅袖已迎門。只應芳樹知人意，留着殘粧伴酒樽。濃李尚須羞粉艷，寒梅空自怨黄昏。詩家元白無今古，從此張村即趙村。

送仲希兼簡大方[4]

家亡國破此身留，留滯聊城又過秋。老去天公真潰潰，亂來人事轉悠悠。棋中敗局從誰覆？鏡裏衰容只自羞。方外故人如見問，爲言乘興欲東流。

送郭大方

雲裝煙駕渺翩翩，是處林泉有静緣。存殁共驚初刼後，交游空記十年前。忘言秋水聊揮麈，得意高山未絶弦。明月太虚

[1]「富貴」，詩集本、毛本作「總道」。
[2]「潤」，原誤作「澗」，據道光本改。
[3]「二月」，詩集本、毛本作「三月」。
[4]以下三十一題補自道光本卷十。

君自了，相思休泛剡溪船。

送李輔之官青州

親朋離燕日相仍，又向扁舟别李膺。晚節浮沈疑未害，中年哀樂自難勝。樊籠不畜青田鶴，朔吹初翻白錦鷹。鄭重雙魚問消息，故侯瓜圃在東陵。

答晁公憲世契二首 晁文元公之後，游仙李承旨之外孫。

文元道院玉爲淵，卧治堂中宅相賢。名氏共知先德在，詩書仍自外家傳。獨先月旦宜無愧，久辱泥塗恐未然。子弟他年拜矜式，萬鍾應待餞華顛。

通家能有幾人存？華屋生平得細論。入座舊曾稱小友，挾書今復授諸孫。已煩學舍分餘俸，更約田家共老盆。一諾知君重山岳，車行五日是井門。

寄史德秀兼呈濟上諸交游

久拚身世不相關，暫入紅塵亦自難。❶一旱且當逃赤地，二年争得厭青山。陽臺寒食林花盛，鐵岸南風草閣寒。鄉社追隨有成約，更教空負老來閒。

答吴天益

兵中曾共保嵩丘，忽漫相逢在此州。鵝鴨何嘗厭喧聒，燕鴻無計得遲留。白頭

❶ 「紅塵」，詩集本、毛本作「塵埃」。

親舊常千里，黃葉關河又一秋。三徑他時望羊仲，卻應松菊未銷憂。來詩有「三徑松菊」之句。

答郭仲通二首

白髮歸來一布衣，東皋春草映柴扉。遁世向時諸老供熏沐，此日孤生足罵譏。光芒消縮已甘成遠引，刺天何暇計群飛。都無幾，慚媿詩人比少微。來詩有「少微星」之句。

一尊何意復同傾，亂後真疑隔死生。吐氣無妨出芒角，忍窮尤喜見工程。千年老檜盤根古，十丈寒潭照膽清。凛凛風期望吾子，不成隨例只時名。

蘭仲文郎中見過

玉臺辭客富年華，樂府風流有故家。水碧金膏步兵酒，天香國色洛陽花。皇居鬱鬱今何在？世事悠悠日又斜。後夜雲州古城下，故應回首一長嗟。

送奉先從軍

潦倒書生百戰場，功名都屬繡衣郎。虎頭食肉無不可，鼠目求官空自忙。捲月清笳渭城曉，依天長劍蜀山蒼。習池老去風流減，醉後揚鞭媿葛彊。

壽趙受之❶

山東諸將擁行臺，共許元戎有雅懷。文字誰如祭征虜，威名人識李臨淮。農郊荆棘連新麥，儒館丹青映古槐。看取邦人祝君壽，五雲多處是三台。

與宗秀才陽平作。

趙侯雅負平原量，楊子今爲四海儒。已遣父兄知義訓，肯容兒輩作耕夫。鶯遷高樹音容改，魚得明珠尾鬣殊。駟馬高門看他日，始知種德有根株。

贈馮内翰二首并序

内翰馮公往在京師日，❷渾源雷淵希顏、太原王渥仲澤、河中李獻能欽叔、龍山冀禹錫京甫皆從之問學，某貪緣亦得俎豆於門下士之末。然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五人者惟不肖在耳。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于鎮陽，以某在冠氏，枉駕見過。時公方爲髀股所苦，吟呻展轉，若非老人之所能堪。然閒語及舊事，則危坐終日，往往爲之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歸嵩山時校之，其談笑風流固未減也。

❶「受」，原誤作「益」，據詩集本改。
❷「公」，詩集本作「丈」。

竊意造物者錫公難老，使後生輩望見眉宇，以知百年文章鉅公、敦龐耆艾之士，褒衣博帶，坐鎮雅俗者蓋如此。橫流方靡而砥柱不移，故國已非而喬木猶在。幸公之可恃，而哀四子之不見也。作詩二章，以道區區之懷，於公之行而爲之獻。

耆舊如公可得親，争教晚節傍風塵。青氊持去故家盡，白帽歸來時事新。扶路不妨驢失脚，守關尤覺虎憎人。只應有似松菴日，時醉中山麴米春。

龍門冠蓋日追隨，四客翩翩最受知。桃李已隨風雨盡，柏松獨與雪霜宜。元龜華髮渠有幾，清廟朱弦誰與期？見説常山可歸隱，從公未覺十年遲。

九日午後入府知曹子凶問夜不能寐爲作詩二首

角逐文場早決機，晚年書卷不停披。詩如魯望何多態，檄比賓王又一奇。題品自當高等級，搜求誰復盡毫氂。遺編綴輯非吾事，千古朱弦有子期。

造物無心賦耦奇，敢從窮達計前期。參軍桓府得君重，奮翼滮池徒爾爲。一瞥風花才過眼，半生歌笑幾伸眉。陸家正有諸郎在，寶劍千金更屬誰。

益父曹弟見過挽留三數日大慰積年傾系之懷其行也漫爲長句以贈弟近詩超詣殆欲度驊騮前故就其所可至者而勉之

九萬扶摇先有程，秪應貧病坐時名。暫同寢飯聊堪喜，細話艱危卻自驚。從事舊慚三語掾，通家猶記十年兄。文章正脈須公等，如我何年畫虎成。

贈李文伯

鳳皇在山天下奇，泰和以來王李倪。承平人物天未絶，耆舊風流今復誰？青紅自是兒女事，老幹寧與春風期。萬壑松聲一壺酒，從公未覺去年遲。

贈玉峯魏丈邦彦

夢想南山掩靄閒，眼明驚見玉峯寒。風波舊憶横身過，世事今歸袖手看。販婦傭兒識名姓，故鄉遺俗見衣冠。臨流卜築平生事，會就遼東管幼安。

贈答趙仁甫

南冠牢落坐貧居，卻爲窮愁解著書。但見室中無長物，不聞門外有軒車。六朝人物風流在，兩月燕城笑語疏。寒士歡顔者他日，晚年留看定何如。

同德秀求田燕山分得同字

數家村落翠微中，茅屋真堪著病翁。水竹漸知盤谷近，鄉鄰仍與玉川通。清泉白石言猶在，赤日紅塵夢已空。杖屨追隨自今始，此行聊記與君同。

德脩家兒子❶

犀插隆顱玉作肌，名郎風骨見來奇。靈椿丹桂詩將應，玉杵玄霜夢已知。兒未生時，夢得一兔。竹馬乍騎猶未慣，斑衣才著更相宜。鳳山自有鵷雛種，九子相從不厭遲。

贈任丈耀卿

袖手名城得海藏，不妨身與世相忘。故人非復烏衣巷，勝事仍餘緣野堂。茶竈漫煎雲腳散，蓮舟清嘯月波涼。投詩未覺追隨遠，豫怯君家百罰觴。

賀德卿王太醫生子

喜色門闌笑語譁，新兒浴罷試鉛華。岳蓮盡發二峯秀，夢筆驚看五色花。此日壽筵分象果，異時雲漢望仙槎。并州金馬君知否，藥籠陰功是故家。

❶ 「脩」，原誤作「秀」，據詩集本改。

贈麻信之

梁苑同來手重分，洛西清語意尤親。相期晚歲定知我，可道古人惟有君。霽日光風開白晝，瓊林株樹照青春。陸機舊有三間屋，便擬東頭著弟雲。

射虎

虎迹騣騣近九關，豈知飛將乃黄間。弦弧霹靂應手破，從騎斕斑載錦還。得意雲雷捲勍敵，回頭藜藿但空山。寢皮食肉男兒事，未分書生袖手閒。

茗飲

宿醒未破厭觥船，紫筍分封入曉煎。槐火石泉寒食後，鬢絲禪榻落花前。一甌春露香能永，萬里清風意已便。邂逅華胥猶可到，蓬萊未擬問群仙。

鬱鬱

鬱鬱羈懷不易開，更堪寥落動淒哀。華胥夢破青山在，梁甫吟成白髮催。秋意漸隨林影薄，曉寒都逐鴈聲來。并州近日風塵惡，❶悵望鄉書早晚回。

❶「塵」，詩集本、毛本作「聲」。

秋日載酒光武廟

美酒良辰邂逅同，赤眉城北漢王宫。百年星斗歸天上，萬古旌旗在眼中。草木暗隋秋氣老，河山長爲昔人雄。一杯徑醉風雲地，莫放銀盤上海東。

寄劉光甫

山澤臞儒亦自豪，塵埃俗吏豈勝勞。陶潛貧裏營三徑，潘岳秋來見二毛。芻狗已陳甘自棄，轅駒未脱欲安逃。因風寄謝劉夫子，極口推稱恐太高。

過皋州寄聶侯

澗岡重複並湍流，斜日黄榆嶺上頭。地底寶符臨趙國，眼中佛屋見皋州。雲沙浩浩鴈良苦，木葉蕭蕭風自秋。别後故人應念我，一詩聊與話離憂。

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聖舉先生絶筆。

讀書略破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正賴天民有先覺，豈容文統落私權。東曹掾屬冥行廢，鄉校迂儒自聖癲。不是徐卿與高舉，老夫空老欲誰傳？

歸潛堂 此首施國祁補。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説人間好歆向，争教茅屋著機雲。備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華又策勳。卻恐聲光理不得，皇夫久矣付斯文。

過陽泉馮使君墓 此首穆補。詩刻在陽泉北嶺圍窪馮氏香亭上，遺山親筆也。行書，無年月。

一笛悠然此地聞，住山還憶大馮君。已看引水澆靈藥，更約築亭留野雲。前日褒衣笑皤腹，今年宿草即荒墳。東鄰誰舉游巖例，秋菊寒泉尚可分。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五言絶句

洛陽高少府瀍陽後菴五首

溪上弄明月，風露發新警。心空無一塵，萬竹掃秋影。

一水隨人意，蔬畦復芋溝。風波河洛近，莫放出山流。

韭早春先緑，菘肥秋未黄。殷勤遶畦水，終日爲君忙。

地僻境逾静，林疎秋已分。清溪一片月，脩竹四山雲。

方外人長樂，山中物自幽。百年梅福隱，萬古謫仙游。

内鄉雜詩

犬吠桃源近，鶯聲柳巷深。蒼苔留醉卧，青竹伴幽尋。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晝諾由官長，昂頭顧吏頻。只從明府到，判筆不傳神。

麇鹿山中盡，公厨破幾錢。只從明府到，獵户得安眠。

木索人何罪，纍纍滿獄中。只從明府

到，牢户二年空。

驛舍無歌酒，清談了送迎。即看明府去，畫鼓有新聲。

舊日逃亡屋，鎌鉏色色新。即看明府去，還作賣牛人。❶

疾惡看平日，天然御史材。豪姦休鼓舞，驄馬即西來。

山居雜詩六首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亂生。❷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

石潤雲先動，橋平水漸過。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樹合秋聲滿，村荒暮景閑。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山。

川迴楓林散，山深竹港幽。疎煙沉去鳥，落日送歸牛。

漲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樹閣浮槎。

鷺影兼秋静，蟬聲帶晚凉。陂長留積水，川闊盡斜陽。

梁父吟扇頭 孔明箕踞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槃礴萬古心，塊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和。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

相望不相見，山中君得知。南樓今夜

❶「賣」，道光本作「買」。
❷「幽」，詩集本、毛本作「藂」。

月，也到洗參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迥不同。秋千與花影，併在月明中。

山中晚春

雲光金碧聚，林煙綵翠新。山花發較晚，今年兩見春。

得緯文兄書

鵲語喜復喜，山城誰與娛。青燈一盃酒，千里故人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關山小雪後，絮帽北風前。殘月如新月，今年老去年。

六　言

定齋兄寫真

朱黄筆底三篋，白黑胸中兩碁。晝作蕭然野服，雲龍蔽日騤騤。❶

❶「蔽」，詩集本、毛本作「終」。

巨然秋山爲鄧州相公賦

筆端游戲三昧，物外平生往還。爲問阿師何在，白雲依舊青山。

德和墨竹扇頭

靜裏離離新粉，動時細細清香。明月清風自在，紅塵白日何妨。「嫩香新粉墨離離」，李長吉竹詩。

曹得一扇頭

機中秦女仙去，月底梅花晚開。只見一枝疎影，不知何處香來。

唐子達扇頭

溪光冷於冰山，骨浄如玉白雲。自老人自閑莫，遣秋風破茅屋。

七言絶句

論詩三十首丁丑歲三鄉作。

漢謡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❶

❶「缺」，原誤作「鐵」，據道光本改。

風雲若恨張華少，温李新聲奈爾何。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晋人。柳子厚，晋之謝靈運。❶陶淵明，唐之白樂天。❷

縱横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横。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仍復見爲人。❸高情千古閑居賦，争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謡絶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横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鑄子昂。

鬬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陸蕪而潘静，語見《世説》。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争奈微之識碔砆。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横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❹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着書生待魯連。

❶ 此句小注，道光本置於「謝客風容映古今」詩末。「晋」，詩集本、毛本作「唐」。

❷ 「唐」，詩集本、毛本作「晋」。

❸ 「仍」，道光本作「寧」。

❹ 「兒」，詩集本、毛本作「而」。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次山事。又其《欸乃曲》云：「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鬬輸贏。」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却是當年寂寞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淩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❶滄海橫流却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❶「詩」，康熙本、道光本作「書」。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長。

文湖州草蟲爲劉使君賦

造物無心筆有神，翾翾飛動百年新。
蟲魚瑣細君休笑，學會屠龍老却人。

京都元夕

袨服華粧着處逢，六街燈火鬧兒童。
長衫我亦何爲者，也在游人笑語中。

西園

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
皇州春色濃於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藍采和像

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百錢忙。
幾時逢着藍衫老，同向春風舞一場。

鴛鴦扇頭

雙宿雙飛百自由，人間無物比風流。
若教解語終須問，有底愁來也白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杏花墻外一枝横，半面宫粧出曉晴。
看盡春風不迴首，寶兒元是太憨生。❶

❶「是」，詩集本、毛本作「自」。

露華浥浥泛晴光，睡足東風倚緑窗。
試遣紅粧映銀燭，湘桃争合伴僊郎。

嫋嫋纖條映酒船，緑嬌紅小不勝憐。
長年自笑情緣在，猶要春風慰眼前。

暖日園林可散愁，每逢花處儘遲留。
青旗知是誰家酒，一片春風出樹頭。

紛紛紅紫不勝稠，争得春光競出頭。
却是梨花高一着，隨宜梳洗儘風流。

露浥清華粉自添，隔溪遥見玉簾苫。
眼看桃李飄零盡，更揀繁技插帽簷。

小橋南北夢幽尋，殘醉瞢騰不易禁。
一樹杏花春寂寞，惡風吹折五更心。

西山漠漠有無中，❶幾日園林幾樹紅。
燕子啣將春色去，錯交人恨五更風。

屈指殘春有別期，春風争忍片紅飛。
若爲釀得千日酒，醉著東君不放歸。

楚客離魂不易招，野春平碧水迢迢。
垂楊也被多情惱，瘦損春風十萬條。

小雨班班曉未勻，烟光水色畫難真。
西園春物知多少，一樹垂楊惱殺人。

魏紫姚黄有重名，洛陽車馬鬧清明。
吹殘桃李風纔定，可是東君別有情。

紅粧翠蓋惜風流，春動香生不自由。
莫向芸齊厭閑冷，小詩供作錦纏頭。韓偓，❷「噏三清之瑞露，春動七情；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

出京

巫峽歸雲底處尋，高城渺渺暮煙沉。
春風不剪垂楊斷，繫盡行人北望心。

❶「山」，康熙本、道光本作「風」。
❷「偓」，原誤作「渥」，據康熙本改。

惠崇蘆鴈三首

寒沙折葦静相依，故國春風早晚歸。
意外羈棲誰畫得，羽毛單薄稻粱微。

鴈奴辛苦候寒更，夢破黄蘆雪打聲。
休道畫工心獨苦，題詩人也白頭生。

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萬里身。
不似畫屏金孔雀，離離花影淡生春。

早起

北舍南鄰獨樂聲，裌衣晨起覺秋清。
豆田欲熟朝朝雨，唤殺雙鳩不肯晴。

書生

書生千古一虀腸，蓋世功名不自償。
更笑登封武明府，兩盂白粥半生忙。

銅雀臺瓦硯

愛惜鉛花洗又看，畫欄桂樹雨聲寒。
千年不作鴛鴦去，唤得書生笑老瞞。

步虚詞三首 後二首三鄉時作。

閬苑仙人白錦袍，海山宫闕醉蟠桃。
三更月底鸞聲急，萬里風頭鶴背高。

萬神朝罷出通明，和氣歡聲滿玉京。
見説人間有新異，緑章封事謝升平。

琪樹明霞碧落宫，歌音嫋嫋度泠風。人間聽得霓裳慣，猶恐鈞天是夢中。

拙菴爲温甫賦

毫端棘末幾人争，愚智相懸賦分平。畢竟世間誰是巧，鬢毛愁白可憐生。

風雨停舟圖

老木高風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畫圖唤起扁舟夢，一夜江聲撼客床。

納凉張氏庄二首

小橋深竹午風便，一道垂楊帶亂蟬。山下行人遮日去，却從茅屋問瓜田。

樹陰環合水縈回，樹下行人坐緑苔。絶似藁蒙山下路，眼中唯欠繫舟嵬。藁蒙、繫舟，皆鄉中山，鄉人謂之「繫舟嵬」。

送　窮

日吉時良利動遷，可能顔巷卜終焉。主人不倦星奴倦，辛苦年年縛草船。

楊　柳

楊柳青青溝水流，鶯兒調舌弄嬌柔。桃花記得題詩客，斜倚春風笑不休。

梁縣道中

青山簇簇樹重重，人在春雲浩蕩中。

也是杏花無意況，一枝臨水卧殘紅。

自題寫真二首

山林日月老潛夫，骨入窮泉未擬枯。幽澗有冰含太古，無人和玉試洪鑪。孫綽：「雖没泉壤，尸且不朽。」

一派春煙澹不收，漁家已許借扁舟。山林且漫蹉跎去，莫問人間第幾流。

再　題

高談世事真何者，多竊時名亦偶然。山鹿野麋君自看，擬從何地著貂蟬。

吴子英家靈照圖二首

船入西江萬有空，漉籬活計百錢功。阿靈了却無生話，想得蕭然似卷中。

抱犢山高記洛川，寸腸西去似繩牽。而今恰羨龐家好，❶兒女生來只眼前。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

劉鄧州家聚鴨圖

沙浦空明洲景微，枯荷折葦澹相依。若爲化作江鷗去，拍拍隨君貼水飛。

❶「恰」，康熙本、道光本作「却」。

戊子正月晦日内鄉西城遊眺

雄蜂雌蝶爲花狂，陌上遊人醉幾場。
前日少年今白髮，却來閑處看春忙。

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燈火共荒村，黄葉漫山雪擁門。
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

聞仲澤丁内艱

升堂未幾訃音聞，凶服衰羸日念君。
昨夜東南雷雨惡，遥知號哭遶新墳。

贈眼醫武濟川

世眼紛紛眯是非，❶不應刮膜在金鎞。
知君聖處工夫到，且道心盲作麽醫。

賦粹中師竹拂子

了却香嚴一擊緣，❷滿梳華髮伴談玄。
誰知拂月披風意，已具鈴鎚未落前。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

大班哆笑口侵耳，小班蓄縮如乞憐。

❶「眼」，康熙本、道光本作「事」。
❷「擊」，原誤作「繫」，據道光本改。

戲鬬真成兩勍敵，發機誰在卞莊前。

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鄭虔三絶舊知名，付與時人分重輕。遼海東南天一柱，胸中誰比玉峥嶸。

萬里承平一夢間，風流人物與江山。眼明今日題詩處，却見明昌玉笋班。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

官街塵土霧中天，入眼荒寒一灑然。大似終南山下看，北風和雪捲蒼煙。

老眼蕭郎筆有神，岩姿洲景盡天真。情知一段幽閒趣，不必清談着晋人。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

並山一逕入秋雲，草樹低迷劣可分。開道無煩謝康樂，挽彊須得李將軍。時有虎害，故戲云。

深山水木湛清華，興到窮探亦未涯。轉石猶能起雷雨，題詩自合動煙霞。轉石當日。❶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

高風捲盡四山雲，泉石煙霞得細分。大是山靈設清供，惜無佳句答殷勤。

詩翁徹骨愛煙霞，别似劉君住玉華。

❶「日」下，道光本有「事」字。

鐵笛不曾從二草，頭巾久已挂三花。趙隱芝，子端同年進士。令任城，爲猾吏所誣，遂隱居，今年八十餘。自言胎仙已成，不久去世云。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寒日山城雪四圍，空齋孤坐意多違。江洲未覺風流减，可使陶潛望白衣。

鎮平寄姪孫伯安筆

隆顱犀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領取阿翁鄓管筆，試教學寫問安書。

黄筌龜藏六圖爲張左丞賦

無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刳腸亦偶然。世上疑謀待君決，可能藏六便安全。

鎮平書事

勸農冠蓋已歸休，了却逋懸百不憂。可是諸人哀老子，半窗紅日擁黄紬。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風雨塵埃了半生，西山歸去眼增明。浮雲夫壻今如此，莫遣迎門有嘆聲。

超化

秋風嫋嫋入僧窗，盡得諸山草木香。却恨大梁三日醉，不來超化作重陽。又云：「擬借扁舟弄秋水，自嫌塵土涴沙鷗。」餘不記。

山居二首

斜陽高樹挂晴虹，肅肅微凉雨氣中。一道鷺鷥花不斷，密香吹滿馬頭風。❶

詩腸搜苦怯茶甌，信手拈書却枕頭。簷溜滴殘山院静，碧花紅穗媚凉秋。

寄女嚴三首

鸛崖魚窟路間關，旬月無由一往還。寒食歸寧見鄰女，舉家迴首望西山。鸛崖、魚窟，在内鄉往盧氏道中。

添丁學語巧於絃，詩句無人爲口傳。竹馬幾時迎阿姊，五更教誦木蘭篇。

眼前兒女最關情，不見經年百感并。聞道全家解禪理，擬從香火問無生。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升斗微官不療飢，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無題二首

七十鴛鴦五十絃，酒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黄金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嫁與桃花不用媒。❷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却歸來。

❶「密」，道光本作「蜜」。
❷「用」，詩集本、毛本作「問」。

題省掾劉德潤家駿鸞圖并爲同舍郎劉長卿記異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遇如芙蓉城事云

千刼情緣萬古期，樓中蕭史姓名非。洞天花落秋雲冷，腸斷青鸞獨自飛。

希顔挽詩五首

官銜寥落在銘旌，才命寧論重與輕。不作漢家賢傅去，空勞明主識蕭生。「湓焉溟漠，旌紀寂寞」，《魏書·隱逸傳》中語。

山立揚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從教不入麒麟畫，猶是中朝第一人。

人間無路問天公，自古才難更阨窮。日月不爲千載計，江山長惜萬夫雄。

萬古文章有正傳，驊騮争道望君先。傷心一入重泉後，再得斯人又幾年。

一世龍門屬李膺，待君提拂遂騰升。千年荊棘龜趺在，會有人尋下馬陵。

出鄧州

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髀肉生。未到白頭能幾日，六年留滯鄧州城。

遇希顔故居四首

缺壺聲裹短歌行，星斗闌干醉膽横。虎視鷹揚何處在，道邊孤冢可憐生。

鶴蓋成陰着處同，一時人物酒盃中。臣門如市心如水，世俗論平聲。量恐未公。

暮去朝來萬化途，飛揚跋扈亦區區。

劇談不盡平生意，能有精微入夢無。

把臂論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猶今。

百年唯有區區在，地下纔應識此心。

雜著九首

萬期流轉不須臾，物物觀來定有無。

玉席紙衣仝一盡，枉將白骨計榮枯。

凫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

一枝莫作鷦鷯看，水擊三千不羡渠。

太虚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貧。

臧獲古來多鼎食，可能夷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

洛陽荆棘千年後，愁絶銅駞陌上人。

六國孱王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

無端一片云亭石，殺盡蒼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黄金浮世等閒休。

埋愁不着重泉底，儘向人間種白頭。

泗水龍歸海縣空，朱三王八竟言功。

圍棊局上猪奴戲，可是乾坤鬭兩雄。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塵。

百年蟻穴蜂衙裏，笑煞崑崙頂上人。

半紙虚名百戰身，轉頭高塚卧麒麟。

山間曾見漁樵説，辛苦淩烟閣上人。

戚夫人

鴻鵠冥冥四海飛，戚夫人舞淚霑衣。

無端恨殺商山老，剛出山來管是非。

題山谷小艷詩

法秀無端會熱謾，笑談真作勸淫看。

只消一句脩脩利，李下何妨也整冠。

家山歸夢圖三首

別却并州已六年，眼中歸路直於絃。
春晴門巷桑榆緑，猶記騎驢掠社錢。

繫舟南北暮雲平，落日滹河一線明。
萬里秋風吹布袖，清暉亭上倚新晴。

游騎北來塵滿城，月明空照漢家營。
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四皓圖

身墮安車厚幣中，白頭塵土涴西風。❶
當時且不山間老，羽翼區區有底功。

雜著

老優慣著沐猴冠，却笑傍人被眼謾。
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❶「涴」，原誤作「浣」，據詩集本、毛本改。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七言絶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亭在故汴宫仁安殿西。

滄海横流萬國魚，茫茫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生下，闊劍長鎗不信渠。

洛陽城闕變灰煙，暮虢朝虞只眼前。爲向杏園雙燕道，❶營巢何處過明年。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爲長得熙春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醇和旁近洞房環，碧瓦參差竹木閑。❷批奏内人輪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間。醇和，殿名。

天上三郎玉不如，手中白雨趁花奴。御屏零落宣和筆，留得華清按樂圖。

詩仙詩鬼不謾欺，時事先教夢裏知。禁苑又經人物散，荒凉臺榭水流遲。十年前，商帥國器方城夢中得後二句，爲言如此。

金縷歌詞金曲卮，百年人事鬢成絲。重來未必春風在，更爲梨花住少時。

楊柳隨風散緑絲，桃花臨水弄妍姿。無端種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淚盡時。

琵琶心事曲中論，曾笑明妃負漢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須回首望都門。

爐薰浥浥帶輕陰，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氊車雪三尺，畫羅休縷麝香金。泥金色如麝香，宫中所尚。

❶「園」，詩集本、毛本作「梁」。

❷「木」，道光本作「樹」。

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
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苦才多思是春風，偏近騷人悵望中。
啼盡杜鵑枝上血，海棠明日更應紅。
暖日晴雲錦樹新，風吹雨打旋成塵。
宮園深閉無人到，自在流鶯哭暮春。
萬户千門盡有名，眼中歷歷記經行。
賦家正有蕪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
暮雲樓閣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
白髮纍臣幾人在，就中愁殺庾蘭成。

春夕

數枝殘雪梅仍在，幾日東風柳已嬌。
春酒價高無可典，小紅燈影莫相撩。

梅花

一樹寒梅古寺邊，荒山草木動春妍。❶
東家賴有詩人在，照影橫枝莫自憐。

溪上

短布單衣一幅巾，暫來閑處避紅塵。
低昂自看水中影，好箇山間林下人。

息軒楊祕監雪行圖

長路單衣怨僕僮，無人説向息軒翁。
長安多少貂裘客，偏畫書生着雪中。

❶「草」，詩集本、毛本作「老」。

楊煥然生子四首

掌上明珠慰老懷，愁顔我亦爲君開。異時載酒楊雄宅，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爲湯餅客，買羊沽酒約何時。

半生辛苦坐耽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户了，玄談何必似童烏。

阿麟學語語牙牙，七歲元郎髻已了。更醉使君湯餅局，兒童他日記通家。❶ 阿麟，張君美兒子。

記夢

天上材官老不材，從教兀兀走塵埃。夢中望拜通明殿，曾見金書兩字來。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内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遂觀法駕。導引畫幄，最前負弩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裕之」者，夢中不自知其爲予也。

啓母石

書載塗山世共知，誰傳頑石使人疑。可憐少室老突兀，也被人呼作阿姨。

雜著四首

白髮劉郎老更痴，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專相待，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仍爲惜花枝。❷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❶「童」，詩集本、毛本作「輩」。

❷「仍」，道光本作「乃」。

六朝瓊樹掌中春，迴首胡粧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囀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内鄉雜詩

行吟溪北復溪南，風日烘人酒易酣。無限春愁與誰語，梅花嬌小杏花憨。

眉二首

香墨燒殘水麝塵，内家新樣入輕匀。郭熙只爲吴山老，争信窗間有小顰。

石緑香煤淡淡間，多情長帶楚梅酸。小詩擬寫春愁樣，憶着分明下筆難。

送窮

煎餅虚抛墖撒堆，滿城都道送窮迴。不如留取窮新婦，貴女何曾唤得來。

三鄉時作

山林鍾鼎不相兼，説着浮名夢亦嫌。菽水盡歡吾豈敢，老親自愛薺羹甜。

出都

春閨斜月曉聞鶯，信馬都門半醉醒。官柳青青莫回首，短長亭是斷腸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傍僵卧滿纍囚，過去旃車似水流。
紅粉哭隨回鶻馬，爲誰一步一迴頭。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排。
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

白骨縱横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
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疎煙却數家。「桑梓其翦爲龍沙乎？」郭璞語。

登珂山寺三首

澹澹長空白鳥迴，江山都入妙高臺。
六鰲只解翻溟渤，不駕東南日觀來。太山在東南，而此山不之見。

悠悠誰了未生前，一落泥塗又幾年。
堪笑長清郭明府，再來仍被葛藤纏。長清郭明府自省夙世是此寺比丘，及作寺碑，宛然算沙語也。

白日紅塵往復還，深居那得似禪關。
出門應被山僧笑，纔得雲林半日閑。

夢中作夢人請賦四禽語，其一「泥滑滑」也。

春泥滑滑滿春山，嫲媿幽禽唤客還。
安得便乘雙翼去，緑陰清晝伴君閑。

奉訓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

南風穩送北歸船，留得虚名一指禪。
崧少詩僧幾人在，因君迴望一凄然。

舊遊重憶故人詩，一點青燈兩鬢絲。
不似戒壇明月夜，杏花香裏唱歌時。往在崧山時，陪馮内翰、雷御史游戒壇。詩中所道，蓋當時事也。

兵塵千里遡相望，亂後相逢話更長。
若見山堂憑借問，幾時同宿贊公房。

杏花

桃李前頭一樹春，絳唇深注蠟猶新。
只嫌憨笑無人管，鬧簇枯枝不肯勻。

聊城寒食

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宜。
城外杏園人去盡，煮茶聲裏獨支頤。

姨母隴西君諱日作三首

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姨懷袖阿孃香。
一龕白骨黃河隔，遥望梁門哭斷腸。

病起拈針眼未花，團欒兒女運司衙。
今年得在應猶健，更好從頭説外家。

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諸劉。
鄄城今日無雷煥，紫氣誰當辨斗牛。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旃幕障中庭，乃扃閉門户甚嚴。及掘鏡出，光燿爛然，一室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穰穰無數，餘三方都無所睹。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姨母時伏床下，得竊窺焉。兵火後，此家唯一兒子在。姨母能指鏡處，存否則不知也。故予詩及之。

宿神霄北菴夢中作

素月流空散紫煙，座中人物半神仙。
麗川往事渾如夢，信手題詩一泫然。

夜　雪

三更殘醉未全醒，夢裏嬌兒索乳聲。
茅屋不知門外雪，黄紬衾煖紙窗明。

冠氏趙庄賦杏花四首

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襜褕。
花中誰有張萱筆，畫作宫池百子圖。
文杏堂前千樹紅，雲舒霞捲漲春風。
荒村此日腸堪斷，迴首梁園是夢中。
錦樹烘春爛不收，看花人自爲花愁。
荒蹊明日知誰到，凴仗詩翁爲少留。
東風誰道太狂生，次第開花却有情。
聞道紀園千樹錦，一尊猶及醉清明。

自趙庄歸冠氏二首

春華澹澹曉寒輕，野草摇風半白青。
誰識杏花墻外客，舊曾家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雪披離，楊柳無風緑綫齊。
寒食人家在原野，乳鴉墻外盡情啼。

戲贈白髮二首

鏡中昨日又明朝，破屋春深雪未消。
摘下數莖聊自笑，貴人頭上不相饒。
問愁何怨復何讐，直要青春便白頭。
拚却鏡中渾似雪，❶且看渠待幾時休。

---

❶「似」，康熙本、道光本作「是」。

戲題醉仙人圖

醉鄉初不限東西，❶桀日湯年一理齊。門外山禽喚沽酒，胡蘆今後大家提。提胡蘆、沽美酒，禽語也。

濟南雜詩十首

兒時曾過濟南城，暗算存亡只自驚。四十二年彈指過，只疑來處是前生。❷

匡山聞有讀書堂，行過山前笑一場。可惜世間無李白，今人多少賀知章。

華山真是碧芙蕖，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如雨，西城橋下見游魚。

吴兒洲渚是神仙，❸罨畫溪光碧玉泉。別有洞天君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

石刻燒殘讌集辭，雄樓傑觀想當時。只應畫戟清香地，多欠韋郎五字詩。

斫來官樹午陰輕，湖畔游人怕晚晴。一夜靈泉菴上宿，四山風露覺秋生。

白煙消盡凍雲凝，山月飛來夜氣澄。且向波間看玉塔，不須橋畔覓金繩。

入秋雲物便凄迷，一道湖光樹影齊。詩在鵲山煙雨裏，王家圖上舊曾題。王清卿家有《鵲山煙雨圖》。

荷葉荷花爛熳秋，鷺鷥飛近釣魚舟。北城佳處經行徧，留着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由身，着處題詩發興新。日日扁舟藕花裏，有心長作濟南人。

❶「限」，原誤作「恨」，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來」，詩集本、毛本作「行」。
❸「是」，詩集本、毛本作「似」。

題解飛卿山水卷

平生魚鳥最相親，夢寐煙霞卜四鄰。羡殺濟南山水好，幾時真作卷中人。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爲高良卿賦二首

颼颼林響四山風，雪後人家閉户中。應被火爐頭上説，水邊清殺兩詩翁。

黄塵遮斷山間夢，白髮重尋畫裏詩。好似玉溪溪上路，醉和王老喚船時。

倫鎮道中見槐花

名場奔走競官榮，一紙除書悮半生。笑向槐花問前事，爲君忙了竟何成。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幽磵雲凝雨未乾，曲池疎竹共荒寒。扇頭喚起西園夢，好似熙春閣下看。

聞歌懷京師舊游

樓前誰唱緑腰催，千里梁園首重迴。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欽用共聽來。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臨水華枝淡淡春，水光華影兩無塵。風流一枕西園夢，惆悵幽禽是故人。

龍泉寺四首

懸麻白雨映層崖，過盡行雲晚照開。可是登臨動高興，馬頭新自太行來。

泉石煙霞自一家，殘僧隨分了生涯。雞鳴山下題詩客，曾到靈巖不用誇。

河邊羖攊尚能飛，無角無麟自一齊。甲子紛紛更兒戲，壁間休笑阜昌題。寺北齊時建，又多劉豫阜昌中石刻并題名。

遶渠寒溜夜潺潺，説有蛟龍在石間。可惜九天霖雨手，一泓泉水伴僧閑。

李進之迂軒二首

白髮歸來世事新，書生風味是清貧。欹欽歷落從人笑，❶潦倒麤疎我自真。

舉世營營共一途，要來閑處費工夫。入門且莫分賓主，不但君迂我更迂。

出　鎮　州

汾水歸心日夜流，孤雲飛處是松楸。無端行近還鄉路，却傍西山入相州。

過邯鄲四絶

富貴榮華一嘆嗟，依然夢裏説韶華。❷千年幾度山河改，空指遺臺是趙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時娱樂恨君遲。

❶「欽」，原誤作「斜」，據詩集本、毛本改。按，正字當作「嶔」。

❷「韶」，原誤作「苕」，據道光本改。

後人共指藁臺笑，三尺堯堦竟屬誰。

川原落落曙光開，四顧河山亦壯哉。
前日少年今白髮，只應孤塔記曾來。

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妄復誰真。
邯鄲今日題詩客，猶是黄粱夢裏人。

楊祕監馬圖

大青小青天馬姿，楊侯房星非畫師。
忽見奚官記前事，東華馳道晚凉時。

竹溪夢遊圖

意外荒寒下筆親，經營慘淡似詩人。
何時萬頃風煙裏，白髮刀騷一幅巾。

藥正卿餉酒

宿酲未解渴生塵，驚見王弘餉酒人。
獨恨文書困佳客，不來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平林漠漠數峯閑，詩在岩姿隱顯間。
自是秦樓畫眉手，不能辛苦作荆關。

贈絶藝杜生

迢迢離思入哀絃，非撥非彈有別傳。
解作江南斷腸曲，新聲休數李龜年。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寒沙折葦浙江彎，詩在波痕滅没間。
前日扁舟人老矣，却從圖畫羨君閑。

畫家朱粉不到處，淡墨自覺天機深。
賣酒壚邊見崔白，王孫真有五湖心。米元章《畫史》：「趙昌、王友、崔白，但可爲酒家遮墻壁耳。」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
千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讀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藜羹不糁日欣欣。
鏡中自照心語口，後世何須揚子雲。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南來山勢漸坡陀，蕩蕩川塗接大河。
馬上哦詩無好語，聊從白塔記朝歌。

黄屋何曾土作階，禍基休指九層臺。
書生不見千年後，❶枉爲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迴車曾此避虚名。
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時人信武成。

内黄道中楚王廟荆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却須推讓内黄兒之句因爲范增解嘲

一怒屠城一説留，書生剛爲范增羞。
軍中老子闞何事，付與兒曹調沐猴。

❶「年」，詩集本、毛本作「秋」。

題蘇氏寶章

二老風流有典刑，諸郎蘭玉映堦庭。峨眉寶氣千年在，未數陳家聚德星。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冲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劉氏明遠菴三首

豪氣元龍百尺樓，功名場上早抽頭。路人不識閑居士，袖手雍容活兩州。

世間無物礙虛空，❶宴坐經行一體同。老眼不應隨鏡轉，江山元只在胸中。

落落雲間晚照開，上方別有妙高臺。栽花種柳明年了，柱杖敲門日日來。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二首

萬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壁照河東。❷衣冠忽見明昌筆，更覺升平是夢中。

景星丹鳳一千年，合着丹青與世傳。誰畫風流王李郝，大河南望淚如川。王謂仲澤，李謂長源，郝謂仲純。

南關二首

風裏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團柏關前水，❸流盡朱顏到白頭。

路轉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溝。

---

❶「間」，詩集本、毛本作「上」。

❷「壁」，原誤作「璧」，據道光本改。

❸「柏」，原誤作「拍」，據道光本改。

多情團拍關前水，却共清汾一處流。是日自徐溝宿南關。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三首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閑伴五溪魚。茂林脩竹山如畫，蘸碧軒中恐不如。

枯蒲折葦障清彎，千里風荷指顧間。❶安得西湖展江手，亂鋪雲錦浸青山。

静中人境兩翛然，我亦因君有静緣。已約青山來枕上，水亭風榭看明年。

惠崇獐猿圖

月嘯煙呼本不群，筆頭同是一溪雲。野情山態令人羡，世路機關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情話通宵慰别離，❷殷勤釀酒趁花期。沁南只道梅花蚤，猶較歸程十日遲。

相君許送買山錢，晚歲鄰居定有緣。一樹梅花一尊酒，知君東望亦凄然。

宋周臣生子三首

試手君家助喜詩，秋風丹桂長新枝。昂霄聳壑他年見，木月同宫記此時。木月同宫，五星家謂人以此時生者，長必貴。

玉季金昆世共賢，天將文筆付家傳。清新未要梅花賦，射虎留看第二篇。鄉先生

❶「千」，詩集本、毛本作「十」。
❷「宵」，原誤作「霄」，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宋濟川以射虎詩著名。

雛鳳來時鶴卵成，兩兒前後不多争。
阿寧解語應須道，猶是渠家百日兒。

乞酒示皇甫季貞

醉頭慵舉睡昏昏，夢裏青旗雪擁門。
枕上一杯風味好，糟床何處得茶渾。

李白騎驢圖

八表神游下筆難，畫師胸次自酸寒。
風流五鳳樓前客，枉作襄陽雪裏看。

許由擲瓢圖

不知黄屋不知堯，喧寂何心計一瓢。
我是許由初不爾，只將盛酒杖頭挑。

九月晦❶

松楸千里動悲哀，説道迴家早晚迴。
九月忽驚今日盡，滿城風散紙錢灰。

雜著

燒殘芻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繡帽新。
好箇路傍官堠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送窮

送君君去欲何之，暫去還來也不辭。

❶「晦」下，詩集本、毛本有「日」字。

但媿苦無相贈物，柳船輕似去年時。

即　事

四長東州貢姓名，阿茶能誦木蘭行。元家近日添新喜，掌上寧兒玉刻成。寧兒，叔開小字。阿茶，第四女，字叔閑。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曾命賦詩三首但記其一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宮車秖應千古狼溪路人説山中宰相家相公以體重不任步趨詔許駕小車至朝殿外門故予詩及之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溪因爲之賦❶

黄山圖子翰林詩，千里東州有所思。前日相公門下客，國亡家破獨來時。

陳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雲雨未乾，兩枝新緑倚高寒。瘦龍不見金書字，試就宣和石譜看。

萬石綱船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同漕司諸人賦紅梨花二首

梨花曾比太真妃，别有風流一段奇。白雪爲肌玉爲骨，淡粧濃抹總相宜。

瓊枝玉蘂静年芳，知是何人與點粧。可道海棠羞欲死，能紅能白更能香。

❶「狼」，道光本作「浪」。

吳子賢樗菴二首

人道樗形百醜全，我知造物向君偏。
世間正有明堂柱，偃蹇風霜得幾年。

廣莫初無匠石過，一丘一壑奈君何。
世間正有明堂柱，春草輸贏校幾多。❶

太一蓮舟圖三首爲濟源奉先老師賦 老師，吾宗盟。

泠泠風外到仙臞，❷琢玉羊欣定不如。
六合空明一蓮葉，更須遮眼要文書。仙人在蓮葉卧看書。

仙人寧得此婆娑，亡奈丹青狡猾何。❸
我與太虛同一體，也無蓮葉也無波。

泰一青藜出漢年，明窗開卷一欣然。
凭君莫問題詩客，不是韓駒第二篇。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芳樹陰陰鳥語譁，緑雲晴雪映紅霞。
青山可是堪人恨，藏着中岩十里花。

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低藂看不供。
總道楂花香氣好，就中偏愛玉瓏鬆。花名有「玉瓏鬆」。

只願長城没徹頭，豈知蒸土更堪憂。
秦人若見千年後，抱杵臨洮老死休。避秦溝。

溪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説種瓜。
想是近山營馬少，青林深處有人家。

僊貓聲在洞中聞，凭杖兒童一問君。

❶「贏」，原誤作「羸」，據康熙本改。
❷「到」，詩集本、毛本作「列」。
❸「猾」，道光本作「獪」。

同向燕家舐丹鼎，不隨雞犬上青雲。仙貓洞，是日兒子叔儀呼貓應者。❶ 土人傳燕家雞犬升天，貓獨不去。

諸峯羅列擁朝臺，落日行雲一望開。
絶似太山山上看，❷分明齊嶺是徂徠。

空翠霏煙海浪深，鰲頭鵬背半浮沉。
不知腳底山多少，還盡平生未足心。

湍聲洶洶落懸崖，見説蛟龍擘石開。
安得天瓢一翻倒，躡雲平下看風雷。時旱甚，故云。

僊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插素秋。
也是天公閑不得，海東移着海西頭。

道民終不忘天台，姓字依然在蜜崖。
爲問松臺千歲鶴，白雲何處不歸來。近歲盧氏蜜崖人迹不及處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松臺，即白雲老葬地。

僊人龍蹻玉爲鞭，石穴留書世不傳。
弱水蓬萊三萬里，青山今古幾何年。近年人有得司馬先生石穴所藏丹經，予獲觀于山陽。

風期身後復身前，一讀丹華似有緣。
八表神遊吾豈敢，或能摇筆賦垂天。

擬着茅齋北斗平，殘年細讀洗心經。
詩成應被盧仝笑，曾見青山養伯齡。盧仝《送伯齡出山》云：「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予以早當出山，故自戲云。北斗平在天壇之後。

初發潞州

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
白塔亭亭三十里，漳河東畔幾迴頭。

❶「者」下，道光本有「一」字。
❷「看」，康熙本、道光本作「客」。

雜詩六首道中作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吴中唤傖父，却來河朔作炎兒。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浣塵土，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龍擊迅霆。却恨暑天行過速，不曾赤腳踏清泠。

黄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欲近，粥糜渾覺水泉甘。

莊休通蔽互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還舊觀，髑髏端合羡侯王。

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裹新詩一千首，不愁錦繡裹山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七言絶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并州一別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
休道不蒙稽古力，幾家兒女得安全。

天門筆勢到閑閑，相國文章玉筍班。
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繫舟，先大夫讀書之所，閑閑公改爲元子讀書山。又大參楊公叔玉譔先人墓銘。

眼中華屋記生存，舊事無人可共論。
老樹婆娑三百尺，青衫還見讀書孫。

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
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風睡殺人。

賦缾中雜花七首 予絶愛未開杏花，故末篇自戲。

老柳驚看節物新，❶今年更與酒盃親。
東山一道花如繡，從此他鄉不是春。

香中人道睡香濃，❷誰信丁香臭味同。
一樹百枝千萬結，更應薰染費春工。

生紅點點弄嬌妍，半折花房更可憐。❸
傳語春風好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蘭膏綠染衣，綠嬌紅小兩相宜。
華邊剩有清香在，木石癡兒自不知。

❶「柳」，詩集本、毛本作「眼」。
❷「睡」，道光本作「瑞」。
❸「折」，道光本作「拆」，詩集本、毛本作「拆」。

素艷來從月姊家，温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枝玉，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桃華錦片新，兔葵今日到殘春。低枝留得稀疎朵，比似全開更惱人。

古銅瓶子滿芳枝，裁剪春風入小詩。看看海棠如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時。

贈羅友卿三首

一般花木各榮枯，筦庫區區亦仕途。前日江東羅給事，只今城裏范萊蕪。

不離城市得幽棲，未要坊名改碧鷄。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閑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幾人。莫怪門前可羅雀，詩家所得是清貧。

又解嘲二首

鴈後花前日日閑，頗思尊酒慰愁顔。凴君細數東州客，誰在花花緑緑間。

詩卷親來酒醆疎，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

爲衍聖孔公題張公佐湘江春蚤圖二首張自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一先大夫嘗題公佐畫有雲静洞庭秋寺月雨昏湘浦夜船燈之句因及之

郭熙畫筆老益壯，未比并州九十翁。想是江南春夢裏，水村曾見酒旗風。

黄陵祠下雨如繩，老筆題詩想舊曾。今日圖間見晴景，依然愁絶夜船燈。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四月山泉凍未開，東君纔爲挽春迴。
多情丹杏知人意，留着雙華待我來。

兒時憶向西溪廟，丹杏曾看百葉花。
今日山中見雙朵，自憐鶬悴老天涯。陵川、西溪二仙廟有百葉杏兩株，在殿前。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東洛西秦往復迴，幾番風雨與塵埃。
家山最與南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

汀樹微茫岸草青，滹河四月水泠泠。
鳳山可是生來巧，堪與南樓作卧屏。

杜生絶藝

杜生絶藝兩絃彈，穆護砂詞不等閑。
莫怪曲終雙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

以玉連環爲呂仲賢壽

玉環何意兩相連，環取無窮玉取堅。
願得主人如此物，呂翁他日作回仙。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數首以此詩爲贈

牙牙嬌語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
好箇通家女兄弟，海棠紅點紫蘭芽。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原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蒼，愛玩除教寶繪堂。且道中州誰具眼，晦菴詩挂酒家墻。

跋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横披四首劉時年八十六。

溪橋獨步

納納溪橋逗晚風，水村山閣往來通。馬蹄踏遍黄塵路，畫裹初逢避俗翁。

胸次江山老更奇，太初元氣入淋漓。仙翁不是人間客，俗筆休將比郭熙。

江亭會飲

瓦盆濁酒憶同傾，鄉社豐年有笑聲。世外華胥誰復夢，且從圖畫看升平。

秋江待渡

筆頭雲景性中天，誰似僊舟有静緣。只合此間添此老，脱巾和月弄江煙。

東山四首

半欲天陰半欲晴，層巒疊巘各分明。去年風雪無多景，看盡東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謾，看山只向畫中看。天公老筆無今古，枉着千金買范寬。

錦里春光風馬牛，鳥飛不到太湖秋。
一丘一壑都堪老，且具神山煙景休。
馬水横陳聖阜前，滹沱陂堰遠相連。
魚多只說牛家匯，何處秋風有釣船。牛家匯在神山下。

曉起

鬢毛衰颯病凌兢，暫入紅塵倦不勝。
學似玉山樵客了，八年流落醉騰騰。予痛飲至是八年，故用韓致堯此句。❶

追録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

夢裹哦詩信口成，分明濟水道中行。
夢迴真到哦詩處，滿馬西風雲月清。

春歸

野杏溪桃三兩枝，春歸也作送春詩。
東君自愛長安好，能住山城得幾時。

感興四首

夢中驚見白頭新，信口成篇却自神。
天上近來詩價重，一聯直欲换青春。後二句夢中所得。
詩印高提教外禪，幾人針芥得心傳。
并州未是風流減，❷五百年中一樂天。
廓達靈光見太初，眼中無復野狐書。

❶「堯」，詩集本、毛本作「光」。
❷「減」，康熙本、道光本作「域」。

詩家關捩知多少，一鑰拈來便有餘。

好句端如綠綺琴，静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黄華曲，未要千人作賞音。

從孫顯卿覓平定小山

愛殺熙春萬玉峯，綱船迴首太湖空。一拳秀碧煙霞了，早晚東山入袖中。

發南樓度鴈門關二首

雞聲未動發南樓，澗水隨人向北流。欲望讀書山遠近，鴈門關上懶迴頭。

稜磳石磴倚高梯，穹谷無人綠樹齊。總爲古來征戍苦，宿雲常傍塞垣低。

墨竹扇頭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筆風流自一家。只欠雪溪王處士，醉來肝肺出枯槎。

王希古乞言

支幹空虚不救貧，素衣空染洛陽塵。一龜早晚搘床了，袖手風簾閱市人。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翠二首

渭川東望水雲寬，雨潤煙濃下筆難。今日龍門圖上看，蕭郎只合老荒寒。

煙梢露葉捲秋山，揮灑縱横意自閑。莫問筆頭龍未化，看看霖雨滿人間。

從希顔覓篤耨香二首追録。

緑洋奇品賽濃梅，永憶薰爐試淺灰。
尤物也知人愛惜，簾篩風動只縈回。

自倚詩情合得消，暮寒新火覺無聊。
懸知受用無多在，試往新詩乞斷瓢。

戲贈柳花

誰擘輕綿亂眼飄，不教翠紐綴長條。
只愁更作浮萍了，風轉波衝去轉遥。❶

喬夫人墨竹二首

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緑儘高寒。
不知霧閣雲窗晚，幾就扶踈月影看。

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
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夫人參洞下禪，有省。

醉貓圖二首何尊師畫宣和内府物

窟邊癡坐費工夫，側輥横眠却自如。
料得仙師曾細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飲罷雞蘇樂有餘，花陰真是小華胥。
但教殺鼠如丘了，四腳撩天一任渠。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
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吴儂得錦袍。

❶「轉」，詩集本、毛本作「捲」。

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無花。
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

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
詩家亦有長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屬子期。
愛殺溪南辛老子，❶相從何止十年遲。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
百年遺藁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

講武城

作計千年復萬年，似嫌蒸土不能堅。
祇今講武人何在，衰柳殘楊有亂蟬。

藥山道中二首

石岸人家玉一灣，樹林水鳥静中閑。
此中未是無佳句，只欠詩人一往還。

西風砧杵日相催，着破征衣整未迴。
白鴈未銜霜信過，❷青林閑送雨聲來。

善應寺五首

平崗回合盡桑麻，百汊清泉兩岸花。
更得青山作重復，武林何處覓仙家。

石潭高樹映寒藤，閑有沙鷗静有僧。
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

夕陽人影卧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
且放游魚覓歸宿，争教白鷺逞風標。

山中魚鳥夙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
自讀舊題還自笑，七年鞍馬只紅塵。前題善

❶「愛」下，詩集本、毛本有「一作恨」三字小注。

❷「未」，詩集本、毛本作「已」。

應寺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之句，又七年矣。

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燈火夜深明。
無因洗耳風沙底，枉費潺潺落枕聲。

摘瓜圖二首樗軒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詩，阿婆真作木腸兒。
履霜只説琴心苦，不見房陵道上時。

高鳥長憂挂網羅，如菴日月坐消磨。❶
凴君莫話前朝事，比似黄臺摘更多。如菴，密國公所居。

黄華峪十絶句

岱崧王屋舊經過，自倚胸中勝概多。
獨欠太行高絶處，青天白日看山河。

樹經凍雨半青黄，山入高秋老更蒼。
且就同遊盡佳客，不妨五日未重陽。

紅葉黄花風露清，比來春色不多爭。
秋山却也堪人恨，白與高歡作錦城。

絶壁孤雲子細看，雲間龍穴想高寒。
碧瀾寸寸横秋色，空對山靈説到難。唐人《到難》篇有「碧瀾之下，寸寸秋色」之句，見《文粹》。

玉立千峯畫不如，天公自有范寬圖。
問山要着黄華老，千尺珠簾得似無。前輩問山詩有「向使早逢周處士，子端應不號黄華」之句。處士，指周先生德卿。

團團石甕琢青瑶，仰面看雲覺動摇。
誰着天瓢灑飛雨，半空翻轉玉龍腰。

萬古飛流瀉不供，枉教噴薄困魚龍。
謫仙剩有銀河句，不道香爐更一峯。

天漢何因有蚌胎，無窮冰雹落懸崖。

❶「坐」，康熙本、道光本作「共」。

只愁駞背模糊錦，翻倒龍宫復此來。

落峽飛流散不收，湍聲洶洶動高秋。也應嫌被紅塵涴，❶才近山門便洑流。

乞得三泉住不成，風沙鞍馬負平生。故山定已移文了，又被黄華識姓名。

七賢堂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露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滅，負殺共城麴米春。❷是日有餉名酒，獨酌水邊。

峽口食鯿魚有感

無奈微雲疎雨何，孟公詩律費研磨。凴君莫愛襄陽好，縮項鯿魚刺鯁多。

大簡之畫松風圖爲修端卿賦二首❸

董元老筆鬱盤盤，萬壑蒼雲復此看。絶似鳳凰山下路，秋風無際海波寒。

新亭相泣血沾襟，一日神州見陸沉。好就崆峒山叟問，醉眠春晝果何心。

秋江待渡横披

物外琴尊合往還，争教俗駕點溪山。畫師果識閑中趣，只作横舟落照間。

❶「涴」，原誤作「浣」，據詩集本、毛本改。
❷「春」，康熙本作「市」。
❸「大」，原誤作「太」，據道光本改。

贈答要襄叔二首

長洲連日遠相迎，展讀新詩眼倍明。鄧下舊人多念我，感君兼有故鄉情。

文擬邳侯下筆難，韜春一讀不知寒。名家未覺風流減，洗眼青雲看阿端。襄叔之先人擬《下邳侯傳》，作《竇韜春》，以賦火焙。又其兒子小字端平者方就學。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姓字舊熟相知新，三子皆我眼中人。洛西荒山有此客，酒光灩灩梅花春。

去華手中倒樹梛，亦要筆力挽千鈞。知君辦作南山豹，霧雨七日蔚成文。

掃地焚香樂有餘，情知怏怏米監書。❶枉教棄擲泥塗了，綠髮脩郎玉不如。

古來馬隊非講肆，韓生頗似周生勤。舉家都無擔石粟，老氣仍有垂天雲。

中庸胡公隔天壤，竇臣近日客死。大木失望工師來。明堂老手李明府，我知此公無棄材。斥李順陽吉甫。

乳虎守穴子可探，斫頭不屈貧所甘。異時三客俱焰焰，人倫東國吾無慚。

秋江曉發圖

百轉羊腸挽不前，旃車轆轆共流年。畫圖羨殺扁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

❶「監」，詩集本、毛本作「鹽」。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女几樵人塞上詞，劉景玄號。溪南老子坐中詩。因君喚起山亭夢，好似三鄉共醉時。

曾將心事許煙霞，酒榼書囊便是家。前日山亭亭上客，而今鞍馬老風沙。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詩爲謝

敗筆成丘死不神，侯門書卷欲誰親。鰥鰥魚目漫漫夜，盻到明星老却人。

參旂亦自遇災年，横被狐星射右肩。牽牛只有楮機石，送與天公折聘錢。

西虎東龍總伏雌，老蠹却是可憐兒。星圖何物堪相報，借用盧仝月蝕詩。

題鷺鷥敗荷扇頭

荷經凍雨緑全枯，葦到窮秋影亦疎。爲問風標兩公子，此中能有幾多魚。

西山樓爲王仲理賦二首

天日晴明四望開，樓中舒嘯亦悠哉。闌干十萬人家裏，只有青山入眼來。

拄笏西山老騎曹，朝來爽氣與秋高。休將人物輕題品，湖海元龍也未豪。❶

❶「也」，康熙本、道光本作「興」。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癡兒自不知。
就使此情忘得了，可能長在老頭皮。

芙蓉脂肉紫霞漿，別是仙家煖老方。
只枉柳枝攘下得，[1]忘情一馬亦何妨。

燕省掾屬張彦通舉釋菜之廢仁卿以詩美之亦賦二詩[2]

一奠區區入詠歌，請看文治竟如何。
李侯落筆非無意，告朔羊存得已多。

一日新儀見泮宮，共驚綿蕝有遺風。
他州亦可燕中比，[3]只枉今無百彦通。

采菊圖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淵明此意亦悠哉。
枉教詩景分留在，百繞斜川覓不來。

夢寐煙霞卜四隣，争教晚節傍風塵。
詩成應被南山笑，誰是東籬采菊人。

無塵亭二首

霧廓雲開病未能，波流草靡亦何曾。
胸中自有西風扇，身外休論有髮僧。

日日門前車馬喧，玉壺冰簟酒如川。

---

[1] 「下」，詩集本、毛本作「不」。

[2] 「廢」下，道光本有「典」字。下「詩」字，康熙本、道光本作「首」。

[3] 「他」，原誤作「化」，據道光本改。

亭中剩有題詩客，獨欠雲間李謫仙。時仁卿尚未到燕。

李廣道寫真二首

華髮蕭蕭玉鍊顔，一篇秋水想高閑。
須知八表神游客，不在披裘擁絮間。

擁絮披裘動數千，肉身那得盡飛僊。
玄門此老留教在，滄海横流未必然。

錢過庭煙溪獨釣圖二首

鞍馬風沙萬里身，眼明驚見楚江春。
緑蓑衣底玄真子，不解吟詩亦可人。

小景風流二百年，典刑來自米家船。
詩人無復承平舊，重爲遺音一慨然。畫學米元章《楚山清曉》，故有上句。

蒼崖遠渚圖二首

深谷高林自一天，紅塵無路近風煙。
兩椽茅屋平生了，况是清溪有釣船。

竹帛功名一筆無，殘年那復計榮枯。
青山未得携家去，惆悵題詩是畫圖。

三士醉樂圖

依樣胡盧畫不成，三家兒女日交兵。
瓦盆一醉糊塗了，比似高談却較争。

鄉郡雜詩五首余家自五代以後，自汝州遷平定，宋末又自平定遷忻，故文字中以平定爲鄉郡。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

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楊吏部之美，臯落人，閑閑曾守此郡。

神仙官府在瀛洲，何意閑閑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他州誰有湧雲樓。樓閑閑所建。❶

一溝流水幾橋横，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千樹，緑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週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飛鳥亦裴回，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説陽泉好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宗人明道老師澮軒二首

潞人澮社有來源，濟水分流到澮軒。莫問軒中賓與主，一家同是洛州元。❷

澮中無地着鹹酸，❸老口年多不受謾。

流外已曾增一董，不妨傳法到黄冠。

題商夢卿家晦道堂圖二首

松亭竹閣數家村，通德仍餘舊里門。喬木未須論巨室，青衫今有讀書孫。一作「青衫誰有讀書孫」。

東國人門幾百年，素風纔到此公傳。卷中甚欲題詩句，慚愧韋家祖德篇。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

隴坂經行十過春，也隨風土變真淳。吴山汧水不必畫，留在秦音已可人。

❶「閑閑」下，道光本有「公」字。
❷「洛」，原誤作「潞」，據詩集本、毛本改。
❸「地」，康熙本、道光本作「味」。

夢中陳迹畫中詩，前日行人鬢已絲。
我亦寒亭往來客，因君還寄出關詩。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擲網牽罾太俗生，煙波名利不多争。
緑蓑衣底玄真子，可是詩翁畫不成。

擊瓮喧天網截河，得魚何啻一罾多。
漁郎不作明年計，奈此纖鱗細甲何。

正始風流一百年，竹谿衣鉢有真傳。
玉堂人物今安在，紙尾題詩一概然。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

蟻穴蜂衙筆有靈，就中秋蝶最關情。❶
知君夢到南華境，紅穗碧花風露清。

過眼千金一唾輕，畫家元有老書生。
草蟲莫道空形似，正欲爾曹鳴不平。李資高亢，視錢幣如糞土。貴人求畫，或大罵而去，故不與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煙中草木水中山，筆到天機意態閑。
九十仙翁自游戲，不應辛苦作荆關。

雲樹微茫石嶮開，吴兒洲渚不塵埃。
凴君記取題詩處，杖屨適從𢌿谷來。

七賢寒林圖

萬古騷人有賞音，畫家滿意與幽尋。
題詩記得崧前事，❷絶似馮雷入少林。

❶「蝶」，原誤作「蜍」，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得」，康熙本、道光本作「取」。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

野鹿標枝氣象閑，老皇頻歲赦秋山。不妨右相丹青筆，時到霜林紫翠間。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二首❶

細密功夫足自神，經營慘澹欲誰親。却應林影湍聲外，猶欠吴山小筆春。

小景風流恰入時，留題紙尾竟何辭。不因脱兔投林了，何處而今更有詩。癸巳正月之變，逆黨中有欲謀害己者，賴仲華力爲營護得釋，故篇末有及。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己亥秋七月予得於馮翊宋文通家會侯之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予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子得之焕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者方謁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端因賦三詩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謹題

紅綫還驚掌上看，十年音息海漫漫。❷渠家王謝堂前慣，暗認曹劉可是難。

古錦詩囊半陸沉，吴楓句好入江深。世間妾婦争相妬，禽鳥區區却賞音。首句謂怨家投李長吉詩厠中。

❶「二首」，康熙本、道光本無此二字。
❷「息」，詩集本、毛本作「信」。

才氣田侯絶世奇，山丘零落更堪悲。
休驚燕子詩留在，化鶴歸來未可知。

前高山雜詩七首

夢寐煙霞卜四隣，眼明今日出紅塵。
山中景趣君休問，谷口泉聲已可人。

山經地志總難憑，鄉社流傳太俗生。
前後兩高從我改，合教松海作新名。

蚊聚蛙喧杳不聞，已甘麋鹿與同群。
胸中所得知多少，半是青松半白雲。

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晋堂堂四望開。
不上朝元峯北頂，真成不到此山來。

世上初無物外緣，人間却有洞中天。
如何長伴王居士，買盡青山不用錢。

白驢前日鳳山迴，爲愛朝元復此來。
却憶廣陵劉老子，醉吟應在釣魚臺。

白首同歸未省曾，青山獨往竟誰能。
莫嫌麋鹿無情識，比似人間少愛憎。

楚山清曉圖

雨潤煙濃十二峯，雲間合有楚王宮。
遥知別後西州夢，一抹春愁淺淡中。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

寓樂堂

此心安處是真歸，念念今知故習非。
一首新詩一盃酒，五陵裘馬自輕肥。

德恒齋

養心如虎亦良勤，血戰紛華老册勳。百草千花過春雨，白衣蒼狗看浮雲。

雪巖

貞松勁栢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

聱齋

弓刀陌上未知還，心寄漁郎笭箵間。名作聱齋疑未盡，峿山衣鉢在遺山。

贈李子範家兒子

神理乘除不偶然，只疑陽報向君偏。試評掌上明珠價，幾倍諸家覓藥錢。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耆舊能談相國賢，功名欲占冷巖前。清風萬古猶應在，未用仙公甲子年。

三鄉雜詩三首

夢寐滄洲爛熳游，西風安得釣魚舟。薄雲樓閣尤烘暑，細雨林塘已帶秋。

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筇枝滿袖風。草合斷橋通暗緑，竹摇殘照漏疎紅。

溪南老子坐詩窮，窮到簞瓢更屢空。
五鳳樓頭無手段，碧鷄坊外有家風。

鈞州道中

野陰莽蒼日將夕，歲律崢嶸風有聲。
從昔南山歌短褐，何時北闕請長纓。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七言絶句

榆杜硤口村早發

瘦馬長途懶着鞭，客懷牢落五更天。
幾時不屬鷄聲管，睡徹東窗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氣休論歲欲豐，且看蕪穢一時空。
臨高賞雪人何限，誰在瓊瑶世界中。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

翠葉輕籠豆顆匀，煙脂濃抹蠟痕新。
殷勤留着花梢露，滴下生紅可惜春。

枝間新緑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
愛惜芳心莫輕吐，且教桃李鬧春風。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

去歲流言到處疑，聞君哭我不勝悲。
今年我在君先没，淚盡荒城君得知。

遶墳三匝去無因，千里冰霜半病身。
斗酒隻鷄孤舊約，素車白馬屬何人。

二十六日早發安生道中雨木冰

玉樹瑤林世界寬,❶木冰真作雨花看。
青青也被糊塗盡,松栢何曾保歲寒。

書貽第三女珍

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
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

隱秀君山水爲范庭玉賦

萬壑風煙入座寒,六銖仙帔想驂鸞。
多少金閨畫眉手,吴山纔得鏡中看。

送子微二首

老年鞍馬不勝勞,更問狐裘與緼袍。
到了龍門有何好,伊川清淺石樓高。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
亂後洛陽花木盡,不妨閑作水南人。

楊秘監馬圖

天閑誰省識真龍,金粟堆前草色空。
忽見畫圖疑是夢,東華馳道麝香騘。

❶「瑶」,詩集本、毛本作「瓊」。

盃酒殷勤興不孤，更教懷袖得新圖。
緑囊自是君家物，醫得煙霞痼疾無。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四海虚名直幾錢，世間何限好林泉。
無情石嶺關頭路，行去行來又十年。

劉君用可菴二首

末節繁文費討掄，經生規矩是專門。
惡惡不可惡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

着脚繩橋已足憂，邯鄲匍匐更堪羞。
惡惡不可惡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惡，音烏。

岳山道中

野禾成穗石田黄，山木無風雨氣凉。
流水平岡儘堪畫，數家村落更斜陽。

雪行圖

太一仙舟雲錦重，新郎走馬杏園紅。
騎驢虧殺吟詩客，到處相逢是雪中。

寄杜莘老三首

夢裏雲山一卧屏，先生畫筆果通靈。
不妨行藥長安市，纔是前生許道寧。

一片青山共白雲，春林煙景入晴曛。
祝君老眼明於鏡，豪末清妍子細分。

耀卿西山歸隱三首 馬卿爲耀卿張君寫真，未幾被召北上。

静裏簞瓢不厭空，北窗元自有清風。傅岩只道無人識，已落君王物色中。

馬卿似與物爲春，難狀靈臺下筆親。預拂青山一片石，異時真是卷中人。

冠劒雲臺大縣侯，富春漁釣一羊裘。山林鍾鼎無心了，誰是人間第一流。

雪岸鳴鷁

離離残雪點荒蕠，更看幽禽慘淡中。❶笑殺畫簾雙燕子，秋千紅索海棠風。

東丹騎射

意氣曾看小字詩，畫圖今又識雄姿。血毛不見南山虎，想得弦聲列石時。

虚名

虚名不直一錢輕，唤得呶呶百謗生。可惜客兒頭上髮，也隨春草鬬輸贏。

投書圖二首

一束空書不療飢，浮沉隨水恰相宜。醬蒙藥楮輕拋却，却是洪喬見事遲。

❶「看」，詩集本作「着」，毛本作「著」。

屈作書郵未肯心，百函隨水聽浮沉。
虛名底用寒温問，却是洪喬最賞音。

題劉威卿小字難素册後二首

仗道精微得處難，書林頭白一儒冠。
陰功厚薄君休問，只就蠅頭細字看。
齒牙餘論足輝光，東國人倫趙與楊。
曾是兩翁門下客，殘年袖手亦無妨。

龐都運山水

門闌喜色到崔盧，文賦聲名逼兩都。
重爲溪山感疇昔，風流還有此翁無。

歸義僧山水卷

崧少經行二十春，野麋山鹿盡情親。
而今身落京塵底，畫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溪圖二章❶

物外煙霞卜四隣，武陵不是避秦人。
軟紅香土君休羨，千樹桃花滿意春。
金爵毿毿六月寒，桃花春夢隔征鞍。
青山歸計何時辦，畫卷空留馬上看。

❶「章」，道光本作「首」。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昌名士題詠

風流人物見承平，半向巢雲有姓名。
畫手休輕武元直，胸中誰比玉峥嶸。

書扇贈李湛然

江楓摇落海門秋，江水無風月半樓。
未要吴儂誇勝概，已從詩境得天游。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首

嚮日神仙看地行，只今煙駕想雲程。
石梁畫出西流寺，無復鏗然曳杖聲。

傾蓋論交了歲寒，眼中人物似君難。
流波意在誰真識，未絶朱弦已廢彈。

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
人間只説乘風了，覿面相呈却是誰。

祖唐臣所藏樗軒畫册二首

緑净紅香夢已空，草黄沙白思何窮。❶
波間野鴨渾無賴，長着詩人慘澹中。《敗荷野鴨》。

牧笛無聲畫意工，水村煙景緑楊風。題
詩憶得樗軒老，更覺升平是夢中。《風柳牧牛》。

客　意

雪屋燈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見歸途。
山間兒女應相望，十月初旬得到無。

❶「何」，原誤作「無」，據詩集本、毛本改。

走筆題十老會請疏

痛飲形骸百不成，天教鄉社送餘生。
病夫近日添新喜，十老圖中有姓名。

七夕

天街弈弈素光移，雲錦機閑漏箭遲。
誰與乘槎問銀漢，可無風浪借佳期。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冥鴻正恐絓疑網，脱兔不忘投茂林。
世故驅人真有力，天公困我豈無心。❶

壬子寒食

兒女青紅笑語譁，秋千環索響嘔啞。
今年好箇明寒食，五樹來禽恰放花。❷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太古清風匝地來，紙衣長往亦悠哉。
鐵牛力負黄河岸，生被曹山挽鼻迴。

過威州鎬厲王故居

天道循環只眼前，果誰烈焰與寒煙。

❶「豈」，詩集本、毛本作「本」。
❷「恰」，原誤作「拾」，據道光本改。

種瓜四摘渾閑事，❶抱蔓無人更可憐。

真味齋

麄飯寒虀老此身，高人那計甑生塵。
味無味處君知否，道着琴書已失真。

歸義興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石磴雲松百八盤，東峯日上海波寒。
老來丘壑風流減，却就禪房覓畫看。雲漢此畫甚有泰山典刑，因記東峯看日出時，故有上句。

喬夫人綵繡仙人圖

綵服仙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
青紅未是春風巧，一頌椒花更有餘。❷

出山像

不見恒星莫漫驚，日頭從此向西生。
只知大事因緣了，依舊雲門望太平。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

一幅清風竹寫生，月華霜白紙如冰。
天公老筆無今古，枉却坡詩説右丞。

愛竹髯參發巧新，能教一影具形神。
千門萬户清光裏，袖手東窗有幾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每從游戲得天成。
墨君解語應須道，猶欠風琴一再行。

❶「渾」，康熙本、道光本作「横」。
❷「椒」，原誤作「根」，據道光本改。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

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乞靈。不信驪珠不難得，試看金翅擘滄溟。

暈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超禪師晦寂菴

無波古井静中天，三尺藜床坐欲穿。一語調君君莫笑，妙高峯頂更超然。

自題寫真

東塗西抹竊時名，一線微官悮半生。不畫幼輿岩穴裏，野麋山鹿欲何成。

贈寫真田生三章

人物翩翩美少年，書中穎悟亦天然。❶燕南只道丹青好，棄擲泥塗自可憐。

萬態千形畫裏看，人人眉目與衣冠。情知不是裴中令，一片靈臺狀亦難。

市井公卿萬不同，依然見解一兒童。張顛草聖雄千古，却在孫娘劒器中。一作「遡

❶「中」，詩集本、毛本作「生」。

不同」。❶

贈高君用君益從弟。❷

杏苑仙郎合探花，虛傳佳句滿京華。丁寧王謝堂前燕，文采風流有故家。

周才卿拙菴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水略無痕。菴名未便遮藏得，拙裏元來大巧存。

郭大方自適軒

自適還曾自適無，半生枯寂生禪居。馬卿若也知人意，只畫梁家舉案圖。❸

風柳鳴蟬

輕明雙翼曉風前，一曲哀箏續斷絃。移向別枝誰畫得，只留殘響客愁邊。

晴景圖

白日青天下筆難，要從明潤細尋看。藏山只道雲煙好，畫史而今盡熱謾。

❶「一」，原缺，據道光本補。
❷「從」，道光本作「仲」。
❸「案」，原誤作「按」，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僧寺阻雨

山氣森岑入葛衣，砧聲偏與客心期。僧窗連夜瀟瀟雨，又較歸程幾日遲。

金山❶

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脩眉十二環。常着一峯煙雨裏，苦才多思是金山。

王子文琴齋

天上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何物，直要文君典鷫鸘。

覃彦清飛雨亭橫披

百道懸流注夜光，畫中亭榭亦清凉。何人與問長安客，赤日黄塵有底忙。

讀漢書

室方隆棟非難構，❷水到頹波豈易迴。豐沛帝鄉多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材。

内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體

征南諫疏無多語，大度高皇有至仁。

❶ 此題下，道光本有雙行小注「在忻口南」四字。

❷ 「室」，原誤作「窒」，據道光本改。

留得青囊一丸藥，異時猶可活斯民。

中臺啓事山吏部，東閣詞臣何水曹。松栢蕭蕭一丘土，龍門依舊泰山高。

姓名三字金甌重，事業千年片簡青。試向雲間望光綵，看從何地現文星。

石勒問道圖

輕比韓彭作李陽，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文叔，肯説鈴聲替戾岡。

花光梅❶

草聖前頭一樹春，豪華落盡只天真。寫生今向君家見，疑是花光有兩身。

舊與趙景温

浮雲流水易西東，回首梁園似夢中。一别十年今又别，酒尊能得幾迴同。

夏山風雨

慘澹經營有許功，吴僧誰得嗣宗風。情知一雨收晴了，更没塵沙到坐中。

春雲淡冶

一抹平林素練横，數堆寒碧白煙生。春雲可是多姿態，五字韋郎畫不成。

❶「花光」，道光本作「華光」。下同。

雪谷早行圖二章❶

雪擁雲横下筆難，争教萬景入荒寒。
詩翁自有無聲句，畫裹凴君細覓看。

畫到天機古亦難，遺山詩境更高寒。
貞元朝士今誰在，莫厭明窗百過看。

胡叟楚山清曉

剪得吴松一片秋，❷江山小筆也風流。
卷中未有題詩客，留得才情趙倚樓。❸

辛亥九月末見菊❹

黄菊霜華日日添，也應有意醉陶潛。
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簷。

答俊書記學詩

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
心地待渠明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夜宿山中

月華人影共徘徊，未算歸程夢已迴。
澗水悲鳴易愁絶，長松休送雨聲來。

---

❶ 此題下，道光本有雙行小注「卷中多國朝名勝題詠」九字。
❷ 「松」，道光本作「淞」。
❸ 「得」，詩集本、毛本作「待」。
❹ 「末」，原誤作「未」，據道光本改。

臺山雜詠十六首甲寅六月

登臨夙有故鄉緣，試手清涼第一篇。
知被錢郎笑寒乞，不將錦繡裹山川。

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靈鼇。
太行直上猶千里，井底殘山枉叫號。

萬壑千嵓位置雄，偶從天巧見神功。
湍溪已作風雷惡，更在雲山氣象中。

顛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
好箇臺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來。

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緑深青一萬重。
此景祗應天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峯。

山上離宮魏故基，黄金佛閣到今疑。
異時人讀清涼傳，應記諸孫賦黍離。

一國春風帝子家，緑雲晴雪間紅霞。
香綿穩藉僧溪草，❶蜀錦驚看佛鉢花。

沉沉龍穴貯雲煙，百草千花雨露偏。
佛土休將人境比，誰家隨步得金蓮。

兜羅綿界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
解脱文殊俱有説，是中知有木强人。

真向華嚴見化城，翻嫌金屑翳雙明。
惡惡不可惡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

總爲毗耶口不開，龍宫華藏頓塵埃。
對談石在維摩在，珍重曼殊更一來。

咄嗟檀施滿金田，遠客游臺動數千。
大地嗷嗷困炎暑，山中多少地行仙。

石罅飛泉冰齒牙，一盃龍焙雪生花。
車塵馬足長橋水，汲得中泠未要誇。❷

凛凛長松卧澗阿，提壺悲嘯撫寒柯。
萬牛不道丘山重，細路沿雲奈爾何。

---

❶「溪」，道光本作「鞢」。

❷「泠」，原誤作「冷」，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熱惱消除佛作緣，山頭冰雪過尖天。
法王悲智無窮盡，更看清凉遍大千。

靈虵不與世相關，時復蜿蜒水石間。
何處天瓢待霖雨，一龕香火梵仙山。

跨牛圖 才子，唐人冠服，作哦詩狀。牛後帶琴書。

畫出升平古意同，江村渺渺緑楊風。
看來總是哦詩客，遠勝騎驢着雪中。隨駕張珪，似是摹古人本。

贈湛澄之四章

眼花看碧漸成朱，兀兀陶陶樂有餘。
柳岸醉僧堪一笑，强教分別竟何如。

兒女團欒龐行婆，漉籬活計苦無多。
布囊歸去詩千首，猶欠庭珪墨一螺。❶

十年不見山堂老，賴有澄之在眼中。
總道木菴枯淡好，東風花柳各青紅。

散聖風流有別傳，漆瞳一照出人天，❷
石門故事君知否，好佐涪翁學刺船。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内鄉一詩追録於此今三十年矣

桑條沾潤麥溝青，軋軋耕車鬧曉晴。
老眼不隨花柳轉，一犂春事最關情。

❶「珪」，原誤作「蛙」，據道光本改。
❷「照」，道光本作「點」。

三門集津圖

南北争教限大江，吴家纔了又陳亡。
畫工只説三門險，不記茅津一葦航。

乙卯端四日感懷

衰年那與世相關，苦被詩魔不放閑。
好箇舊家長樂老，無才無德只痴頑。

山村風雨扇頭

總爲詩翁發興新，直教畫筆亦通神。
莫嫌風雨無多景，截斷黄塵亦可人。

跋蕭師鷺鷥敗荷扇頭❶徐榮之畫。

蕭蕭煙景帶霜華，公子風標浪自誇。
可道浣花詩境好，鵁鶄鸂鶒滿晴沙。

袁顯之扇頭

雙鷺聯拳只辦愁，枯荷折葦更窮秋。
風流緑影紅香底，好箇鴛鴦百自由。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慣見河邊織女機，枯槎八月未成歸。
棲遲零落今如此，枉却星翁比少微。

❶「師」，原誤作「帥」，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天容海色本澄清，萬古東方有啓明。七十七年强健在，不方林下看升平。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

鶴骨翛然卧石床，情知合眼即仙鄉。安時處順吾儒事，枉却南華説坐忘。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西風早晚送歸鞍。無因料理黄塵了，只得青山紙上看。

貞燕二首

杏梁雙宿復雙飛，海國爭教隻影歸。想得秋風漸涼冷，謝家兒女亦依依。

污潔難將一類推，舊家紅綫可無疑。豚魚自是詩家語，輕擬庭闈恐未宜。

楊祕監雪谷早行圖

息軒畫筆老龍眠，雪谷冰橋自一天。六月高樓汗如雨，豈知方外有詩僊。

杜莘老夏日汾亭横軸

杜侯老筆堯民意，黄閣清風有故家。庸俗紛紛小兒女，枉教塵土涴煙霞。

武元直秋江罷釣

暮山明月曉溪雲，今古仙凡此地分。醉後狂歌問漁叟，殘年何計得隨君。

張彦遠江行八詠圖奉試時所見。❶

楚江平浸楚山流，❷放眼江山得意秋。
一寸霜毫九雲夢，合教轟醉岳陽樓。

題馮漕緩之碩人在澗横軸胡先生畫。

見説雲霄意氣豪，幾回攬鏡惜顛毛。
不争畫得林泉好，轉使山人索價高。

題邢公達寒梅凍雀圖

褐衣相媚不勝情，只許乾暉畫得成。
却被詩人笑寒乞，一枝風雪可憐生。

秀隱君山水

烏鞵踏破軟紅塵，未信溪山下筆親。
圖上風煙看蕭灑，❸畫家亦有魏夫人。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章❹

錦水休驚綵霞，換根元自有靈砂。
瓊枝不逐秋風老，自是人間日易斜。

翠袖紅粧又一新，秋風秋露發清真。
丹青寫入梅溪筆，桃李從今不算春。

❶「試」，原誤作「使」，據詩集本、毛本改。
❷「江」、「山」，康熙本、道光本作「山」、「江」。
❸「看」，康熙本、道光本作「有」。
❹「章」，康熙本、道光本作「首」。

梁氏先人手書

玄蚪飛跳九天門，秦火驚看片紙存。耆舊風流知未滅，青衫還見讀書孫。

薊北杜國寶以真定教官李進之所譔大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狀見示用題三絶其後

總道清流解致君，白袍唐日已紛紛。科名屈殺漁陽老，章甫何人不惠文。

兒戲將軍百不知，枉將壁壘付安危，論功纔得塩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誰。

堂掾談經見蚤成，諸郎難弟復難兄。長留北海文章在，千古雲麾有姓名。

贈眥子野高士三章

僊翁高弟獨君優，胸次清明辨九流。我是愚溪一愚叟，不妨同醉眥家洲。

月旦今誰許與陳，乍賢乍佞日紛紜。鳶肩燕頷非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虛名玉表或磻中，薄命何堪與共功。東國人倫要真識，好將傳與黑頭公。❶

戲相師

珥貂簪筆起鉏犁，何必人人慣伏犀。胸次九流君自了，看來唯少醉如泥。

❶「傳」，原誤作「傅」，據道光本改。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信得人間比夢間，一巵芳酒且開顏。當時笑伴今誰在，詩客凄凉飯顆山。

爛醉玄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桃花一簇開無主，留着東風與兔葵。

弊盡貂裘白髮新，京華旅食記前身。仙翁相見休相笑，同是邯鄲枕上人。

元夕❶

花影鐙光一萬重，青衫驄馬踏東風。❷彰陽舊事無人記，二十二年似夢中。

酴醿

枕幃餘韻最清真，夢裏猶來著莫人。擬借濃陰作羅幕，玉纓多處卧殘春。

爲橄子釀金二首

明珠評價敵連城，棄擲泥塗意未平。十萬人家管弦裏，獨憐金石隱商聲。

秋來聞説酒盃疏，卻爲窮愁解著書。知是遺山亭上客，無衣無褐欲何如？

❶ 以下十六題補自道光本卷十四。

❷ 「驄」，詩集本、毛本作「駿」。

李子範生子

六峯靈氣未消沈，雛鳳翩翩翠作衿。
名姓定知書小録，作詩先與喚瓊林。

柏鄉光武廟

老樹刳心不更春，當年曾見漢儀新。
憑君莫話舂陵事，笑殺中原逐鹿人。

和德新丈

二年老眼暗兵塵，今日逢君喜事新。
結伴還鄉有成約，不應先作北歸人。

春日寓興[1]

雨過横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
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

滄浪圖

萬頃煙波入夢頻，眼中魚鳥覺情親。
而今塵滿西風扇，愧爾青山獨往人。

倦繡圖

香玉春來困不勝，啼鶯唤夢幾時曆。

[1] 此詩又見宋曾鞏《元豐類稿》卷八，爲《城南二首》之第一首。

可憐憔悴田家女，促織聲中對曉鐙。

雪谷曉行圖

漫漫長路幾時休，風雪無情夢亦愁。羨殺田家老翁媪，瓦盆濁酒火鑪頭。

浩然雪行圖

曲江花柳自昇平，雪磵冰橋去國情。枉卻卷中留好語，畫師寒乞可憐生。

岳邦獻壽

見君誰不愛清醇，壽席今年樂事新。八十老翁持酒勸，酣歌一曲太平春。

風柳歸牛圖為張伯英賦。

陂塘渺渺緑楊風，牛背昇平萬古同。忽見畫圖還自笑，枉將書策課兒童。

子和麋鹿圖

白髮刁騷一秃翁，塵埃無處避西風。野麋山鹿平生伴，惆悵相看是畫中。

賈氏怡齋二首

兒女青紅薦壽觴，階庭蘭玉立諸郎。黄金甲第知何限，誰有怡齋致樂堂？

一門難弟復難兄，藉甚州閭月旦評。見説病中王處士，感君兼有急難情。王敦夫

寒病勞復，歷兩月之久，委頓殊甚。仲德躬自調護，迄於平善，州里稱焉。故上句及之。

與西僧倫伯達二首

行雲孤鶴萬緣輕，遥見鄉關眼便明。不似遺山元老子，塵埃風雨過平生。

半世秦川在夢中，幾時蓮社與君同？淵明自比吾何敢，或有新詩及遠公。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宏　詞❶

章宗皇帝鐵券行引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説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後，盜據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鎮冀，根結盤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問，有司不訶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温言善辭以開慰之，高爵厚禄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惡，質之於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當是時，武尅不剛，君臣相與爲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於此者，將奔走而奉之。故所謂丹書之信，特迫於不得已焉而與之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鎮鐵券來上者，上爲製七言長詩以破其説，名曰《鐵券行》，臣幸獲覩焉。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大朴雖散，天理之真淳者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誥》興，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益惑。蓋自結繩而爲書契，自書契而爲《誓》、《誥》，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於其臣，臣有不得於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髮，況又自《誓》、《誥》而爲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

❶「宏詞」，原無，據底本目録補。

亦難矣。故施之藩鎮不可也。黄河、泰山之盟不能救韓、彭於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語又安可保唐室於威令復振之後乎！施於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爲不直，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爲不義。不直、不義，幾何其不以功臣爲藩鎮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乎此，則知聖人所以及豚魚者，爲不在彼也。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聖之姿、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脩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間，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貴、輿臺皁隸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膠而固。其視前世《誓》、《誥》之繁，固已貫三光而洞九泉矣，況於恃片鐵以爲固者乎！宜其播之於號令，發之於歌詩，慨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祛千載之惑，爲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爲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聖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雲漢之昭回、日星之炳曜，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幾自託於不腐云。」臣謹引。

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已上二篇，正大元年五月應辭科程文。餘二篇《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亡，不及録。

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雷霆之擊無不滅，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其有怙姦自終，同惡相濟，雖合從連衡而自爲得計，而禁暴誅亂者理有固然。輔車之勢未成，連頸之刑已及。陳餘之輔趙歇，竟成泜水之亡；公孫之得隗囂，何救咸門之酷。明鑒不遠，覆轍相尋。我國家

統接軒符，亂除秦跡。斷鰲足以立四極，射旄頭而靖八荒。南征北怨而俱荷來蘇，西被東漸而無思不服。獨茲狂狡，猶爾跳梁。竇建德、王世充者，闒茸下材，昏迷小醜。要領不足以膏斧鉞，名姓不足以污簡書。僭號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於晝出，鷹鳩當化於陽和。敢爲掎角之謀，❶自隔照臨之造。❷魚肉兆姓，塗炭二方。稔惡貫以既盈，諒靈誅之莫逭。五侯共憤，期分項羽之尸；四塚既成，待葬蚩尤之骨。臣與諸將等致行天討，動稟睿謀。謂虢既滅則虞自亡，故燕可先而齊當後。肅將禁旅，進次東都。賊既身來，義當面喻。人有請師之舉，天開悔禍之期。今不自歸，後將無及。計即從於馴伏，乃更肆於憑陵。不虞當轍之難，遽有背城之役。臣等先登進擊，深入合攻，戰聲騰洛水之波，怒氣動邙山之色。紛投戈而蔽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將既殲，餘衆皆潰。世充則堅壁自固，恃求援之方來；建德則掃境赴期，曾胥亡之不悟。臣等鼓已捷之勇，迎自送之師，破竹未比乎發機，建瓴莫喻其乘勢。武牢方啓，突騎直前。諸將引陣以當其衝，微臣卷甲以出其後。鱷鯢自警，蟣蝨相悲。以彼氣之既歸，當我軍之方鋭。亂難復整，徒誇軍屬於鵲山；勢不久存，果見豆亡於牛谷。臣以既擒夏賊，尋詣洛師，示之已獲之俘，縱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謀已敗，内勢又窮，知無地而可逃，乃詣軍而自縛。一卒不損，二盜克平。其東都吏民等虐政久罹，王靈甫及，金鼓動發生之氣，旌旗導長養之

❶「掎」，原誤作「椅」，據康熙本改。

❷「造」，康熙本、道光本作「遠」。

風，莫不動地懽呼，戴天感泣。廓妖氛而一掃，混文軌而大同。升平之期，自今以始。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沉幾先物，神武應期，從容高拱乎九重之中，纖悉周知於萬里之外。日將旦而群陰伏，顧小竊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時行，宜雋功之丕應。臣某等謬司戎律，初乏將材，仰憑折箠之神，俯遂請纓之志。七旬來格，微勞深愧於禹征；萬壽無疆，善頌敢忘於武拜！

擬賀登寶位表 已下五題，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新。凡在照臨，舉深慶抃。中謝。竊以社稷隆神器之重，父子處人倫之先。付與既公，衆庶斯定。我國家光宅天下，丕冒海隅，世祚承平，古無倫擬。先皇帝總持權柄，弘濟艱難。安强成道德之威，信順得天人之助。大功甫集，明命有歸。欽惟皇帝陛下，孝弟通於神明，忠厚及於草木。聖神文武，克享皇天之心；獄訟謳歌，皆曰吾君之子。百年享國，初得正傳；三后在天，更無遺恨。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宜及於此時；周宣、夏后之功，專美豈容於他日。風雲嘉會，日月中興。臣等夙被生成，重叨際會。接千歲之統，既欣曆數之有歸；上萬年之觴，行慶版圖之盡復。❶

擬立東宮詔

惟王建國，篤爲長世之謀；惟國立儲，茂正萬邦之本。位號定而莫不以爲悅，典

❶「圖」，原誤作「國」，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禮崇而莫敢以爲私。眷予上嗣之良，優有中興之略。內則視膳問安之禮備，外則尊道讓齒之義隆。藹然仁孝之稱，粹矣温文之表。朕自紹休於大統，猶虛位於東朝。乃考蓍龜之占，乃稽方册之寶。夏后與子，天人之望攸歸；周家尚親，廟社之尊斯在。載涓穀旦，爰闢青宫。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對兩宫之訓。某可立爲皇太子。於戲！文昭武穆，夙詒燕翼之謀；震長离明，本有承華之象。尚因主鬯之重，嗣啓迓衡之期。

擬除樞密使制

在天垂象，璣衡通紫極之嚴；稽古象賢，宥密極洪樞之峻。❶故非智辯無窮，則不足以語成敗安危之要；非威望素重，則不足以馭梟俊强悍之臣。敷求天下之奇才，以屬國家之大計。誕告於衆，予得其人。具官某，沉鷙有謀，矜嚴不撓。達用兵之善志，厲許國之精忠。戎陣有年，膚公屢奏。出奇應變，森然武庫之雄；厭難折衝，隱若長城之固。屬機庭之虛職，咨群牧以擇賢。才氣無雙，士皆樂屬李廣；策慮愊億，時則有若陳湯。是用假以本兵之權，置諸右府之長。於戲！漢有汲長孺，邪謀寢於淮南；唐相李文饒，威令行於河朔。蓋屈人貴乎不戰，而銷患在於亡形。予將以中興而責成，爾其以上策而自任。尚恢遠略，無及近功。

❶「宥」，原誤作「有」，據康熙本改。

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

憲府備員，積有妨賢之畏；樞庭謀帥，遽膺制勝之求。拊陋質以何堪，對寵光而知懼。中謝。臣聞受祿過量，忠臣恥其素餐；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蓋物勝於權，則衡爲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於顛。臣雖至愚，敢忘斯義！伏念臣智靈弗競，器蘊尤疎。初無落落過人之材，徒有區區自信之志。薦更中外，無補事功。竊憂大譴之方來，敢謂異恩之橫被。而況樞極通帝位之紀，有府嚴師律之謀。周設六官，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中台。故必文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爪牙之任。人歌宣后，豈無吉甫之憲邦；天啓高皇，宜得留侯而籌幄。顧以非才而叨據，在於公議而謂何。伏望皇帝陛下，大道曲全，至明博照。察臣心之有愧，憫臣力之弗勝。追還誤恩，妙柬良輔。退而勞力，足昭名器之至公；因是得人，旋致朝廷之增重。

擬除司農卿制

田政維天下之大綱，古有播百穀之命；農臣分户曹之外務，今爲治六府之官。況假以部使者之權，位於中執法之次。自非智數足以豐財賦，風采足以動縉紳，則何以察吏治之否臧，究貨源之通塞？疇若予采，僉曰汝諧。具官某，志大而氣剛，智明而才邵。遇事不滯，砉然新發之鋒；挺身而前，凜乎後彫之節。自預時髦之選，浸階華貫之游。蔚爲名臣，簡在朕聽。是用進以稽臣之貳，委兹邦計之繁。朕惟西北用兵以來，朝廷多

事之際，斂散之術既廢，罪功之辨不明。官必仰給於創罷之民，民或重困於侵歔之吏。蓋基本急於愛養，而綱紀貴乎設張。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責成，爾得以三載之功而自效。於戲！生之有道則財恒足，率之以正則令必行。劉晏之輕重相權，算不忘於馬上；范滂之澄清自任，志已見於車中。罔俾斯人，專美前世。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碑銘表誌碣❶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某言：「先大父之薨，參知政事高公子約爲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未遠，而人代既遷。徵良史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垂盡。瞻言丘隴，旌紀寂寥。好退無所似肖，不能奉揚徽烈，負釁蒙累，無以自處。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

某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顧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繼於高公之文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蓋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爲宰相。尚書左、右丞，參知政事二人，爲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預腹心之謀者爲多，潢霤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❷參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繫人望焉爾。軒輊之權既分，疏密之情

❶「碑銘表誌碣」，原無，據底本目録補。
❷「門閥」，康熙本、道光本作「閥閲」。

亦異。孤立之迹處乎危疑之間，❶難入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苟容爲得計，循默爲知體矣。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琚、董右丞師中、胥莘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歷仕四朝，再秉鈞軸，不難於佗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篤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表百僚，敦龐耇艾足以填國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爲稱首。夫善化一鄉，智效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秉筆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

謹按：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爲東阿人。曾祖諱晞，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青榮禄大夫、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匱。贈金紫光禄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彌學，篤於學問，以《尚書》爲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嘆曰：「丈夫寧老於童子雕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常銘其左右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爲名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署曰「張萬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穎悟，號稱博聞强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

❶「立」，道光本作「寒」。

釋褐潁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群起，公有策禦之，盜爲衰止，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辰淥鹽司判官。課最，超淄川長山令。去官之日，百姓爲之立祠。十五年，❶充尚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寧軍節度副使。二十一年，召爲尚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乃真受焉。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中。敷奏詳明，不爲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詔以遺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爲河南路提刑使。不朞年，御史臺奏課爲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脩、❷右拾遺路鐸、翰林脩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不相容。卿以爲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爲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户，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爲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内觀察使。❸其後，立后議寢，上思公言，召爲大興府尹。二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未幾，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府事，以便

❶「五」，原缺，據道光本補。

❷「宗」，道光本作「姫」。據《金史》本傳，宗端脩避睿宗諱改姓「姫」。

❸「德」，據《金史·張萬公傳》，當作「國」。

親。歲餘，復以親老爲言，乃聽歸侍。六年，起爲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爲之平物價，寬民力，比它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爲建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内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衄。凡以軍事所給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❶所以無鬬志。願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强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從，即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尚醫調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遷榮禄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庭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閤門祗候，又改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者，佗相莫與爲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頻上章告老，寧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佗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

❶「免」，原誤作「兑」，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不允，加銀青榮禄大夫。三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己者，求去甚力。上爲感動。中使宣旨：「朕初即位，首命卿入政府，繼遷相位，以卿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機務相勞。今去意既堅，不得不屈朕以從卿耳。」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東西路宣撫使，便宜行事。公爲之布教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埸，毋敢妄動；蒞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既定，即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以榮其歸。

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灑掃庭内，曰：「吾將逝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戒子孫以貴薄、尚儉而已。尋薨，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賻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攷行，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祔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衍慶宫，配享章宗廟庭。公資朴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沉默自養，平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欷歔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爲感動。夫人前歿，章宗欲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潔居終身，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與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州縣則治化清净，不事科罰，而人有畏愛之實；在朝廷則切於

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爲大臣之體。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在相位，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動聲氣而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兹見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興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田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爲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癰疽，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爲重者，人視之以爲血讎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盻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蓋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爲不可，獨上以爲可，故公之言易爲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爲可，而公獨以爲不可，故難爲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爲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往雞鳴。濟北有期，乃祠嘉平。神物不亡，時出効靈。觳城之張，帝傅載生。帝傅維何？文貞壽公。木訥之剛，朴魯之忠。以静而應，以介而通。悃愊無華，安事勇功。郎署擢長，憲臺進貳。相業之良，興陵所試。大定之治，講若畫一。公如曹參，守而勿失。守而勿失，民以寧謐。賜則陰受，跡容致詰。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孫受之，曷不究之。在昔所難，在聽思聰。烏群於前，孰知雌雄。兵以農戰，國從本固。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興。作法於

貪，敉將曷勝！悔罔後及，忠無前寤。我思古人，愛而莫助。黃山之陽，喬木蒼蒼。公墓有碑，千載涕滂。

王黃華墓碑

泰和壬戌冬，内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襄事。❶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慚琬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

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諜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殁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飭，避大林延之難，還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白霫。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静軍節度使。保静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

❶「襄」，道光本作「喪」。

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即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

生未朞，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翛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卧龍，起硔硌、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蔚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雞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坌集。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棲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晋人庾衮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絶，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自號，茲山因之傑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闕，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

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脩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内外艱，哀毁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脩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朞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承務郎，[1]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浄，幼爲女官，公没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廕補官，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

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顔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温甫、路元亨、張晋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内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鄠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蘗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

[1] 「承務」，原誤作「丞務」，據道光本改。下同，不再出校。「止」，康熙本、道光本作「至」。

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絶畫詩書。」馮内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絶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録云。

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殁，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迨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内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姿，孰雲之從。望公脩門，劍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開燕論思，衮職彌縫。顧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間氣所鍾。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年，❶寧

❶「年」，原誤作「千」，據四庫本改。

阨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伐，❶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絫之爲功。畀鎡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蒿蓬，摧熊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宫。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寫孤憤於迴風。謫傅長沙，蠡賊内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大患若身兮，羗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汴梁。石晋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爲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信校尉諱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彦直，爲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宛丘令，即君之考也。宛丘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爲淄川人。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

君年十六，以廕補轉運司押遞官。時正隆南征，在所寇盗充斥。及歲終受代，間關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凡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穎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爲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内翰景純，景純大爲奬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爲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换承務郎，調歷城主簿，改

❶「伐」，原誤作「代」，據四庫本改。

積石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啓事退，目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陜右旱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關輔，馳奏百姓苦饑，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即開倉賑貧，所全活不勝計。朝廷以爲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五。朝譽既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乏者多，❶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遍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墮窳者，率真決之。徭役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爲之有秋。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十倍大定間，一時府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例以正員督餽饟。同列方以從軍爲憂，而君自請焉。宰相重君之行，爲改檄他員。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嘗得郡。朕識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爲民，以稱朕意。政成，即召卿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殁，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違遠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柴毁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執隨以某日，奉君之柩，祔于某原之先塋。

❶「乏」，原作「之」，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

君自就學，即以和雅自將。宛丘涖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寛厚。歷中外餘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於官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選張行簡至黄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鋟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以比前世龍虎牓。至論孝弟忠敬，尚以君爲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女；再娶宛平王氏，忻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試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葉令，淳正古雅，爲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曰：

處爲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既厚其資。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永錫爾類，從古有辭。人子養親，易失者時。含飴弄孫，爲樂不貲。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誰爲隙駒，忽其崦嵫。顧瞻玄堂，泣涕漣洏。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銘詩。是惟純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碑銘表誌碣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没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争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禄。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❶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吴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顔，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禄，❷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

❶「良」，道光本無此字。
❷「汩」，原誤作「汨」，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壯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

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1]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户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虚，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盗賊無大小皆棓殺之。聞赦將至，先棓賊死，乃拜赦，而盗愈繁。公

[1] 「邯鄲」，原誤倒，據康熙本、道光本乙正。

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❶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强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其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内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禄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禄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❷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

❶「送」，道光本作「遮」。

❷「二」，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尚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嘆。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

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

所著《易蘂説》十卷、《中庸説》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

子類説》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删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録》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説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録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❶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晋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

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絶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閲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

❶「析」,原誤作「折」,據道光本改。

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頹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己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崧，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萬，❶其□父課之讀書，涉獵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爲常。趙魏間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爲稱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之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儒素起宗，實兆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溶，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大定初，兩赴廷試不中，即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殁。用公貴，贈朝列大夫、安定縣子。

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毁成疾。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學，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者爲甚力，故公十五知屬文，弱冠

❶「萬」，原無，據四庫本補。

有聲場屋間。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即墨令。縣治瀕海，土墝而俗惡。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爲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强暴爲之帖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盗驛傳被襆，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頹圮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狐鳴後圃中，一唱百和。少頃，群集周匝廷内。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爲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迫逐之，置奴釵間，奴即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遭群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絶。縣民以公爲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强寇十數輩，尹以下謂此寇爲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爲緩其獄。尹怒，强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偃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即日上書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爲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即大位，留意庶獄，勅尚書省：「吾往判大興，獄犴填滿。推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慎者充。」宰相以公爲能，故有此授。公涖職不三月，以獄空聞。

詔錫宴以寵之。

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丁内艱，服除，爲國子監丞兼户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税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爲主典者之累。公躬自閲實，無有欺抑者。凡樁配之數，悉從蠲貸。在所倉官坐傷耗而礙銓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户部員外郎蘇某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公決之。蘇，法吏，專事榜掠。因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蝎籠大匱之屬。公嘆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爲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爲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冤乎？」隨以它使者覆之，蘇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譽由是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簽事。陛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垂拱而治可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寅緣至宰相者，故公爲上言如此。不報。改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入縣境，公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顧盼之際，蝗去無留者。衛

紹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並著，旬月之後，但卧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二年五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睢陽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後幾日，葬於某所之先塋。

娶馬氏，封安定郡君。婦德母儀，中表以爲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德珪，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廕爲禮曹掾。女二人：長適邢臺焦日新，[1]封中山縣君；次適洧川楊振文，封弘農縣君。孫男三人：祇遹，祇承，祇畏。

公美丰儀，善談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悌，唯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逮公四世。公卹睦之，小大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繼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歲丙午，某過彰德，德珪方爲府從事，謂某言：「先人棄養將三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顧瞻先壟，有旌紀寂寞之感。逌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祔有日。誠得吾子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不敏，嘗問公於曹徵君子玉。子玉，公鄉里，知公爲詳。以爲公無他過人，但能充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

[1] 「邢」，原誤作「刑」，據道光本改。

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也，公可以無媿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綱維之，奚取于眇焉之身？元氣維何？由孝而仁。智効一官，大或秉鈞。民吾同胞，忍弗愛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獸伏而鳥馴。問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惠文，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鬱彼佳城，志以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尚知爲泰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虎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刼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❶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寧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虎，簒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無可撼摇，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譖爲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寧之弒，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稜疾惡、不畏强禦

❶「摘」，道光本作「擇」。

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

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諜散失，無可攷案。靖康初，先生之祖玘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欒城，仍食先業。資欒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爲資者來謁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既平，又量爲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玄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即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稾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潤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爲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詫於他邦。入爲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爲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祕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静

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以邳城頽圮爲憂，謀之州將，爲浚築計。不合，欲聞之朝。❶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邳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弑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名之曰「寄菴」，因以爲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老矣，❷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

先生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爲人，雅爲王内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黄之間，畫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爲第一。所在求謁者縑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弦歌棊槊，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預尅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稾城劉氏；❸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末娶大興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窯冶官，❹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

❶「聞」，原誤作「間」，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益」，康熙本作「盖」。
❸「稾」，康熙本、道光本作「栄」。
❹「治」，原誤作「治」，據道光本改。

也。女二人，皆嫁士族。壬寅某月，孤子治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葬於欒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唯治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祔，獲罪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問學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爲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以不獲爲恨，其何敢辭。唯是駑劣，老矣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責，以爲「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爲權。嗟維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脱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垂涎。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逮至寧，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違，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閎，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

室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爲世底柱，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焰焰，鼓動海内，臺諫多以爲言。公時爲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説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韙之。佗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掃地。而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言泰和名臣者，❶唯公可以當之。

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夢兆改焉。世爲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卜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却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禀寛緩，輕財好施，以詩書棊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遥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户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黄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爲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

❶「言」，康熙本、道光本作「稱」。

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爲人，衆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爲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爲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席帽，行圍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爲之斂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司事。搏擊豪右，發擿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朞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人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

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廕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男孫三人，❶曰革，曰賁，曰恒。公天性孝友，爲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鞫之，一問得情，人以爲神明之政。在所敦獎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爲之一變。起文廟于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第，張氏遂爲河東文章

❶「男孫」，康熙本、道光本作「孫男」。

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緯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自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厭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預有榮焉，敢不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强，趙、張、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凛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鄙夫之不可以事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表誌碣

内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説。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彦，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禄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叔獻，❶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户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晋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❷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禄，雷御史希顔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兹爲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内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

❶「亳」，原誤作「毫」，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諫」，原誤作「課」，據道光本改。

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絶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

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太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

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❶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爲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丁内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

❶「承」，原誤作「丞」，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閲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内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❶遷翰林侍讀學士、同脩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

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榷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榷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户部尚書完顔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❷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爲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爲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

❶「六年」，按貞祐無六年，據《金史》本傳，當爲興定元年六月。

❷「完」，原誤作「宗」，據道光本改。

肅綱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莅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録。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爲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户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内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説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

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爲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凉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强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顔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揔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事小，一户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揔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爲禮部尚書兼侍讀。

明年，設益政院於内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選首。名爲經筵，實内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録》、《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❶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于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

❶「几」，原誤作「凡」，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

娶某郡吕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

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爲難。待二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疎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爲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爲天官，爲春官，爲翰長，爲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册，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奬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欵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

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爲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争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豬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强有弱，今但言强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然？❶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爲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糺軍亦駈之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

❶「然」，道光本作「乎」。

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禽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悦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爲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

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爲遊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敵所迫，奔入於河，爲逭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寃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寃陝西。公之重人命，慎于兵刑者類如此。

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❶衆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❷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啓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絶，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

❶「的」，原誤作「約」，據道光本改。
❷「一」，道光本作「乙」。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吕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爲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説》、《積年雜説》，皆藏於秘府。

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彪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禀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駕傾朝支，忿兵横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葠朮芝，❶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爲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爲賫咨。峴山墮淚方在兹，零落何必西州詩！

❶「葠朮」，康熙本作「獲采」。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歲己酉冬十月，故户部尚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先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北，無歸祔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今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以爲先大夫有功吾晋，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今史册散逸，既無以傳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繫金石是賴。誠得屬辭比事，以相兹役，雖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譔行事之狀而論次之。

公諱擴，字充之，族王氏。世爲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爲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别籍，次第拘僇。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令嘆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宦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贈儒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公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

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即有聲，時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鄧州録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懷安令，廉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尚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遂專賑貸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乏絶，人受實惠，豪猾不得夤緣爲姦。棣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

事壽國張公宣撫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總諸郡兵討捕，群盜悉平。泰和五年，吴曦納劍外五州内屬，公以選爲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爲宋。陝西安撫司奏公爲經歷官，俄改真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冤獄。異時審讞者專以末減爲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之。公謂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審，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創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剥爲事。臣愚以爲刻剥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間，一曹望之爲户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嘆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即户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户部舊員，掾屬亦户曹舊吏。豈有愚於户部而智於三司者？唯當復户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

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没縣官錢，詔公鞫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黄門李新喜，至是并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耶？」乃列奏煒内結閹豎，外連權貴，姦贓狼籍，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佗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横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東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太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爲行宫尚書户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創，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

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議以它辭却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爲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爲。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歐里白以御饍羊瘦瘠被詰問，白跪奏御羊瘦瘠，❶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復問公：「卿先朝舊人，號爲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苦安，❷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辯。❸天下知者以爲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爲急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

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閱御羊及校計鶉、鴿水食。公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饍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爲刑部尚書，領關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省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即付刑曹，以受命不即行爲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褫

❶「跪」，康熙本、道光本作「跽」。

❷「苦」，康熙本爲墨丁，道光本無此字。「未苦」，疑當作「苦未」。

❸「辯」，原誤作「辨」，據道光本改。

一階。未幾，有旨，特起公遥領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别詔慰撫良厚，時興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内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萬衆，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薄失次，無所營爲，唯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户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爲不若計軍户丁數口，❶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既有恒産，孰不爲自養之計？深汰冗軍，悉歸耕穫。授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既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餽饟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尚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即以謝事爲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患疽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攷行，謚曰「剛敏」。

兩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爲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使司管勾何其；次適監韓城酒賈仲源；次適同知鎮戎軍州事蒲鮮石魯剌；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兼榮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

❶「數口」，疑當作「口數」。

公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爲考官。臨事有幹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實、趙公子文號爲稱職。公表表自見，舉動有法，掾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寬緩，欲爲不忍欺；子文周密，欲爲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欺爲有徵云。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違所長。又陳河東利害，汰冗兵、禁游墮、節浮費、惜民力等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爲多。識者謂公策慮愊億，洞見事幾，雖軍中老臣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爲人體皃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既件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材非難，獲用爲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爲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爲盛。教養既久，人物輩出。公生於其時，稟賦之美固已絶人遠甚，加之内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爲御史，爲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躉歷户曹，即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垂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爲彊臣所摧折。蓋蔽賢之禍，孫、劉輩實當之，非獨公爲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彊，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間氣之雄。揚于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驄。搏擊所加，姦宄爲空。公寧經

生，儒雅從容。外臺賜環，入計租庸。以給京師，以饟河漕。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毆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彊，而四體之充。成周既東，正塗既窮。扼天關以九虎，失頗、牧於禁中。往在北門，身爲金墉。有來梯轒，不利仰攻。孰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唯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爲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譽寧失，我豈彼同。衣冠堂堂，珪璋顒顒。山立揚休，頹岱嵩而不吾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癈。若禮樂，若祠祭，若曆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閑閑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繄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效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廕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札鬱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盛爲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及

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

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爲永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録事判官，權虢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畢。再調虢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没。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鬨傳敵人遣間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耶？」衆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贄、克剛北走。時燕都受圍，唯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

順州守王晦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隘巷，以課童子學爲業。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琛同受恢復之寄，而内實相圖。琛一日謂公

言：「公朝臣，能爲我持表奏辨曲直乎？」聞琛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説，曰：「思文再歸國，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爲請。皇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概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虢州軍州事、虢州刺史。虢，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陜右兵交，州近關，有訛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陜，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

六年五月，召爲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陜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爲之霑浹。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

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特從權耳。乃今吝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鬻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爲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内外議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渡，蹔爲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舉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爲不可。」上省奏大悅，即命赦之，且以義爲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鞫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爲富家厭其丐貸，先被麾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玉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爲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紿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衆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爲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

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亳，

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轢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静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横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爲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爲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娱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群公爲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十月，慈聖皇太后上仙，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户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菜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先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尚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贇，尚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贇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遹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户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

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友朋，❶無不得其懽心。揚歷中外將

❶「宗族」，康熙本爲墨丁，道光本作「久故」。

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笞贖之玷。宰相進除目，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爲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殁十有二年，孤子贇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内翰百一所譔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爲請。好問甫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爲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緒哀之問。輒叙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温温。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碑銘表誌碣

内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内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爲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爲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迴馬嶺，褰裳就道，顧揖岩岫，欣然忘倦。迤邐至黄峴峯，憩於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汩没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險，❶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輭，顔色不少變。

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爲黄冠、衲子終世修静業，其坐脱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於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

❶「險」，原誤作「儉」，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大風雨之所偃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迴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

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版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於鄙朴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謂不爲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值爲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爲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既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祔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

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槀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考諱靖，質直尚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齠齔間識公爲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録事。治化清静，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滿，老幼

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録》成，遷平凉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爲直學士。

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刼殺宰相，送欵行營。群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横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

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湛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恕也。女一人，嫁爲士人妻。

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禀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

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説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黄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爲人强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録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

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辯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奬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榜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慚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值真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閑置散，不自衒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坐，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没，文章人物，公論遂絶。人哭之者云：「却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静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禪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

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群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❶枯枿爲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鯨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鑾坡。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翕忽變化固如是耶？

内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絶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爲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閲百千萬人之衆，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雋偉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爲雅，而劣不可以爲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雅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❷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爲之斂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

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别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爲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

❶「沾」，原誤作「沽」，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雅」，原誤作「邪」，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殁，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爲縣人。鄭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籍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户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橐爲姦，民殊以爲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鄜州録事。

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吴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衆。公爲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戾乎？」主帥聞而憾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1]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大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弑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貞祐

[1]「授」，原誤作「援」，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修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户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撒各門冒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

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謀爲變，本温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懼，宿留孟州。樞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雨，人以爲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吕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揚。詔京東總帥紇石烈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强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爲志軍所殘，原

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迤邐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爲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用所擬聞，時議壯之。

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强富，豪傑輩出。耕蠶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争，況本吾版圖中物，乃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爲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强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别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殽，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爲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爲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爲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爲國家惜之耳。

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贓賕，百家與令有違，❶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

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言，不爲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公嘆曰：「睢陽，行闕東藩，❷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爲言：「故相賈公益謙判河中，聞絳陽受兵，悉軍捄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捄至，解圍去。僚屬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未之思耳。吾捄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諸人不及。❸河中在今日尤爲重地，朝議擬爲駐驛處也。本根不固，

❶「違」，原誤作「連」，據道光本改。
❷「闕」，原誤作「關」，據道光本改。
❸下「諸人」二字，道光本無，似是。

則河南、陝右有脣亡之憂。以渠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爲言，竭民膏血爲浚築計。剽騎纔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爲不足守，遽焚蕩而去。駈迫老幼，填塞枕藉，争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恨南渡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無冤上之。

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静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笞贖之玷，然其撫四方者亦倦矣。到官不踰月，❶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崧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並玉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菴」，因以爲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詘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處豐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絶，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虚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爲高也。明窗棐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翛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略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嘆幽姿之獨高」者，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❷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傭兒販夫塵土氣爲不可嚮也。

❶「到」，康熙本、道光本作「當」。

❷「客」，原誤作「容」，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絶者爲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鬬蘭」。鬬蘭、松醪遂爲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尚幼。

公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爲臨海所絶，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唯謹。嫌疑之地，能使内外無間言。公殁，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填，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貲産殊厚。公慮爲奴輩所侵，籍於有司，擕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

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疎而實親，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顔間。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爲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爲不足玩，見公必爲之愯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爲海内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楚，有魏晋間風氣，雅爲禮部閑閑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醖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渭以譔述墓碑莫好問爲宜。尚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爲中喝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

初挂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敦龐耇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嘆，使公得時行道，褒衣大冠，坐于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顧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薄，❶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爲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巖巖青峙峻以奇，塵表朗出莫可梯。白筆一奮雷風馳，眈眈虎如毛髮威，奔走魍魅號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機，三光九泉絶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惠文其敢卑。九鼎大吕棄若遺，負而趨者先所窺。鳳兮德衰天實爲，正有來者吾何追。並玉之麓草木腓，兩崖出泉懸素霓。朝猿與吟暮鶴飛，不飲不食玉雪飢。幼安東還人代非，臨流濯足尚庶幾。滹河北原公所歸，墓形馬鬣大茂齊。龜石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内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輩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

❶「薄」，原誤作「簿」，據道光本改。

遠，間關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既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爲次弟之。

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爲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且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鉏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寧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邊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爲發粟賑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三刺史滏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内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爲平涼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

明年十月，召爲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爲京兆

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有旨，❶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爲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須髯甚偉，乃薙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遥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愷，次嫁監湖城税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衆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

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爲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爲材。廟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邊日，學詩於閑閑

❶「有」下，原誤衍「有」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删。

公，從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時輩少見其比。❶及入翰苑，一日直宫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礪不能盡知，慚負多矣。」因命録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爲言：「丞相求君文甚懃，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吉鄉别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横溪翁」自號，有《横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鬱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强，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歲蒸嘗。横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❷滯淫盜墟兮亦何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❶「時」上，原衍一「切」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删。

❷「歸來」，康熙本、道光本作「來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禀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蠭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間。懼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丱入學，記誦出佗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没，城壁頹圮。公日以救灾爲事。公廨已毁，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塐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既淤墊，有未嘗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淩轢，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詬租者不得逞，佃户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殷，號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廷自陳云：「民以受杖自拌，敢

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公爲横恣，無所顧藉。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終更，境内凶狡無復犯者。

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渠家闔縣首户，予雖曾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與農功亡異。農夫噓牛曝背，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爲多。纔佐二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弘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逢年爲幸者歟？

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時尚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生，拊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被召，❶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以廕補監涇陽

❶「被」，原誤作「破」，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鄢陵醋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❶曰遹，餘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

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没，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洎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椁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何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名卿賢大夫言行，❷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囂耄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媿辭，罔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於輔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涕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鶚誌其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爲自貞

❶「男孫」，康熙本、道光本作「孫男」。

❷「名」，康熙本、道光本作「公」。

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墮竄，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總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細民亦皆飽聞而厭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晋，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彊。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總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既彊，國勢乃張。今不都關中，而又棄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

公諱某，字公理，世爲蕩陰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録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郾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

公差次物力，爲「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户有由帖，揭牓於通衢，喻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横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歐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閽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鑰，挾兩伎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横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穀熟令，未幾，❶改丞，豪右斂迹。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麾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爲尚書省令史，穀熟民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爲奏，詔以旨喻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選法積弊，公爲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

興定三年，超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莘公行臺關中，辟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晋陷没，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封建之，❷使自爲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丐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爲沿山軍馬都

❶「幾」，原誤作「機」，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封建之」，康熙本、道光本作「之封建」。

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爲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砦。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獎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栅相繼陷没，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饟。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爲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留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嘗爲内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藺之事。二帥佩服公言，更爲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刼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悦，如受更生之賜。

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爲之不前，至流涕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一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易曹、單間，致貲鉅萬，且虚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權貴，公爲不道。連章發其姦，卒廢爲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鐸、郾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爲決，以俟末減。公廉得之，嘆曰：「若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

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砦，凶卒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官。後事敗，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箠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冤，尚書省付有司諦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聞院鼓以訴。❶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公終以爲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欵伏，而其家訴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追報至，始北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爲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旱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爲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霑濕，上爲之喜見顔間。

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撒合輦，上所倚信，聲勢焰焰，權過將相。其娣妙淵爲女官，依託營建，挾勢斂財，以侵愁州縣，至役衛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爲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勒妙淵返初服，出撒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員既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寧遠、安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万人配之。超户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喻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静故耳。」公爲政，内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

❶「聞」，原誤作「間」，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獎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户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户部侍郎，遂赴潼關軍。

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間關至闕下，爲上言平章政事百撒奸邪誤國，雖已遣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合喜將軍中牟，垂與恒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恒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廢合喜爲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許。未幾，汴京送款。公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遺老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户，實封百户。娶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尚幼。

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即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歛，發奸贓以械府吏，募彊悍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公特小者耳。既爲朝廷所知，爲郎官，爲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居農司十年，事以苟且爲耻。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填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計而手

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宜不屑爲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閎博，❶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温。少長鄉校而有素宦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疎於自檢，坐爲文吏所陷，并不復用。人知其冤，而莫有爲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蹶而廢千里，況美士乎？」言之宰相，乞爲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復叙，後爲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爲知人。所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稱其爲人。爲集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爲季末，起坐嘯而應急遽，是猶拯溺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黄相國之功名減於潁川治最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騖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茲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百壘爲防。乃積乃倉，暨彼裹糧。百冗坌來，倚公設張。嗷嗷創罷，望我小康。救寒袴襦，療飢膏粱。愛育本基，繫公慈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舟航。盜販黥髡，龍起雲驤。何儷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其廢

❶「閎」，原誤作「閲」，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商。屹頹波之砥柱，又安得遡横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剛。公是所存，奚必太常。鬱鬱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光。千秋兮萬古，耿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 并引

保静一軍，北當沂、海、滕、兖、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爲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尅石烈志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總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牙吾塔行，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戍之外，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爲人强悍鷙猛，操縱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闇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卷之後，靈璧、土山、龜山、蒙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爲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瘧。勳伐既高，知朝議倚以爲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凛凛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横被陵轢，殆一食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顔貌，見者以爲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胸臆，妄有執持，君必爲之委曲開諭。不動聲氣，獷悍化而柔良，既久乃更親爱。外有手足之託，而内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爲多。蘧伯玉爲

顔闔説養虎，人以爲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飽饑，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與？

君諱汝翼，字季雲，族張氏，世爲河内人。❶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丱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厭次丞，復以内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寧主簿。西寧近接夏境，頻被侵刧。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寛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爲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爲尚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户工部事。俄改行部爲規措所，就充規措使。州將移剌羊哥以宋兵脆弱，不足爲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預。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哥在東城，羊哥聞變，計無所出，謀棄城而遁。君戒廄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静軍來援，碭山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遁。州人德君，爲立生祠。尋改靈璧軍前規措使，充便宜總帥府經歷官。

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静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祕書少監，兼行户部郎中。二

❶「内」，康熙本、道光本作「南」。

年，邳州從宜納合六哥刼殺行省事忙古剛，以州降宋。詔總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誅六哥反正者，官賞有差，脇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六哥首來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既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此。不盡阬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況嘗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阬之，朝廷將不以爲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一人被詿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静軍節度使事。

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亡慮數十萬。志以關東人心易揺，重爲避兵者所讋，則或有意外之變，欲禀命于朝，然後納之。君進曰：「陝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爲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爲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無從而入。間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過三二日命即下，❶禀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進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行，得預商略。帥若專輒而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爲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即命開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詔諭之云：「牙吾塔資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爲參佐而主張大事如此，朕甚嘉之。當益盡乃心，勉建功業，

❶「三二」，康熙本、道光本作「二三」。

朕不汝忘也。」總府軍還鎮，改遥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年，志行尚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居歸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總帥赤盞元凱起爲經歷官。明年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户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官，且諭之曰：「卿昔佐牙吾塔，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與卿有連，屈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之憂也。」及尚書左丞完顔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便宜授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遥領鈞州刺史，進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爲沛縣人鹿琮所破，擁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翌日，蒿殯於歌風臺之下。

後十有三年，孤子翔等舉君旅櫬，歸祔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將軍，遥領鄭州防禦判官；次曰浚，武義將軍，遥領河内縣令。女一人，適汴京東水門副使邊汝礪。❶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壬子冬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譔家傳，以神道碑銘爲請，三請益堅。某不得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人者。其銘曰：

栢松青青，風水攸寧。張君之阡，樂石有銘。偘偘唯君，仁信篤誠。一説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

❶「京」，康熙本、道光本作「梁」。

無聲。有簫韶之克諧，無水火之必争。彼舉頭而城，颺尾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礫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爲權衡？使存諸己者而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黄老家之言爲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

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爲某路貴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爲真定人。祖諱昔兀乃，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爲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箠立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欵曲，末減者爲多，法家稱焉。貞祐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刃其妻，詣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入爲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獄犴填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彼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問。❶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户部侍郎。詔

❶「問」，康熙本、道光本作「閱」。

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鞫之。辭連二偏將，一遥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諭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詿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冤報何時而已耶？」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❶公議藹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内觀察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

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政整潔，❷有内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祔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爲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爲鍜鍊之風所移，嘗嚮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爲銘曰：

廷平之于，大理之徐。議獄闊疏，至可以漏吞舟之魚。于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恣爲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俱。公適其時，職司刑書。乘御史驄，登使者車。悃愊無譁，閑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之間，温其褐寬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騶虞。禍慘河陰，

❶「威」，原誤作「感」，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政」，原誤作「致」，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或僇或俘。不爲國殤，即亡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于黃壚。湯旱焚如，一溉者後枯。孰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誣，于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留幼子、今先鋒使斜烈於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餘二十年。先鋒既長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國之感，顧瞻裴回，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苦，食蔬糲不厭，既居民間，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日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茄之細，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污己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敕外白不得通，曰：「我亡國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內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之義於名教爲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恒典，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福不以回其慮，廢興存亡不以奪其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❶義不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隸，非誠何以

❶「蠋」，原誤作「燭」，據道光本改。

當之？是故誠之所在即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居今之時，❶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爲遠近。然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

公諱士剌，字大用，姓夾谷氏，世爲合懶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握兵柄，❷史諜載其功詳矣。大父僕干，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顔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寧、海濱簿。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更，除武寧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經歷司。主帥牙古大資驁狠，恃功自高，奴視參佐，往往置之死地。從事輩畏之，惟意所嚮，噤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無所顧藉，論事之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疾不爲出。帥悔悟，或詣公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勢甚張。公爲畫策，潛軍趨靈壁，出其不意，殺獲甚衆，以功遷兩階。四年，召爲户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中。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户部。以公剛稜疾惡，材任刺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州。是歲大蝗，公境獨無有。秋旱甚，禱之而雨，識者以爲善政之報。三年，召爲户部郎中。初置

❶「時」，康熙本、道光本作「世」。

❷「握」，諸本皆誤作「掘」，據文意改。

中州，輟公爲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移剌瑗雅敬公，事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公以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

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先聲所曁，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鋭軍餘百輩，率以戰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後不能制。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一郡帖然。考城，胥史所聚，結黨爲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連起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廳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夔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土剌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黽勉王事，强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聞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未盡，特望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事。明昌以來，鎬厲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幽閉，絶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僇辱既久，賤同匹庶。就有詭謀，誰與同惡？宜釋其宿怨，弘以大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讐匹夫，讐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況骨肉乎？」語雖不即從，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内觀察使，兼提舉河防使。詔旨褒諭，道所以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魯、倉官王邦昌囊橐爲姦，盗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爲之少寬。踰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夫、

金源郡開國侯。殁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畢蘭出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孫去先塋久，不能歸祔，故改卜於此。

前夫人奥敦氏，贈金源郡夫人。繼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興，輔國上將軍，早卒；次斜烈，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子軍；次万僧。女一人，嫁爲世襲官妻，早卒。男孫三人：留住、拔突、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元奴，皆尚幼。姪二人：永喜，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威將軍老哥之子。姪孫二人：阿憐，壽童。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姪女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萬户郝丑和尚以行狀來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寧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義，公之葬，猶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賜之。」予素善郝侯，義不可辭，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被築室，天實厚其基。温乎召、杜之慈，凜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真識幾希，顧以能官爲見知。風雨如晦，雞鳴有期。滄海横流，鰲足不欹。幅巾布衣，陋巷棲遲。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啜餔餘之醨。周粟京坻，采薇以療飢。尚友千載，匪義迹其焉追？燕雲之郊，丘壠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與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絶，泰然以閉户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❶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汩没簿領間，❷不得灑埽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闇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公，❸參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黄山内翰趙公，嵫陽内翰閻公，敦龐者

❶「泰然」，康熙本、道光本作「來往」，屬上。
❷「領」，道光本作「尉」。
❸「蕭」，原誤作「肖」，據道光本改。

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修，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已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

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母程故衣冠家而有賢行，❶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盗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住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冤，即縱遣之。不數月，諸黠卒以贓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贐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遷户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遥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也，今爲東平萬户府經歷官，

❶「母程」，原誤作「程母」，據道光本改。

遥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

君資稟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尚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史君，尤魯士之良。沉潛而剛，耆艾而敦厖。可以爲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藹然粹温，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裹糧，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深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鷄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群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雷内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

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牓詞賦進士乙科，❶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史，亦爲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

君莅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臾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斂手。東方頻

❶「乙」，原誤作「一」，據道光本改。

歲飢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户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萬石賑徐、邳。君經畫饟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敓，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輦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爲賑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宫，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慍。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殁。子一人，思温，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

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别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爲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媕婀，與鼂同波。犯父子之至難，孰絞訐而

上劘。橫潰我障，剛癉我阿。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❶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

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于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賙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

❶「平」上，道光本有「商」字。

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户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内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陜，將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

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爲厚，敢述梗概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

黄琮禮天帝所休，毀之櫝中孰汝仇。海内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李衛汙褐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畀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侯，豆籩奔走物潔羞。魂兮歸居安此丘，北陰莽墟不可留。

希顔墓銘❶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顔。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也去，❷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

❶ 「希」上，道光本有「雷」字。
❷ 「也」，康熙本、道光本作「已」。

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顔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顔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顔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顔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絶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❶在希顔。希顔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顔尤嗟惜之云。

希顔别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顔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换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

❶ 上「之」字，原脱，據道光本補。

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

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蒞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户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鋭，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脱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脇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冑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❶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榦雄偉，❷髯張口哆，顔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顔間，或嚼齒大駡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横如戰國游士，歌謡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

❶「十」，康熙本、道光本作「年」。
❷「榦」，原誤作「翰」，據道光本改。

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顔仍爲餘事耳。希顔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耻自名。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搒聽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湓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禄，姓康氏，世爲寧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爲里胥，資純□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溢自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免。伯禄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禄骨骼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卧起，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茭葦中，

懼爲同行者所遺，至負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束脩不能備，周輔與諸生共賙給之。中崇慶二年進士第，釋褐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❶入爲尚書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門請托，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群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贓污尤狼藉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説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爲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

伯禄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爲民，古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者，唯伯禄爲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顔、冀都司京父、宋内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曰龍虎牓；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禄爲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晋，伯禄之從弟鋭招魂，葬伯禄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爲之後。伯禄先娶薊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歿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寧晋之墟，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畀乎讒夫？百歲而下，有歷九閽爲上訴者，其有説歟？

❶「令」，原誤作「今」，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入爲尚書省邊關糧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于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爲陜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遥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爲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衞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救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别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説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爲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卧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黄童，次玄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殁，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絶脰而死。時亂已極，士凌奪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其二尚幼。

初，元吉以衞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顔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禄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

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爲不及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枉過直，率屈己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爲之銘以哀之。辭曰：

巖墻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爲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梏梏；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穽。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概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碑銘表誌碣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❶字舜卿，姓劉氏，世爲淄州鄒平人。❷曾大父諱异，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爲栅，旁近多被刼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恇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懾之耳。」乃常服詣賊栅，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群盜慚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亡鏃之費。❸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仲，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爲多。父諱時昌，大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

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兖州録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

❶「公」，康熙本、道光本作「君」。
❷「州」，康熙本、道光本作「川」。
❸「鏃」，原誤作「鏇」，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事，兼陽翟縣令。❶ 縣户籍餘三萬，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爲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斂，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于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爲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黠賊褚二養丐者爲子，羅富民鬭毆，有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棓擊兒胸背腫青，❷隨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褚送獄。褚咆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爲神明。考滿，换洛陽令。縣中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爲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爲户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爲户部員外郎，官太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户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尚書省參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衎，奏差清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衎，❸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衡，清鹽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

❶「陽」，原誤作「楊」，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擊」，原誤作「繫」，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衎」，與上文長子重名。康熙本、道光本作「衡」，則與下文三子重名。諸本必有訛誤。

芝，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鄒鄉孫鎮東原之先塋，禮也。

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藁葬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旅櫬所在，將往迎之。太夫人鍾愛于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既久，丘壠蕪沒，哀慕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甓爲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嘆。公之立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内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爲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絶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强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爲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爲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乙擢第。❶其有功後進蓋如此。某早以詩文受知于公，❷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爲請，輒爲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
詁訓瑣細春官科，菑政弗達奚取多。
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
石磨玉琢絶纇瑕，❸内美信厚外柔嘉。
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奢。
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魄饟供荷戈。
筋疲力涸方薦瘥，獨以砥柱當頹波。

❶「乙」，原誤作「一」，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受」，原誤作「授」，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纇」，原誤作「類」，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静無敢譁。
庶疫剛癉公禁訶，流離顛頓公拊摩。
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
望公長劍冠巍峩，百未一試老澗阿。
不龍不蛇賢人嗟，人言公材如命何？
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
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淄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君墓碑❶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寧晋，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閑居何以自娱？」景賢爲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若有所得。異時汩没科舉，❷鞅掌簿書，殆於學業無尚書省令史。❸考滿，擢黄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服除，辟淯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日費菽米數拾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淯川課最陞一階，改開封令。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概景賢爲人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爲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遥領鎮南軍節度副使，兼蔡州管内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清河郡開國

❶「軍」，各本皆誤作「君」，據文意改。
❷「汩」，原誤作「泪」，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無」下，當有缺文，四庫本有小字注「闕」。

伯，食邑七百户。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内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縣處士有成之女，❶後景賢十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莫也。女二人：長適平晋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静以莊。悃愊無華，愈久不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爲善之樂。歸老❷

陽曲令周君墓表

君諱鼎，字器之，姓周氏，世爲定襄人。曾大父萬，力田爲業。大父慶嗣，字榮甫，通六經，教授鄉里者六七十年，鄉人尊之。父丕顯，字著明，質直尚義，好交結四方。獲鹿世家有以女婢誘陝右饑民爲贅壻者，歲既久，并所生男女皆奴之。贅壻單弱，無以自解。著明冤之，示以文法及訴訟次第，累爲有司所直，准生女從母，其餘皆奪爲良。嘗自言：「吾後世當有興者。」君其長子也。幼穎悟，未十歲，大父教之六經，應童子舉。平陽宿儒畢晋卿愛其風骨，謂當有所成，許之親授賦學。年十六，即辭家從之。又二年，取平陽解名。三赴廷試。貞祐乙亥，程嘉善榜内登第，釋褐徵事郎、五臺主簿。未幾，丁母王氏艱。太原行元帥府事翟德升雅知君名，以便宜起復定襄丞。

❶「有」，原在「同」下，據道光本改。

❷「老」下，當有缺文。

時中原受兵，所在殘毁。民人保聚，多爲脅從。君時佩銀符，兼義軍彈壓，以爲軍力不足備敵，而人無所逃死，豈樂爲背逆。凡所詿誤者，一切貸之，縣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明年，遷陽曲令，❶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户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來，耕稼既廢，軍食爲重，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軍者無所枉，内外翕然以公平贊之。府經歷官輸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鴈門破，兵勢駸駸而南。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爲獻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尚欲逃死乎？」獻臣欲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吾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别於北門之外。是歲城陷，没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方幼。獻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五村里西原之先塋，禮也。獻臣以墓表見屬。尚憶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爲述其故，且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于隍兮徇以軀。羈魂倀兮冥素途，巫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厚子兮内美俱，綰銅墨兮握瑾瑜。處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兮甘糯蔬。護念所牧兮劇髮膚，鉏治强

❶「君諱」至「陽曲」三百一十七字，原缺，據道光本補。

梗兮惠惸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乘之兮又孰除？蒙山之丘兮鬱紛榆，復子之鄉里兮返厥初。攓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沮洳兮參之墟，猰貐群走兮雄牙須。俱腐草木兮孰別區，魂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俗，藹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磵逸賓、王世賞彥功、游總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爲神僊。蓋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養士太學，薰醲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爲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絶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

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營指揮，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爲出，故終宋之世爲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爲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

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重，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閉户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爲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爲書以絶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録》，楊禮部之美、趙内翰周臣連章奏君爲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刼殺宰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顔色不少變，投筯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晋，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尚幼。晋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禄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救者，私欲既勝，强爲揉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飫，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爲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晋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鬱如其充，涣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乖逢。還堵蕭然，薇藿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

黄裳元吉，無庸青紫。❶華髪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孰傳？❷松栢之丘，石表其前。是唯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爲武陟人。某年，遷河内，乃占籍焉。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士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乙科，❸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句三白渠，入爲尚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滿三十紙，推究源委，凡公私所以爲弊者無不備。按而用之，强有力者將無所容奸。適之大稱異之。遷管句黄河漕運。未幾，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注授彭城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建白，仲德甚倚重之。喪亂後，間關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

邦直爲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劍客，而處事詳雅，倉猝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殁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女。邦直無子，以姪爲之後。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内王

❶「青紫」，原誤作「清柴」，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孰」，原誤作「就」，據康熙本改。

❸「乙」，原誤作「一」，據道光本改。

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歿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爲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别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予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欵。其孤請爲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爲始終之全。我銘詔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内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宫珠具，上怒甚。公時爲監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讞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緩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爲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爲理，遂訴於公。公爲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郕國夫人温敦氏過廟門而不偃蓋，公劾奏，以爲失臣妾禮。上不忍加姨母罪，勅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爲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爲幸，或高蹈遠引，脱屣世務，或酣歌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數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唯公有焉。

公諱德秀，字伯華。❶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皐，遭靖康之亂，流寓太原之文水，因家焉。父枏，資禀淳直，樂於爲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賙恤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間。至寧元年，以三赴廷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考成，升尚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脩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人相率請留，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權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遥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某所。娶要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頤，次觀，次孚，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祭酒吉州馮内翰子駿之子亨，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尚幼。公美須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絲髮不少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孚以王内翰百一所譔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爲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爲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❶「華」，康熙本、道光本作「莘」。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爲家。以貌言而觀，卜其柔嘉。怫然聞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扶，剛痺我訶。不量寸鐵之微，訴九閽而磔妖蟇。白筆風生，朝著無譁。宗周不綱，蕩而頹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之弘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却日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豸冠峩峩。蓬蒿一丘，窘此澗阿。天之廢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

楊府君墓碑銘 并引[1]

君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鄭國十九世孫。鄭國賓於唐，唐以奉天之田四百頃奉之，子孫遂爲縣人。鄭國以行基嗣。行基生棻。棻生温。温生幼言。幼言生顒。顒生臯。臯生免。免生珍。珍生光贊。光贊生懷順。懷順官金紫，仕爲西臺御史。襲封至五代漢國乃除。夫人彭城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曰公神、公留、公賢、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良、公通、公演、公伏。始分世田，隨諸房所居，號十二楊村，總謂之隋楊氏。公侯之子舜靖。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之子宗。宗之子懋。懋配裴氏，於公爲王父母。金初猶以大宗之家主祭祀事，居大楊，葬皆從西臺君。子超道。超道配尚氏。正隆後避王統制之亂，寓乾州南，自爾

[1] 此篇原無，道光本卷二十二據《金石萃編》補，題《蕭軒楊公墓碑》，缺字甚多。今據明嘉靖元年宋廷佐刻《還山遺稿》附録補。

族人號城南翁。公，城南翁次子也。幼喜讀書，與同里張子文善。嘗手抄經傳，尤愛王符諸論，與賓客談，時稱誦之。弱冠，仕州縣，爲屬掾。復興郡王括陝西民田日，知公名，選之以從，甚信重之。公因爲王言：「軍與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利安在？」王嘆曰：「我正以此獲罪。今日之役，再命也，掾史尚何言哉！」事將竟，吏有具瀕山民姓名，欲一切以盜耕當之者。公謂同列曰：「奪人之田，又誣以罪，豈朝廷意邪？」吏乃止。泰和中，見公府文移因循苟簡，私謂所親曰：「我往在丹州時，見宋末案牘不求事實，止以虛文相欺。比來官政殆似之矣。」及《泰和律》下，閱之踰月，不樂者久之，曰：「亂矣！」或問之，曰：「我見大定制不如皇統，皇統不如舊制。聖人立法，本從簡易。人情不同，罪狀亦異。我於法令，未嘗見一事可與相當者，但比附爲義，使司法者得以恕心從事耳。今乃事事先爲之防，是猶千堤萬堰，以障江河，必無是理。知不可行，將日見抽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耶？」蒲城令祁大舉、武亭令魏文叔、簿劉彦文、好時令侯舜臣、富平米顯道、延安張用章時皆處下僚，公率爲致禮。又大舉、顯道、用章嘗以事忤上官，幾至不測，公力援之，數人者其後皆有善譽，至大官。公之知人，多此類也。奂好古文，戒之曰：「無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爾。吾雖不能，想理當然也。」有以白子西詩遺公者，公咲曰：「吾欲吾兒讀此邪？必欲學詩，不當從《毛詩》讀耶？不然，亦須讀杜工部詩耳。我見界上官榷場，兩國大商賈所聚，且苦無的貨，況入小牙郎手，復何望耶？所謂讀《毛詩》者，喻如瓜果菜茹，欲兒輩就地

頭買之耳。」

以貞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終於華嚴里之正寢。先娶同里崔氏，生子炤、奐、炳、灼、煒、煇。繼室閿鄉程氏，生子燦。繼室晁氏，生子燧。奐、炳舉進士，奐三辟東省，署隴乾恒安撫司經歷官；煒部令史。諸孫六人。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於州南小劉村新塋城南翁墓次，三夫人祔焉，禮也。公資雅重，儀矩可觀，居家未嘗有惰容。子弟見者，必伺顏色乃前。有所問，不反復思之，不敢對也。當官公廉，所平反甚多。嘗夜卧，聞里中兒爲其父作黄籙，召諸子，告之曰：「某家作醮事，人謂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此人，我同列，其斷獄我知之矣。人有枉曲，世人且有不肯賣之爲直者，況欲賂神耶？我平生執法，過誤或有之，至於故以意害物，則死無有也。後日我不諱，慎勿爲此，以爲識者咲。」耀人李安國雅重公，嘗贈以詩，其引云：「純夫吏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古，賤金帛而貴硯墨，是四反也。」安國名流，其稱道公如此。故嘗論關中風土完厚，習俗不數易。正隆、大定間，去平世爲未遠。公生於其間，世族之所遺，風化之所及，重以資禀之美、君子之言、長者之事，宜不學而能之，況志於學如此耶？今煥然學爲通儒，有關中夫子之目。往在京師時，宰相張信甫、侯莘卿，禮部閑閑公、盧尚書子懋、吕内翰子成、李都運執剛、李右司之純，皆折位行與交。蓋自百餘年來，秦中士大夫有重望者，皆莫能出其右。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銘曰：

鄘唐虞賓，世食奉天。子孫下衰，混爲齊編。惟公之生，其畀也全。晨

門抱關，斗室自捐。公德不醻，公息則賢。藏書名山，爲世《太玄》。殆造物者權衡之，以爲楊氏無窮之傳。然則古所謂獄，聖之矜；法，命所懸。袁氏五公，楚獄一言者，尚信其然耶？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碑銘表誌碣

故河南路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君諱奂，字焕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鄘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載之先大夫墓銘，兹得而略之。曾大父楙。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

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内艱，哀毁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爲倉興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吴榮叔，指授未幾，迥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庭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羡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

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 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❶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極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 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

君初莅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略，條

❶「冠」，原誤作「寇」，據道光本改。

晝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内，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剥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絶，亦有被刑責、没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襲職。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

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吴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緱山，皆早夭。駒郎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齓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即通大義，尋爲人講説。十二，以羸疾至于不幸。君喪之，衋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箎，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

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内翰

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禀如此，宜有以自愛。得于彼而失于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吕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爲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爲《鄠郊即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强記，務爲無所不闚。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閲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劃刮塵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删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内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概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叙》曰：「正統之説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慚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賴前哲，概以正統之傳，非私

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襄，❶曰復，曰與，曰陷，曰絶，曰歸。始皇十年貶絶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説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爲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産，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❷猶强勉爲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

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譔述爲顧。惟不腆之文曷足爲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沍寒，往復四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❶「襄」，據楊奂《還山遺稿》卷上《正統八例總序》，當爲「衰」字之訛。
❷「贍」，原誤作「瞻」，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常」，原誤作「掌」，據四庫本、《還山遺稿》改。

有文者螭，於趺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泫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蓺孤羆。迨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谿而澠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纍纍。鄜賓于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檟兮增輝。謂君爲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玄聖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爲悠悠者之所譏。緊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概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爲。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輒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兮求知。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懌，❶因問：「讀書有後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

❶「懌」，原誤作「擇」，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吾未老，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别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曆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闚，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作爲文章，淵綿緻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横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横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徵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解析絡脈，漫者知所以統，窒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以爲，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爲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爲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世間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希顔、王官麻信之皆海内名士，交久而無間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試辭科，而景玄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最爲知己，當爲作銘，無使埋没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兒者，莫好問爲宜。」乃作銘。

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

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于永寧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庸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銘曰：

深心而文，洩人天和。❶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爲家。元精當中，散爲雯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噤不得一本作時。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璋峩峩。蓬蒿一丘，窘此澗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真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説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圜、斲而朴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投之萬金良劑，以湔浣潄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鈎距化而真純。庚桑豐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耆艾、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土完厚之秦乎？河東人元某銘。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

❶「洩」，道光本作「世」。

閒，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黄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殁於成皋，其子思温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皋，曾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温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殁無十金之産，齎志下泉，有識興嘆。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

罪！」乃敘而銘之。

先生諱天挺，字晋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宦學，❶蔚爲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爲意者，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峩峩，其誰曰我私。畀鎡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穹巷抱書，在涅而不緇。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暫，概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❷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洏！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至於斯！❸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

---

❶「宦」，原誤作「官」，據康熙本改。

❷「璞」，原誤作「僕」，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至」，康熙本、道光本作「止」。

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耇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禄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爲之喜見顏間。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爲位而哭，且爲文以哀之。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

君諱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爲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莘，父濬，❶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即有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移籍大學，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爲業，僅有中人之産。❷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爲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皤腹，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

❶「濬」，康熙本、道光本作「璿」。

❷「有」，道光本作「可」。

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勅家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禄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予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郭嘯聚爲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爲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爲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賴以全活者甚衆。群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纛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居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爲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爲之一變。君既老，自號「囂囂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姞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歿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即孝也。曾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概之，衆善具并。何負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維子曹子之墓，尚可以爲鄉人之榮。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碑銘表誌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鄜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欵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没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内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爲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予仲明有端人之取，❶固已慕嚮之。及知幾將還内鄉，託於予者爲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于代鴈門，用是交遂欵，如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爲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爲！」乃作銘并論次之。

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崞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其幾昭穆矣。❷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譔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檀

❶「予」，康熙本、道光本作「於」。
❷「幾」，原誤作「機」，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産益豐。取予之際，己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群從率以武藝相尚，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爲鄉兵指揮使。❶俊之長子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脩武郎、鄜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彦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郎、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役，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盧利者，有析居栢仁坊鹿者。文水居遷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爲比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間言。時人爲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❷自以不習儒業爲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甫成童，❸能屬文，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間。遊梁之後，交文士益衆，賦業外，它書亦能研究。國醫宛丘張子和推明岐黄之學，爲説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爲之潤文，君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爲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稟淳質，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爲風俗所移。旅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閨門之媚睦傳至于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

❶「擇」，原誤作「澤」，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交結」，康熙本、道光本作「結交」。
❸「成」，原誤作「城」，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人，文行兼備，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祔於滹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鴈門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内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閑閑趙公爲之書，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偕止六秩，未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板蕩，閑閑手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寂寥，隨世磨滅。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於吾子，幸爲論次之。」

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温，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爲經紀其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殁，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禮有加，又爲建貳塋於白氏丘壟之側，❶一以祔外祖氏，一以葬澄。初，僧舅既奉浮圖，慼其家

❶「貳」，原誤作「建」，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世不傳，爲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爲嫌，已而事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舅已亡，又歷三推之久。大定初通檢，因附屬籍。弟爲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白公乃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公乃無絲毫顧藉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嘆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德也！」司户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遘疾，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也。

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彦升，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覽强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黄之説，無不精詣。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寧主簿、岐山令。遠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曰麟，蚤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彦升、女楊、女張，王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滎澤酒；曰忱，曰恒，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禀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曆算。中年耽嗜佛書，皆所成誦。爲人敦信義，樂施予，一言所諾，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中大夫、

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爲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築亭，以「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爲作記，辭與事稱，相爲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祉，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者，其利豈有既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之所居，若時雨然。羽山之顔，疵厲爲蠲。媿心發之彦方，學業復於譙玄。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雄邊。爰及公家，乃誦乃絃。身爲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蹁蹁，起爲儒先。岌彼滎臺，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屬天。仲也銅章，惠浹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垣。藹兮芝蘭之庭，烱兮珠玉之淵。至於餘波所及，州里趨風，媢學躚躚。古有之：種德欲深，且孝弟而力田。禄望歲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捐。樂石匪我榮，殆以爲黨塾亡窮之傳。異時配縣社之食，尚有銘，表公之阡。有攷焉。

南峯先生墓表[1]

先生諱豫，字彦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琰，皆力田爲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以《易》爲專門。經明行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

[1] 「表」，康熙本、道光本作「銘」。

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彦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爲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説》若干卷，傳于時。宗室復興鎮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娶館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爲人廉介沈默，爲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嘆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於社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於館陶大張里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爲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❶

被髮銜刀，禍孰與還。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鳥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玄虛，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爲真，兀以爲全。寧薪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捐。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巖墻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

❶「其」，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遜。祐嘗以事客内鄉者二十年，比還，公殖産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僅無損耗耳。❶兄幸歸，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爲讒口所間，慚恨無所及，尚欲言分異耶！」乃更相友愛。官以公家貲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恕心爲質，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爲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被兵，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刦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爲之開諭，辭情懇到，鬬者感悦，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

公出大家，舉措不碌碌，振贍貧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絶人而資稟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喜爲人解怨嫌，鄉隣訴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某，横逆無從生矣。」其爲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賨豐多文士，❷結夏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者，爲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丱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將蒞官，復殷重教督，翥卒爲良民吏，河陽人至畫像

❶「僅」，原誤作「謹」，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賨」，原誤作「實」，據四庫本改。

事之。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栅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公舉家去。是夜，所俘悉阬之，里社爲空，公家獨全。親舊嘆曰：「爲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遍滿。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彀英，師事程内翰天益。未冠，爲鄉府所薦，再赴簾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且行且鬬，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騎兵解去，遠近莫不嘆伏。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彀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彀英，予交游中最可保任者，以墓表爲請。義不可辭，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孫豆籩，歲時蒸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于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以爲自勝之彊。沈潛可以屈獷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訶癉剛，莫我敢當。徼巡周廬而辱在抱關，爲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侯伯之不如，僅斗食之見償。惟禄不計庸兮，知賦分之靡常。頹波天來，一柱獨障。彼囚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爲長。使奪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亡

與亡者爲不亡。銘其表之，尚以發幽潛之光。

蘧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多傚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蘧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嘆。❶宗室胙國公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而蘧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與之商略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麓、王黄華之後。君若真贋，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真賞稱焉。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欵也。亂後，予客冠氏，蘧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概蘧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多。及長，厭於遊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既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爲人彊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脈絡，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黄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内隆德，太一故宫，樓觀、臺沼、門户、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與其家行輩、群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長隣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談，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蘧然子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坐中。

❶「嘆」，原誤作「難」，據康熙本改。

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

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蘧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蘧然子下世以數月矣。其壻商挺孟卿爲予言：予已北歸，蘧然子爲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爲可喜事，而公爲之捐眠食，何也？」蘧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蘧然子故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爲慨嘆，蘧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予愚謬不足比數，何以得蘧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瘐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掠而北，[1]爲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衆人之所棄，曲相獎借如渠輩者。晚節末路，乃復有一蘧然子。思欲與之隣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録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蘧然子之遽也？

蘧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爲汴梁户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爲汴人。父諱青，字漢卿。蘧然子三男：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卿所娶者。蘧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

[1] 「北」，原誤作「比」，據道光本改。

東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拔泥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顧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蘇彦遠墓銘

彦遠諱車，姓蘇氏，世爲真定人，彦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贇，以父蔭補官，❶中遭大亂，不能歸。贇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內翰礪牓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偁，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璧主簿。彦遠，靈璧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爲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最聞。陞真定酒使司監，羨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彦遠守職如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税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州獲嘉縣令。召爲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留爲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閑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宣武將軍，年三十二，殁於王事。❷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

❶「父」，原誤作「文」，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事」，原誤作「氏」，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簿，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恒，德履。

彥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爲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强勉爲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彥遠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嘆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子概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遠其一也。仲明之没，予既表其墓矣；若彥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圜，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雖游道日廣，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懸。州里、督郵，漠然少年。顧不屑於謝仁祖之米，寧就陶生而乞憐。貪夫徇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角逐相先。萬物並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崩奔，混爲齊編。蓋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爲銘詩，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尚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尚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爲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泰和二年，❶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删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

❶「泰」，原誤作「政」，據四庫本改。

倦。岐、黄、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説累數百萬言，閎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似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爲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尅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即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爲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爲陽善，人自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爲陽惡，人自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已治己，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寧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予門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黄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尚藥公，有得《内經》。探病之源，起死而生。爲醫作鏡，底裏洞明。道風既扇，取重漢庭。陽報沓來，壽考康寧。翛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遥遥華胄，復起魏京。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爲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宮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槀殯，祔於縣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游，因以碣銘爲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爲業者八世矣。先

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謁，率欣然爲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爲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大安庚午，不肖孤纔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鄜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尚醫子和推明河間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爲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爲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予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爲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脩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洺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大事，❶至有旐紀寂寥之嘆。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俎豆於士夫之末。念欲追誌墓穴，以俟百世。誠得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

按張氏本出於遼東烏若族。國朝併烏若，遷之隆安，以世官統之。至公之考黃縣

❶「大」，原誤作「天」，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間官洺水，遂爲洺水人。公即黄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穎悟，略通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黄縣初令欒城，召趙雋德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兄腴味道從之學。德新愛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黄縣下世。太夫人吴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即以家事付之。公内事母兄，外睦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貨財不以入其室。御童僕有恩信，不妄荅駡，❶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嘗欲絶之。公辭釋百至，味道爲感動，乃嘆曰：「負此嫗易，而違吾賢弟難。」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藥必嘗而後進。及居喪，❷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飢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親詣護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公没，人多爲感泣。公以承安四年八月某日，❸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洺州之寓居，葬城安吕彪，從太夫人之塋。娶束鹿劉氏，同知睢州軍州事德温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成安温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黄縣廕，仕爲監博平酒税，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舜以來，❹下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不可誣者。承安、泰和間，文治熠然勃

❶「妄」，原誤作「忘」，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居」，原誤作「君」，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公以」，原漫漶不清，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❹「舜」，康熙本作「虞」。

興，[1]士生於其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爲名卿材大夫者，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爲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秖繫其逢，不繫巧愚。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經學精而行脩，聲光爛然，高出時輩，隆安張氏遂爲海内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銘曰：

履潔脩，體柔嘉。内美充，福不遐。哀哀蒼天，孰使然耶？天耶人耶？其父母耶？從容以思，其得之耶？茁其芽，鬱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穫，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兮其未涯。不有以浚之，其末奈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其子孫者，尚信然耶？尚信然耶？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1] 「熠」，康熙本、道光本作「熠」。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即以力田爲業。年五十有七，終于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壻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爲可見乎。爲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嚴，五社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語又無根蔕，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❶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爲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慚而去。日久，慚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敕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問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❷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

❶「麤」，原誤作「鹿」，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腹」，原誤作「復」，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人所軒輊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群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殁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殁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逵。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違。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寧汩濁流之泥，吾寧醊餔餘之醨。吾寧反關，樂我所知。來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毁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間，欲復以武弁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級不得進。公閒居鄉里，鬱鬱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禄食者不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時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君蔭奏補，❶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誼，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

❶「君」，原誤作「見」，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搏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絶，未卜歸葬，遂爲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土之舊，❶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吏遷。一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鑽辭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强記，務爲無所不闕。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岩已殁，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户爲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❷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殁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傅南州，鵩鳥告凶。買臣歌謳，厄死溝中。❸馮衍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脱歆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穹巷抱書，薇藿弗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耶？

❶「土」，原誤作「上」，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娶」，原誤作「聚」，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厄」，原誤作「危」，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贊皇郡太君墓銘

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忭，遼秘書監。弟援，某朝宰相。其後，秘書之孫某，大定中户部尚書。相國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爲閭山甲族。大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父鑣，宣武將軍、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爲河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貲雄鄉里。侯資禀豪邁，好賓客，復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鱗雜米鹽，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婣睦族屬，内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贊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彦實娶龍山劉致君之女，於夫人爲姨妹。議往内幣時，次子獻誠生始朞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爲辭。振貧乏，撫孤幼。僮僕之無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僞券，訴有司，云是陝右饑民，爲侯家强娶，法當爲良。衆謂宜辨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爲？」聽其去者餘二十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以爲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爲入粟縣官，度爲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晝哭之後，益以教子爲事。其後，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卿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爲戒。南征之役，朝廷脩馬政，井牧之馬似涉羸，瘵官有被真決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爲憂。夫人言：「馬遠至，難遽肥。立法雖

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亦可乎？」夫人之兄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能爲舅氏覓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爲求河東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拊孤，禮無違者。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同官騎蹴。❶鞍夫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養性。鞍馬間乘危蹈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爲識者笑，況必不能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

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襄事，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爲正議大夫、宣差規措解鹽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尚書户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璵，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棄諸孤之養亦已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暇不給，孤奉慈訓，尚有旌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爲淑女、爲良婦、爲賢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以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愧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昭我管

❶「同」，原誤作「周」，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形，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焉。其敢不策厲駑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爲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秣驥問塗，司南通逵。鼎於華腴，動與禮違。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寧閨壼之可幾。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百之。油燈煌煌，誦書琅琅。兒不敢嬉，母也在旁。維龍虎公，北方之彊。武庫再傳，化而文房。鬱堦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版輿委蛇，子祿孫飴。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何速兮來何遲。瞻昊天而靡及，❶泣風雨其安歸。防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得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爲隩州人。母刑，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爲贈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長曰賁，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爲樞密院判

❶「瞻」，原誤作「贍」，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官；次曰瑩，❶棄家爲佛子，有詩筆聞于時；次曰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男孫二人，曰汴陽、鐵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既冠，從兄賁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爲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彦升以長子持門户，勞苦爲甚。賁舉進士，瑩與麟皆幼，可代彦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鳲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賙恤貧者。其殁也，哭者皆爲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殁，乃合葬焉。文舉既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某銘其墓。某自齠齔識文舉於太原，與之游，爲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舉念其親者爲詳且久，乃爲之銘曰：

禄不於豐，惟禄之時。三釜逌親，萬石不貲。母氏劬勞，❷無報可施。樹静而風，❸霜露涕洏。悠悠蒼天，孰命之尸。含飴弄孫，彼何人斯。嗟唯夫人，女宗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癘疵。玉樹堦庭，且蘭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彤，永世有辭。重之以五福之養，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尚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❶「瑩」，原誤作「瑩」，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勞」，原誤作「勞」，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静」，原誤作「凈」，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❶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絶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户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絶；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嬖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蘄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媿。

❶「刲」，原誤作「封」，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弟三女也。興定乙卯生於登封，[1]年十三。予爲南陽令，其母張病歿。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爲言：「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爲棄父矣。」曰：「女從母爲順，寧從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堦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孝女之哀，千載涕滂。白水南東，維母之藏。羈魂搖搖，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1] 「乙」，據清同治刻本李光廷《廣元遺山年譜》卷上，當作「己」。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考於前世興王之迹，蓋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爲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群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雲雷合勢，爲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爲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以爲楚、爲漢者，皆倚之以爲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

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之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啓，大父祺，父珪，皆以農爲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次即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生產爲不足治者。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脱去。癸酉之

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衆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楫據靈岩，遣别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盗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于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固，❶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度矣。

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爲請於主將，主將逗留不行。❷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謁先太師於軍門，挈所部以獻。太師時以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于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棄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説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孛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

❶「壁」，原誤作「璧」，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逗」，原誤作「逼」，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❶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即連趣孛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

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又四年，朝于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户，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兖、濟、單歸于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荆棘，扞豺虎，❷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❸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蹷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于塗則知其爲善俗，觀于政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寧壽考之福，故聖意優卹如此。

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没，❹足矣。」以

❶「等軍」，康熙本、道光本作「軍等」。
❷「扞」，原誤作「犴」，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徙」，原誤作「徒」，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痛」，康熙本、道光本作「病」。

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于縣界，人以爲公歿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

公既握兵柄，❶顓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柵之議。公爲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璧一縣，❷璧當廢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資幣所誘，❸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有犯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亡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爲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益都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别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

❶「握」，原誤作「掘」，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靈璧」，原誤作「靈壁」，據道光本改。下徑改不出校。
❸「幣」，原誤作「弊」，據道光本改。

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爲賙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既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卵翼之惠，日積而月累之，蓋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內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禄大夫，前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清濟洋洋。仡彼嚴公，尹兹東方。維大國齊，維魯所荒。大安衰微，元元遘凶。鋤耰棘矜，迭爲長雄，遺黎憫然，擿埴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爲蓍龜，往迓大同。挾右太行，以入王封。人瞻者烏，我龍之從。儷景同翻，欝爲雷風。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後，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之武。乃錫金虎，民汝予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内之溝，斜職公救之。大布我衣，大帛我冠。傾我扶，罅漏我完。爾有瘡罷，我遑我安。金革之威，肅于凛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祥風愉愉，叶氣油油。河潤之溥，暨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斯禱。祝公壽考，爲國元老。如山如河，受福則遐。齊政方報，魯婦已髽。布宣王靈，繄公是賴。愛養基本，繄公是

戴。巨室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無遺愛。有開必先，惟公之功。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哀榮始終。誰其配之，錢氏孝忠。茌平之原，龜石穹窿。勒我銘詩，以對景鍾。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既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❶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群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彊，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爲多。❷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尚無愧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

蓋公資禀沉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懷。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栅，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

❶「瞻」，原誤作「贍」，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爲」，原誤作「無」，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言：「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下迨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救者尚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恃公爲司命。公爲之闢田野，❶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佽助葬祭，菽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紈袴，人出强勉，我則樂爲。故薨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愊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勳臣之右。虎符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參佐部曲、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致礿祠烝嘗之敬。宜有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爲，祠祭之爲大事，❷尚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欒布之立杜，❸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而法官

❶「田」，康熙本、道光本作「四」。
❷「之」下，原衍一「之」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刪。
❸「立」，原誤作「五」，據四庫本改。

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貴於沿人之情。況乎時則綿蕝未遑，人則焄蒿將見。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有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尚有攷焉。好問既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風雲感會神與期。
乾龍用九方奮飛，潛蛟豈得留汙池。
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
公籍盈數數有畸，燕趙廓廓無藩籬。
六合遂入天戈麾，猶之歷下開漢基。
楚破竹耳將安歸，天官葵功絕等夷。
介三大藩晝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
煌煌德星出虛危，扶傷合散傾復支。
民恃保障輕繭絲，年穀屢豐物不疵。
諸侯代興公維師，誰謂華高可齊而。
武公司徒屈於斯，眉壽保魯止於斯。
昔歌且舞今涕洏，人疇依乎遽奪之。
甘棠之蔭公之祠，麗牲有碑碑有詩。
戰功曰多民政慈，尸而祝之寧我私。
公福我兮無已時，子孫衆民其世思。

順天萬户張公勳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户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户張公勳德碑見示，謂僕言：「此内翰滹南王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爲吾州披荊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彊梗，拊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國，其有德於州之人爲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禀授成算，自竭微效，猥先參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忘食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内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意，就公所以成、顯顯

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偉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樂爲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堝，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潤。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功加榮禄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户陞萬户，佩金虎符，順天别爲一道者，亦既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勳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爲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衆。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爲美談。史臣資其實録，珪爵旂常、鼎鐘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爲國虎臣。治民涖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於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❶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王君之後，❷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

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武僊會鎮、定、深、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僊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張甫、河間公衆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

❶「於」，原誤作「餘」，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於」下，原衍一「於」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删。

拒戰，爲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出戰，甫、衆哥皆敗走。由是祁陽、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卞急，吏卒每欲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于宣德，群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于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即棄輜重而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爾即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爲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臠殺之。緣山反側，鹿兒、和和、美女、擔車、堵墻、百峯、東西五峯、苑家、西水、姑姑堝、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貍諸砦望風降附。及武僊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

丁亥之春，以滿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毁之後，爲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爲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爲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雞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爲亭榭，爲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歷下則無卑溼之患。此州遂爲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横戈而出，大呼

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轢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即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爲也！」諸帥無應者。公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鋭。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衆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堤上，諸軍隱堤自蔽，待敵下舟，即力卷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人聽節制，我欲決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于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于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城隨陷，論功第一。

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即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啓南門出，諸軍爲木栅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衆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爲史侯所襲，而公横盪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

追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即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崗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爲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脱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既下，明日而城降。

黄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上，公率衆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即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即取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横戈而先之。敵殊死鬭，公奮擊之。馘虜數萬自相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黄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❶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爲三，一並江路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尚數百人。

❶「艘」，原誤作「艘」，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眄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慴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一百人而南。時廬、泗、盱眙、安豐、濠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斂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況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圍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裹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鋭卒先登，城遂拔。

自大河放而南，杞爲中潬，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方有事南鄙，彼争利舟楫間，殆無寧歲。朝議以杞爲上流，❶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葦所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既固，姦謀坐屈。艟艨有横截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

❶「上」，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力爲多。初，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耕稼俱廢。我軍爲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饟自資。比軍還，間關千里，道殣狼藉。公一軍先事爲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

軍興以來，❶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寓欣幸。初，移刺衆哥、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爲敵，既殁，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卹。顯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爲郡守，次黑子爲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絶，蓋不可以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顓面之貴，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敚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

僕，老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崗」，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

❶「軍」，原誤作「君」，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爲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荆高，義烈言言。鬱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櫜鞬。乾龍天飛，霆裂厚坤。有盤者螭，儷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販黥髡，自爲侯王。妖狐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彊。指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陽。王旅嘽嘽，頻歲江瀆。於光於黄，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輒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與隣。❶中潬新城，矗若長雲。吴兒艟艨，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麏。望見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既平，荆楚既同。覲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琱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國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

❶「與」，康熙本、道光本作「爲」。

公。千年此碑，當配景鐘。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大父內剌，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閤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爲西山閤門簽事。❶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閤門，尚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章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議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投於內東城濠中水而殁，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爲尚書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有筲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孤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

❶「山」，據文意，疑當作「上」。

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静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爲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术虎公神道碑

生而静之謂性，静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于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而材每患于有餘。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朴魯、拙於變通、艱於鐫鑿之爲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爲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

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术虎氏，世爲上京人。五世祖术不，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禄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七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諜詳焉。曾大父布苦德襲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顔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剌，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妣温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陀滿氏，進封太夫人。公即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

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衙直點檢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内外諂附。大奴文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耳耶！」直前擊之，馬箠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宫闈之長，果解事，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爲？」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彊禦矣。奴輩儻復恣横，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問一策論老生曰：❶「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彊脅。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吴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

❶「問」，原誤作「聞」，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顔《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彊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伎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即日授中宫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公從縉山高琪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絶。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興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疋。

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爲上言：「妃后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内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棄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摇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暫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

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槊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傴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爲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群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彊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横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

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關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役，乞以農隙爲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耻以求索見污，爲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慚，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

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冤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顔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爲馬步軍都總領。

公自以無罪横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强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床簀，獨是爲介介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秘書監歐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閿鄉令；次彭孫、聃孫，俱蚤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幹秀偉，資禀沉毅，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即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殁，其孤當卹。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苦，至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

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間，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爲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鬬，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耽嗜書史，故親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北歸，卜葬於輝州蘇門北之某原。❶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件右之。

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尚。公家累鉅萬，僮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棊槊可取諸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真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番宿更休之餘，爲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化，家存籯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己，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蹭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維强，間氣維雄。以宗起身，

❶「北」，原誤作「比」，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而無並流。脂膏共處，而不自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北山諫書，乃在箠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徼巡周廬，寔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禄不計庸。我銘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殀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攷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静以養勇，剛以作强。其視横逆之來，曾虚舟飄瓦之不若；控摶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有泰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無取於海隝之伏劍；漆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督亢之獻圖。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論乎？

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

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懽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貰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遷静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殖産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資禀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酒，出内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乙里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内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

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眎而不能救也，出騎兵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夕臨者三日，葬之。

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三達，次鐸剌，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没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己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拜，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饜道之矣。蓋君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答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栢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齎嗟。莫嗇者才，賦君則多。沉潛而剛，悃愊而無華。曾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彊，偕妾婦而婞婀。河源九天，放爲頽波。砥柱中流，終古不頗。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即華。

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漢貂七葉，❶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蹊上故禦侮中郎將陳和尚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爲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爲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❷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爲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承學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概之，❸古人所以爲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

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於國姓爲疎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没入北中。二人者名爲群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太夫人而

❶「漢」，原誤作「漢」，據道光本改。
❷「掾」，原誤作「椽」，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承」，原誤作「丞」，據道光本改。

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太夫人以鹿角車，❶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爲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御。

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爲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吴下阿蒙矣。三年，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户葛宜翁鬬，訟訴于鎮南。鎮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即量笞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于朝，且有挾私讎之愬。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爲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兵闌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横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即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

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寧以方城獄未

❶「車」，原誤作「軍」，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決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笞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

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鷙狠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驅羊豕而逐狐兔。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爲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内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可以無媿千古矣！

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

爲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爲剽刼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爲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瓦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蒲瓦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

元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按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迴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爲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脛，不爲屈。脛折，畫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豁口吻至兩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絶。❶北人義之，有以馬湩酹之者，❷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銘亡）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税，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内廷供奉、臺僕直之目，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

❶「至死」，原誤作「死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酒」，康熙本、道光本作「湩」。

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榷酤日增，❶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愚賢同滯之嘆。論者以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操，❷清慎自守，不爲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

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臨終敕諸子言：「凡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正，貨利不得關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涖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户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黄思忠，不毫末取也。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旱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賑貸之。公出俸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三萬斛，❸全活不可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

❶「榷」，原誤作「摧」，據道光本改。
❷「操」，原誤作「清」，據道光本改。
❸「三」，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冬，朝旨更定户籍。異時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往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菼荒穢之地，河壖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户籍判官。五年，選授襄陵令。平陽縣十[1]，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户每以争水爲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溉不能給，因鬨起而争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爲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

[1] 「十」，道光本作「屬」。

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瑭，興定五年擢詞賦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尚幼。瑭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公事狀來，謂某言：「劉内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爲請。」某於瑭爲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叙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汙。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藹如。使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盗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内剌，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❶公其長也。資倜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八，以門資試護衞。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

❶「公」上，疑脱「文獻」二字。

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冀州録事判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軍議和事，遂爲所刼。行及居庸關，潛謀歸國，奪老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中，選授京兆府兵馬使、静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州兵馬鈐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尚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絶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凛然。材則人，耦奇則天。齎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擿蓬之賢。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❶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静

❶ 以下二文補自道光本卷二十七，文題下皆有小注：「從《元文類》補。」

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詭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静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

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脩《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册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至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録》、《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録》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

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絶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❶ 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❶ 「土」，原誤作「上」，據《元文類》卷五十一改。

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没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嘆，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齎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

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

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❶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剌。內剌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説、曆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愯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廕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鋭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冑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

❶「京」，原誤作「凉」，據《元文類》卷五十七改。

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概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説，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譔《乙未元曆》，云：「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

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即爲比丘尼，❶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

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説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説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録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

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實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

❶「丘」，原避孔子諱作「邱」，今回改。

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産。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悦，前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豫太師淄王定册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牓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宫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史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

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敕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

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岞山世冑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

公資通敏，善辭令。胸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己，至稱道不絶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録》。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闇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

章宗朝，太府少監孛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

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孛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興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瘁，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揲蓍説》，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摶霄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顔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丘山萬牛僨且僵。顧以棖闑待豫章，繄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祼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略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禀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干、普花兒，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閔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户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税、漕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逢辰，别請

銀章而歸。是後，立行宫，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宫闈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肅將使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白門之婚媾，辨讒夫之媒孽。新宫落成，則以有功遍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闕拜章：「既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所矣。恭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群從，仁卹媚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累之舊，命文士譔述，銘諸麗牲之碑。

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曾大父雲，自遼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玹，曰瓚。玹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貲雄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關、西鄉之土厚皆有别業，與世官榮禄家同里閈，出入遊觀，裘馬相尚。❶ 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子：長敦，字德厚；

❶「裘」，原誤作「喪」，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季劾，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濡藉積累而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衆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濡藉積累，一切以諛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

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曾、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概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沉潛，策慮愊億，坐鎮衰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交搆既興，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既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盃酒，意氣妄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爲動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略遠圖，忠良明智，上以尊王，❶中以庇民，下以

❶「王」，康熙本、道光本作「主」。

爲劉氏無窮之傳，❶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爲龍門，劉氏之阡。劉爲大家，出用武國。從公曾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幽燕之習。曾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惟左右是奉而不違。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孌龍姿，躍而天飛。股肱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旂常，勒有鼎鐘。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衮冕巍峩，奮無所階。世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泝其流，❷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

❶「之」，原誤作「上」，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泝」，原誤作「沂」，據道光本改。

玠，自曹南走書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❶「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馮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攷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譔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

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絶，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衆僧奴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齎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國用安自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爲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關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予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絶出，占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嘖嘖稱嘆，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時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❷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公頗知予，而予亦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顧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兹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

❶「書」，康熙本、道光本作「書」。

❷「涂」，據下文，當爲「徐」字之訛。

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

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禀高亮，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湢，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至於丘壠亦爲湮没。珪與長女李乘船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即公，次曰子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

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既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户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還壽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刼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爲李敏所據。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尅石烈阿虎刼之，遮老幼數萬，靈璧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讐。公復與宿帥衆僧奴斫全營於鄿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死于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壟，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

麾下數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顓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鬱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之國；以太行、恒山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地之藏。海山沉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偉、敦厖、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倔起閭巷間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不至於人物渺然，絶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易間，雖譜諜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謡慷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愊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寇，❶使大梁，特蹔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乎旅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爲事。幕府省静，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衣冠之整潔，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既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栢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纛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繄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獲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州既東，❷兵連兩河。鉏耰棘矜，奮而横戈。矯矯維公，矻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曰多。❸夏寇黥髡，劍佩巍峩。食飽而

❶「寇」，原誤作「冠」，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州」，原誤作「周」，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曰」，道光本作「日」。

颺，誕爲盜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慚憤亡幾時，化而蟲沙。有來同盟，脣齒輔車。詣闕拜章，畏途褒衺。孰爲田疇，而充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顔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顔氏。隸上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勃徹封國於趙，子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魯，熙宗朝平章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

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内承奉班。三歷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1]互爲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讐撥地之酷，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群不逞鬨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定，

[1]「斥」，原誤作「斥」，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脱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僑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❶早卒。曾孫女二人，尚幼。

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本道課税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金源陪葬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度葬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遜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輀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金谷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阡。我先府君是爲北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省介參某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之子壻世昌，予門弟子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略。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閑放自棄，欲强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亳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

❶「某」，道光本作「果」。

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亳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爲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冔，厥作裸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洑流，玉諜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曠於烝嘗。❶溫序思歸，睠言涕滂。輀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檟有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粱肉疲羸，❷紈袴冰霜。惠利所漸，愛於桐鄉。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耆龐。❸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傍。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弗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充尚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興陵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

❶「烝」，原誤作「丞」，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羸」，原誤作「贏」，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耆」，原誤作「奇」，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佗，所對如前。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换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户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

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任，❶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宫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禀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懽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没，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脱，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寧。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温甫、劉内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三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于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

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遹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爲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録事，永寧中升陝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員外

❶「任」，原誤作「住」，據四庫本改。

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大司農，分治户部事。今爲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廕試補户部掾，今爲燕京總府參佐。顯祖，未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宛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爲遼遷。公生其間，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崙火炎之日，襁負不捐。孝于親而賢，友于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破平陽，取道太原，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顔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强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辨。就使可辨，客軍皆有去心。驅市人而使之戰，果何

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爲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夾老幼走西南龍門砦。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録君功，以便宜授嵐谷簿，攝録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

君諱瑁，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晋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貲雄鄉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久，叙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隩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❶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尚書左三部檢法，改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以正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

君天禀渾厚，有晋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無少厭。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隩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冤，不數語而決，闔郡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度百出。君區處餽饟，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莘公胥和之、參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獎拔。

❶「帥」，原誤作「師」，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舊，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殁之日，送葬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殁於襄陽。子男五人：❶長曰蜕，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彧，舉進士；次曰擇善，棄家爲黄冠；次曰仲文，以君蔭補遥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蔭祗候承奉班，蚤卒。女一人，曰妙延，爲女官。孫五人：曰汝霖，曰楝，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吴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仲文温淳有緼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能正，博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竊嘆郭氏世業淳雅，晋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温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横流湯湯，身爲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❶「五」，原誤作「有」，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潞州録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弟評同登進士第，仕爲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内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不絶。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葬，斬焉衰絰中，日誦佛書爲課。迄于終制，言動之間，鮮不如禮，人以爲難能。

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爲攘敚，同官亦挾輕貲而遯。僕隸因以爲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既無所逃責矣，尚敢以盗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録事，赴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絶，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饟，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降，怒其偃蹇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墻，立致殞絶，得年五十，實十二

月二十有二日也。❶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所吴莊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滎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翛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略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醋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户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户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尚幼。

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累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没，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己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闊，無歸省之便。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爲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門競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淑，當媲貴官，筦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壻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右。庇廕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南渡，居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❷千里就訪。及兵破河南，張侯委居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群從安居雞水之上。❸歲時燕樂，復見大

❶「二十」，道光本作「十」。
❷「羸」，原誤作「贏」，據道光本改。
❸「水」，原誤作「冰」，據道光本改。

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爲多。順天盛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洎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弘。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衮取美稱，禽息鳥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碑銘表誌碣

顯武將軍吴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吴氏。石晋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爲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劉霄牓登科，仕未達而殁。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閤門祗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崞縣烟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即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廕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税。課最，迁濟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録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即位，用大安霈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因爲所親言：「吾猥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强顔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廕子五品，例入一差，

隨有超擢。君淹筦庫久，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

君資孝友，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爲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爲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爲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内助之効，封濮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綽，曰綰，曰續，曰級，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黄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爲請。仲傑學爲通儒，德爲善人，殆「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爲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爲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筦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敝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

銘。敢以譔述爲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旧，不可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

按任氏世爲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爲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嗀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爲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别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群小積不能平，造作飛語，搆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爲朋黨，誣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爲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微，以廕補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禀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爲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爲善人君子。嘗爲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横被羅織。❶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爲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家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内懷中。纊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

❶「被」，原誤作「破」，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哲里之東原。

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吕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爲元祐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爲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魄既喪，猝爲謾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謾疾不已，矯亢忌嫉，合而爲聖癲。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爲人所食者。凡爲讒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又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姦人敗類交亂四國，❶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爲天下所咀

❶「類」，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嚼，死爲海内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蔡、吕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温公黨爲恥；又欲以黨禍絶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爲吉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盍當以我爲知言。❶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爲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顔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譔。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爲論次之。❷

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爲隰州人。❸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齠齔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爲憂。及父殁，君持喪

❶「我」，原誤作「家」，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論次」，原誤倒，據康熙本、道光本乙正。
❸「人」，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如成人。未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爲人謹厚，舉動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楨既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爲賙贍。有間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群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逃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衆曰：「諾！」乃安集境內，還倅於州。群黨破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爲官長者，君義而却之。明年，大飢，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興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絳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

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爲多。君殁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紿兵士言：「我，主婦，蟄財所在，當盡指示，❶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爲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祿。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即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爲真定參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爲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

❶「示」，原誤作「似」，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君。松年、大年俱以兄廕祇候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爲政之方。施於閨門，義存義亡。凛凛皚皚，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千户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爲農家，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沉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膽堅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夸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今萬户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山之東流堝，別自爲一軍。及張君副經略苗公道潤，承制封拜，公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

居無幾何，國兵由紫荆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堝下，諭公使降。公盛爲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爲爪牙，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爲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爲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鋭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義斌懾焉。武仙刼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爲金，張公

會諸道兵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鬭志，吾邀擊之，取獸於穴，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料。時別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日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略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鬬。衲軍敗走，填壓山谷間無慮數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資甚衆。城中軍突出，將爲犄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城，公爲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遏西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峯山。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白撒攻圍衛州，❶公力戰卻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朝廷第功，張公因陛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於是，特恩以璽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户。自是愈自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黄，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略授公使戰。公亦稟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妥安，出于翼贊者爲多。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

❶「白」下，原衍一「白」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删。

已也。

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以爲知禮。壬寅秋，丁内艱，適在病中。比襄事，哀毁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于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州録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爲法。子男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曰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適千户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

公美須髯，舉止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勝，將佐共爲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黄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鋭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黄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爲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所在，以寬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問知爲士人，即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降虜者，今真見之。嘗以時俗侈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必重爲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券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敦龐耇艾，五福具備。今禄不酧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報施，❶可易量耶？孤子

❶「之」下，原衍一「量」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删。

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莩之末，以神道碑爲請。乃爲件右之。其銘曰：

沈鷙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爲資。成周既東，日薄崦嵫。志横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顔，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爪牙方張，而傅之羽翰。❶蛇矛突前，奮力如湍。堅陳枯株，名城彈丸。有來創罷，革膚靡完。豺狼荆棘，挈之妥安。我恩我威，爾煦爾寒。疾疫剛瘅，孰我敢干。北方之强，碣石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刊。勒銘豐碑，以永後觀。重侯兮累將，戞戞乎厥初之難。

千户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蒞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怪。惟侯在軍旅中，❷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壺雅詠，揮麈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肆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源委，蓋自侯發之。

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爲冠氏

❶「傅」，原誤作「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旅」，康熙本、道光本作「校」。

人。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❶祖諱誠，明昌中歲饑，發粟振貧，爲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殁于王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爲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罷官歸，遂爲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洺水。洺州防禦使蘇政召幕下，擬充冠氏令。耕稼既廢，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于青崖固。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摇。侯謂業已事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未幾，破義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爲義斌所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椿輩，納河南軍從宜鄭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爲計。侯每戰每勝，氣不少衰。某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己丑五月，朝于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黄龍堽失利，將佐千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户，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黄間，被病還，以

❶ 「官」，原誤作「目」，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于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賁亨、柔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吴答里甲，幼在室。

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笞一人，誅殺不論也。人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爲賙卹之，脱之于奴虜，活之于屠戮者，前後不勝算。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爲意也。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野。㪚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内，獨爲樂土。賓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爲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大概侯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薫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齎志以殁，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其年十二月庚寅朔，❶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爲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❷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于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别。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别，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

❶「其」，康熙本、道光本作「某」。

❷「平陽」，依文意，疑當作「陽平」。

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爲之碑而系之以銘。

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乃進登，樹之旂旐冠汝懲。❶大縣萬家既分崩，疲癃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逋亡日來月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纊繒。賓禮師儒講顏、曾，奕邑子弟前伏膺。❷絃歌洋洋通薛、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繄誰弘之侯所弘，仁心爲質莫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孰爲除之又孰乘。我侯種德既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咨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閻侯墓表

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❸載之盛爲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于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于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懽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懽心。以故來哭者皆爲之盡哀。將

❶「汝」，康熙本、道光本作「氏」。
❷「奕」，原誤作「弈」，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予」，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葬，孤子德榮請于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磨滅耶？」予即爲叙其平生，使刻之石。

載之姓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累至公府掾。上黨公開壁馬武砦，遣別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國兵略地上黨，公選懦不能軍，❶乘夜潰圍而遁。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尋有譖于行臺者，❷以爲載之多斂部民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復謀南歸，乃刼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參佐諸人又爲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歸，❸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預。浮沉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

❶「公」，依文意，疑當作「松」。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❷「譖」，原誤作「譛」，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歸」，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二人：長即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爲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藪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爲鴟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廬，八荒庭除。蝸左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驅，溘死中涂，他人是娱。顧雖不死，殆暴胔露骼、鬼籍而强行者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碑　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壻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爲幸也。」

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爲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猝爲游騎所馳，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遥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爲帳前都統，换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户，將自經。侯排户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爲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

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佗部曲莫能比也。凡略地于澶淵，于淮楚，于徐亳，于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爲憂。侯曲爲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貰貸末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詿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救乎？」先相惻然感動。爲之別白故悮，剖決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

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遥授鄒平、齊河兩縣令，裏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爲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遥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税所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

日，舉侯之柩，祔於新塋之次，❶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爲之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排户直前，噍類奈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拊瘡摩。曾是殿屎，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興哀無知之場，援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並青社爲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理爲差。汶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者，尚信然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❷世爲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榮，皆隱德不仕。❸君資禀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禄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隸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爲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爲比。

❶「塋」，原誤作「瑩」，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孫」，原誤作「善」，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仕」，原誤作「任」，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大名彭義斌乘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衆孚之。❶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爲長，强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于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山。兵刃甫接，❷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既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即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鬬，大名軍遂潰。義斌投死無所，尋即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制封拜，❸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尚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略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贊皇之功爲未報也，再加宣武將軍。己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録事。君莅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退閑，復都指揮使及巡捕事。未幾，以疾告。公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知義理，氣節不凡，命代父任。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樂珍。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孤子等以某年月日，❹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黄山之新阡，遵治命也。

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爲請。按康侯所載，君所善二人：其一兖人劉德潤，其

❶「孚」，康熙本、道光本作「争」。
❷「刃」，康熙本、道光本作「刄」。
❸「時」，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❹「年」，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一潞人閻載之。德潤仕行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殁，泣爲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死不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殁，君爲之送終，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落魄嗜酒，身殁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爲葬。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祖祭填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譔述，其不朽也必矣，尚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强爲論次之。其銘曰：

鷙勇兮翩翩，纓縵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必前。魏寇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間，知掎角之權。材官蹶張，發機其先。齊五十城之復，與有勞焉。迄今贊皇之謀，弦聲驍然。鬱鬱佳城，樂石千年。[1]誌以康侯之文，賁彼下泉。顧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禄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開國之功。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真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隸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幹局爲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

[1]「樂」，康熙本、道光本作「磬」。

永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侯及從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脱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季弟五路萬户帥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侯招降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啓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以侯爲節度使，兼趙州管内觀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謀。辛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後功上於朝，宣授今職。

癸卯冬十月，侯介於同官李稚川、周才卿，爲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末，有諱匡穎者，官至静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内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襄疊仕於宋，皆至通顯。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爲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山，遂占籍焉。雖譜牒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蓋如此。振玉之曾大父伸，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父憲，資倜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爲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葬鄉里。振玉之考、妣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比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藁殯所在。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既絶，感愴霜露，殞身無及。向辱我公悮知，承乏大郡。安習既久，眷焉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里之南原，爲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冀氏物故，因從祔焉。維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考；自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之大舉。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誠得吾子辱以文賜之，爲幸多矣！敢再拜以請。」

自予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佗州郡莫與爲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蓋一本於侯之經度。出貲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爲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兩煉師及參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城之舉，竭事君之節，奮復讐之義，獎厲士卒，輯穆同異，裨益之力爲多。初莅慶源，户不能百。爲之披荆棘，拾瓦礫，招散亡，立廬舍，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群盜時出剽略，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爲參佐，豪猾無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舞迎勞，歌謡載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敕怨家婦手刃以報之，闔郡稱快。故言治郡之效者，率以侯爲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纍將之族糜滅，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汩没於奴隸，寒飢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朞功群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以開之耶？趙侯幼仕州縣，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莅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爲書之，且告之曰：

降福非難，所以致之者爲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爲尤難。予閲人多矣。長劍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也，子孫

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搆，蓋有任其責者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冢置萬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招魂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諸！❶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録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爲邑丞。太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黜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宏，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署軍中都提控；弟顒，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爲大有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彊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爲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城

❶「諸」，原無，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俱陷。概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隸今行臺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效。及再受父任，而縣民人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凶荒。弱而振，離而合，立官府於擾敓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重爲公所録，假之旄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制之命，榮及祖禰，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殯，昭穆具舉。松櫝百年，而有旌紀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賴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

按趙氏世爲縣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賓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大德、名卿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絶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爲千夫之長，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群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侯之姊氏乘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爲之書。雖然，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尚内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爲上僭者

所奪，於夫人也，撝斥如媵侍，凌轢如囚虜，井臼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僭奪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敕諸子事之惟謹。既没之後，葬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妬爲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一耳，況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於强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女有健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甫及，福禄方來。乃今野服蕭然，脱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母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爲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授行軍千户，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爲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爲本縣尉。及縣改西寧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爲今經略使侯所倚信，累功至監軍，兼行西寧州事。被檄招集未附，爲叛者所脅，偃蹇不屈，竟及於難。幕府存念勞舊，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爲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少有及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不得出。醫者破骨

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略公壯其勇，以爲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巡山軍民千户。恒山公仙壁雙門，遺別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户親以軍守之，隘狹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爲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爲齎助，以紓焚刼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踊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爲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縣當關輔、汾晋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斂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❶ 子男二人：長曰伋，次曰某。孤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原，禮也。

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爲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欵。椎牛釃酒，與相娛樂，下逮厮養，亦獲饜飫。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欵密，終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爲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爲昆弟，不敢以爵齒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閑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爲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墮窳。

❶「夫」，原誤作「天」，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概之。初，監軍没，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十年，於今伋輩既冠婚矣。公念爲叔父所保養，生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爲感動。經略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爲難，況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爲讐敵，血戰於錐刀之下，顧肯以大縣萬家推之群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爲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爲之銘云：

重甲兩鞬，馳突翩翩。唯勍敵是求，而與相周旋。虵矛之所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劍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蘪蘪西山，逋逃之淵。刁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爲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敝屣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白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絶焉。同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孰於禮服之群從，釋銅墨而自捐。戎行區區，❶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以信無窮之傳。

兖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

❶「戎」，原誤作「戒」，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屬予爲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爲兄弟。王之歿，今十年，遺女孤弱，藁殯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爲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爲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於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禄，北京興中府人，世爲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五翼軍，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略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兖州軍州事。爲人資善柔，而戰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相之孫濱壽。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魂兮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異，挈全魏、❶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懷黄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龐福艾之士，然乘時倔

❶「挈」，康熙本、道光本作「集」。

起，徼倖萬一，舍短取長，爲公所録用，翕忽變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恙時，拊罷瘵之民恒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賓客，而己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威，而效公之儉。弓刀舊習，爲之一新。蓋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斂雄夸而信厚，救餓推食，臨深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爲稱首云。

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葬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係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世淪敗，它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倜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衄。自是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豎，倜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衆矣。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爲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衆。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帳下。公破黄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爲多。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

祖復從公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爲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敗。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保任，公以兒子畜之。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户萬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爲難馭，光祖統之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産，至婢無完裹。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餓者，思欲偏及之。其仁心爲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謔浪，不爲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即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迤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既盛，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

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爲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爲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釐戎務，今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

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爲不亡矣。❶黄金滿籯，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册勳，卿子冠軍。收之桑榆，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尚有考於斯文。

安肅郝氏先塋碑❷

宣差五路萬户郝侯和尚，貞祐下缺。今年夏五月，侯朝行闕，對於幄殿者餘七十日，且以上廄馬二、西域馬三、彤弓四、鎧冑三、金錦三，并金虎符錫之。夫人劉氏，亦拜雙錦之賜。下缺。案郝氏，安肅人，葬於縣之玄兔鄉千秋里者，不知幾昭穆矣。曾大父諱廣。資善良，有陰德，聞里中。年八十三，遇異人，教之良禁，齒髮更生，又十年乃終。妣曰劉氏。大父諱全，任俠尚氣，勇於赴難，有朱家、郭解之器。妣曰田氏，生二子。侯之父諱增，氣節豪宕，人多歸之。不幸蚤世。妣曰孫氏。從上三世皆潛德不耀，獨叔父彦自承平時以貲爲恩州酒務使，次令安肅，迄今康寧壽考，坐饗榮養。歲時問安，孫息滿前。郝宗陽報之慶，斯濫觴也。雖侯襲已積之善，擁方來之福，而生子如此，祖考可以無恨矣。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❶「亡」，原誤作「忘」，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此文補自道光本卷三十。題下有小注：「從《金石例》補。」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墓銘碑表

清凉相禪師墓銘

清凉，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琇殁後，遂虚席。久之，西岩德來居。德，輩流中號爲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爲之護持，苟可以用力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蓋又一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爲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凉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貲雄相夸，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清凉儉狹僻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盼而雲山爲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

師諱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即棄其家爲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内、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虚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虚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凉。師勤於接納，有諮決之者，爲之徵詰開示，傾囷倒廪，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寢室，閲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

義，曰喆，而爲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今嗣師席；曰静，曰雋。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凉》，并録一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横，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有程沂州戩名幡，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歘，歿後歲時祀之。」予用是與之交。嘗同遊蘭若峯，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爲凡出身以對世者，能外生死，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静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腳跟乃爲石頭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嘆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爲人，歘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怫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静，則決不可入。世間學，謾廢日力耳。」及自爲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爲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予來習静，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歿矣。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爲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藿不充。朝詩有瓢，暮詩有筒。澹其無心，愈出愈工。處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虚舟，

莫知所窮。嘗試臨西溪，揖層峯，萬景前陳，而白塔屹乎其中。悠然而雲，泠然而風。頹然而石，鬱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亡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殁，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爲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爲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説。人有問之者，云：「吾爲龍天説耳。」龕前叢竹，既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説《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不具録。起塔於普照、華嚴、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弘教。傳《法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了遇。落髮三人。辛卯夏四月，昌等因比丘尼净蓮，求予銘其墓。蓮即道學郝葉縣之甥，父尉南陽，秩滿棄官，翁媼及諸弟如漢上龐禪家。説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爲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

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往在鄉里時，已棄家爲佛子。遭歲饑，乃能爲父母輓車，就食千里。母亡，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歿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詣師，求講法界觀。明旦，出門，見菴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盌狀。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磚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爲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岩石間出一泉，衆謂純孝之報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爲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逊之，然後爲出家耶？

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一出家于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五且戒，❶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公。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爲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覺懿，行思，行了，爲上首。明年，起塔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爲詳，托予銘其墓。予以劉爲不妄許可者，乃爲之銘。銘曰：

僧雲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

❶「且」，康熙本、道光本作「旦」，疑爲「具」字之訛。

壙。地泉鬵沸天花紛，孝聲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絶。府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爲非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顔、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綱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緼籍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翿，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晝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其爲黄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殁于亳之太清宫，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始祖堅，國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

室劉氏，前殁。子，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覂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搴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有爲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离峯子之行，請予爲墓道碑，曰：「始，吾离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爲定居計，城市道塗，遇昏莫即止，風雨寒暑不恤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离峯子行丐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槀秸而過者。槀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内、❶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爲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毁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

❶「徧」，原誤作「偏」，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宫，賜『紫虚大師』。离峯子之平生大略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葬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

予在三鄉時，蓋嘗望見离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离峯子亦嘗寓書，求予爲録章封事。❶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穎脱，戒律自解，❷心光燁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爲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爲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爲然者。予譔《夷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黥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内翰敏之，离峯子舊也，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胝，塵中幾蜕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宫商，而責渾沌之勘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顔淵、辛敬之愿、劉景玄昂霄，其人

❶ 「録」，據本書卷十一《步虚詞三首》，當爲「緑」字之訛。
❷ 「戒」，原爲墨丁，據道光本補。

皆天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爲黄冠以殁。張，予所敬，而孫，予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乃爲之銘。离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宮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溙水公迎致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离峯，其自號云。

分食雞豚，託處鼯蛇。視身寇讎，自干罝羅。樂有加耶？年可遐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絶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磎，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闕弓，終以大方爲家。顧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爲秀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既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衆問所以來，師具言。道衆駭其爲異人挈之，能一日千里，

是夙有仙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禀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爲懷，而内敏殊甚。間讀史傳，略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爲崇建，規制峻整，遂爲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籍，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爲哀丘而祭之，❶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閱二十九年，顔渥丹，須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必謂他日爲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龐耆艾，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寧神於州西北原。守冲等爲植碑，予用所知者爲之銘。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地而爲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龐耆艾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僞而淫采，我悃愊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冲虚大師李君墓銘

其畀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滅爲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乘泠

❶「哀」，原誤作「哀」，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泠之風，❶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銘

通真子諱志安，字彦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經博古，❷工作大字，爲州里所推重。父諱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爲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琱斲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長也。自蚤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禄養爲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一家之學有所疑，❸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滉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虚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絶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❹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録》、《繹仙》、《婺

❶「泠」，原誤作「冷」，據道光本改。
❷「經」，康熙本、道光本作「今」。
❸「一」，原誤作「二」，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真子」，原缺，據道光本補。

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脱，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絶，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寶藏既成之五月，爲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電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蜕形于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

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爲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爲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玄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爲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
遭罹元元坤軸旋，壞刼欲墮未開前。
道山絶業當時傳，百於苾蒭了大緣。
若有人兮静以專，嚮也易老固初筵。
玄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志孰我堅。
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黄研。
琅函瓊笈閉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
司功會計蓋上遷，乃今出鉼鳥飛翩。
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
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
爲復延康轉靈篇，爲復蕊珠參七言。

爲復虎書校三元，爲復逸度論九玄。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名鶴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二水人。❶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峯周君。伐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者結茅以居。❷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饑，資用乏絶，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圜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爾，遂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禀醇正，寡於言論，行己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卹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爲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雒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殁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關輔略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爲經度之，是爲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即名駕西還。❸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玉峯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静，門弟子陳志清來新

❶「二」，據下文及《金史·地理志》，當爲「三」字之訛。
❷「者」，原作墨丁，據道光本補。
❸「名」，康熙本、道光本作「命」。

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净無爲，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强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爲筌蹄，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爲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劓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爲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礀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己求志，有可以贊清净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蓋君天質冲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党公世傑、黄山趙公文孺、黄

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爲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爲可見矣。

君諱大方，字廣道，❶世爲汾西人。父以醫爲業。母管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冲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即辭師往趙城，讀書天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關中，道風藹然，有鶱飛不群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即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祕籙，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宫事，賜號「體玄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亹亹，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嶽瀆，投金龍玉册，爲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通玄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清凉山。一日，布卦，得《剥》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爲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家以我爲有道者，猥以徵書見及，寧當負之耶？而輩第往，毋念我爲

❶「道」，康熙本、道光本作「遠」。

也。」乃策杖入深谷，臥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蕭練師公弼所録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爲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爲論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玄，畀之玄綱。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❶不失其燕處之常。巨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爲不亡。望君蓬萊，海日蒼凉。千年一歸，裴回故鄉。勒銘墓石，維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爲虞鄉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沉默，不好爲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

❶「璧」，原誤作「壁」，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頹圮，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爲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内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宏，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

先生資樂易，行己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爲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爲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衆。兵後，歲饑，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出，鄉人争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爲。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子名氏，却後當爲孝廉貞净仙人，代鄭雲叟爲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當也。正大甲中，朔方兵再略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略釋》、《列子章句》、《莊子略解》、《雲菴妙選方》，傳於

世。始，予罷内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閑閑公，亦以爲言，并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彦過吾州。邦彦，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欵，用是重以斯文爲請。予問邦彦：「藏雲所以爲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彦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爲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初。謂當風岸絶出而莫可接，乃温兮其玉如。以君爲黄冠師耶？合煉之刀圭、禳禬之綿蕝，又非句漏令、寇謙之之徒。況乞靈於緑囊，進技於黄繻，勸義人倫之先，盡驪菽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絶學我傳，宿惑爾袪。以君爲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奮而亨衢。塞爲瓠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歟？

告山贇禪師塔銘

龍興汴禪師爲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贇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歸，贇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聽之。師諱法贇，出於兖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嵫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穎利，

同學者少所及。游參扣詰，洞見深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岩才師，即大名曾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爲諸方所重。再住兖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内典，與師爲淘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爲先大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爲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記師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爲門户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實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以譔述爲請。幸吾子惠顧之。」

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虛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亭直上，不爲震風凌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傍時貴之門。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謇，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蔑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來。循流泝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略記贇公遺事，故兼及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記

令旨重脩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爲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頽圮。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故難爲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爲佽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蕆事。❶黽勉朝夕，鎼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漫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爲禮殿，爲賢廡，爲經籍、祭器之庫，爲齋居之所，爲牲薦之厨，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爲師資講授之堂，爲諸生結課之室，爲藏庋庖湢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修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

既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

❶「蕆」，原誤作「藏」，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爲仁、義、禮、知出於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❶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静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爲，井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爲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箒而誶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綿蕞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齗瑂爲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

❶「射」，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周暨郡國。長吏勸爲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爲漢矣。況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爲用。爲周、爲漢，同歸於治。何詳略、遲速之計耶？

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内外，罔不臣屬。武剋剛矣，且以文治爲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深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啓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尚，邪説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順攷古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絶業，舉太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雖有必至。癃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絶如綫。獨吾賢王爲天下倡，是可爲天下賀也。故樂爲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牓》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

徂徠石守道配焉。齊都大名，徙學于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爲聖作者不預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爲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

先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爲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蒞政，以爲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闤闠，湫隘殊甚，非絃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❶既以事聞之朝，庀徒蕆事，工力偕作。首剏禮殿，堅整高朗，視夫邦君之居。❷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衮。鄒、兗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爲賢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于齋館、庖湢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

❶「塏」，原誤作「皚」，據道光本改。
❷「夫」，原誤作「大」，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學視他郡國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寮屬、諸生舍菜于新宫。玄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爲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

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爲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爲教者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導以率于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卿大夫嘗見于設施而去焉者爲之師，❶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于斯時，揖讓酧酢，升降出入于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

❶「者」，原脱，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畔逃，終不可與有言，❶然後棄之爲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

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❷時則爲揣摩，爲捭闔，爲鈎距，爲牙角，爲城府，爲穽擭，爲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爲蓋藏，爲較固，爲乾没，爲面謾，爲力詆，爲貶駮，爲譏彈，爲姍笑，爲凌轢，爲㵟㵟，爲睚眦，爲構作，爲操縱，爲麾斥，爲劫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妾婦妬，爲形聲吠，爲崖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静，爲張互，爲結納，爲勢交，爲死黨，爲囊槖，爲淵藪，爲陽擠，爲陰害，爲竊發，爲公行，爲毒螫，爲蠱惑，爲狐媚，爲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爲聖癲，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爲危。怨讟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惡惡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于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没存亡之間，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爲耳，乃羞之而不爲。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盗名，曰：「此曾、顔、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顔、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静交相養，是爲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

❶「終」上，康熙本、道光本有二空格。

❷「從」，原誤作「縱」，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存焉。而乃强自矯揉，以静自囚。未嘗學而曰絶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静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于一時。浮虚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魏、晋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❶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爲無忌憚者之勸。侯名七歲入小學，❷師名士龍江張某澄，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❸衍聖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爲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旦，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于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内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茌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其正位，❹又爲從祀之

❶「軀」，原誤作「驅」，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名」下，疑有脱文。
❸「析」，原誤作「折」，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大其正位」，道光本作「大正其位」。

室于其旁。至于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厨庫廐，無不備具。經始于某年之某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予竊有所感焉。

博自唐以來爲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爲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❶太子至于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于弦誦之域而饜飫于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爲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齗逼之，從臾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爲俗則美，以之爲政則治，以之爲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掃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于爲血、爲肉之後乎？喪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倀倀之爲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兔園册」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禦人于國門之外。取箕箒而誶語，借耰鉏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爲太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修人紀

❶「術」，據下文，當爲「塾」字之訛。

者出，而後有攸叙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官爲事，❶士之有志于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如何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尚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爲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于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爲門，爲廊廡，爲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爲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于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户牖既壞，瓦木隨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頹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爲事，發貲于家，顧工于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

❶「官」，康熙本、道光本作「宫」。

堂陛，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毁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髣髴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爲學官之廢久矣，❶儒學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爲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爲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刼，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可爲美觀而不可以夷攷也。趙侯不出于强率，不入于承望，崇儒嚮道，自拔于流俗者如此。在于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爲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❷夫興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爲，力可致，而使學官有鞠爲園蔬之嘆，❸不必以前世趙、任、路三使君爲言，視今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蓋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

❶「官」，康熙本作「宫」。
❷「告」，原誤作「吉」，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官」，康熙本、道光本作「宫」。

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太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爲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係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爲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争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化民成俗，概見于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

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毁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于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于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爲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于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别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絃歌當不以割鷄爲戲言矣。

予行天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嚬呻顧眄，化瓦礫之場爲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于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爲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爲，曾謂斗食吏不得執鞭于其後乎？使吾不爲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爲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毁，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復爲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爲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爲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

嶽祇。葉距崧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爲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祁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❶地本故堤，廢圮已久。荆棘瓦礫，蛇鼯所舍。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板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群起而助之。實鄉豪張祐、孫寧，秦商人党珪爲之倡。廟既成，祁人有以白石爲中天像，欲輦而北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儆焉。何耶？徼福于方來，逃罪于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于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以事神者矣，❷崇祠宇，嚴像設，刲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刮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期。內人于溝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饜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于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怫然于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臨，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

❶「祁」，原誤作「祈」，據道光本改。

❷「以」，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爲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儆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無辜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于此，則不可考也。廟再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按間有得香炮、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相傳以爲神，斗酒彘肩，禱謝日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秘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于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傅創，靈丸起廢，見于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決脈結筋，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拾，心魂斲喪，若醉若狂，懣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爲群，日相過乎前。爲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爲變，練精而易形，使之爲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盍亦無以靈丸、神膏爲也？此之不爲，區區之香炮、埃煤，自夸于閭巷細民之間以爲神。嗚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于扁鵲，而扁鵲之所

以爲扁鵲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爲内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淅、酈諸山絡脈相屬，而爲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耆舊以爲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輒匯而遷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謬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秋。有以此泉爲言者，❶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于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爲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于禱祠，不幸而不見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爲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于物者豐，則享諸己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瑶宫瓊室，萬舞在庭，金支翠蕤，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宫，牲不揜豆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即神，神即人，人即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

❶「以」，原脱，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留其一盼耶？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閲人代之久，其述伏犧、神農、黄帝氏以來，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爲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此。自《三墳》爲吾夫子所斷，❶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黄《至真大要》，《三墳》書特止于此。今其論故在，本于大道之説，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三聖人所以仁後世者，纔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當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棟宇既備，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爲記。始予甚難之，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壽之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者享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❷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恒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耿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爲甚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爲惠民局直長。壖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

❶「斷」，康熙本、道光本作「删」。
❷「夫」，原誤作「天」，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于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❶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内行弗備，且有贓賕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衮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土木

❶「定平」下，疑有脱漏。

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絶。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殿南服。❶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爲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爲事。度材于山，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子爲我記之。」某以爲，天下之爲食者，❷莫勞于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噓牛而耕，❸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❹水旱霜雹，螟蝗蟊賊，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創夷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❺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于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絶，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

❶「殿」，康熙本作「殺」，道光本作「視」。
❷「爲」，康熙本、道光本作「謀」。
❸「噓」，道光本作「叱」。
❹「十」，道光本作「一」。「一」，康熙本、道光本作「二」。
❺「戰」，道光本作「兵」。

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爲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唯公爲徐，爲陝，爲鳳翔，爲京兆，爲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于兹，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爲堅整，廣狹陋爲宏敞，增卑濕爲爽塏，導壅蔽爲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嘆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爲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爲縣難，爲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説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于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敕，率作興事，必于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

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于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砉砉雋快，如刃之發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于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❶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爲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爲「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爲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爲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狥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于此。夫以天下銓綜之係，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録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

❶「問」，道光本作「聞」。

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内史之所分，乃今僑寓于編户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爲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于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邪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奥，厨庫井厩，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内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即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于人，勞其心者逸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間，君子以爲不智，可也。故予樂爲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滹水新渠記》爲請，曰：「滹水之源出于鴈門東山之三泉，過繁畤，遂爲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横山爲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爾朱氏而下，凡三人焉。爾朱，丘村人，

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爲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爲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于興造，復以渠爲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曖昧，甲乙鈎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爲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佽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❶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

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于人事者爲尤多。曩余官西南，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户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間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争。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不争爲必争，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争之田；非婁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朌

❶「白」，道光本作「北」。

合。彼、己分利，孰爲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于必成，況創始于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强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充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鍤投袂，隨爲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❶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于貿遷之術。旱暵爲虐，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爲焚尪、暴巫、禳禬家之所悞。搏手困窮，咎將誰執？

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沄沄，浄㵐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兼萬夫，蹔勞而有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丘壟，特沮洳之濼而已。❷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于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内有限，纔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于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詣登聞

❶「貨」，道光本作「食」。

❷「濼」，原誤作「爍」，據道光本改。

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爲予言：「予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于農，于工，于商，于醫卜，于屠釣，至于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爲小隱；能定能應，不爲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爲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于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没氏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壠斷，利觜長距，争捷求售，❶以與傭兒販夫血戰于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盗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爲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爲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爲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爲子記之。」

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説。伯休賣藥都市，❷藥不二

❶「捷」，康熙本、道光本作「捷」。

❷「休」，原誤作「林」，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賈。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耶？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爲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妻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爲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强爲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祠唐侯，❶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强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駃，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楫，匯爲巨陂，派爲通渠。稻塍蓮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吴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闕雖毁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報，惟神之爲歸，割牲釃酒，日月不絶。宫庭靖深，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予兒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别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潛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寶坻

❶「侯」，原誤作「候」，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頽毁也，❶力爲新之。起于辛丑之正月，而成于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晋，有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爲之書。明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于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爲鄚州屬縣。宋境與遼接，故改爲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既都燕，陞縣爲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偃蹇，挾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最爲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户張侯德剛之起定興也，❷初保西山之東流堝，隸經略苗公，累功至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爲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即推侯爲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陳于狼牙嶺，馬跌，爲所執。大帥以侯骯髒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舊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爲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爲蕪城者十五年矣。

❶「侯」，原誤作「候」，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侯」，原誤作「候」，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爲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于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爲事。適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强敏，足任倚辦，署爲幕府計議官，兼領衆役。侯心計手授，俱有成算。正卿悦于見知，勞不言倦。底蘊既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爲病。滿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塘濼發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爲減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洌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作爲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北，别爲東流。垂及東城，又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綿舒徐，青緑彌望，爲柳塘，爲西溪，爲南湖，爲北潭，爲雲錦。□□當夏秋之交，❶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游人共樂而不能去。❷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鞍馬間，令人渺焉有吴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守備，❸以甲乙次第之，則爲北衙，爲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于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爲之。至别第，悉然。爲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爲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山，如見吴嶽

❶「□□」，道光本作「□當」。
❷「游」，原爲墨丁，據道光本補。
❸「守」，原爲墨丁，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于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顔行而前，肩駢指比，歷歷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爲燕趙之奇觀也。爲驛舍，爲將佐諸第，爲經歷司，爲倉庫，爲芻藁場，❶爲商税務，爲祇供所，爲藥局，爲傳舍、煖室，爲馬院。市陌紆曲者，侯所甚惡，必裁正之。爲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吴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爲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爲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爲譙樓四：❷北曰拱極，南曰蠡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爲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爲佛宇十五，曰：栖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净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栖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出侯新意，尤爲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于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爲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爲、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爲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爲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爲樂棚二。爲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内外爲水磑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爲稻田于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爲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屬，即聽民築屋四關，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

❶「藁」，原誤作「萬」，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譙」，原誤作「樵」，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駸駸乎齊魏之富矣。

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帥賈輔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于石，曰：「始吾城無寸甓尺楹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寇則蹔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于道旁築舍之惑，則必安于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絶，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穎脱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子，其有意乎？」予因爲言：自予來河朔，雅聞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爲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户侯、金虎符如探囊中物。統城三十□，制詔以州爲府，别自爲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眄嚬呻而得之。❶况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强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强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恒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以爲楹，盡抱陽之石以爲礎，然後爲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于利物，❷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寬庸調

❶「顧」，原誤作「願」，據康熙本、道光本改。下一「顧」字同。

❷「水」，道光本作「次」。

以資懇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净之化，寇君愛利之實于是乎張本。予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尚能爲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爲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其一曰野狐泉，❶亦傳有妖狐穴于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爲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往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彌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脈，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爲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于埋没之下，砋石堅整，與始構無異。隄口既完，潦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于柳公泉之右。逵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褰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

嘗謂古人以慮始爲難，改作爲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卑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于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

❶「一」，原誤作「可」，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謂：「啓塞有時。門户、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壍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修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爲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産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啓閉之急與不知爲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搆，以爲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産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禁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宫掖之勝者，固以散落于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爲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葱蒨，行布棊列，嘉花珍菓、靈峯湖玉往往

而在焉。❶堂于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爲堂作記，并志雅集。

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多爲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内。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于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虚語。河朔版蕩以來，公宫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敕外内不得通，其不爲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鄉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爲之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問答，必以因心爲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身而慕。❷不幸而至大故，焄蒿悽愴。❸《蓼莪》所述，始于鞠育顧復，❹卒至于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爲記。予以爲，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説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

❶「湖玉」，道光本作「玉湖」。
❷「終」下，原衍「終」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删。
❸「焄」，原誤作「莙」，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顧」，原誤作「願」，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爲都省掾屬。凡使者聘報麗、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爲貴人所保任，❶積十數年之久，乃爲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内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爲吾家始于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答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爲無窮之傳耳。」予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爲百行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逮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于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❶「貴」，原誤作「實」，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温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川賈仲德、仲温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爲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醪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温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温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己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爲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尚能眡諸婦補紉。歲時顯壽，❶言笑晏晏，諸福備具，❷方來而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

余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答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違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于襁褓，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苦困，❸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于心、❹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

❶「顯」，康熙本作「獻」。
❷「具」，原誤作「其」，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苦困」，康熙本、道光本作「困苦」。
❹「謂」，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容。怙恃之下，託二天以爲庇，日爲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爛編之衣，❶弄鳥雀于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説。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爲遼霫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睎他郡國爲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横經問道爲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于儒素之業，不漸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惇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爲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牲牢不加于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爲兄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爲轘轅，南爲潁谷。轘轅，崧高在焉。潁谷，潁水在焉。南北道合，爲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爲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爲山者

❶「編」，康熙本、道光本作「斑」。

九，而崧高以峻極爲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爲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爲比，自昔號爲東望。唐人陳寬記潁亭所見，以爲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洒，迥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爲歸，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闤闠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閟』，党丞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彦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❶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爲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棊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材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滋深華表之感。❷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静，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爲岩岩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施文章鉅

❶「故」，原誤作「致」，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滋」，原誤作「資」，據道光本改。

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木食磵飲，❶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文，❷豈復加于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閟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釁自附于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蹇裳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群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彫丘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爲嫌。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❶「食」，原誤作「石」，據道光本改。
❷「文」，道光本作「友」。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于吴、蔡諸公間，凡燕遼、汴梁宫殿題牓，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爲禮部，下蔡州，取顔魯公逍遥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遥？」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于尋丈大字，❶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中王氏，❷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爲其父濟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與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于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爲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

❶「于」，道光本作「有」。

❷「中」，原誤作「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諜。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爲大理少卿瑾。次爲司封員外郎、贈尚書右丞初。❶次爲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緯，❷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葬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爲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琰，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爲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參知政事致仕黄中。❸次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爲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此房。次爲光禄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于鄆，因而家焉。次爲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説累二千言。次爲顯謨閣直學士、尚書户部侍郎偉節，嘗著《勸弟姪脩進書》，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爲都水内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爲麐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爲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嚴子

❶「右丞」，康熙本、道光本無此二字。「初」，康熙本、道光本作「杓」。
❷「舍人」下，康熙本、道光本有「右丞」二字。
❸「中」，道光本作「仲」。

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

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于紀録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糧，而爲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孰此爲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平爲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爲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曆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

都水君知邳州。州新去湯火，殺僇之餘，盡爲俘虜，故州有户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于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賑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救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衆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己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以葬之。

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

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❶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晋受兵，游騎已及晋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爲之宵遁。晋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晋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晋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録》，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衛謂王失道，❷天命絶之，虎實無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爲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驁狠，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顔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黄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

❶ 「北」，原誤作「比」，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 「衛謂」，據《中州集》壬集第九，當作「謂衛」。

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公答云：「見説才名自妙年，多慚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公又敕諸子賢卿臺掾、翔卿閤門，凡某京師用物，月爲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此。

某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爲名進士。資禀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謡載路。某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今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却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内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説》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于後世，概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藂書後記

右《藂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

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于閻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顔蕘後引》，其間脱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爲完書。向在内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爲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爲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藂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爲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鎪刻太苦，譏駡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争、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望哉？宋儒爲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争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寓居之西窗。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凭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

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杖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胯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崖之下。❶一鬼卒，橫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獰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飈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史，❷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絶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梱欄楹檻，渥丹爲飾，緑琉璃塼爲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緑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凴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

❶「揖」，原誤作「楫」，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史」，康熙本、道光本作「吏」。

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别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剪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黄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黄帽，如重戴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凴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坐。一紅衣者顧凴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蕖、鸂鶒。❶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緑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案上。❷二籐杌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内人冠髻，著淡黄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床。床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床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黄」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内人，花錦冠，緑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繒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藁。湖石旁，

❶「鸂」，原誤作「鷄」，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案」，原誤作「按」，據道光本改。

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内人坐大方床。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跋床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緑繡襜，裁繡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内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獰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間有青緑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蓋紫葳也。堂上垂簾。二内人坐中楹，花帽冪首，衣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緑錦衣。女使抱之，褰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内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班，不知何物爲之。一内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匝其中，凍鴨並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

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

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

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静化」，❶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緑如繡，令人渺然有吴兒州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惟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宫頹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甍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几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群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此真華峯寫照詩也。兹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遥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絶勝處也。華峯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爲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脩廣，出材不匱。」今但兀然一丘耳。❷

❶「化」，康熙本、道光本作「花」。
❷「兀」，康熙本、道光本作「蕩」。

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

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濼水源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洑而不流，近城出而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没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令漫流爲草木所壅，❶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爲靈泉菴。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爲「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欵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説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尚或見之。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泉今湮没，土人能投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❷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瀹茗，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沇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沇水。東之，逾温，逾墳城，入於河，益於滎，洑於曹、濮之間，乃出于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濼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爲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洑於地中，水性之

❶「令」，依文意，疑當作「今」。

❷「冷」，道光本作「泠」，下二「冷」字同。

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録之。珍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顔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爲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簟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菴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栅。栅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

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鉛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爲「巳」，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葬峗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爲峗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揆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揆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爲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煙出没，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略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略記之，以備遺忘。

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絶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苦不佳。❶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肆書，❷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臯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彦元《廟記》云：盧城圮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究，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牓云「豐施侯廟」

❶「苦不」，原誤倒，據道光本改。
❷「肆」，依文意，疑當作「隸」。

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

靈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絶景亭在方山之下，絶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説，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掞叔文、蘇轍子由、吴栻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

太山舊説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日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問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録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毁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東有嵓嵓亭。山

水自溪磵而下，就兩崖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絶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宫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宫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山屏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剥落，❶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崞縣。❷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

❶「落」，康熙本、道光本作「裂」。

❷「崞」，原誤作「⿰崞阝」，據道光本改。

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静業乎？」曰：「習静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静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予問：「前高景趣比鴈門鳳凰山爲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聞説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嵓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説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煙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爲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鴈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

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鴈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菴。菴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爲此觀黄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半山一峯，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

嶺，爲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峯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絶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略。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頹毁者，在所長官量事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爲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玄元爲祖。天長者，以胤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玄、馮通玄、朱自然、孫冷然，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上昇。」❷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敕書碑。唐以後薦經喪亂，焚毁略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誨書。❸

❶「冷」，道光本作「泠」。

❷「十」，道光本作「一」。「上」下，原衍一「上」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刪。

❸「遣」，原誤作「遺」，據道光本改。

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傍有五蔆樹。北有王母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蔆池，「蔆」與「參」同。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疊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蔆、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録。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古詩十韻》云：❶「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着獨壺癭。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黄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吴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寧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皡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爲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

❶「古」，原誤作「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知，况其道乎？是又可爲一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説者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爲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黄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❶破處綻補之，氣韻古澹，❷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

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峯劍聲錚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静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莊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❸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聲。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于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

❶「提」，道光本作「挑」。
❷「澹」，原誤作「贍」，據康熙本改。
❸「晚」，康熙本、道光本作「夜」。

既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于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户計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蹭。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黄科房長。泰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殁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關中爨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殁于桓州。蹭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

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于章丘，備歷艱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户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爲尚書省令史。維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録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爲户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榷貨兼户部員外郎。❶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冤憤感

❶「榷」，原誤作「摧」，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疾，終于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遹。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遹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尚藥吴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吴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預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爲之説。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爲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爲厭勝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亡之語，必向之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語載之史册，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黄堂上，表聖之言尤爲殷重。吾意子顓業方伎，頻值喪亂，閲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闇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爲作《壽冢記》。

吴氏世爲東平人。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爲吏，仕爲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禀静默，容服脩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丈顯之及見之，❶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丱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惸獨，并小弱弟思義養于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宫即大位，用隨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累官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勾。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于卵翼之報，喪祭、旌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爲其弟姪殖産，畢兒女婚娶。最後營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樊侯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❷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修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爲他日寧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爲：「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

❶「丈」，原誤作「文」，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功」，原誤作「公」，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愬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鬭，轉戰逐北，❶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盂、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略，鬭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它，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禄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爲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爲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説勝，誕者遂以形骸爲外物，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説。雖畚鍤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内、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内，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爲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吴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尅死期，作棺櫬，置黄堂上，飲食坐卧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爲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吾侯雖末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予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❶「北」，原誤作「比」，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眎他郡爲尤多。宣、政之季，廢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毁者。浮屠氏之力爲可見矣。威德院在晋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爲嫌。行視寺後平崖，其上可剗治，乃乞地于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倡于韓厚，而僧因爲之勤也。玘初刻《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燒二指爲供，誠意堅苦，爲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爲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玘爲予言如此，且彊予記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爲人天師也。唯其生死一節，❶彊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

❶「生死」，康熙本、道光本作「死生」。

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謦咳嚬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畝之宫，亦何遽有鞠爲園蔬之嘆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邑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厨，爲庫廐，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韋杜。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偎蹶刧立，莫可梯接。僊人諸峯顔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復嶺，絡脈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煙杳靄，濃淡覆露，朝窗夕扉，萬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

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后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

方萬里，根結磐互，❶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絶之觀。至于公宫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户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讋，後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群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説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❷予閒居空空。❸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爲予言：「廣業而專心通，❹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❺四月望日前，内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❻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殁，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厨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

❶「互」，原誤作「玄」，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辰」，據《廣元遺山年譜》卷上，當作「寅」。

❸「空空」，原誤作「空上」，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業而專心通」，據文意，疑當作「業專而心通」。

❺「以」，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❻「贏」，原誤作「嬴」，據道光本改。

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爲百年齋者。自寇彦温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又廉于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予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予以爲，醫，難事也。自岐黄、盧扁之書而下，其説累數十萬言，❶皆典雅淵奥，本于大道之説，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爲習，于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爲。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老歲月于參术間乎？謂之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廉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没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虺床而當蘼蕪，❷薺苨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浹之

❶「十」，康熙本、道光本作「千」。
❷「虺」，道光本作「蛇」。

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使矣。❶ 時節州士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浹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備述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曁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于吾子。幸今至矣，税駕于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刹，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邑廢毁，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荆棘瓦礫，虵鼯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盻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陁以爲歸宿。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灑掃于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厨下迨庫廐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廖休

❶「使」，原誤作「侄」，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大士聽。聽爲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迴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廖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壞而金碧,奮蟄户而騫飛。焕若神明,頓還舊觀。于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爲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刼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爲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别爲壽聖矣。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偏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説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緊吾子是待。幸有以贊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佛法,則師當爲予説,而予不當爲師説。異時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價,裹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即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❶出世,住萬壽,荒廢以久。無幾何,爲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于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

❶「比」,原誤作「此」,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初，檀越郜智進買地于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凉僧净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來清凉，如吾家别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靖、雋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予赴召京師，通與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于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于心也。丁酉之秋，見净文于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郜氏耳。」予欣焉爲記之，且告之曰：「清凉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爲崧前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虚語。今興福與子俱脱兵刼。❶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遠。❷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爲清凉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侈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鄉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蠲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姊壻宣差提領郭侯秀

❶「子」，康熙本、道光本作「予」。

❷「二」，康熙本、道光本作「三」。

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餘二十幅於宛丘。相好備具，有顧、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顧謂郭言：「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奥，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説。安都寔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頹弊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復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盼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跬步之地率從後直得之。❶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爲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蕆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即松爲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厨、庫廡，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説勝緣，復以爲題牓。龍跳虎卧，雲煙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日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蹷從事，故衆務益辦。道場峻潔，四衆安穩，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間，清安遂爲燕北名刹。恩綸褒異，實權輿于此。

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説。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

❶「基構」至「得之」十四字，道光本皆大字。「後」，作「厚」。

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譬之群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説，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念。至於沙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絶，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賊所嬈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嶮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所閡者，❶我願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内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内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之既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深略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參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燿乎典册，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竢，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

❶「所」，康熙本、道光本作「而」。

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❶直謂之「九原」。《水經》説「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吴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之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于代宗朝乎？

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玄元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耆舊謂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爲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于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于玄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❷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厨廊廡過唐舊之半，見于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知

❶「晉」，原誤作「普」，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撤」，原誤作「撒」，據康熙本改。

平遥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絶。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于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

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士王守冲謂予言：❶「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甓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真元節，云是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二。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黄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❷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窗户幽邃。屏障几席，剪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户子文之筆札、孫内翰國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既衆，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

❶「管」，康熙本作「觀」。

❷「背」，原誤作「輩」，據道光本改。

真。百年以來，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人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宫。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爲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❶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於平生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謡，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爲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皤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予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忘歸。趣雲裝兮莫子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壻郭長倩爲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答，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

❶「今」，原誤作「令」，據道光本改。

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内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授之。❶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玄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于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厨，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館予于慶源道院，爲予言：「冀今殁矣。❷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脩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蓋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予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于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説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❶「授」，原誤作「受」，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今」，康熙本、道光本作「氏」。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爲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菴。菴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廐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❶請予記其事。

予爲之説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黄老家數，以爲列僊。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僊官府」，虚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黄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静之説而無黄冠禳禬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陁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

❶ 「巳」，據《廣元遺山年譜》卷下，當作「未」。「成」，原誤作「城」，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絶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絶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

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没，無淵静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于黄老家數、以爲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刼争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鬬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焕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内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郚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于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

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没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徼也，庀徒蕆事，土木皆作。蓋經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斷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襢檜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逮門廡、庫廄，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

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黄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説，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鋭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既多，閲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悦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于風塵之隙，而角逐于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❶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絶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煉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皃，葛陂投

❶「璧」，原誤作「壁」，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杖之龍，❶世徒以神僊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于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欵。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爲丘尊師之所建者。大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于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于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于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晋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爲記。房外朴而内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

❶「陂」，原誤作「破」，據道光本改。

嗚呼！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于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于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而降，❶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❷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凶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迴顧盻，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

❶「而」，康熙本、道光本作「之」。
❷「苻」，原誤作「符」，據道光本改。

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❶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丘阜連屬，於華蓋峯爲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陽臺宫，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宫之左别爲通仙觀。通仙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厨庫廄以次而具。歷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虚過者，而未嘗丐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之學，❷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娱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

予嘗究於神仙之説，蓋人禀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黄、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

❶「東」下，道光本有「人」字。

❷「寇」，原誤作「冦」，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 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絶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 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宫宫主悉以天衆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問答已竟，太一現深明輪閒，雲軒羽蓋滿空界。 山川雲日，黯無晶光。 元真拜跪於齋壇之上，晻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略如此。 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虚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 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絶，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 徒懷悵望，深恨不睹其人。 然精習彌久，探賾淵微，❶希髣髴而已。 又睹《真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 逮及夏禹，以丹寶授益。 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啓。 自是帝王丹道遂止。 劉君而下，又忘繼之者，可勝悼痛！ 維玉匱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沉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 余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 夫玄學之廢久矣。 惟玄學廢，故人以學仙爲疑。 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黄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 倀倀之與游，憒憒之爲曹，未嘗學而曰絶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 因首喪

❶「賾」，原誤作「頤」，據道光本改。

面，敗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都真境，自昔閎衍博大真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爲素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序　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内翰伯正甫珪、蕭户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璹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説記誦，有爲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温公脩此書十五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晋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衆，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面墻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奥，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虚，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切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术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參术桂而名之者矣。❶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没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録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

❶「參术」，康熙本、道光本作「术參」。

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❶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❷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絶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録》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内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❸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删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鷄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説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黄州，且言：『教蘇某閑處袖手，看朕

❶「候」，原誤作「侯」，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唐」，原誤刻於「六朝之」後，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常」，原誤作「嘗」，據下文改。

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❶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録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删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候更考。❷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偏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與定丁丑，閑居汜南，❸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録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黄直方書云：❹「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

❶「事」，原誤作「書」，據道光本改。
❷「候」，原誤作「侯」，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汜」，道光本作「河」。
❹「黄」，據元刻本黄庭堅《山谷老人刀筆》卷二，當爲「王」字之訛。

世。誠欲織錦，❶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吕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録、考異、❷舉要、曆法，及與道原史事問答、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温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曆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某于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温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閑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❸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❹傳寫不易辦，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户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奥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切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

❶「誠」，原誤作「誤」，據四庫本改。《山谷老人刀筆》作「若」。
❷「異」，原誤作「意」，據道光本改。
❸「官」，康熙本、道光本作「宫」。
❹「繁」，原誤作「繫」，據道光本改。

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悦、袁宏《漢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于中祕、外邸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既爲成書上之，復自爲《通鑑詳節》傳于世者，獨何歟？其後吕、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于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册，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❶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傳會，❷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傳會，❸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吴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間用《吕氏春秋》、《三輔決録》、《華陽國志》、《江南野録》，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强韻，亦力爲搜

❶「琢」，康熙本、道光本作「涿」。

❷「傳」，原誤作「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傳」，原誤作「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吴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太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疋。」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吴君博覽强記，九經傳註，率手自抄寫，❶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叙。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争捷求售。其心汩汩焉如弄丸，❷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虱之射，唯

❶「手」，原誤作「首」，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其心汩汩」，原誤作「其汩心汩」，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戇，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考，❶咸共嗤點，以爲不智。❷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豎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强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于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絶，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菴詩文叙

密國公諱璹，❸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禄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❹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宮縣、寶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脱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

❶「考」，原誤作「巧」，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不」，原誤作「百」，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諱」，原誤作「韓」，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傅」，原誤作「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累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蕘，門禁緩，文士稍遂欵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

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龍嵓任君謀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眇，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説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録。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爐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黄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胙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鈍於墻，馬上官人病且尫。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實録云。

公詩五卷，號《如菴小藁》者，汴梁鬻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閑。」識者聞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

詩者，特晋人之自放於酒耳。❶吟詠情性，❷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顓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黄馘之士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朝家踈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嘆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孛德雖議和，孛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籍；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丱中，爲鄉先生喬孟州扆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即賜之貂鼠

❶「特」下，道光本有「作」字。
❷「詠」，道光本作「呀」。

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宫，衣著華麗。上以輕浮，勅不得入宫。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彦實出于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詔翰林。❶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别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危急存亡之秋，❷良未暇也。

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爲省郎。閑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第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悦，悔於薦舉，伺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

❶「詔」，原誤作「朝」，據四庫本改。
❷「危」，原誤作「爲」，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躭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弘之後遂無宋弘，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爲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爲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爲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爲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爲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争柄，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爲顓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嚬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

拿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

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懽喜讚嘆，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爲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尚奚以序引爲哉？顯卿、昌齡爲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子欲我叙《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内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瑑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輩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

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内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❶不動聲氣，酧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褦襶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以爲今世少見其比。❷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内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别。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漢、沔，于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

今年，其所譔《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

❶「侯」，原誤作「候」，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以爲」，康熙本、道光本作「不已」，屬上句。

鎮州，以集引爲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别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絶出于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册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别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❶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饑困憊一寓於詩，❷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于先王之澤。❸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

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驁狠，❹無崖異，無狡訐，無媕阿，無傅會，無籠絡，無衒鬻，無矯飾，無爲

❶「馬」，康熙本、道光本作「焉」。
❷「詩」，原誤作「時」，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王」，原誤作「生」，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狠」，道光本作「狠」。

堅白辨，無爲賢聖癲，無爲妾婦妬，無爲仇敵謗傷，無爲聾俗鬨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駤卒醉横，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强，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祗以增媿汗耳。予既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己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

歌詞取稱，[1]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2]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一棗，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謔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驩，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沉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爲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椀，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足以當之。

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説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悦，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媱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3]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犂舌之獄。[4]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己、怨懟沉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絶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

[1]「辛」，原誤作「卒」，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2]「成」，原誤作「戍」，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3]「與」，原誤作「語」，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4]「下」，原誤作「不」，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憒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説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❶河東元某題。

逊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摇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❷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略有之。詩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迨二子者。絶長補短，大概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鋭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耶？❸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❶「在歲」，據文意，疑當作「歲在」。
❷「險」，原誤作「儉」，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耶」，道光本作「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挈家就予内鄉。時劉内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别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爲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略也。

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竹梢殘雪墮冰花。❶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村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内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❷同賦《淅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嘆，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回抱，緑莎盈

❶「竹梢」，原誤作「行稍」，據康熙本改。
❷「簿」，原誤作「薄」，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峯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爲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頹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凄迷緑，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愛風。悵然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緑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蝸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寧舊游寄魏内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脚》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静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回軍謡》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絶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

内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人資禀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藴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鈎距之吏，奮髯抵几，砉砉俊快，保其羞而不

爲。至于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侯擁篲之敬，❶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萝符持《橘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齎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❷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内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黄早，僧閑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缾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内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

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

❶「候」，原誤作「候」，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王」，原誤作「上」，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❶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晋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詠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説》、《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脱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祕、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艱苦。❷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疊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

❶「至」，原誤作「止」，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艱」，原誤作「難」，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

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爲「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泝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菴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笋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笋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笋氣少之耶？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論議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

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内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顔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❶曾説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嘆，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❷將歸太原，侍者出《木菴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真積力久，住龍門、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脱叢林科臼，於蔬筍中别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晋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録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概，予亦以家諜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

❶「間」，原誤作「閑」，據道光本及本書卷二《寄英禪師師時住龍門寶應寺》改。

❷「乙」，據《廣元遺山年譜》，當作「丁」。

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諜乃于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嘗命予脩《千秋録》，雖略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摶俘縶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残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于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王公餘烈，❶賢儁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録》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説之。

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顔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言貌、❷言語之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

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❸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間，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事附焉。

❶「王」，康熙本、道光本作「三」。
❷「言」，康熙本作「顔」。
❸「交」，康熙本、道光本作「友」。

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禄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于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録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録》。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賦者，❶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躐躐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❶「賦」，康熙本作「試」。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顔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脱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衆人所必争，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争，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于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季子之百金行盡。❶釋射

❶「季子」，原誤作「不季」，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鈎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❶動去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云卿云：「東南水國，腸一斷而一連；西北鄉關，魂九招而九散。」見銅駞之荆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惄焉如擣。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横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别，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宫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特徵與鳳尾諾之所招致，睎他郡國爲尤多。

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❷聲光四馳，懽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爲業。真積力久，故胸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累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至九遷者，在此行矣。

高，晉産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爲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爲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雋。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媺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

❶「沐」，原誤作「沭」，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北」，原誤作「比」，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縻羔鴈而敝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以寬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絶。逢、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説家懼嬰鱗之怒。況乎裹糧三月，被髮九閽，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冤霜天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裾之遊。❶使者牽車，太官挏酒。主好善而忘勢，❷士見義而得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棄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逕乎？諺有之：見卵而求時夜，❸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勸爲之駕云。

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靈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以絶磵，蔭以深樾，重岡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間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間物。岜花錯繡，群鶯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岔集，蓋輞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

❶「裾」，原誤作「裙」，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勢」，原誤作「世」，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卵」，原誤作「卯」，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揚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汜求田，乃爲元龍所諱。尊前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湫而樂閑曠。卬須我友，天與之時。兵厨之良醖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謔間作，磈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苹無此時之美。❶一之爲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盡花柳，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絶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共和之。德華、周卿、德昭、英孺、文伯、元某。期而不至者：聖與、子中。不期而至者：德謙、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録引

慈明與瑯琊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世，得玄冥顗禪師；瑯琊而下亦十餘世，得虚明亨禪師。玄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絶嗣而不傳。虚明急于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加慈雲海、清涼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虚明作墓誌，以爲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于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爲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虚明作塔于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

❶「苹」，道光本作「芹」。

身，以鈐爲舌。萬仞岡頭，横説竪説。」予爲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師家父子爲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録》，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爲予説，而予不當爲師説。」故略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暠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凉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暠和尚頌古百則語，諉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爲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士」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暠於是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余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坡爲文字禪。」且道：「暠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余亦嘗贈嵩山雋侍者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暠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余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冰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

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

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説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説，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

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

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

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

魏邦彦之夫人目瞖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緑，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瞖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緑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瞖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瞖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

馮内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

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以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蜊、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❶温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

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引。乃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宫。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閑居州里，因録予所親驗者爲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于讀書山之東龕。

❶「搏」，原誤作「摶」，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户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户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虚、壬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問病患，瘡猝爲之投劑，❶救療既廣，遂爲專門之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术蔆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可責目前之効者，必來告之。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録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爲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掃千軍之勇果，非樂于戰鬭、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山元某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❶「瘡」，疑當爲「倉」之誤。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蛇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横庚庚色棗漆，殷血一線著怪迹。殷士膚敏世載德，天以原魯配秀實。文楷指佞堯屈軼，❶屈之版恃氣不屈。❷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指月」一作「礫蠆」。妖蛇區區辱吾擊，正以痛快與泚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爲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鏡銘

郾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月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閎衍博大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爲銘。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

❶「佞」，原誤作「接」，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恃」，原誤作「持」，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爲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畤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者而觀之，不過爲櫛縰巾帨、❶几杖盤盂間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須眉之不燭、妍媸之不別，與亡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亡視同。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菴銘爲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瘖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缾，靜如持城。其中鏗鋐，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脈。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菴虛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温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

❶「縰」，原誤作「縱」，據四庫本改。

嗟予何人。人以貧爲辱，我以貧爲福。人以儉爲詐，我以儉爲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無絃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揚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内莫窮。惟樂焉有外、内之别，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鬨聰。誠有囂囂者存，洶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衹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彊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癲，舌唾一時無眼禪，匡床兀坐差獨賢。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筵，榮觀燕處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静而天，青雲驊騮渺翩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爲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爲作《太古堂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爲期。虚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漓。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儽

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皇極道院銘

虚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津焉，計其真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絶出，猶爲餘刃耳。道風既扇，旌車時徵。曳裾王門，大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被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爲皇極道院。年月日，某實叙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虚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士是式。相爾秉彝，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有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倀其擿埴。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求，如斂而錫。咨爾虚白，慮然後得。言以道敷，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

長真菴銘

淮安張澤之爲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舊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真菴』。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駡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爲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貲産亦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

請還。志明確然不移，遂入崧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還堵于韓城而居之。道、俗歸向，以爲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即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爲有所養者。長真爲得人矣。幸吾子爲之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參用溪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爲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楊，❶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即色而實相，即空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爲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强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鸜，爾味惟鳳。篝火縋綆，求中産之售；漆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樅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瑑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恧於漢陰之抱甕。

❶「楊」，原誤作「揚」，據道光本改。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秘，歸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于手檜爲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乃百拜而爲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即之温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爲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不一，光精何年貫此石？非丹非青非琢刻，玄龜導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尚爲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❶

❶「推」，原誤作「雄」，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其宗人堅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璟爲之贊。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嘆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爲贊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真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爲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爲之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爲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爲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珮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絶業；斂避於蔡無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温，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啓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欷。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

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間。❶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奬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顔、李内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座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于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寧欲爲利禄計，欲使之亟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而迄無所成，用是爲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甫爲公寫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禄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于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携之提之，且挽且前。❷萬馬之所馳，不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斵斤，子牙絶絃。千載一人，猶以旦

❶「延」，原誤作「筵」，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挽」，原誤作「捝」，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莫；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彼粹而溫，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跫然。❶

范鍊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爲贊。鍊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丘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宮。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橫絶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耶？

寫真自贊 崧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窣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秀之兄，❷蕭散不足以爲元卿之弟。❸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鋭，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强而至。若夫立心於毁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横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❶「猶」，康熙本、道光本作「又」。
❷「秀」，道光本作「氣」。
❸「卿」，道光本作「氣」。

介山馬卿雲漢爲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爲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敝則新兮。司南通塗，及門而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所知，效之所天，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緇磷兮。緇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玄學爲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知爲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外而內，無多歧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龐耆艾者，其未涯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侯之來，前政適爲飛語所被，群小焰焰，如棼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決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衆寡、❶里社之小大、輸送之

❶「衆寡」，康熙本、道光本作「寡衆」。

近遠，諦問詳審，纖悉具備，著爲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强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

方春勸耕，遭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概侯之治，仁心以爲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❶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崧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即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兹邑。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滏陽簿，即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❷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濡。百螣踵來，惠而不鉏。饞喙既饜，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斂摯幾何，日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爲趙、張，耻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釀，千室更生。侯勸于郊，民爾良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而逋，

❶「者」，道光本作「之」。
❷「階」，原誤作「皆」，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墮不勤，游末是趨。辨爾穜稑，相爾菑畬。區爾欲深，苗爾欲疏。稂莠既芟，蟊賊既除。穰穰滿家，貢以羡餘。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暇時，從侯于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當移秩。蕭蕭馬鳴，我侯于征。侯無愠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今當誰畏？盗昔知義，今當誰媿？予渴未濡，蔽其泉流。予暍未蘇，徹其庇庥。侯去不留，云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爲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裴回。嵩丘盤盤，潁水湝湝。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❶故不得不爲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椳楔、楹杙甍桷，❷雜出於榆柳槐栢，可以朝求而暮足也。

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内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

❶「一」，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❷「甍」，原誤作「薨」，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焕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吕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彦，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温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❶ 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閤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閤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閤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閤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閤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❶「有」，康熙本、道光本作「存」。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閲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間，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證，賴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録》一件，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抄節每朝終始，❷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答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

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

❶「一」，原缺，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❷「抄」，康熙本、道光本作「披」。

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聽上人書

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内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爲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内則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贋，攷古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内學富，其筆勢縱横，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

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饜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即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答大用萬户書二❶

某頓首啓：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内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即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爲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啓。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即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壻能言之。所需《横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欹器賦》全文并跋語，千萬録寄，欲入《見聞録》中。時暑，彊學，爲親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遘；有教無類，作人之効可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傅侯

❶「二」，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傅守名慎微，字機先。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守名介，字伯升。極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雙鶴觀。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岡最上。弦歌絶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内翰之科名相踵，孫名九鼎，字國鎮。國初狀元，郡人。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所作。名孝錫，字仲純，徐州人。不圖刼火之餘，遽有園蔬之嘆。顧慚小己，猥守大藩。方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政。況乃玄壇並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敚之場，化金碧於顧盼嚬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爲本菴欲創聖位，以爲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弘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厨維浄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爲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仁，❶幸垂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宫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僊聖所廬。劍飛而古栢仍存，石潤而仙蒲未老。孰爲

❶「仁」，康熙本、道光本作「人」。

真隱，再暢玄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覃、❶劉之正脈。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漠庭。静一得精微之傳，冲退爲衰薄之鎮。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虚。敢因黄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遥；玄都石壇，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興國院改律爲禪請住持疏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濟更無别水。談空説有，何妨捩轉話頭；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兹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案。集公清風匝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覬之鈴鎚，自得壽寧之衣鉢。僧嗣壽寧月。光明既露，難擬蓋藏。賓主相諳，共爲推挽。雲山改色，鐘鼓同聲。塹從華表之游，盡革青氊之舊。法筵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爲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閑。幸我賢侯，特紓深眷，❷謂扛地之清風未遠，❸而開門之勝概空孤。變遷既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輪桂樹，斬新别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標

❶「覃」，康熙本、道光本作「譚」。
❷「紓」，原誤作「紆」，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扛」，原誤作「打」，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孤峻，道照虚明。衲裏圈繩，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間几席，❶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爲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援手。自教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舊巢，自是龍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棓之權；永爲皇家，延百億萬年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柏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閑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藋一丘，事蓋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賵賻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温序之鄉閭；汴上麥船，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　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内鄉山中，以作詩爲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敝於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

❶「間」，康熙本、道光本作「開」。

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弟恐三子者不爲光弼耳。

射説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婿馳射。埒，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顔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隋，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内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虱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彀，彀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廄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

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作《射説》。

酒裏五言説

「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黄醇。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余三十

六七時詩也。❶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中。蘇晋降筆寫詩數十首，❷一詩有「百僞無一真，中有羲黄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晋爲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晋所批乃有此十字，晋豈余前身歟？抑嘗見余詩，竊以爲己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詩以託名於晋，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晋既以余詩爲渠所作，故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晋，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❸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横卧，❹一蹴虚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麽，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户字説

古今俗忌以五月爲惡月，端午爲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

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户」，而乞字於余。余以爲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晋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

❶「三」，原誤作「二」，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筆」，康熙本、道光本作「爲」。
❸「齋」，康熙本、道光本作「得」。
❹「酒壚」，康熙本、道光本作「須墟」。

《晋》之書爲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儨不能舉，❶宜爲造物者之所乘除，❷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户今六歲，青衿繻襦，温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爲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説殆田家媪火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録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衡所著《千秋録》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爲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牒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殷高宗冢在焉。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學，擢爲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爲唐人。

嶽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牓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諜。蓋自司

❶「儨」，康熙本、道光本作「抑」。

❷「乘」，原誤作「秉」，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空而後爲鄆人，南華而後爲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逮節度君，九世矣。

南華之子捷，淳化三年孫何牓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傅、宗回、宗弼、宗旦、宗奭、宗昱。宗傅、❶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傅，咸平三年陳堯咨牓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絶，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牓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譽藹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爲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儼、傅、❷佑、侅、佖、偕。倚、備、傅、侅四子登科，即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牓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灝、佾、侁。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

倚，元豐五年黄裳牓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太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牓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傅，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牓擢第。繼登説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禄寺丞，出知虢州朱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即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侅，嘉祐四年劉輝牓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

❶「宗傅」，原誤作「宗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傅」，原誤作「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下同。

孝之、説之、直之。先之、説之登科。

元之，熙寧九年徐鐸牓擢第。終於承議郎、濟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圉、冉、丙。因登科。先之，元豐五年黄裳牓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之，字以道，後改名乂。元祐六年馬涓牓擢第，張君向辟爲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即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岡、册、丹、甬，皆業進士。説之，建炎五年李易牓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檄文：「商文學素勤學古，❶可使入官。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即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默、點、勳、黯。默後改名休復，字子泰。❷風儀秀整，襟量夷曠，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即金紫公鄰幾女孫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於世。諶，九舉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牓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

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驤。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州，奏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换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即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册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内翰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驤、駿，皆早

❶「素」，康熙本、道光本作「案」。
❷「泰」，康熙本、道光本作「參」。

世。甬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

祖騊，字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强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

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道，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衎，字信叔，穎悟，早世。

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黄裳牓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换鄜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饑，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震，城鄄摧圮。❶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户部主事。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郕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❷宗室帥慶山奴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爲决杖八十，因而退罷。户部侍郎、權尚書曹温，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插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

❶「鄄」，康熙本、道光本作「郭」。

❷「進」，康熙本、道光本作「延」。

詔罷温户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温果可罪，當貶逐。温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温爲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❶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内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俟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❷

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饑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衆降敵，公爲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瞋目大噱曰：「汝欲脅從我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頸，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璹、瑝，皆業進士；瑋、瓛、瑄及女孫二人尚幼。

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

❶「偕」，原誤作「楷」，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藍」，原誤作「籃」，據道光本改。

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爲可相。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

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按公所藏及記録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勛國公《開山誥》，❶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昧。❷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已下皆晦道堂題詠，備在《家録》。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邢商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興祖，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巖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書右丞汶水賈守謙益之，❸諫

❶「開」，康熙本、道光本作「問」。

❷「昧」，原誤作「珠」，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汶」，原誤作「汶」，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議大夫滹南許古道真，户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臺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户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詩篇。在《家録》。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凜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爲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爲《千秋録》作後記，因得件右之。

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間，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絶。及其合支流，會衆川，儲蓄淵渟，盡洄洑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迴顧眄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温然執擁篲之敬，海内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立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嬂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閑樂易，福禄方來。他日羔鴈成群，極人門盛事，❶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絶，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内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

❶「門」，康熙本、道光本作「間」。

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❶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册，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❷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

或曰：「物之閲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毁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䘏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欵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説盛，世

❶「壁」，原誤作「壁」，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往」，原誤作「住」，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内、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❶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❶「遣」，康熙本、道光本作「遺」。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亘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緊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瘉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閟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兒郎偉！抛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説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鼙。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虀。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嚮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芒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繭絲，不媿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官府之常。繄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隸新州。一朝公廨之遞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加之吏卒靡瞻依之地，簿書失扃鐍之嚴。有司誠僦直稍僁，公移即至。度財計役，❶憚於紛更；習陋安卑，職者亦爲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鼓旗。樹入春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爲十萬户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遥，陛級不爲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後逸。

外家别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匽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兹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蟫蠹書癡，鷄蟲禄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吴，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

❶「財」，康熙本、道光本作「則」。

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欵，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原内史表》。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予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也。❶ 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凴。❷ 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録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之一丘，東皐子《北山賦》：「菊花兩岸，松聲一丘。」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別業與白子西所居相近。東墻西壁，無補坼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户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鋭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韮晚菘，尚媿奪園夫之利。彼扶摇直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

❶「枚」，康熙本、道光本作「叙」。
❷「理」，康熙本、道光本作「聖」。

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演爲助役之謡。兒郎偉！抛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將耕耰教兒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龕。杖屨一遊無脚力，會稽禹穴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眵昏無復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鐮行時稼。「長松萬株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鐮，將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爲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曹子期，吾友生。❶ 季膺早思命駕。張緯文留滯燕京。起居飲食，身爲無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沾親舊，共樂安閑。

青　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卵翼之未終，❷ 忽栝棬之永棄。敢伸悃愊，仰訴昊蒼。中謝。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

❶ 「友生」，康熙本作「友先」，道光本作「先友」。
❷ 「卵」，原誤作「卯」，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以拊臣者，其勤盡。三釜得蹔榮之禄，百身無可贖之年。涓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徵。敬叩玄科，竊依真廕。土灰有望，儻沾再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威然後懲，恒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愊，仰叩希夷。中謝。伏念臣某，塵刧賦形，昏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微勞之可録，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陷畏塗之荊棘。❶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固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橈，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逭。眷深衷之有假，尚後福之可徵。載舉玄科，竊依真廕。恭惟至公立德，弘濟爲仁。閔其蠉飛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望，儻霑善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户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菑；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敢殫悃愊，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户封已迫於通侯，子壻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乘是憂。果罹瘥夭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尚賴至仁之弘濟，庶幾大道之曲成。恭按玄科，竊依真廕。自

❶「陷」，康熙本、道光本作「蹈」。

同草土，固所謝之莫知；未即灰釘，惟改新之永誓。

櫟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扣玄科，切依真蔭。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❶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秧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訴？乃涓吉旦，謹遣管内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❷奉迎甘澤。某卑職所限，止於道左顒俟。雲輿風馬，尚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　文

祭飛蝗文

粵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秋，以紓日夕。沴氣所召，百螣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稼，

❶「祈」，原誤作「祁」，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詣」，康熙本、道光本作「請」。

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牟，今爲異政。貪墨汝罰，詎曰弗靈？言念兹時，瀕於陸沉。貪吏實不德，民則何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救！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爲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孫元某謹以家奠，敢昭告于顯曾祖忠顯府君、曾祖妣王氏，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爲第四女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婿。家居龜筮叶吉，今正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尚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己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敢昭告于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釁蒙累，貽禍庭闈。龜筮告期，迫於襄事。尚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慚。維我嚴君，蚤逢昌運。仕非爲己，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内助。謂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養！相彼庶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倏焉傾圮。藐是煢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百賓奚贖！人皆有母，今我獨無。哀哀昊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内崩離。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題　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黄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表物。黄華書如東晋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藴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横説竪説，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吴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黄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爲一時。龐、許且置，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嘆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一。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虚筆實、前人不言之秘，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

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❶《九歌遺音》：「易西山，薊東山，蒼檜千章竹萬竿，❷嶺頭雲自閑。杏花殘，欲春闌，立玉峯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閒。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爲松菴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劘虎兕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顔子一瓢水。均爲一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間，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勖諸己。」閑閑公此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❸玩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倡而三嘆。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況工妙如此耶。

❶「耳」，康熙本作「耶」。

❷「蒼」上，康熙本、道光本有「人」字。「竿」，康熙本、道光本作「年」。

❸「心畫」，康熙本、道光本作「必盡」，屬下句。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尚計少作耶。

跋松菴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菴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有能辯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娱，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黄樓賦》，坡亦嘗辯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强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❶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太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嵓、❷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此詩，渠家青氈。其寶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

❶「題」，康熙本、道光本作「跋」。

❷「辭」，道光本作「詞」。

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内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諜，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横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僨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叙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爲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啓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予姨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内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婿河東元某斂衽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别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據地，❶以爲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即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並舉，山東父老焚

❶「據」，康熙本、道光本作「括」。

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前賢，❶鄉里後生寔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録》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録，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丈顯之，❷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爲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晝》、《千崖秋氣》、《雪滿群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玆見之。予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❶「前」，康熙本、道光本作「先」。
❷「丈」，原誤作「文」，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絶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焕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靖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❶ 有詩文二册，號《南榮集》。宣叔録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嵓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嵓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藴，宜其爲樂府絶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絶去翰

❶「弟昆」，康熙本、道光本作「昆弟」。

墨畦逕，❶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❷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❶「畦」，原誤作「哇」，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謹」，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遺山先生文集附録

金史文藝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

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晋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内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謡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趣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録》在順天張萬户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

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遺山先生墓銘❶

郝經見《陵川集》。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昇歸葬。爇文酹酒，哭于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癖澀，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黄，振起衰踣，益爲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禄，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群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絶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黄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絶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璧，❷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謡跌宕。❸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❹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恩者又百餘篇，❺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

❶「遺山」上，道光本有「陵川集本」四字，文題下無小注。
❷「璧」，原誤作「壁」，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跌」，原誤作「趺」，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❹「千」上，原衍一「五」字，據郝經《陵川集》卷三十五刪。
❺「恩」，康熙本、道光本作「思」。

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❶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噎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絶。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而國史《實録》在順天道萬户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録》。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録，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録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

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魏，故姓元氏。❷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❸貫穿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❹不就選，往來

❶「有例有法，有宗有趣」，道光本作「有宗有法，有例有趣」。

❷「魏故」，原誤倒，據道光本乙正。

❸「令」，原缺，據道光本補。

❹「五」，原誤作「三」，據道光本改。

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里巷，❶吟諷于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辭劇致養，轉内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先塋。❷前配太原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争綴緝，僥倖寸禄奔走急。
以爲詩文作無益，糞壤擲棄明月璧。
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黄室。
開闢文源剪荆棘，大聲復完金玉擊。
爛熳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
險妬護前喘肝臆，群犬兟兟共説嫉。❸
塵埃野馬爲鬼蜮，遺山岩岩倚天壁。
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
定襄高寒拓拔國，馬㚅歸來反玄宅。❹
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
嗚呼先生不可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論，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成。是理其

❶「于」，康熙本、道光本作「乎」。
❷「于」，道光本無此字。
❸「説」，《陵川集》作「讒」。
❹「來」，道光本作「葬」。

可明邪？❶嗚呼！先生萃靈蜚英，羈丱宦學，❷嶽嶽稜稜。❸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爲間世生。閑閑初見公文，曰：「是間世生者。」渡南河而爲名公，入京師而爲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掞鴻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攄塵言與滯思，瀹錮濁以爲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灝汗而淵澄。而乃汴蔡淪亡，蜚血淩城。氣數俱盡，萬化崩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崦嵫之日，慧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邪？去魯西來，聿峻有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雄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摇天地之筆，囚鎖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爲鄰。歌謡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

❶「邪」，道光本無此字。

❷「丱」，原誤作「非」，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❸「嶽嶽」，康熙本作「嵐嶽」。

飲醇。而乃爇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真邪？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邪？

原古上元學士

麟死九鼎淪，萬世無孔孟。文字糠粃餘，扶藉不絶聖。伊昔大觀季，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淫，吾道孰不競。金源東北來，一洗河海浄。斯文甚濫觴，幾墜土梗横。吴楚割半天，瘡痍僅續命。伊洛遽騫騰，朱張立朝廷。弘肆六藝學，俾與日月並。中原有奇才，詞賦方餖飣。天門黄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爲得，父師此爲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驚眄瞕。孰意元化精，不遂入昏暝。浚發自蔡党，高步出遼敻。墨浸天壤深，筆掃風雷勁。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瑩。諸公繼踵作，互執造化柄。黄山與黄華，雙鳳高蹭蹬。清風玉樹鳴，千古一輝映。有若閑閑公，光彩璧月恒。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亹亹金聲鏗，矯矯銀鈎硬。楊馮李雷麻，嶷嶨胥倡應。五行連麗天，四海望而敬。偉哉遺山老，青雲動高興。文林刬荆棘，翰府開蹊徑。秋空玉琴張，搏拊分雅鄭。三閭一曲歌，忽唤劉伶醒。哀哀汴蔡亡，六合爲懸磬。此老獨巍然，聲價駭群聽。振袂凌孤霞，珠璧飛欬謦。人宗一代文，❶天賦百年盛。紛紛夸毗子，捆摭爲訾評。自謂人勝天，詎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爲天下慶。作噩建子月，❷投我以照乘。蔀屋驚見

❶「代」上，原衍「伐」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删。
❷「月」，康熙本、道光本作「目」。

斗，寒焰忽蟠亘。經也生已晚，弗及拜先正。❶ 窮閻一束書，十載成墮甑。學問苟有歸，貧寠安足病。今乃得溟渤，問津有龜鏡。挈我登龍門，綆我出虎穽。摇摇風中旌，兹始見依憑。緬思先世澤，于今果無竟。嗚呼世道喪，欲語寒淚迸。何時倒銀漢，與世開黤艷。昂頭冠三山，俯瞰旭日晟。陸海闢文源，生民共涵泳。

壽元內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横太虛。遺山先生曳長裾，醉鞭黄鵠來天隅。蹴開化窟肆搜取，玉斗倒瀉明月珠。九原呼屈原，底事爲焦枯？ 青雲問李白，佳句今何如？ 百年元氣一杯酒，千丈光輝萬卷書。高卧一曲歌，聲價百硨磲。雲璈宮徵奏玉宇，春鶯花柳鳴天衢。惜哉時不與命偶，西周削弱爲東都。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爲唐虞。遺山山頭有舊廬，歸來亦足爲歡娱。既有墮地風雲之驪駒，又有竹花弄語之鵷鶵。仰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遊蓬壺。

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訟德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闇流涕。數樽黄封幾斛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盗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

❶「弗及」，道光本作「不獲」。

口無靦顔。作詩爲告曹聽翁，❶且莫獨罪元遺山。

游華山寄元裕之

趙秉文見《滏水集》。

我從秦川來，遍歷終南游。暮行華陰道，清快明雙眸。❷東風一夜横作惡，塵埃咫尺迷嵩幽。山神戲人亦薄相，一杯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插劍戟，流泉夾道鳴琳璆。希夷石室緑蘿合，金仙鶴駕空悠悠。石門劃斷一峯出，婆娑石上爲遲留。十盤上方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絶令人愁。九折羊角上，青柯平土得少休。❸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傍無儔。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勝在高頂，腳力未易供冥搜。蒼龍嶺瘦苔蘚滑，嵌空石磴誰雕鎪。每憐風自四山而下不見底，惟聞松聲萬壑寒颼颼。捫參歷井到絶頂，下視塵世區中囚。酒酣蒼茫瞰無際，塊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中山，碧玉簪亂抽。況復秦宫與漢闕，飄然聚散風中漚。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有千歲之玉蓮，花開十丈藕如舟。五鬛不朽之長松，流膏入地盤蛟虬。采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緑髮三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軿羽蓋來瀛洲。乾坤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輈。君且爲我挽回六龍轡，我亦爲君倒却黄河流。終期汗漫遊八極，乘風更覓元丹丘。

❶「爲」，道光本作「惟」。
❷此句原誤作「清仲明雙眸快」，據《滏水集》卷五改。
❸「土」，原誤作「上」，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寄裕之

久雨新晴散痺頑，一軒涼思坐中間。樹頭風寫無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得老來閑。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繫舟山圖裕之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❶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經從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某亦繼作　楊雲翼俱見《中州集》。❷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況復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嵓有佳致，書室方丈寬。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澤有餘，曾顏膏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其門，孤鳳騫羽翰。計偕聊爾耳，平步青雲端。竭來遊京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曾點冠。五言造平淡，許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倡而三嘆。❸世人非無才，多爲才所謾。高者足詆訶，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姿，不受薄俗漫。晴雲意自高，淵水聲無湍。❹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完。會使兹山名，與子俱不刊。

---

❶「裕之」以下十二字，道光本爲小字。
❷「俱」，康熙本、道光本無此字。
❸「倡」，康熙本、道光本作「唱」。
❹「聲」，康熙本、道光本作「深」。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李純甫

遼鶴歸來萬事空，人間無地着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長在經營慘淡中。❶

馬圖同裕之賦 韓筆，定襄霍益之家物。

天馬飛來不苦難，雲屯萬騎開元間。太平有象韓生筆，曾見真龍如此閑。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❷　趙元

蓍龜不須問，我命只自知。多生墮宿業，世網纏綿之。驊騮受羈銜，大笑跛鼈遲。跛鼈亦復笑，縮首甘自卑。何必參漆園，物理本自齊。檳榔可消穀，志士常苦飢。穆之萬人雄，猶不免此譏。我儒更多病，區區欲何爲？鍾鼎不可倖，藜藿分所宜。安能如黃蜂，爲人填蜜脾。清白儻少污，平聲。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來厭酸鹹，淡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回頭四十年，言動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當相期。❸

窗扉有生意，山間春到時。長安冠蓋塵，游哉不如茲。西疇將有事，❹老農真吾師。不見元魯山，夢寐役所思。遺山乃其後，僻處政坐詩。時復一相過，照眼珊瑚枝。寄書多攜來，爲子臥聽之。

❶「長」，康熙本、道光本作「常」。
❷此題下，道光本有「四首」二字。
❸「當」，康熙本、道光本作「長」。
❹「疇」，康熙本作「州」。

少從白衫遊，氣與山崢嶸。❶一念墮文字，腸腹期拄撐。多機天所災，室暗燈不熒。拈書枕頭睡，鼻息春雷鳴。泰山與鴻毛，何者爲重輕？蹄泓與渤澥，❷誰能較虧盈？如能平其心，❸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奇姿，出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幾年。有子罷讀書，求種山間田。❹粟里愧淵明，香山慚樂天。二老已古人，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攝衣欲起舞，稚子不須牽。❻

次韻答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水萍風絮共天涯。行藏一話傾心肺，古律三詩淬齒牙。朱研不妨閑度日，青山終得共飡霞。扶持老病須君輩，滿地豺狼萬里家。

寄裕之 二首

汩没兵塵滿鬢霜，買隣心樂古清涼。閑陪老秀春行脚，闊欠矅元夜對床。正欲脱身求兔窟，誰能隨世轉羊腸。南陽未比嵩陽好，滿眼交游即故鄉。

老懶愚軒百不能，飽諳人意冷於冰。清狂舊日躭詩客，灰朽而今有髮僧。眼裏紙衾三丈日，❼話延雪屋一龕燈。新開一逕通蘭若，斬盡清涼舊葛藤。

❶「氣」，道光本作「起」。
❷「蹄泓」，康熙本、道光本作「蹄涔」。
❸「平」，道光本作「卒」。
❹「求」，康熙本、道光本作「勤」。
❺「古」，康熙本、道光本作「故」。
❻「不」，道光本作「又」。
❼「眼」，道光本作「夢」。

次韻裕之見寄 二首

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幸遠庖砧。故國乾坤萬里雲無迹，冰雪三冬栢有心。莘川擬作鉤留清夜夢，歲華分付白頭吟。莘川擬作桃源隱，❶共與青山閱古今。

古屋颼颼四壁塵，不堪幽獨足吟呻。❷瓶儲看客常年慣，家具爲農近日新。世味飽嘗唯可睡，詩情漫苦不醫貧。相從分我西山半，欲乞臞元伴老身。

題裕之家山圖

繫舟盤盤連石嶺，牧馬澄澄倒山影。山光水氣相混涵，中有元家舊廬井。鴈門一開豺虎場，駕言投迹嵩之陽。青山偃蹇不可將，十年竟墮兵塵黃。東巖風物知猶在，説與寄菴神已會。一揮淡墨能似之，清輝遠寄形骸外。元家故山吾與鄰，夢見不如畫圖真。舊曾行處聊經眼，未得歸時亦可人。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顔　馮璧

寺元魏離宫，十日來凡兩。前與髯卿偕，齋奠少林往。其時已薄暮，諸勝不暇訪。今同魏諸孫，再到風煙上。寺僧導升殿，雄深肅瞻仰。柱礎門限砧，追琢成大壯。不見磨琢痕，瑩滑明滉朗。摩挲三嘆息，後世無此匠。晚登西南亭，碧玉對千

❶「莘」，康熙本作「新」。
❷「足」，道光本作「作」。

丈。如王官天柱，如太華仙掌。留宿贊公房，秀色夢餘想。夜静耿不眠，泉溜琴筑響。悟髯今不來，❶聯詩共清賞。

贈裕之　麻九疇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絶處，相逢梁苑雪消時。賢人樂古聲猶在，聱叟文高世豈知。只恐神嵩不留客，秦川如畫渭如絲。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爲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韻

石華政可採，負我孤舟蓬。胡爲紅塵裏，擾擾槐安宫。山間緑蘿月，一照千巖空。洪崖去不返，清遊誰與同？空餘松根泉，雜佩流無窮。人心墮泥滓，不如與天通。舉頭視霄漢，浩露洗心胸。

日月兩角蝸，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笑區中人，朱門丐粱肉。清曉登少室，日夕眺王屋。紫煙晞我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濯足。物物愜幽情，不獨蘭與菊。

南風入桂樹，高葉碧峥嶸。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煙撑。黄金間白玉，遍地光晶瑩。❷笙簫坐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鴻盡，青雲萬里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爲玉臺詠，鉛粉嬌華年。政須洗妖冶，八駿踏芝

❶「悟」，道光本作「惜」。

❷「光」，原誤作「先」，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田。青苔明月露，碧樹凉風天。塵土一一盡，象緯昭昭懸。寂寥抱玉辨，争竟摇尾憐。幸有元公子，不爲常語牽。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　雷　淵

幼安謝辟命，子雲老寂寞。趨嚮豈獨異，時命非所度。我久困流離，一廛永負郭。雖無斬敵功，尚舉力田爵。崧少啓吾封，四履盡伊洛。有客來問津，醉眼入寥廓。世事久閉眼，終日只睡昏。清風何處來？佳客已在門。倒屣往從之，❶玉色向我温。妻孥趣作具，歡喜傾瓶盆。清夜襆被往，共就遺山元。嘲謔及俳語，發揮間微言。懸斷漏天樞，高嘯驚鄰垣。脗合政相和，意到俄孤騫。恨不倒囷廩，矧肯留籬樊。棄屩獲珠玉，披榛見蘭蓀。我肱已三折，醉墮偶全渾。知無適俗韻，量力任灌園。二君清廟器，巾羃華罍尊。蒼生望休息，朝廷待崇尊。出處既異途，會合難預論。此樂未易得，此夕勿憚煩。白酒舉初子，黄鷄溷諸孫。水樂喧後部，山鬟秀前軒。一醉萬事休，商聲滿乾坤。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洗耳潁川水，療飢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輝。末路風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與歸？❷

❶「往」，原誤作「住」，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❷「誰」下，原衍「得」字，據康熙本、道光本删。

九日登少室絶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閑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過。登高酬節物，❶少室鬱嵯峩。迤邐謝塵土，夷猶出煙蘿。欻如據鰲頭，萬壑俯蜂窩。浩浩跨積風，瀰瀰渺長河。日車昃紅輪，天宇凝蒼波。指點數齊州，始覺氛埃多。我無倚天劍，有淚空滂沱。驚鱗盼奧渚，倦翼占危柯。悔不與家來，結茅老巖阿。歸途睠老阮，❷廣武意如何。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名腸相焮半成灰，戰退紛華旆始迴。文字喜逢脩月手，津梁愧乏濟川才。等閑有酒輒共醉，信口俄詩不置才。最憶平生劉子駿，紫芝可惜不偕來。

玉華谷同希顔裕之分韻得秋字　李獻能

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霏晚不收。軟脚山堂一壺酒，暮涼閑對兩峯秋。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人境兩峥嶸。關河落日歲云暮，草木臨風氣未平。虎擲龍拏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一盃欲洗興亡恨，爲喚窮途阮步兵。

❶「登高酬節物」，康熙本、道光本作「登酬節物少」。
❷「阮」，康熙本作「巖」，道光本作「眼」。

送裕之還嵩山　王渥

高懷不受簿書侵，清潁鷗盟欲重尋。老去宦情知我薄，閑來道念見君深。對床夜雨他年夢，滿馬西風此日心。嵩頂勝遊誰得共，仙聞仙馭待知音。末句用古仙人詩語。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霜落豐山白水收，歲華全在竹園頭。賦詩鞍馬慚真賞，載酒林泉阻勝遊。野色自隨人意遠，夕陽應爲鳥聲留。仙源回首旌旗隔，一笛西風喚客愁。丹霞下寺，士人以「竹園頭」名之。❶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崔遵

青燈別酒夜沉沉，力負相思自不任。閑裏更誰留我醉，興來無復伴君吟。一枝仙桂知難擬，千頃黄陂未厭深。爲向荆州王粲道，❷安排佳境約相尋。

和裕之二首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經春。君方備悉原思病，我亦私憐仲父貧。底事却成今日別，枯腸難着此愁新。鳶肩火色真將驗，馬虎何勞更問辛。

❶「人」，康熙本、道光本作「夫」。
❷「向」，康熙本、道光本作「白」。

不幸還能作幸民，十年同醉潁川春。酒船載我雖堪老，仕路有時或爲貧。少室山人三日惡，夷門紙價一番新。益知哀樂終年事，未唱驪駒鼻已辛。

題裕之家山圖 劉昂霄

萬里神州刼火餘，九原夷甫有餘辜。作詩爲報元夫子，莫倚家山在畫圖。

贈答史院從事 賈益謙

見説才名自妙年，❶多慚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及之 辛愿

白酒留分袂，青燈約對床。言詩真漫許，知己重難忘。爽氣虚韓岳，文星照許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悲傷。

寄裕之

青雲一别阮家郎，❷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蹉過，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何處春風錦瑟旁。昌谷煙霞久寂寞，歡遊還肯到三鄉。

❶「自」，康熙本、道光本作「是」。
❷「郎」，原誤作「即」，據康熙本、道光本改。

古月一篇爲裕之賦　李汾

古月天不收，敵君三萬秋。天孫弄明鏡，光湧雲間流。憶昔放逐江南州，❶金陵女兒歌櫂謳。草裏烏紗巾，散着紫綺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捫參歷井騎斗牛。醉中呼兒摇雙舟，吾欲乘流下石頭。起來茫茫視八極，萬里只有元丹丘。丹丘子，遊人間，風塵何爲往復還？玉華山人近招我，九日朝帝蒼梧山。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兄敏之

阿翁醉語戲兒癡，説着蟬詩也道奇。吴下阿蒙非向日，新篇争遣九泉知。

鷺藏深樹只聞聲，不着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先人臨終，有「剖腹留書」之語。背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説穿楊。

跋遺山墨跡　劉因見《容城集》。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

遺山先生挽詩　閻復見《元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别後驪駒曲，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

❶「江」，康熙本、道光本作「流」。

夜寒蟲蠹簡，錦機春暖鳳停梭。祇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見《文類》。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内，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脈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録不遺。而宋建炎以後，御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人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1]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

---

[1] 「宏」，康熙本作「大」。

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

讀遺山詩四首 劉秉忠字仲晦，見《藏春集》。❶

劍氣從教犯斗牛，百川横放海難收。九天真上無凝滯，更看銀河一派流。

北里笙歌勸酒杯，南鄰北巷冷如灰。❷秋風萬里方摇落，叫殺孤鴻春不回。

春雲高興入冥搜，❸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雪消冰泮後，百川春水自東流。

雲霞閃爍動霓旌，轟磕征鼙震地聲。千里折衝歸指畫，將壇孫子獨論兵。

追挽元遺山先生 王惲字仲謀，見《秋澗集》。

文奎騰彩憶光臨，孺子何知喜嗣音。予年廿許，以特文贄於先生。❹ 公喜甚，親爲删誨，且有「文筆重於相權」、「泰山微塵」之説，即欲挈之西行，以所傳畀予。以事不克，至今有遺恨云。 党趙正傳公固在，陽秋當筆我奚任。天機翻錦餘官様，月户量工更苦心。野史亭空遺事墜，荒煙埋恨九原深。

密國公璹得友人書詩《中州集》十四則。❺

聞有書來喜欲狂，紫芝眉宇久難忘。別離惟嘆我頭白，詩句屢成君馬黄。公幹羈栖猶洛下，孔明高卧尚南陽。冷官領取間中趣，遠勝區區夢蟻忙。

---

❶ 此詩至《追挽元遺山先生》，補自道光本「附録增」。
❷ 「北」，劉秉忠《藏春集》卷四作「門」。
❸ 「春」，《藏春集》卷四作「青」。
❹ 「特」，王惲《秋澗集》卷十七作「時」。
❺ 此詩至《河汾詩序》，補自道光本「遺山先生集補載」。

麻徵君九疇松笼同希顔欽叔裕之賦

犧尊青黄災木命，羈絆翦剔傷馬性。初緣折松爲笼得之天，此君幸免戕殘横。人間斤斧形似有代無，不料奇功乃差勝。千秋蟄骨養霜不須勞，坐中活火鳴笙簫。一日奮鬣翻雲濤。巖烟擊拂殷雷起，顛雪，風蹴踏銀山高。莫嫌勺水懦無力，如捲西江都一吸。❶ 借汝歲寒姿，扶我衰朽質。埽除幻夢不到眼，洗刷埃霾下胸臆。挦霞真與羨門期，❷ 一笑桑田海波白。

雷御史淵洛陽同裕之欽叔賦

日上煙花一片紅，嵩邙西峙洛川東。才聞候騎傳青蓋，又見牽羊出絳宫。事去關河不横草，秋來陵寢但飛蓬。書生不奈興亡恨，斗酒聊澆磈磊胸。

啓母石同裕之賦

千古崩崖一罅開，强將神怪附郊禖。無情頑石猶胎謗，貝錦從爲巷伯哀。

秦略同希顔裕之賦樂真竹拂子

覓箇龜毛抵死難，直教擊碎釣魚竿。世人不用生分别，信手拈來總一般。

❶ 「西」，《中州集》卷六作「三」。

❷ 「真」，《中州集》卷六作「直」。

劉昂霄中秋日同辛敬之魏邦彦馬伯善麻信之元裕之燕集三鄉光武廟諸君有詩昂霄亦繼作

積甲原頭漢閟宫，登臨還喜故人同。超超萬里乾坤眼，凛凛千年草木風。今古消沈詩句裏，河山浮動酒杯中。極知勝日須轟飲，更待銀盤上海東。

送裕之往洛陽兼簡孫伯英

洛水嵩山壽樂堂，每從熱惱得清涼。竹牀石枕應無恙，尚可分風供十方。

同敬之裕之游水谷分韻賦詩得荷風送香氣五字各賦五首

招提有勝踐，日暮一經過。何物媚游人，微風動池荷。

尋幽意自愜，況與佳人同。俗物不到眼，談笑來天風。

敲門看脩竹，重理舊年夢。上山復下山，清風管迎送。

寒泉漱雲根，湛然涵鏡光。誰知一滴味，中有曹溪香。

迂辛與臞元，得句猶有味。頹垣斂暝色，深竹貯秋氣。

田紫芝夜雨寄元敏之昆弟

醉夢蕭森蝶翅輕，一鐙無語夢邊明。虛檐雨急三江浪，老木風高萬馬兵。枕簟先秋失殘暑，湖山徹曉看新晴。對牀曾有詩來否？爲問韋家好弟兄。

王萬鍾寄關中句

千里呂安思叔夜，一年社燕伴秋鴻。

趙吏部伯成元弟以所業見投賦詩爲贈

耆舊隔存殁，爲君重嘆嗟。人門得嵇紹，文賦見張華。夙有淩雲筆，方乘犯斗槎。忘年即吾友，未可論通家。

康司農錫按部南陽有贈詩

魯山佳政霑鄰邑，白水歡謡見路人。縣務清談君自了，農郊夙駕我何勤。星河直上冰輪轉，桃李前頭玉樹春。海宇疲民望他日，草堂那得遽移文。

王中立題樂府後詩

常恨小山無後身，元郎樂府更清新。紅裙婢子那能曉，送與淩煙閣上人。

張仲升寄人宰縣詩

縣務無難易，人才自異同。割雞良暫屈，製錦要專工。積弊姦贓後，遺黎喘汗

中。不存憂世志，底用讀書功。嫉惡看平日，知君有古風。莫教循吏傳，獨載魯山翁。

白君舉酬詩《茅亭詩》一則。

夢裏薰風湛露歌，花開漢苑舊經過。拾遺老去青春暮，司馬歸來白髮多。橫槊賦詩吾豈敢，短衣扣角夜如何。相逢未盡相思話，草色連雲水碧波。

貽溪麻革寄詩《河汾諸老詩》三則。

朔雲陰雪晚重重，日入寒蕪塞草空。沂水東回無去翼，天山南斷有哀鴻。三年遠別交情外，一夜相思客夢中。明日關河對雙淚，秖將幽憤寄秋風。

兑齋曹之謙寄詩

詩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自憐奕世通家舊，不得論文一笑同。艸緑平原愁落日，鴈飛寒水怨秋風。黄金鑛裏相思淚，幾墮凴高北望中。

又讀唐詩鼓吹詩

傑句雄篇萃若林，細看一一盡精深。才高不似人間語，吟苦定勞天外心。白璧連城無少玷，朱弦三嘆有遺音。不經詩老遺山手，誰解披沙揀得金。

楊鵬飛卿送詩《陶然集》一則。

三館才名天下聞，亂來俗議漫紛紜。兩朝文筆誰争長，一代詩人獨數君。南浦春深愁送别，西山晚翠約平分。何時並坐龍潭上，野水添杯看白雲。

杜仁傑善夫病中呈詩《善夫集》一則。

十載猶能復笑談，歸來重覓讀書龕。末陽白酒君應具，句漏丹砂我自慚。民訟幾何消自苦，山城雖小得窮探。也知清儉難持久，好趁秋風醉菊潭。

張澄仲經次韻詩《橘軒集》一則。

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頹萬里心。

楊奂浮生一首送裕之詩《還山遺稿》一則。

漢節飛雲外，秦城落照邊。浮生空自老，歸計定何年。淚滿陳蕃榻，心摇祖逖鞭。短詩聊遣興，羞向故人傳。

耶律楚材和太原元大舉韻詩《湛然居士集》一則。

魏帝兒孫氣似龍，而今飄泊困塵中。元氏君游泉石初無悶，我秉鈞衡未有功。從來多慷慨，并門自古出英雄。李唐名相

沙堤在，好與微之繼舊風。

耶律鑄送元遺山行《雙溪醉隱集》。

燕北秋風起，幽光滿地開。既邀今日別，合道幾時來。白玉煙沈閣，黃金艸暗臺。不須傷老大，珍重掌中杯。

郝經獲鹿新居哭元遺山詩《陵川集》一則。

殘山繞荒城，慘淡帶餘雪。我來問新居，欲語還哽噎。搖搖識風旌，掩掩淚隱睫。額地升中堂，痛激肝膽裂。鼻若闐闔風，幽冥忽穿徹。空牀一束書，不見文章伯。愁馬喑不鳴，老僕頓欲絕。嬌兒背面啼，高弟展轉說。有書未絕筆，有傳未卒業。靈輀已西州，壯心空北闕。緬思從公遊，灝汗飛玉屑。振筆青雲開，炳烺寒電掣。鯨吹濤山回，隼厲霜鋒擊。蘊情入軟語，婉藹幽更切。鶯啼柳陰深，百囀春不歇。方張大庭樂，誰意成永別。徙倚扳庭柯，窗户轉寥寂。乾坤入凋喪，衣冠少顏色。魂來暮山青，魂去暮山黑。城頭老畢逋，底事悲破月。中腸元易感，使我心欲折。

王惲題遺山先生手書雜詩後《秋澗集》二則。

文鍵親承謦欬餘，❶又從珠璧見遺書。常疑落落江山筆，不放奎光到玉除。

❶「謦欬」，原誤作「謦頦」，據《秋澗集》卷二十九改。

中統五年六月初八日夜夢遺山先生指授文格覺而賦之以紀其意

分明昨夜夢遺山，指授文衡履絇間。道必細論能出理，文徒相剽亦何顔。江流不廢驚千古，霧管時窺得一斑。落月滿梁清境覺，紫桐花露溼吟冠。

吴澄題遺山鹿泉新居詩後《草廬集》一則。

宋氏南遷金土中，一時文物盛華風。煌煌帝室龍興後，流落遺山老禿翁。

新居當日點新泉，不見新居已舊篇。一代風流今已矣，空餘心畫尚依然。

河汾詩序一則。

房祺 作

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爲之冠。先生太原人。太原境與平陽接，河山勝概，地土所宜，習俗所尚，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師友淵源、文章正脈，略與之等，故河汾間諸老與天下人材無讓。麻貽溪與元老詩學無慊，古文出其右，公言也。張石泉、房白雲，與元老游從南北者。子飈、子京二陳昆仲，與元老或詩、或文數相贈遺者。遯菴、菊軒，有「稷亭二段」之目，與元老相次登第者。曹兑齋，與元老同爲省掾，日以文詩講議者。或曰：「兑齋，雲中應人也。吾子列河汾之間，得無附會歟？」不然。兑齋之先誠應人，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陽者三十餘年。發明道學，爲文楷式。指授後進，桃李

光輝，盈溢其門，或教授鄉里，或宦達四方。有二子叔舉、季行，文筆亦盛傳。而況狀元王公，趙城人，曹之外父也。兑齋生而隱德光輝汾晋，没而邱壠在焉，豈非吾鄉先生歟？ 夫諸老之詩有淵深冲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劉賓客者，有輕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對屬切當如許渾者，有騷雅奥義、古風大章浸入於杜草堂之域者。往年吾友楊君仲德議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汾之詩，無以知遺山之大。不觀遺山河汾之作，不知唐人諸作者之妙。不觀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六義之深意。」予今纂録，自貽溪至兑齋凡八人，得古、律詩二百一首，號曰《河汾諸老詩集》。 皞皞郝先生序文於前，甚備。不肖繼言於後，才識淺陋，不能盡其藴。雖然，吾鄉學者如林，有能慕河汾之派觀是集者，知所興起云。大德辛丑歲二月望日，横汾隱者房祺序。

段成己至元本《遺山詩集》引❶

余亡友曹君益甫嘗謂予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迨今垂三十年。其所與論辨，歷歷猶可復。北渡而後，詩學日興，而遺山之名日重。世之留意於詩者雖知師宗之，至其妙處，人未必盡知之也。自僑居平陽時，爲諸生舉似其一二，然以未見其全爲學者惜。間遺人即其家，盡得所有律詩凡千二百八十首，又續採所遺落八十二首，將刻梓以傳，以膏潤後學。」未及，而益甫没。

❶ 此下兩篇補自道光本卷首「舊序」。

于後四年，子輗繼成父志，同門下客楊天翼命工卒其事。俶落于至元戊辰之秋，迨庚午夏，首尾歷六十五旬有五日。工既訖功，二子來謁，求序其事，躋吾門而請者六七至，無倦色而意益勤。余以爲詩非待序而傳者也，若其刻詩之大略，不可以不言焉。姑摭實以題其端云。稷亭段成己引。

余謙至順本《遺山先生文集》序

金人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髫而能詩，下筆輒驚其長老。年甫冠，登進士，其詩文出入於漢魏晋唐之間，自成一家，名振海内。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優禮賢士。而崔立之變，駢首死難者不可勝紀。遺山巋然獨存，金亡，晦道林莽，日課一詩，寒暑不易。至本朝，才名益甚，四方學者執羔鴈無虚日。郝陵川謂其規模李杜，陵轢蘇黄，殆非虚語。遺山著述甚富，其所作《金史》纖悉不爽，蔚爲一代鴻筆。至所編《中州集》，流傳不廣，人莫之覯。是集世無行本，惟架閣黄公在軒手鈔二十卷，藏之篋中。予爲補其殘闕，正其謬誤，凡閲月而告成。至篇什次第，悉依原本，彙付剞劂，俾海内騷雅共珍之。至順二年三月十日翰林國史余謙謹序。

魏學誠康熙本《元遺山先生文集》題❶

天下之實隱見有時，而光氣不能終閟。豐城之劍沈埋晦蝕，而卒出於張、雷二子者，其光氣使之然也。文章之爲光氣亦大

❶ 此文補自康熙本。

矣。史稱元遺山先生爲金源氏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誌盡趨其門，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豈非希世之奇寶歟？其集久而失傳，學士大夫以購之不得爲恨，斯亦劍瘞豐城之時也。錫山華生希閔得善本而鋟之梓，於是好古之士，人人如獲重寶于意外。昔歐陽子少時得《昌黎集》於李氏敝筐中，讀而心異之，而當時未有道韓文者。已而與尹師魯輩倡爲古文，出所藏韓文舊本行於世，學者遂非韓不學。❶遺山之文入室韓、歐，詩則力追李、杜，而又能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迄今垂五百年，士争嚮慕之。兹集之出，行復有非元不學者。華生知好之而不以私之己，其亦有歐陽子之志也夫。❷華生，勉之矣。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上浣，江南督學使者蔚州魏學誠題。

重刻元遺山先生集序❸

《遺山先生集》，中統嚴氏初刻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惟弘治中李叔淵本及康熙中華希閔本，而華本即從李本翻出，猶一本也。詩集單本較多，惟毛氏汲古閣本盛行。南昌萬廷蘭本係從全集摘出，故於曹益甫所增之八十餘首概從闕佚。而元黄公紹選本，穆又未之見也。近烏程施北研氏熟於金源掌故，有遺山詩文箋，極精博。詩箋初梓，吾友沈子惇即以相贈，近亦印行，文箋仍鬱未出也。遺山世籍平定，靖康末始遷

❶「學」上，道光本有「而」字。
❷「其」，原無，據道光本補。
❸此文補自道光本卷首。

居秀容，故文字中稱平定爲鄉郡。生平蹤蹟，往來於平定至熟，吾家陽泉山莊即詩所詠栖雲道院。山莊東北一里而遥有土岡斗上，中央宛宛若盂，俗名圍窪。池西馮氏舊塋，香亭石柱，刻有遺山弔馮大來副使詩。大來者，遺山往來陽泉時東道主人也，計亦磊落丈夫，而其名爵則州志已失網羅，蓋文獻之放失也非一日矣。穆生也晚，未獲從耆舊釣游，而劉覽群書，遇有鄉邦故實，輒一一疏記，以助桑梓雅談。遺山尤夙所慕卬。登涌雲樓，拜楊、趙、元、李四賢桌主，流連企歎，每思論其世，攷其出處文章，與吾黨之彦一盱衡之，而利禄移人，帖括熒目，其足與甄討及此者，不數覯也。内相文獻楊公，勳業軼於滏水，數理不媿欒城，而炳炳譔述，今遂無一字留貽，謂非州里後進之辠歟？遺山幸以能詩，故其文得附以傳，然已不能家有其書。李叔淵雖稱得善本於儲静夫太僕，而譌文脱簡仍不勝乙。今爲鉤攷金、元史及同時各家集，它若《元文類》、《金石例》、《金文雅》、《山西通志》諸書，缺者補之，誤者訂之。如無可據校，概從闕疑。《續夷堅志》，世行寫本二卷，余秋室氏釐爲四卷，手書刻之大梁。樂府五卷，阮太傅《研經室外集》載有提要，而《文選樓書目》初無其名。聞漢陽葉氏有寫本，數從相假檢，未獲也。嘗擬都爲一集，繡梓版，存冠山書院。州中有貲力足任斯役者尚不乏人，乃募商積年，卒無肯贊成之者。不得已，節嗇傭書餘資，歲刻數卷，始丙午二月，訖庚戌□月，首尾凡五年，工始告竣。《坿録》一卷、《補載》一卷，儲氏、華氏、施氏遞事增輯，穆續有采獲，并羼入之。遺山一家之業，其存於今者約略備矣。其爲遺山譔

次《年譜》者，有翁氏、淩氏、施氏三家。翁、施書皆有刻本，淩氏成書在翁、施之先，未梓行。有序，載《校禮堂集》中。漢陽葉氏録有副本，幸得假鈔，因并刻三譜集後，各存其真，不相攙和，放汪立名《長慶集》并存新舊兩譜例也。至近日，坊肆有新刻《遺山集》本，乃某太守從臾坊賈，據華氏本刻之蘇州者。舊缺《御史張君墓表》、《陽曲令周君墓表》、《鄧州新倉記》各半葉，葉各三百餘字，此本皆補完之，微勞亦不可没云。道光三十年□月平定後學張穆序。

遺山先生文集後引❶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冠歲嶄然見頭角，❷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❸其於古調樂府爲尤長，不惟可以追配古人，❹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❺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偬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爲榮。間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事之工概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録，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千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遺稿，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爲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者書諸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己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❶ 此文原在卷四十尾，今移此處作爲文後跋文。
❷ 「冠」，康熙本、道光本作「蚤」。
❸ 「詩」，康熙本、道光本作「書」。
❹ 「追」，康熙本、道光本作「進」。
❺ 「者」，原脱，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文字凡經幾手？❶左撏右扯，横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訒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飣餖，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藉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予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説法云：『吾言如密，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駔儈、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文，亦安用艱辛奇澀爲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揚子雲復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直序。❷

❶「文」，原無，據康熙本、道光本補。
❷「直」，康熙本、道光本作「善甫」。

元遺山文集後序

右《遺山文集》四十卷，太僕儲君静夫所藏也。太僕愛其文，嘗手爲讐校，故視他本爲善。侍御李君叔淵出按河南，始命太康楊令溥録之，而屬方伯徐公用和、仰公進卿刻梓以傳，而俾予序其後。予惟古之君子之所謂文者，得志則以之化成天下，不得志則以之左右六經而覺斯世。斯其爲文耳矣，則又奚徒以辭爲哉？惟夫發難顯之情，傳不朽之績，世必賴之，故辭雖非所急而亦不得而廢也。金以戎狄之桀竊據中原，先王之禮樂典章撥抹殆盡。蓋世道之大變，君子所太息不忍道者，惡取其所謂文也？而乃有遺山者出於其間，慨然以制作爲任，雄辭麗筆，蔚然鏘然，直與唐宋作者争馳於文藝之場，而金之爲夷遂得以稍掩其陋，蓋不啻垢石之中而周之簡圭出焉。矧其時金已不國，史職放棄，一代之文獻，微遺山掇拾紀載，且將泯泯無徵。則其用心之良，視夫以雕蟲爲技而流連光景者，又可同日語哉？故其徒以當世東坡尊之，莫敢與京，而予亦以爲金之文，此其卓然名家，固所謂世必賴焉者也。然予於此又獨有所慨焉。論者謂河南程氏之學盛行於中原者，雖許文正公之功，而知有其書，實自江漢先生始。故雖以遺山傑出一代之豪，其所可傳亦僅止此，豈天固厭金之不道而或者有所限邪？不然，使如遺山者而得與於斯文，則所謂化成之具、傳後之業，又惡知其不與文正公並哉？嗚呼！金之有遺山，

金之幸也；而遺山之生於金，其亦遺山之不幸也夫！方今文治日興，士方急於程氏之學，而諸君乃欲兼資於遺山者，意者文與時升降，此亦邁往斯文者所不可廢也與。詩云：「雖有絲麻，毋棄菅蒯。」況如遺山者乎？是則諸君之志也。遺山名好問，字裕之，其事行履歷見《金史·文藝傳》。弘治十二年己未春二月既望，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兼司經局校書京口靳貴序。

題重刊遺山先生集後

嚾少時，問見遺山詩文於它集，輒喜誦之不置。及鉅鹿耿公典鑰留都，嘗謂嚾曰：「吾友段可求家藏《遺山集》，日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尚冀一讀。子試訪之。」弘治甲寅，嚾調官吏部，始得秘本於新安程公，亟納諸公。公喜動顔色，曰：「刻本今亡矣。是不可使之無傳也。」嚾因録而讀之，乃知學士大夫慕尚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金本裔夷，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播亡，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爲己任，網羅放失，諏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沮於匪人，薄於既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并兹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厥後元脩《金史》，悉掇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有國之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聞於後世也。

或者謂金之亡，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際，遺山處之有不能逭人之議者。噫！是未考也。觀其對揑申之語、誌聶女之墓，隱忍激烈，意蓋有待而爲也。有待而不克，豈非阸於時邪？予讀其金亡以後之文辭，悲謌慷慨，有詩人傷周、騷人哀郢之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陵川郝氏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於遺山嚮慕尊稱之至，抑又何邪？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世，不獲究其用，且厄其身，蓋

夫人之不幸，君子所當嘆惜焉者，又奚暇它議也哉！沁水李君叔淵以御史按行河南，使來請其集以刊。自中統壬戌初刊，迄今餘二百祀矣，遺山之文終不可晦，固有待乎其人。惜吾鉅鹿公之不及見也。李仁卿下，叙凡四首，輒以臆見志諸末，非敢亦以爲叙云。弘治戊午冬十月既望，後學海陵儲巏題。

許文正公遺書

〔元〕許衡 撰

許紅霞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一
聖祖仁皇帝贊……一
御論理學源流……二
乾隆御製祭文……三
御製古槐重榮詩……四
御製批鑑闡要……五
重刻《許文正公遺書》序……六
舊序……八
許文正公遺書卷首……一
許文正公燕居像……一
元朝詔誥……二
考歲略……五
許文正公遺書卷一……一六
語録上……一六
許文正公遺書卷二……三九
語録下……三九
許文正公遺書卷三……六一
《小學》大義……六一
《大學》要略……六三
論明明德……七一
總論小學大學……七三
許文正公遺書卷四……七五
《大學》直解……七五
許文正公遺書卷五……一一〇
《中庸》直解……一一〇
許文正公遺書卷六……一七〇
讀《易》私言……一七〇
陰陽消長論……一七八
揲蓍説……一八一
許文正公遺書卷七……一八五
奏疏……一八五
時務五事……一八五

立國規摹……一八五
中書大要……一八八
爲君難六事……一九〇
農桑學校……一九六
慎微……一九七
論樞密不宜併中書疏……一九九
辭左丞疏……二〇〇
汰冗官疏……二〇〇
論生民利害疏……二〇一
楮幣劄子……二〇二
更曆疏……二〇四

許文正公遺書卷八……二〇九

雜著……二〇九
子玉請復曹衛論……二〇九
辯説……二一〇
高凝字説……二一一
王生名字説……二一二
留別譚彦清序……二一二
吴氏《傷寒辨疑論》序……二一三
熊勿軒先生文集序……二一四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二一五
設祭器歌……二一六
祭鄒國公文……二一七
祭李生文炳文……二一七

許文正公遺書卷九……二一九

書狀……二一九
呈丞相辭左丞狀……二一九
辭免京兆提學狀……二一九
與人……二二〇
與仲晦仲一……二二一
與竇先生……二二二
與子聲義之……二二四
與子師可……二二四
與耶律惟重……二二五
答仲叔《家語》「亡弓」《論語》「予所否者」……二二六
與友人……二二八

與王濟川……二二八
與韓邦傑……二二九
與提學某……二二九
與李仲實……二二九
與孫謙甫……二三〇
與趙輔之……二三〇
與友人……二三一
與君瑞……二三一
與扈正之……二三一
與許仲常……二三二
與孫伯玉……二三二
與張仲謙……二三三
與文子貞……二三四
與吕伯充……二三四
與廉宣撫……二三四
與左丞張仲謙……二三五
論友人病症書……二三五
與李才卿等論梁寬甫病症書……二三六
與某郎中……二三七
留吴行甫疏……二三七
代李和叔與兄子……二三八

許文正公遺書卷十

稽古千文……二四〇
編年歌括……二四二

許文正公遺書卷十一……二四七

詩……二四七
古風……二四七
夢中得首一聯因補成之……二四七
觀物……二四七
遊黄華……二四八
有感……二四八
送竇清叔……二四九
梁侯壽……二四九
别西山……二五〇
讀《東門行》……二五〇
送姚敬齋……二五一

訓子……二五一
桃溪歸隱圖……二五二
和吴行甫雨雹韻……二五二
絶句……二五三
別友人……二五三
九日思親……二五三
中秋……二五三
偶得……二五三
登天王臺……二五三
謾得……二五四
宿卓水……二五四
大暑登東城……二五四
失題……二五五
風雨圖……二五五
題米南宫畫……二五五
題王治《雲山圖》……二五五
律詩……二五六
登東城……二五六
遊北觀……二五六
北門觀漲……二五六
憶賈君玉……二五六
病卧……二五六
不寐……二五七
戲學老杜去蜀……二五七
別友人……二五七
擬贈彦澤……二五七
秋雨思晴……二五七
喜秋晴……二五八
喜晴……二五八
子仁改冠……二五八
秋晴……二五八
趙氏南莊……二五八
夜雨……二五九
登城西故臺……二五九
病中雜言……二五九
繼人葵花韻……二六〇

中秋不見月次竇生韻……二六〇
秋霖初霽……二六一
遊孫氏別墅……二六一
病中有感……二六一
遊黄華宫……二六一
七月望日思親……二六二
春雪……二六二
題武郎中《桃溪歸隱圖》……二六二
贈竇先生行……二六三
謝梁安撫惠田……二六三
用行甫韻……二六四
晚步西溪……二六四
用吴行甫韻……二六四
九日思親……二六四
偶成……二六五
與李生……二六五
答董瑞卿……二六五
和姚先生韻……二六六
呈友人……二六六
六氣不用味……二六六
樂府……二六六
東館路中……二六六
夜寒……二六七
書懷……二六七
墾田東城……二六八
别大名親舊……二六八

許文正公遺書卷十二……二六九

授時曆經……二六九
步氣朔第一……二六九
推天正冬至……二六九
求次氣……二七〇
推天正經朔……二七〇
求弦望及次朔……二七〇
推没日……二七〇
推滅日……二七〇
步發斂第二……二七一
推五行用事……二七一

氣候……二七二
推中氣去經朔……二七五
推發斂加時……二七五
步日躔第三……二七五
推天正經朔弦望入盈縮曆……二七五
求盈縮差……二七六
赤道宿度……二七六
推冬至赤道日度……二七七
求四正赤道日度……二七七
求四正赤道宿積度……二七七
黄赤道率……二七八
推黄道宿度……二九〇
黄道宿度……二九〇
推冬至加時黄道日度……二九一
求四正加時黄道日度……二九一
求四正晨前夜半日度……二九一
求四正後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二九一
求每日午中黄道日度……二九一
求每日午中黄道積度……二九二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二九二
黄道十二次宿度……二九二
求入十二次時刻……二九三
步月離第四……二九三
推天正經朔入轉……二九四
求弦望及次朔入轉……二九四
求經朔弦望入遲疾曆……二九四
遲疾轉定及積度……二九五
求遲疾差……二九九
求朔弦望定日……二九九
推定朔弦望加時日月宿度……二九九
推定朔弦望加時赤道月度……三〇〇
推朔後平交入轉遲疾曆……三〇〇
求正交日辰……三〇〇
推正交加時黄道月度……三〇〇
求正交在二至後初末限……三〇〇
求定差距差定限度……三〇一
求四正赤道宿度……三〇一
求月離赤道正交宿度……三〇一
求正交後赤道宿積度入初末限……三〇一
求月離赤道正交後半交白道出入赤

道内外度及定差……三〇一
求月離出入赤道内外白道去極度……三〇二
求每交月離白道積度及宿次……三〇二
推定朔弦望加時月離白道宿度……三〇二
求定朔弦望加時及夜半晨昏入轉……三〇二
求夜半月度……三〇三
求晨昏月度……三〇三
求每日晨昏月離白道宿次……三〇三
步中星第五……三〇三
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去極度及半晝夜分……三〇四
求每日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去極度……三一八
求每日半晝夜及日出入晨昏分……三一八
求晝夜刻及日出入辰刻……三一八
求更點率……三一八
求更點所在辰刻……三一八
求距中度及更差度……三一八
求昏明五更中星……三一九
求九服所在漏刻……三一九
步交會第六……三一九
推天正經朔入交……三二〇
求次朔望入交……三二〇
求定朔望及每日夜半入交……三二〇
求定朔望加時入交……三二〇
求交常交定度……三二一
求日月食甚定分……三二一
求日月食甚入盈縮曆及日行定度……三二一
求南北差……三二一
求東西差……三二二
求日食正交中交限度……三二二
求日食入陰陽曆去交前後度……三二二
求月食入陰陽曆去交前後度……三二二
求日食分秒……三二三
求月食分秒……三二三
求日食定用及三限辰刻……三二三
求月食定用及三限五限辰刻……三二三
求月食入更點……三二四
求日食所起……三二四
求月食所起……三二四
求日月出入帶食所見分數……三二四
求日月食甚宿次……三二四

步五星第七……………………………………三三五
推天正冬至後五星平合及諸段中積
中星…………………………………………三三九
推五星平合及諸段入曆……………………三三九
求盈縮差……………………………………三四〇
求平合諸段定積……………………………三四〇
求平合及諸段所在月日……………………三四〇
求平合及諸段加時定星……………………三四一
求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三四一
求諸段日率度率……………………………三四一
求諸段平行率………………………………三四一
求諸段增減差及日差………………………三四一
求前後伏遲退段增減差……………………三四一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三四二
求五星平合見伏入盈縮曆…………………三四二
求五星平合見伏行差………………………三四三
求五星定合定見定伏泛積…………………三四三
求五星定合定積定星………………………三四三
求木火土三星定見伏定積日………………三四四
求金水二星定見伏定積日…………………三四四

許文正公遺書卷末……………………………三四六

附録前………………………………………三四六
太學古槐重榮圖……………………………三四六
國學事蹟……………………………………三四六
神道碑………………………………………三四九
本傳…………………………………………三五八
塋堂圖………………………………………三六五
祠堂圖説……………………………………三六七

許文正公遺書卷末……………………………三七〇

附録後………………………………………三七〇
名儒論贊……………………………………三七〇
祭文…………………………………………三七五
告從祀文……………………………………三七五
祭魯齋先生文………………………………三七六
安神位文……………………………………三七七
祭魯齋先生文………………………………三七七
詩詞…………………………………………三七八
題書院………………………………………三七八

謁祠堂……三七八
碑記……三八〇
贈謚碑記……三八〇
表章碑記……三八一
重脩祠堂記……三八二
重脩祠堂記……三八三
新鄭祠堂記……三八四
新鄭祠堂記……三八六
書序……三八七
《心法》原序……三八七
重刻《心法》序……三八八
《大學要略直説》序跋……三八九
《讀易私言》序……三九三
《授時曆經》序……三九三
思親亭附……三九四
思親亭記……三九四
科舉法附……三九六
科舉法……三九六
免差文附……三九七
蠲免儒籍差徭記……三九七

許文正公遺書補遺

補正文……三九九
一　語録……三九九
二　文……四〇一
謝惠荔枝巨石……四〇一
借風月軒……四〇一
與徐伯宏論學序……四〇二
三　詩……四〇三
辭召命詩……四〇三
題郭熙《扶桑曉日圖》……四〇三
補卷首、卷末附録……四〇四
一　譜傳……四〇四
魏國公通……四〇四
魏國文正公衡……四〇四
衎……四〇五
魯齋子……四〇五

魯齋孫……四〇六
魯齋曾孫……四〇六
魯齋玄孫……四〇七
五世孫……四〇七
六世孫……四〇七
七世孫……四〇八
八世孫……四〇八
九世孫……四〇九
二　制狀書……四〇九
中書左丞許公制……四〇九
許教官衡改授國子祭酒……四一〇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大使院事許衡妻
敬氏追封高陽郡夫人制……四一〇
論立魯齋書院……四一〇
論左丞許公退位奏狀……四一一
上許魯齋先生書……四一二
三　像贊……四一四
中書左丞許公真贊……四一四
魯齋先生像贊……四一五
魯齋先生像贊……四一五
許文正公像贊……四一五
贊……四一五
四　名儒論贊……四一六
薛文清公《讀書録》……四一六
五　詩詞……四一六
送魯齋先生南歸……四一六
挽中書左丞魯齋許公……四一六
輓許左丞魯齋……四一七
題許魯齋慰狄子昭亡子書……四一七
輦下曲一〇二首之六十四……四一七
許文貞公墓……四一八
拜許魯齋像……四一八
薛文清公讀思親詩次韻三首並序……四一八
膠東鄧中和詩……四一九
寧邑王璠詩……四一九

西蜀冷宗元詩……四一九
後學陶滄詩……四一九
清江彭綱題詩……四二〇
王韋《思賢亭》詞……四二一
張邦教又詞……四二一
謁許文正公墓……四二一
十二子詩……四二二
河内縣謁許文正公祠……四二二
謁許文正公祠……四二二
六　祭文……四二三
唐山李天秩祭文……四二三
玉田張儒文……四二三
七　記……四二三
魯齋書院記……四二三
三賢堂記……四二五
十賢祠堂記……四二八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四二九
奉元路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四三〇
四先生畫像記……四三一
魯齋書院記……四三二
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四三四
河内祠堂記……四三五
復許文正公祀田記……四三七
元魏國許文正公廟祀記……四三八
八　序跋……四四〇
《正學編》序……四四〇
題《魯齋先生遺書》後……四四二
題魯齋先生手書後……四四二
《魯齋許先生心法》序……四四三
魯齋先生《心法》後序……四四四
《中州名賢文表》原序……四四五
《中州名賢文表》附録……四四六
《中州名賢文表》序……四四八
《中州名賢文表》題識……四四九
《大學要略》序……四五〇
《魯齋先生集》序……四五〇

《許魯齋先生集》序……四五一
校刻魯齋先生《遺書》序……四五二
常德周鑑撰《許氏族譜》序……四五三
鄭王《稽古千文》敘……四五四
跋許魯齋先生《遺書》後……四五五
幸菴彭澤與河南巡撫都憲李充嗣書……四五六
河内教諭宰廷俊題……四五八
《讀易私言》提要……四五八
題《許文正公集》後……四五九
《許魯齋先生年譜》序……四六〇
書《許魯齋先生年譜》後……四六一
《許文正公遺書》題識……四六三
九　故事　軼事……四六四

校點説明

許衡（一二〇九—一二八一），字仲平，懷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人。幼有異質，喜讀書。避戰亂，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東館鎮，尋居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爲「魯齋先生」。後應蒙元選士之試，得占籍爲儒。居魏及蘇門，與竇默、姚樞爲友，相與論辯講習，慨然以道爲己任。元憲宗四年（一二五四），徵爲京兆教授，五年，授京兆提學，堅辭不受。元世祖中統二年（一二六一），授太子太保，改爲國子祭酒，辭以疾，還家，教授懷孟生徒。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復召至京師，議事中書省。三年，上疏陳《時務五事》。四年，復謝病還懷。六年，召與劉秉忠、張文謙等共定朝儀、官制。七年，爲中書左丞，彈劾阿合馬專權蠹政，世祖不聽，遂稱病辭職。八年，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主創國子學。十年，以改葬親喪謁歸。十三年，召議改曆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與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日測晷景，編定新曆。十七年，編成《授時曆》。以疾請還懷。十八年三月，卒於家，年七十三。謚文正。元仁宗皇慶二年（一三一三），詔與宋九儒一起從祀孔子廟廷。事見元歐陽玄撰《神道碑》、元耶律有尚原編、經後人增補改編的《考歲略續》、《元史》卷一百五十八本傳、清鄭士範編《許魯齋先生年譜》等。

許衡積極主張元朝統治者實行漢法，以修德、用賢、愛民爲統治之本，主張製定一套選拔、任用、監督、考核人才的制度，並重視發展農桑，大力興辦學校。他參與製定朝儀，建立官制，編訂曆法等工作，且敢於犯顔直諫，有元代「魏徵」之稱。其思想學説基本上以程朱理學爲宗，又有進一步的闡發，有和會朱陸的傾向，在宋明理學間起到了過渡

和橋梁的作用。他特别强調躬行實踐，一生踐行所學，並以之施行於家人、學徒。許衡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從事教書育人，有着豐富的教學經驗、独到的教育思想及實用多樣的教育方法。元眉山劉公稱贊他「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明儒薛瑄則稱之「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許衡一生著述見於記載者有多種，大都爲後人整理重編，版本較多，各種版本的書名、卷數也不同，内容互有多寡出入。自元代起，就既有單行本，又有合集本流傳，但著作的單行本很多並未流傳至今日（詳參拙文《許衡著述版本考》，見《國學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六月）。先以合集本爲主，對其著作的版本源流略加闡述。

許衡合集的最早刻本當是元大德十年（一三〇六）安成尹蘇顯忠刻本《魯齋遺書》六卷，今未見。明蘇州劉昌提學中州時，於成化初編刻《中州名賢文表》三十卷，其中許衡的著作即據此本「重加訂定」而成。劉昌刻本今爲《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收録（下簡稱中州本）。《中州名賢文表》還有清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宋犖授錢塘汪立名重刻本，今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鴻文書局石印本（下簡稱光緒中州本）均從此本而來。

明成化十年（一四七四）倪顒刻《魯齋遺書》。據倪顒序，其任懷慶府知府時，以魯齋六世孫許綸所藏元大德十年刊本的一個寫本，與從河内知縣王濟安處購得的刻本校勘後刻成。國家圖書館現存有《魯齋遺書》六卷，四册，是原鐵琴銅劍樓藏書。此本並無倪顒序，不清楚其把此本定爲「明成化十年倪顒刻本」的根據爲何。

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刻《魯齋全書》七卷。此本根據《魯齋大學》、明初所編成的《性理大全》中輯出之《語録》、《家譜》、《魯齋遺書》等，由魯齋七世孫婿郝綰、河内縣儒學教諭宰廷俊編成，懷慶何塘校正，河内知縣關西高傑刊行（下簡稱高傑

本)。日本寬文九年(一六六九)刻本即是翻刻此本。

明嘉靖四年(一五二五)蕭鳴鳳刻《魯齋遺書》十卷(下簡稱蕭本)。此本所用底本即高傑刻《魯齋全書》,經應良重編,何瑭校正,蕭鳴鳳重校,增入了韓士奇刻本《魯齋心法》(即卷二語録部分)及《大學直解》、《中庸直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集部別集類十九著録此書,並録有蕭鳴鳳序後題識及每卷目録,然文淵閣、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所據實爲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怡愉刻本。

明嘉靖九年刻《魯齋先生集》六卷。此本根據許衡七世孫許泰和所持舊集,經康海編次而成,與其他合集本編次、内容多所不同。據元歐陽玄所撰《神道碑》,當時還有名爲《魯齋集》的許衡著作行世,此本或由此而來。嘉靖三十九年裔孫許世道刻本即據許泰和本重刻(下簡稱嘉靖本)。清康熙四十七年正誼堂刊本《許魯齋先生集》六卷(下簡稱正誼堂本),從許泰和本而來,但只録文而無詩及樂府,係其節本。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正誼書局重刊本,是重新校勘刊刻康熙本而成,《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即是此本。

明萬曆二十四年刻《魯齋遺書》十四卷(下簡稱萬曆本)。此本是怡愉利用成化倪顒刻本、正德高傑刻本、嘉靖蕭鳴鳳刻本等不同版本校讎、訂補、去重而編成。影印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所收《魯齋遺書》即據此本,文淵閣本從分卷到内容、文章次序與此本完全相同,文津閣本則只收録前十一卷。兩種《四庫全書》本在内容、字句方面皆有大量篡改,錯漏亦頗多。萬曆本又有雍正年間修補本十四卷(下簡稱修補本),補刻了相關的序、記、碑文、詩歌六篇,並挖去違礙字樣。

清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刊《許文正公遺書》十四卷。此本是由懷慶府知府布顔主持,在許衡裔孫許天禕等所進家藏本基礎上,採輯諸本,勘正訛誤而編成,是收録許衡著作最全的一種版本,正文十二卷,包括《語録》、《小學大義》、《大學要

略》、《大學直解》、《中庸直解》、《讀易私言》、《陰陽消長論》、《揲蓍説》、《奏疏》、《雜著》、《書狀》、《稽古千文》、《編年歌括》、詩詞、《授時曆經》等。卷首、末各一卷，主要包括元至清所刊刻許衡著作的舊序，元代所頒佈的詔告，有關許衡生平事蹟的《考歲略續》、《國學事蹟》、《神道碑》、《元史》本傳以及同時代人和後人的論贊、詩詞、碑記、祭文等，也包括其塋堂圖、祠堂圖。書中所載内容，深刻地反映了許衡在政治、哲學、教育等各方面的思想。雖有個别地方因避諱、忌諱而改字、删字，但此本經過精心校勘編排，從卷首至卷末，都補充了許多他本未收録的内容，他本誤收文字則一概排除。其中《語録》部分與他本編排次序完全不同，又補充了他本所漏收的見於《性理大全書》的兩段語録，内容也多於他本，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詳參拙文《許衡「語録」流傳辨析》，見《元代文化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三月）。此本卷八所收《熊勿軒先生文集序》，他本皆未載録，四庫《勿軒集》提要已考證此序非許衡所作，實爲誤收。而語録部分某些條目與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等書内容重複，唯字詞略有差異。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六安求我齋刊本（見《洪氏唐石經館叢書》，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下簡稱京大本）、光緒十三年刊本（見《西京清麓叢書》，上海圖書館藏，下簡稱上圖本）皆據此本校刻，但内容有所增删，錯訛較多。現流傳的一九八五年四月家鄉影印本《許文正公遺書》亦據此本影印。

許衡著作的單行本較重要而又流傳至今的有：

《讀易私言》，元代已有單行本，元蘇天爵《國朝文類》卷四十四即收録此書，又有《説郛》本、《通志堂經解》本、《學海類編》本、《四庫全書》所收兩江總督採進本等。

《大學要略》，元代有陳鈞刊本、達嚕噶齊托爾齊刊本，今未見。至明代，有成化八年（一四七二）新安洪寬刊本，由陳鈞本而來，成化十六年吉府據

洪寬本重刊，收在國家圖書館藏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本之前（下簡稱成化本）。正德十三年又有郝綰刊本，今未見。

《魯齋心法》，有至元六年潁川馮士可刊本，永嘉陳剛爲序，明正統六年（一四四一），鄭州知州溧陽史彬據此本之抄本重刊，正德二年，梅純又據史彬刊本抄入其所編《藝海彙函》中，今藏南京圖書館（下簡稱陳序本）。此書又有嘉靖元年韓士奇刊本，係據正德十五年知懷慶府時所得寫本《心法録》刊刻。萬曆四年，明宗室鄭王朱厚烷據韓刊本校正重刻。清康熙四十四年，許衡第十二代裔孫許士毅又據鄭王刻本重刻，今藏南京圖書館（下簡稱康熙本）。而今所見傳本大都由韓士奇本而來，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簡稱清抄本）、日本重刻本等。

此次整理許衡集，以乾隆五十五年刊《許文正公遺書》爲底本，校以上述諸本中標有簡稱者，還參校了唐陸贄《翰苑集》（《四部叢刊》影宋本）、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程頤《伊川易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張栻《癸巳孟子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包恢《敝帚稿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元蘇天爵編《元文類》（《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至正本）、《元名臣事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元虞集《道園學古録》（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永樂大典》（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影印本）、明宋濂等《元史》（中華書局點校本）、明楊士奇等《歷代名臣奏議》（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薛瑄《讀書録》及《敬軒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羅欽順《困知記續録》（明萬曆刻本）、明王鴻《薛文清公行實録》（明刻本）、明曹于汴《仰節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周立編輯《高太史鳧藻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正統刻本）、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乾隆刻本）、清朱彝尊《經義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清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康熙三十年徐乾學刻本)等。

此外,筆者又從歷代流傳之許衡著作的不同版本及其他各類文獻中輯出底本所無的許衡詩文及相關資料若干,作爲補遺,單獨編爲一卷,分爲「補正文」與「補卷首、卷末附録」,按類别,每類以出處先後爲序,適當考慮内容,列在原集之後。

校點者　許紅霞

聖祖仁皇帝贊

大儒之生，與君相等。
應運乘時，月輝日炳。
出處皦然，頑廉懦警。
致君澤民，非竇非徑。

御論理學源流

性理之學，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淵源。同時如張、如邵，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從遊如呂、如楊、如謝、如尹，又相與賡續而表章之。朱子生於其後，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是非，然後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術一歸於正焉。宋、元諸儒，皆所流衍之支派。宋之真，元之許，則其最醇者也。

康熙五十六年春二月。

乾隆御製祭文[1]

維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帝遣戶部右侍郎伍齡安，致祭於元儒許衡之墓，曰：「惟爾性姿穎異，學術真醇。識不囿於時師，早負過人之目；功必要於實踐，蔚爲名世之材。曳組中書，君相傾心於王政；授經國學，生徒引領於儒宗。考天象以授人時，正積年之差忒；定朝儀而立官制，開一代之規模。遺烈未湮，追崇宜厚。朕升中俊嶽，考道滎河，經梓里而念前徽；徘徊古跡，望塋堂而懷令範。寤想餘風，爰命有司，恪脩祀事。神其不遠，尚或來歆。」

[1] 標題原無，爲校點者所擬。

御製古槐重榮詩并序

黌宫嘉蔭樹，遺蹟緬前賢。初植至元歲，重榮辛未年。奇同曲阜檜，靈紀易林乾。徵瑞作人化，符祥介壽筵。高柯應芹藻，翠葉潤觚編。右相非誇繪，由來事可傳。

國學古槐一株，元臣許衡所植。閲歲既久，枯而復榮。當辛未一枝再茁之初，適慈寧六旬萬壽之歲，槐市諸生傳爲瑞事。大學士蔣溥繪圖以紀，曾題六韻卷中，監臣觀保等請勒石講堂，垂示久遠，書以賜之。

乾隆己卯長至月。

御製批鑑闡要

《續綱目》因許衡病革戒子之語，遂於其卒不具官，實乖書法之正論者。或謂衡不當仕元，削以示貶；或謂元不得而臣之，變例不書。二説皆悖於理。夫衡未爲宋臣，仕元並非失節。需才擇主，遇合自然，有何可貶？而既已身膺膴仕，食禄登朝，本非肥遯鳴高，又豈得違君臣定分？二説之謬，固不待辨自明。至衡之於元，聞召即往，且云不如此則道不行。乃既得志行道，忽於易簀時，悔其平生不能辭官，死後囑勿立碑請謚。此非彌留亂命，則是後人曲爲之説。衡故名儒，不應前後矛盾若此。特改書官爵，以糾《續綱目》之失，且摘諸家曲説，闢而正之。

乾隆三十二年歲次丁亥。

重刻《許文正公遺書》序

蓋聞聖賢之道有傳人，則將爲一世開治平之運；儒者之功存著述，則將爲百代崇正學之規。至其澤被當時，教章來世，則皆有遭逢運會，不容預擬而俟其自至者焉。元儒許文正公，因程朱之學以得乎孔孟之傳。蓋真知實踐，革弊從先。由小學之規，積而究夫身心性命之微；由慎獨之功，充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藴。所謂「其學純，其行篤，條理精密，規模廣大，朱子之後一人者也」。于時遭際元世祖入繼大統，徵召頻仍，所以「待之之心極誠」，所以「接之之禮極厚」，所謂「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遭遇若斯者也」。説者謂中統、至元之間，兵革初定，使非文正公明聖學，陳王道，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則學術人心，末由一正。蓋今讀其對御之言，以及《時務五事》，責難陳善，秉正嫉邪，而通達國體，切中時事，一袪儒者空虚無用之弊，固與語録、經書諸解炳若日星者也。及用爲國子祭酒，則又寔能教育人才以爲國用。其遺風餘烈，至今不絶，所以嘉惠後來者，可不謂厚焉！顔生長北方，自少即嘗敬服公之遺教。迨甲辰之歲，恭膺寵命，來守覃懷。視事之始，瞻拜公祠，見其頽圮，飭而新之。而公之裔孫天禕等，復進請校勘公書。竊惟公之遺言，固不可不力爲從事，而顔于其中又有深幸者焉。今日者，聖天子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名賢著述，在在表章。前于十五年秋，巡幸中嶽，道過懷境，特遣專官諭祭公墓，

謂爲名世，韙以儒宗。天語褒崇，士林欣躍。斯乃曠代之奇遇，萬世之榮觀也。重于辛未之年，太學古槐重榮，閣臣繪圖紀瑞，更蒙宸翰緬厥前徽。載逢近年，開四庫館，儒臣採輯全書，條其篇目，我皇上悉加欽定，而文正《遺書》遂得抄寫進呈，恭蒙御覽。藏諸玉府，弆在琅函。斯非尤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惠也乎！蓋公之遇至是而愈奇，而公之澤將至是而愈博矣。然而公之《遺書》行于民間者，訛誤特甚，讀者難之。因爲合勘諸本，咸爲是正。更爲博稽記載，集成專書。雖不足有益于前賢，庶幾少便于來學。而更願世之讀者，因文正之書以觀聖賢之道，推文正之意以究儒者之功。于以輔翼世運，黼黻隆平，顧不偉歟！而許氏子亦庶幾勉紹遺風，用傳家學以共期于不朽，則尤區區之心所企望也。夫是爲序。

乾隆五十三年歲次戊申六月穀旦，❶中憲大夫、知懷慶府事、署河北兵備道、燕山後學布顔序。

❶「穀」，原作「穀」，據京大本、上圖本改。

舊序

嘗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❶故生偉傑之才，以輔英明之主，見之事業，發爲文華，實關世運。夫豈庸庸碌碌、剪裁章句所可同日語？皇元泰宇肇開，群英異弼。一時麟鳳，同贊雍熙。魯齋許公，以布衣儒生上結主知，於是罄其所學，吐露忠赤。作爲《奏議》五篇，規模宏遠，言辭正直，條陳利害，展布經綸。肯綮中節，如庖丁之於刀；音奏和諧，如稽、阮之於琴；矢不虛發，如由基之於弓；步武馳驅，如駟馬駕車，王良、造父爲之後先也。使人讀之，金聲玉振，尚可想見。中齋蘇公來牧安成，既以先生《大學撮要》鋟梓，暇日，復出《遺稾》，爲天下公器，將廣其傳，使寰海内之民，欣覩聖朝文物之盛，其於後世脩齊治平之道，豈小補哉！

大德九年十月朔，眉山後學楊學文拜手書。

元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覃懷人也。其道德文章，前賢贊之至矣。先生有《遺書》六卷，梓傳於世。其板在陝西學宫，邇來不復印行，想多脱落。成化辛卯，顒承乏來守是郡，即拜謁於先生祠下。既而訪求遺書，先生六世孫邑庠生綸出示是書寫本，而字多訛舛。又訪於致仕西安府同知、河内王

❶「禎」，原避清世宗諱作「正」，據高傑本、萬曆本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君濟安，購得其刻本。適鳳翔府學致仕教授脩武韓君俊在家，遂托其校正，俾寫、刻二本參互考訂於其閒，書頗可觀。又幸遇巡撫都堂楊公、提學憲副陳公作興中州文教，顒遂謀諸同寅，命工鋟梓，以廣其傳焉。成化甲午夏四月吉日，懷慶府知府後學嘉禾倪顒頓首謹識。

魯齋許文正公，元大儒也。其道德功業，天下固已景仰而佩服之矣。獨其遺書散落，久未萃其全。正德丙子，欽差巡撫河南地方右副都御史西蜀梧山李公檄下有司，令表彰先賢。戊寅，欽差總制軍務、太子少保關中幸菴彭公致仕，❶過河南而慕之，因以蒐集《魯齋全書》相託。巡撫公乃以命河内縣尹平凉高侯傑，始屬魯齋七世孫婿四川按察司副使郝先生玉卿，未竟而玉卿卒，乃屬縣儒學教諭宰先生廷俊。既成書，乃屬瑭校正，謹爲序其顛末，以見《魯齋全書》之集出於二公之意云爾。至魯齋之格言至論，所以啟迪來哲、垂訓後世者，則讀者當自得之，不待贊也。

正德戊寅秋八月六日，鄉後學何瑭序。

魯齋先生之學，實由尊信朱子而有所開發。至其篤志力行、玩心高明、遭世多故、參驗物理所自得者，亦多矣。在元之時而有先生者出，雖志不得大行，然表彰遺經，開倡絕學，使天下後世尚有所承藉，譬之窮冬沍寒，春意復生，其有功於彝教，何其偉歟！正德閒，宮保幸庵彭公嘗寓書於巡撫河南今司馬梧山李公，求先生之遺書，

❶「仕」，高傑本作「休」。

刻置覃懷。嘉靖甲申，巡撫大中丞亹齋王公繼臨河南，彭公書至，且謂前刻尚多訛闕。於是公命鳴鳳重校焉，遂再刻於汴庠。竊觀彭公之崇重此書，可謂至矣。而二公之意，前後響應懸合又如此，蓋當世大人苟留心於彝教，則於先生之言，固不容於不傳。況是邦者，先生桑梓在焉。振起流風，必是焉始，又庸非政體之所當先乎？今去先生踰二百祀，六經四書之流布且徧於天下矣。然尚惜夫士之誦習，乃不過爲利禄計耳。質美者非不多也，求所謂德性用事，則莫之講；矜持者非不有也，至嚴於理欲之判，則未之聞。故雖談王説霸，亦與身心無相干涉，固宜所趨之日卑也。是豈先生之所開倡，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耶？抑學校之所培養，未得先生之意，故士之無志者多耶？夫速化之利易趨，而沉潛之味難得。苟非内悦於心者有足以勝紛華之習，則於取舍之幾亦難乎其爲力矣。然則讀先生之書，要必爲先生之學；爲先生之學，要必有先生之志焉。斯可以無負於先生乎！書刻既成，鳴鳳因敘三公崇重之意，且願與同志者相激勸焉。

鳴鳳方校是書，適予友應内翰元忠奉使過汴，因得就正焉。元忠謂舊本次第似有未當，乃重編如左。續得《心法》并《大學》、《中庸直解》，俱以次增入。舊本訛舛甚多，當正無疑者，今即改正；有可疑者，不敢輕改，恐相去益遠也。舊本名《魯齋全書》，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逸，未敢謂之「全」也，故更名《遺書》云。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朔旦，後學蘭陵蕭鳴鳳拜手書。

不佞少時嘗閲魯齋許先生《語録》，私竊愛而玩之，高山仰止，蓋欽欽然引領天壇王屋素矣。比年奉命守河朔，頓轡覃懷，實惟先生故里，延見士大夫暨郡邑子弟，率彬彬文質交孚。竊以是窺先生過化之深，而又嘆先生之高標駿烈，歷數百年如新也。嗚呼盛哉！已而郡司理怡君購求遺集若干卷，謀諸郡守江君付之剞劂，用以永爲後學程式。其於翊道覺民，所裨益良厚。不佞樂觀成事，迺僭爲之言曰：

夫道之明也，豈不以人哉？第明道於道明之日易，明道於道晦之日難。矧天地否塞，冠履變置，于此有人焉出，其言以開太平、繼絶學，俾聖人之道不墜，豈不尤難之難哉！❶粤自灰冷秦坑，苔侵魯壁久矣。夫大道之隱也，雖漢儒討論，稍闢洪荒，而逐末沿流，頓忘源本。洎有宋程、邵諸夫子崛起伊洛，倬然擅理學名宗。考亭繼之，聖學始章章著明於世。宋室衰微，❷中夏淪夷，❸仁義禮樂之教蔑如矣。❹先生挺生其時，慨然以斯道爲己任，由其造詣精純者而發揮于事業文章，齊治均平，歸根誠正。用能俾鱗介衣裳之會，❺猶得以引堯、舜、周、孔之緒於一髮千鈞之閒，可不謂難乎？故循其言，即中材之士可與入道，而極之即洙泗淵源。其大旨率不外此。程、邵之統，先生實身之矣。不佞嘗謂天地中和之氣萃於豫，方自河洛呈圖，羲畫肇作，而道始有攸屬。以故繼統於聖遠言湮之日，亦惟豫産，

❶「矧天地」至「難哉」，原脱，據萬曆本補。
❷「宋室衰微」，萬曆本作「宋失其鹿」。
❸「中夏淪夷」，原脱，據萬曆本補。
❹「義」、「樂」，原作「慈」、「讓」，據萬曆本改。
❺「由其」至「之會」，原脱，據萬曆本補。

而它無預焉。是先生者，固天所篤生爲斯道計，而遭際胡元之季，❶則先生之不幸而斯世之幸也。夫士也，涵濡先生之文以溯程、邵之統，而因以演繹堯、舜、周、孔之緒，傳之無窮，然後知先生有功於聖門，有大造于中夏高厚悠久，❷有未易以尋常幅度論者在焉。彼其嘵嘵然求多于先生者，❸無亦弗思焉耳乎！不佞是用深嘉兩君之舉，而不能以不斐默然也。兩君治理超異，有聞於時。所志所學，偉然皆古人與稽者。不佞相與觀摩，幸甚。輒因是而明徵之云。

萬曆二十四年孟春朔旦，❹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河北道、左參議、前禮部郎中蒲坂華岑張泰徵序。❺

蓋今之譚道脈者，輒推宗許魯齋先生，云：「先生以儒術鳴於元，時丁冠履易置，吾道晦蝕，而先生獨以斯文自任，❻俾學者得覩周、程、張、朱之書，以尋六經、《語》、《孟》之旨，其有功於世教甚鉅。」惟茲覃懷，實爲先生故里。先生所著《語録》，寓内人士業已家寶笈而户錦笥矣。第簡編舊分爲三，或此有而彼無，或此無而彼有，參差魚豕，不便觀覽。司理慕溪怡君攝郡之暇，迺正其訛謬，彙并爲一。某不佞，承乏是邦，樂觀其事之盛也。不揣僭爲之序，序曰：

惟道術之壞也久矣。卑者沿末流而忘本源，究且有訓詁之病；高者談德性而泊

---

❶「而遭」至「之季」，原脱，據萬曆本補。
❷「有大」至「悠久」，原脱，據萬曆本補。
❸「嘵嘵」、「求多于」，原作「冒冒」、「妄誣夫」，據萬曆本改。
❹「曆」，原避清高宗諱作「歷」，據萬曆本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❺「左參議」至「郎中」，原脱，據萬曆本補。
❻「丁冠」至「自任」，原脱，據萬曆本補。

糟粕，敝則入禪乘之門。孰有能獨窺大旨、翼聖道於如綫之餘如魯齋先生者哉！不佞嘗讀先生書，謂先生之於道統，可稱正脈。彼其章分而句櫛之，豈樂詳哉其言之乎？竊計先生一時以道德文章自命，如吳草廬先生，曾倡爲主静之譚。先生慮道之不明，而學者病朱，併以病吾道，是故推明衍繹而詳著其説。意曰：吾明吾道，止矣，而不虞後之人以我爲支離多言也。夫多言，非真能害道也。言多而道可明，則有言何病？惟略章句而語性命，甚則抉精智海，取辟員通，於是道始爲天下裂矣。方今天下，寧無有習孔、孟、程、朱之書而高譚性命之學者乎？童而習之，長而背之；陽而尊之，陰而棄之。蹶跌欠伸，則曰「未發之中」；傴僂舒緩，則曰「主一之敬」。貿貿乎如黎邱丈人，惑於其似而竟忘其子之真也。夫託宿蘧廬者，則當指以還家之樂矣。客有之燕，而南向乎郢，必告之曰：「此非適燕之路也。」先生此書，固儒學之歸宿，而岐路之指南也。諸人士試取而誦習焉，有不茫然失、恍然悟、卓然見彼之非而信吾道之爲是者乎？是則怡君重刻之意，而亦不佞嚮往之初心也。諸人士其尚勖之哉，其尚勖之哉！

萬曆二十四年仲春之吉，中順大夫、懷慶府知府、前户部郎中棗强江學詩序。

自承寵建章，分司直之符，愉不佞之得有此懷州也。爰書之暇，輒訪名賢而私淑之，於勝國得魯齋先生焉。先生以理學鳴于冠履倒置之日，❶而周、程、張、朱之學賴

❶「于冠」至「之日」，原作「世」，據萬曆本改。

以續明。顧瞻遺像，欽式予衷。聞索其遺稿而讀之，則漶漫分裂，有自故府者，有自分垣者，有自郡治者。重複疊出，訛漏不倫。《家訓》、《語録》，顛抄失序，❶讀者病之。乃力覈校讐，芟其更疊，補其紕漏。❷始於壬辰，迄於乙未，蓋盡三寒暑乃竣事，稱成書，設貲梓之。嗟夫！不佞非能自爲書也。論次格言，古有附於述者，不佞又述之未能，獨其明行慕古，耽耽有心，則於何乎寄？無亦惟是紀載微言，尚論而次第之，足發吾思，豈曰空談？談備矣。有閲者，知予心而已。又非謂心盡於糟粕，空取糟粕而梓之，曰傳心也。夫子曰「事大夫之賢者」，邦大夫之賢，孰與先生？不得事其人，猶事其言，事其言者，讀其書，讀其書者，豈忍坐視其書之漶漫分裂而不爲之釐聚之？故夫梓之者吾心，在先生，盡吾心焉耳。若曰讀先生之書，即得先生之心，則不佞豈敢？

萬曆二十四年季春吉日，賜進士第、文林郎、懷慶府推官、涇陽怡愉謹書。

集群聖之大成者曰孔子，孟氏子輿私淑而亞於聖者也。集群儒之大成者曰朱子，魯齋先生私淑以成其儒者也。孟子去聖人之世未遠，而先生之生，距朱子之没亦不過數年。議者謂先生之時之遇，適與孟子合，而先生實慨然以孟子自任。故其對世祖，即述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而與權臣阿合馬論事，則持正不肯少屈。於王文統之言利，直

❶「抄」，原作「秒」，據萬曆本改。
❷「漏」，原作「繆」，據萬曆本改。

以義爭之。其巖巖氣象，亦有與孟子相彷彿者。若夫以王道望其君，合則留，不合則去；與夫爲太子師，恐坐講難行，不就職。其難進易退之間，又庶幾乎與孟子有合也。❶故先儒謂先生之出處合道，由善學孔子得之。余謂先生之善學孔子，由善學孟子得之者也。雖然，先生有言：「吾於小學、四書，敬之如神明，畏之如師保。」夫以先生之敬畏四書，是敬畏孔、孟也。先生之敬畏小學，是敬畏朱子也。舍小學何以至大學？舍朱子何以至孔、孟？乃知先生之善學孔、❷孟，又自私淑朱子得之也。世有善讀先生之書者，論其世以友其人，考其言而師其行，且敬且畏，亦如先生之於四書、小學也。於以私淑先生，無難矣。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謹識。

儀封張大中丞以元老巨儒來撫吾閩，設講舍，延文士，輯先儒遺書，次及《許魯齋先生集》，正朔奉以卒業，作而言曰：自孔、孟以來，理學莫盛於宋，濂洛關閩之派，指不勝屈。降而至明，薛敬軒、胡敬齋諸先生亦接踵起。❸若元，獨先生一人，當程朱氏之風寢微而卓然自立，繼先賢之墜緒，譬如支大厦以一木，明孤月於中夜，非名世真儒，孰能與於斯？先生涵泳聖涯，慨然以道爲己任。避亂轉徙，所至從遊日盛。遇知元世祖，屢辭要職，惟爲國子祭酒，則喜

❶「與」，正誼堂本作「於」。
❷「乃」上，正誼堂本有「夫」字。
❸「生」，正誼堂本作「正」。

曰：「是吾事也。」教人專以小學、四書，不尚文辭。去後，弟子服教弗衰。及退老於家，太子使人慰之曰：❶「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嗟夫！彼以先生存則道存，惡知先生往，道不與俱往乎？嘗覽其《遺書》、《奏議》、《説書》、《雜著》諸篇，抑邪説、扶正道，皆悲天憫人而覺世之所爲作也。先生在太學時，手植二樹於廟庭中，迄今列峙，與先生俎豆並垂不朽。吾輩望之且肅然斂容，必恭敬止，而況先生手著之書！持天人之會，繼絶學以示來者。中丞公方倡明斯道，闡宋明儒脈，上逮孔、孟，而烏得不爲表彰以公諸世？正朔老矣，學殖荒落，豈能與文章之觀？然而聞風興起，羹牆如見，則斯集也，獨能已於私淑乎哉！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晉江後學陳正朔序。

❶「慰」，正誼堂本作「謂」。

許文正公遺書卷首

許文正公燕居像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凉。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彦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元王文忠公磐贊❶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摳衣，寒泉之湄。張皇幽眇，鰲析毫絲。如皐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閫域，遂升堂基。横經胄監，衿佩鏘如。既祛其人私，牖其天彝。釋其偏岐，挽其九衢。德成財達，昭用於時。黼黻帝治，甄陶

❶「王文忠公」，京大本作「翰林學士王」。

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明宋文獻公濂贊❶

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❷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明薛文清公瑄贊❸

猗歟！夫子以顏子之質成孟子之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深有合乎孔氏之遺風。其爲人也，忠信篤敬；其爲論也，博大淵通。他如奏議之剴切，技藝之精工，有以見仁人之用心，而得道者之不窮。余嘗有論云「春秋之時可以無顏子，戰國之時不可無孟子」。以是歸之，夫子將毋同。

康熙九年秋，清潤白壽宸贊。❹

元朝詔誥

咨爾許衡，天資雄厚，❺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閒，深得聖賢之奥。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爲盜者畏王烈之知。所在向風，真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揀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幃前，

❶「宋文獻公」，京大本作「後學宋」。

❷「弘」，原避清高宗諱作「宏」，據萬曆本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❸「薛文清公」，京大本作「後學薛」。

❹「白」上，京大本有「後學」二字。

❺「雄」，元蘇天爵《元文類》卷十一作「雅」。

有傳授之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喪斯文，以弼予治。主者施行。

中統二年九月。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奸志靖於熙朝，辭禄不忘於耕野。迎推日策，明曆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鈞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爲裕考之賓師，宜副慈皇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玄扃。❷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正。既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頒。上期有知，服茲無斁。可贈榮禄大夫、司徒，謚文正，主者施行。大德元年十月。❸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質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己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户外之列屨。達

❶ 此篇《元文類》卷十一載作者爲楊果，題作「許衡爲懷孟教官制」。

❷ 「玄」，原避清聖祖諱作「元」，今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❸ 此篇元周南瑞編《天下同文集》卷一題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大使院事許衡贈榮禄大夫司徒謚文正公制」。

簡在帝心者，率多承弼。❶ 窮固守師説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皋，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説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震擊；青臺治曆，本於筴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虖！在爾身有垂没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龍章於下地。❷ 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謚文正，主者施行。

至大二年。❸

魯國有真儒，實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於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特示崇褒。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静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中饋，孝克奉乎旨甘。逮貴被展衣，儉猶親於澣濯。惟我宗工，盡贊襄之道；由爾内助，秉柔正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庯視茅封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啟迪於後人。可贈魏國夫人，主者施行。

至大二年。❹

❶「承」，中州本、京大本作「丞」。
❷「龍」，中州本作「寵」。
❸ 此篇中州本署作者爲姚燧，題作「左丞許衡贈官制」。
❹ 此篇元蘇天爵《元文類》卷十二署作者爲鄧文原，題作「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考歲略 續

己巳，金永濟大安元年此行實《金史綱目》所紀，《神道碑》、《元史》本傳作「泰和九年」，蓋據年前故主已頒之曆與。九月□日，《神道碑》作「丙寅」。按：宋、金、元史九月無斯日。許公生。公諱衡，字仲平，覃懷河內人也。父通，以避地故，流寓新鄭陽緩里而生公。幼有異質，賦性端愨，與群兒嬉，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遺日，豈能爲之師乎！」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亂後，公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年十餘，有道士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當爲命世大賢，人間富貴不足道也。但兩額頗暗，清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而見之。」

甲申年，一十有六。舅氏適典縣史，從受吏事。參摭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辦，因見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及見公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日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時歲飢，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公聞人有書，即往求觀，其父危之，每與俱往。嘗從日者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凡三往就宿，鈔歸。讀之，即能有所開悟。由是刻意墳、典，欲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

行，必質諸書。雖備極艱阻，亦未嘗稍廢學焉。

壬辰八月，蒙古師次新鄭。九月，公爲游騎所得。《九日思親》五言絶句詩，疑此時所作。引義曲譬，卒免於難。時年二十有四。

癸巳，年二十有五。是歲蒙古滅金，河北稍定。北往渡河，由河陽有「梨雖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之語。東去，隱岨崍山，始得王弼《易》註，晝誦夜思，身體而力踐之。既轉魯寓魏。今大名府故城。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

丁酉，蒙古太宗九年，遣官按儒士於河朔，魏人力勸應試。時年二十有九。既中選，占籍爲儒。留魏三年始還懷。

庚子，年三十二。由懷入洛，求弟衎，得之。因懷政暴虐，又東去，隱居大名。垂絳講論，學者翕然歸之。時肥鄉縣名，隸廣平府。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謚文正。亦隱於魏，與語，深加敬遇焉。

壬寅，年三十有四。時柳城隸永平府。姚樞字公茂，謚文獻。棄官隱居蘇門，在衛輝府輝縣治西北五里。傳授趙復字仁甫，湖北德安府人。宋末講學江漢之上，學者稱爲江漢先生。蒙古陷其城，獲之，命主燕京太極書院。伊洛之學。公詣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及《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一一手寫。還魏，聚徒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時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迎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而公亦旦夕精

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公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飢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書，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全文，亦病其太多。

戊申，著《揲蓍説》，時年四十歲。

己酉，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公於《書》、於《易》尤多致力。有《讀易私言》一卷。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右庚子至斯，俱館大名，所謂「又十載，羈棲古魏城」是也。

庚戌春，自魏力疾還鄉里。年四十二。過衛，聞懷之政猶虐，遂移家蘇門，與姚樞、竇默日事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星曆、兵刑、食貨之類，靡不研精，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

甲寅，憲宗四年，徵爲京兆教授。時世祖龍潛藩位，以河南、關中湯沐之地，命廉希憲爲宣撫使。希憲嘗造公廬，諮訪治道。繼思所以化秦人，遣使徵之，公自蘇門避於大名，使者訪焉，乃偕往。

乙卯二月朔，詔以公爲京兆提學，時年四十有七。從廉希憲請也。公屢辭，不許，仍詔頒俸給之。力拒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也。時著《小學大義》以教學者。後世祖南征，始還懷。

庚申，世祖中統元年，帝即祚開平，詔公，時年五十有二。乘驛北上。按：丙辰，憲宗六年，世祖在潛邸，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崗，遂城焉，號曰「開平」。至是，世祖即位於此。迨甲子，至

元元年，世祖遷都於燕，號曰「中都」，以開平闕庭所在，號曰「上京」，亦曰「上都」。至元八年，復加號「燕京」，爲大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務農，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帝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初公北上，道謁劉静脩先生。劉謂之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静脩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辛酉，年五十三。三月，詔自燕至開平。帝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曰：「犯顔諫争，剛毅不屈，許衡其人也。」故有是召。時王文統字以道。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公與姚樞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主，文統患之。且竇默與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謚文康。復於帝前面斥文統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懌而罷。文統益憾之。五月，本紀作八月，誤。奏授姚太子太師，竇太子太傅，公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内實不欲其備顧問也。公毅然以爲不可，乃與姚、竇懷麻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改授姚大司農，竇翰林學士，公國子祭酒。尋，公奉旨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帝令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謚文肅。子寬、賓並從公游。日侍講解，且命皇子真金受業焉。後公侍上，言論多與王文統不合。九月，本紀作七月，誤。以疾辭，得告南還，仍賜詔即家教授懷孟生徒。

壬戌九月，詔入開平，病止於燕，假館道庵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一。初，中書左丞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謚文靖。見公，

屢請執弟子禮，力拒而止。謙素以復古進賢爲己任，一時豪俊多所薦拔，士大夫多依賴之。然性褊，數忤權幸，故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公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後仲謙每詣公所，辨析窮究，至忘寢食。故史稱仲謙晚交許公，尤粹於義理之學云。

甲子，世祖至元元年，年五十有六。正月，固懇還懷，許之。公自壬戌至燕，辭歸頻數，至是始聽其還。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公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墁匠從者仆地，而公弗動也。

乙丑十月，詔爲中書左丞，即陳雷震，不宜入見。帝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復以疾辭，不拜。丞相安童素聞公名，心慕之，乃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心悦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繳之可及邪！」

丙寅，年五十有八。上幸檀州。今順天密雲縣，在燕京東北一百三十里。詔赴行在，入見，諭之曰：「竇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卿何爲狥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卿若是耶？卿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邪？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卿無他，省中事前雖命卿，意猶未悉，今面命卿。人皆譽卿，想有其實。卿之名分，其斟酌在我。

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卿。謂卿年老未爲老，謂卿年小不爲小，正當黽勉從事，毋負平生所學。安童尚幼，苦未更事，卿謹輔導之。卿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今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不能强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論，悉能領解。臣以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若此，未知是否？」

夏四月，自中都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上疏陳《時務五事》。未幾，還燕，以疾不復入省。《元史》本紀云「九月戊申，拜國子祭酒」，疑或失實，故未敘入。十二月，寓崇天觀，著《陰陽消長論》。

丁卯正月，謝病還懷。十一月，復徵入中都。時年五十有九。

己巳，年六十一。二月，詔與太保劉秉忠、順德邢臺人。徐世隆陳州西華人。等同定朝儀。儀成，奏上之。帝御高果後行宮，觀之大悅，舉酒賜之。

八月，又詔與劉太保、王恂、張文謙詳定官制。公等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内外百司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公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

動公曰：「院、臺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公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朕意亦若是。」時至元六年也。右定官制，偏考諸書，俱紀爲是年事。獨《綱目續編》紀於中統元年，採《元史·百官志》作分註，今附於左，俾來者參閱焉。《續編》分註：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者則左右萬户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帝即位，大新制作，遂命許衡、劉秉忠等酌古今之宜，定内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内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則有路、州、府、縣，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庚午，年六十二。正月，詔爲中書左丞，辭，不允。時阿合馬總尚書六部事，典民與財。又命其子忽辛簽樞密之任，典兵柄。公獨以爲不可，奏曰：「此反側之道也。」上以語西相，相詰曰：「君何以言吾反？」公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相復之曰：「君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力、爵禄、聲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公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由是阿合馬銜之，亟薦公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而，果除左丞。公辭於帝，曰：「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一芥書生，遽當大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内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學迂遠，恐於聖謨神算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虚名誤蒙採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上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後連日求辭，不允。公在署，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嫻禮節

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頭垢面之人至，遂用之。儈請其故，公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即如司馬相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司馬驚問，以實告，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五月，從幸上京。具奏阿合馬專權罔上、蠹國害民若干事，不報。乃謝病請解機務，不允。初，公劾阿合馬時，或曰：「先生夜處踈闊，無他妨備，猝有橫逆，奈何？」公曰：「主上在此，何敢乃爾。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

辛未，蒙古改國號曰元。四月，以公時年六十有三。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是，竇默言於帝曰：「三代所以曆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士民俊秀者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會公求罷左丞益力，帝乃改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俾主教事。詔設學於南城按：丁卯，至元四年，詔於燕京之東北隅復營城闕而遷都焉，仍號曰中都，時呼新城爲北城，舊城爲南城。舊樞密院。公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居太學二年餘，凡設教之方，訓迪之辭，備載後《國學事蹟》內。所著《大學要略》、《大》《中直解》，並《稽古千文》、《編年歌括》，俱以次載入各卷中。

癸酉，年六十有五。時權臣阿合馬屢毀成法，國學廩餼又不繼，諸生多引去。時有「學者治生最爲先務」之語。由是以改葬親喪謁歸。四月，召赴上都，遂請朝辭以行。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字鹿庵，一字文炳，廣平永年人，卒謚文忠。磐以勿聽其去對。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謂：「許公出處，關

世道之隆污，其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我輩不可彊也。」遂合辭奏曰：「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衡所以告歸之意，言爲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帝許之。公還懷，簡絶人事，常處山下，課童僕，事耕墾。居家勤儉，强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内，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公亦賴其内助焉。凡喪葬，葬親喪於李封村東二里許，脩武界先塋内。一遵古禮，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四方聞風，亦多效之者。每遇僧人，未嘗面抵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内愧發赤，悔其陷溺之深也。時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比化，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丙子，年六十有八。六月，召訂曆法。帝以承用《大明曆》歲久浸差，命王恂與江南日官更造新曆，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曆家徒知曆數，罕明曆理，宜得耆儒許衡商訂之。」乃召至大都。斯歲有《汰冗官疏》。

丁丑，年六十有九，上《生民利害疏》。

戊寅春二月，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初，公至京師，嘗謂：「金雖改曆，止因宋紀元曆，微加增益。況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大都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與王恂等奏請建司天臺於大都，

新製儀象圭表，皆銅爲之。又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真。復請於上都、洛陽等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分道測驗，從之。至是，詔設史院，命公領其事焉。斯歲，上從公言，遣使取杭州等處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

庚辰，年七十有二。承命改曆，與郭守敬、王恂等自丙子冬日至斯，測驗已周。時著《曆經》二卷。二月，率太史院諸臣楊恭懿字元甫，陝右人。等入朝上奏。帝謂公及恭懿曰：「二卿老矣，勿自勞也。」命賜坐讀奏。帝覽之，大喜，名曰《授時新曆》。詔次年頒行天下。

八月致仕，還懷。公自入史院，恩眷日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是年六月，疾益進，屢請致仕，至斯始聽其歸。

辛巳，年七十有三。病革，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之謂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公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適春祠，公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力疾，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越旬餘，曳杖於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卻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時三月戊戌初二日也。朝野識與不識，聞訃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公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敕賜塋内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時蒲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書吏之師與？❶吾猶懼報之無從也。吾終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昔王文忠公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每與公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公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謚，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公者，不易磐之言矣。」大德元年，成宗詔贈司徒，封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文正。元統三年，順帝敕賜神道碑文，樹諸墓左。

❶ 「書吏」，元蘇天爵《元名臣事略》卷八引《考歲略》作「賓主」。

許文正公遺書卷一

語録　上

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小學》「内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❶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問：「邵康節先生詩云：『欲要爲男子，須要十分真，須要先了身。』」曰：「『十分真』者，盡其本然之性，學到真實無入僞處。『先了身』者，《大學》所謂『明明德』是也。」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❷

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人稟天命之性爲明德。本體虚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爲一。但衆人多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前，與無人獨處，❸卻便放肆爲惡。

❶「言」上，京大本有「此篇」二字。

❷「凡爲學」至「作文而已」，見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一引宋高登《脩學門庭》，「不合」作「未合」，「須改」作「思改」。

❸「處」下，陳序本有「時」字。

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慎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惡是氣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執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論語》説操存涵養處多，《孟子》説體驗充擴處多。

問：「克己復禮，此一句有似閑邪存誠？」曰：「也似。」❶

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虚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思慮未萌，鬼神莫測。象數能知有形而不知無形。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

問「不遷怒」，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問：「如何便到得？」曰：「且自忿思難爲始。」

《觀》之初六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曰：「此豈大人長者所宜觀者？」❷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

❶ 「曰」上，蕭本、萬曆本有「先生」二字。

❷ 「曰」上，蕭本、萬曆本有「先生」二字。

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便下「敬」字，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其次纔數七者。聖人與天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顏淵問爲仁之目，❶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乖忤，大和合，利害成敗，無非在於氣概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脩身之要，爲治之本」，實在於此。或曰「論性非所急」，此不知者也。

兩物相依附，必立一箇做樁主。動也，静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以静爲主，内外也，上下也，本末也，皆然。無物不相依附者。「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是正外以正内也。今夫「席不正不坐」，「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外面檢束，使不致不正。這是從外以及内。卻有由中以正外，如「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此内外交相養也。亦必相輔成德，❷然必以心爲主。

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

❶「淵」下，陳序本有「請」字。
❷「亦必相輔」，陳序本作「故能輔相」。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説「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别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先儒説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爲説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如周子《太極》，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面。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强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復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二程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伊川謂説得好話底亦難得，知得不真，如何説得好話？

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伊川自少説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説某人只是説得

行不得，正叔言只説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説？呂原明謂二公遠過衆人者，❶皆此類。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入來。放曠不循法度卻樂，多只於那壁去了，以故爲學近理者少，而多喜於自恣，放言自適。如李太白諸詩豪皆是也。此何故？」曰：「天下只問是與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知得這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如大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搆爲己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爲其父祖者，愛力田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爲樂無窮也，則於荒宴，不肯一朝居矣。❷彼誠不知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大學》要致知。」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此解説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説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貪字，有合貪，有不合貪。讀書窮理，學聖賢做底，是合貪。

講究經旨，須是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内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於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

❶「人」下，陳序本有「學」字。
❷「不」上，陳序本有「自」字。

一家之説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❶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❷

閲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❸

閲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閲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閲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閲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❹ 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❺

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

❶「講究經旨」至「所適從也」，見《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一引《脩學門庭》，「講」上有「凡」字，「六」作「七」。

❷「誦習經史」至「因他而輟」一段，見宋包恢《敝帚稿略》卷二，「誦」上有「凡欲」二字，「誦習經史」作「誦經習史」，「可」作「得」。

❸「閲子史」至「失矣」，見《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一引《脩學門庭》，「乃」作「其」。

❹「閲史必」至「一史矣」，見《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一引《脩學門庭》，「閲」上有「凡欲」二字，無「未了」二字，「雜」上有「又」字。

❺「看史」至「學也」，見《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一引《脩學門庭》，「史」下無「書」字，上「看」字上有「凡」字，中「看」字作「視」，下「看」字作「考」。

有此理，人之心力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作。

明道詩「四時佳興與人同」，謂四時運行，都於興況濃處行將去。人厭寒，便行將溫處去。要長養，要收成，要閉藏，要發達，都於興況濃處行，其景色亦然。人於四時之氣，其興況亦自新。自新不窮，其意味誠可樂也。又不能私於一己，聖賢樂處如此。

人將好物綾錦段子，收斂入庫藏。若遇支出來的，卻是元收斂入去底好物。怎生支出陳穀爛麥來？❶在人學亦然。

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己成物是也。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聖人之道也。」

可以爲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

禹平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下。天之報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天有功，故天之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絕，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慎所學。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

❶「麥」，陳序本作「綾」。

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天下人類中有出衆者，便是第一人。如碁博亦有國手，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效。

世間事一壁静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裏行便困，是如何？只爲舉足時所立處不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極静，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中。苟能移此精力於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爲不難也。❶

德性是學問中大節目，❷不可須臾離也。聖人言論，句句是尊德性，一有失墜，萬事隳敗。如道千乘之國，便不説制度如何，只説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張侯《論》爲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韋賢輩。何晏集諸家之書，則又賢於禹。然視其所爲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真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或問：❸「道學之目不可如此標榜，所以多謗議。」曰：「不然。此二字庸何傷？道也，學也，天下之大事也，但問上之人好尚如何耳。❹賤工末技，一日崇尚，尚且掀然於天下。況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以此爲學，庸可議乎！」❺

❶「難」下，陳序本有「至」字。
❷「性」，蕭本、萬曆本作「行」。
❸「問」，京大本、陳序本作「謂」。
❹「如何」，陳序本作「何如」。
❺「議」，陳序本作「傷」。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發他人，❶只要開發得是。」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事事謹慎也。❷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凝滯。齊人歸女樂，膰肉不至，孔子行。見幾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所也。」

問「窮神知化」，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聖人汲汲説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爲這幾處説。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

❶「要」上，陳序本有「亦」字。

❷上「事」字，陳序本作「凡」，萬曆本、京大本作「是」。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閒，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養老須酒食之精者。❶ 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❷ 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爲之弱。古人以養老爲大事。

「父母在，不遠遊。」爲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

「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所以觀爲子也。此意大抵爲父道有闕，爲子者當始終敬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在三年時，方以惻怛哀慕爲心，不暇改也。此以「仁」字爲主。三年喪畢，視其所闕，徐而正之，以合於義。此以「義」字爲主。天地閒事，如四時五行，各有一件爲主，其他皆相輔以行。每事須觀在何時，便當以一

❶ 「養老須酒食之精者」，《永樂大典》卷二六一六引《許魯齋語録》作「養生須酒肉。酒肉，食之精者」。

❷ 「服」，陳序本、《永樂大典》卷二六一六皆作「勝」。

件爲主。如作文題目亦如此。又曰：「德性用事，則自然所施中節，非有安排做造。人欲用事，則當哀而不哀，當改而不改。學者但當杜絶私蔽，無害德性，則所處皆得其宜。」

爲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爲心，承順不忘，願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爲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爲心，願一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曰：「便是。」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與愛當如此乃可。世閒只兩事，知與行而已。誨之使知，勞之使行，其忠愛無窮焉。愛焉而勿勞則驕，易流於惡；忠焉而勿誨則妄，行犯於過咎，反有害乎忠愛矣。爲子爲弟者，當知父兄所以忠愛之道。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閒，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爲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爲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吴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

計分毫之利而棄絶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虚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虚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❶

《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言非必格言至論也。但與彼同心，則其臭便如蘭。聖莫如堯、舜、周、孔，然其言難與庸夫愚兒道。或嗤鄙戲慢至市井俚諺，同心則必愜意入耳矣。天下之言無美惡，但此與彼相投，便「其臭如蘭」。道不同則不相爲謀矣。

「教」之一字，爲人倫生。如「本」、「末」字爲木設，「源」、「流」字爲水設，❷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當知教之所自，❸不知教之所以設，❹則差之豈但千里之遠哉！❺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

❶「凡取友」至「自省也」，見《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一引《脩學門庭》，「撰」上有「制」字，「失」作「忘」。
❷「設」，陳序本作「生」。
❸「自」下，陳序本有「不知教之所自」六字。
❹「教」，陳序本作「學」。
❺「則」下，陳序本有「其」字，「但」作「止」，無「之遠」二字。

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强去安排與他。後世卻將人良知良能都斷喪了，卻將人性上元無的，强去安排栽接，❶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自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於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教人使人必先知有耻，無耻則無所不爲。既知耻，又須養護其知耻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顔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

❶ 「栽」，蕭本作「裁」。

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候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凉。

或言有一兵衆辱其尉，尉欲怒，一老胥即止之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即解。凡人無故爲人辱者，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釁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人欲分别人之是非，須先用等秤稱盤自己。所憂處，是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爲這幾件爲憂。所樂處，是孟子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爲這幾件爲樂。如此得同，然後能辯人之是非也。常人雖有父母昆弟俱存，不似如此樂。自己差謬處極多，怎辯得他人是非？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毁至，小譽則小毁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毁。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毁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摇去，從他做毁譽，後段便難收拾。

毁人有過，譽人亦招過。衆座上譽一人，衆或不平，謂其不舉揚我之長，而譽他人也。毁譽可不慎乎！伊洛諸君子，以其譽同道過當而蔑視諸人，故獲罪於人。堯

之授舜以位，未嘗譽之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人有寸長，喜人稱道，可以得衆。必欲責備然後稱之，所失多矣。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所以稱周公，與人不求備，《書》贊湯之德如此。宜知毁譽之機。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同人於宗，吝。」「同人於野，亨。」「同人於宗」，同者幾人？則其所失者多矣，所以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何必同宗？伯牙、子期，豈所謂同人者耶？「同人於宗」，所得蓋少。或有乖異，便失所同。如孔子温、良、恭、儉、讓，與聞國政，天下翕然相從。桓魋之害，武叔之毁，蓋一二耳，不害其大同也。伊洛諸先生，有「同人於宗」之弊。其氣類同者，則推尊標榜，無所不至。其不同者，則擯斥不能合。❶謂其同者皆善類，不同者皆惡人也。寧有是理？此所以百年孤立，嘗有仇敵。惜哉！聖人不如此。出門同人，「同人於野」，中間有三五箇違悖不合離棄者，不能爲多助之害，當知此。

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爲善人疾他惡人，故致如此。聖人説不如此。故曰：

❶「斥」，原作「斤」，據京大本、上圖本改。

「疾之已甚，亂矣。」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君子之於小人，當知所以教導之，容保之，如父兄之於子弟。子弟雖不善，父兄詎忍棄絶之？必也教導容保之而已。只爲君子不能容小人，小人便陷害君子。「教思無窮」之義大矣。教之亦多術矣，然必先容保之，乃能教之。不然，以法治小人，未有能勝者也。然亦非天道。《坤》「西南得朋」，陰方也。乾之道無不包，坤則止於西南而已。如君、父、夫，無不親也。❶臣、子、妻，各有職分，便有他管不著處。在臣、子、妻地位而專擅衆務，逆道也。待遇小人，當知愛之誨之，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只是知其是非而已，不是要揀擇出不收拾。「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爲其可羞惡而已，亦非棄絶之也。只是以惻隱之心爲主，便能「教思無窮，容保無疆」。

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是成己，雖稍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己事，別人事雖壞了，❷不恤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所爲又全别。

「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

❶「親」，陳序本作「統」。
❷「壞」，原殘缺，據京大本、上圖本補。

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頑字最不好，到合頑忍時，卻便成了大事。如舜事父母與待其弟，非堅忍負重，安得如此之久？敏字最好，然有不合敏處，亦多敗事。大抵百行皆用當其可，得以成事。此聖門所以汲汲要格物致知。不然，則仁慈禮讓、孝友恭默、亡國敗家者，皆是也。可不務乎！大抵聖賢成事，只是將好惡黜陟、殺生予奪布擺得是，上下順理。桀、紂只是布擺得差了，其心亦不欲至覆宗絶祀也。❶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閒，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悦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世俗有名利之説。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疎於利也。顔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翁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爲謀？宜其與世疎闊矣。

❶「祀」，陳序本作「嗣」。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説「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闕不可勝道。❶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坎不盈，衹既平，无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還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如舜事瞽瞍，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坑坎纔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寸步也進不得。只得動心忍性以待，不敢怠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卻便不得如此。浚井完廩，皆不敢稍怠，不敢少違。到不告而娶，卻便自處。聖人行事，皆當其可，易此則悖義傷教，不可勝言。

「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爲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

❶「闕」下，陳序本有「處」字。

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❶

《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浩然之氣」，非說脩養氣，本說不動心。無疑懼，自不動心。孟子「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所生，心無愧怍，內省不疚，自無疑懼。不是强排遣。

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❷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將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

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

---

❶「時有萬變」至「時中矣」，見宋張栻《癸巳孟子說》卷七，個別字詞有異。

❷「異」，陳序本作「意」。

智也。孟子開口便説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概舉。

莊子好將末大見趨及義理粗淺處，徹説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縢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别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别人，平地上也行不得，況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

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金欲悔宋之和，遣使以必死辱高宗，高宗不動。徐拒其使曰：❶「聞卿北方名家，何必乃爾。」殊不動聲氣。金伏其機，使我必蹈，而高宗處之若此，其過人遠矣。

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説作文，但説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

❶「拒」，陳序本作「語」。

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害，❶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摸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

或問："「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爲「文」。❷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❸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

❶ 「章」，陳序本無此字。
❷ 「目詞章爲文」，陳序本作「目爲詞章」。
❸ 「之」，原殘缺，據京大本、上圖本補。

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

或一篇文字，將前世敗而成功者說了，❶又將勝而輕敵，以致敗亡者說。其文雄贍，讀者稱嘆，以爲成敗之理信如此，不知幾千年中有此數事耳。❷大抵皆勝而成，敗而亡者也。湯、武以來皆是也。讀者不究所以然，便以爲真如此。苻堅一敗塗地，❸以敗而亡者皆是也。❹皆當究所以然之理，無爲一時文章所惑。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❺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卻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品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❻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

能文之士必蔽。彼將天地閒文理，都於紙上布擺成文，則事物之當文者，所闕多矣。甚至於不識父子之親，愚謬不可勝道。

❶「而」下，陳序本有「自勵以」三字。
❷「中」，陳序本作「才」。
❸「敗」下，陳序本有「遂至」二字。
❹「皆是也」，陳序本作「多矣」。
❺「筆」，陳序本作「章」。
❻「主張孟子」，陳序本作「主孟子說」。

天地間文理，物物有之，此多則彼少，自然理也。❶

嘗戒弟子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許世子事，歐公論只是法吏斷手，非聖人意也。又論《傳》不可信，不然，或無所據，如《傳》所云。聖人書之爲萬世慮也，其防微杜漸，有功於世多矣。孟子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慮其流弊之害世也。當求聖人意是如何。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如生事、死葬以禮，❷本爲孟懿子三家之僭而言，然通天下萬世行之無弊也。大抵俱類此。

❶「然」下，陳序本有「之」字。

❷「葬」下，陳序本有「祭」字。

許文正公遺書卷二

語録 下

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❶

《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四處變。自「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皆敬授人時事也。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只説天象，❷非聖人定《書》意也。明德、愛民二事，君道之大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而已。命羲和只是如此。四岳謂「胤子朱啟明」，❸帝謂「嚚訟可乎？」又「共工方鳩僝功」，帝謂「静言庸違，象恭滔天」，此是堯知人用人處。丹朱必俊辯，共工必材幹。常人論人，所見只是俊辯材幹，便是人才。堯不如此，卻只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人法也。楊國忠理財賦，人十日不能了，己一日了之，此其材爲如何？然大悮天下處乃

❶ 「也」下，萬曆本注：「末二句疑有誤字。」
❷ 「天」，萬曆本作「大」。
❸ 「四岳」，上圖本作「放齊」。「胤」，原避清世宗諱作「印」，據萬曆本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在此。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人所能？而堯能之，此所以爲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便用智力，聖人則一順天命。

夫子哂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大抵禮不是强生出來束縛人，只是天理合有底行將去。後世所謂禮近於法，束縛禁忌，教人安行不得，非聖人所謂禮也。子路不因人情之所固有，便要硬做將去。堯舜之治天下，因人情而已，非有所作爲也。三代以後人材，多是硬做，如孔明尚不免，聖人不如此。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説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古法能按摩人血氣，使去疾病。如人能參天地、贊化育、代天工以成天下之務，到此胸懷眼目真是大。

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於道。在楚漢時，便能爲子房伎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寒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❶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伊川《傳》理甚詳。民志不定，天下之争未已也。古時公卿大夫以下，位稱其德，

❶「孔子曰」至「常道也」，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五十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有此段，「也」作「矣」。

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❶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以治。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趨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雖英明之君，有不得而理者矣。此趨競之風不可遏，其君子則志欲無厭，其小人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嘗謂中國之俗，必土著有恒産，使安其居，樂其俗，士田種樹，父子兄弟嬉嬉於田里，不知有利慾之可趨也。民志一定，則治道可行也。孟子説王道，便説明君制民之産，使足以仰事俯畜，其旨深矣。後世之人，豈必皆無恒心以安其分限？亦上之人區處不明，有以驅之也。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金朝政如此。有貶黜之命，亦必鼓吹，不爾，謂之怨上。然一旦有土崩之勢，忍於叛上而不顧也。惟先王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人感戴無已。臣子除授有不願者，聽其自便。宋朝政如此。其不行於臣下似難看，然顛沛之際，不忍叛其上，守節死義不顧也。德與刑，其效如此之異。君人者當知之，無爲法家之所愚也。

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辭有枝葉。愚謂有道則人皆脩行，無道則行實既不充，❷必脩飾言辭，聖人所謂「巧言鮮仁」者歟。

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

❶「進」，陳序本作「用」。

❷「充」，蕭本、萬曆本作「克」。

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致王道」，❶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唯仁者宜在高位，爲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黄，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麟鳳龜龍則爲羽毛鱗介之長，❷中國夷狄、君子小人，❸俱要得所。隋煬遼東還，見市人尚衆而訝。此豈君人者邪？故樂殺人者，❹不可得志於天下。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説利害。若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

❶「致」，陳序本作「行」。
❷「龜龍則」，原無，據陳序本補。
❸「中國夷狄」，原無，據陳序本、蕭本、萬曆本、京大本補。
❹「樂」，陳序本作「嗜」。

或者於上前説旱災可畏，税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説。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説不得。唐懿宗爲諫驪山事，曰：「彼叩頭者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顔之貧夭、跖之富壽，人豈可爲跖之惡？豈可以顔之貧夭，喪其爲善之本心乎？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易》四爻近君，六四便順，九四便不順，知爲臣之不可專也。九五、六四便順，六五、九四多凶，理如此也。

説趨競，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爲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卻無所措置。所以一人得進，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專之。人或竊之，不祥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爲己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

或人託梯媒求進，曰：「今日用人者，只是五六等人得進用，汝在此五六等數中乎？在則得進，不在則不濟也。」其人遂止。所謂得進者，預私行賄，權勢相臨，母黨、妻黨，昵近効力。吾無勢以臨之，雖固託之，亦不濟也。今日豈有道義相親者乎？豈有以才德爲用者乎？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曰：

「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人事君親亦然。無這兩箇字，羞惡、是非、辭讓，皆無所措。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唐宋科目甚多。詞賦一科，爲四六者設，經生多不能此。因設此一科，既及第，便掌誥命，入金馬玉堂，故因之相尊尚。「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天下翕然歸之。後來於此科取人材，多出將相，由用四六起。人於富貴尊榮上多用心，故此科轉盛。

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争者，出於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於四門，納於大麓，歷試諸艱，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閒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況大於此者乎！

堯知舜可禪矣，知之審矣，然不敢遽以天位授之者，諸人不能知之也。不能知之，遽授之必不安，必反害舜，故歷試諸艱。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百神享。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百揆時序，烈風雷雨弗迷。然後以天位與之，人不得而閒也。使堯以言喻諸人，未必信也。示之以事，則不言自喻矣。

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駁，便見古人好處，便能用人之所長。

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克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於大。❶材具稍大，❷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踈」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堯、舜、桀、紂，皆有好惡，有用舍，有舉錯。❸但堯、舜好忠良，所用皐、夔，所舉十六相。紂所好奸邪，所用廉、來，所舉皆凶類。下及士君子與學者，所好惡趨舍亦皆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此。知而爲之是不仁，不知而爲之是不知。所以君子必務學，要知義理之所在。舉錯趨向之際，可不慎乎！

「才之不可以已。」或饋生雁，長鳴欲飛不能也。有志無才故也。聖人稱「才難，不其然乎」，人貴有才。

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爲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爲鐘鼓之鏗鏘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❹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

❶「昏」，陳序本作「懵」。
❷「具」，陳序本作「器」。
❸「錯」，陳序本、蕭本、萬曆本作「措」。下「錯」字同。
❹「四夷交侵」，原無，據陳序本、蕭本、萬曆本、京大本、上圖本補。

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❶

天地閒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嘗作室，或顧役者曰：「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其煩勞若是。」因謂「老氏貴簡靜，亦是厭繁文末節之多也。今日觀周家制度，❷何其細碎若是？」曰：「不如是。《易》謂『恒雜而不厭』。惟其雜陳於前，故無厭斁。古人簡古，亦不可久。《八索》、《九丘》，❸亦是黃帝以來行不得底。且如老氏之清淨無欲，謂『民自正』、『民自化』。在今日視之，只自家口管不得，更説甚理天下。他也立官府，有統權者，聚斂者，有散施者，其餘節目甚多。所謂清淨無欲，已自行不得。至如山林枯槁之士，亦豈能久於其所？天地二氣相推遷，故恒久到今日。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羊，肉之美者也，亦不能單食之，必雜以菜蔬鹽酪，乃可久食。古今恒久之道只如此，不如此皆偏滯者也。讀伊川恒卦注脚，二氏亦漸無著落。❹凡物興盛時，是下面人捧擁，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興。今彼下面漸無人尊信，裏面人自不相信，不相

❶「地力」至「由人」，見唐陸贄《翰苑集》卷二十二（《四部叢刊》影宋本），「歉」作「敗」。
❷「日」，陳序本作「人」。
❸「丘」，原避孔子諱作「邱」，據萬曆本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❹「落」下，陳序本有「處」字。

推讓，此是衰謝氣象。《易》下卦屬内，凡物在下者皆屬内。每興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内順，此理皆然。

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堯舜君天下，天命也。德爲聖人所性也，故曰有大德者必受命。貴賤，命也。賢不肖，天也。然賢可學，而貴不必求。

「合虚與氣，有性之名。」虚是本然之性，氣是氣禀之性。又曰：「仁、義、禮、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貧富、貴賤、死生、脩短、禍福，禀於氣，是氣禀之命，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分殊是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虚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此説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主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説分殊也。此段恐有訛誤。

禍福、死生、脩短，雖有一定之分，然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俟之，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爲。非正命者，行險徼幸，桎梏而死，乃人所自取，非天所命也。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人處貧富貴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

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準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即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爲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

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禀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吉凶、禍福、死生、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僥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説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命。是天之所賦，❶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當其可爲而爲，於其不可爲而止。不必問今歲如何，明歲如何。假令今歲命快，或無可爲之事，當如何？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人於患難閒，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

❶「是天之所賦」，陳序本作「只是天之所命循理行之，不敢須臾違越，不敢妄生作爲，合行處盡心」。

之所爲，有人之所爲。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爲，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在乎天之所爲，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❶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傚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徼幸無可傚做者乎！❷

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

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卻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右二段疑是一段。

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僊人？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

人寄天地間，惟有生死變較大，故以爲異，要之亦常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

心，統性情者也。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也。

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

❶ 「古仙者」至「樣子」，陳序本置於本段末句「況」字後。

❷ 「無可傚做者乎」，陳序本作「傚效乎」。「徼幸」上，陳序本有「而可」二字。

一般。

問：「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統萬事。」曰：「是説一以貫之。」

天下皆有對，惟一理無對，便是太極也。

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

率性便是循理，循理便是率性。

醉者不是本性，是亂性。

爲惡者是氣，爲善者是性。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若能明德，都總了盡心知性。

知其性是物格，盡其心是知至也。先知其性，然後能盡心，非盡其心而後知其性。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是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爲，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脩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問：「樂善所以樂天也。貧賤患難不憂，所以知命也。」曰：「天賦與萬物，無不盡善。譬若父母養育幼子，少與飯食衣服，多與飯食衣服，皆是。愛惜，固是。嗔責教訓，使之成人，亦是。無不是底父母，無有錯了的天。自古老天造化，豈有錯了處？只有人錯了。天與富貴福澤，教人行善，天與貧賤，亦教人行善。是『天降大任』之説。若『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順性一於爲善，此是樂天者也。樂天者，樂性中之善也。知命者，是知天道流行之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有天命不敢違，雖得貧賤患難，亦不爲憂，可謂以順受也。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樂天也。此説君子之事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事也。」

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真是有理。蓋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又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都知得痛癢，方是仁也。

福自内出，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禍自外至，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理甚明，當體認。

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❶

「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爲大。徐

❶ 「仁者性之至」至「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四部叢刊初編》景明嘉靖本），文略有異，如「至」作「德」，無「心」字，「則仁之用」作「則智之用」等。

思之，意味深長。蓋不大，則藩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爲胡越。❶其乖隔分争，無有已時。何者？所謂善，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不爲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惡罵，即呪其爺娘令死，❷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❸其愚如此，與世人何以異？世人只顧己便宜與否，不恤他人也。他雖死喪患難，不顧也，己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彼得所，則己亦得所矣。

横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然横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忽邪？制之於外以資其内，❹外面文理都布擺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喫木札相似，卻是爲禮所窘束。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❺聖人之於儀則、節文，❻乃所以當然者，❼不可易也。❽

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己有悔心。故曰己辭者猶可受，己與者不可奪也。饋獻亦然。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志於仁，則事

❶「胡」，原作「秦」，據陳序本、蕭本、萬曆本回改。
❷「爺娘」，陳序本作「父母」。
❸「不」上，陳序本有「殊」字，「亦」作「即」。
❹「資」，陳序本作「安」。
❺「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陳序本此兩句倒置。
❻「儀則、節文」，陳序本作「節文、儀則」。
❼「乃」下，陳序本有「行」字，「所」下無「以」字，「然」下無「者」字。
❽「可」，陳序本作「能」。

有本，故能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樂無所措矣。無本不立。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此孝子仁人之心也。人當知所本，當知所尊敬。

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體髮，百骸完具，物理皆備。❶人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爲甚。今者尊長有所賜與，必敬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果、肉，❷不敢棄核與骨。❸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者。反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堯、舜、文、武，事天、事祖宗、事親，禮文嚴敬，非是聖人作爲勉强，在理當如此。凡在上者清，在下者濁。天氣清明，日月星辰燦然，文理光彩，人面目清明皆萃焉。又且日日洗滌。人在萬物之上，故靈明。鳥獸便污濁。非聖人妄意欲如此整肅，天道人事當如此。大人君子，自當嚴敬，豈可如小人之褻瀆爲也。❹

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爲一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❺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

❶ 「物」，陳序本作「萬」。
❷ 「至如」，陳序本作「雖」。
❸ 「不」上，陳序本有「亦」字，「核」下無「與」字。
❹ 「褻瀆爲」，陳序本、蕭本、萬曆本皆作「爲褻瀆」。
❺ 「日用閒」至「隨至矣」，見宋呂喬年編《麗澤論説集録》卷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賤位矣。」❶在上者必尊之，然後事可得而理。爲君長，敬天地、祖宗、鬼神，爲百執事，敬事君長，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順。今有人曰：「無天地、鬼神，無君長、父兄，尊在我而已。」雖極力自尊，終必敗亡。蓋無從你自尊之理。祖宗以來，傳授到你，須有祖考神靈在上，如何得從你自尊？如三家僭越，當時自尊如此，不旋踵爲家臣所制，而三桓子孫微矣。君父其可不尊？❷公室豈可削弱？公室弱，則無所依以自存，其爲不智甚矣。不智便不仁，便無君父，無長上，自尊便敗亡。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説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❸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脩省。此言殊有理。天變常有無應時，❹此何理也。」❺

聖賢以理爲主，常人以氣爲主。

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便是人欲。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便是天理。

「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爲惻隱，爲羞惡，内無不實，而外自

❶「卑高以陳」，原闕，據陳序本補。
❷「其」，蕭本作「豈」。
❸「子」上，陳序本有「爲」字。
❹「常」上，陳序本有「亦」字。
❺「何理」，陳序本作「可見」。

無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

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争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孔子不通於時，只爲欲尊君父。當時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僭逼如此，❶孔子之道不能行也，故筆之於經。或曰：「六卿之徒陵僭如此，後嗣如何有國，享數世，何也？」曰：「在二氏説便别，在吾道只得言理。《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盗斯伐之矣。』當時禮法廢壞，上下如此。故小人乘時奪取之，君子不得也。」

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

「安處善，樂循理。」世閒要安樂，無如此者。晦翁以此釋富而好禮，欲求安，欲求樂，無如此者。舍是或有可苟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矣。人能循理爲善，則與天爲徒。雖君父命令，亦有不必從者，蓋時少有誤也。唯天理善道，豈有差誤？豈有誤人者哉？政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今事有不能行

❶「此」，陳序本作「彼」。

者，物有不信化者，❶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欲爲，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在是，善道亦在是。苟於此焉真積力久，其所欲爲，無不如志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每事是實理，無一點人僞閒雜，安得不樂？書生入大學，以工課不及人，受人薄賤。及一旦趕上人，便寬行大步。下得一盤好碁，嬴了人猶快活，況此真實道理？應事接物，一切如志，其樂爲如何哉！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件件事，至誠惻怛做將去，❷其心安，其氣舒，俯仰無愧，其樂可知。此天下廣居也。

「反身而誠」，是氣服於理，一切順理而行。氣亦是善，豈有損於其間？「强恕而行」，是氣未服順，理當西而氣欲東，❸必勉强按服，❹必順於理，然後可也。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事爲之際，或遠於理，氣未得平，必勉强其氣，以從於理。人之不善，未合於理，亦在容恕，未庸遽與之争也。在事必勉强，在人必容恕。苟在事不能强於爲善，在人不能容其未善，則吾之仁遠矣。故能「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試以斯二者體之，則世間何事不備於我？在君臣爲義，在父子爲仁，無不可者。正所謂「如意寶珠」也。「反身而誠」，是氣與理合爲一，「强恕而行」，是氣與理未合。須是用力按

❶「信」，陳序本作「能」。
❷「怛」，陳序本作「隱」。
❸「欲」，陳序本、蕭本、萬曆本皆作「於」。
❹「服」，陳序本作「伏」。

服他，❶至功深力到，則與「反身而誠」一矣。

問：「推己及人，恕也；以己及人，仁也。」曰：「『推』字，譬之身上有些痛，從上至下，遍身尋覓挽著。所謂『推己』，猶自用工夫。仁者便知身上痛癢處，不須尋覓。」

「德不孤，必有隣。」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氣血爲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爲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摇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受患處，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無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内積，禍由外來。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爲祟，難防備。

《先天圖》俱相對。六十四卦是三十二對，如乾、坤是也。三百八十四爻是一百九十二對，如潛與亢對，見與飛對，夕惕與或躍對。夕惕是憂危，或躍是勇敢。如棟橈、棟隆，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藉用白茅」，至慎也；「過涉滅頂」，至不慎也。甘節、苦節，不節若則嗟若，與安節之類，皆是也。世間只有一箇感應，大事小事，雖秋毫未嘗無對。人爲不善，便有凶禍相對。

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

❶「服」，陳序本作「伏」。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有四段。」

兩剛則不能相下，兩柔則不能相濟，物理是如此，陰陽亦如此。事之初，智勇者相合相資，事既定，則相忌。到後來，勇與怯者合，智與愚者合。莽之死，卓茂爲大傅，理應如此。功臣多難全，不知時也。又兩雄難並居，久則忌。❶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如紂天命未改，只得爲君，一日天命改，便是獨夫。天地、陰陽、人物都是如此。精氣行到他處，便得爲君、爲長，到去了，卻只是匹夫。人有人神所在處，不敢犯，亦猶是也。

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小畜是陰畜陽，柔畜剛，婦畜夫，臣畜君，到於密雲而已，終不雨也。雨則反常。「上九，既雨既處」，是合和而尚德載，無德不可居也。婦雖貞猶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陰疑於陽，到此更進，則凶矣。垂戒甚深，到此極難處，大人君子亦不濟也。

❶ 「忌」上，陳序本有「必」字。

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卻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因霜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大壯則止，遯則退」，此君子尚消息盈虛者也，有深意存焉。康節詩此意思甚多。大壯時便當知止，遯時便當知退，則無過咎矣。大壯而不知止，則失其壯。遯之時不知退，則凶。陰方長，與之力爭，必凶。且如大風暴雨，得嵓龕避過可也。天怒尚可避，況人惡？何不可避？遯之時義大矣哉！氈能護砲，兩人相角，能避其鋒乃勝。遯之義類甚多。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皆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戎夷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世事都如此。❶

❶「如中國」至「都如此」，原因違碍刪除，據蕭本、萬曆本補。

許文正公遺書卷三

《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❶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已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可考古人爲學之次第。❷班孟堅《漢史》雖説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爲爲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

❶「盛」，嘉靖本作「聖」。

❷「考」，高傑本、嘉靖本、正誼堂本皆作「校」。

倫、敬身。

《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爲人事之當然，迺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數語爲説。蓋爲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爲學而不本於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爲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爲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

《明倫》，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别，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淆亂而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爲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爲學。

《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

則知凡爲人者，不可一日離乎敬也。況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其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内，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脩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唯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脩身必本於敬也。

《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内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内篇，則知内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内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書，❶大意如此。

《大學》要略❷

《大學》之書，是孔夫子的言語。當時孔子爲魯君不用，就魯國便去周流齊、燕、趙、宋、陳、楚、衛七國。那七國之君也不用孔子，卻來魯國教三千徒弟。於内有箇徒弟喚做曾子，那箇記述孔子的言語，做成

❶「書」，正誼堂本作「言」。

❷「大學」上，高傑本、蕭本、嘉靖本、正誼堂本有「直説」二字。

《大學》阿的是。根脚起處，如伏羲、神農、黄帝，從有天地以來，爲頭兒立這箇教人的法度，選著好人做司徒，復示以教人的緣由。伏羲在位一百六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五年，黄帝在位一百年，堯在位一百單二年，舜在位五十年。後頭到夏、商、周三代，這教人的法度漸漸的完備了。朝廷的宫裏，大城子裏，小城子裏，以至村裏，都立著這學房。上至朝廷的孩兒，下至公卿大夫每的孩兒，百姓每的孩兒，聰明的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是人心都有，這德性虚靈不昧，因後來風俗變化，多有昏昧了處。孔子所以説這「在明明德」，正是教後人改了那昏昧，都教德性明著。明德中便知天地造化。陰與陽相爲運行，中間便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陰陽是春、夏、秋、冬四季，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屬土，土寄旺四季，各十八日。❶木是仁，火是禮，土是信，金是義，水是智，夫婦是陰陽。人受五行之氣成人，天與人的仁、義、禮、智、信。仁是温和慈愛，得天地生萬物的道理。義是決斷事物，不教過去，不教赶不上，都是合宜的道理。禮是把體面敬重爲長的道理。智是分辨是非的道理。信是老實不説謊的道理。這五件雖是天與人的德性，一箇箇人都有。人人各有稟受不同，稟得清氣多的，生得精細；稟得濁氣多的，生得不精細。便如蜜蜂兒，有箇頭兒，便自理會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虫、豹子，不喫他孩兒，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雁大的、小的，厮隨著成行飛呵，便

❶「土寄旺」至「十八日」，嘉靖本、正誼堂本爲雙行小註。

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認得主人，便自省得那恩義的道理。雖是人後來多被昏濁的氣蔽得那德性不明，天生好聰明的人出來，教與萬民做主，又做師父，教道著人，教都省得他元有的仁、義、禮、智、信，不教昧了。其閒行得高了，人及不得的，做得大事，可以做聖人。行得較底處，可以做賢人。便如湯王去沐浴，❶盆上寫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塵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乾浄。若一日不洗呵，便塵垢生出來，恰似人心裏常常的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著，不教錯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錯了。這的是那「明明德」。又說那「在新民」呵。民是天下百姓，若不教道，多是合仁處不仁，合義處不義，合禮處不禮，合智處不智，合信處不信。眼中只要見好顏色，耳中只要聽好音樂，口中只要喫好茶飯，鼻中只要聞好香氣，只要快活，一就把那心都使得這上頭去了，不問道理合與不合，只揀他愛的便做。此等人雖有人形，便與禽獸一般了。聖人出世，自己能明明德，見這般人，教與那天與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將在前錯行了的，改過自新，這的便是「新民」。「在止於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處。且說朝廷根前行呵，把心敬謹，便是爲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爺娘根前孝順，便是爲子的道理，最上等好處。以至孩兒每根前慈愛，便是爺娘的道理，❷最上等好處。與人做伴當呵，信實不說謊，便是伴當其閒的道理，最

❶「如」下，高傑本、蕭本、嘉靖本、萬曆本、正誼堂本有「孔子道」三字，京大本有「曾子道」三字。

❷「是」下，高傑本、嘉靖本有「做」字。

上等好處。這幾件都依著行呵，便是「止於至善」。一件事到根前，心裏知有處置，便心定。心既定，更休動，便是靜。能心靜不亂，便是能安。能安呵，是能處置。便理會得那不合怕的不怕，不合喜的不喜，不合怒的不怒，不合憂的不憂。敬心常在這其間，將事上心細尋思，自有得處。然後理會「格物致知」。聖人教人，今日學一件，把那一件道理窮究到是處。明日再去爲一件，又恁的窮究。今日明日，只管窮究將去。或看文書，評論古人是的、不是的，或是眼前見的事，思量合做不合做的。這幾般一件件分揀得是呵，便是「格物」。這般窮究了，多咱心裏都理會得，久而聞天下事，好的歹的，合做的不合做的，都省得了，心上明白，無些昏蔽，便是「致知」。「誠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謾別人，便是「誠意」。如臭穢之物，人見便嫌，是真箇嫌。好的顏色，人見便愛，是真箇愛。此便是「誠意」。雖獨自坐時，也常把心來休教縱了。小人於人不見處，甚的歹勾當不做出來？及至見人，口裏則説道：「俺做好公事。」卻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的歹了，那肚皮裏肝和肺上事，都被高人見了。這般説謊呵，❶謾不過人。怎似那人誠實的心，正正當當的。孔子道「脩身在正心」，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主得正呵，身裏行得不錯了。若那心偏了呵，不合怒的便怒，不合喜的便喜，不合愛的便愛，不合怕的便怕。我若行的正、做得正呵，我又怕甚麼？怒也怒的是，喜也喜得是，憂也憂得是。比如怕呵，有幾般怕？便似做宰相的人，見朝廷行得錯了，便合

❶「謊」，原作「慌」，據高傑本、蕭本、嘉靖本改。

諫。若朝廷怒呵，也不合怕死。若怕死，隨著朝廷，行得錯了不諫呵，便是不合怕的怕。不合怕的怕，便是箇不合進的進，不合退的退一般意兒。若事上不用心，眼前見也不明白，耳中聽也不分明，口中喫也不知滋味。心既正，身自脩得正。身既脩得正，家便可齊。齊家又在脩身，身是一家的主，自己一身既是做得正，咱一家人大的、小的，親的、不親的，家法自然不亂了。若是自己有偏愛的，有偏嫌的，有偏怕的，有偏敬重的，有偏可憐見的，有偏小覷的，愛的不合將那歹處也愛，嫌的不合將那好處也嫌。更説比喻爺娘愛孩兒好，不知孩兒每不是處。身上有一件偏向，便是不會齊家。齊得家事，便是治國的法度。治國又在齊家，凡人心既正了，身又脩得正，在一家之中，爲父者慈，爲子者孝，一日在朝廷爲官，決忠於君。在家兄弟和睦，在外與人做伴當老實，心裏慈愛，覷著百姓，恰似覷著家裏孩兒每一般。只要教百姓快活，便是自己快活一般。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❶如堯帝、舜帝行仁，天下皆行仁。桀王、紂王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上頭人不曾教導，下頭人怎生學得？自古好人都會自己身上尋思，自己心正，便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做得。有如平天下在治國，若能以禮讓治國呵，必能以禮讓治天下。比這堯帝讓位於舜，朝廷衆官皆興讓，這的是「一家讓，一國興讓」。❷天下皆這般地呵，那裏有

❶「所謂」，高傑本、蕭本、嘉靖本、萬曆本、正誼堂本作「孔子道」。

❷「是」下，高傑本、蕭本、嘉靖本、萬曆本、正誼堂本皆有「孔子道」三字。

那相争還報的道理？在上的敬老人，在下便孝順；在上的重長上，在下的便敬長上。上頭人恤孤念寡，下頭人便可憐見那孤寡。在上者不以正禮使在下人，在下者也不肯盡心以事其上。若不以正禮使在前人，在後者也不肯盡心。若不以正禮使右邊人，左邊人也不肯盡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文人、❶武人，都是這箇道理。聖人千言萬語，不過只是説這幾件的道理。這幾件的道理，須索用自己心，一件件體驗過，依著行呵，便有益。若不用心體驗，便似一場閑話，也似這般説過去了，便無益。錢穀是國家大事，❷生財有箇道理，作生活者多，食用者少。做造者多，使用處不過當。這般呵，財常不闕少。宋宰相呂正獻公曾説：❸「做宰相只理會錢呵，不是好事。」百姓是國之本，財是百姓之心。多收斂錢財，必損著百姓。損著百姓，必損著國家。小人多收斂錢財，教君王見喜，君王不覺百姓難受，卻道國家有利益。君王又道此人肯受天下怨，卻不知天下怨氣只在君王處。因此上賢的君王，在事前處置得不教生亂。

孔子道「脩身在正心」，這的是《大學》裏一箇好法度。能正心便能脩身，能脩身便能齊家，能齊家便能治國，能治國便能平天下。那誠意、格物、致知，都從這上頭做根脚來。大概看來，這箇當於正心上，一步一步行著去。一心正呵，一身正，一家正，一國正。這的便是平天下的體例。這般心

❶「文」上，高傑本、蕭本、嘉靖本皆有「若」字。

❷「錢」上，高傑本、蕭本、嘉靖本、正誼堂本皆有「一件」二字，並皆另行起。

❸「宋」上，高傑本、蕭本、嘉靖本、正誼堂本皆有「一件」二字，並皆另行起。

正的人，有那好勾當，便肯向前去做；見那歹勾當，便不肯向前去做。如那朱晦庵，解了六經、四書、諸家文字，許多生受了他，是箇正心的人。肯去做呵，做的都是那好勾當。如古時有箇柳盜跖，專一要做賊打劫，喫人的心肝，也是一箇昧心，不是那正心的人。都做得歹了，教後人道不好。將那顏回來比呵，便見得柳盜跖歹，顏回好。顏回是能正心的人，盜跖是不能正心的人。若是正心呵，恐怕身上有些兒不是處，一日加三遍思量，❶不教有些兒不到處，都教做得正正當當地好。似這般便能齊家。能齊家，則俺家大的、小的，都學俺一般樣好。不教大的不做大，小的不做小。治得這家齊呵，便治得那國事也好。治國是做朝廷的政事大勾當，平天下是治得那國事好，教天下四海内外都太平的勾當。心若有些兒不正，便是昧了心，便是要去謾人。謾了下頭人呵，便是昧心。謾了上頭人呵，天也不可憐見。有一等人，常常的做歹勾當，卻來人面前説道：「俺做的勾當好。」便如掩著那耳朵子，❷去偷那鈴的也似。他自道別人不見他，不知道別人先自見了他，和他的肺上肝上的事都見了。這般的便是那心不正，昧了心，要謾人的人。大概論來，《大學》只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細分開，卻有八件。且如明德、新民，比著堯帝去征苗民，有苗民並驩兜作歹的人，將那已前歹的心都改正了，重新做箇好人，卻用做好勾當。又如楚平王在臨潼鬭寶，用那賢人嬴

❶「加」，高傑本、蕭本、正誼堂本作「家」。
❷「子」，高傑本、蕭本、嘉靖本、正誼堂本皆作「了」。

了諸國。《楚書》説：❶「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這的是那楚國有好人，所以楚國强。這般樣思量呵，便是明德、新民，到那至善的意兒。這三項都從心正上做，若心正，也能誠意，也能格物，也能致知。這其閒一箇心正，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君臣父子、老的小的都正。如桀王暴虐，紂王寵妲己，只理會快活，多徵百姓每差發。錢積在那鹿臺庫裏，糧積在那鉅橋倉裏，卻不思量這般東西，卻是百姓每身上脂膏，❷教百姓每怨不好，天下諸侯都怨。爲這上賢的人比干諫他，又將比干殺了，天下諸侯每都投奔西伯昌。西伯昌死，西伯昌的孩兒武王興兵伐紂，將紂王殺了。這的都是那不能正心，做壞了家國。又如周幽王愛褒姒，褒姒是幽王的妃子，褒姒尋常不好笑，幽王要褒姒笑，卻去烟火臺上，擂鼓燒火，諸侯每尋常將這火、鼓爲信號，纔見擂鼓燒火，則道是賊來害幽王，諸侯每都來救。幽王平白地擂鼓燒火，諸侯每都來，褒姒見了大笑。諸侯每來到，見没事，知道幽王召咱每來，只是要引得褒姒笑。或别一日，申伯將引西番軍馬來殺幽王，幽王燒火擂鼓，諸侯每都不來救，幽王被西番殺了，褒姒被西番擄了。這的是不能正心，便是没誠意，自將國家壞了。如隋煬帝科天下數萬人夫，開河脩路，栽花插柳，打造龍船，準備開了河道，差天下夫都拽船去，遊翫楊州。這般害殺天下百姓，壞了國家，至今人都笑駡。將這堯帝讓位與舜帝比呵，堯帝是箇正心

❶ 「楚書」上，高傑本、蕭本、嘉靖本、正誼堂本有「孔子道」三字。

❷ 「卻」，高傑本、嘉靖本、正誼堂本作「都」。

的人，認得舜帝也是那正心的人，便肯將那位來讓舜做。若當時堯立丹朱爲主呵，也由堯帝。堯有這般肯心讓與舜帝，天下都無相争還報的心，是以正心用正人。天下後世，説做仁賢之君。孔夫子教人理會得這《大學》，正要教人行得這《大學》，便是正正當當的人。心若正，便有些行不盡的政事，決没一些箇歪斜偏向處。大凡爲人，件件從那正心上行得來，自然有箇主張，不胡亂行事。又如前賢説道，學好人的，如造塔兒一般，一步高如一步。學歹的人，❶似穿井一般，一步低如一步。天下事不揀甚麽公事，都從那正心上做將出來，撇不得那正心兩箇字。心正的勾當，在上的正呵，在下的也正。一家正呵，在下孩兒每都正。一國正呵，天下的人心都正。備細思量，正心是《大學》的好法度。

論明明德 答丞相❷

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虚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説天、地、人爲三才。明德虚靈明覺，天下古今，無不一般。只爲受生之初，所禀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者。得其清者則爲智，得其濁者則爲愚，得其美者則爲賢，得其惡者則爲

❶「的人」二字，正誼堂本倒置。

❷此篇高傑本、嘉靖本、正誼堂本題作「答丞相問論《大學》明明德」，蕭本題作「明明德答丞相問」。

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爲大智大賢，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天地同體，其所爲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惡，則爲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中暗塞，❶與禽獸一般，其所爲顛倒錯亂，無一是處，此大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爲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清，則爲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濁而惡者，類鏡之不明而又不平也。其清而不美者，類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暗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分，則爲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爲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爲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則爲惡常順，爲善常難。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爲善常順，爲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爲善爲惡常交戰於胸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爲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爲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參錯不齊，所以便有千萬般等第。右論生來所禀。

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爲濁，濁者可變而爲清；美者可變而爲惡，惡者可變而爲美。縱情慾，則清美變爲濁惡；明明德，則濁惡變爲清美。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爲生來的氣禀拘之，又爲生以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明德暗塞，與禽獸不

❶「暗」，蕭本作「昧」，正誼堂本作「堵」。

遠。聖人哀憐，故設爲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爲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索要敬；爲臣爲子，爲君爲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如論人才，如何知得高下。❶ 文疑不全。

總論小學大學 答或問❷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爲人。故人之德有五，仁、義、禮、智、信。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人之德行於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然人生氣稟不齊，❸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歲，學有長

❶「學先」至「高下」，高傑本、蕭本、嘉靖本、萬曆本、正誼堂本、京大本皆大字並承上連排。當從。

❷ 此篇中州本題作「對大小學問」，嘉靖本、正誼堂本題作「對小大學問」。

❸「氣稟不齊」，中州本作「氣質所稟不同」。

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於父，臣忠於君等之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如敬天脩德，節用愛民之類。上知所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許文正公遺書卷四

《大學》直解

《大學》

是這一部書名。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大學之道」，是大學教人爲學的方法。「明」，是用工夫明之。「明德」，是人心本來原有的光明之德。夫子説，古時大學教人的方法，當先用功夫明那自己光明之德，不可使昏昧了。

在親民，

「親」字，本是「新」字。「民」，是指天下百姓説。大人爲學，既明了自己明德，又當推此心，使那百姓每各去其舊染之汚，以明其明德，也都一般不昏昧。

在止於至善。

「止」，是必到這裏不改移的意思。「至善」，是説極好的去處。大人之學，明自己的明德，新百姓每的明德，都要到那極好的去處，不可一些改移，方是成功。這三句是《大學》一部書的綱領，所以叫做三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這是承上文説。「止」字，便是「在止於至善」的「止」字。明德、新民，都有箇所當止的去處。人若是先曉得那所當止的去處，志便有箇定向，無疑惑了，這便是「知止而后有定」。志若有了定

向，心便有箇主張，不妄動了，這便是「定而后能靜」。心既能靜，身子便到處皆安穩，自然不動搖，這便是「靜而后能安」。身既能安，凡事便會子細思量，自然不錯亂，這便是「安而后能慮」。事既能慮，然後明德、新民都得了所當止的至善，這便是「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本」，是根本。「末」，是梢。明德、新民，譬如兩件物，明德便是本，新民便是末。「終」，是臨了。「始」，是初起。「知止」、「能得」，乃是一件事，「知止」便是始，「能得」便是終。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知止爲始，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能得爲終，在所當後。人之爲學，能曉得這先後的次序，則於道理便不遠了。所以說「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國」，是指人君所居的國都說，乃是天下的根本。古時人君，要使天下的人無一箇不明其明德，必先治那一國的人，使他都明了明德，所以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家」，是指人君一家說，乃是一國的根本。若要使一國的人無一箇不明其明德，必先齊那一家的人，使他都明了明德。所以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齊家」，是整齊一家的人。「身」，是一家的根本。若要齊一家的人，必先脩治自家一身，事事都合道理，不可有些

違背，所以説「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心」，是一身的主宰。若要脩治自家一身，必先端正自家的心，常在道理上，不可有些放肆。所以説「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誠」字，解做「實」字。「意」，是心之所發。若要端正自家的心，必先誠實那心之所發處，不可有一些自欺。所以説「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是推極的意思。「知」，是知識。若要誠實心之所發，必先推極本心之知識，不可有一些不盡。所以説「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格」字，解做「至」字。「物」，是事物。若要推極本心的知識，又在窮究天下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極處，不可有一些不到，所以説「致知在格物」。這以上八件，是《大學》教人子細用功處，故叫做八條目。

物格而后知至，

人於天下事物之理，既能窮究到至極處，然後本心的知識無一些不盡矣。所以説「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

本心的知識既無一些不盡，然後心之所發處可得而誠實矣。所以説「知至而后意誠」。

意誠而后心正，

心之所發既能誠實，然後心有所主，可

得而端正矣。所以説「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脩，

心之所主既能端正，然後身之所行無有偏私，可得而脩治矣。所以説「心正而后身脩」。

身脩而后家齊，

自家一身既能脩了，然後一家的人皆取法我一身，無有不齊矣。所以説「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

一家的人既能齊了，然後一國的人皆取法我一家，無有不治矣。所以説「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一國的人既能治了，然後天下四方的人又皆取法於一國，無有不平矣。所以説「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庶人」，是衆民。「壹是」，是一切。自天子而下，諸侯卿大夫，以至於庶民百姓，貴賤雖不同，一切都要把脩身做根本。蓋身是天下國家的根本，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能脩這身，則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大學》之教，最緊要全在脩身上。所以説「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本」，是指身説。「末」，是指家國天下説。「否」，是不然的意思。身爲家國天下的根本，身若不脩，則其根本先亂了，如何得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所以説「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厚」，是指家説。「所薄」，是指國與天下説。家比國與天下，所當厚。若是於家裏的人先薄了，卻能厚於國與天下，必無此理。所以説「未之有也」。這一段是結上文兩節之意，上句教人以脩身爲要，下句教人以齊家爲要。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這一段是宋儒朱子的註解。「右經一章」，是指前面「大學之道」到「未之有也」一章説。聖人的言語叫做「經」。「蓋」，是疑詞。「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朱子説，《大學》這一章書義理精深，疑是孔夫子平日的言語，曾子傳述的。「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賢人的言語叫做「傳」。後面解説經文的十章，乃是曾子平日的意思，他門弟子記纂的。

舊本頗有錯簡，

「舊本」，是舊時傳下的《大學》本子。「錯」是差錯。「簡」是竹片。古人未有紙，用竹片寫字。所以舊時傳下的《大學》本子，頗有簡編差錯處。

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

「程子」，是宋時大儒程頤，號伊川先生。他曾把《大學》一本書差錯處參定來，朱子因他參定的，又把那經文逐一考究過。

別爲序次如左。

「序次」，是先後的次第。「左」，是指後面説。朱子考究那經文，乃分別一箇次第在後面，如今這本書便是。所以説「別爲次序如左」。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是《周書》篇名。「克」，是能。武王作書告康叔說：「人人皆有明德，都昏蔽了，獨文王能明自家明德。」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常看着。「諟」字，解做「此」字。「天之明命」，即是上天與我的明德。伊尹作書告大甲說：「人人皆有天的明命，都喪失了，獨成湯常常看着這明命，無一時不明。」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是《虞書·堯典》篇。「峻」字，解做「大」字。大德即是明德。《堯典》中說：「人人皆有這大德，多不能明，獨帝堯能明這大德。」

皆自明也。

這一句是總結上面三句，說文王、成湯、帝堯三箇聖人都是自明其明德，所以說「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首」字，解做「頭」字。「釋」是解釋。前面這一段是《大學》傳的頭一章，解釋孔夫子經文中「明明德」的意思。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湯」，是商王成湯。「盤」，是沐浴的盤。「銘」，是銘刻於盤以自警省的言語。「苟」字，解做「誠」字，是着實的意思。成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刻幾句言語在盤上。說爲人君的，着實能一日之間洗去那舊染之污以自新，則當因這已新的而日日新之，又無時不新之，工夫不可略有些間斷，這便是「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

「《康誥》」，是《周書》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言語。「作」，是振作的意思。「新民」，是百姓每能自新的。武王告康叔說，人君於那百姓每遷善改過，能自新的，要鼓舞振作之，使他常常爲善，不要住了，這便是「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曾子引《詩》說，周家自從后稷開國以來，邦國雖舊，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方纔受天命以有天下。所以說「其命維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是故」，是承上文說。「極」，即是至善。曾子又總結說，君子新自家的明德，與新百姓的明德，都要止於那至善的去處。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這前面四節，是《大學》傳的第二章，解經文中「新民」的意思。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是《商頌·玄鳥》篇。「邦畿」，是天子的國都。「止」，是居。詩人說，天子所都，其地千里，有衣冠文物之美，四方百姓每都願居止於內，是邦畿乃民所當止的去處。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詩》」，是《小雅·緡蠻》篇。「緡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高樹多處。詩人說，緡蠻之聲的黃鳥，雖是箇微物，都知道棲止在那山高樹多處。是丘隅乃鳥所當止的去處。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子」，是孔子。孔子因讀「緡蠻黄鳥，止于丘隅」這一篇詩，遂解釋説，黄鳥是微小之物，於欲止之時，尚且曉得揀擇箇好止的去處，況人爲萬物之靈，豈可反不如那禽鳥知所當止乎！ 這是勉人當知所止。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遠的意思。「於」，是歎辭。「緝」，是繼續。「熙」，是光明。「敬止」，是無不敬而安所止。詩人説，文王之德，穆穆然深遠，因他持敬的工夫，繼續光明，無少間斷，故其所行之事，無一不止於至善。這是言聖人能得所止。

爲人君止於仁，

「仁」，是仁愛。曾子説，爲人君的道理在於仁。文王爲國君時，管着百姓每，他件件事都盡得那仁愛的道理，無一箇人不得其所，所以説「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

「敬」，是恭敬。爲人臣的道理在於敬。文王爲西伯時，服事着天子，他件件事都盡得那恭敬的道理，無一些怠忽的意思，所以説「爲人臣止於敬」。

爲人子止於孝，

「孝」，是孝順。爲人子的道理在於孝。文王爲人子時，服事他父母，早起晚息，念念不忘，盡得那孝順的道理，所以説「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

「慈」，是慈愛。爲人父的道理在於慈。

文王爲人父時，撫養他兒子，教訓成就，都做箇好人，盡得那慈愛的道理，所以説「爲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

「信」，是誠實。與人交的道理在於信。文王與國人交接時，言語無一些虚詐，所行事都件件着實，能盡得那信的道理，所以説「與國人交止於信」。文王是聖人，凡事都止於至善。曾子指出這五件來示人，要人把文王做箇樣子去學他。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詩》」，是《衛風・淇澳》篇。「瞻」，是觀看。「淇」，是水名。「澳」，是水涯的曲處。「菉」，《詩經》上作「緑色」的「緑」字。「猗猗」，是美盛貌。詩人説，觀看那淇水的曲處，緑色之竹，猗猗然美盛。這是託物起興，以美衛之武公也。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斐」，是文章著見之貌。「君子」，是指衛武公。「切」，用刀鋸。「磋」，用鑢錫。「琢」，用椎鑿。「磨」，用沙石。詩人説，斐然有文的衛武公，他學問工夫，譬如治骨角的，既切以刀鋸，又磋以鑢錫；他自脩工夫，譬如治玉石的，既琢以椎鑿，又磨以沙石。是説他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的意思。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

「瑟」，是嚴密的意思。「僩」，是武毅的意思。「赫」、「喧」，是宣著盛大的意思。詩人説，衛武公德之存於心的，瑟然嚴密而不麤疏，僩然武毅而不怠弛。這便是「瑟兮僩兮」。德之見於身的，

赫然宣著而不闇昧，喧然盛大而不局促，這便是「赫兮喧兮」。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斐」，是有文章的意思。「諠」字，解做「忘」字。詩人又説，衛武公真是箇有文章的君子，他德澤感人之深，人都仰慕他。雖歲月久遠，終是忘他不得。這便是「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道」，是言説。「學」，是講習討論。詩人所言「如切如磋」，這是説衛武公學問工夫已精而益求其精的意思。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自脩」，是省察克治。詩人所言「如琢如磨」，這是説衛武公脩身工夫已密而益求其密的意思。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恂慄」，是戰懼。詩人所言「瑟兮僩兮」，是説衛武公爲學工夫已到，自然有那戰懼的意思常常存在心裏。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威」，是有威可畏。「儀」，是有儀可象。詩人所言「赫兮喧兮」，是説衛武公既常常戰懼，自然有威嚴，人都畏懼他；有儀容，人都取法他。

「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盛德」，是指理之得於身者説。「至善」，是指理之極處説。詩人所言「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這是説衛武公有是盛德至善，深入百姓的心，百姓每到老也忘他不得。如君之至善在仁，他能盡仁，便是君之盛德。臣之至善在敬，他能盡敬，便是臣之盛德。以至

能盡孝、慈與信，便是他爲子、爲父、與人交的盛德，所以人人自然仰慕，不能忘了。這是說「明明德」、「止於至善」。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詩》」，是《周頌·烈文》篇。「於戲」，是歎詞。「前王」，是指文王、武王。詩人歎息說，文王、武王雖去世已遠，天下之人思慕他的功德，終不能忘。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君子」，是指後賢後王。「小人」，是指後世的百姓。曾子說，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因他盛德至善的餘澤及於後世，後世爲賢人的，得以仰他德業之盛，爲王的，得以思他覆育之恩，是君子皆得其所。爲百姓的，含哺鼓腹，安饗太平之樂，耕田鑿井，安饗自然之利，是小人皆得其所。此所以文王、武王去世雖遠，而人思慕他，終不能忘也。這是說「新民止於至善」。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總前面這五段，是《大學》傳的第三章，解釋經文中「止於至善」的意思。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是孔子。「聽」，是聽斷。「訟」，是詞訟。「猶人」，是與人相似的意思。曾子引孔子說，若論判斷詞訟，使曲直分明，我與人也一般相似。必是能使那百姓每自然無有詞訟，不待判斷，方纔是好。蓋聽訟非難，使民無訟然後爲難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情」，是情實。「辭」，是訟辭。「畏」，

是畏服。「志」，是心志。曾子既引孔子之言，又申說聖人如何能使百姓無訟。只是說謊不著實的人，向聖人面前，不敢盡意說他那妄誕的虛辭，蓋因聖人能明自家的明德，於事理所止處，❶件件都明白，大能使百姓每畏服他，自然無那顛倒曲直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然無了。

此謂知本。

「本」，是指明德。聖人不務聽訟，只要使百姓每畏服，自然無訟，這便是知得那明德爲新民的根本。所以說「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四章，解釋經文中「本末」的意思。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謂知本」，這一句前面已有了，此處又說，乃是衍文。衍，是多餘的意思。「此謂知之至也」，這一句只是箇結語，上面別有闕文。闕，是欠闕的意思。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蓋」，是疑辭。「亡」，是亡失。前面是傳文第五章，疑是曾子解釋經文中「格物」「致知」的意思。因古時簡編壞爛，這一章書如今遂亡失了，朱子補在後面。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閒」，是近。「嘗」字，解做「曾」字。「竊」，是私竊。朱子說，我近曾私下取用程子的意思，補那傳文的殘闕。

❶「所止」，蕭本作「曲直」。

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這以下是朱子所補的傳文。「即」字，解做「就」字。朱子説，經文所言「致知在格物」者，是説人要推極自家心裏的知識呵，便當就那每日所接的事物上，逐件窮究其中的道理，務要明白，不可有一些不盡處。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心」，是人之神明。人之一心雖不過方寸，然其本體至虚至靈，莫不有箇自然知識。「物」，即是事物。天下事物雖是萬有不齊，然就一件件上觀看，莫不有箇當然的道理。

「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人若於天下事物的道理，不能一件件窮到那極至處，則他心裏雖有自然的知識，也未免昏昧欠缺，有不能盡了。所以説「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始」字，解做「初」字。人於事物之理有未窮，則己之知識必有不能盡。所以《大學》中，始初教人，必使爲學的於凡天下的事物，無大無小，件件上莫不因他本心已知識的道理，益加工夫窮究，必要求到那至極的去處。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豁然」，是開悟的意思。學者窮究事物的道理，今日窮究一件，明日窮究一件，用工到那積累多時，有一日間忽然

心裏自開悟通透。

「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表」，是外面，指道理易見處説。「裏」，是裏面，指道理難見處説。「精」，是道理精妙的。「粗」，是道理粗淺的。人之一心能具衆理的是全體，應萬事的是大用。人若到那豁然貫通處，則於萬物的道理，顯隱精粗，無一些曉不到，此心所具的全體大用，無一些不明了。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這便叫做物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這便叫做知至。這兩句是總結上文。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誠意，是自脩第一件事。「毋」，是禁止辭。「自欺」，是自家欺瞞不著實的意思。曾子説，經文中所言「誠其意」者，在於禁止自家的欺瞞，不要有一些不著實處。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謙」字，解做「快」字，又解做「足」字。人於惡惡，必如惡那惡臭一般，唯恐有些染著於身。好善，必如好那好色一般，務要得之於己。這等呵，便自家心上方纔快足，所以謂之「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獨」，是自家心裏獨知處。好善惡惡，實與不實，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心裏獨自知道這等去處。君子必要謹慎以審其幾微，所以説「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小人」，是不好的一樣人。「閒居」，是自家居没人看見處。曾子説，小人在没人看見處，幹那不好的事，千般百樣，都做出來。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君子」，是好的一樣人。「厭然」，是惶恐要藏躲的模樣。「揜」，是遮蓋。「著」，是顯著。曾子又説，小人在没人處幹了不好的事，及至見了君子的人，卻心裏惶恐，左遮右蓋，要揜他不好的事，顯出他好的事來。這等人不是不知善當爲、惡當去，只是他不能著實爲善去惡，所以至此。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視」，是看。「然」，是相似的意思。曾子説，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不知道別人看著自家把肚裏那肺肝都見了相似，要遮揜那惡也遮揜不得，要詐爲那善也詐爲不得。這等心不誠實，又哄人不過，有甚益處？所以説「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是實。「獨」，是人所不知、自家所獨知的去處。上文所言「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這是説小人實有那不好的心在裏面，便有那不好的形迹露出在外面。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必致謹於那心裏獨自知道的去處，而不敢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這是門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語，發明上文的意思。説那小人在幽獨處，幹了不好的事，只説人不得知，不知被人將他肺肝都看見了，便與那十目同視著，

十手同指著一般。這幽獨處，豈不甚是可畏！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

「潤」，是潤澤。「廣」，是寬廣。「胖」，是舒泰的意思。人若富足呵，房屋便粧飾得鮮美。人若有德呵，身體便發見得潤澤。如何得見？那有德的人，他中無愧怍，心裏廣大寬平，身體自然舒泰。這便是「德潤身」處。

故君子必誠其意。

人若意誠，方纔德潤其身。所以爲學君子，必使這箇念頭常常著實，好善便著實好善，惡惡便著實惡惡，不可有一毫自欺。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六章，解釋經文中「誠意」的意思。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身有」的「身」字，當作「心」字。「忿懥」，是惱怒的意思。「恐懼」，是畏怕的意思。「好樂」，是歡喜的意思。「憂患」，是愁慮的意思。曾子說，經文所言「脩身在正其心」者爲何？蓋惱怒、畏怕、歡喜、愁慮這四件，是人心裏發出來的情，人人都有。但當察箇道理上不當惱怒卻去惱怒，則惱怒便偏了；不當畏怕卻去畏怕，則畏怕便偏了；不當歡喜卻去歡喜，則歡喜便偏了；不當愁慮卻去愁慮，則愁慮便偏了。這四件偏了，心便不正，如何能脩得自家的身子？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

其味。

曾子説，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不在呵，雖是眼前的物件，也都看不見；耳邊的聲音，也都聽不得；口裏喫的飲食，也都不知滋味了。所以君子常要存著這心，以檢束其身。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上文兩節，前一節説心有偏的弊病，後一節説心不在的弊病，都是説人要脩治其身，先要端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七章，解釋經文「正心」、「脩身」的意思。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猶於也。「辟」，猶偏也。經文中所謂「齊其家在於脩其身」者爲何？蓋人於骨肉之閒，固當親愛，然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父有不義也當爭，子有不善也當教，便是陷於親愛的一偏；人於卑污之人，固當賤惡，然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他尚有可化，或有可取，便是陷於賤惡的一偏；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然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雖君上之尊，爲臣下者也當進救責難，便是陷於畏敬的一偏。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哀矜」，是憐憫的意思。「敖惰」，是簡慢的意思。人於貧窮的人，固當憐憫，若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這樣人也有不當憐憫處，一向憐憫他，這便是哀矜陷於一偏；平常的人，固當簡慢，若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這樣人也有

不當簡慢處，一向簡慢他，這便是敖惰陷於一偏。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鮮」字，解做「少」字。這是承上文說，人若偏於所好，雖其人有可惡的惡，也不知了；人若偏於所惡，雖其人有可好的美，也不知了。若於其所好的人卻能知其惡，於其所惡的人卻能知其美，這等好惡不偏的人，天下不可多得，所以說「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是俗語。「苗」，是田苗。「碩」，是茂盛。曾子說，人的情有所向，便不免陷於一偏。所以俗語說，那溺愛不明的人，他的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只說是好；那貪得無厭的人，他的田苗雖是茂盛也不知，只說不茂盛。這等的都是偏之爲害，家所以不齊了。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上文兩節是說，身爲一家的根本，人若陷於一偏而身不脩，便不能齊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八章，解釋經文中「脩身齊家」的意思。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經文中所說欲整治一國，必先整齊一家，謂何？蓋家爲一國之本，若一家的人不能教訓他做好人，卻能去教訓那一國的人都做好人，必無此理。所以說「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君子居人之上，若能自脩其身，教得一

家之內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都做了好人，不必出到家庭之外，那一國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曉得這道理，要做好人。所以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孝者，所以事君也；

「孝」，是善事其親。曾子說，國之有君，與家之有親一般。在家事親之孝，即是國之所以服事其君的道理。

弟者，所以事長也；

「弟」，是善事其兄。「長」，是尊長。國之有長，與家之有兄一般，在家事兄之弟，即是國之所以事奉尊長的道理。

慈者，所以使衆也。

「慈」，是慈愛卑幼。「衆」，是小民。國之有小民，與家之有卑幼一般，在家撫愛卑幼的慈，即是國之所以使衆的道理。這孝、弟、慈三件，是君子所以脩身而教於家的，然一國中事君、事長、使衆的道理，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

「《康誥》」，是《周書》。「赤子」，是小兒。曾子引《周書》說，爲人上的愛養那百姓每，當如那慈愛母保愛小兒子一般，方盡得愛養的心。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誠」，是誠實。曾子又解釋《周書》說，小兒或饑或寒，自家不會說，爲慈母的保愛他，用心誠實探求他所欲，雖不能盡中其意，也不甚相遠。若百姓每的好惡，比小兒又容易曉，爲人上的但推此心，誠實去求之，未有不得其所欲者。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曾子又說，女子嫁與人，方纔有爲人母之道，未有在家先學養子而後出嫁的道理。蓋甚言慈母養子之心，出於天性之自然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一人」，指人君說。「貪」，是貪欲。「戾」，是乖戾，不順理。「機」，是機關發動處。曾子說，爲人君的能使父慈子孝而一家之內皆仁，則一國的人皆興起於仁；能使兄友弟恭而一家之內皆讓，則一國的人皆興起於讓；若人君一身貪欲乖戾，則一國的人便都做出悖亂的事來。上以此感，則下以此應。機關觸動處，自然止遏不住如此。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這兩句是古人的言語。「僨」，是覆敗。曾子又說，古人曾說，一句言語有差失，足以敗壞了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時，便可以安定其國。這都是教成于國的效驗。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堯、舜」，是自古兩箇聖君。「帥」，是帥領。「桀、紂」，是兩箇無道的君。承上文說，堯、舜之爲君，他躬行仁愛於上，天下之人見他所行的是仁，也都去學他行仁，這是「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之爲君，他自行暴虐於上，天下之人見他所行的是暴，也都去學他行暴，這是「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令」，是政令。堯、舜所好在仁，故民從其仁。桀、紂所好在暴，故民從其暴。若人君出令教人以仁，而平日所好卻是暴，這是「所令反其所好」了，下民決不肯從他。此可見人君不可不先正身，以帥天下之人。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是有位的人。「求」，是責。「非」，是說人的不是，要正他的意思。有位的君子，必須自家有這等善處，然後可以責那下人之善。若自家無這善呵，便如何去責得他？自家無這等惡處，然後可以正那下人之惡。若自家有這惡呵，如何去正得他？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藏」，是存。「恕」，是推己以及人。「喻」，是曉。自家不能有善而無惡，卻要去責人之善，正人之惡，這便是所存乎身的不恕了，如何能曉喻得他人、使他爲善而不爲惡？必無此理。所以說「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這一句是通結上文。人若不能脩身而教於家，必不能成教於國。所以說「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周南·桃夭》篇。「之子」，是說女子之嫁者。婦人謂嫁曰「歸」。「宜」，是善。這一章詩說，桃樹夭夭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興女子之歸

于夫家，必能和順以善處那一家的人。曾子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能善處一家的人，使老安少懷，則一國之人自然觀感而化。所以説「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小雅·蓼蕭》篇。這一句詩説，人能於一家之中，既善事其兄，又善撫其弟。曾子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能善處其兄弟，使一家長幼和睦，則一國之人自然觀感而化。所以説「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是《詩經·曹風·鳲鳩》篇。❶「儀」，是禮儀。「忒」字，解做「差」字。曾子上文引《詩》，咏歎齊家治國的道理，其意猶未足，於此又引《詩》説，人君一身所行的禮儀，無有一些差錯，便能表正東、西、南、北四方國都的百姓。引《詩》如此，又解《詩》説，人君爲父能慈，爲子能孝，爲兄爲弟能友愛，足以爲人的法則。然後一國之人皆有所取法。爲父的也慈，爲子的也孝，爲兄爲弟的都友愛。所以説「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曾子既引三詩，又總結説，一家是一國的根本，這三詩所言雖有不同，皆是説人君欲治其國在先齊其家之意。

❶「詩經」二字，京大本、上圖本皆無。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前面是傳文第九章，解釋經文中「齊家治國」的意思。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曾子說，經文中所言均平天下，在於先治其一國之人，謂何？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上」，指人君說。「老」，是父母。「老老」，是盡事老之禮。「興」，是興起。「長」，是兄長。「長長」，是盡事長之禮。「恤」，是哀矜。「孤」，是幼而無父的人。「倍」，是違背。爲人君的，能以事老之禮孝順自家的父母，則下面百姓也都興起事父母的孝心。爲人君的，能以事長之禮恭敬自家的兄長，則下面百姓也都興起事長的弟心。爲人君的，能哀矜那孤幼的人，則下面百姓也都興起其慈心，愛恤孤幼，不肯違背了。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絜」，是度。「矩」，是爲方的器具。孝、弟、慈三件，上行下效，可見人同此心。是以君子在上，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天下之人各遂其願，也都盡得那孝、弟、慈的道理，不可使他有一箇不得其所。所以說「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惡」，是憎惡，不欲如此的意思。曾子覆解「絜矩」二字的意思說，假如不欲在上的人以無禮使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下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也不

敢以此無禮使他。如不欲在下的人不忠於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上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也不敢以此不忠事他。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前」，是「先」字的意思。如不欲前面的人以不善待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後面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先加於他。如不欲後面的人以不善待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前面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及於他。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曾子說，如不欲右邊的人以不善加於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左邊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交於他。如不欲左邊的人以不善加於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右邊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交於他。

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字，是指上文「所惡於上」至「毋以交於右」一節。曾子又總結說，人能把此心度量這上下四旁，處得他都要均齊方正，不使有一物不得其所，這便是絜矩之道。要平天下，須用這道理。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篇。「樂」，是嘉樂。「只」，是語辭。「君子」，指在上的人說。曾子引《詩》說，可嘉可樂的君子在人上，是百姓每的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曾子又解説，君子在位，能體下民之心。如飽暖安樂，民心所好，便因其所好而好之，使他各得其所；如饑寒勞苦，人心所惡，便因其所惡而惡之，使他各適其情。以一己之心，安衆人之心，譬如父母愛養他兒子一般。所以説「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是《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是截然高大的模樣。「巖巖」，是積石。「赫赫」，是顯盛。「師尹」，是指周太師尹氏説。周王信用尹氏，致得天下亂了。所以詩人托物起興説道，望著南邊的山，截然高大，山上的石頭也巖巖的堆著。如今尹氏做著太師，其名分勢位，赫赫的顯盛，恰便似那高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著他。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慎」，是謹慎。「辟」，是偏辟。「僇」字，與「刑戮」的「戮」字同意。曾子又解《詩》説，凡有國家的，百姓每都瞻仰著他，不可不常常謹慎。若是不能盡得那絜矩的道理，只管恣一己的偏私，既不順民之所好，使他飽暖安樂都不得遂，又不順民之所惡，使他饑寒勞苦都不能免。天下之民，都生怨恨，必然衆叛親離，身與國家，如何保得？所以説「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詩》」，是《大雅・文王》篇。「殷」，是成湯有天下之號。「喪」，是失。「師」字，解做「衆」字。「配」字，解做「對」

字。「上帝」，即是上天。「儀」字，當作相宜的「宜」字。「監」，是視。「峻」字，解做「大」字。曾子引《文王》詩說，殷朝比先祖宗做天子時，所行的事件件都合道理，不曾失了衆人的心。那時天命都歸他，所以能對乎上帝而有天下。及紂之時，所行的事件件都不合道理，失了衆人的心，遂失了天下。後來周家做天子的，當要鑒視殷家。這上天的大命，保守甚難，不可失了人心。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道」字，解做「言」字。曾子又解《詩》說，❶有天下的，若能絜矩，所行都合著人心，則天下的百姓都來歸向，而能配乎上帝。這便是「得衆則得國」。若不能絜矩，所行不合著人心，則天下的百姓都不來歸向，不能配乎上帝。這便是「失衆則失國」。爲人上者，豈可不以得人心保天命爲念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是指在上的人。「慎」，是謹慎。「德」，是明德。曾子因上文「不可不慎」的言語又說，在上的君子，當先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的工夫，謹慎在己之明德，不可有一些怠忽昏昧。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人」，是說得衆。「有土」，是說得國。君子既有了這明德，那百姓每同有這德的，一箇箇都感化歸順，這便是「有人」；既有了這衆人，百姓居住的

❶「詩」，蕭本、萬曆本作「釋」。

地土，一處處都屬他管轄，這便是「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財」，是貨財。「用」，是用度。既有了國土，那地中所生的諸般財貨，百姓每都來貢賦與國家，這便是「有財」；既有了財貨，國家諸般日用供給，自然都勾用了，這便是「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德」，便是明德。「本」，是根本。「末」，是末梢。有德則有人有土而後有財用，所以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内末，爭民施奪。

「爭民」，是使百姓每爭鬬。「施奪」，是教百姓每劫奪。爲人君者，以德爲外，不去自明其德，以財爲内，專去聚斂那財，百姓每見在上的人如此，也都爭鬬劫奪起來，便是爲人君的教他一般，所以說「外本内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是故」，是承上文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内，則百姓每都爭鬬劫奪，如何得相聚？所以說「財聚則民散」。若是以德爲内，以財爲外，則百姓每都愛戴歸向，如何得離散？所以說「財散則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言」，是言語。「悖」，是違悖，不順理。「貨」，是財貨。曾子承上文說，人若有不順理的言語出自於我，加於他人，他人也把那不順理的言語加之於我，❶正

❶「把」，原殘，據京大本、上圖本補。

似那財貨一般，若有不順理取將進來的，終也不順理散將出去。❶ 這是必然之理。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誥》」，是《周書》。「命」，是天命。「道」，是言。曾子又承上文引《周書·康誥》篇説，上天之命，不可爲常。這是説爲人君的若能絜矩而散財得民，便得了天命，而國家可以常保；若不能絜矩而亡身殖貨，便失了天命，而國家不可保矣。天命不常如此，爲人君的豈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是楚國史官所記的言語。「寶」，是貴重的物。《楚書》説，王孫圉聘於晉，晉趙簡子問楚國之寶何在，王孫圉説，我楚國不以金玉爲寶，只是有德的善人便當做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是晉文公舅，姓狐，名偃，字子犯。「亡人」，是指晉文公説。比先晉文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以後文公的父獻公薨逝了，秦穆公勸文公歸國以取富貴，故舅犯教文公對他説，出亡在外的人，不以富貴爲寶，只以愛親爲寶。若不去哀痛思慕其親，卻去興兵争國，便不是了。此兩節，曾子引來，皆以明不外本而内末的意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秦誓》」，是《周書》篇名，秦穆公告誓

❶「終」，原闕，據京大本、上圖本補。

群臣的言語。「斷斷」，是誠一無詐僞的意思。「技」，是才能。「休休」，是和易、正直、好善的意思。「容」，是容受。曾子引《秦誓》説，若有一个大臣，斷斷然誠一，没有别的才能，只是易直好善，容受得人，更有甚麽物可比他的度量？❶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這一个大臣，能容受得人，他見天下有才能的，便心裏喜好，恰似自家有這才能一般，略無一些嫉妒的心，其能容人之才如此。

「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彦」，是美士。「聖」，是通明。「不啻」，是不止的意思。大臣見有德性美好通明的人，心裏愛得深切，不止如他口中所言，其能容人之德如此。這可見他於有才有德的人，著實能容受得，無一些虚假。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以」，是用。「保」，是安。「黎民」，是黑髮之人，指天下的百姓。「尚」，是庶幾。「利」，是利益。人君若能用這等有容的大臣，必能保我子孫常饗富貴，保我黎民常饗太平，於國家豈不有利益哉！這説人君用大臣得其人，則其效驗如此。

「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媢」，是妒忌。「惡」，是憎嫌。「違」，是拂戾不相合的意思。「俾」，是使。

❶「更」，蕭本、萬曆本作「無」。

秦穆公又說，若做大臣的其心裏容不得人，見箇有才能的人，便妒忌憎惡，不愛見他；❶見箇美好通明的人，與他便不相合，使不得進用。這等的人，是他卑污褊淺，著實無容人之量。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殆」，是危殆不安的意思。穆公又說，人君若用這等不能容人的做大臣，如何能保輔我的子孫？又如何能保愛我的百姓？子孫、百姓也都保不得，國家必然危殆不安了。所以說「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仁人」，是指在上的人說。「放」，是放棄。「流」，是流徙。「迸」，是赶逐的意思。曾子說，這等媢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唯是仁人在上，知其爲惡，十分惡他，或放棄之，或流徙之，務要赶逐出外夷地面去，不容他在中國，以爲善人之害。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曾子又引孔子之言說，唯仁人放流這媢嫉之人，以保安善人，使不受其害，是能盡愛人之道。禁伏凶人，使他不得肆其惡，是能盡惡人之道。蓋由仁人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賢」，是有才德的好人。「命」字，當作「慢」字。曾子說，人君見那有才德的好人，卻不能舉用；雖知要舉用，又不能急急然早先用他，使在朝廷之上，這便是怠慢了。

❶「愛」，蕭本、萬曆本作「待」。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不善」，是無才無德的惡人。「過」，是過失。曾子又說，人君見那無才德的惡人，卻不能黜退，雖知要黜退，又不遠遠的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便是過失了。這一節是說，人君知所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的。蓋進善退惡，是人君第一件事。若雖知好善而不能進，雖知惡惡而不能退，則賞罰不明，賢否無別，何以致天下之治哉？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曾子說，無才無德的惡人，是衆人之所同惡。人君於那衆人所同惡的不能退而遠之，反去信任他，便是「好人之所惡」。有才有德的好人，是衆人之所同好，人君於那衆人所同好的，不能進而用之，反去疎斥他，便是「惡人之所好」。這好惡全失其道矣。

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是違逆的意思。「菑」，是災害。「逮」，是及。好善惡惡，是人之本性。人君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便是拂逆了衆人的本性，人心便都不服，必然衆叛親離，亡家敗國，一身也保不得。其災害無甚於此。所以說「菑必逮夫身」。人君好惡不明，其害至於如此，可不謹哉！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是說有位的人。「大道」，是脩己治人的大道理。「忠」，是發於己心而自盡。「信」，是循於物理而無違。「驕」，是矜高。「泰」，是侈肆。曾子承上文說，有位的君子，脩己治人有箇大

道理。必要發於己心而自盡，循於物理而無違，方纔得了這大道理。若是矜高自尊，侈肆自縱，必然失了這大道理。曾子此章既引《文王》詩説「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又引《康誥》説「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到這裏凡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天理存亡之幾，決於此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生」，是發生。「衆」，是多。「寡」，是少。「疾」，是速。「舒」，是寬。「恒」，是常久。曾子説，財貨雖是末事，然國家用度也少不得。若要發生這財貨，自有箇大道理。財貨出於土田，須使百姓每都去耕種，不要閑了，這便是「生之者衆」。百姓每納得賦税，與臣做俸禄，無有冒濫喫俸禄的人，這便是「食之者寡」。百姓每耕種，要宜赶趁時候，不妨悮了他，這便是「爲之者疾」。國家用度時，必須酌量撙節，常有些餘剩，這便是「用之者舒」。人君若能如此，則財自然常常足用了，這便是生財之道。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是發起來的意思。曾子又説，仁德之君，知道這生財的道理，不專取民之財，使百姓每都富足，則百姓每都來歸向他，其身自然發達起來。這便是「以財發身」。無仁德的君，不知生財的道理，雖身弑國亡，也不相顧，只管横取於民，積聚那財貨起來。這便是「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曾子說，在上的人果能好仁，事事都愛惜那在下的人，則在下的人必能好義，也事事忠愛那在上的人。豈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的？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既是在下的人箇箇好義，必能每事盡心向前去做，朝廷的事豈有幹不了的？事既幹了，則上安其位，下守其分，安富尊榮，府庫之財常常保得，又豈有悖出之患哉！這是說「以財發身」的效驗。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畜」，是畜養。馬四匹爲「乘」。「察」，是留心的意思。「豚」，是猪。孟獻子說：「養四匹馬的人家，是士初試爲大夫的，他已有俸禄了，不當留心去養雞豚。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冰的，他俸禄愈加厚了，不當去養牛羊。」這都是說做官的不當與民争利。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獻子又說：「有百乘的人家，都是百姓每供給，不當養聚斂之臣。蓋聚斂的臣，剥民膏血以奉其上，不比盜竊之臣，止盜府庫之財，而禍不及民。故君子與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曾子又解釋說，獻子此言，是說國家不當以利爲利，只是好義，自然有利。是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長」，是君長。「自」，是由。曾子說，人君之治國家，不肯脩德，專務聚財害民，必由小人引導得他如此。

彼爲善之。

這一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不可解。

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菑」，是天菑。「害」，是人害。「善者」，是有才德的好人。曾子又說，人君若用小人治國家，他聚財害民，無所不爲，必然致得天菑人害，一時並見。到這時節，雖去用那好人，也救不得了。所以說「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曾子又重說這兩句。解獻子之言，見得國家不當以利爲利，只以義爲利。蓋義、利之分，不可不察，故於篇終深致意焉。爲人君者所當知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這前面說話，是《大學》傳的第十章，解釋經文中「治國平天下」的意思。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

朱子說，曾子傳《大學》，總是十章。前面四章，是總論明德、新民、止至善三件綱領的章旨意趣，後面六章，是細論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八件條目的次第工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

朱子又說，第五章論格物致知，是明善窮理的要法；第六章論誠意，是誠實此身的根本。

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

而忽之也。

明善、誠身這兩件，在初學用之，尤是至切要的急務。讀這書的，不可把做淺近，忽略看過。須知成己成物，爲聖爲賢，皆自此始。

許文正公遺書卷五

《中庸》直解

《中庸》

這是一書的總名。[1] 孔子之孫子思所作。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程子，是宋時大儒，名頤，字正叔，號伊川。下一「子」字，是男子之通稱。上一「子」字，是後學之尊稱。程子解《中庸》説，這理具於人心，無所偏倚，所以名之曰中；行之日用，不可改易，所以名之曰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程子又説，中者，是天下共由的正道；庸者，是古今常行不變的定理。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天下之人，誰能不由這道理行？從古至今，誰能變易得？所以説「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此篇」，是指《中庸》這一本書。子思，是孔子之孫，名伋。孟子，是子思弟子，名軻。「恐」，是懼怕的意思。程子説，《中庸》這一本書，乃是孔門師弟子

[1] 「這是」，京大本作「是這」。

相傳授心上的妙法。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當時只是口口相傳，及到子思之時，恐怕去聖愈遠，後面未免有差失處，乃把平日口授的言語寫在書上，傳與他的弟子孟軻。這一書，始初説性命原於天，只一箇理，到中間卻散爲萬事，如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類，無所不備。及至末章，推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只是這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放」，是推開的意思。「彌」，是充滿。上下四方叫做「六合」。「卷」，是收斂的意思。「玩」，是玩味。「索」，是思索。程子又説，這箇中庸的道理，推開去則充滿於六合，收斂來則退藏於一心。中間意味無有窮盡，都是著實有用的學問。不比那虛無寂滅之教，不可見於行事。善讀這書的，玩味思索，於其中義理件件看得明白，以之脩身而身脩，以之治人而人治。自少至老，終身受用，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

「命」，是令。「性」，即是理。天生人物，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爲性，便是天命令他一般。所以説「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

「率」，是循。「道」，是道路。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的道路。所以説「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

「脩」，是品節之也。性、道雖是一般，而氣禀或異，故不能不失其中。聖人於是因其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所以説「脩道之謂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是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何須臾離得他？若其可離，則是外物，而非率性之道矣。所以説「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是故」，是承上文説。子思説，君子因道不可離，心裏常存敬畏，於那目所不覩之處，雖是須臾之頃，亦戒慎而不敢忽；於那耳所不聞之處，雖是須臾之間，亦恐懼而不敢慢。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是幽暗。「微」，是細事。「獨」，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就指那隱微説。子思又説，幽暗之中，細微之事，人以爲可忽者。殊不知其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更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所以君子之心既常戒懼，而於此幽暗之中，細微之事，雖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尤必極其謹慎而不敢忽。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喜」，是喜悦。「怒」，是忿怒。「哀」，

是悲哀。「樂」，是快樂。子思説，喜、怒、哀、樂這四件，是人之情。未與物接時，都未發出來，乃是人之性。這性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既與物接，這喜、怒、哀、樂發將出來，件件都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子思又説，這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從此出，道之體也，所以爲「天下之大本」。這發皆中節之和，便是率性之道，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道之用也，所以爲「天下之達道」。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是推極的意思。「位」，是安其所。「育」，是遂其生。子思又説，人能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静之中，無所偏倚，則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故三光全，寒暑平，山岳奠，河海清，而天地各安其所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故草木蕃盛，鳥獸魚鱉咸若，而萬物各遂其生矣。

右第一章。前面自「天命之性」至「萬物育焉」，是子思作《中庸》第一章書。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仲尼」，是孔子的表字。「君子」，是能體道的人。「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小人」，是不能體道的人。「反」，是相背的意思。子思引他祖孔子之言説，君子之人，於中庸之道，身體而力行之，日用常行，無不是這道理，故曰「君子中庸」。小人之

人，於中庸之道，不能身體而力行之，日用常行，都背著這道理，故曰「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時中」，是隨時處中。「無忌憚」，是無敬忌畏憚的意思。子思解上文說，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既有了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故曰「小人而無忌憚也」。

右第二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即是那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子思引孔子說，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有這中庸的道理，不失之太過，不失之不及，所以爲「至」。只是百姓每少能盡得這道理，已非是一日了，所以說「民鮮能久矣」。

右第三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即是那中庸的道理。子思又引孔子說，這中庸的道理不行於天下，我知道這緣故。只爲那明智的人知之太過，以爲道不足行；那愚昧的人知之不及，又不知道之所以行，所以這道理不行於天下。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賢者」，是有德的人。「不肖者」，是不賢的人。孔子說，這中庸之道不明於天下，我知道這緣故。只是賢者好行那驚世駭俗的事，既以道爲不足知，常過乎中了。不肖者卑汙苟賤，既不能行這中道，又不求所以知，常不及乎中了，此道之所以不得明於天下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是譬喻明與行說。「味」，是譬喻中說。孔子又說，人於日用閒，誰不飲食？只是少有能知其滋味者。正恰似這中庸的道理，誰不要明？誰不要行？只是明不到那中處，行不到那中處，所以有太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孔子說，中庸之道，因是不明於世，所以不行於世。子思引來，承接上文「鮮能知味」之言，以起下章「大舜能知能行」之意。

右第五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是虞帝。「知」，是知之明。「問」，是訪問。「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的言語。「隱」，是不宣露的意思。「惡」，是不好的言語。「揚」，是不隱匿的意思。「善」，是好的言語。「執」，是執持。「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中」，是中道。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有虞帝舜，他是大知的聖人。他

凡遇事物之來，好要訪問，雖聞淺近的言語，也好要審察。若所言不好的，便隱而不發；若言語好的，便稱揚於衆。不但如此，於那好言語中間，又執持兩端，自家度量，取其合著中道的用之。這是大舜不自用其知，取衆人之知以爲知，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知」，是聰明的意思。「驅」，是逐。「罟」，是網。「擭」，是機檻。「陷阱」，是掘的坑坎。都是揜取禽獸者。「期月」，是滿一月。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天下之人，箇箇都說自己明知，然日用之閒，禍機在前，便當辟去。今乃被人驅逐，如禽獸落在網罟機檻之中，陷在陷阱坑坎之內，不知辟去，如此豈得爲知乎？天下之人，箇箇都說自己明知，然處事之時，辨别衆理，擇得箇中庸，便當謹守不失。今乃不能滿一箇月，便已失去。如此又豈得爲知乎？言知禍而不知辟，譬喻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是孔子弟子顔回。「擇」，是辨别的意思。「拳拳」，是奉持的意思。「服」，是著。「膺」，是胸。子思引孔子

之言説，回之爲人，於天下事物都辨別箇中庸的道理。但得了一件善道，便拳拳然奉持在心胸閒，守得堅定，不肯須臾失了。這是顔回知得中庸道理明白，故擇之精而守之固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是平治。孔子説，天下國家是至難平治的，然資稟之近於知者，能均得。爵祿是至難推卻的，然資稟之近於仁者，能辭得。白刃是至難冒犯的，然資稟之近於勇者，能蹈得。三者雖若至難，其實容易。至於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雖若容易，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到得。所以説「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九章。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子路」，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抑」，是語辭。「而」，是汝。子路好勇，故以强爲問。孔子荅他説，汝之所問者，乃是南方之所謂强與？北方之所謂强與？抑是汝之所當强者與？其説詳見下文。

「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寛」，是寛容。「柔」，是柔巽。「無道」，是横逆不循道理。孔子説，如何是南

方之强？人能寬容柔巽，以教誨人之不及，人或以横逆不循道理的事來加我，我亦直受之，不去報復他。這便是「南方之强」。蓋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此則君子之道，故曰「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是席。「金」，是刀、鎗之類。「革」，是盔、甲之類。孔子又説，如何是北方之强？那刀鎗、盔甲，是征伐時所用的凶器，人所畏怕的，今乃視之如卧席一般，雖至於死，而無厭悔之意，這便是「北方之强」。蓋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此則强者之事，故曰「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君子」，是成德之人。「和」，是和順。「流」，是流蕩。「强」，是强勇。「矯」，是强貌。「强哉矯」，是贊歎之辭。「倚」，是偏著。「變」，是改變。「塞」，是未達。孔子説，人若和順，易至於流蕩。君子雖與人和順，而不至於流蕩，其强之矯矯者。人若中立，易至於偏倚，君子能卓然中立，而不至於偏倚，其强之矯矯者。君子當國家有道之時，達而在上，不改變了未達之所守，其强之矯矯者。當國家無道之時，雖至於死，不改變了平生之所守，其强之矯矯者。這四件是君子之强，乃學者之所當勉。孔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字，當作「索」字，是求也。「隱」，是隱僻。「怪」，是怪異。「述」，是稱述。孔子説，有等人深求隱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要行人之所不能行。這等所爲，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肯爲此事哉？所以説「吾弗爲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是依。「塗」，是路。「廢」，是棄。「已」，是止。孔子説，君子能擇乎善，遵依此道而行，然用力不足，行到半塗中，卻廢棄了。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聖人自謂我卻遵道而行，行必到盡處，自不肯半塗而廢了。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行必到那盡處，自有所不能止，所以説「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是循。「遯」，是隱遯。「悔」，是怨悔。孔子又説，君子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之道而行，又不肯半塗而廢，是以隱遯於世，人不見知亦無怨悔。此中庸之成德，正吾夫子之事，而謙不自居，所以説「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即是中庸之道。惟君子爲能體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是用之廣。「隱」，是體之微。子思說，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則微妙而難見。如下面說的便是。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子思說，這君子之道，就一事上說，雖至愚的夫婦，他也有箇自然之良知，不待學而知者。若論到那全體至極處，雖生知的聖人，也有知不盡處。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子思又說，這君子之道，就一事上看，雖是箇不肖的夫婦，他也有箇自然之良能，不待學而能者。若論到全體至極處，雖安行的聖人，也有行不盡處。

這兩段都是說「君子之道費而隱」的意思。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憾」，是怨恨的意思。子思說，這君子之道，若論到那全體至極處，不止聖人不知不能，雖天地也有不能盡處。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或當寒不寒，當熱不熱；或水旱虫蝗，或風雷霜雹；或爲善的不降與他福，爲惡的不降與他災。也未免喫人怨恨。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子思又說，這君子之道，若就那廣大處說，則極於至大而無外，舉天下載不了；就那微小處說，則入於至小而無內，舉天下破不開。這都是用之廣處。

然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便是體之微處。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是《大雅·旱麓》篇。「鳶」，是鴟鳥。「戾」，是至。「躍」，是跳。「淵」，是水深處。「其」，是指此理而言。「察」，是昭著。詩人説，鳶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于淵。子思引而解之説，「鳶飛戾天」，是言此道理昭著於上；「魚躍于淵」，是言此道理昭著於下。皆出率性之自然，這便是「費」。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這便是「隱」。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是託始的意思。子思又説，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處而言，託始於夫婦居室之閒，無非此道之流行。及那至極處，昭著於天高地下之際，無非此道之呈露。子思言此，所以通結上文費、隱之意。

右第十二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便是率性之道。子思引孔子之言説，率性之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閒，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的人，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離了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便不是道了。所以説「不可以爲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詩》」，是《豳風・伐柯》之篇。「伐」，是砍伐。「柯」，是斧柄。「則」，是法則。《豳風》之詩説，人手中執著斧柄，去砍那木來做斧柄，那斧柄長短的法則不必别處遠求，只就這手中所執的便是。道之不遠於人，亦是如此。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睨」，是斜看。孔子又解詩説，把手中所執的斧柄，與那所伐的斧柄比來，雖是法則相似，還有彼此之不同。故伐木做斧柄的，看那手中斧柄的法則，尚以爲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以」，是用。「治人」，猶言責人。「改」，是改過。孔子又説，執柯伐柯，固有彼此之不同。若是以人治人，則爲人的道理都在各人身上，所以君子責人，就用他身上原有的道理。如事親之孝，事長之弟，這道理都是各人原有的。若是不孝不弟，便把那孝弟的道理去責他，他若肯改過爲孝爲弟，就便止了，再不去責他。這是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不是要他遠人以爲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違」，是彼此相去的意思。「道」，即是率性之道。孔子説，忠、恕這兩件，與率性之道，相去不遠。如人以横逆加於我，我心裏不欲他如此，則推己之心以度人，知道他的心與我一般，我也不以此横逆加於人。這便是忠、恕之事。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自謙説，君子之道有四件，我於這四件的道理，一件也不能盡得。下文乃詳言之。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求」，是責。孔子説，所謂君子之道四，而未能一焉者，何以見之？且如爲子之道在於孝，我之所責乎子者，欲其孝於我，反求乎我之所以事父，卻未能如我之所以責子者；爲臣之道在於忠，我之所責乎臣者，欲其忠於我，反求乎我之所以事君，卻未能如我之所以責臣者；悌爲事兄之道，所責乎弟者，欲其悌於我，反求乎我之所以事兄者，卻未能克盡其悌；信爲朋友之道，所責乎朋友者，欲其信於我，反求乎我之所以交朋友者，卻未能先施之以信。這四件君子之道，孔子都説未能，其實是自謙之詞。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庸」，是平常。「庸德」，是常行的德行。「庸言」，是常説的言語。「行」，是踐其實。「謹」，是擇其可。「慥慥」，是篤實的模樣，贊美之辭也。孔子説，人於那平常之德，必要踐其實以爲行；❶於那平常之言，必要擇其可而後説。然行常失於不足，有不足處，不敢不勉力行將去。言常失於有餘，若有餘處，

❶「以爲」，蕭本、萬曆本作「而後」。

不敢盡説出來。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言行相顧如此，豈不是慥慥然篤實之君子乎！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

右第十三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是見在。「位」，是地位。「願」，是願慕。子思説，君子之人，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有慕外之心。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富貴」，是有爵禄的。「貧賤」，是無爵禄的。「夷狄」，是外國。[1]「患難」，是困苦。君子見在富貴，便行那富貴所當爲的事；見在貧賤，便行那貧賤所當爲的事；見在夷狄，便行那夷狄所當爲的事；見在患難，便行那患難所當爲的事。這是説素位而行的意思。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得」，是安舒的意思。子思説，君子於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間，惟爲其所當爲，隨其身之所寓，坦然安舒，無所入而不自得。這是承上文「素其位而行」説。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攀援。「怨」，

[1]「外國」，原作「遠方」，據蕭本、萬曆本、京大本、上圖本改。

是怨憤。子思又說，君子居人上以臨下，則安於在上之位，不肯陵虐那下面的人。居人下以事上，則安於在下之位，也不敢攀援那上面的人。惟正其身而不求於人，自然無有箇怨憤的心。上面不敢怨憤於天，下面也不敢過尤於人。這是承上文「不願乎其外」說。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是平地。「俟」，是等候。「命」，是天命。「險」，是不平穩的去處。「徼」，是求。「幸」，是不當得而得的。子思說，君子素位而行，隨其所寓，都安居在平易的去處，一聽候著天命，無有慕外的心。小人卻常行著險阻不平穩的去處，以求理所不當得者。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射」，是射箭。射弸裏面畫布叫做「正」。棲皮叫做「鵠」。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射箭的人，與那君子人相似。君子凡事正己而不求人，射箭的人，若是不中那正鵠，只責自家射的不好，不怨尤他人，豈不有似君子乎？這是通結上文的意思。

右第十四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道」，即是中庸之道。「辟」，與譬喻的「譬」字同。「邇」，是近。「登」，是升。「卑」，是下。子思說，君子之道，固無所不在，而進道的工夫，卻自有箇次序，不可躐等。辟如行路一般，要到那

遠處，必須從近處起程，方可到得。未有不由近而能至遠者。辟如登高一般，要到那高處，必須從下面上去，方可到得。未有不由下而能升高者。所以説「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詩》」，是《小雅·常棣》之篇。「合」，是和合。「鼓」，是「彈」。「琴」、「瑟」，都是樂器。「翕」，也是和合。「耽」，是久。「帑」，是子孫。《詩經》裏説，人能和於妻子，意氣和悦，有如彈琴瑟一般。宜於兄弟，心志和樂，樂而且久。爲室家的，則相諧和，無乖戾的意思；爲妻帑的，則相懽樂，無怨怒的意思。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順」，是安樂。孔子因讀這詩歎息説：「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上面爲父母的心，其亦安樂矣乎。」子思引《詩》及此語，所以發明上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鬼」，是陰氣之靈。「神」，是陽氣之靈。氣之伸處便是神，氣之歸處便是鬼。這是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這「德」字不是德行，只是説性情功效。性情是鬼神之體，功效是鬼神之用，這便是德。子思引孔子之言説，鬼神在天地間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豈不極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體物」，是爲物之體。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説，鬼神無有形象，目視之而不可見；無有聲音，耳聽之而不可聞。其體雖至隱，而其用則至顯。凡物之生，都是陰陽之氣合；凡物之死，都是陰陽之氣散。是鬼神爲物之體，凡物都遺他不得。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是齊戒。「明」，是明潔。「盛服」，是美盛的衣服。「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旁。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説，鬼神之靈能使天下的人齊明以齊其内，盛服以飾其外，畏敬奉承，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那鬼神之靈，洋洋乎流動充滿，仰瞻於上，便恰似在上面一般；顧瞻於旁，便恰似在左右一般。這便是「體物而不可遺」之驗。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字，解做「況」字。「射」，是厭。三箇「思」字，都是語辭。孔子論鬼神爲德之盛，於此引《大雅・抑》之詩説，鬼神之來格，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得而測度，況可厭怠而不敬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是真實無妄之謂。孔子又説，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雖若微妙難知，然體物不遺，洋洋如在，卻又甚是顯著。夫鬼神之德，微之所以顯者何

哉？蓋鬼神不過是箇陰陽合散，而陰陽之合散，無非是箇真實無妄的，故其發見昭著之不可揜如此。這又是總結上文的意思。

右第十六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宗廟」，是祭祀祖先的去處。子思引孔子之言説，古之聖君帝舜，其可謂之大孝也與。何以見之？以言其德，則德之盛至於爲聖人。以言其位，則位之尊至於爲天子。以言其富，則兼四海之内而皆有之。由是上而有宗廟之建，則祖考歆饗其祭祀；下而有嗣續之傳，則子孫保守其胤祚。帝舜德位福祿，件件都到那至極處，此其所以爲孝之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位、祿、名、壽，是大德的徵驗。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説，人君有盛大之德，必然得天下至尊之位，必然得天下至厚之祿，必然得美好的聲名，必然得長遠的壽數。蓋有其德必有其驗，如舜有大孝，能得祿、位、名、壽便是。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是材質。「篤」，是厚。「培」，是培養。「覆」，是覆敗。孔子又説，上天生物，必因他材質而加厚他。凡物之栽植的，有生長之理，便降雨露以滋養他。物之傾仆的，有覆敗之理，便降霜雪以覆敗他。所以明舜之有德，必得

位、祿、名、壽，乃是天道自然如此。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是《大雅・假樂》篇。「嘉樂」，是可嘉可樂。「憲」字，本是「顯」字。「令德」，是美德。「宜」，是合。「民」，指百姓說。「人」，指百官說。「保佑」，是眷顧的意思。「申」，是重。孔子引《詩》說，可嘉可樂的君子，有顯顯之美德。在外合乎百姓的心，在內合乎百官的心。故能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天既從而眷顧之，又從而申重之。即是天因其材而篤之的意思。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是受天命爲天子。孔子又總結上文之意說，有大德於己者，必受上天之命而爲天子。如舜有大德，而得祿、位、名、壽便是。

右第十七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憂」，是憂慮。「文王」，是周文王。「王季」，是文王的父。「武王」，是文王的子。「作」，是創始。「述」，是繼述。孔子說，從古帝王，心無憂慮的，只有文王。如何見得？蓋文王上有王季之賢而爲之父，下有武王之聖而爲之子。王季克勤王家，其功德已創作於前；武王奄有四海，其功業又繼述於後。此文王之心所以無憂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武王」，是周武王。「纘」，是承繼。「大王」，是武王的曾祖。「王季」，是武王的祖父。「文王」，是武王的父。「緒」，是統緒。「戎衣」，是盔甲之類。孔子又説，武王纘繼他祖宗大王、王季、文王的統緒，一著戎衣以伐商紂，遂有了天下。百姓每都仰戴稱美他，他自身不失了天下顯著的名聲。以言其尊，則至於爲天子；以言其富，則兼四海之内而皆有之。上而祖考，則安享宗廟之祭祀；下而子孫，則世世保守帝王之基業。此武王所以爲達孝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末」，是老。「大王」，是王季的父。「王季」，是文王的父。「先公」，謂組紺以上至后稷，又是大王、王季的祖。孔子説，當初武王到老年來，方纔受天命爲天子。故制作的事，不曾爲得。到周公相成王，乃推文王、武王的意思，及乎王迹之所由起。故大王、王季生時，未嘗稱王，今特追尊以王者的稱號。組紺以上，未嘗爲天子，又推大王、王季的意思，把天子的禮來祭之。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斯」字，解做「此」字。「達」是通。「庶人」，是百姓。上文那尊親的禮，不獨行於朝廷，又推之以制爲禮法，通行於天下。使凡天下爲諸侯的，爲大夫的，爲士與百姓的，各得以尊其親。這可見周公的達孝。

「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葬」，是葬埋。「祭」，是祭祀。孔子說，周公制禮法以通行於天下，若爲父的曾做大夫，爲子的卻做士，父没了時，安葬便用大夫之禮，祭祀便用士之禮。若爲父的只做士，爲子的卻做大夫，父没了時，安葬便用士之禮，祭祀便用大夫之禮。蓋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禮當如此。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期」，是一年。「喪」，是喪服。「達」，是通達的意思。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周公制禮以通行天下，大凡伯叔兄弟一年的喪服，自庶人以上，通於大夫，皆行之。天子與諸侯都不行了。若是父母三年之喪，則下自庶人以上至於天子，皆通行之。蓋人皆由父母而生，恩深義重，無有分别，所以說「無貴賤一也」。

右第十八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是通達。「達孝」，是通天下之人皆謂之孝。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武王、周公，能孝其親，通天下的人，無一箇不稱他做孝，所以謂之「達孝」。下面說的便是。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能。「繼」，是繼續。「志」，是心志。「述」，是傳述。「事」，是事功。「人」，是指前人說。孔子又說，武王、周公，所以謂之達孝者，無他，只是他能繼志述事而已。蓋前人有欲爲的心志而未成，他便能繼續之，使有成就。

前人有已成的事功而可法，他便能傳述之，使不廢墜了。所以通天下的人，無不稱他做孝。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脩」，是整飭。「祖廟」，是祭祀祖先的去處。「陳」，是陳設。「宗器」，是先世所藏的重器。「裳衣」，是先世所遺的衣服。「薦」，是供薦。「時食」，是四時該薦的品物。孔子又説，武王、周公，制爲祭禮，當那春秋的時節，便整飭那祭祀的去處，陳那先世所藏的重器，設那先世所遺的衣服，供薦那四時該用的品物。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序」，是次第。「昭穆」，是宗廟的位次。左邊向南爲昭，取昭明之義。右邊向北爲穆，取深遠之義。武王、周公，制祭祀宗廟之禮，祖宗神位左邊爲昭，右邊爲穆，各有箇次序。其子孫助祭的，也各因祖宗的昭穆以爲次序，故曰「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爵」，是公、侯、卿、大夫。「事」，是宗祝有司之職事。「旅」，是衆。「酬」，是導飲。「毛」，是毛髮。「齒」，是年數。宗廟中祭祀，必以公、侯、卿、大夫的爵位爲次序，所以辨别貴賤之等。宗祝有司的職事，必擇禮儀純熟者爲之，所以辨别賢能之人。到那祭祀將畢，行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這是逮及賤者，使亦

得以申其敬也。到那祭祀已畢，行燕飲之禮，則以毛髮之色爲坐次高下，這是只論其年數之長幼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是踐履。「位」，是祭祀的位。「禮」，是祭祀的禮。「奏」，是作。「樂」，是祭祀的樂。「敬」，是恭敬。「所尊」，是先王的祖考。「愛」，是慈愛。「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事」，是事奉。孔子又說，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所制祭祀之禮，當祭之時，踐履著先王祭祀的位，行著先王祭祀的禮，奏著先王祭祀的樂。誠意篤至，恭敬先王的祖考；恩誼周徧，慈愛先王的子孫臣庶。先王雖死，事奉他如生的一般；先王雖亡，事奉他如存的一般。這祭祀中間，都是繼志述事的意思，所以謂之「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先」，是指祖宗說。「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從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嘗」，是秋祭之名。四時皆有祭，此特舉其一件。「示」，與視看的「視」字同。「掌」，是手掌。「示諸掌」，言易見也。孔子又說，郊社所行之禮，所以祭祀上帝與后土。宗廟中所行之禮，所以祭祀祖宗。這禮中間，都有箇義理。人能明得祭祀天地之禮，祭祀祖宗之義，則仁孝誠敬，無所不至。推

之以治天下，便似看那手掌一般的容易。所以說「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右第十九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哀公」，是魯國的君。「文、武」，是周文王、武王。「布」，是陳列。「方」，是木版。「策」，是竹簡。古時未有紙劄，用木版、竹簡寫書。「息」，是滅。魯哀公問孔子說，爲政的道理是如何？孔子對說，文王、武王雖已没了，當時所行的政事，都陳列在木版、竹簡中。如今若有那時這等的君臣，則文王、武王的政事，便都興舉了。若無有那時這等的君臣，則文王、武王的政事，便都息滅了。所以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是快速的意思。「樹」，是種。「蒲盧」，是蒲葦。孔子又告哀公說，以人立政，易於興舉。譬如以地種樹，易於發生，甚是快速。那蒲葦草，尤是易生之物，但種上便發生出來，所以立政正如種蒲葦一般，何難之有？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人」，是賢臣。「身」，指君身說。「道」，即是天下之達道。「仁」，是本心之全德。孔子又說，人道敏政，所以人君爲政在乎得賢臣以爲輔佐。要取用賢人，又須脩自家身以爲法則。要脩自家的身，必須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的道理。要脩這道，又須

全盡本心之德，不可有一些虧欠。德全於身，則有是君有是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上一箇「親」字，是就奉事説。下一箇「親」字，是指親族説。「宜」，是分別事理，各有箇當然處。「尊」，是敬。「賢」，是有德的人。「殺」，是降殺。「等」，是等級。「禮」，是天理之節文。孔子又説，仁是人所得以有生之理，具這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愛莫大於愛親，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有仁便有義。義是分別事理，使之各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先於尊賢，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然親親中閒，自父子兄弟以至於宗族媚黨，自然有箇降殺。尊賢中閒，大賢則事之爲師，次賢則資之爲友，自然有箇等級。這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那天理之節文，又從此而出，故曰「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此句當在後面，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即是理。孔子又説，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若自家身有不脩，便無以爲取人的法則，所以君子在上的不可不先脩其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若不能盡親親之仁，便無以爲立身的根本，所以欲脩其身，不可不先事其親。欲盡事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

若不能知人，則所親或非其人，所由或非其道，不免辱身危親，所以思事親，又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是天理之自然。若不能知天，則自家心裏不明，於人之智愚賢否，皆不能辨別，所以思知人，又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達道」，是天下古今人所通行的道理。「三」，是指下文知、仁、勇三件。「昆弟」，即是兄弟。孔子告哀公説，天下古今人所通行的道理有五件，所以行這道理，卻在於知、仁、勇三者之德。那五件是天下的達道。相臨而爲君臣，君臣有箇義的道理；相生而爲父子，父子有箇親的道理；相配而爲夫婦，夫婦有箇別的道理；同氣而爲兄弟，兄弟有箇序的道理；同道而爲朋友，朋友交接有箇信的道理。這五件，是人人之所固有，人人之所通行，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是承上文説。達道雖人所共由，然必知以知此道，仁以體此道，勇以强此道。這知、仁、勇三件，乃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所以説「天下之達德」。然要行這三達德，又只在一件，是那一件？不過是誠而已。誠，是真實無妄。這三達德之中，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這三箇「知之」，都是説知那達道。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則有不同。故於那達道或有生而自能知之的，或有學而後能知之的，或有困心衡慮，發憤强求而後能知之的。這三等人，其聞道雖有蚤晚，然到那知之之地，只是一般，所以説「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這三箇「行之」，都是説行那達道。孔子又説，人於那達道，有不待學而安然自能行之的，有真知篤好如貪利而行之的，又有黽勉强力而行之的。這三等人，其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成功的去處，也只是一般，所以説「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這「子曰」兩箇字，是書中多寫了的字。「學」，是學那達道。「近」，是相去不遠的意思。「力」，是用力。「耻」，是羞耻。孔子又説，人有未及乎達德而求入德的，若能嗜好學問，講明義理，雖未便盡知之德，而可以破其愚惑，是亦近乎知矣。能自强不息，勉力於行，雖未便盡仁之德，而可以忘其私欲，是亦近乎仁矣。能以不如人爲可羞耻，務要求及乎人，雖未便盡勇之德，而可以起其懦弱，是亦近乎勇矣。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字，解做「此」字。「三者」，指上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句。「人」，是對自己說。「國」，是一國。「家」，是一家。孔子又說，人君若能知得好學、力行、知耻這三件，便能入三達德，行五達道。脩身的道理，不過如此。故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只從此推將去，便可以治人。故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一箇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若推將去，則天下的人，一國的人，一家的人，無有不可治的。故「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是常。「體」，是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的意思。「子」，如父母愛其子一般。「百工」，是各色技藝。「柔」，是寬卹的意思。「遠人」，是遠方來的，如商賈、賓旅皆是。「懷」，是懷服。孔子說，大凡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的道理。第一件，當先脩治自家的身子。第二件，當尊禮有德的賢人。第三件，當親愛同姓的親族。第四件，當加敬那爵位隆重的大臣。第五件，當體念分理庶務的群臣。第六件，當子愛天下的百姓。第七件，當招來那技藝的百工。第八件，當寬恤那遠來的商賈賓旅。第九件，當懷服天下諸侯之國。這便是九經的條目。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

禮重。

「道」，即是達道。「諸父」，是伯父、叔父。「昆弟」，是兄弟。孔子又説，治天下國家，常行的道理有九件，每件各有箇效驗。人君若能脩治自家的身子，則道成於己，自然做的百姓每的表儀，故曰「脩身則道立」。人君若能尊禮賢人，將道理都講明了，自然無所疑惑，故曰「尊賢則不惑」。人君若能親愛同姓的宗族，與他同享富貴，自然無有怨恨，故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人君若能敬重輔弼大臣，則信任專一，小臣不得離間，臨事自然無有迷眩，故曰「敬大臣則不眩」。人君若能把自己的心體群臣的心，知他心裏所欲，則群臣必感恩圖報，都盡心盡力與朝廷幹事，故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勸」，是悦從的意思。「歸」，是向。「畏」，是畏服。孔子又説，人君於國中百姓，能愛惜保養如父母愛子一般，則百姓每蒙其恩澤，自然悦從，故曰「子庶民則百姓勸」。人君於百工技藝，能招來安輯他，則百工每將他工作互相換易，以生貨財，國家用度自然充足，故曰「來百工則財用足」。人君於那四方遠人，能柔而撫之，則凡爲賓旅的，聞風慕義，誰不來歸？故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人君於那天下諸侯，能以恩而懷之，則凡爲天下之諸侯的，自然感恩畏服，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齊明」，是齊其心之思慮，使之明潔的意思。「盛服」，是美盛的衣服。「動」，是就行事説。這以下是九經之事。孔子又説，人君於那未接物時，齊明以齊其心思，盛服以肅其容儀。到那接物之際，又隨事省察，不合於理便不妄動。則内外交養，動静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故曰「所以脩身也」。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讒」，是讒言譖人的。「色」，是女色。「貨」，是財貨。「德」，是有德之士。人君於那讒譖的小人，斥逐他，不使之在左右；於那美好的女色，疎遠他，不使之在目前；於那寶貨財物，輕賤他，不汲汲去求取。只一意貴重那有德的賢士大夫，則天下賢才皆有所勸勉而樂爲我用矣。故曰「所以勸賢也」。

「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

「位」，是爵位。「禄」，是俸禄。「盛」，是衆盛。「忠」，是盡己之謂。「信」，是以實之謂。人君於宗族之親，尊其爵位以貴之，重其俸禄以富之。兄弟婚姻，不使相遠，好惡之事，必與之同，則有恩有義，親族都各遂其情，故曰「所以勸親親也」。人君於輔弼大臣，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不使他親理細務，則大臣得從容於上，以道佐人主，故曰「所以勸大臣也」。人君於群臣庶士，忠信以待之而極其誠，重禄以養之而極其厚，則爲士者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於趨事赴功矣。故曰「所以勸士也」。

「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時」，謂農務閑暇之時。「斂」，是收取稅糧。「省」，是看視。「試」，是考較。「既稟」，是工食。「嘉」，是褒美。「矜」，是憐憫。孔子又說，人君於那百姓，須在農閑時役使他，不妨誤了他的農務。收取他當出的稅糧，又不過於厚。則百姓每都得安逸富足，樂於生業。故曰「所以勸百姓也」。人君於那百工，逐日看視，每月考較，均給與他稟食，必與他工作之高下相稱，則惰者知勉而能者知勸。故曰「所以勸百工也」。人君於那遠方賓旅，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供給以迎之。因能授任，以褒美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憫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曰「所以柔遠人也」。

「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絶世」，是說諸侯子孫已絶了的。「廢國」，是說諸侯國祚已滅了的。「朝」，是諸侯見於天子。「聘」，是諸侯使卿大夫來獻。孔子又說，人君於那天下諸侯子孫已絶的，尋他旁支來繼續他；國祚已滅的，舉他子孫來與他封爵。整治其壞亂，教他國中上下相安；扶持其危殆，教他國中大小相恤。定其朝聘之時，每年使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卿一大聘，五年則諸侯自來一朝見。這是惟恐勞其力。制其貢賜之節，朝聘去時，燕賜之禮常從厚；貢獻來時，方物之數常從薄。這是惟恐匱

其財。則天下諸侯都竭忠効力以蕃衛王室，都無有倍畔的心，故曰「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又結上文説。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之道，然所以行之者，只是一件，那一件也不過是誠而已。蓋爲治之事，件件要著實，一有不誠，則這九件皆爲虚文了。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凡事」，是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説。「豫」，是素定。「廢」，是廢弛。孔子説，凡達道、達德、九經等事，都要先立乎誠，方行得去。若不先立乎誠，這凡事便都廢弛了。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是躓礙難行的意思。「困」，是窘困。「疚」，是病。「窮」，是盡。孔子又説，凡言語先定乎誠，句句著實，自然説得去，不至於有躓礙。凡事物先立乎誠，件件曾理會過，自然臨時做得徹，不至於窘困。凡所行先立乎誠，則心有主張，不至枉道從人，自然無有疚病。凡道理先立乎誠，則千變萬化都有箇妙用出來，自然無有窮盡。這四句，又是推説上文「凡事豫則立」的意思。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字，解做「得」字。「獲乎上」，是得上人的心。孔子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説，在下位的人，必須得上人的心，然後可以治民。若不得上人的心，

則無以安於其位，雖有愛民之志，也行不得。故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孔子又説，要得上人的心，自有箇道理。不在於諛説取容，惟取信於朋友而已。若不能取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在上的人何由知得？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是承順。「親」，是指父母说。人要取信乎朋友，自有箇道理。只在承順自家的父母，若不順乎親，那厚處先薄了，朋友如何肯信？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反」是反求。「誠」，是真實無妄。人要順乎親，自有箇道理。只在誠實自家身上。若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有不誠實，那事親的禮節都是虛文，父母如何得悦？故曰「反求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明」，是知之真的意思。人要誠其身，自有箇道理。只在乎明善。若不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如何能誠其身？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是真實無妄之謂。天賦與人的道理，本來真實無妄，無一些人爲，這便是「天之道也」。「誠之」，是未能真實無妄，要用力到那真實無妄的地步，

人事當得如此，這便是「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勉」，是勉强。「思」，是思索。「從容」，是自然的意思。「擇」，是揀擇。「執」，是執守。誠者，安而行之，不待勉强，自然中道。生而知之，不假思索，自然合理。此乃渾然天理的聖人，則亦是「天之道也」。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辨别衆理，以明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堅固執守，以誠其身。此乃未至於聖，而用力脩爲的，則所謂「人之道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博」，是廣博。「審」，是詳審。「慎」，是謹慎。「明」，是分明。「篤」，是篤實。孔子又告哀公説，人君欲誠其身，有五件條目。第一要博學。如達道、達德，與凡天下事物之理，都須學以能之。既學了，又要審問之於人，以訂其所疑。既問了，又要謹思之於心，而求以自得。既思了，又要分明辨析，以盡公私義利之真。學、問、思、辨，既有所得，必皆著實見於踐履而躬行之。這五件便是「誠之」之目。學而知，利而行者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措」，是舍置的意思。孔子又説，爲學之道，不學則已，學則必須到那能處。不至於能，決不肯舍了。不問則已，問

則必須到那知處，不至於知，決不肯舍了。不思則已，思則必須到那自得處，不至於得，決不肯舍了。不辨則已，辨則必須到那明白處，不至於明，決不肯舍了。不行則已，行則必須到那篤實處，不至於允蹈實踐，也決不肯舍了。他人只用一倍工夫，便能知能行，我則加以百倍工夫，必要到那去處。他人只用十倍工夫，便能知能行，我則加以千倍工夫，必要到那去處。這一段是説困知勉行的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此道」，指上文百倍工夫説。「愚」，是昏昧。「明」，是明白。「柔」，是懦弱。「强」，是剛强。孔子又説，人於那學、問、思、辨、篤行五件事上，果然能用百倍工夫，氣質雖是昏愚，必能變化做箇明白的人；氣質雖是懦弱，必能變化做箇剛强的人。

右第二十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子思説，自其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這是聖人之德，天性本來有的，所以叫做性。若未能無所不實，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這是賢人之學，由教而入的，所以叫做教。那德無不實的，自然無有不明，先明乎善的，也可到那誠的地步，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至」字，解做「極」字。「天下至誠」，是說聖人之德，真實無妄，舉天下人莫能過他的意思。「性」，是指天命的道理說。「人」，是衆人。「物」，是萬物。子思說，唯天下至誠的聖人，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於那天命的道理，無有毫髮不盡處，❶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人之性與我的性，只是一般。聖人既能盡其性，便能使天下之人，一箇箇都復其本然的道理，這便是「能盡人之性」。物之性與人的性，也只是一般。聖人既能盡人之性，便能使天下之物，一箇箇都遂其自然的道理，這便是「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贊」，是助。「化育」，是造化生育。「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子思又說，人物之性，固皆天之所賦。然天能與人物以性，不能使他皆盡其性。聖人既能盡物之性，則凡天地造化生育之功有不到處，一件件都能贊助他，這便是「贊天地之化育」。聖人既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成位乎其中，以一人之身，與那天、地並立而爲三才，這便是「與天地參矣」。

右第二十二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❶「有」，萬曆本作「一」。

「其次」，是說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的人。「致」，是推致。「曲」，是一偏。「形」，是形見。「著」，是顯著。「明」，是光明。「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是泯於無迹的意思。子思前章說至誠盡性，於此又說，其次的人，必須從那善端發見的一偏處，推而致之，以至其極。曲無不致，則其德無有不誠實處，故曰「曲能有誠」。德既實了，自然充積於中而發見於外，故曰「誠則形」。既發於外，便顯著而不可掩蔽，故曰「形則著」。既顯著了，便又有光輝發越之盛，故曰「著則明」。既光明了，自然能感動得人，故曰「明則動」。既動得人了，自然能使人改變不善以從於善，故曰「動則變」。既能使人變，自然能使人化，泯然不見改變之迹了，故曰「變則化」。這化的地步不容易到，獨有天下至誠的聖人乃能如此。今自致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也與聖人一般了。所以又說「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右第二十三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興」，是興起。「禎祥」，是福之兆，如麒麟、鳳凰、景星、慶雲，凡好的事都是。「亡」，是喪亡。「妖孽」，是禍之萌，如山崩、川竭、地震、星變，凡不好的事都是。子思說，天下至誠的聖人，清明之躬，無一毫私欲之蔽，凡事物之來，吉凶禍福，他都預先曉得。如國家將欲興起，必先有那等禎祥的好事出

來，這便是福之兆；如國家將欲喪亡，必先有那等妖孽的不好事出來，這便是禍之萌。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蓍」，是蓍草。「龜」，是靈龜。都是占卜吉凶的物。「四體」，是人的手足，指動作威儀說。「善」，是好處。「不善」，是不好處。子思又說，國家之興亡，事雖未形，必先有箇幾兆。或見於蓍龜之占卜，或見於四體之運動。若國家有興隆之福將到，便是好處，聖人必預先知道。若國家有敗亡之禍將到，便是不好處，聖人也預先知道。這至誠的聖人，能前知國家興亡之幾如此，便與鬼神之明一般，所以説「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是實理。「自成」，是自然成就。「道」，是人所當行的道理。「自道」，是説人當自行。子思説，天地以實理生成萬物，如草木自然便有枝葉，如人自然便有手足，不待安排，故曰「誠者，自成也」。若人倫之道，卻是人去自行。如爲子的，❶須是自家行那孝親之道；爲弟的，須是自家行那敬兄之道。故曰「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子思又説，天下之物，徹頭徹尾都是

❶「如」，原闕，據蕭本、萬曆本、京大本、上圖本補。

實理所爲。如草木春來發生，便爲物之始；秋來凋落，便爲物之終。故曰「誠者，物之終始」。若就人心説，爲子不誠實孝親，便無父子之倫；爲弟不誠實敬兄，便無兄弟之倫。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貴者，惟在誠實此心而已。故曰「君子誠之爲貴」。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1]故時措之宜也。

「仁」，是心德，乃體之存。「知」，是知識，乃用之發。子思説，人能盡得這實理，不但可以成就得自家，别人因我而感發興起，也都盡得這箇實理，是即所以「成物」。以成己言之，心德純全，私欲净盡，這便是「仁」。以成物言之，知識高明，周於萬物，這便是「知」。仁與知雖若不同，皆是天命與我的道理，何嘗有外内之分？如今既得於己，則見於外者，隨所設施，各得其當而合乎時中之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

「至誠」，是聖人之德，極其真實，無有一些虛假處。「無息」，是無間斷。「久」，是常於中。「徵」，是驗於外。子思承上章説，聖人之德，既是極其真實，無有一些虛假，便自然無有間斷。既無間斷，自然常久於中。既常久於中，自然著見於外，有不可掩

[1]「外内」，蕭本、萬曆本作「内外」。

者矣。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悠」，是寬緩不迫的意思。「遠」，是長遠。「博厚」，是廣博深厚。「高明」，是高大光明。子思又說，聖人之德存於中者，既是久了，則其功業之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惟其悠遠，故積累之至，廣博而深厚。惟其博厚，故發越之盛，高大而光明。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載」，是承載。「覆」，是蓋覆。「悠久」，即是悠遠的意思。子思又說，聖人至誠之德，廣博而深厚，所以承載得許多事物，與那地之承載萬物一般。高大而光明，所以蓋覆得許多事物，與那天之蓋覆萬物一般。博厚高明，又皆悠遠久長，所以能化成天下，與那天地之生成萬物一般。這可見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配」，是配合。「疆」，是界限。子思又說，地之體最是博厚，聖人之德，廣博深厚，便可配合於地。天之體最是高明，聖人之德，高大光明，便可配合於天。地之博厚，天之高明，最是悠遠久長，聖人之德，博厚高明，便與天地一般悠久，無有界限，這可見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如此者」，是說上文聖人至誠之功用。「見」字，解做「示」字。「動」，是動作。「爲」，是施爲。子思說，聖人至誠之功

用，其博厚配地者，不待示見於人，自然章著，與地之品物流行一般。其高明配天者，不待動作，自然變化，與天之雲行雨施一般。其博厚高明而悠久無疆者，也不待有所施爲，自然成就，與天地成物，各正性命一般。至誠功用之妙蓋如此。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不貳」，即是誠。「測」，是測度。子思說，天地之道雖是至大，然可以一言包括得盡。蓋天地之爲物，只是箇誠一不貳，所以能常久不息，四時運行，發育萬物，有不可得而測度者。這以下是子思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子思說，天地之道，因其誠一不二，故博則極其廣博，厚則極其深厚，高則極其高大，明則極其光明。博厚高明，又極其悠遠長久。天地之道，各極其盛如此，所以有生物之功。下文所說的便是。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昭昭」，是小小明處。「繫」，是繫屬。「覆」，是覆蓋。子思又說，天之爲天，指其一處言之，不過昭昭然小明而已。若舉其全體而言，則高大光明，更何有窮盡？那日月星辰皆繫屬於上，萬物之衆皆覆蓋於下，天之氣象功效蓋如此。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撮」，是以手指取物。「載」，是承載。「華嶽」，是西嶽華山，乃山之最大者。「振」，是收。「河」，是大河。「海」，是四海。「洩」，是漏洩。子思又說，以地言之，指其一處，不過一撮土之多而已。及舉其全體而言，則廣博深厚，不可測度。那華嶽這等大的，也承載得起，不見其爲重。那河海這等廣的，也振收得住，不見其漏洩。至於世間所有之物，雖萬萬之多，也莫不承載於其上，無一些遺失。這一節，是說地之生物，其功用如此。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卷」字，解做區字。「卷石」，是一卷之石，最小的模樣。「廣」，是廣闊。「大」，是高大。「寶藏」，是人所寶重藏蓄的物件，如金、銀、銅、鐵之類皆是。子思說，以山言之，指其一處，不過一卷石之多而已。及舉其全體而言，則廣闊而且高大。百草萬木，種類雖多，都於此發生。飛禽走獸，形性雖異，都於此居止。至於金、銀、銅、鐵之類，凡世間寶藏的好物件，也都産生出來。這一節是說山之生物，其功用如此。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勺」，是飲器名，可容一升。「測」，是測度。「黿」，似鼈而大。「鼉」，似魚有足。「蛟」，似龍無角。「龍」，是鱗虫之長。「鼈」，是介虫。「貨財」，是金玉珠寶之類。「殖」，是滋長。子思又說，水之爲物，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勺之多而已。及舉其全體而言，則汪洋廣大，

不可測度他淺深。凡百水族，若黿、鼉、蛟、龍、魚、鼈這許多物，都生長裏面，又如金玉珠寶這許多貨財，也都滋長在裏面。這一節是説水之生物，其功用如此。通上文而言，天地山川，因他不二不息，所以致生物之盛。聖人因他至誠無息，所以成功業之大。可見聖人與天地一般。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詩》」，是《周頌·維天之命》篇。「天命」，即是天道。「於」，是歎辭。「穆」，是深遠的意思。「不已」，即是不息。《周頌》之詩歎息説，上天之道，穆穆然深遠，而四時晝夜，流行不息。子思從而解之，以爲這「穆不已」，正是説天之所以爲天者，本來如此。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不顯」，便如説豈不顯一般。「純」，是純一不雜。《周頌》之詩又歎息説，文王之德，豈不顯然昭著而純一無雜！子思又從而解之，以爲這「之德之純」，❶正是説「文王之所以爲文」者。惟其純一不雜，故亦如天道之無止息。夫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可見天與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之道也。

右第二十六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

「大哉」，是贊歎之辭。「聖人之道」，即是率性之道。道雖人所共行，非聖人

❶ 上「之」字，原作「文」，據蕭本、萬曆本、京大本改。

不能盡得，故獨舉而歸之聖人。子思贊歎說，大矣哉，聖人之道。這一句是包下文兩節說。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發育」，是發生長育。「峻」，是高大。子思說，聖人之道，洋洋乎流動充滿，萬物雖多，都是這道發生長育，無所不有。天雖至高，這道卻能充塞於天，無所不至。這一節是說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處。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是充足有餘的意思。「禮儀」，是經禮，如冠、婚、喪、祭之類皆是。「威儀」，是曲禮，如升降、揖遜之類皆是。子思又贊歎說，聖人之道，優優然充足有餘，何其大哉！以禮儀言之，有三百條之多，都是這道所在。以威儀言之，有三千條之多，也都是這道所在。這一節是說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處。

待其人而後行。

「其人」，是聖人。子思說，道有大小，必待聖人然後行得。所謂「道不虛行」。這一句是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是指聖人說。「至道」，是指上兩節說。「凝」，是凝聚。子思又說，道必待人而行，若無有這等至德的聖人，必不能凝聚這等至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性」，是人所受於天的正理。「道」，是由。「問

學」，是詢問講學。子思承上文説，君子若要脩德凝道，必須於那所受於天的正理，恭敬奉持，不可有一毫放失。又須於那古今事物之理，詢問講學，不可有一些忽略。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這兩件是脩德凝道的大綱領。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致」，是推致。「廣大」、「高明」，是説心之本體。「精微」，是説理之精細微妙。「道」字，解做「由」字。「中庸」，是説事之行得恰好處。子思説，人心本自廣大，君子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以推致吾心之廣大，而於析理又必到那精微處，不使有毫釐之差。人心本自高明，君子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以推極吾心之高明，而於處事又必由那中庸處，不使有過與不及之謬。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温」，是温習。「故」，是已知的。「敦」，是敦篤。「厚」，是已能的。「崇」，是謹的意思。子思又説，君子於所已知的，必温習涵泳之，而於理義能日知其所未知。於所已能的，必敦篤持守之，而於節文能日謹其所未謹。這以上四句，是君子存心致知，所以脩德凝道的工夫。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

「驕」，是矜肆。「倍」，是背叛。子思承前面説，君子既能脩德凝道，於那道之大小，無有不盡。所以居在人上，必能謹守其身，而無矜肆之心。處在人下，必能忠愛其上，而無背叛之念。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興」，是興起在位。「默」，是不言語。子思説，君子能脩德凝道，當國家有道之時，可以出仕，其言語發將出來，足以裨益政治而興起在位。當國家無道之時，可以隱去，其默而不言，足以避免災害而容其身。這是脩德凝道的效驗。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詩》」，是《大雅·烝民》之篇。「明」，是明於理。「哲」，是察於事。「保」，是保全。子思又引《詩經》中言語説，人能既明得天下之理，又察得天下之事，則日用之間，凡事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所以能保全其身於世。《詩經》之言如此，前面説脩德凝道之君子，不驕不倍，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即《詩經》中所言之意也。

右第二十七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愚」，是無德的人。「賤」，是無位的人。「反」，是復。「烖」，是烖禍。子思引孔子之言説，愚的人不可自用，卻好用一己之見而妄作，如後面説有位無德而作禮樂者便是。賤的人不可自專，卻好專以一己之智而僭爲，如後面説有德無位而作禮樂者便是。生乎今世，自當遵守周家制度，倒要復行前代的古道，似這等人，必然有禍患及身，不能自保，故曰「烖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是子思之言。「議」，是議論。「禮」，是親疎貴賤相接的禮體。「制」，是制作。「度」，是服飾器用的等級。「考」，是考正。「文」，是字書的點畫形象，都有箇名。子思又說，制作禮樂，必須是聖人在天子之位。若非天子，如何敢議論那親疎貴賤的禮體？如何敢制作那服飾器用的等級？又如何敢考正那字書的差錯？這一節是說愚賤者不可自用自專的意思。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是子思自指當時說。「軌」，是車轍之迹。「文」，是文字。「倫」，是倫序。子思說，如今天下一統，地方雖多，其車行的轍迹，廣狹都一般。所寫的文字，點畫也都一般。以至君臣父子、尊卑貴賤的等級，也無一件差別。

這一節是説居今之世不可反古之道的意思。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位」，是天子之位。「德」，是聖人之德。「禮樂」，都是爲治之具。子思又說，雖居著天子之位，若無聖人之德，則是無制作之本，焉敢輕易作那禮樂？若徒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則是無制作之權，也不敢擅自作那禮樂。然則制禮作樂，必是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也。

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禮」，即上

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杞」，是國名，乃夏的子孫。「徵」，是證。「殷」，是成湯有天下之號。「宋」，也是國名，乃殷的子孫。「周」，是武王有天下之號。子思引孔子之言説，自我周而前，若夏時之禮，我也能説其意。但他的子孫杞國之在於今者，文獻不備，不足以考證吾言。若殷時之禮，我也曾學習其事，雖他的子孫宋國之在於今者，文獻猶有所在，然又不是當世之法。惟我周之禮，我所學習，今日天下臣民盡皆遵用，乃是時王之制，與夏、商不同。則我之所從，正在此周禮而已。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然不得天子之位，則亦不敢居今反古，這便是時中之道。子思引此，所以明「爲下不倍」的意思。

右第二十八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是興王。「三重」，是三件重事，即上章所説議禮、制度、考文是也。「寡」，是少。「過」，是過失。子思説，王天下之道，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重事。這三件重事，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天下的諸侯皆知奉法而國不異政，天下的百姓皆知從化而家不殊俗。人人爲善，自然少有過失，故曰「其寡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是説時王以前，如夏、商二代便是。「徵」，是證。子思又説，上焉者，如夏、商之禮雖善，但年代已久，不可考證。既不可考證，便不足取信於

人。既不足信於人，百姓便不肯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便是。「尊」，是尊位。子思又說，下焉者，如孔子之聖雖善於制禮，但不得尊居天子之位。既不在尊位，也不足取信於人。既不足取信於人，百姓也不肯從他。可見三重之道，必是有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然後可行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君子」，指王天下的說。「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徵」，是驗。「庶民」，是百姓。「考」，也是驗。「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武。「繆」，是差繆。「建」，是立。「天地」，只是箇道。「悖」，是違背。「質」，是質證。「鬼神」，是造化之迹。「俟」，是等待。子思承上文說，王天下的君子，行那議禮、制度、考文的事，必本於自家身上先有其德，驗於天下百姓，無不信從。我所行的，考那三王已行的事，無一些差繆。我所立的，參那天地自然的道，無一些違背。幽而質證於鬼神，也與鬼神之理相合而無疑。遠而百世之下，等待那後來的聖人，也與後聖之心相契而無惑。這一節是說君子欲行三重之道，必先有這六事。然六事之中，「本諸身」一句，尤爲切要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子思說，鬼神是天理之至。王天下之君子，將那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質證

於鬼神，與鬼神之理相合而無所疑，是能於天之理無不知矣。聖人是人道之至。百世而下，等待聖人，與後聖之心相契而無所惑，是能於人之理無不知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

「是故」兩字，是承上文說。「動」字，是兼下面行與言說。「道」字，是兼下面法與則說。「法」，是法度。「則」，是準則。子思又說，王天下之君子，議禮、制度、考文，既本諸身而徵諸庶民，以至遠近幽明，無往不合，故凡動作，不但一世爲天下之道而已，而世世爲天下之道。動而見於行事，則世世爲天下之法度，人都守之而不敢有所違。動而見於言語，則世世爲天下之準則，人都信之而不敢有所背。其爲天下道如此。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望」，是仰慕。「厭」，是厭惡。子思說，王天下之君子，言行可爲天下後世之法則。那遠處的百姓，喜其德之廣被，都有仰慕之心。近處的百姓，習其行之有常，也無厭惡之意。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是《周頌・振鷺》之篇。「惡」，是怨惡。「射」，是厭斁。「庶幾」，是近的意思。「夙」，是早。「永」，是長久。「譽」，是聲名。子思引《詩》說，微子在他國，都無人怨惡他。來此周京，也無人厭斁他。庶幾自早而夜，得以長保這聲名於終身。今王天下之君子，能

得遠近的人心，與《詩》所言的意思一般。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指前面「本諸身」以下六事說。「蚤」，是先。子思又說，君子行三重之道，未有不盡得那六事之善，而能先有這聲名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是孔子的表字。「祖述」，是遠宗其道。「堯、舜」，是唐堯、虞舜。「憲章」，是近守其法。「文、武」是周文王、武王。「律」字，解做「法」字。「天時」，是天之四時。「襲」字，解做「因」字。「水土」，是四方水土所宜。子思說，帝王之道，惟堯、舜爲極至，孔子則遠宗其道。帝王之法，惟文、武爲美備，孔子則近守其法。天運有四時之不同，孔子則法其自然之運。水土有四方之所宜，孔子則因其一定之理。這一節是說，聖人能體中庸之道。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是比喻。「持載」，是維持承載。「覆幬」，是遮覆蒙幬。「四時」，是春、夏、秋、冬。「錯」，是交錯。「代」，是更代。子思又說，孔子之德廣厚高明，辟如那天地一般，無有一物不持載於上，也無有一物不覆幬於下。孔子之德，悠久盛大，辟如那四時之氣，交錯運行，無有差忒；辟如那日月之明，晝夜更代，無有窮已。這一節是說，聖人之

德與天地同其大。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育」，是生育。「害」，是侵害。「道」，即是天地之道。「悖」，是相反的意思。「小德」，是指節目上説，全體之分也。「大德」，是指全體上説，萬殊之本也。「川流」，是如川水之流。「敦化」，是化育之功，敦厚純一。子思説，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並皆生育於其間，大者大，小者小，各有生意而不相侵害。四時錯行，日月代明，同運並行於天地間，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不相違悖。就其不害不悖處説，是全體之分，如川水之流，脈絡分明而相繼不息；就其並育並行處説，是化育之功，敦厚純一，根本盛大而流出無窮。天地之道，所以爲大者如此。觀於天地，則孔子之德可知矣。

右第三十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唯」，是獨。「天下至聖」，是聖人德極其至，舉天下莫能加。「聰」，是無所不聞。「明」，是無所不見。「睿」，是無所不通。「知」，是無所不知。「臨」，是居上臨下。子思説，唯是那天下的至聖，他有聰明睿知之德，高過於一世之人，足以尊居上位而臨治天下。

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

「寬」，是廣大。「裕」，是優裕。「温」，是温和。「柔」，是順從。「容」，是涵容。這天下至聖，其仁之德，寬裕温

柔，凡事足以涵容而不局於淺狹。

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

「發」，是奮發。「强」，是强健。「剛」，是不屈。「毅」，是堅忍。「執」，是操守。其義之德，凡事足以操守而不奪於外物。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齊」，是心之恭。「莊」，是貌之嚴。「中」，是無過不及。「正」，是不偏不倚。他又齊莊中正，於那處己行事，皆足以有敬，其禮之德如此。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文」，是文章。「理」，是條理。「密」，是詳細。「察」，是明辨。「別」，是分別。他又文理密察，於那是非邪正皆足以分別，其知之德又如此。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是周偏。「博」，是廣闊。「淵泉」，是靜深而有本的意思。「出」，是發見。子思說，聖人聰明睿知，仁義禮知之德充積於中，周偏而廣闊，靜深而有本，而以時發見於外，自然周流無間，應接不窮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淵」，是水之深處。「見」，是著見。「說」，是喜悅。子思又說，聖人之德充積於中者，周偏廣闊，不可限量，與那天之周偏廣闊一般。靜深有本，不可測度，與那淵之靜深有本一般。由是發見於外者，不見則已，見則下民都恭敬他，不敢怠慢；不言則已，言則下民都尊信他，無有疑惑；不行則已，行則下民都喜悅他，無有怨惡。這可見聖

人之德，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聲名」，是聖德的名聲。「洋溢」，是充滿。「施」，是傳播。「蠻貊」，是外夷。舟行水路，車行陸路。「至」，是到。「通」，是通達。「隊」，是落。「凡有血氣者」，是指人類説。「配」，是配合。子思説，聖人之德，充積既極其盛，發見又當其可。是以佳聲美名，充滿乎中國，中國的人皆知之。傳播於蠻貊，蠻貊的人也知之。舟車可到之處，人力可通之地，盡天之所覆蓋，極地之所持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隊落的去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一一尊之爲君王，無有不敬的；親之如父母，無有不愛的。此可見聖人之德所及廣大，與天一般，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是理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大經」，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品之人倫。「大本」，是所性之全體。「化育」，是造化生育萬物。「倚」，是靠著的模樣。子思説，獨有天下極誠無妄的聖人，於那五品之人倫，如治絲一般，分別其等，比合其類，各盡其當然之則，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於所性之全體，

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於天地之化育，陰陽屈伸，形色變化，皆默契於心，渾融而無間，故曰「知天地之化育」。這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三件事，都從聖人心上發出來，乃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不須倚靠他物而後能，故曰「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是懇至貌。「淵淵」，是靜深貌。「浩浩」，是廣大貌。子思說，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經，懇切詳至，渾然都是仁厚之意在裏面，故曰「肫肫其仁」。聖人立天下之大本，其德靜深有本，就是那淵水之不竭一般，故曰「淵淵其淵」。聖人知天地之化育，其功用廣大，就是那天之無窮一般，故曰「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是著實的意思。「聰明聖知」，是聖人生知之質。「達」，是通。「天德」，即是天道。「孰」字，解做「誰」字。「知之」，是知至誠之功用。子思又總結上文說，至誠之功用，極其神妙如此。若不是著實有那聰明聖知之質、通達天德的聖人，其誰能知得這功用之妙？可見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詩》」，是《詩經·碩人》之篇。「錦」，

是五色之絲所織華美的衣服。「尚」，是加。「絅」，是禪衣。「著」，是著見。「闇然」，是黑暗不明的意思。「的然」，是端的著見的意思。子思因前面說聖人之德極其盛，於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故引《碩人》之詩說，衣錦文華美之衣，而加禪衣於上者，爲何？蓋惡那錦之文采著見在外也。君子之學爲己，有善惟恐人知，其立心正是如此。故雖外面闇然無有文采可觀，然美在於中，自然日漸章著於外而不可掩。小人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故雖外面的然著見，然中無其實，不能繼續，自然日漸至於消亡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

「淡」，是淡薄。「厭」，是厭斁。「簡」，是簡略。「文」，是文采。「温」，是温厚。「理」，是條理。子思說，君子所行的道理雖是淡薄，其中意味深長，而人自不能厭斁他；雖是簡略不煩，而其中自有文采可觀；雖是温厚渾淪，而其中自有條理不亂。這淡、簡、温，即是絅之襲於外；不厭而文且理，即是錦之美在中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德」，是聖人之德。子思又說，君子之人，他知道遠而在彼之是非，由於近而在我之得失，則必自這近處致謹。他知道外而一身之得失，由於內而一心之邪正，則必自這心上致謹。他又知道有諸中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則必自這微處致謹。君子既有爲己之心，又能知此三者而致其謹，便可與他

進入那聖人之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是《小雅・正月》之篇。「潛」，是幽暗的去處。「伏」，是隱伏。「孔」，是甚。「昭」，是明。「省」，是省察。「疚」是病，只是不善的意思。「無惡於志」，便如説無愧於心。子思引《詩》説，凡事在幽暗處，雖是隱伏難見，然其善惡之幾，甚是昭然明白。所以君子於自己獨知之地，内自省察，無有不善的疚病，方能無愧於心。這君子，衆人所以不能及者，無他，只是於人所不見的去處，能自致其謹而已。這一節是説君子謹獨之事。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視。「屋漏」，是室西北隅，深密之處。子思又引《詩》説，視爾獨居在室之時，於屋漏深密之處，常加戒謹恐懼的工夫，庶幾於心無有愧怍。所以君子之人，不待動而應事接物之時方纔敬謹，於那未動時，其心已敬謹了。不待發言時方纔誠信，於那未言時，其心已誠信了。這一節是説君子戒謹恐懼之事。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是《商頌・烈祖》之篇。「奏」，是進。「假」，是感格。「靡」字，解做「無」字。「鈇」，是莝斫刀。「鉞」，是斧。子思引《詩經》説，君子之人，進而

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之，無有與他爭的。子思又自家說，這等爲己謹獨的君子，誠敬之德足以感人，不用賞賜人，而人自然相勸爲善；亦不用嗔怒人，而人自然畏懼，不敢爲惡，如怕那鈇鉞一般。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是幽深玄遠，不淺露的意思。「百辟」，是列國的諸侯。「刑」，是法。「篤」，是厚。「篤恭」，是不顯其敬。子思引《詩經》說，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則天下的諸侯皆來取法。子思又自家說，這等有德的君子，篤厚其恭敬，隱微深密，不可得而形容。天下的人，觀感盛德，自然平治矣。此乃聖人至德淵微的效驗，乃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是《大雅·皇矣》之篇。「予」，是託爲上帝自說。「懷」，是眷念。「明德」，是指文王之德說。「聲」，是聲音。「色」，是顏色。「末」，是末務。子思承上文「不顯惟德」之言，至此欲形容其妙，乃引《皇矣》之詩說，上帝眷念文王之明德，而其德隱微，不大著於聲色之間。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音顏色之於以化民，也是末務。今但說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詩》」，是《大雅·烝民》之篇。「輶」，是輕。「倫」，是比。子思又引《烝民》

之詩説，德之微妙，其輕如毛一般。此言似可以形容矣。然謂之曰毛，則尚有比倫，亦未盡其不顯之妙。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載」，是事。「臭」，是氣。這兩句是《文王》之詩。子思又引這詩説，上天之事，無聲音之可聽，無氣臭之可聞，這纔是不顯之極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又説無，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之妙。這三引《詩》，都是贊歎之意，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此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三章。子思於前章已説到極致處，卻反求其本，而推之以致其極，又贊其妙至於如此。蓋《中庸》一書所言聖學始終之要，盡在這一章書裏面。讀者當身體而力行之，勿徒視爲空言可也。

許文正公遺書卷六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愞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无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无應而凶，頤有應而凶之類是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剥、坎、恒、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唯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於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亦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位也。二，遠君之位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无過不及之謂。其才如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❶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或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无不吉，悖於時義則无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任，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无應可也。況六五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皆无悔咎，而有應

❶「吉」上，上圖本有「其」字。

者尤爲美也。

兑九二。剛而得中也，❶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勝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兑之中，以剛爲説，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適用之臣也。然兑務於上，上一陰爲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爲主。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无應。狥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柔之始也。上，陰柔之極也。而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无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己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入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无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静而順焉，宜其處此而无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静，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剥、觀，則剥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

---

❶「剛」上，蕭本、萬曆本、京大本有「兑之九二」四字。

得失之辨焉。復无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頤、隨是已。❶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爲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爲重也。屯、噬嗑、震。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處則」之「則」，❷疑「陰」。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无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爲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❸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爲順。故八卦用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爲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内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柔邪，震動

❶「是已」，蕭本、萬曆本、京大本無此二字。

❷「處」上，蕭本、萬曆本、京大本有「一本震六二在艮六二後」十字，無「處則之則疑陰」六字。

❸「也」下，萬曆本、京大本有校語「一本『不可必』作『不可畢』，『究其用心』作『究其處心』，『爲累也』作『爲疵也』」。

而无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兑險、説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兑，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正不中，悖忤時義，其爲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爲輕，坎、兑爲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❶ 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无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且能動而知戒，是四有補過之道。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无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无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无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无應援，亦皆免於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❶「也」下，萬曆本、京大本有校語「一本作『近君之位，先王親致如此』」。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兑九四。處下而説，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説，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无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説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无不吉，而无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❶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横專逼，鮮有不及禍。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頗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无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❷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❸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无禽」與？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

❶ 上「之」字，正誼堂本作「咎」。
❷ 「近」下，中州本有「臣」字。
❸ 「是」，中州本作「其」。

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无凶悔之辭。❶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无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旋曲折，不違於正道，宜處多懼而无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己身得正，❷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兑之説，皆可以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剥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无咎也。

坤六四。具貞順之德，不問有應與否，皆无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无以事君也。一本「凶咎」下作「蓋臣之道、子之道、妻之道主於貞順，貞順則无過矣」。

五。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强輔，兑比小人，於君道爲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矣。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无悔咎。❸唯履之剛決，同人之

❶ 「辭」下，萬曆本、京大本、上圖本有校語：「一本作『陽上陰下，與坎不殊，順而入之，相得尤固，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辭』。」

❷ 「己身得正」下，萬曆本、京大本有校語「一本『己身得』作『日居』」。

❸ 「咎」，正誼堂本作「吝」。

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兑九五。下履不正之强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者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説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无内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尤爲美也。

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无其時，唯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離六五。强輔强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張，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震、豫、小過之无應也。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无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静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无應，則獨依剛傅，於君道爲愈下矣。一本「更或无應」下作「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君，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

升或吉，或无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

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内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渙、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頤、家人、革、漸。才適時，甚足貴也。隨、離、臨、艮。時適過，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大過、恒、益、巽、兑、節、中孚、小過、既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剥、大畜、遯、睽、鼎。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萃、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无悔吝者。同人、姤。有始饜其欲，而終有禍敗者。萃、旅。執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升。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賁、損。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益、震、節。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需、蹇。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剥、大畜、頤、損、艮。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陰陽消長論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長而至長極，凡八消；自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之中復有長

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三復消而爲二。震。二長而至四，无妄。四復消而爲二。明夷。二長而至四，家人。四復消而爲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人。五復消而爲二。臨。二長而至四，中孚。四復消而爲三。歸妹。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爲三。泰。三長而至五，小畜。五復消而爲四。大壯。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九，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箠，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第未得一無之數，沿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泝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

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謹記，❶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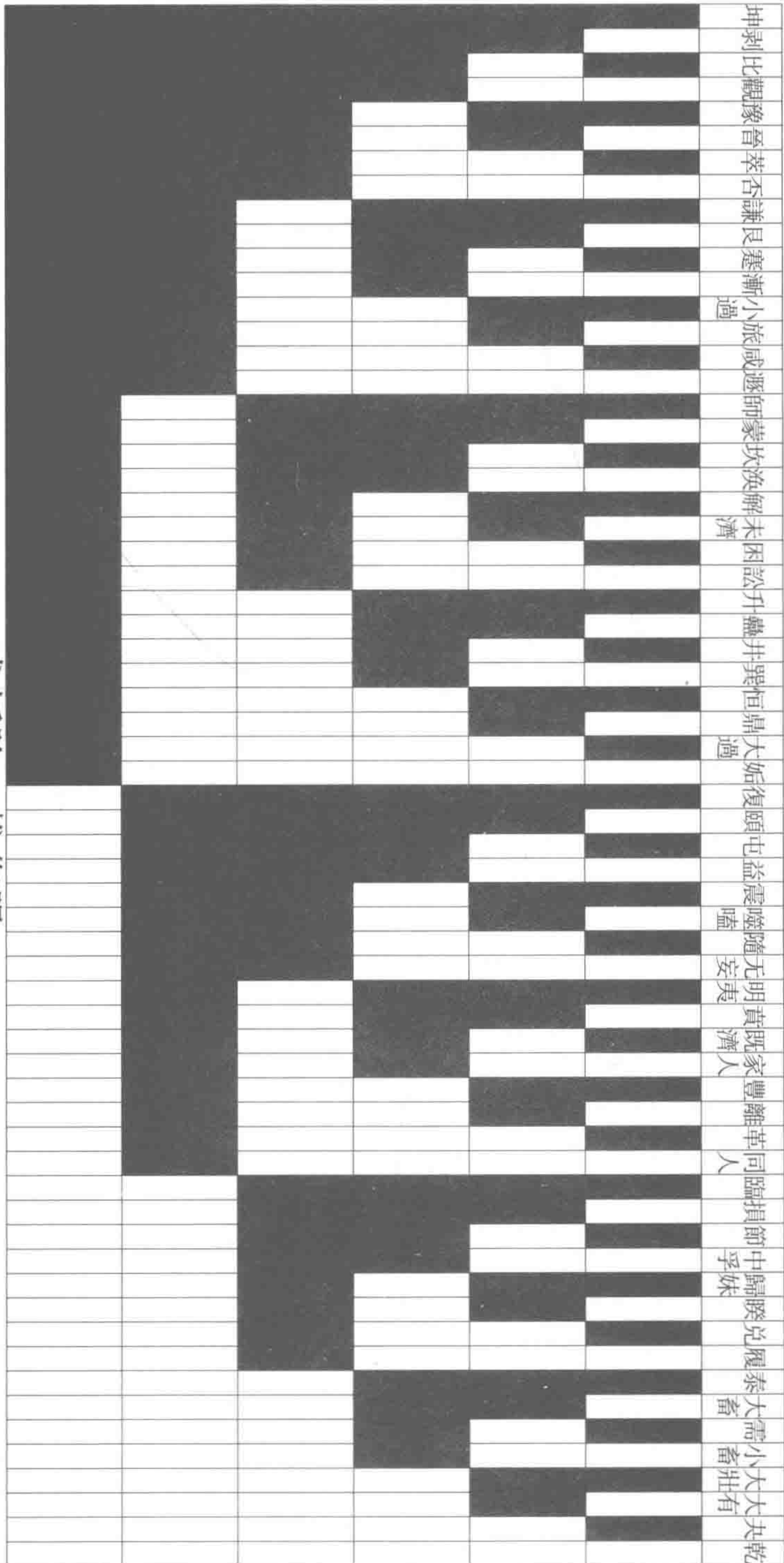
一三，二四，二四，
三五，二四，三五，
三五，四極。

消：

五三，四二，四二，
三一，四二，三一，
三一，二盡。

❶「十二月」，中州本作「十一月」。

六十四卦次序之圖（增）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陽長自復卦逆推。
陰消自姤卦順求。

揲蓍說❶

盧君校正揲蓍之說，一本作「校定耶律公著說」。曲折艱深，辭意隱晦。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自爲說，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爲不同，已甚可怪。況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見静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爲然也審矣。爲演八卦静變往來之數云。

爲乾而静者八千。以二十乘二十，再以二十乘之。三爻乘遍，得數如上。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兑者，置老陽静數爲實，以六因之。皆得四千八百。巽、離、兑三卦，共得數一萬四千四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坎、之震者，置老陽静數爲實，以六因二次。皆得二千八百八十。艮、坎、震三卦，共得數八千六百四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置老陽静數爲實，以六因三次。得數一千七百二十八。

右乾卦静變數，共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正合十五畫卦之數。以立方法除之，得三十二數，成卦則六十四備矣。坤與六子俱倣此。【增】十五畫卦者，謂以三畫卦上下相並，爲六畫卦，列於算盤之右。另以八卦互相配合，得六十四，列於算盤之左，爲六畫卦之數。再於算盤右邊六畫卦上加一爲七畫卦。亦將左邊六十

❶「揲蓍說」，中州本、蕭本、嘉靖本、正誼堂本作「讀文獻公揲蓍說」。

四，倍作一百二十八，爲七畫卦之數。再於右邊七畫卦上加一爲八畫卦，亦將左邊一百二十八，倍作二百五十六，爲八畫卦之數。左右遞次相加，右邊加至十五畫，左邊即倍作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是爲十五畫卦之數也。

爲坤而静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以二十八自乘，再乘，得數如上。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置老陰静數爲實，以七歸之。皆得三千一百三十六。震、坎、艮三卦，共得數九千四百零八。

二爻變而之兑、之離、之巽者，置老陰静數爲實，以七歸二次。皆得四百四十八。兑、離、巽三卦，共得數一千三百四十有四。

三爻變而之乾者，置老陰静數爲實，以七歸三次。得六十四。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静，故在坤而變者爲極少。

右坤卦静變數，亦共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爲震、爲坎、爲艮而静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以二十八自乘，再以二十乘之，得數如上。

一爻變而之坤者，置少陽静數爲實，以六因之，得震之坤、坎之坤、艮之坤者。皆九千四百有八。而震之兑、離，坎之兑、巽，艮之離、巽者，置少陽静數爲實，以七歸之。皆得二千二百四十。此係所變六卦中一卦之數也。如震之兑得此數，之離亦得此數。兑、離共得四千四百八十。坎之兑、巽與此同，艮之離、巽亦倣此。

二爻變而之乾者，置少陽静數爲實，以七歸二次，得震之乾、坎之乾、艮之乾。皆三百二十。而震之坎、艮，坎之震、艮，艮之震、坎者，置少陽静數爲實，以七歸之，再以六因之。皆得一千三百四十四。此亦所變六卦中一卦之數也。如震之坎得此數，之艮亦得此數。坎、艮共得數二千六百八十有八。坎之震、艮與此同，艮之震、坎亦倣此。

三爻變而爲巽、爲離、爲兑者，置少陽静數爲實，以七歸二次，再以六因之，得震變巽、坎變離、艮變兑。皆一百九十有二。

右少陽三卦静變數，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爲巽、爲離、爲兑而静者，皆一萬一千二百。以二十自乘，再以二十八乘之，得數如上。

一爻變而爲乾者，置少陰静數爲實，以七歸之，得巽變乾、離變乾、兑變乾者。皆一千六百。而巽之艮、坎，離之艮、震，兑之坎、震者，置少陰静數爲實，以六因之。皆得六千七百二十。此亦所變六卦中一卦之數也。巽之艮、坎，共得數一萬三千四百四十。離之艮、震同此，兑之坎、震亦與此同。

二爻變而爲坤者，置少陰静數爲實，以六因二次，得巽變坤、離變坤、兑變坤。皆四千零三十二。而巽之離、兑，離之巽、兑，兑之離、巽者，置少陰静數爲實，以六因之，再以七歸之。皆得九百六十。此亦所變六卦中一卦之數也。巽之離、兑，共得數一千九百二十。離之巽、兑倣此，兑之離、巽亦倣此。

三爻變而爲震、爲坎、爲艮者，置少陰静數爲實，以六因二次，再以七歸之，得巽變震、離變坎、兑變艮。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少陰三卦静變數，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八卦静變之數，總計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以立方法除之，得六十四卦。復以平方法除之，得八卦。

諸卦之數，大率静者最多，而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俱變爲最少。

蔡氏元定曰：「一奇一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

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耦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於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云。

大衍之用，四十有九。除掛一，則四十八，而陰陽各分二十四，此其體也。體主靜，而陽性本動，則以四歸陰，故陽數二十，陰數二十八也。乾之靜者，按三陽爻以二十自乘、再乘。坤之靜者，按三陰爻以二十八自乘、再乘。少陽震、坎、艮，兩陰爻一陽爻，其靜數以二十八自乘，再以二十乘之。少陰巽、離、兑，兩陽爻一陰爻，其靜數以二十自乘，再以二十八乘之，此八卦靜數所由算也。論變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老陽變陰，則以原靜數爲實，按爻數各以六乘之。老陰變陽，亦按爻數各以七歸之。六子變數，亦各以原靜數爲實，照陰陽爻畫，用因歸之法。乾隆五十五年山陽後學吴焕然、姜希賢同誌。

許文正公遺書卷七

奏疏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❶

臣某誠惶誠恐，❷謹奏呈時務五事。

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曷敢不罄竭所有，❸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乃爲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❹臣之所守，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

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

❶ 此題，嘉靖本「時」上有「上」字，正誼堂本題作「上時務書」。
❷ 「某」，中州本、嘉靖本、正誼堂本作「衡」。
❸ 「曷」，中州本、嘉靖本、正誼堂本作「厚」。
❹ 「子」下，中州本、京大本有「謂」字。

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産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卻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内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戞月摩，周還曲折，❶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之規摹。❷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❸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册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十八年。

金完顔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❶「還」，中州本作「旋」。
❷「謂之」，中州本倒置。
❸「魏」上，中州本有「後」字。「能用漢法」，中州本無此四字。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禿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❶

國朝仍處遠漠，❷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聖王爲治之地，❸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所當審擇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誠爲可惜。❹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

❶「後魏」至「二十五年」，原無，據中州本補。
❷「朝」，中州本作「家」。「仍」，蕭本作「初」。
❸「聖」，中州本作「帝」。
❹「誠爲可惜」，中州本、正誼堂本作「孰爲可務」。

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内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❶如臣輩者，皆能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❷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❸不以手取而以匕取。❹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❺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輕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❻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

❶「裁」，中州本作「稍」。
❷「惑」，中州本作「恤」。
❸「又譬之」，原無，據中州本補。
❹「匕」，原作「七」，據上圖本改。下「匕」字同。
❺「事」，中州本作「治」。
❻「能」，中州本作「敢」。

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之數。❶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廄人乘之；❷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之耶？古人謂「爲山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内專吏部，考訂資歷。❸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❹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

❶「術者」，正誼堂本作「星官」。
❷「使」，中州本、高傑本、嘉靖本、正誼堂本作「借」，並無「廄」字。
❸「訂」，中州本作「定」。
❹二「任」字，原作「仕」，據中州本、蕭本改。

爲君難六事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得民心　順天道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界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説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而欵陳於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栝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

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❶汨沒於瑣碎之中，❷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閲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辯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

❶「無」上，中州本有「竟」字。

❷「汨」上，中州本、高傑本有「徒」字。

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❶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悞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争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

任賢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

❶「市」，中州本作「恃」。

見信任，❶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飡，徒費廩禄，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悦，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毁，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❷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❸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説也。❹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

❶「任」，中州本作「用」。

❷「如以」至「之類」，原無，據中州本補。

❸「如勢」至「之類」，原無，據中州本補。

❹「也」，中州本作「焉」。

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然也。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畋於洛，萬姓遽讐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❶禹、啟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

❶「怒」，中州本作「望」。

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❶消彌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内殷富，黎民樂業。❷移告訐之風，爲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❸猗歟偉歟！未見有此也。❹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户不過萬。文帝承諸吕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税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

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❺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君，❻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

❶「景」，原作「帝」，據中州本、高傑本、蕭本、嘉靖本、正誼堂本改。
❷「民」，中州本作「庶」。
❸「基」，中州本作「業」。
❹「有此」，中州本作「其比」。
❺「咸」，中州本作「或」。
❻「樹」下，高傑本、萬曆本、正誼堂本、京大本有注文「樹，立也，封也」。

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❶舜之實也。是議也，❷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説，爾後温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賢聖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説，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❸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閒與一二知者相講論，❹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

❶「導」，中州本作「贊」。
❷「議」，中州本作「義」。
❸「茫」，中州本作「泛」。
❹「相」下，中州本、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上圖本有「與」字。

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❶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能也。❷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庫之積，❸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❹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慎微此篇内皆非全文，所謂多削藁者也。❺

用晦　獨斷　重農　興學　經筵　節喜怒　省變更　止告訐　抑奔競　欲速則不達

用晦則日益明，外露則日益蔽。何文定

❶「巧」，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作「功」。

❷「則」下，高傑本、上圖本有「亦」字。

❸「倉庫之積」，中州本作「倉盈庫積」。「當」，蕭本在「倉庫之積」下。

❹「上和下睦」，中州本作「上下和睦」。

❺「此篇」至「者也」，原無，據蕭本、萬曆本、京大本、上圖本補。

云：「二句疑是《用晦》之文。」

北辰居中衆星共，王者法天總大綱。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誼，❶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❷以上二段疑是《獨斷》之文。

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農，工商安於工商，❸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❹此段疑是《抑奔競》之文。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喜怒之色見於貌，喜怒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廢也。❺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七姬、七珥之類。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

❶「誼」，中州本、正誼堂本作「宜」。
❷「臣聞」至「審也」，中州本首署標題爲「崇退讓」。
❸「於」下，中州本有「爲」字。
❹「民志」至「寒心哉」，中州本首署標題爲「定民志」。
❺「廢」，中州本作「變」。

也。最宜深念，其失在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❶此段疑是《節喜怒》之文。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無道，❷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失，何苦使人不信？❸此段疑是《省變更》之文。賈誼告文帝：削地。制敵。貧富不均。禮義刑法。刑不上大夫。上有好者下必甚。人惟求舊，故舊無大故則不棄。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爲未遑，然終能舉行其説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

韓魏公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魏相、包孝肅可欺。張武受金錢。杜衍不壞人。伊尹告太甲：有言遜於汝志云云。投鼠忌器。望夷。豫讓。以上皆疏中節略，所謂多削藁者也。

論樞密不宜併中書疏至元七年

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後世爲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峙，❹號爲二府。兵興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事。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或者謂樞密併於中書，爲合古冢宰總百官之意，殊不知古者冢宰止一人，而今之爲宰輔者動輒十數人，此而不古，而謂樞密者獨可以古邪？國家切務，

❶「審而」至「怒也」，中州本首署標題爲「慎喜怒」。
❷「幽」下，中州本有「王」字。
❸「數變」至「不信」，中州本首署標題爲「守信」。
❹「峙」，《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二作「持」。

止在得人，人苟未得，徒紛更於此，無益也。

辭左丞疏 至元八年

伏念臣草茅寒士，聞見陋狹，本非良材，學且迂遠。陛下好賢樂善，旁求隱匿，而某也偶以虛名塵瀆聖聽。蒙陛下招聘徵延，訪問爲治之方，擢居祭酒之職。方且慚靦，無由以副陛下眷顧之勤，豈意非常之寵忽由天降，拔臣陪列之中，遽升台鼎之重。承命震駭，不知所措。敬詣宸闕，懇辭再三，而陛下執之愈堅，用是惶惑畏懍。❶雖以孱病之軀，忘其固陋，思進一言以圖報効。輒罄竭愚誠，指陳時政，而庸戇鄙直，不能回互，矯切事情。幸陛下聖恩弘大，❷不惟不遽加誅責，且仍使尸居相位。任大功小，虛負寵光，愈增憂懼。以故向來之病，有加無退。竊自惟度，於國則殊無寸補，於身則日就危困，可不懼哉？毫釐有差則寰海致弊，豈可苟叨榮寵，以防天下之賢哉？❸乞復居舊職，以虛陛下待賢之地。博選周行，以揚陛下敬天之休。則臣某不勝幸甚。

汰冗官疏 至元十三年

國家能汰省冗官，則可以重名器，抑僥倖，厲廉能，其爲善政無疑也。然言之甚易，爲之甚難。蓋人之情大抵患於得失，故凡得則喜，凡失則怨。此所謂「已奪者猶可

❶「懍」，《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六作「悚」。
❷「弘」，原避清高宗諱作「洪」，今據《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六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❸「防」，京大本、《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六作「妨」。

與，已與者不可奪」也。❶方其用之之初，正當甄別審察，不以私親，不以賄賂，不以權貴，量其限而簡用之，自無冗長。今既濫之於前，遽欲黜之於後，是恩之在私門者固無恙，而怨則歸於上矣。其可哉？往者既不可復追，繼自今後，當盡改前失，使天下之官有定員，歲取之人有定數。其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具見前史，可考而知也。然又必重風憲之權，任廉能之士，使巡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則前所謂冗官者日減，而新進者無積，庶乎可補前日之失也。

論生民利害疏 至元十四年

中丞傳奉聖旨：❷「據當今害民的公事，利民的公事，文同姚承旨兩個一處文書裏寫來者，❸欽此。」臣等所見，謹條以奏：

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爲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皇帝陛下念及生民，實天下之幸。但朝廷用人，失於太寬。委任之初，不知審擇，使善惡邪正混然無别。既授以政而居民之上矣，中間固有暴擾侵漁之害，其勢然也。今不求其本，直欲改其事之一二，以爲便民之舉，將見一弊纔去，一弊復生。後日改行之事，其害民者，未必不甚於前也。徒見

❶「奪」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二有「正謂此」三字。
❷「中」上，《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二有「史」字。
❸「文」，《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二作「交」。

紛更，恐終無益。臣等伏願皇帝陛下，順考古道，簡用實材，重御史按察之權，嚴糾彈考覆之任，使賢者日進，不肖者日退，則天下之民何患不安乎？臣等區區拙見如此，惟聖主裁之。

楮幣劄子 代

臣聞天下有大利，非聚斂財貨之謂也。乾之四德曰利，此謂生之遂也。故者以利爲本，此謂情之順也。❶聖人遂萬物之生，順萬物之情，故能致天下之大利。後世遂一己之生，順一己之情，故能致天下之大害。利之善惡，於此判矣。子曰：「君子喻於義。」蓋物得其宜，則無不利。故曰：「利者，義之和。」子曰：「小人喻於利。」蓋一於利而無義，則害於人，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後世學者不識天下之大利而耻言之，故言利者悉歸於小人。以小人而謀利，未有不爲天下國家之禍者也。臣以爲謀利者莫如君子，蓋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惟君子之喻於義也，必損上以益下，蠲無名之征，罷不正之供，節用度，減浮食，國家若不足於調度，然而土地闢，田野治，年穀豐登，蓋藏充溢，人民繁阜，鳥獸草木咸若。以此觀之，謂之國貧，可乎？惟小人之喻於利也，必剥下以奉上，急暴橫之征，創苛虐之斂，倉廩實，府庫充，國家若足於用度矣，然而土地日削，田野荒蕪，水旱相仍，閭里愁嘆，人民凍餒，兄弟妻子離散。以此觀之，謂之國富，可乎？大略以富驕而亡國者常多，以貧約而失國者常少。言

❶「情」，《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作「性」。

利者必曰：「此特老生之常談，而不切於用。以今楮幣折閱，稱提無術，君子苟能謀利，盍出一策以爲明主獻乎？」臣敢曰：「楮幣之折閱，斷無可稱提之理，直一切罷而不行已耳。」❶臣請言：楮幣之設，非古先聖王智慮不及後人而不能用也。❷蓋制法無義，則古先聖王知其爲天下害，必不可行也。古者爲市，以穀粟、布帛、器用之物，自相貿易。泉貨未鑄，安肯持虛券以易百姓之實貨哉？鹿幣之造，特出於漢武虛耗無聊之末計，歷千三百年，無敢染指於其後。夫以數錢紙墨之資，得以易天下百姓之貨，❸印造既易，生生無窮，源源不竭。世人所謂神仙指瓦礫爲黃金之術，亦何以過此？然後世不期於奢侈，而自不能不奢侈，雖有賢明之資，恐不能免也。奸民不期於僞造，而自不能不僞造，雖制以死刑，不能絶也。此豈良法哉？是故講稱提之策者，今三四十年矣，卒無能爲朝廷毫髮之助。但見稱提之令每下，而百姓每受其害，而貫陌益落矣。嘉定以一易二，是負民一半之貨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負民四倍之貨也。無義爲甚。今不若以實貨而收虛券，猶足以救目前之過而無媿百姓也。❹實貨者何？鹽是也。言者又曰：「朝廷倚鹽課爲國之命脈，今乃欲以之易無用之破紙，計狂而事左，何以爲國乎？」曰：「不然。穀粟、布帛、銅鐵、金銀，皆足以充國用。歷黃帝以來，四千餘年之所通行，何獨不可行

❶「已」，《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作「用」。
❷「人」，《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作「世」。
❸「姓」，《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作「倍」。
❹「目前」，《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作「前日」。

於今日？未論前古，只以渡江之初，❶外有强敵，内有群盜，干戈相尋，江左蕭條。內立百司庶府，外供歲幣饋餉，不鬻官告度牒，不造官會，國家亦漸致富强。其所以致國家之財用者，❷亦人耳。故曰遂萬物之生，順萬物之情，故能致天下之大利。蓋自有道焉，其可與俗吏言哉？」育萬物者天地也，主萬物者陛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輕重低昂，豈不在我？惟陛下裁鑒。

更曆疏 至元十七年

臣某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黄帝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閒，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撿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大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

❶「初」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有「言之」二字。
❷「致」，《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作「制」。
❸「堯」上，《元文類》卷五十、《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有「帝」字。

分度不齊，❶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宇，❷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年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年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宿九度有畸。❹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

❶「蔀」，原作「篰」，據《元文類》卷五十、《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元史》卷一百六十四改。

❷「宇」，《元文類》卷五十作「夏」。

❸「其二十五分」，原無，據《元文類》卷五十、《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元史》卷一百六十四補。

❹「有」，原無，據《元文類》卷五十、《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元史》卷一百六十四補。

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黄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内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黄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黄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❶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分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黄赤道

❶「交」，《元文類》卷五十無此字。

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據累年實測，内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黄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

臣某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❶便當詢求賢哲，❷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爲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已爲不可，❸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己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既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帝繼統，民皆欣悦。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剥，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爲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横，但於君臣骨肉之閒，陰行譖愬，將爲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以事，實爲不可。而其閒節目，又少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

❶「某」，中州本、嘉靖本、正誼堂本皆作「衡」。
❷「哲」，嘉靖本、正誼堂本作「者」。
❸「日」，中州本作「因」。

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

臣某伏覩先皇帝聖旨，❶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辦、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唯能刻薄官民，❷阿附近要，肆爲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辦、民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已困苦。至於己酉、庚戌，民之困苦極矣。❸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惟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可之辨也。借寇兵而齎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指其糧曰孰新孰陳。❹

❶「某」，中州本、嘉靖本、正誼堂本作「衡」。

❷「薄」，中州本、高傑本作「剥」。「官」，中州本作「害」。

❸「自壬寅」至「極矣」，中州本無。

❹「臣某竊意」至「孰新孰陳」，蕭本、萬曆本置於《慎微》文後，中州本置於《奏對》文後。

許文正公遺書卷八

雜著

子玉請復曹衛論❶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❷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閒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閒讒慝，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强，吾未見乎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襄以來，❸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爲詐，故伯比之閒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❹不足以爲詐，故勾踐之滅吴也，忍其心於屢請

❶「論」，中州本、高傑本、蕭本、嘉靖本、正誼堂本皆在「子」字上。

❷「較」，嘉靖本、正誼堂本作「挾」。

❸「襄」，中州本作「衰」。

❹「量」，原無，據中州本、高傑本、嘉靖本、正誼堂本補。

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廼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爲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絶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之戰也。❶至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也；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誤彼，❷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欺於人。❸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威聲氣焰讋動當世，❹亦可謂甚强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跛戹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强大，而君子以爲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尚功利爲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爲，横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辯說

辯，欲其信也，辯而後信，未若不辯而

❶「楚」下，中州本有「師」字。
❷「惟」，蕭本、嘉靖本、萬曆本、正誼堂本作「非」。
❸「欺」，中州本、高傑本、嘉靖本、正誼堂本作「敵」。
❹「威聲」，中州本作「聲威」。

信。辯而不信，尤未若不辯之爲愈也。辯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事於辯矣。偶或未喻，❶則盡其心，善其説，以懇道之。猶或未喻，不强也。幸而開悟，則歸美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己也，此辯之善也。雖然，辯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已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辯之，辯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争，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悔辯之不至。此豈辯之不至，辯之已甚也。吾竊嘆憫，思有以告之，未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以楔出楔，以酒投酒，是亦得已而不肯已者。五十步百步，又奚辯焉？姑記其説，時用自省。

高凝字説

高生講冠禮，予忝預焉。既字之，且求所以命生之意，❷因爲説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趨於薄。昔者聖人蓋憂之，故其垂世立言，莫非敦本抑末，以謹厚篤實爲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此尊君命生之名，取於《鼎·象》之意歟。」又本改云：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閒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其亦賢乎！况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

❶「喻」，中州本、高傑本、嘉靖本、正誼堂本作「曉」。下「喻」字同。

❷「生」，中州本作「字」。

乎！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❶文不全。

王生名字説

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閲歲，廼遷居燕，然於今蓋十數年矣。❷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乎昔。❸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爲説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❹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也。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爲師友，今爲路人，滔滔者皆是也。之子從學未久，而獨能眷眷於相從之舊，非本心之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字之曰「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脩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

留别譚彦清序

譚君彦清，辭氣温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嘆仰。又接其論議，❺則尚慕

❶「尊君以古道自立」至「人之道也」，中州本置於「去古既遠」前，且非注文。
❷「十」，高傑本、嘉靖本作「八」。
❸「昔」，中州本作「時」。
❹「所」，中州本作「有」。
❺「又」上，中州本有「既」字。

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爲己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駑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别，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不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虚辱，將以私擬竊效者告焉。可邪，否邪，請之勤而後言，其或亦可少恕耶。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狥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皆非善學也。❶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之尚慕古人，有爲於時。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云。❷

吴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吴敏脩，著《傷寒辨疑論》，實得仲景《傷寒》之要。先生猶子璋，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概見先生醫學之妙。❸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讀之，茫然不可涯涘。今是書辨析疑似，類括藥證，至發先賢之未發，悟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敏，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説而推之，則所謂茫乎不可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徒云？己未冬十月戊戌，河内許某序。❹

❶「皆非善學」，中州本、高傑本、蕭本、嘉靖本、萬曆本作「雖有皆未」。

❷「云云」下，中州本、高傑本、蕭本、萬曆本、正誼堂本有注文引「又一本」云云，稍異。

❸「學」下，中州本有「所造」二字。

❹「某」，中州本作「衡」。

熊勿軒先生文集序

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爲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世教其用與。求其真才實學，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弟輔氏，講貫聖經賢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藴。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司户參軍，時四方繹騷，道梗不赴。及宋社既屋，遂隱於雲谷，創鰲峰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學者雲集。四書六經，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藁》。晚年脩《三禮通解》，將脱藁，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鰲峰嗣孫熊澍，家藏遺藁，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爲八卷，傳諸家塾。二世孫斌，判惠之博羅，慨念先世手澤，重加考證，綉梓以傳，求予序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捧誦再三，不能釋手。夫有命世之大賢，斯有及門之高弟。先生生文公考亭闕里，雖未及門受業，其真才實學，著書立言，實有功於文公也。惜乎遭宋叔世，不能以竟其藴，乃時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其遺書尚存，嘉惠後學，於以立綱常，關世教，紹統緒，實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豈顯晦用舍，足爲先生輕重哉！矧逢聖明崇儒重道，列之先賢，祀之學宫，亦可謂無負先生之功矣。斯集之傳，若星辰麗空，江河行地，遠而彌光，久而彌芳，不可以時文例論。顧予何人，而敢僭序先生

之文耶？然以判簿公之請，不容辭，故序其大略如此。判簿公讀書善吟，清慎詳雅，民咸悦之，蓋無忝先賢之後云。

大元至元十七年三月吉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大史院事河内許某謹書。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爲縣吏。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於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既隸業太學，❶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擢大理寺丞。❷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於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爲隆德令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强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録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嘆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則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

❶「隸」，中州本作「肄」。

❷「擢」，中州本、《元文類》卷五十一作「權」。

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没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九。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於高陵閆國鄉奉政原之先塋。❶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毁，至五日不食，寢苫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朱氏考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此，公爲不朽矣。河内許某敬敘其事而爲之誌。❷且系銘曰：

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於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内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於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設祭器歌

奉禮郎，各齋戒，丑前五刻執事帥。共設俎豆神位前，史祝祝史亦同在。籍以席，加巾蓋，自北而南分内外。左十籩，右十豆，二四四三居俎後。東西相向南北行，一四二三分左右。魚鹽棗藤實籩中，菁葵笋

❶「閆」，中州本、《元文類》卷五十一作「閏」。
❷「某」，中州本、《元文類》卷五十一作「衡」。

芹對於豆。❶次豆兔魚並韭菹，❷次籩桃榛及鹿脯。栗芡菱盛最外籩，醓醢醬豚儘西布。羊俎東，豕俎西，熟載三端十一體。正直橫，長代短，雙脇脊中肫胳底。上端更有肩背臑，此是十一羊如豕。豕前更有祝版案，羊前爵坫東幣篚。籩豆兩閒何所增，毛血一豆南三登。東西排，實太羹，登南更有三鉶鼎。和羹加柶東西等，少南南北簠簋行。簠二偏東實稻粱，❸簋二偏西置黍稷，東西正與兩俎直。簠簋之閒或有爐，兩燭俎前安可無。左右配位同前設，更排籩豆在十哲。籩鹿栗，豆醬菁，俎左籩南肉二斤。籩豆之閒容簠簋，簠簋之閒實黍米。更加坫燭於俎南，然後中閒設酒醴。北向西上加羃，犧象齊盎及明水。清玄設置二山罍，六尊有坫俱相尾。配位樽罍酒醴同，設位之時稍近東。❹

祭鄒國公文

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壅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辯群疑。❺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於典，❻宜配先師。敢脩庶品，敬薦於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

❶「豆」，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作「次」。
❷「菹」，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作「葅」，並無「次」字。
❸「粱」，原作「梁」，據京大本、上圖本改。
❹此篇末，高傑本有「東西廡各設衆樽，二亦加勺坫羃蒙，階東既有罍洗位，相對灼燔于庭中」二十八字。
❺「辯」，中州本作「破」。
❻「於」，中州本作「祀」。

惡言日踈。二十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異議，不爲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稔微軀。❶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之別，中懷未敷。擬再會見，敘此區區。行舟催發，水路縈紆。十日之程，歸復吾廬。❷昔者憂汝，多病而癯。此別安强，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殂。我初聞之，恍如乘虚。撫手痛悼，放淚長呼。三日皇皇，食無一盂。束裝東行，令壻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茹。悠悠遠思，阻越旬餘。今我來斯，弔汝城隅。不復歡迎，但爾荒墟。可勝哀哉，可勝悲夫。道之隳廢，欲汝同扶。天既奪汝，天其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思之念之，我心如刳。汝之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未一報，人世俄殊。生非己有，死獨誰無。惟汝之死，家道淪胥。幾成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噫嗚？魂兮魄兮，知乎否乎？一盃薦汝，❸生其饗諸。

❶「稔」，正誼堂本作「隱」。
❷「歸復」，中州本作「復歸」。
❸「汝」，中州本作「生」。

許文正公遺書卷九

書　狀

呈丞相辭左丞狀❶

許某呈：❷某舊患腳氣，復因憂戚，變爲腫。❸此等病候，類多難治。三數年來，止以忌慎之嚴，苟延視息。今乃叨居要地，陪列元臣，乏德乏才，既不足以辦事，非勳非舊，又不足以服人，虛負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聽，心苦多忘。腰痛未已而手麻，腹滿纔輕而溲澁。有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加矜憐，特賜聞奏，使退循常分，仍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效育才之助。心獲無歉，病庶有瘳。仰惟高明，❹伏幸裁處。右謹具呈。❺

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某，❻先於輝州承奉令旨，遷來京兆，教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令旨，❼該廉宣撫保奏，令某充本

❶「辭左丞」，中州本、高傑本、蕭本、萬曆本、正誼堂本作「乞致仕」。

❷「某」，中州本作「衡」。下同。

❸「腫」上，中州本有「水」字。

❹「惟」，中州本作「于」。

❺「呈」下，中州本、高傑本有「丞相閣下年月日許衡呈」，高傑本「衡」作「某」。

❻「某」，中州本作「衡」，下同。

❼「旨」下，中州本有「遷來京兆」四字。

府提學者。某自惟非才，不敢祗受。即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蒙允納。竊聞提學官，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某早年羈旅，學無淵源，於舉業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王府之命，不止爲罪於一身也。事有所係，義在必辭。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爲回奏施行，取鈞旨。❶

與人二

某頓首再拜啟：❷蘇門之來此，迫於明旨，俾教授子弟。某以嘗爲小庠，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形於謗言，著於謔諺，❸聲聞過情之耻，宜被一身，惟有玷乎諸公之明，悚懼無既。茲復頒以提學之命，恩則厚矣，憂如之何？猥辭納於宣撫廉公，未承見允，憂懼薰心，感病如舊，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意曉。且提學主司之職，京兆學官，且望考校賦詩議論，積年於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尸之，於公議自不容安。故敢上冒威名，陳辭於左右，冀復欵於仲晦、仲一洎諸君子，❹因大用回附片言隻字，❺以諭撫司。得伸卑懇，不勝拜賜。❻

某頓首再拜啟：邇來草率奉書，想不

---

❶「旨」下，中州本、高傑本、蕭本有「乙卯年三月日儒人許衡狀」，高傑本、蕭本「衡」作「某」。

❷「某」，中州本作「衡」，下同。

❸「謔」，萬曆本作「謔」。

❹「欵」，中州本作「言」。「洎」，中州本作「望」。

❺「回」，中州本作「而」。

❻此首中州本爲「與孫仲謙左丞」五首之三，高傑本、正誼堂本爲「與廉宣撫」之第三首。

爲浮沉。然區區所求至甚切，故又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賦詩議論，是爲所職。而某於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雖守小庠，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職，是羸犬負烏獲之任也。❶雖骨折筋絶，其可勉强？累復求於宣撫廉公，既爲回奏，❷未見允許，憂懼薰心，至於卧病。其不安之勢，先生可想見也。恃愛舊，願致此意於仲晦、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元受恩命，教授子弟，則駑蹇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未知高明以爲何如？❸

與仲晦仲一二

某頓首再拜兩君子執事：❹將春，敬惟雅況清裕。某山野鄙人，虚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人中不克欸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某寬而居，安而待。其時已爲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今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給有餘裕，❺恩旨益之以奉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再受。且仲可、遵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允。静言思之，將苟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者？弗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已，重附從宜

❶「犬」，中州本、高傑本作「夫」。

❷「既」，中州本、高傑本作「冀」。

❸此首中州本爲「與孫仲謙左丞」五首之四，高傑本、正誼堂本爲「與廉宣撫」之第四首。

❹「某」，中州本作「衡」，下同。「拜」下，中州本有「仲晦仲一」四字。

❺「給」，中州本作「綽」。

李公，幸矜亮。

恩旨令某充京兆提學，某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不稱。況提學之職，必習知舉業、場屋有聲者，可得爲之。而某蹇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苟强顔爲之，不唯取笑四方，爲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爲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輸悃愊，冒瀆陳説仲晦、仲一二君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某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便風不乏，伏賜誨藥。邇者從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病中不能作書爲謝爾。❶

與竇先生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説閒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之意。❷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矣。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没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

❶「能」，中州本作「及」。
❷「禱」下，中州本有「不可」二字。

日之爲也，其來有素矣。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失，❶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横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異。今先生真欲以助長之力，❷擠之傷手之地，❸是果相知者所爲耶？❹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浮，❺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❻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倉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向，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栝，悚息待罪。

❶「失」，中州本作「喪」。
❷「真」，中州本、高傑本、正誼堂本作「直」。
❸「傷手」下，中州本、高傑本、正誼堂本有校語「一作不救」。
❹此句下，中州本、高傑本有校語「一無此一句，有『是區區者所望耶像然畫餅居之自若又豈區區者所敢耶』二十三字」。
❺「浮」，中州本、高傑本、蕭本作「泛」。
❻「也」下，高傑本、正誼堂本有校語「一作耶」。

與子聲義之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爲可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城一廛，與老妻稚子竭力耕耝。閑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丘壠不遠，尤爲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豈欲取謗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圜至，殆其生之不能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懷，冀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誤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子還王府，已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貴榮顯，❶固人之所愛，然反足以賈禍而召怨，❷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爲愈也。亂後雖處小庠，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廬，庶覆前日之非。何意虛聲展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某者，❸萬願爲意。某頓首再拜。❹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

❶「尊貴榮顯」，中州本作「尊榮顯貴」。
❷「然」下，中州本、高傑本、正誼堂本有「鶴之乘軒隼之乘墉」八字。
❸「某」，中州本作「衡」，下同。
❹「拜」下，中州本有「子聲子義二執事」七字。

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凝來，聞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遵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正格言》，❶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强，故能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虚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疑不。能篤實，果疑不。能自强，不患學不至。不能篤實自强，❷我雖貴顯，適足禍汝，萬宜致思。比見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耻之病。凝也相與輔導之。

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與耶律惟重

書奉寄耶律生：久别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説》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虚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説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説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❸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

❶「正」，中州本作「儒」，高傑本、正誼堂本作「生」。
❷「不患」至「自强」，原無，據中州本補。
❸「逆」，中州本、《元文類》卷三十七作「臆」。

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❶亦略有説。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脱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❷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益。❸至於此等疑議，❹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慢罵，❺殊無温柔敦厚含蓄氣象。抑豈少日之爲耶？❻抑或他人爲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耶？❼因風附意，惟慎愛是望。不悉。

答仲叔《家語》「亡弓」《論語》「予所否者」❽

某再拜言：來諭以「反身而誠」爲顔子樂處，意極精切。某雖未能悟厥旨，已謹受教矣。《家語》、《論語》，猶未盡曉，敢言所疑。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爲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説，尤爲著明。四五年來，執此爲是。用是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説，故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之，似

❶「可信可疑」，中州本、《元文類》卷三十七作「可疑可信」。
❷「意」下，中州本、高傑本、正誼堂本、《元文類》卷三十七有雙行小注「温柔敦厚，經夫婦成孝敬」十字。
❸「或」，《元文類》卷三十七作「可」。
❹「議」，《元文類》卷三十七作「問」。
❺「慢」，《元文類》卷三十七作「毀」。
❻「豈」，中州本、《元文類》卷三十七作「其」。
❼「耶」，中州本、《元文類》卷三十七作「也」。
❽此首中州本、高傑本題作「紀疑二事答李仲叔」。

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爲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失未甚顯也。使楚子忘其失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也。況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是淫暴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之初，當趣令求之，求之不得，當自反曰：「我莅事不敬也，委政非人也。❶往者既不可追矣，繼自今日，兢兢焉，業業焉，任賢使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不務，以能忘爲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内也。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乃近爲兼愛之説歟？❷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爲天之所厭，則其説反似過高而有難充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之族方盛。若以趙氏、田氏爲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礙矣。田横若不死而仕漢，則酈商必無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晳必無受贄之禮。❸應事接物，恐止以己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❶「政」，中州本、高傑本作「任」。
❷「説」，中州本作「流」。
❸「禮」，中州本作「理」。

與友人[1]

把仲輝：[2]具悉日來所履，良用憮然。某也與子爲師，[3]與令親爲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出衰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凉薄，其誤人乃如此，可勝負愧！勸道之言，非有固吝，但疇昔事幾方來，當面陳可否，猶黑白然，且不見信，今業已爲之，豈咫尺之書所可回邪？雖然，故舊之情，不忍遂已。擬托韓遵道過蘇門，欵敘所懷。雖知强聒罔濟，以愚褊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所處，[4]固爲甚難。然天下公議，責備於臣子，必責備於賢者。父之過，即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重思，重思。

與王濟川[5]

濟川詳議友兄執事：之用春來會見，無恙也。别去，不知遽爲永訣。追念往者相從之舊，豈勝哀痛！少者致養，老者待養，人之常理。吾兄春秋高，生業未遂，已爲憂苦，不知又何以堪此也。凶變之來莫測，以爲天耶、人耶？要必勉自寬解，遠爲後人慮。庭玉回，草敘區區之意。任重尤當自力，餘不及盡言之。「詳議」二字

[1] 此首中州本題作「與把仲輝」。

[2] 「把」，蕭本、萬曆本無此字。

[3] 「某」，中州本作「衡」。

[4] 「今」下，中州本有「日」字。

[5] 此首中州本題作「與王濟川詳議」。

疑衍文。

與韓邦傑❶

總判邦傑舊游：❷相別之久，相去之遠，公務匆冗中，乃能不忘相從之舊，殊慰懷想。而無競又論爲學、爲政，皆有進長，尤可喜也。某臥病僅一月，❸未能出門，無補公私，徒增愧恐。區區之念，想諸公可憐也。比會見，望以時加愛加勉，不能悉。

與提學某❹

提學先生執事：顯之來，審文況安適爲慰。向來會晤，俱以匆匆，不遂挽留之願。別後寓此，又復一年，無補公私，徒增憂懼。念昔相與，❺鄰居接壤，課督兒輩，種田讀書，徜徉山水閒，以盡餘生，此志竟得遂否？病中草草奉候，未閒，千萬保練是祝。區區不能悉。

與李仲實❻

總管友兄執事：太夫人捐館，既不克奔慰，又無便風以奉區區，可勝悵惘！關中之別，迨今幾十年。不獲寧處，風疾纏緜。重經憂患，鬢髮白已盡矣。何時一見，

❶ 此首中州本題作「與韓總判邦傑」。
❷ 「游」，中州本作「友」。
❸ 「某」，中州本作「衡」。
❹ 此首中州本題作「與提學先生」。
❺ 「與」，中州本作「期」。
❻ 此首中州本題作「與李仲實總管」。

細道久别之懷。因風敬附謝懇。未閒，天氣尚熱，萬祈以禮自愛，不宣。

與孫謙甫

謙甫友兄執事：遠承惠問，且知别後尊況佳安，喜慰之至。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肯爲學不輟，其成就當有過人者。今日所期，雖未即遂，或者天命未欲小成乎？事既偶然，惟宜緩待。不知以爲何如？比會見時，當更論。❶秋凉，保練是祝。區區不宣。

與趙輔之二

宣撫公契舊執事：託梁寬甫奉書，想今已達。秋凉，遠惟文候康裕。小事輒復干浼：某人，某之甥也。聞爲同儕所苦，執事肯爲區處，得就安便，甚望。竹頭木屑，或可量材用之，又出望外也。國務方殷，不暇言此瑣細，豈勝愧悚！然親戚之求，有不獲已焉者，萬乞照亮。未閒，惟爲國爲民自愛重。

宣撫公舊契執事：執别膏腴，❷忽復許久。豈惟交游之舊，日積馳情。向來定亂破敵，❸爲天下賴，此又欽服之意不容已也。某來辱惠音，承起居佳勝，太夫人亦康健，感慰何量！某自去歲得腳氣，❹近日始緩，餘皆無可言者。因風奉報，❺比會良晤，萬

❶「時當更論」，原無，據中州本補。
❷「執」，中州本作「一」。「膏腴」，中州本無此二字。
❸「敵」，中州本作「姦」。
❹「某」，中州本作「衡」。
❺「報」下，中州本有「此」字。

冀爲斯民自愛。區區不宣。

與友人

向來報書，想已聞達。某人行，重附鄙意：某自前年得還鄉，❶甚思吾友。相與鄰居，方將經營，復此遠出。今居燕城，日就衰朽，何別離之易、會聚之難如此也。區區拙迹，某人能道其實，不足煩吾友慮。比會晤，唯祈以善自重。不宣。

與君瑞❷

先生侍側某人來誨簡，❸審聞尊況，動止康裕，甚慰遠懷。某即此旅寓，❹日益無聊，某人歸，能道其實。外人或傳曾受職任，正由不知己者相玩戲也。掛齒且不可，況筆之書乎！千萬乞照亮。未閒，惟冀以道自愛。區區不宣。

與扈正之二

正之鄉兄執事：向在關中，得幸相近。以墳壠之故，不遂相守。吾兄遠送臨潼，❺哭佇爲別，❻可見顧愛之情，如此其至。別後日復一日，馳驅道路閒，念昔者相從之樂，❼可勝悵惘！秋凉，遠惟尊候洎仙輯各

❶「某」，中州本作「衡」。「還鄉」，中州本作「患脚」。

❷此首中州本題作「與君瑞先生」。

❸「先」上，中州本有「君瑞」二字。「來」下，中州本、高傑本、蕭本有「辱」字。

❹「某」，中州本作「衡」。

❺「遠送臨潼」，中州本作「遠臨潼關」。

❻「佇」，中州本作「泣」。

❼「念」，中州本作「憶」。

安裕。❶ 某即此區區無足道者。未閒，惟調護。❷ 不宣。

向在關中，得親近才卿、文遠輩，有講習之樂，有切磋之益。東還，日紛擾冗中，所接聞殊不如意。加以衰病繼作，旅寓遠方，❸ 憶昔相從，優游自得，豈勝悵惘！秋涼，敬惟尊候洎玉集各安順。❹ 人行，草草附問，會晤未涯，切冀以時自愛。區區不宣。

與許仲常

向約鄧州迴，即寄書來，今不聞一信，何耶？生事當著實自力，不須更求勾當。慮日後愈無涯際，悔不可及也。當深思之。比見，惟勵不悉。❺

與孫伯玉二

伯玉友舊執事：春初，遠惟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鄰居，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爲讀書計，不意有此行也。今雖寓此，請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創，計多勞苦，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爲幸，人行，敬附鄙意。

伯玉友兄執事：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憂，而生理又復不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

❶「輯」，中州本作「集」。
❷「護」下，中州本、高傑本有「即前高大」四字。
❸「方」，中州本作「道」。
❹「候」，中州本作「況」。
❺「惟」下，中州本有「勉」字。

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苟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犬子還，能道區區也。正遠，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張仲謙二

左相心契執事：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不可量。某之拙學，❶無足言者。而執事虚心，每每問及，尚未知果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虚。❷竊謂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爲哉！管見區區，只此爲是，是所以爲拙學也。材木盤費，極感厚意，因風奉答兼謝。比晤對，千萬慎愛。不宣。

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殁。❸某罪逆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禍延所愛。肝腸痛慘，猶鈍刀割裂；仰天長號，不知所以爲言。但犬子初還家，飲食猶日進二升，時欲持行。四月初，聞妻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鬱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咎某當時不即挈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革，果惟不得舒暢使然。胸膺氣滯，不得上下，以至於死。事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脩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望以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親，幼孫在襁褓，使他日得承吾兒後，萬謝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壬辰

❶「某」，中州本作「衡」，下同。
❷「虚」下，中州本、高傑本有「辱」字。
❸「犬」上，中州本、高傑本、蕭本有「左相心契執事」六字。

後，憂苦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幸示教。

與文子貞❶

向托劉孝叔附書，不意就此沉滯。靳生行，復令附信，已不及矣。自今觀之，正宜慎言克己，安心静守。紛紜之議，不須辨也。此夏或得還家，❷當細説此。❸未間，惟好自愛重。不悉。

與吕伯充

書奉伯充秀才：不意凶變，令尊丈奄棄榮養，可勝驚怛！舊聞伯充途路中偶與人相從，及相别，心爲不忍。今罹此艱咎，❹何以堪處？葬禮遵用遺言，依倣古制。信道力行，至於如此，楊元甫之亞也。敬歎敬歎！路遠，不及一往慰問，悵惘曷可言！未間，惟以禮自盡。區區不宣。

與廉宣撫二

宣撫相公執事：比日車從過覃懷，不獲一見，可勝悵惘！時暑，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履不苟，實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成之舊從姚司農，今將還家，謹託附意。比良晤，惟千萬爲國爲民自愛。區區

❶「貞」，中州本、高傑本作「真」。
❷「此」，中州本、高傑本作「比」。
❸「説」，中州本作「話」。
❹「艱」，中州本作「難」。

不宣。❶

向來會見，以相愛之故，故不敢不盡所言。然其辨折可否，頗傷急迫，將謂獲罪於吾兄也。違別未幾，遽辱誨音，知吾兄襟度寬綽，或見區區之意，本無他也。感慰感慰！敬生還，草附謝懇。正遠，惟千萬保練自重。不宣。❷

與左丞張仲謙

某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爲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❸而志慮益堅於向時矣。❹

論友人病症書❺

某頓首再拜啟復：十六日承誨簡，知近日宿疾，尚未全愈，可勝憂想！桑根煎固治肺疾，然須從升降浮沉，多加時藥，少加治藥，以待秋涼。雖旦暮未有顯效，而他日養長之氣漸有生發，則神祕湯輩，可以兩服便驗。❻斯理也嘗與遵道論之，甚不可以迂闊淺近

❶ 此首中州本題作「與趙宣撫相公」。

❷ 此首中州本爲「與孫伯玉」二首之二。

❸ 「謀」，中州本作「幹」。

❹ 此首高傑本、蕭本、萬曆本、正誼堂本爲「與廉宣撫」之第三首。

❺ 此首中州本爲「與張仲謙左丞」五首之五，高傑本爲「與廉宣撫」之第六首，蕭本、萬曆本題作「與人」。

❻ 「以」，中州本、高傑本作「一」。

之不信也。❶未知先生以爲何如?

與李才卿等論梁寬甫病症書❷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脈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脾與肺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相持，而喘嗽益增；❸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痃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症，❹增損服之。❺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术丸；或有飲，間服局方枳术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已至色青、色赤，及脈弦、脈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内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拂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機後時，而不救

❶「之不」，中州本作「不之」。

❷此首中州本、《元文類》卷三十七皆題作「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高傑本、蕭本題作「與李才卿寇子益楊元甫論梁寬甫病症書」。

❸「嗽」，中州本、《元文類》卷三十七作「咳」。

❹「症」，中州本、《元文類》卷三十七作「證」。

❺「之」下，中州本、高傑本有自注「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理，和其氣，爲治之大方也」。

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者多矣。❶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爲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與某郎中❷

郎中心契執事：別後南歸，得守丘壠，殊適所願。❸老來情思，苦厭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拙謀，❹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尚矣。遠辱承寄，❺兩枉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閭，迂闊之爲，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俟好音。鄙人有幸，須得會合。切望切望！

留吴行甫疏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益以爲賢。義有當從，謙何過執？伏惟行甫先生，德堪模範，學究淵源。❻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幼志俱親，豈容中道之退歸，深抑輿

❶「後」下，中州本、高傑本、《元文類》卷三十七有「日」字。
❷此首高傑本、正誼堂本題作「與廉宣撫」。
❸「殊適」，中州本作「已遂」。
❹「雖」下，中州本、高傑本有「知」字。
❺「承寄」，中州本作「存記」。
❻「究」，中州本作「窮」。

情之企慕？智惟成物，忠必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萬願復垂絳帳，弘古人之舊風；重受青衿，起今日之新學。謹脩短疏，用表深衷。切望高明，特賜允許。

代李和叔與兄子❶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静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托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❷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沉深，❸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嘆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聖門之高第，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❹况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㢘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爲工歟？爲商歟？爲牛童歟？爲馬卒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别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

❶「子」下，中州本有「書」字。
❷「親」，中州本作「加」。
❸「沉深」，中州本作「深沉」。
❹「天乎天乎」，中州本作「天乎今」。

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小異。❶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❷卒陷於自欺而後已也。❸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

❶「小」，中州本、高傑本作「少」。
❷「之言」，中州本無。
❸「卒」，中州本作「足」。

許文正公遺書卷十

稽古千文

太極之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爲一。一氣既分，天地定位。萬物之靈，惟人爲貴。太古結繩，民醇而愚。茹毛飲血，穴處巢居。伏羲畫卦，始造書契。神農黄帝，三皇繼治。❶五帝少昊，高陽高辛。堯舜揖讓，傳中以心。歷數在禹，夏承虞禪。謳歌歸子，啟與扈戰。太康遊畋，羿距於河。仲康失權，胤征羲和。一成一旅，少康中興。桀虐百姓，天道禍淫。應天順人，殷湯革命。咸有一德，伊尹元聖。太甲放桐，盤庚遷都。武丁中興，受終獨夫。文王事殷，明夷蒙難。武發開周，首訪洪範。成康持守，周、召夾輔。穆王訓刑，宣王復古。幽惑褒姒，犬戎所弑。❷平王東轍，國風遂替。❸虚器尊周，五伯馳騁。孔聖《春秋》，爰始魯隱。七國争雄，蘇張縱横。孟軻仁義，卒老於行。孝公彊秦，鞅變井田。赧朝昭襄，周祚以遷。併吞六國，始皇詐狙。罷侯置守，焚書坑儒。阿房長城，賦役虐民。二世子嬰，陳吴亡秦。項起西楚，劉興沛中。項弑義帝，劉從董公。轉戰五年，資謀三傑。灌嬰垓下，始定漢業。高帝忘功，誅醢械繫。溺愛戚姬，欲立如意。良招四皓，

❶「皇」，中州本作「王」。
❷「弑」，中州本作「喪」。
❸「替」，中州本、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作「降」。

幼惠遂定。吕雉鳴晨，房闥出政。陸賈計行，平、勃交驩。禄、産就誅，劉氏乃安。文帝恭儉，詔半爲農。景帝遵業，醇厚民風。武承富庶，始建年號。窮兵雪耻，末年減耗。立昭繼武，功歸霍光。孝宣中興，道雜霸王。元、成、哀、平，權移女黨。張禹佞諛，乃生王莽。十有四年，❶亂生新室。更始劉盆，王尋王邑。光武中興，群盜乃滅。寇、鄧元勳，耿、賈洪烈。天下平定，進尚文吏。退全功臣，封縣數四。禮優嚴陵，占動太史。二百年閒，名節奮起。明帝苛察，章帝寬厚。和誅竇憲，殤終襁幼。安雖享御，權歸外戚。北鄉弗永，順淪嬖習。冲幼質聰，弑於跋扈。桓誅梁冀，陳、李黨錮。靈委宦孽，黄巾嘯聚。進召董卓，獻終漢緒。曹丕稱魏，劉備興蜀。孫權號吴，三國鼎足。混於西晉，都於洛陽。武、惠、懷、愍，劉聰所亡。元帝南渡，一馬化龍。建康再振，爲晉之東。明、成、康、穆，哀、廢、簡帝。武、安、僞楚，恭遜劉裕。原晉之弊，起於浮誇。清談之極，五胡亂華。宋、齊、梁、陳，元魏東、西。南北瓜分，後周併齊。隋文混一，始盛開皇。煬帝窮奢，恭帝禪唐。唐高之興，太宗之謀。閨門慚德，責以《春秋》。田以租調，兵以府衛。七百餘員，首定官制。貞觀仁義，髣髴三代。本根不正，隨亦闕壞。再傳高宗，已罹女禍。李勣一言，唐業幾墮。武后稱制，欲立三思。倘非仁傑，孰引東之？中宗復辟，嗣興韋后。睿遜玄宗，以功授受。開元太平，天寶昏亂。貴妃内惑，禄山外叛。

❶「四」，中州本作「五」。

肅宗即位，大分安在。中興有頌，功不贖罪。代宗中材，德宗猜忌。奉天所倚，陸贄仁義。順在東宫，陰賜天下。憲任裴度，平淮有雅。惜其晚年，禍生不測。穆、敬昏庸，不能討賊。文宗鋭意，太和清明。僅殺弘志，莫正典刑。輕用訓、注，禍成甘露。武用德裕，遂平澤潞。宣宗寡恩，唐治以衰。懿、僖、昭、哀，遂不可支。唐患非一，朋黨閹寺。藩鎮强大，宣武篡弑。朱梁李唐，至於石晉。劉漢郭周，是爲五閏。錢、馬、高、楊，承襲割據。李、王、孟、劉，各復僭僞。兵變陳橋，宋祖即位。剗平中夏，以國傳弟。九葉中衰，江左六裔。遼金繼興，❶亦各九世。天眷地顧，篤與我元。四海會同，本支萬年。稽古提綱，維此千言。

編年歌括

總數

始自堯戊辰，終於金癸巳。三千六百年，内減三十四。

唐　虞

唐堯一百載，虞舜五十年。禪讓官天下，有子不相傳。

夏

姒夏繼有虞，一十有七世。得年通幾何，四百三十二。

❶「繼興」，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作「據華」。

商

有商子姓三十世，干日爲名無癸字。六百二十有九年，天下歸周契不祀。

周

姬周三十有七王，歷年八百六十七。西都三百五十二，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之下厲、宣、幽，十有二朝居鎬邑。東都二十五相傳，五百一十五元日。平、桓、莊、釐、惠與襄，頃、匡、定、簡、靈、景繼。悼、敬、元并貞定、哀，思、考、威烈、安、夷烈。顯與慎靚及赧王，厥後秦人併王室。

秦

秦人滅周自昭襄，孝文後曰莊襄王。三傳九載嬴秦亡，呂政繼立號始皇。胡亥、子嬰俱不昌，三世都經四十霜。

西漢

西漢十有二帝，二百一十四齡。高、惠傳家未久，呂氏僭起闈庭。文、景、武、昭而下，宣、元、成、哀、平、嬰。

新室

王莽號新室，竊據十四年。誅夷漸臺後，二載屬劉玄。

東漢

東漢十有二朝，一百九十六算。光、明、章、和、殤、安，順、沖、質、桓、靈、獻。

蜀

劉蜀炎漢裔，二主據成都。四十三年後，山川入魏區。

魏

曹魏合五主，文、明、齊、高、常。禍稔蕭牆内，四十五年亡。

吴

孫吴凡四傳，權、亮、休與皓。五十九年春，青蓋洛陽道。

西　晉

西晉武、惠、懷、愍，四葉五十二年。司馬乾綱解紐，五胡割據中原。

東　晉

東晉渡江十一帝，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文、孝武、安與恭，一百三年消正氣。

宋

劉宋五十有九年，高祖、營、文、孝武、廢。明并後廢、順承之，是爲南朝凡八帝。

齊

蕭齊二十有三年，[1]七葉相乘三見廢。祖、武、鬱林并海陵，明與東昏共和帝。

梁

蕭梁傳四主，五十五番春。武、簡文、元、敬，乾坤遂入陳。

陳

陳氏合五朝，三十二改歲。高、文、廢

[1] 「三」，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作「七」。

與宣，後主傾神器。

後　魏

後魏一十二帝，一百四十九年。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相連。世以拓跋爲氏，孝文改姓爲元。宣武、孝明而下，孝莊、節閔承斿。廢帝、孝武之後，遂分東西魏焉。

東西魏

西魏三主文、廢、恭，二十二年國祚絶。東魏孝静不再傳，一十七霜元氏滅。

北　齊

高齊五傳，年得四七。文宣、昭、成，後、幼失國。

後　周

五主宇文周，歷年二十五。孝愍、明、武、宣，静末隋爲主。

隋

隋代通三世，文皇、煬與恭。三十七年後，❶楊氏數云終。

唐

李氏建極臨九有，紀年二百八十九。神堯、太、高、中、睿、玄，肅、代、德、順承其後。憲、穆、敬、文并武、宣，懿、僖、昭、哀皆繼守。總來二十一稱尊，高後一朝爲武后。

❶「三十七」，原作「二十九」，據高傑本、蕭本、萬曆本改。

五　代

朱梁三主十六祀，太祖、友珪、末帝是。後唐四帝十三春，莊、明、閔、末是爲真。石晉二世十一載，高祖之下少帝代。劉漢四年凡再傳，高祖、隱帝同一源。郭周九載傳三世，太祖、世宗與恭帝。五代五十有三年，其間八姓遞推遷。後唐凡三周凡二，餘者舉皆同氣嗣。

大　遼

九傳耶律之遼，二百一十歷數。祖、宗、世、穆、景宗，聖、興及夫道、豫。

前　宋❶

前宋九朝都汴邑，一百六十有八年。祖、宗、真、仁、英、神、哲，傳到徽、欽並北遷。

祖、宗、真、仁、英、神、哲，徽、欽失汴高遷浙。孝、光、寧、理、度及末，三百餘年宋道滅。

大　金

有金百一十九年，複姓完顏凡九葉。祖、宗、熙、海、❷世、章、東，下逮宣、哀南渡滅。

❶「前」，蕭本無此字。

❷「海」，高傑本作「煬」。

許文正公遺書卷十一

詩

古風

夢中得首一聯因補成之

花謝花開，時去時來。福方慰眼，禍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可哀。得失在天，敬聽天裁。

觀物四

物産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爽星辰夜，情欣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智者識機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裸袒遊市門，逢人遽侵侮。俄而被捶撻，號痛淚如雨。若輩懵不靈，妄動招危傾。云何大夫士，亦甘此由行。行路細如縷，閒關何權數。久久成拙謀，一往竟不悟。我始窺其端，居寬尚盤桓。盤桓非懦

怯，後事當無難。

遊黃華

我生愛林泉，俗事常鞅掌。十年苦煩劇，一念愈傾仰。峰巒看畫圖，雲煙入像想。久成心上癖，❶欲忍不可强。荷有敬齋公，恒以善相長。携我遊黃華，一洗塵慮爽。行行嘆奇絶，舉目皆勝賞。鏡臺聳百巘，瀑布落千丈。石苔積重痕，溪風動幽響。使我躁競息，使我心志廣。❷恍如夢中身，翱翔千古上。回首聲利場，誰能脱塵網。我老得仁心，動作皆可像。還家擬隣居，求田冀接壤。便許樸鈍質，❸於此静中養。

有感二

嬌兒未成人，病苦不肯退。憂傷動中懷，慘慘心欲碎。老妻情更惡，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歸，山陽墳隴在。平生所願心，展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首只多愧。病連肝肺深，因覺妻子累。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狐死知首丘，人生戀鄉土。我心久焦勞，宿疾安能愈？所貴還故鄉，微骸近先祖。❹他事足嘆嗟，西風動寰宇。

歸興不可遏，歸程待何時。悠悠故鄉

---

❶「久成心上癖」，中州本作「心已久成癖」。

❷「使我」，中州本作「豁爾」。

❸「質」，中州本作「資」。

❹「微」，中州本作「遺」。

心，一夕千里馳。西風動霄漢，慘慘令人悲。況我多病身，天涯久棲遲。交遊義難忘，豈忍輕別離。重念丘隴遠，嬌兒正愚痴。因循死異邑，後世將何遺。所願經營日，及此未全衰。樹桑牆以下，開畦水之湄。既得舒困難，❶且可爲鎡基。幼無孝悌稱，老無恩澤施。唯有近先塋，一死乃其宜。諸君苦留連，雅意金蘭期。我自無遐福，形骸變焦瘁。生平尚求友，得友還差池。中懷起愁嘆，欲别難爲辭。試問將居廬，❷何日當西之。緩急有擬議，行止更無疑。作詩敘懇欵，❸爲報吾人知。❹

送竇清叔

初來識君面，此行見君心。匡時有長策，慮遠憂且深。俗情取近效，雅意入幽沉。人生貴所依，所依貴知音。知音得長布，身將比黄金。我本貧賤士，多思委相尋。❺未得辦一飯，胡爲遽分襟。征鴻出遠塞，西風動踈林。去去渺萬里，何年酒同斟。含情望無極，白雲障孤岑。

梁侯壽

律管歲寒深，梅花春意早。君侯應嘉祥，俊逸固傾倒。直氣與衆殊，孤標能自保。藹然仁者心，慕悦古之道。視民猶視子，重賢如至寶。兒孫冀傳習，《詩》、《書》

❶「舒」，中州本作「紓」。
❷「試問將居廬」，中州本作「試將問吾廬」。
❸「懇」，中州本作「悃」。
❹「人」，中州本作「親」。
❺「思」，中州本作「君」。「委」，中州本作「遠」。

入論討。忠鯁擬力輔，姦污期痛掃。舍積有休徵，天錫永難老。

别西山二

大山如蹲龍，小山如踞虎。烟嵐鬱蒼翠，遠近互吞吐。我來蘇門居，遨遊成樂土。策杖望朝雲，捲簾看暮雨。佳意豁塵腥，勝概入談塵。使我鬱陶消，使我勞瘵愈。生平鄙吝心，一洗出千古。回首聲名人，❶何殊坐囹圄。遠役非素懷，況有跋涉苦。吟鞭裊春風，❷遲遲如去魯。芳菲二三月，追遊盛梅塢。歸來願無違，一觴相對舉。❸

我愛林慮山，❹不處要路津。茲焉幾千古，絶彼朝市塵。我來成素交，澹澹日益親。形骸兩相忘，誰主復誰賓。充然樂我饑，怡然棲我神。朝光連暮色，佳意含餘春。心境一融會，世味殊未真。奕奕草木光，熙熙禽鳥馴。衆物欣有托，吾廬行亦新。《詩》、《書》詠而歸，況有耆德隣。

讀《東門行》

貴德德乃顯，尚力力爲優。二者各有時，天運非人謀。舉世皆好義，❺貧賤固可羞。天下方事强，❻聲譽將何求。人生會此

❶「名」，中州本作「利」。
❷「春」，中州本作「東」。
❸「相」，中州本作「期」。
❹此首中州本題作「林慮山」。
❺「舉世皆好義」，中州本作「方其貴德時」。
❻「天下方事强」，中州本作「及其尚力世」。

意，❶出處皆無憂。但恐利欲驅，❷由非所當由。足躡虎狼尾，手撩虺蛇頭。一觸禍患機，相尋遽難休。❸新聞李侯子，快意復父讐。雄名與英概，一日傾九州。美事固可羨，猶當究源流。掘地得深澤，積土爲高丘。造端起不平，是果誰之尤？君子貴謀始，責躬重以周。弱德較强力，明知勢難侔。馳馬走峻坂，中閒豈容收。顛越既莫救，豈得乘桴浮？君不見群雀滿樹急喧啾，隨侯有珠不肯投。一鳥死時一珠碎，得輕失重非良籌。友之直諒仁可輔，藥之瞑眩疾易瘳。不知當日誰與乃父爲交游。

送姚敬齋

凜凜姚敬齋，風節天下奇。終焉托君侯，君侯賢可知。人生貴得友，得友真朋軀。責善善無遺，輔仁仁克推。仁善既皆有，受福將自期。我來歌吉祥，真情寄荒詩。一祈仁政蘇民疲，一祈善政賙民饑。豐功偉績鐫長碑，千年萬年感激人心無了時。

訓子

干戈恣爛熳，無人救時屯。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藉遠祖，陰理出先人。俯仰意油然，此樂難擬倫。家無儋石儲，心有天地

❶「會此意」，中州本作「苟辨此」。

❷「驅」，中州本作「困」。

❸「遽難」，中州本作「未能」。此句下，中州本僅有「所賴天挺才，砥柱岌中流。處義曲而盡，責身重以周。報復不至起，冤恨無停留。」六句。

春。況對汝二子，豈復知吾貧。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真。平生乃親多苦辛，願汝苦辛過乃親。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圖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紳。

桃溪歸隱圖

溪桃種成事天子，已把行藏兩途擬。如今鞍馬困黃塵，袖著橫披念生理。君不見太倉米登天廚，金盤對飣如珍珠。雖能傾刻得貴重，無復繼世生民區。果欲歸，歸貴速，雲雨時情若翻覆。虛名累不當饑寒，枉惹閑愁亂心曲。果欲歸，歸恐晚，鏡裏蕭蕭鬢絲短。桃花零落幾春風，野鶴山猿有誰管。歸去來，莫徘徊，瓦盆便擬傾新醅。脱冠一笑醉溪石，人間萬事俱塵埃。

和吴行甫雨雹韻二

山雲突起凌碧虛，怪狀奇態成須臾。驚風急雨迸飛雹，飄驟散落千萬珠。半空光冷掣電火，平地聲走轟雷車。神龍奮怒乃若此，不識造化將何如。默知嘉禾半漂沒，坐看積潦橫穿窬。小民咨嗟復愁嘆，[1]謾執俗議尤當途。當途於今藐房杜，機略自知天下無。有才足使人羨慕，[2]有勢足使人奔趨。暇考陰陽論調爕，[3]暇紓徽斂矜號呼。[4]今年金繒滿千馱，明年好上登封書。

青山偃蹇與世踈，只將秀色供吾徒。

[1]「復」，中州本作「起」。
[2]「才」，中州本、高傑本作「財」。
[3]「暇」，中州本作「不」。
[4]「暇」，中州本作「肯」。

知君如我有山癖，深探遠討吾不如。金燈峰上詩千首，掛鏡臺前一盃酒。人閒萬事盡浮雲，故人曾爲相思否？雲邊鸞鳳玉鞭鳴，跛鼈蹣跚疊藺生。天末碧雲凝遠思，夕陽無語下西城。

絶　句

别友人

永懷不得遂，偃卧惜分陰。沁北田園計，山東故舊心。

九日思親

九日人歡遇，雙親我獨思。倉皇迷路後，哀苦哭兒時。

中秋

動是經年隔，休教此夕孤。玉律秋方半，銀蟾影倍殊。

偶得

紛紛身事百千般，只要教君睹是看。此外更無容力處，枉將機巧自生難。

登天王臺

樓閣荆榛幾變更，登臨只見古今情。❶

❶「只」，中州本作「因」。

當年勝迹無人問，❶依舊春風草又生。

謾得

克己功夫未肯加，責人機見益增多。
百年擾攘荊榛裏，存得初心有幾何？

宿卓水 五

腹餒衣單坐未温，可堪開口話羲文。
西風更動蕭蕭竹，❷清徹先生十一分。

寒缸挑盡火重生，竹有清聲月有明。❸
一夜客窻眠不穩，❹卻聽山犬吠柴荊。

都笑謀生我最迂，我思猶恐不能愚。
紛紛走入荊榛裏，誰肯輕身與並驅。

水有清聲竹有風，我來端欲豁塵蒙。
明朝杖履西城路，悵望家山翠靄中。

山水年來滿意看，只無幽竹伴幽閑。
從君願乞龍孫去，栽向西城空隙閒。

大暑登東城 五

雲閉畏日不肯下，天際好風殊未來。
安得盆傾三尺雨，暑天一洗絶塵埃。

三丈危城日暮登，暑威殊不霽憑陵。
何時大華高峰上，細嚼松陰六月冰。

眇眇微軀一指如，豈勝炎暑拍寰區。
當年列子容攀學，夜半因風上碧虛。

本期蕭散築幽深，豈慮煩蒸復見侵。❺

❶「勝」，中州本作「盛」。「人」，中州本作「從」。
❷「蕭蕭」，中州本作「瀟瀟」。
❸下「有」字，中州本作「自」。
❹「窻」，高傑本作「愁」。
❺「復」，中州本作「苦」。

五夜懊憹眠不得，幾乎消絶愛山心。

瘴厲蟠空久不開，壟苗枯死旱爲災。❶
蒼生夢寐思霖雨，誰似當年傅説才。❷

失　題

關鑰胸中本要安，親踈眼底更須看。
若教處此無深秘，只恐當機有至難。

風雨圖

南山已見霧昏昏，便合潛身不出門。
直到半途風雨横，倉皇何處覓前村。

題米南宮畫❸

樹色模糊蘚逕平，人家只隔水泠泠。
白雲不解巃嵸出，遶卻峰嵐一半青。

題王洽《雲山圖》并序

白雲千疊擁青山，丹碧仙樓樹杪間。
秋色還應無限好，故和墨瀋向人寰。

王洽《雲山》，誠開千古丹青家法門。觀者當於筆墨外求之，非可以繩尺拘之也。

---

❶「爲」，中州本作「成」。

❷「似」，中州本作「有」。

❸此詩元柯九思《丹丘生集》卷四題作「米芾真蹟」，詩中「出」作「去」，「遶」作「遮」，「嵐」作「巒」。則此詩或爲柯九思作。清鈕琇《觚賸》卷六、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十引作許衡詩，未明何據，姑存之。

律詩

登東城

步履上東城，秋風晚更清。亂雲隨日下，荒草過堤平。野迥寬凝佇，詩成促後生。何當常似此，慰我病中情。

遊北觀

扶杖古城荒，飄然意可傷。道宮烟鎖樹，農舍雨傾牆。捕吏翻疑寇，平人卻笑狂。長吁空仰首，天際正蒼蒼。

北門觀漲

雨水添新漲，陂湖没舊痕。人迷堤口路，船上樹頭村。歲事知前誤，❶秋耕未可論。誰憐徭役外，天亦恡深恩。

憶賈君玉

賈君清介士，吾輩鮮能群。守志王元伯，甘貧范史雲。銅臺書廢讀，東郡酒方醺。何日尋先約，青燈共夜分。

病卧

一病連三載，孤身萃百憂。干戈良未已，妻子若爲謀。生可陪諸弟，歸當老故丘。難忘終始義，❷忍死更遲留。

❶「前」，中州本作「全」。
❷「義」，中州本作「意」。

不寐

秋霄初感慨，展轉不成眠。老況青燈外，羈愁白髮邊。蹉跎嗟往事，安穩憶歸年。卻起開門望，霜清月滿天。

戲學老杜去蜀

十載他鄉寓，千山故國賒。如何虛度日，不肯去還家。往事知難及，餘生度可涯。願言心益競，無用苦傷嗟。

別友人

良朋不易得，此去復誰群。別酒無勞勸，濃愁已自醺。間關花外鳥，冷淡日邊雲。莫唱陽關徹，離聲忍更聞？

擬贈彥澤

友益愛曹君，標孤出世紛。壯懷期遠業，高誼薄層雲。惡亂求山隱，親賢願德薰。我生良有幸，歲晚得同群。

秋雨思晴

秋稼方成實，連宵雨未休。[1]肯捿十日限，都解萬民愁。天相逢奎見，雲占遇甲收。西南風未起，空憶霽光浮。

[1]「宵」，原作「霄」，據京大本、上圖本改。

喜秋晴

苦雨傷秋稼，朝雲忽放晴。碧空雲盡捲，滄海日初升。久客天涯興，耕夫隴上情。雞豚并社酒，處處是歡聲。

喜晴

霽色開晴望，[1]春風破客顏。緣紆東去水，青起北來山。魏府方期往，共城已夢還。芳菲梅塢盛，要醉竹花間。

子仁改冠

聰明羨劉子，奮勇入吾門。大省仙家誤，真知聖道尊。一簪除舊習，千古立深根。更願加勤苦，《詩》、《書》日討論。

秋晴[2]

秋晴快凝眺，高步古城隈。雲影水邊去，雁行天際來。地偏幽意勝，山遠畫屏開。此下疑有闕韻。

趙氏南莊

曉起北窗涼，清談戢羽觴。入簾花氣重，落地燕泥香。夢裹青山小，[3]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築茆堂。

[1] 「霽」，中州本作「曉」。
[2] 此詩高傑本、蕭本、萬曆本題作「秋寒」。
[3] 「小」，中州本、高傑本作「好」。

夜雨

苦雨變秋霖，瀟瀟入夜深。亂敲驚葉脱，清響雜蛩吟。往事十年夢，故鄉千里心。西風助凄切，不管客難任。

登城西故臺

薰風不解愠，涼氣欲生秋。往事都成夢，離心祇自愁。蒼黄原上草，❶寂寞水邊丘。卻憶家山好，言歸未有由。

病中雜言七

人人都畏死來催，我道人生死是歸。但使牆陰無隱慝，不憂心外有危機。得生本自神先宅，未死誰知鬼己依。此理分明是天命，便須相順莫相違。

花遞香風入短檽，❷草抽新緑倚柴荆。正憂多病作身累，還喜幽居見物情。花爲可觀遭夭折，草因無用得欣榮。世間巧拙俱相半，❸不許區區智力爭。

莫怪新貧壓舊貧，貧來尤覺此心真。自憐孤力膺邪議，常欲幽居遠市塵。千里烟霞山障曉，一竿風月野橋春。憑誰寄問鄉閒老，我去何人願卜隣。

磊落青山萬仞高，虛崖絶險駭猿猱。從誰得上嵓龕住，免我從來俗事勞。曉日烟霞明澗壑，霽天霏靄散林皋。休言只好

❶「黄」，中州本作「皇」。
❷「遞」，中州本作「透」。
❸「俱」，中州本、高傑本作「都」。

寬凝佇，滿地干戈亦可逃。

但願吾兒會讀書，不妨貧苦一錢無。頭顱有肉元難厚，項頸生筋自合麄。暗裏乘除皆造化，分中操守是良圖。年來識盡榮枯理，卻笑蘇張見趣迂。

直須眼孔大如輪，照得前途遠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華夷千載亦皆人。凝陰冷墮雲間雪，和氣幽生地底春。此意若教賢會得，也甘顏巷樂吾貧。

春來秋去客中情，轉首光陰十歲經。學苦煉成心下赤，❶愁多消卻鬢邊青。眼前世事番棋局，夢裏家山憶畫屏。何日歸同林下友，笑談書史有真馨。❷

繼人葵花韻

蜀葵花色耀深濃，偏稱脩叢映短叢。絳臉有情爭向日，錦苞無語細含風。舒開九夏天真秀，壓倒千年畫史工。但恨主人貧且窶，不教相對舞衣紅。

中秋不見月次賓生韻❸

撥去塵機得暫閑，秋蟾思比去年看。誰知黯黯陰雲合，故作凄凄夜色寒。好友不來傾緑蟻，❹詩人徒想凭欄杆。世間萬事難前定，付與無心卻較安。

❶「下」，中州本作「上」。
❷「有真」，中州本作「挹餘」。
❸「見」，原無，據中州本、高傑本補。
❹「緑蟻」，中州本作「醁醽」。

秋霖初霽

城外平波遠接天，城中流水亦涓涓。兩旬秋雨餘三丈，一日人心抵十年。忽覩濃雲捲空際，便添喜色上眉巔。憂歡旋逐陰晴改，誰自胸中有大全。

遊孫氏別墅

聞道阿孫別業新，❶招呼諸子共尋春。紅韜瘦蕌花初動，黃染輕梢柳未勻。興況便爲生意好，風光殊比畫圖真。何當對此常無事，❷慰我年來老病身。

病中有感

十載天涯客寄身，今年憔悴不堪聞。病來與死傳消息，老去無家遺子孫。故里歡遊頻入夢，春城凝眺獨消魂。如何藉我知音力，五畝歸耕沁北村。

遊黃華宮

聞道黃華山水好，我來一覽氣增豪。鏡臺對聳千峰起，瀑水驚噴萬仞高。曉色雲烟生洞府，霽天霏靄散林臯。憑誰早遂

---

❶「阿孫」，中州本作「孫家」。

❷「何當」，中州本作「閒遊」。「常無事」，中州本作「懽無極」。

終焉計，日月登臨不憚勞。❶

七月望日思親

思卻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窗夜静燈前教，❷蔬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生離。泰山爲礪終磨盡，❸此恨緜緜未易衰。

春雪

玉塵如糝滿東風，人道天教兆歲豐。麥已埋深郊外緑，花都封卻樹頭紅。半年枯槁從今潤，千里芳菲是處空。爲問王孫與農叟，憂歡應見兩難同。

題武郎中《桃溪歸隱圖》五❹

武陵曾有避秦人，人世高誇擬摹真。不道當今異前世，枉尋幽隱伴饑民。紅芳未比紅衣好，緑水争如緑酒醇。營得一官裨聖政，誰能康濟自家身。

桃溪將擬武陵溪，只恐桃溪隱未宜。詩卷久懷天下詠，畫圖今遺俗人窺。嚴陵晦迹終垂釣，韓伯韜聲猥學醫。此輩君侯休羨慕，但當匡救主民疲。

桃溪風景寫横披，渾似秦人避亂時。萬樹春紅羅錦綺，一灣晴碧捲琉璃。飲中

---

❶「月」，中州本、高傑本作「日」。
❷「教」，中州本作「語」。
❸「泰」，中州本作「太」。
❹「題」上，高傑本、蕭本有「學」字。

更聽琴聲雅，静裏初無俗事羈。他日君侯歸此隱，肯容閑客日追隨。

門外鞦韆擺翠烟，籬邊雞犬亦閑閑。更教爛熳花千樹，對著縈紆水一灣。好景已憑摩詰畫，他年重約長卿還。尋思此世人心別，又愛功名又愛山。

果肯歸來學隱淪，閑中别有一乾坤。可人碧草自春意，❶入枕朱絃醒醉魂。花滿春風看錦浪，水明凉月話黄昏。此中意趣知多少，莫對簪纓取次論。❷

贈竇先生行二

西山山下覓幽村，水竹鄰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屋，便收行李入青雲。功名準自英賢立，❸得失防因去就分。萬里風沙渺南北，請歸消息幾時聞。

莫厭風沙老不禁，❹斯民久已渴商霖。願推往古明倫學，用沃吾君濟世心。甫治看將變長治，呻吟亦復化謳吟。千年際會真難得，好要先生著意深。

謝梁安撫惠田

晚年幽興入幽居，擬即諸侯置一區。❺令德久思親慷慨，佳田今許乞膏腴。太行西對千峰玉，淇水東窺萬斛珠。幸著此身於此老，願從樂正五人俱。

❶「春」，中州本作「生」。
❷「對」，中州本作「向」。
❸「自」，中州本作「與」。
❹「厭」，中州本作「謝」。
❺「諸」，中州本、高傑本作「君」。

用行甫韻

蛟鼉不肯脱淵深，鳥雀還知宿茂林。笑我羈孤成蹇蹇，於今衰老復駸駸。困來未易追前事，病久猶當屈壯心。聞道西溪田可得，安栖從此有佳音。

晚步西溪

拉友西溪往步聯，❶西溪佳景麗秋天。日回林影蒼烟外，風轉灘聲白鳥前。迅走雙輪機磨巧，連安獨木小橋偏。老年活計尋幽隱，須擬岡頭置一廛。

用吴行甫韻

老作民區百歲翁，托身終不羡陳宫。山田隨分有生業，儉德養廉真古風。五畝桑麻舍前後，兩行花竹路西東。幽人自愛幽居好，未肯埋身利害中。

九日思親

年年九日淚沾衣，往恨傷心未易支。兒望母時兒哭母，母尋兒處母啼兒。兵塵擾擾關河迥，風色瀟瀟草木衰。回首天涯謾凝睇，悲風千里暮雲垂。

❶「往」，中州本、高傑本作「晚」。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歸來憔悴百無堪。遠懷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困後諳。百畝桑麻負城邑，一軒花竹對烟嵐。紛紛世態終休論，老作山家亦分甘。❶

與李生❷

人生壽夭本難齊，補養徒煩一例推。醫能醫到明時無百中，病方傳處有千岐。醫能宛轉深求病，病解閒關巧避醫。生死於兹係天命，莫將天命責人爲。

防病須防未病時，病臨休恃藥能醫。寸瘡潰處全身死，一息差來五臟危。禁盜莫如先禁博，存毛未必勝存皮。萬般補養終成僞，只有操心是要規。

答董瑞卿二

性鈍難開似石堅，可當名與古人連。❸但想中懷負赧逃無地，老日歸休幸友賢。諸兒傳世業，豈虞千載綴遺編。❹區區力穡何堪道，不是顏家郭外田。

鑊劚胼起掌中堅，檐隱堆高與項連。❺涉世更誰如我拙，保身從昔慕君賢。青山有約期終老，白日無功閱舊編。慚負新詩

❶「亦分」，中州本作「分亦」。
❷此詩高傑本、萬曆本題作「李生器所恃」。
❸「古」，中州本、高傑本作「士」。
❹「遺」，中州本、高傑本作「民」。
❺「隱」，中州本、高傑本作「穩」。「堆」，中州本作「椎」，高傑本作「推」。

未能謝，且容竭力趁耕田。

和姚先生韻

去去迷途莫問津，來還惟恐不知真。❶因時用舍固有命，與道卷舒宜在人。百尺竿頭愁據險，一庵床下樂爲鄰。❷孰輕孰重何須論，夢想故園桑柘春。

呈友人

事愈沉機德愈貞，歸來豪氣盡峥嶸。天占北史謂岳臺判。禎祥應，學閱西山謂真先生。禮義精。吾道真如千里重，虛名冷笑一毫輕。十年談社難相就，今日先生合主盟。一作「尋思談社無人管，只合先生作主盟」。

六氣不用味 反推之見其當用者。

風關酸鹹熱關辛，火家甘味不須存。❸涇甘辛味兼鹹味，燥用甘鹹一本作辛。亦未聞。❹更有寒酸同一理，司天司地不區分。

樂府

東館路中 沁園春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❺疑脱一句。干戈擾攘，蹤蹟飄零。

---

❶「來」上，中州本有「問」字。「惟」，中州本無此字。
❷「床」，中州本作「林」。
❸「家」，蕭本作「加」。
❹「鹹」，蕭本作「辛」。
❺「去國」下，中州本有「直到如今」四字。

魯道塵埃，齊封景物，旅況悠悠百恨增。斜陽裏，對西風灑淚，魂斷青冥。　家園未得躬耕，又十載羈棲古魏城。念拙謀難遂，丹心耿耿。嘆韶華易失，兩鬢星星。五畝桑田，一區茅舍，快與溪山理舊盟。　橋邊柳，安排青眼，待我歸程。

夜寒 鷓鴣天

土塌侵尋夜半風，❶眼羞無睡强朦朧。新詩暗琢拳攣裏，往事都思展轉中。　膚起粟，脊彎弓，須知玉汝是天衷。　播閒也去隨人乞，怎立當年濟世功。一作「怎得心胸浩氣冲」。

書懷 滿江紅

親友留連，都盡道，歸程匆逼。還可慮，干戈摇蕩，路途蘜阸。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閑中得。便相將妻子，抱琴書，青山側。　行與止，吾能識。成與敗，誰能測？但糲飡糊口，小窗容膝。桑梓安排投老地，《詩》、《書》準備傳家計。❷使蘇張重起論縱横，❸心難易。

❶「塌」，中州本作「榻」。「夜半」，中州本作「半夜」。
❷「計」，中州本作「策」。
❸「重起」，中州本作「從此」。

墾田東城 沁園春

月下簷西，日出籬東，曉枕睡餘。喚老妻忙起，晨飡供具。新炊藜糝，舊醃鹽蔬。飽後安排城邊墾斸，要占蒼烟十畝居。閑談裏，把從前荒穢，一旦驅除。　爲農換卻爲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技。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聲名，貴家驕蹇，此好胸中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兒女，几上《詩》、《書》。

別大名親舊 滿江紅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懷先怯。中年後，此般憔悴，怎禁離別。淚落滴成襟畔溼，❶愁多擁就心頭結。倚東風搔首，謾無聊，情難説。　黄卷内，消白日。青鏡裏，增華髮。念歲寒交友，故山烟月。盡道人生歸去好，❷誰知美事難雙得。計從今佳會幾何時，長相憶。

❶「落」，中州本、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作「苦」。

❷「盡」，中州本、高傑本、蕭本作「虚」。

許文正公遺書卷十二

授時曆經

步氣朔第一

至元十八年歲次辛巳爲元。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皆距立元爲算。周歲消長，百年各一，其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爲元。

日周，一萬。

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通餘，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朔實，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

通閏，十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朔策，二十九日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

氣策，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

望策，十四日七千六百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半。

弦策，七日三千八百二十六分四十八秒少。

氣應，五十五萬六百分。

閏應，二十萬一千八百五十分。

没限，七千八百一十五分六十二秒半。

氣盈，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

朔虚，四千六百九十四分七秒。

旬周，六十萬。

紀法，六十。

推天正冬至

置所求距算，以歲實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

下算將來，每百年消一。乘之，爲中積。加氣應，爲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以日周約之爲日，不滿爲分。其日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辰及分。如上考者，以氣應減中積，滿旬周，去之；不盡，以減旬周。餘同上。

求次氣

置天正冬至日分，以氣策累加之，其日滿紀法，去之，外命如前，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

推天正經朔

置中積，加閏應，爲閏積。滿朔實，去之不盡，爲閏餘，以減通積，爲朔積。滿旬周，去之，不盡，以日周約之爲日，不滿爲分，即所求天正經朔日及分秒。上考者，以閏應減中積，滿朔實，去之不盡，以減朔實，爲閏餘。以日周約之爲日，不滿爲分，以減冬至日及分，不及減者，加紀法減之，命如上。

求弦望及次朔

置天正經朔日及分秒，以弦策累加之，其日滿紀法，去之，各得弦望及次朔日及分秒。

推没日

置有没之氣分秒，如没限已上爲有没之氣。以十五乘之，用減氣策，餘滿氣盈而一，爲日，併恒氣日，命爲没日。

推滅日

置有滅之朔分秒，在朔虚分已下爲有滅之朔。以三十乘之，滿朔虛而一，爲日，併經朔日，命爲滅日。

步發斂第二

土王策，三日四百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月閏，九千六十二分八十二秒。

辰法，一萬。

半辰法，五千。

刻法，一千二百。

推五行用事

各以四立之節，爲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以土王策減四季中氣，各得其季土始用事日。

氣候

正月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陟負冰。

雨水，正月中。❶　獺祭魚。　候鴈北。　草木萌動。

二月

驚蟄，二月節。　桃始華。　倉鶊鳴。　鷹化爲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三月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四月

立夏，四月節。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❷　靡草死。　麥秋至。

❶「雨水正月中」，原在「立春正月節」下，據《元史》卷五十四改。以下每月第二節氣之句的位置改同此。

❷「菜」，《元史》卷五十四作「蔈」。

五月

芒種，五月節。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六月

小暑，六月節。　温風至。　蟋蟀居壁。[1]　鷹始摯。

大暑，六月中。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七月

立秋，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中。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八月

白露，八月節。　鴻鴈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始收聲。　蟄蟲坏户。　水始涸。

九月

寒露，九月節。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爲蛤。　菊有黄華。

霜降，九月中。　豺乃祭獸。　草木黄落。　蟄蟲咸俯。

[1]「壁」，原作「璧」，據《元史》卷五十四改。

十月

立冬，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閉塞而成冬。

十一月

大雪，十一月節。　鶡鴠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十二月

小寒，十二月節。　鴈北鄉。　鵲始巢。　雉雊。

大寒，十二月中。　鷄乳。　征鳥厲疾。　水澤腹堅。

推中氣去經朔

置天正閏餘，以日周約之，爲日，命之，得冬至去經朔。以月閏累加之，各得中氣去經朔日算。滿朔策，去之，乃全置閏，然俟定朔無中氣者裁之。

推發斂加時

置所求分秒，以十二乘之，滿辰法而一，爲辰數；餘以刻法收之，爲刻；命子正算外，即所在辰刻。如滿半辰法，通作一辰，命起子初。

步日躔第三

周天分，三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五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半周天，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半。

象限，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三秒太。

歲差，一分五十秒。

周應，三百一十五萬一千七十五分。

半歲周，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

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千九十二分少。

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千一百二十分少。

推天正經朔弦望入盈縮曆

置半歲周，以閏餘日及分減之，即得天

正經朔入縮曆。冬至後盈，夏至後縮。以弦策累加之，各得弦望及次朔入盈縮曆日及分秒。滿半歲周去之，即交盈縮。

求盈縮差

視入曆盈者，在盈初縮末限已下，爲初限，已上，反減半歲周，餘爲末限；縮者，在縮初盈末限已下，爲初限，已上，反減半歲周，餘爲末限。其盈初縮末者，置立差三十一，以初末限乘之，加平差二萬四千六百，又以初末限乘之，用減定差五百一十三萬三千二百，餘再以初末限乘之，滿億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縮初盈末者，置立差二十七，以初末限乘之，加平差二萬二千一百，又以初末限乘之，用減定差四百八十七萬六百，餘再以初末限乘之，滿億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即所求盈縮差。

又術：置入限分，以其日盈縮分乘之，萬約爲分，以加其下盈縮積，萬約爲度，不滿爲分秒，亦得所求盈縮差。

赤道宿度

角十二二十❶　亢九二十　氐十六三十

房五六十　心六五十　尾十九一十

箕十四十

右東方七宿，七十九度二十分。

斗二十五二十　牛七二十　女十一三十五

虛八九十五太　危十五四十　室十七一十

壁八六十

右北方七宿，九十三度八十分太。

❶「二十」，《元史》卷五十四作「一十」。

奎十六六十　婁十一八十　胃十五六十
昴十一三十　畢十七四十　觜初五
參十一一十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八十五分。
井三十三三十　鬼二三十　柳十三三十
星六三十　張十七二十五　翼十八七十五
軫十七三十
右南方七宿，一百八度四十分。
右赤道宿次，並依新製渾儀測定，用爲常數，校天爲密。若考往古，即用當時宿度爲準。

推冬至赤道日度

置中積，以加周應爲通積，滿周天分，上推往古，每百年消一；下算將來，每百年長一。去之，不盡，以日周約之爲度，不滿，退約爲分秒。命起赤道虛宿六度外，去之，至不滿宿，即所求天正冬至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上考者，以周應減中積，滿周天，去之，不盡，以減周天，餘以日周約之爲度，餘同上。如當時有宿度者，止依當時宿度命之。

求四正赤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時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滿赤道宿次，去之，各得春、夏、秋正日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四正赤道宿積度

置四正赤道宿全度，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減之，餘爲距後度，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各得四正後赤道宿積度及分。

黃赤道率

積度（至後黃道分後赤道）	度率	積度（至後赤道分後黃道）	度率	積差	差率
初	一		一〇八六五		八十二秒
一	一	一〇八六五	一〇八六三	八十二秒	二分四六
二	一	二一七二八	一〇八六〇	三分二八	四分一一
三	一	三二五八八	一〇八五七	七分三九	五分七六
四	一	四三四四五	一〇八四九	十三分一五	七分四一
五	一	五四二九四	一〇八四三	二十分五六	九分〇七
六	一	六五一三七	一〇八三三	二十九分三六❶	十分七一❷

❶「三六」，《元史》卷五十四作「六三」。

❷「七一」，《元史》卷五十四作「七三」。

七	一	七五九七〇	一〇八二二❶	四十分三六	十二分四〇
八	一	八六七九三	一〇八一二	五十二分七六	十四分〇八
九	一	九七六〇五	一〇八〇一	六十六分八四	十五分七六
十	一	十八四〇六	一〇七八六	八十二分六〇	十七分四五
十一	一	十一九一九二	一〇七七二	一〇〇〇五	十九分一六
十二	一	十二九九六四	一〇七五五	一一九二一	二十分八七
十三	一	十四〇七一九	一〇七四〇	一四〇〇八	二十二分五八
十四	一	十五一四五九	一〇七二〇	一六二六六	二十四分三〇

❶「二二」,《元史》卷五十四作「二三」。

十五	一	十六二一七九	一〇七〇四	一六八❶九六	二十六分〇五
十六	一	十七二八八三	一〇六八四	二一三〇一❷	二十七分七九
十七	一	十八三五六七	一〇六六三	二四〇八〇	二十九分五五
十八	一	十九四二三〇	一〇六四二	二七〇三五	三十一分三一❸
十九	一	二十四八七二	一〇六二二	三〇一六五	三十三分〇七
二十	一	二十一五四九四	一〇五九九	三三四七二	三十四分八五
二十一	一	二十二六〇九三	一〇五七五	三六九五七	三十六分六三
二十二	一	二十三六六六八	一〇五五四	四〇六二〇	三十八分四二

❶「六八」，《元史》卷五十四作「八六」。

❷「一」，原闕，據《元史》卷五十四補。

❸「三一」，《元史》卷五十四作「三〇」。

二十三	一	二十四 七二 二二	一 〇五 三〇	四 四四 六二	四十分 二〇
二十四	一	二十五 七七 五二	一 〇五 〇六	四 八四 八二	四十二分
二十五	一	二十六 八二 五八	一 〇四 八二	五 二六 八二	四十三分 七九
二十六	一	二十七 八七 四〇	一 〇四 五六	五 七〇 六一	四十五分 五九
二十七	一	二十八 九一 九六	一 〇四 三二	六 一六 二〇	四十七分 二八❶
二十八	一	二十九 九六 二八	一 〇四 〇八	六 六三 五八	四十九分 一七
二十九	一	三十一 〇〇 六三❷	一 〇三 八二	七 一二 七五	五十分 九五
三十	一	三十二 〇四 一八	一 〇三 五五	七 六三 七〇	五十二分 三七❸

❶「二八」,《元史》卷五十四作「三八」。
❷「六三」,《元史》卷五十四作「三六」。
❸「三七」,《元史》卷五十四作「七三」。

三十一	一	三十三 〇七 七三	一 〇三 三三[❶]	八 一六 四三	五十四分 五〇
三十二	一	三十四 一二 〇五	一 〇三 〇六	八 七〇 九三	五十六分 二六
三十三	一	三十五 一四 一一	一 〇二 八〇	九 二七 一九	五十八分 〇一
三十四	一	三十六 一六 九一	一 〇二 五四	九 八五 二〇	五十九分 七四
三十五	一	三十七 一九 四五	一 〇二 二九	十 四四 九四	六十一分 四五
三十六	一	三十八 二一 七四	一 〇二 〇三	十[❷] 〇六 三九	六十三分 一四
三十七	一	三十九 二三 七七	一 〇一 七七	十一 六九 五三	六十四分 八一
三十八	一	四十 二五 五四	一 〇一 五二	十二 三四 三四	六十六分 四七

❶「三三」，《元史》卷五十四作「三二」。

❷「十」，《元史》卷五十四作「十一」。

三十九	一	四十一 二七〇六	一 〇一二六	十三 〇〇八一	六十八分 〇八
四十	一	四十二 二八三二	一 〇一〇一❶	十三 六八八九	六十九分 六七
四十一	一	四十三 二九三四	一 〇〇七五	十四 三八五六	七十一分 二四
四十二	一	四十四 三〇〇九	一 〇〇四九	十五 〇九八〇	七十二分 七二❷
四十三	一	四十五 三〇五八	一 〇〇二七	十五 八二五六	七十四分 二六
四十四	一	四十六 三〇八五	一 〇〇〇〇	十六 五二八六❸	七十五分 一七❹
四十五	一	四十七 三〇八五	九九七四	十七 三二五三	七十七分 一三❺

❶ 左「〇一」,《元史》卷五十四作「〇二」。
❷ 「七二」,《元史》卷五十四作「七六」。
❸ 「五二」、「八六」,《元史》卷五十四作「五六」、「八二」。
❹ 「一七」,《元史》卷五十四作「七一」。
❺ 「一三」,《元史》卷五十四作「一二」。

四十六	一	四十八 三〇 五九	九九 五一	十八 〇九 六五	七十八分 五〇
四十七	一	四十九 三〇 一〇	九九 二五	十八 八八 一五	七十九分 八四
四十八	一	五十 二九 三五	九九 〇一	十九 六七 九九	八十一分 一二
四十九	一	五十一 二八 三六	九八 七六	二十 四九 一一	八十二分 三七
五十	一	五十二 二七 一二	九八 五一	二十一 三一 四八	八十三分 五七
五十一	一	五十三 二五 六三	九八 二七	二十二 一五 〇五	八十四分 七二
五十二	一	五十四 二三 九〇	九八 〇三	二十二 九九 七七	八十五分 八三
五十三	一	五十五 二一 九三	九七 八〇	二十三 八五 六〇	八十六分 八八
五十四	一	五十六 一九 七三	九二❶ 五五	二十四 七二 四八	八十七分 八九

❶「九二」,《元史》卷五十四作「九七」。

五十五	一	五十七 一七 二八	九九 三一❶	二十五 六〇 三七	八十八分 八五
五十六	一	五十八 一四 五九	九七 〇八	二十六 四九 二二	八十九分 七七
五十七	一	五十九 一一 六七	九六 八五	二十七 三八 九九	九十分 六三
五十八	一	六十 〇八 五二	九六 六一	二十八 二九 六二	九十一分 四四
五十九	一	六十一 〇五 一三	九六 三九	二十九 二一 〇六	九十二分 三二❷
六十	一	六十二 〇一 五二	九六 一六	三十 一三 二八	九十二分 九四
六十一	一	六十二 九七 六八	九五 九四	三十一 〇六 二二	九十三分 六一
六十二	一	六十三 九三 六二	九五 二七❸	三十一 九九 八三	九十四分 二六

❶「九九」,《元史》卷五十四作「九七」。

❷「三二」,《元史》卷五十四作「二二」。

❸「二七」,《元史》卷五十四作「七二」。

六十三	一	六十四 八九四三❶	九五五一	三十二 九四〇九	九十四分 五八❷
六十四	一	六十五 八四八五	九五二九	三十三 八八九四	九十五分 二八❸
六十五	一	六十六 八〇一四	九五〇九	三十四 八四三三	九十五分 九〇
六十六	一	六十七 七五二三	九四八七	三十五 八〇二二	九十六分 三八
六十七	一	六十八 七〇一〇	九四七〇	三十六 七六六〇	九十六分 八一
六十八	一	六十九 六四八〇	九四五〇	三十七 七三四一	九十七分 一九
六十九	一	七十 五九三〇	九四二七	三十八 七〇六〇	九十七分 五六
七十	一	七十一 五三五七	九四一二	三十九 六八一六	九十七分 八九

❶ 「四三」,《元史》卷五十四作「三四」。

❷ 「五八」,《元史》卷五十四作「八五」。

❸ 「二八」,《元史》卷五十四作「三八」。

七十一	一	七十二 四七六九	九三九二	四十 六六〇五	九十八分 一八
七十二	一	七十三 四一六一	九三八五	四十一 六四二三	九十八分 四五
七十三	一	七十四 三五四六	九三五三	四十二 六二六八	九十八分 六八
七十四	一	七十五 二八九九	九三四三	四十三 六一三六	九十八分 六一❶
七十五	一	七十六 二三四二	九三二九	四十四 六〇二七	九十九分 一〇
七十六	一	七十七 一五七一	九三一五	四十五 五九三七	九十九分 二五
七十七	一	七十八 〇八八六	九三〇四	四十六 五八六二	九十九分 四八❷
七十八	一	七十九 〇一九〇	九二八六	四十七 五八〇二	九十九分 五二

❶「六一」,《元史》卷五十四作「九一」。

❷「四八」,《元史》卷五十四作「四〇」。

七十九	一	七十九九四七六	九二七五	四十八五七五四	九十九分六二
八十	一	八十八七五一	九二六五	四十九五七一六	九十九分七二
八十一	一	八十一八〇一六	九二五五	五十五六八八	九十九分七九
八十二	一	八十二七二七一	九二四四	五十一五六六七	九十九分八四
八十三	一	八十三六五一五	九二三八	五十二五六五一	九十九分八九
八十四	一	八十四五七五三	九二二八	五十三五六四〇	九十九分九三
八十五	一	八十五四九八一	九二二三	五十四五六三三	九十九分九六
八十六	一	八十六四三❶〇三	九二一五	五十五五六二九	九十九分九七
八十七	一	八十七三四一八	九二一二	五十六五六二六	九十九分九九

❶「四三」,《元史》卷五十四作「四二」。

八十八	一	八十八 二六 三〇	九二 一〇	五十七 五六 二五	一
八十九	一	八十九 一八 四〇	九二 〇四	五十八 五六 二五	一
九十	二❶	九十 一〇 四四	九二 〇四	五十九 五六 二五	一
九十一	三❷	九十一 〇二 四八	二八 七七	六十 五六 二五	三一 二五
九十二❸		九十一 三一 二五		六十 八七 五〇	

❶「二」,《元史》卷五十四作「一」。

❷「三」,《元史》卷五十四作「三一」。

❸「九十二」,《元史》卷五十四作「九十一」。

推黃道宿度

置四正後赤道宿積度，以其赤道積度減之，餘以黃道率乘之，如赤道率而一；所得，以加黃道積度，爲二十八宿黃道積度；以前宿黃道積度減之，爲其宿黃道度及分。其秒就近爲分。

黃道宿度

角十二八十七　亢九五十六　氐十六四十
房五四十八　心六二十七　尾十七九十五
箕九五十九
右東方七宿，七十八度一十二分。
斗二十三四十七　牛六九十　女十一十二
虛九分空太　危十五九十五　室十八三十二
壁九三十四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一十分太。
奎十七八十七　婁十二三十六　胃十五八十一
昴十一〇八　畢十六五十　觜初〇五
參十二二十八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九十五分。
井三十一〇三　鬼二二十一　柳十三
星六三十一　張十七七十九　翼二十〇九
軫十八七十五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八分。

右黃道宿度，依今曆所測赤道準冬至歲差所在算定，以憑推步。若上下考驗，據歲差每移一度，依術推變，各得當時宿度。

推冬至加時黄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時赤道日度，以其赤道積度減之，餘以黄道率乘之，如赤道率而一；所得，以加黄道積度，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時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四正加時黄道日度

置所求年冬至日躔黄赤道差，與次年黄赤道差相減，餘四而一，所得，加象限，爲四正定象度。置冬至加時黄道日度，以四正定象度累加之，滿黄道宿次，去之，各得四正定氣加時黄道宿度及分。

求四正晨前夜半日度

置四正恒氣日及分秒，冬夏二至，盈縮之端，以恒爲定。以盈縮差命爲日分，盈減縮加之，即爲四正定氣日及分。置日下分，以其日行度乘之，如日周而一；所得，以減四正加時黄道日度，各得四正定氣晨前夜半日度及分秒。

求四正後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

以四正定氣日距後正定氣日爲相距日，以四正定氣晨前夜半日度距後正定氣晨前夜半日度爲相距度，累計相距日之行定度，與相距度相減；餘如相距日而一，爲日差；相距度多爲加，相距度少爲減。以加減四正每日行度率，爲每日行定度；累加四正晨前夜半黄道日度，滿宿次，去之，爲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日度

置其日行定度，半之，以加其日晨前夜

半黄道日度，得午中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積度

以二至加時黄道日度距所求日午中黄道日度，爲二至後黄道積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置所求日午中黄道積度，滿象限，去之，餘爲分後；内減黄道積度，以赤道率乘之，如黄道率而一；所得，以加赤道積度及所去象限，爲所求赤道積度及分秒；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及分秒。

黄道十二次宿度

危，十二度六十四分九十一秒。　入娵訾之次，辰在亥。

奎，一度七十三分六十三秒。　入降婁之次，辰在戌。

胃，三度七十四分五十六秒。　入大梁之次，辰在酉。

畢，六度八十八分五秒。　入實沈之次，辰在申。

井，八度三十四分九十四秒。　入鶉首之次，辰在未。

柳，三度八十六分八十秒。　入鶉火之次，辰在午。

張，十五度二十六分六秒。　入鶉尾之次，辰在巳。

軫，十度七分九十七秒。　入壽星之次，辰在辰。

氐，一度一十四分五十二秒。　入大火之次，辰在卯。

尾，三度一分一十五秒。　入析木之次，

辰在寅。

斗，二度七十六分八十五秒。❶　入星紀之次，辰在丑。

女，二度六分三十八秒。　入玄枵之次，辰在子。

求入十二次時刻

各置入次宿度及分秒，以其日晨前夜半日度減之，餘以日周乘之，爲實；以其日行定度爲法；實如法而一，所得，依發斂加時求之，即入次時刻。

步月離第四

轉終分，二十七萬五千五百四十六分。

轉終，二十七日五千五百四十六分。

轉中，十三日七千七百七十三分。

初限，八十四。

中限，一百六十八。

周限，三百三十六。

月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轉差，一日九千七百五十九分九十三秒。

弦策，七日三千八百二十六分四十八秒少。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三秒太。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半。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三十一秒少。

轉應，一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分。

---

❶「二」，《元史》卷五十四作「三」。

推天正經朔入轉

置中積，加轉應，減閏餘，滿轉終分，去之，不盡，以日周約之爲日，不滿爲分，即天正經朔入轉日及分。上考者，中積内加所求閏餘，減轉應，滿轉終，去之，不盡，以減轉終，餘同上。

求弦望及次朔入轉

置天正經朔入轉日及分，以弦策累加之，滿轉終，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轉日及分秒。如徑求次朔，以轉差加之。

求經朔弦望入遲疾曆

各視入轉日及分秒，在轉中已下，爲疾曆；已上，減去轉中，爲遲曆。

遲疾轉定及積度

入轉日	初末限	遲疾度	轉定度	轉積度
初	初	疾初	十四六七六四	初
一	十二二十	疾一三〇七七	十四五五七三	十四六七六四
二	二十四四十	疾二四九六三	十四四〇二九	二十九二三三七
三	三十六六十	疾三五三〇五	十四二一三〇	四十三六三六六
四	四十八八十	疾四三七四八	十三九八七七	五十七八四九六
五	六十一	疾四九九三八	十三七二七一	七十一八三七三
六	七十三二十	疾五三五二二	十三四四四六	八十五五六四四

七	末八十二 六十	疾五 四二 八一	十三 二三 五三	九十九 〇〇 九〇
八	七十 四十	疾五 二九 四七	十二 九四 七五	一百一十二 二四 四三
九	五十八 二十	疾四 八七 三五	十二 六九 四八	一百二十五 一九 一八
十	四十六	疾四 一九 九六	十二 四七 七七	一百三十七 八八 六六
十一	三十三 八十	疾三 三〇 八六	十二 二九 六〇	一百五十 三六 四三
十二	二十一 六十	疾二 二三 五九	十二 〇四❶ 九六	一百六十二 六六 〇三
十三	九 四十	疾一 〇一 六八	十二 〇四 六二	一百七十四 八〇 九九
十四	初二 八十	遲初 三〇 八八❷	十二 〇八 五二	一百八十六 八五 六一

❶「〇四」，《元史》卷五十四作「一四」。

❷「三〇」、「八八」，原闕，據《元史》卷五十四補。

十五	一十五	遲一 五九 二三	十二 二二❶ 二三	一百九十八 九四 一三
十六	二十七 二十	遲二 七四 八八	十二 三七 五二	二百一十一 一五 三五
十七	三十九 四十	遲三 七四 二二	十二 五七 三〇	二百二十三 五二 八七
十八	五十一 六十	遲四 五三 八〇	十二 八〇 六二❷	二百三十六 一〇 一七
十九	六十三 八十	遲五 一〇 〇四	十三 〇七 五三	二百四十八❸ 九〇 八〇
二十	七十六	遲五 三九 三八	十三 三三 七七	二百六十一 九八 三三
二十一	末七十九 八十	遲五 四二 四八	十三 五七 一二	二百七十五 三二 一〇

❶ 右「二二」，《元史》卷五十四作「二一」。
❷ 「六二」，《元史》卷五十四作「六三」。
❸ 「二」，原作「一」，據上圖本、《元史》卷五十四改。

二十二	六十七 六十	遲五 二二 二三	十三 八五 一一	二百八十八 八九 二三
二十三	五十五 四十	遲四 七三 九九	十四 ○九 五五	三百二 七四 三三
二十四	四十三 二十	遲四 ○一 三一	十四 三○ 四六	三百一十六 八三 八八
二十五	三十一	遲三 ○七 七二	十四 四七 八二	三百三十一 一四 三四
二十六	一十八 八十	遲一 九六 七七	十四 六一 六三	三百四十五 六二 一六
二十七	六 六十	遲 七二 ○一	十四 七一 五四	三百六十 二三 七九

求遲疾差

置遲疾曆日及分，以十二限二十分乘之，在初限已下爲初限，已上覆減中限，餘爲末限。置立差三百二十五，以初末限乘之，加平差二萬八千一百，又以初末限乘之，用減定差一千一百一十一萬，餘再以初末限乘之，滿億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即遲疾差。

又術置遲疾曆日及分，以遲疾曆日率減之，餘以其下損益分乘之，如八百二十而一，益加損減其下遲疾度，亦爲所求遲疾差。

求朔弦望定日

以經朔弦望盈縮差與遲疾差，同名相從，異名相消，盈遲縮疾爲同名，盈疾縮遲爲異名。以八百二十乘之，以所入遲疾限下行度除之，即爲加減差，盈遲爲加，縮疾爲減。以加減經朔弦望日及分，即定朔弦望日及分。若定弦望分在日出分已下者，退一日，其日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朔弦望日辰。定朔干名與後朔干同者，其月大；不同者，其月小；内無中氣者，爲閏月。

推定朔弦望加時日月宿度

置經朔弦望入盈縮曆日及分，以加減差加減之，爲定朔弦望入曆。在盈，便爲中積；在縮，加半歲周爲中積；命日爲度，以盈縮差盈加縮減之，爲加時定積度；以冬至加時日躔黄道宿度加而命之，各得定朔弦望加時日度。

凡合朔加時，日月同度，便爲定朔加時月度；其弦望各以弦望度加定積，爲定弦

望月行定積度；依上加而命之，各得定弦望加時黃道月度。

推定朔弦望加時赤道月度

各置定朔弦望加時黃道月行定積度，滿象限，去之，以其黃道積度減之，餘以赤道率乘之，如黃道率而一，用加其下赤道積度及所去象限，各爲赤道加時定積度；以冬至加時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各爲定朔弦望加時赤道月度及分秒。象限已下及半周，去之，爲至後；滿象限及三象，去之，爲分後。

推朔後平交入轉遲疾曆

置交終日及分，內減經朔入交日及分，爲朔後平交日；以加經朔入轉，爲朔後平交入轉；在轉中已下，爲疾曆；已上，去之，爲遲曆。

求正交日辰

置經朔，加朔後平交日，以遲疾曆依前求到遲疾差，遲加疾減之，爲正交日及分，其日命甲子算外，即正交日辰。

推正交加時黃道月度

置朔後平交日，以月平行度乘之，爲距後度；以加經朔中積，爲冬至距正交定積度；以冬至日躔黃道宿度加而命之，爲正交加時月離黃道宿度及分秒。

求正交在二至後初末限

置冬至距正交積度及分，在半歲周已下，爲冬至後；已上，去之，爲夏至後。其二至後，在象限已下，爲初限；已上，減去半歲周，爲末限。

求定差距差定限度

置初末限度，以十四度六十六分乘之，如象限而一，爲定差；反減十四度六十六分，餘爲距差。以二十四乘定差，如十四度六十六分而一；所得，交在冬至後名減，夏至後名加，皆加減九十八度，爲定限度及分秒。

求四正赤道宿度

置冬至加時赤道度，命爲冬至正度；以象限累加之，各得春分、夏至、秋分正積度；各命赤道宿次去之，爲四正赤道宿度及分秒。

求月離赤道正交宿度

以距差加減春秋二正赤道宿度，爲月離赤道正交宿度及分秒。冬至後，初限加，末限減，視春正；夏至後，初限減，末限加，視秋正。

求正交後赤道宿積度入初末限

各置春、秋二正赤道所當宿全度及分，以月離赤道正交宿度及分減之，餘爲正交後積度；以赤道宿次累加之，滿象限去之，爲半交後；又去之，爲中交後；再去之，爲半交後；視各交積度在半象已下，爲初限；已上，用減象限，餘爲末限。

求月離赤道正交後半交白道舊名九道。出入赤道内外度及定差

置各交定差度及分，以二十五乘之，如六十一而一，所得，視月離黃道正交在冬至後宿度爲減，夏至後宿度爲加，皆加減二十三度九十分，爲月離赤道後半交白道出入赤道内外度及分；以周天六之一，六十度

八十七分六十二秒半除之，爲定差。（月離赤道正交後爲外，中交後爲内。）

求月離出入赤道内外白道去極度

置每日月離赤道交後初末限，用減象限，餘爲白道積；用其積度減之，餘以其差率乘之，所得，百約之，以加其下積差，爲每日積差；用減周天六之一，餘以定差乘之，爲每日月離赤道内外度；内減外加象限，爲每日月離白道去極度及分秒。

求每交月離白道積度及宿次

置定限度，與初末限相減相乘，退位爲分，爲定差；（正交、中交後爲加，半交後爲減。）以差加減正交後赤道積度，爲月離白道定積度；以前宿白道定積度減之，各得月離白道宿次及分。

推定朔弦望加時月離白道宿度

各以月離赤道正交宿度距所求定朔弦望加時月離赤道宿度，爲正交後積度；滿象限，去之，爲半交後；又去之，爲中交後；再去之，爲半交後；視交後積度在半象已下，爲初限；已上，用減象限，爲末限；以初末限與定限度相減相乘，退位爲分，分滿百爲度，爲定差。（正交、中交後爲加，半交後爲減。）以差加減月離赤道正交後積度，爲定積度，以正交宿度加之，以其所當月離白道宿次去之，各得定朔弦望加時月離白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時及夜半晨昏入轉

置經朔弦望入轉日及分，以定朔弦望加減差加減之，爲定朔弦望加時入轉；以定朔弦望日下分減之，爲夜半入轉；以晨

分加之，爲晨轉；昏分加之，爲昏轉。

求夜半月度

置定朔弦望日下分，以其入轉日轉定度乘之，萬約爲加時轉度，以減加時定積度，餘爲夜半定積度；依前加而命之，各得夜半月離宿度及分秒。

求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夜半入轉日轉定度乘之，萬約爲晨昏轉度；各加夜半定積度，爲晨昏定積度；加命如前，各得晨昏月離宿度及分秒。

求每日晨昏月離白道宿次

累計相距日數轉定度，爲轉積度；與定朔弦望晨昏宿次前後相距度相減，餘以相距日數除之，爲日差；距度多爲加，距度少爲減。以加減每日轉定度，爲行定度；以累加定朔弦望晨昏月度，加命如前，即每日晨昏月離白道宿次。朔後用昏，望後用晨，朔望晨昏俱用。

步中星第五

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強。

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

夏至，去極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

冬至晝，夏至夜，三千八百一十五分九十二秒。

夏至晝，冬至夜，六千一百八十四分八秒。

昏明，二百五十分。

黃道出入赤道內外去極度及半晝夜分

黃道積度	內外度	內外差	冬至前後去極	夏至前後去極	冬晝夏夜	夏晝冬夜	晝夜差
初	二十三九〇三〇	三三	一百一十五度三一七二❶	六十七度四一一三	一千九百〇八❷九六	三千九二〇四	〇九
一	二十三八九九七	九九	一百一十五二七❸四〇	六十七四一四六	一千九百〇八〇五	三千九一九五	二九
二	二十三八八九八	一分六六	一百一十五二〇四八❹	六十七四二四五	一千九百〇八三四	三千九一六六	四七
三	二十三八七三二	二分三一	一百一十五一八七五	六十七四四一一	一千九百〇八八一	三千九一一九	六六

❶「三一」、「七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二一」、「七三」。

❷「〇八」,《元史》卷五十五作「〇七」。

❸「二七」,《元史》卷五十五作「二一」。

❹「四八」,《元史》卷五十五作「四一」。

四	二十三 八五○一	二分 九九	一百一十五 一六四四	六十七 四六四二	一千九百 ○九四七	三千 九○五三	八五
五	二十三 八三❶○二	三分 六五	一百一十五 一三四五	六十七 四九四一	一千九百 一○三二	三千○ 八九六八	一分 ○四
六	二十三 七八三七	四分 一三❷	一百一十五 ○九八○	六十七 五三○六	一千九百 一一三六	三千○ 八八六四	一分 二三
七	二十三 七四○五	四分 九八	一百一十五 ○五四八	六十七 五七三八	一千九百 一二五八	三千○ 八七四二	一分 四一❸
八	二十三 六九○七	五分 六五	一百一十五 ○○五○	六十七 六二三六	一千九百 一四○○	三千○ 八六○○	一分 六一

❶「八三」,《元史》卷五十五作「八二」。

❷「一三」,《元史》卷五十五作「三二」。

❸「四一」,《元史》卷五十五作「四二」。

九	二十三 六三二四❶	六分 三六	一百一十四 九四八一❷	六十七 六八○五❸	一千九百 一五六七❹	三千○ 八四三九	一分 七九
十	二十三 五七○六	七分 ○二	一百一十四 八八四九	六十七 七四三七	一千九百 一四七○❺	三千○ 八二六○	一分 九九
十一	二十三 五○○四	七分 六九	一百一十四 八一四七	六十七 八一三九	一千九百 一九三九	三千○ 八○六一	二分 一八
十二	二十三 四二三五	八分 三九	一百一十四 七三七八	六十七 八九○八	一千九百 二一五七	三千○ 七八四三	二分 三七
十三	二十三 三三九六	九分 ○八	一百一十四 六五三九	六十七 九四四七❻	一千九百 二三九四	三千○ 七六○六	二分 五六
十四	二十三 二四八八	九分 七五	一百一十四 五六三一	六十八 ○六五五	一千九百 二六五○	三千○ 七三五○	二分 七四

❶「二四」，《元史》卷五十五作「四二」。
❷「八一」，《元史》卷五十五作「八五」。
❸「○五」，《元史》卷五十五作「○一」。
❹「六七」，《元史》卷五十五作「六一」。
❺「一四」、「七○」，《元史》卷五十五作「一七」、「四○」。
❻「九四」，《元史》卷五十五作「九七」。

十五	二十三一五一三	十分四七	一百一十四四六五六	六十八一六三〇	一千九百二九二四	三千〇七〇七六	二分九四
十六	二十三〇四六六	十一分一四	一百一十四三六〇九	六十八二六七七	一千九百三二一八	三千〇六七八二	三分一四
十七	二十二九三五二	十一分八五	一百一十四二四九五	六十八三七九一	一千九百三五三二	三千〇六四六八	三分三〇
十八	二十二八一六七	十二分五四	一百一十四一三一〇	六十八四九七六	一千九百三八六二	三千〇六一三八	三分五一
十九	二十二六九一三	十三分二五	一百一十四〇〇五六	六十八六二三〇	一千九百四二一二❶	三千〇五七八七	三分六九
二十	二十二五五八八	十三分九五	一百一十三八七三一	六十八七五五五	一千九百四五八二	三千〇五四一八	三分八八
二十一	二十二四一五三❷	十四分六六	一百一十三七三三六	六十八八九五〇	一千九百四九七〇	三千〇五〇三〇	四分〇七
二十二	二十二二七二七	十五分三七	一百一十三五八七〇	六十九〇四一六	一千九百五三七七	三千〇四六二三	四分二六

❶「一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一三」。

❷「五三」，《元史》卷五十五作「九三」。

二十三	二十二一一九〇	十六分〇六	一百一十三四三三三	六十九一九五三	一千九百五八〇三	三千〇四一九七	四分四三
二十四	二十一九五八四	十六分七八	一百一十三二七二七	六十九三五五九	一千九百六二四六	三千〇三七三四❶	四分六一
二十五	二十一七九〇六	十七分四七	一百一十三一〇四九	六十九五二三七	一千九百六七〇八	三千三三九二	四分八〇
二十六	二十一六一五九	十八分二〇	一百一十二九三〇二	六十九六九八四	一千九百七一八八	三千二八一二	四分九八
二十七	二十一四三三九	十八分九〇	一百一十二七四八二	六十九八八〇四	一千九百七六八六	三千二三一四	五分一六
二十八	二十一二四四九	十九分六〇	一百一十二五五九二	七十〇六九四	一千九百八二〇二	三千一七九八	五分三五
二十九	二十一〇四八九	二十分二七	一百一十二三六三二	七十二六五四	一千九百八七三七	三千一二六三	五分四九
三十	二十八四六二	二十分九九	一百一十二一六〇五	七十四六八一	一千九百九二八六	三千〇七一四	五分六七

❶「三四」，《元史》卷五十五作「五四」。

三十一	二十六三六三	二十一分六八	一百一十一九五〇六	七十六七八〇	一千九百九八五三	三千〇一四七	五分八五
三十二	二十四一九五	二十二分三五	一百一十一七三三八	七十八九四八	二千〇四三八	二千九百九五六二	六分〇一
三十三	二十一九六〇	二十三分〇三	一百一十一五一〇三	七十一一一八三	二千一〇三九	二千九百八九六一	六分一六
三十四	十九九六五七	二十三分七一	一百一十一二八〇〇	七十一五四❶八六	二千一六五五	二千九百八三四五	六分三三
三十五	十九七二八六	二十四分三七	一百一十一〇四二九	七十一五八五七	二千二二八八	二千九百七七一二	六分四八
三十六	十九四八四九	二十五分〇二❷	一百一十七九九二	七十一八二九四	二千二九三六	二千九百七〇六四	六分六三
三十七	十九二三四六	二十五分六六	一百一十五四八九	七十二〇七九七	二千〇三五九九	二千九百六四〇一	六分七八
三十八	十八九七八〇	二十六分三一	一百一十二九二三	七十二三三六三	二千〇四二七七	二千九百五七二三	六分九二

❶「五四」,《元史》卷五十五作「三四」。

❷「〇二」,《元史》卷五十五作「〇三」。

三十九	十八七一四九	二十六分九三	一百一十〇一九二❶	七十二五九九四	二千〇四九六九	二千九百五〇三一	七分〇五
四十	十八四四五六	二十七分五二	一百〇九七五九九	七十二八六八七	二千〇五六七四	二千九百四三二六	七分一九
四十一	十八一七〇四	二十八分一四	一百〇九四八四七	七十三一四三九	二千〇六三九三	二千九百三六〇七	七分三三
四十二	十七八八九〇	二十八分七二	一百〇九二〇三三❷	七十三四二五三	二千〇七一二五	二千九百二八七五	七分四四
四十三	十七六〇一八	二十九分二九	一百〇八九一六一	七十三七一二五	二千〇七八六九	二千九百二一三一	七分五六
四十四	十七三〇八九	二十九分八四	一百〇八六二三三	七十四〇〇五八	二千〇八六二五	二千九百一三七五	七分六八
四十五	十七〇一〇五	三十分三八	一百〇八三三四八	七十四三〇三八	二千〇九三九三	二千九百〇六〇七	七分七八
四十六	十六七〇六七	三十分九〇	一百〇八〇二一〇	七十四六〇六七	二千一百〇一七一	二千八百九八二九	七分八九

❶「〇一」,《元史》卷五十五作「〇二」。

❷「三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三三」。

四十七	十六三九七七	三十一分四一	一百○七七一二○	七十四九一六六	二千一百○九六○	二千八百九○四○	七分九八
四十八	十六○八三六	三十一分九一	一百○七三九七九	七十五二三○七	二千一百一七五八	二千八百八二四二	八分○八
四十九	十五七六四五	三十二分三六	一百○七○七八八	七十五五四九八	二千一百二五六六	二千八百七四三四	八分一七
五十	十五四四○九	三十二分八五	一百○六七五五二	七十五八七三四	二千一百三三八三	二千八百六六一七	八分二六
五十一	十五一一二四	三十三分二六	一百○六四二六七	七十六二○一九	二千一百四二○九	二千八百五七九一	八分二二❶
五十二	十四七七九八	三十三分六四	一百○六○九四一	七十六五三四五	二千一百三○四一	二千八百四九五九	八分四○
五十三	十四四四三四	三十四分○七	一百○五七五七七	七十六八七○九	二千一百五八八一	二千八百四一一九	八分四六
五十四	十四一○二七	三十四分四五	一百○五四一七○	七十七二一一六	二千一百六七二七	二千八百三二七三	八分五四

❶「二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三二」。

五十五	十三七五八二	三十四分八一	一百〇五〇七二五	七十七五五六一	二千一百七五八一	二千八百二四一九	八分五九
五十六	十三四一〇一	三十五分一五	一百〇四七二四四	七十七九〇四二	二千一百八四四〇	二千八百一五六〇	八分六四
五十七	十三〇五八六	三十五分四七❶	一百〇四三七二九	七十八二五五七	二千一百九五❷〇四	二千八百〇六九六	八分六九
五十八	十二七〇三九	三十五分七八	一百〇四〇一八二	七十八六一〇四	二千二百〇一七三	二千七百九八二七	八分七五
五十九	十二三四六一	三十六分〇七	一百〇三六六〇四	七十八九六八一❸	二千二百一〇四八	二千七百八九五二	八分七八
六十	十一九八五四	三十六分三三	一百〇三二九九七	七十九三三八九	二千二百一九二六	二千七百八〇七四	八分八一
六十一	十一六二二一	三十六分五九	一百〇二九三六四	七十九六九二三	二千二百二八〇七	二千七百七一九三	八分八四

❶「四七」，原作「四一」，據京大本、上圖本、《元史》卷五十五改。
❷「九五」，《元史》卷五十五作「九三」。
❸「八一」，《元史》卷五十五作「八二」。

六十二	十一二五六二	三十六分八三	一百〇二五七〇五	八十〇〇六一五❶	二千二百三六九一	二千七百六三〇九	八分八九
六十三	十八八七九	三十七分〇五	一百〇二二〇二二	八十〇四二六四	二千二百四五八〇	二千七百四五❷二〇	八分九〇
六十四	十五一七四	三十七分二四	一百〇一八二❸一七	八十〇七九六九	二千二百四五❹七〇	二千七百四五三〇	八分九二
六十五	十一四五〇	三十七分四四	一百〇一四五九三	八十一一九❺九三	二千二百六三六二	二千七百三六三八	八分九四
六十六	九七七〇六	三十七分六一	一百〇一〇八四九	八十一五四三七	二千二百七二五六	二千七百二七四四	八分九七
六十七	九三九四五	三十七分七六	一百〇〇七〇八八	八十一九一九八	二千二百八一五三	二千七百一八四七	八分九七

❶「〇六」、「一五」，《元史》卷五十五作「〇五」、「八一」。

❷「四五」，《元史》卷五十五作「五四」。

❸「八二」，《元史》卷五十五作「八三」。

❹「四五」，《元史》卷五十五作「五四」。

❺「一九」，《元史》卷五十五作「一六」。

六十八	九○一六九	三十七分九一	一百○○三三一二	八十二二九七四	二千二百九○五○	二千七百○九五○	八分九八
六十九	八六三七八	三十八分○七	九十九九五二一	八十二六七六五	二千二百九九四七❶	二千七百○○五二	九分○○
七十	八二五七一	三十八分一七	九十九五七一四	八十三○五七二	二千三百○八四八	二千六百九一五二	九分○○
七十一	七八七五四	三十八分二八	九十九一八九七	八十三四三八九	二千三百一七四八	二千六百八二五二	九分○一
七十二	七四九二六	三十八分三八	九十八八○六九	八十三八二一七	二千三百二六四九	二千六百七三五一	九分○一
七十三	七一○八八	三十八分四七	九十八四二三二❷	八十四二○五五	二千三百二五❸五○	二千六百六四五○	九分二二❹
七十四	六七二四一	三十八分五四	九十八○三八四	八十四五九○二	二千三百四四五一	二千六百五五四九	九分○一

❶「四七」，《元史》卷五十五作「四八」。
❷「三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三一」。
❸「二五」，《元史》卷五十五作「三五」。
❹「二一」，《元史》卷五十五作「○一」。

七十五	六三三八七	三十八分六二	九十七六五三○	八十四九七五六	二千三百五三五二	二千六百四六四八	九分○一
七十六	五九五二五	三十八分六七	九十七二六六八	八十五三六一八	二千三百六二五三	二千六百三七四七	九分○一
七十七	五五六五八	三十八分七三	九十七❶八八○一	八十五七四八五	二千三百七一五四	二千六百二八四六	九分○○
七十八	五一七八五	三十八分七七	九十六四九二八	八十六一三五八	二千三百八○五四	二千六百一九四六	九分○○
七十九	四七九○八	三十八分八一	九十六一○五一	八十六五二三五	二千三百八九五四	二千六百一○四六	九分○○
八十	四四○二七	三十八分八五	九十五七一七○	八十六九一一六	二千三百九八五四	二千六百○一四六	九分○○
八十一	四○二❷四二	三十八分八八	九十五三二八五	八十七三○○一	二千四百○七五四	二千五百九二四六	九分○○

❶「七」，《元史》卷五十五作「六」。

❷「○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一」。

八十二	三六二五四	三十八分八九	九十四九四六四❶	八十七六八二二❷	二千四百一六五四	二千五百八五❸四六	八分九七
八十三	三二三六五	三十八分九〇	九十四五五〇九❹	八十八〇七七七❺	二千四百二五五一	二千五百七四四九	八分九七
八十四	二八四七五	三十八分九二	九十四一六一八	八十八四六六八	二千四百三四四八	二千五百六五五二	八分九七
八十五	二四五八三	三十八分九三	九十三七七二六	八十八六五❻六〇	二千四百四三四五	二千五百五六五五	八分九七
八十六	二〇六九〇	三十八分九四	九十三三八三三	八十九二四五三	二千四百五二四二	二千五百四七五八	八分九六
八十七	二六七九六	三十八分九四	九十二九九三九	八十九六三四七	二千四百六一三八	二千五百三八六二	八分九六

❶「九四」、「六四」，《元史》卷五十五作「九三」、「九七」。
❷「二二」，《元史》卷五十五作「八九」。
❸「八五」，《元史》卷五十五作「八三」。
❹「〇九」，《元史》卷五十五作「〇八」。
❺「七七」，《元史》卷五十五作「七八」。
❻「六五」，《元史》卷五十五作「八五」。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一 三[2]
一 二九○二	九○○七	五一二二	二二一七	空
三十八分 九五	三十八分 九五	三十八分 九五	三十二分[1] 一七	空
九十二 六○四五	九十二 二一五○	九十一 八二五五	九十一 四三六○	九十一 三一四三
九十○ ○二四一	九十○ 四一三六	九十○ 八○三一	九十一 一九二六	九十一 三一四三
二千四百 七○三四	二千四百 七九三○	二千四百 八八二六	二千四百 九七二一	二千五百
二千五百 二九六六	二千五百 二○七○	二千五百 一一七四	二千五百 ○二七九	二千五百
八分 九六	八分 九六	八分 九五	二分 七九	空

❶「三十」,《元史》卷五十五作「一十」。「二」,上圖本作「八」。

❷「三」,《元史》卷五十五作「三一」。

求每日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去極度

置所求日晨前夜半黄道積度，滿半歲周，去之，在象限已下，爲初限；已上，復減半歲周，餘爲入末限；滿積度，去之，餘以其段内外差乘之，百約之，所得，用減内外度，爲出入赤道内外度；内減外加象限，即所求去極度及分秒。

求每日半晝夜及日出入晨昏分

置所求入初末限，滿積度，去之，餘以晝夜差乘之，百約之，所得，加減其段半晝夜分，爲所求日半晝夜分；前多後少爲減，前少後多爲加。以半夜分便爲日出分，用減日周，餘爲日入分；以昏明分減日出分，餘爲晨分；加日入分，爲昏分。

求晝夜刻及日出入辰刻

置半夜分，倍之，百約，爲夜刻；以減百刻，餘爲晝刻；以日出入分依發斂求之，即得所求辰刻。

求更點率

置晨分，倍之，五約，爲更率；又五約更率，爲點率。

求更點所在辰刻

置所求更點數，以更點率乘之，加其日昏分，依發斂求之，即得所求辰刻。

求距中度及更差度

置半日周，以其日晨分減之，餘爲距中分；以三百六十六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乘

之，如日周而一，所得，爲距中度；用減一百八十三度一十二分八十七秒半，倍之，五除，爲更差度及分。

求昏明五更中星

置距中度，以其日午中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昏中星所臨宿次，命爲初更中星；以更差度累加之，滿赤道宿次去之，爲逐更及曉中星宿度及分秒。其九服所在晝夜刻分及中星諸率，並準隨處北極出地度數推之。已上諸率，與晷漏所推自相符契。

求九服所在漏刻

各於所在以儀測驗，或下水漏，以定其處冬至或夏至夜刻，與五十刻相減，餘爲至差刻。置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至差刻乘之，進一位，如二百三十九而一，所得内減外加五十刻，即所求夜刻；以減百刻，餘爲晝刻。其日出入辰刻及更點等率，依術求之。

步交會第六

交終分，二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二分二十四秒。

交終，二十七日二千一百二十二分二十四秒。

交中，十三日六千六十一分一十二秒。

交差，二日三千一百八十三分六十九秒。

交望，十四日七千六百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半。

交應，二十六萬一百八十七分八十六秒。

交終，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四秒。

交中，一百八十一度八十九分六十七秒。

正交，三百五十七度六十四分。

中交，一百八十八度五分。

日食陽曆限，六度。　定法，六十。

陰曆限，八度。　定法，八十。

月食限，十三度五分。　定法，八十七。

推天正經朔入交

置中積，加交應，減閏餘，滿交終分，去之，不盡，以日周約之爲日，不滿爲分秒，即天正經朔入交汎日及分秒。上考者，中積内加所求閏餘，減交應，滿交終去之，不盡，以減交終，餘如上。

求次朔望入交

置天正經朔入交汎日及分秒，以交望累加之，滿交終日，去之，即爲次朔望入交汎日及分秒。

求定朔望及每日夜半入交

各置入交汎日及分秒，減去經朔望小餘，即爲定朔望夜半入交。若定日有增損者，亦如之。否則因經爲定，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餘皆加七千八百七十七分七十六秒，即次朔夜半入交；累加一日，滿交終日，去之，即每日夜半入交汎日及分秒。

求定朔望加時入交

置經朔望入交汎日及分秒，以定朔望加減差加減之，即定朔望加時入交日及

分秒。

求交常交定度

置經朔望入交汎日及分秒，以月平行度乘之，爲交常度；以盈縮差盈加縮減之，爲交定度。

求日月食甚定分

日食：視定朔分在半日周已下，去減半周，爲中前；已上，減去半周，爲中後；與半周相減、相乘，退二位，如九十六而一，爲時差；中前以減，中後以加，皆加減定朔分，爲食甚定分，以中前後分各加時差，爲距午定分。

月食：視定望分在日周四分之一已下，爲卯前；已上，覆減半周，爲卯後；在四分之三已下，減去半周，爲酉前；已上，覆減日周，爲酉後。以卯酉前後分自乘，退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爲時差；子前以減，子後以加，皆加減定望分，爲食甚定分；各依發斂求之，即食甚辰刻。

求日月食甚入盈縮曆及日行定度

置經朔望入盈縮曆日及分，以食甚日及定分加之，以經朔望日及分減之，即爲食甚入盈縮曆；依日躔術求盈縮差，盈加縮減之，爲食甚入盈縮曆定度。

求南北汎差

視日食甚入盈縮曆定度，在象限已下，爲初限；已上，用減半歲周，爲末限；以初末限度自相乘，如一千八百七十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用減四度四十六分，餘爲南北汎差；以距午定分乘之，以半

晝分除之，所得，以減汎差，爲定差。汎差不及減者，反減之爲定差，應加者減之，應減者加之。在盈初縮末者，交前陰曆減，陽曆加，交後陰曆加，陽曆減；在縮初盈末者，交前陰曆加，陽曆減，交後陰曆減，陽曆加。

求東西差

視日食甚入盈縮曆定度，與半歲周相減相乘，如一千八百七十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爲東西汎差；以距午定分乘之，以日周四分之一除之，爲定差。若在汎差已上者，倍汎差減之，餘爲定差，依其加減。在盈中前者，交前陰曆減，陽曆加；交後陰曆加，陽曆減；中後者，交前陰曆加，陽曆減；交後陰曆減，陽曆加。在縮中前者，交前陰曆加，陽曆減；交後陰曆減，陽曆加；中後者，交前陰曆減，陽曆加；交後陰曆加，陽曆減。

求日食正交中交限度

置正交、中交度，以南北東西差加減之，爲正交、中交限度及分秒。

求日食入陰陽曆去交前後度

視交定度，在中交限已下，以減中交限，爲陽曆交前度；已上，減去中交限，爲陰曆交後度；在正交限已下，以減正交限，爲陰曆交前度；已上，減去正交限，爲陽曆交後度。

求月食入陰陽曆去交前後度

視交定度，在交中度已下，爲陽曆；已上，減去交中，爲陰曆。視入陰陽曆，在後準十五度半已下，爲交後度；前準一百六

十六度三十九分六十八秒已上，覆減交中，餘爲交前度及分。

求日食分秒

視去交前後度，各減陰陽曆食限，不及減者不食。餘如定法而一，各爲日食之分秒。

求月食分秒

視去交前後度，不用南北東西差者。用減食限，不及減者不食。餘如定法而一，爲月食之分秒。

求日食定用及三限辰刻

置日食分秒，與二十分相減、相乘，平方開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爲定用分；以減食甚定分，爲初虧；加食甚定分，爲復圓；依發斂求之，爲日食三限辰刻。

求月食定用及五限辰刻

置月食分秒，與三十分相減、相乘，平方開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爲定用分；以減食甚定分，爲初虧；加食甚定分，爲復圓；依發斂求之，即月食三限辰刻。

月食既者，以既内分與一十分相減、相乘，平方開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爲既内分；用減定用分，爲既外分；以定用分減食甚定分，爲初虧；加既外，爲食既；又加既内，爲食甚；再加既内，爲生光；復加既外，爲復圓；依發斂求之，即月食五限辰刻。

求月食入更點

置食甚所入日晨分，倍之，五約，爲更法；又五約更法，爲點法。乃置初末諸分，昏分已上，減去昏分，晨分已下，加晨分，以更法除之，爲更數；不滿，以點法收之，爲點數；其更點數，命初更初點算外，各得所入更點。

求日食所起

食在陽曆，初起西南，甚於正南，復於東南；食在陰曆，初起西北，甚於正北，復於東北；食八分已上，初起正西，復於正東。此據午地而論之。

求月食所起

食在陽曆，初起東北，甚於正北，復於西北；食在陰曆，初起東南，甚於正南，復於西南；食八分已上，初起正東，復於正西。此亦據午地而論之。

求日月出入帶食所見分數

視其日月出入分，在初虧已上、食甚已下者，爲帶食。各以食甚分與日出入分相減，餘爲帶食差；以乘所食之分，滿定用分而一，如月食既者，以既內分減帶食差，餘進一位，如既外分而一，所得，以減既分，即月帶食出入所見之分；不及減者，爲帶食既出入。以減所食分，即日月出入帶食所見之分。其食甚在晝，晨爲漸進，昏爲已退；其食甚在夜，晨爲已退，昏爲漸進。

求日月食甚宿次

置日月食甚入盈縮曆定度，在盈，便爲定積；在縮，加半歲周，爲定積。望即更加半周

天度。以天正冬至加時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各得日月食甚宿次及分秒。

步五星第七

曆度

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曆中

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半。

曆策

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六十二微半。

木星

周率，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分。

周日，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分。

曆率，四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分八十六秒半。

度率，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二分。

合應，一百一十七萬九千七百二十六分。

曆應，一千八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八十一分。

盈縮立差，二百三十六加。

平差，二萬五千九百一十二減。

定差，一千八十九萬七千。

伏見，一十三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一十六日 八十六	三度 八十六	二度 九十三	二十三分
晨疾初	二十八日	六度 一十一	四度 六十四	二十二分
晨疾末	二十八日	五度 五十一	四度 一十九	二十一分
晨遲初	二十八日	四度 三十一	三度 二十八	一十八分
晨遲末	二十八日	一度 九十一	一度 四十五	一十二分
晨留	二十四日			
晨退	四十六日 五十八	四度 八十八一十二半	空 三十二八十七半	
夕退	四十六日 五十八	四度 八十八一十二半	空 三十二八十七半	一十六分

夕留	二十四日			
夕遲初	二十八日	一度九十一	一度四十五	
夕遲末	二十八日	四度三十一	三度二十五❶	一十二分
夕疾初	二十八日	五度五十一	四度一十九	一十八分
夕疾末	二十八日	六度一十一	四度六十四	二十一分
夕伏	一十六日八十六	三度八十六	二度九十五❷	二十二分

❶「五」，《元史》卷五十五作「八」。

❷「五」，《元史》卷五十五作「三」。

火星

周率，七百七十九萬九千二百九十分。

周日，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二分九十秒。

曆率，六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分四十三秒。

度率，一萬八千八百七分半。

合應，五十六萬七千五百四十五分。

曆應，五百四十七萬二千九百三十八分。

盈初縮末立差，一千一百三十五減。

平差，八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九減。

定差，八千八百四十七萬八千四百。

縮初盈末立差，八百五十一加。

平差，三萬二百三十五負減。

定差，二千九百九十七萬六千三百。

伏見，一十九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六十九日	五十度	四十六度三十[1]	七十三分
晨疾初	五十九日	四十一度八十	三十八度八十七	七十二分
晨疾末	五十七日	三十九度〇八	二十六度[2]三十四	七十分
晨次疾初	五十三日	三十四度一十六	二十一度[3]七十七	六十七分
晨次疾末	四十七日	二十七度〇六[4]	二十五度一十五	六十二分
晨遲初	三十九日	一十七度七十二	一十六度四十八	五十三分
晨遲末	二十九日	六度二十	五度七十七	三十八分

❶「三十」，《元史》卷五十五作「五十」。

❷「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三」。

❸「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三」。

❹「〇六」，《元史》卷五十五作「〇四」。

晨留	八日			
晨退	二十八日 九十六 四十五	八度 六十五 六十七半	六度 四十六 三十二半	
夕退	二十八日 九十六 四十五	八度 六十五 六十七半	六度 四十六 三十二半	四十四分
夕留	八日			
夕遲初	二十九日	六度 二十	五度 七十七	
夕遲末	三十九日	一十七度 七十 二	一十六度 四十 八	三十八分
夕次疾初	四十七日	二十七度 ○四	二十五度 一十 五	五十三分
夕次疾末	五十三日	三十四度 一十 六	三十一度 七十 七	六十二分
夕疾初	五十七日	三十九度 ○八	三十六度 三十 四	六十七分
夕疾末	五十九日	四十一度 八十	三十八度 八十 七	七十分
夕伏	六十九日	五十度	四十六度 五十	七十二分

土星

周率，三百七十八萬九百一十六分。

周日，三百七十八日九分一十六秒。

曆率，一億七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四十五分十六秒。❶

度率，二十九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分。

合應，一十七萬五千六百四十三分。

曆應，五千二百二十四萬五百六十一分。

盈立差，二百八十三加。

　平差，四萬一千二十二減。

　定差，一千五百一十四萬六千一百。

縮立差，三百三十一加。

　平差，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六減。

　定差，一千一百一萬七千五百。

伏見，一十八度。

❶「十六秒」，《元史》卷五十五作「六十六秒」。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二十日四十	二度四十	一度四十九	一十二分
晨疾	三十一日	三度四十	二度一十一	一十一分
晨次疾	二十九日	二度七十五	一度七十一	一十分
晨遲	二十六日	一度五十	初八十三	八分
晨留	二十日❶			
晨退	五十二日六十四五十八	三度六十二五十四半	初二十八四十五半	
夕退	五十二日六十四五十八	三度六十二五十四半	初二十八四十五半	一十分

❶「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三」。

夕留	三十日			
夕遲	二十六日	一度五十	初八十三	
夕次疾	二十九日	二度七十五	一度七十一	八分
夕疾	三十日❶	三度四十	二度一十一	一十分
夕伏	二十日四十	二度四十	一度四十九	一十一分

金星

周率，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二十六分。

周日，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二十六秒。

曆率，三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五分。

度率，一萬。

❶「三十」，《元史》卷五十五作「三十一」。

合應，五百七十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分。

曆應，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九分。

盈縮立差，一百四十一加。

平差，三減。

定差，三百五十一萬五千五百。

伏見，一十度半。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三十九日	四十九度五十	四十七度六十四	一度二十七分半
夕疾初	五十二日	六十五度五十	六十三度○四	一度二十六分半
夕疾末	四十九日	六十一度	五十八度七十❶	一度二十五分半

❶「七十」，《元史》卷五十五作「七十一」。

夕次疾初	四十二日	五十度三十五[❶]	四十八度二十六[❷]	一度二十三分半
夕次疾末	三十九日	四十二度五[❸]	四十度九十	一度一十六分
夕遲初	三十三日	二十七度	二十五度九十九	一度二分
夕遲末	一十六日	四度二十五	四度○九	六十二分
夕留	五日			
夕退	一十日九十五一十三	三度六十九八十七	一度五十九一十三	
夕退伏	六日	四度三十五	一度六十三	六十一分

❶「三十五」，《元史》卷五十五作「二十五」。
❷「二十六」，《元史》卷五十五作「三十六」。
❸「五」，《元史》卷五十五作「五十」。

合退伏	六日	四度三十五	一度六十二❶	八十二分
晨退	一十日九十五一十一❷	三度六十九八十七	一度五十九一十三	六十一分
晨留	五日			
晨遲初	一十六日	四度二十五	四度〇九	
晨遲末	三十三日	二十七度	二十五度九十九	六十二分
晨次疾初	三十九日	四十二度五十	四十度九十	一度一分❸
晨次疾末	四十二日	五十度二十五	四十八度三十六	一度一十六分

❶「六十二」,《元史》卷五十五作「六十三」。

❷「一十一」,《元史》卷五十五作「一十三」。

❸「一分」,《元史》卷五十五作「二分」。

晨疾初	四十九日	六十一度	五十八度七十一	一度二十二分半[1]
晨疾末	五十二日	六十五度[2]	六十三度〇四	一度二十五分半
晨伏	三十九日	四十九度五十	四十七度六十四	一度二十六分半

水星

周率，一百一十五萬八千七百六十分。

周日，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分六十秒。

曆率，三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五分。

度率，一萬。

合應，七十萬四百三十七分。

曆應，二百五萬五千一百六十一分。

盈縮立差，一百四十一加。

平差，二千一百六十五減。

[1] 「二十二」，《元史》卷五十五作「二十三」。

[2] 「度」下，《元史》卷五十五有小字「五十」。

定差，三百八十七萬七千。
晨伏夕見，一十六度半。
夕伏晨見，一十九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一十七日七十五	三十四度二十五	二十九度〇八	二度一十五分五十八
夕疾	一十五日	二十一度三十八	一十八度一十六	一度七十分三十四
夕遲	一十二日	一十度一十二	八度五十九	一度一十四分七十二
夕留	二日			
夕退伏	一十一日一十八八十	七度八十一二十	二度一十八十	
合退伏	一十一日一十八八十	七度八十一[1]二十	二度一十八十	一度三分四十六
晨留	二日			

[1]「一」，原無，據上圖本、《元史》卷五十五補。

晨遲	一十二日	一十度一十二	八度五十九	
晨疾	一十五日	二十一度三十八	一十八度一十六	一度一十四分七十二
晨伏	一十七日七十五	三十四度二十五	二十九度〇八	一度七十分三十四

推天正冬至後五星平合及諸段中積中星

置中積，加合應，以其星周率去之，不盡，爲前合；復減周率，餘爲後合；以日周約之，得其星天正冬至後平合中積中星。命爲日，日中積；命爲度，日中星。以段日累加中積，即諸段中積；以度累加中星，❶經退則減之，即爲諸段中星。上考者，中積内減合應，滿周率去之，不盡，便爲所求後合分。

推五星平合及諸段入曆

各置中積，加曆應及所求後合分，滿曆率，去之，不盡，如度率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即其星平合入曆度及分秒；以諸段限度累加之，即諸段入曆。上考者，中積内減曆應，滿曆率去之，不盡，反減曆率，餘加其年後合，餘同上。

❶「度」上，《元史》卷五十五有「平」字。

求盈縮差

置入曆度及分秒，在曆中已下，爲盈；已上，減去曆中，餘爲縮。視盈縮曆，在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三秒太已下，爲初限；已上，用減曆中，餘爲末限。

其火星，盈曆在六十度八十七分六十二秒半已下，爲初限；已上，用減曆中，餘爲末限。縮曆在一百二十一度七十五分二十五秒已下，爲初限；已上，用減曆中，餘爲末限。置各星立差，以初、末限乘之，去加減平差，得，又以初、末限乘之，去加減定差，再以初、末限乘之，滿億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即所求盈縮差。

又術：置盈縮曆，以曆策除之，爲策數，不盡，爲策餘；以其下損益率乘之，曆策除之，所得，益加損減其下盈縮積，亦爲所求盈縮差。

求平合諸段定積

各置其星其段中積，以其盈縮差盈加縮減之，即其段定積日及分秒；以天正冬至日分加之，滿紀法去之，不滿，命甲子算外，即得日辰。

求平合及諸段所在月日

各置其段定積，以天正閏日及分加之，滿朔策，除之，爲月數，不盡，爲入月已來日數及分秒。其月數，命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其段入月經朔日數及分秒；以日辰相距爲所在定月日。❶

❶「定」下，《元史》卷五十五有「朔」字。

求平合及諸段加時定星

各置其段中星，以盈縮差盈加縮減之，金星倍之，水星三之。即諸段定星；以天正冬至加時黃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其星其段加時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

各以其段初行率，乘其段加時分，百約之，乃順減退加其日加時定星，即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加命如前，即得所求。

求諸段日率度率

各以其段日晨距後段日晨爲日率，以其段夜半宿次與後段夜半宿次相減，餘爲度率。

求諸段平行率❶

各置其段度率，以其段日率除之，即其段平行度及分秒。

求諸段增減差及日差

以本段前後平行分相減，爲其段汎差；倍而退位，爲增減差；以加減其段平行分，爲初、末日行分。前多後少者，加爲初，減爲末；前少後多者，減爲初，加爲末。倍增減差，爲總差；以日率減一，除之，爲日差。

求前後伏遲退段增減差

前伏者，置後段初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爲末日行分。

❶「率」，《元史》卷五十五作「分」。

後伏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爲初日行分；以減伏段平行分，餘爲增減差。

前遲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倍其日差，減之，爲初日行分。

後遲者，置後段初日行分，倍其日差，減之，爲末日行分；以遲段平行分減之，餘爲增減差。前後近留之遲段。

木、火、土三星，退行者，六因平行分，退一位，爲增減差。

金星，前後退伏者，三因平行分，半而退位，爲增減差。

前退者，置後段初日行分，以其日差減之，爲末日行分。

後退者，置前段末日行分，以其日差減之，爲初日行分；乃以本段平行分減之，餘爲增減差。

水星，退行者，半平行分，爲增減差；皆以增減差加減平行分，爲初、末日行分。前多後少者，加爲初，減爲末；前少後多者，減爲初，加爲末。

又倍增減差爲總差，以日率減一，除之，爲日差。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各置其段初日行分，以日差累損益之，後少則損之，後多則益之，爲每日行度及分秒；乃順加退減，滿宿次去之，即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求五星平合見伏入盈縮曆

置其星其段定積日及分秒，若滿歲周日及分秒，去之，餘在次年天正冬至後。如在半歲周已下，爲入盈曆；滿半歲周，去之，爲入縮曆；

各在初限已下，爲初限；已上，反減半歲周，餘爲末限；即得五星平合見伏入盈縮曆日及分秒。

求五星平合見伏行差

各以其星其段初日星行分，與其段初日太陽行分相減，餘爲行差。若金、水二星退行在退合者，以其段初日星行分，併其段初日太陽行分，爲行差；内水星夕伏晨見者，直以其段初日太陽行分爲行差。

求五星定合定見定伏泛積

木、火、土三星，以平合晨見夕伏定積日，便爲定合伏見汎積日及分秒。金、水二星，置其段盈縮差度及分秒，水星倍之。各以其段行差除之，爲日，不滿，退除爲分秒。在平合夕見晨伏者，盈減縮加；在退合夕伏晨見者，盈加縮減；各以加減定積爲定合伏見汎積日及分秒。

求五星定合定積定星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行差除其段初日太陽盈縮積，爲距合差日；不滿，退除爲分秒，以太陽盈縮積減之，爲距合差度。各置其星定合汎積，以距合差日盈減縮加之，爲其星定合定積日及分秒；以距合差度盈減縮加之，爲其星定合定星度及分秒。

金、水二星，順合退合者，各以平合退合行差，除其日太陽盈縮積，爲距合差日；不滿，退除爲分秒，順加退減太陽盈縮積，爲距合差度。順合者，盈加縮減其星定合汎積，爲其星定合定積日及分秒；退合者，

以距合差日盈加縮減、❶距合差度盈加縮減其星退定合汎積，爲其星退定合定積日及分秒；命之，爲退定合定星度及分秒。以天正冬至日及分秒，加其星定合定積日及分秒，滿旬周，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得定合日辰及分秒。以天正冬至加時黄道日度及分秒，加其星定合定星度及分秒，滿黄道宿次，去之，即得定合所躔黄道宿度及分秒。

徑求五星合伏定日：木、火、土三星，以夜半黄道日度，減其星夜半黄道宿次，❷餘在其日太陽行分已下，爲其日伏合；金、水二星，以其星夜半黄道宿次，減夜半黄道日度，餘在其日金、水二星行分已下者，爲其日伏合。金、水二星伏退合者，視其日太陽夜半黄道宿次，未行到金、水二星宿次，又視次日太陽行過金、水二星宿次，金、水二星退行過太陽宿次，爲其日定合伏退定日。

求木火土三星定見伏定積日

各置其星定見定伏汎積日及分秒，晨加夕減九十一日三十一分六秒，如在半歲周已下，自相乘，已上，反減歲周，餘亦自相乘，滿七十五，除之，爲分，滿百爲度，不滿，退除爲秒；以其星見伏度乘之，一十五除之，所得，以其段行差除之，爲日，不滿，退除爲分秒；見加伏減汎積，爲其星定見伏定積日及分秒；加命如前，即得定見定伏日辰及分秒。

求金水二星定見伏定積日

各以伏見日行差，除其段初日太陽盈縮積，爲日，不滿，退除爲分秒；若夕見晨伏，盈加縮減；如晨見夕伏，盈減縮加；以加減其星定見定伏汎積日及分秒，爲常積。

❶「盈加縮減」，《元史》卷五十五作「盈減縮加」。

❷「宿」，原闕，據京大本、上圖本、《元史》卷五十五補。

如在半歲周已下，爲冬至後；已上，去之，餘爲夏至後。各在九十一日三十一分六秒已下，自相乘；已上，反減半歲周，亦自相乘。冬至後晨，夏至後夕，一十八而一，爲分；冬至後夕，夏至後晨，七十五而一，爲分；又以其星見伏度乘之，一十五除之，所得，滿行差，除之，爲日，不滿，退除爲分秒，加減常積，爲定積。在晨見夕伏者，冬至後加之，夏至後減之；夕見晨伏者，冬至後減之，夏至後加之；爲其星定見定伏定積日及分秒；加命如前，即得定見定伏日晨及分秒。

許文正公遺書卷末

附録前

太學古槐重榮圖



太學古槐重榮於辛未之歲，時則慈寧大慶，聖孝光昭，應候而興，與朱草華平比瑞，非偶然也。越八年，相臣蔣溥恭繪進呈，荷蒙御製五言六韻，橋門璧水之閒，抉漢分章，允宜壽諸貞石，而臣觀保以原圖僅止尺幅，俾臣邦達體量質榦，引而伸之。臣自諸生鼓篋，即徘徊其閒，今當春秋釋奠，忝侍班行，仰翠蓋之華滋，樂璇宫之壽豈。而疎蕪之筆，亦得附於宸翰之下，實爲至榮，謹拜手而爲之跋。

經筵講官、内廷供奉、吏部左侍郎臣董邦達。

國學事蹟

至元八年，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

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即令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絶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咎，❶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乃上命也。」日令家具早膳、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三，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麵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以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爲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莅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

先生嘗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燉、劉季偉、吕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他人從否，未可知也。」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寬緩。❷大概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强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

❶ 「咎」，高傑本作「怨」。
❷ 「須」下，《元名臣事略》卷八有「且」字。

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先生説書，章數不務多，唯肯款周折，❶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説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於能説書者，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説？」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於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爲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能久生於世，❷故制爲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話説。❸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爲可法。」

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曆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

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意，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

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

❶「肯」，高傑本、京大本、《元名臣事略》卷八作「懇」。

❷「能」，高傑本、《元名臣事略》卷八作「可」。

❸「話説」，《元名臣事略》卷八作「説話」。

而張弛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其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知其爲先生弟子，卒皆爲世用也。

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我爲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禄也。俸禄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先生嘗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治生者農、工、商、賈而已，士子多以務農爲生，❶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神道碑　歐陽玄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數聖人之道統，而爲不世出之君。河内許先生以天挺之才，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子之道統，❷而爲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絶學、開太平者，萬世

❶「士」下，《元名臣事略》卷八有「君」字。「務農」，《元名臣事略》卷八作「農務」。

❷「曾思孟軻」，中州本作「顏曾思孟」。

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没之三十三年，❶爲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廷，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二年，爲元統三年，今上皇帝敕詞臣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爲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爲臣，則見我元朝廷之閒，有唐虞明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爲臣，而推世祖之爲君，❷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貞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爲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

先生以金泰和九年己巳九月丙寅，❸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彊絶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鈔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爲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算。萬夫長南往，❹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居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

❶「没」，中州本作「歿」。
❷「推」下，中州本有「本」字。
❸「泰」，原作「太」，據中州本改。
❹「往」，中州本作「征」。

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内，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衎，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内政虐，還止蘇門。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芥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忮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探幽析微，詣者慴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

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雁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爲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召先生於家。既至，謁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數有敷對。時相王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竇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爲太子太師，竇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内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乃與二公懷制闕下

辭，❶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爲國子祭酒，竇爲翰林侍讀學士，姚爲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内。既而上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爲校，以業來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留之。退謂人曰：「時流皆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傅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强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咨訪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爲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藁，世罕得聞。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繼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合馬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爲中書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勳舊，二蔑才德，三所學迂，恐於聖謨神算，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無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

❶「乃與」，中州本無此二字。

曰：「出。」既出及閾，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合剌合孫先諭止之。强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孛羅爲之請，上惻然，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覬覦之漸。」尋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楝、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爲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啟迪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時自程之。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竇默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允。

十三年，[1]召議改曆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内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宫聞之，爲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宫請也。且使宫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爲憂。」

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簀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旅於塗，農弔於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

[1] 「三」，中州本作「四」。

西，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爲位哭墓次而去。

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霆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爲學也，以明體達用爲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尚枘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禄，人以爲高，則喟然嘆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禄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先生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爲慊。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緒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上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爲心，學以孔孟爲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爲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官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

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國家者之可及矣。❶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内之士，非程朱子之書不讀，❷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閒，是豈淺之爲志者乎！

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内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公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公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公夫人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遺後。❸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歷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爲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禄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概，肖父風。女三：長適於章儒者，餘早逝。孫男六：長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夭；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廼先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

❶「可」上，中州本有「所」字。
❷「子」，中州本無此字，此處疑衍。
❸「遺」，中州本作「貽」。

國史院經歷；次從宣，太保府長史，中書左三部照磨官；❶次從宗，章珮監、❷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尉使都元帥甯居仁，封覃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勾覃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❸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祕書著作，❹從宸之嫡子也；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録》行於世。

昔王文忠公磐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天與幸，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謀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二年，❺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説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蓋自慎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藴。故告世

❶「左」，中州本作「右」。
❷「珮」，中州本作「佩」。
❸「張」，《圭齋文集》卷九作「陳」。
❹「祕書著作」下，《圭齋文集》卷九有「佐郎武進縣尹」六字，而無「從宸之嫡子也」六字。
❺「二」，中州本、蕭本、萬曆本、《圭齋文集》卷九作「三」。

祖治天下之要，唯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以無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凛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禄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静，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親，❶近之而知愛，❷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净盡，天理流行，動静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毁。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分争，❸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玄再拜稽首，銘曰：

世降邃古，大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爲仁肫肫，制行慥慥。昔公在野，世難薦臻。精義致用，屈蠖之伸。心樂則顔，志任則伊。朝夕思惟，天將啟之。朋來遠方，以辯以問。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日崇。召公起家，斯世將

❶「親」，中州本作「畏」。
❷「近」，中州本作「親」。
❸「分」，中州本作「紛」。

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軺車十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遒。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伐國，對不以兵。上遠公猷，不在宋平。官盛既廩，公耻素餐。敬事後食，匪爲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隳，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惟聖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興，爲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爲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誄，貽厥永存。至元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於石。

本傳《元史》

公諱衡，❶字仲平，懷之河内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金泰和九年九月，生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

❶「公諱衡」，高傑本、蕭本、萬曆本、光緒中州本、京大本、上圖本、《元史》卷一五八皆作「許衡」。按：下文中稱許衡爲「公」處，以上諸本皆作「衡」，不一一出校。

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説。時兵亂中，夜思晝誦，身體力踐之，❶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争取啖之，公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閒，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❷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户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公，命守者館之，公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眄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公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脱於兵，欲學無師，聞公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之京師。❸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

❶「力」上，蕭本、光緒中州本有「而」字。
❷「在」，原無，據光緒中州本補。
❸「之」，光緒中州本作「至」。

章政事，默、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嘗於帝前排其學術，疑公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公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宫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公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公國子祭酒。未幾，公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公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公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虚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而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盡臣言。❶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寛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乃陳《立國規模》、《中書大要》、《爲君難》及《農桑學校》等事，詳見《奏議》，❷帝深嘉納之。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公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簽樞密

❶「盡臣」，光緒中州本作「臣盡」。

❷「乃陳」至「奏議」二十四字，《元史》本傳無，此處省略許衡所奏《立國規摹》等内容及定朝儀、定官制等事，因已見本書卷七《奏疏》、卷首《續考歲略》等處。

院之命，❶公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公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公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公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公出，公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❷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公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公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公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弟，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公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静以爲張弛。❸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

❶「院」，原無，據蕭本、光緒中州本補。
❷「政」，光緒中州本作「國」。
❸「静」，光緒中州本作「息」。

漢法，❶諸生廩食或不繼，公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公懇請之，乃聽公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都，❷用金《大明曆》。

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公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月轉遲疾、❸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傅

❶「漢」，原作「善」，據高傑本、蕭本、萬曆本、《元史》卷一五八改。

❷「都」，高傑本、蕭本、萬曆本、《元史》卷一五八作「原」。

❸「月」，高傑本、蕭本、萬曆本、光緒中州本、《元史》卷一五八作「日」。

會者，❶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其餘正訛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公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醫藥自愛。」❷十八年，公病革，家人祠，公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❸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

公善教，其言煦煦，❹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肯忘。❺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士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夫俗士、❻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公，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而千萬也。」❼翰林承旨王磐，氣蓋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公曰：「先生神

❶「月」，原無，據高傑本、蕭本、萬曆本、光緒中州本、《元史》卷一五八補。

❷「醫」，高傑本、蕭本、萬曆本、光緒中州本、《元史》卷一五八無此字。

❸「雷電」、「風拔木」，原倒置，據光緒中州本、京大本、《元史》卷一五八改。

❹「其言」，原無，據光緒中州本、京大本、《元史》卷一五八補。

❺「肯」，高傑本、蕭本、光緒中州本、《元史》卷一五八作「敢」。

❻「夫」，光緒中州本、《元史》卷一五八作「人」。

❼「而」，光緒中州本、《元史》卷一五八作「與」。

明也。」大德元年，❶贈榮禄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公，給田奉祀事，名「魯齋書院」。「魯齋」，❷公居魏時所署齋名也。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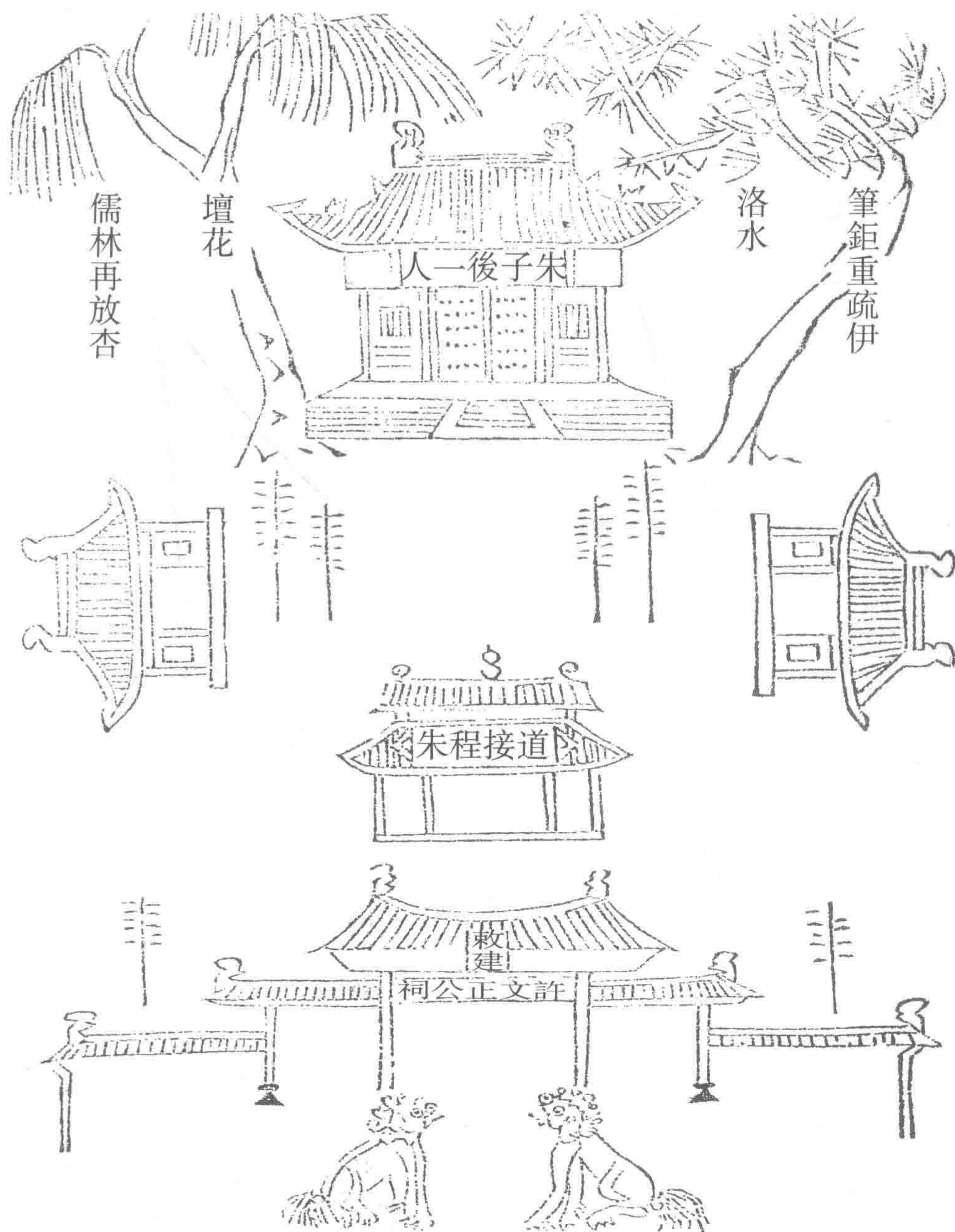
❶「元」，中州本作「二」。
❷「齋」，光緒中州本、《元史》卷一五八無此字。
❸「也」下，《元史》卷一五八有「子師可」三字。



右塋堂圖❶

元至元十八年，世祖賜公墓田一百三十畝，又敕建牌坊一座，享堂三間，坐落河内縣東北李封村之東南隅。至元元年，順帝又賜神道碑樹墓前，附葬者公之子居左，公之孫居右，昭穆相承，世世爲序。國朝乾隆庚午，我皇上輦輿幸懷，遣官致祭墓所，公裔孫等恭捧聖語，壽諸貞珉，永誌天恩汪洋無際云。

❶ 此文底本目録題作「塋堂圖」。



儒林再放杏
壇花
朱子後一人
洛水
筆鉅重疏伊
道接程朱
敕建
許文正公祠

祠堂圖說

祠堂在懷慶府城内河内縣學之西，元皇慶二年，達魯花達虎都赤奉敕特建。明洪武七年，懷慶衛指揮紀弘修葺。正德八年，欽命河南布政使慈谿子器楊公飭懷慶知府曲沃趙公鐸重修。其制大門三間，正祠三間，東西廡數間，❶餘房若干。❷審編門子一名，❸責令看守，❹供洒掃役。每歲春秋，知縣備俎，知府率所屬師生往祭。迨我國朝，景仰愈隆，將享愈篤。乾隆甲辰，我太守長白布公瞻拜祠内，念廟宇殘陋，環堵傾頽，無以生名儒光而崇祀典，因增修重門四楹，圍垣殿廡輪奂聿新。蓋儒賢尊而文運啟，俊傑出而治績彰。於以仰副聖天子崇儒重道、作人圖治之雅化，豈不偉哉！祠落成，又蒙我大中丞畢公、郡伯布公核校《遺書》，命爰續增圖說，以俟按圖者考焉。

謹將祭祀品物註後：

簠一，實以黍，居中偏左。

簋一，實以稻，居中偏右。

籩四，實以形鹽、棗、栗、鹿脯，居簠左。

豆四，實以菁菹、兔醢、鹿臡、芹菹，居簋右。

俎二，一載羊居祭案前左；一載豕居祭案前右。

香鼎一，香盒一，燭臺二，俱陳於祭

❶「東西廡數間」，京大本作「廂房九間」。

❷「若干」，京大本作「十二間」。

❸「審編」，京大本作「編審」。

❹「責令看守」下，京大本僅有「一在河内縣景賢村家廟三間，一在河内縣李封村家廟三間，俱裔孫武功縣知縣許泰和等奉祀」三句。

案前。

帛長一丈八尺，其色素，以篚盛之。

爵四，供爵一，預供於祭案；獻爵三，三獻各獻其一，與帛篚共陳於東階之下。

祝文書於版，祝案陳於祭案西南。

毛血盤，盛毛血之器，主鬯者於省牲時盛毛血於盤，恭案祭案上。

饌盤，盛粢盛之器，主鬯者於視膳時取簠、簋、籩、豆之實各置少許於盤，恭案祭案。

壺尊二，實以酒，備供獻之酌。有杓有羃，居户外左西向。

斝一，實以酒，酌以灌地降神之器也。有杓。

茅沙盤一，祼以縮酒之器也。實以沙，束茅立於沙中，置之斝前，祼則沃酒其上。

福爵一，飲福酒之爵也。

胙盤一，盛福胙之盤也。三獻畢，以盤載牲一體，於主鬯者飲福酒卒爵後，授之福爵。胙盤陳於一案，居祭案東南。

罍一，貯水之器，實以水以備沃盥之用。有枓案，陳東階下。

洗一，盥手及承棄水之器，以几承之，居於東階罍次。

巾一，拭手之帨也。又焚帛時擎帛者。

以上祭儀，皆國朝列聖飭祀公祠於懷慶城内者。又按：大名府故城中，元至大二年敕建魏國公許文正祠，所以祀功臣也，今城廢而祠亦廢。新鄭縣，公誕生之地也。宫牆坤隅有魯齋祠三間，元明以來修葺頻數。河内縣東北李封村，公之故居也。其后裔聚族而處者甚夥，内有家廟一所，子孫祭祀品物一如。

《國典》：河内縣景賢村，即今陳范村。公

之别墅也。遺産二十八畝，每月每逢二日，用郭魯河水澆灌竟晝夜。蓋水以人名，苗資潤實，所獲耔粒，五百年來悉爲家廟祭祀之需。當元世祖時，公奉旨教授懷孟生徒，地内建修書院數楹，往來通衢，南達驛道，而寬亦擬之，迄今故趾猶存焉。

許文正公遺書卷末

附録後

名儒論贊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❶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説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❷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❸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❹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彰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以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

❶「於邊境」，原無，據《道園學古録》卷四十四補。
❷「世祖」下，《道園學古録》卷五有「皇帝」二字。
❸「遠」，原無，據《道園學古録》卷五補。
❹「特異」至「爲之」，原闕，據《道園學古録》卷五補。

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矣。」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於家，終而及之人。故於魏、於輝、於秦，摳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於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勖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文正微時，於大名、於輝、於河内、於秦，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訥鈍不一其才也。❶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聽，徵爲成均。俄拜左丞，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棋錯中外者，又十餘焉。❷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

耶律氏曰：「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❸衛士舉手加

❶「訥」，《元名臣事略》卷八作「利」。

❷「餘」，原作「此」，據《元名臣事略》卷八改。

❸「則衆」至「聽之」，高傑本、蕭本、萬曆本、《元名臣事略》卷八作「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卒無忤也」。

額曰：❶『是欲澤被生民者也。』」❷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日，公之力也。」

眉山劉氏曰：「聖朝道學一脈，廼自先生發之。至今學術正，人心一，不爲邪論曲學所勝，先生力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

鹿庵王氏曰：「自關洛大儒倡絶學於數千載之後，門人傳誦之，未能徧江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十年而魯齋先生生焉。」

維禎楊氏曰：「新安朱子没，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

胡氏敬齋曰：❸「魯齋先生天資純正，所行自不苟。」

敬軒薛氏曰：「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❹真『仕止久速』之氣象也。且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朱子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脩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魯齋，吾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

---

❶「士」下，高傑本、蕭本、萬曆本、《元名臣事略》卷八有「或」字。

❷「民」下，高傑本、蕭本、萬曆本、《元名臣事略》卷八有「堯舜其君」四字。

❸「胡氏敬齋曰」，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作「胡居仁語」。

❹「容」下，明薛瑄《讀書録》卷一有「而無所係累」五字。

而已。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

「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視富貴如浮雲，許公其人也。❶

「魯齋在後學固莫能窺測。❷竊嘗思之，蓋真知實踐者也。

「魯齋力行之意多。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

「自朱子没，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閒。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朱子之後，諸儒有失朱子之本義者。至魯齋許氏，尊朱子之學至矣。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狥世，真聖人之學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整庵羅氏曰：「許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使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禹錫閻氏曰：「嗚呼！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之時，各售功利之説而不知仁義之道爲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遏

❶「公」，高傑本、蕭本、萬曆本、京大本、《讀書録》卷一作「魯齋」。

❷「魯」上，《讀書録》卷一有「許」字。「莫」，《讀書録》卷一作「不」。

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没，而仁義之道爲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太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淵源；程子謂『性即理也』之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衷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學豈容再贊一辭？但至宋末，❶文弊爲之一極，閒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學者。許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閒，尊《小學》爲入德之門，蓋祖朱子之心學也。」

王氏盛曰：「道學之真，朱子之後，許公繼之。」

喬氏宇曰：「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濂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爲己任者，寥寥其人。在元有魯齋許公、静脩劉公，國朝則有薛先生，此皆終始大節，無可疵議。所謂道學之儒者是也。」

曹氏真予曰：「立教明學，魯齋之大用。而後人詆之，則已過矣。」❷

闕里孔氏曰：「許文正公尊聞行知，見之德行而著之事業，❸使天下翕然知儒術之足貴。雖其著述未知於朱子何如，而繼往開來，淑身牖世，嗚呼！懿鑠矣。」

❶「末」，原闕，據《薛文清公行實録》卷一《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先生行狀》補。

❷「立教」至「過矣」，明曹于汴《仰節堂集》卷十作「仕元明學，魯齋之大用，而世儒過貶，則以遇主之非。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弛乎？仁人未嘗不嚴此」。

❸「著之」，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六作「措諸」。

祭文❶

告從祀文❷

門人許約

自太極判而人文開，❸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物以之而理。盈乎宇宙者惟一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於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顔、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泯棼棼，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實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静必循乎禮，始終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

❶「祭文」，原無，據底本目録補。下文标題「碑記」、「詩詞」、「書序」、「思親亭附」、「科舉法附」、「免差文附」同，不再出校。

❷ 此篇《元文類》卷四十八題作「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❸「自」上，《元文類》卷四十八有「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編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五十八字。

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日用。敘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亹亹，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於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今大體，❶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謦欬，不遠伊邇。❷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魯齋先生文

門人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已者，敢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没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閒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聞望不崇，誠乎不隆。猷之雖遠，群呼内訌。❸謂角而童，謂雌厥

❶「今」，萬曆本、京大本、《元文類》卷四十八作「人」。

❷「謦欬」、「不遠」，原漫漶不清，據京大本、《元文類》卷四十八補。

❸「内」，《元文類》卷四十八作「四」。

雄。使公而在，猷堪厥終？❶公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嶷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於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於子於孫，亦叨居於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没也又望於公。於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安神位文

眉州吴節❷

道續考亭，文傳正脈。羽翊當代，❸垂憲後學。節忝職藩省，旬宣懷慶，拜謁祠下，瞻遺容而缺神主，此心慊然。爰發虔忱以制作，用卜吉辰以妥位。伏希先生有神，尚默相斯文於永久也。謹告。

祭魯齋先生文

廬陵陳鳳梧

濂洛絶響，學幾失傳。覃懷之閒，哲人生焉。維山太行，維川濟泚。靈秀所鍾，中立不倚。出耕於野，入典成均。倡明正學，仁義是陳。河北諸生，咸知向道。繼往開來，先生之教。睠茲故鄉，有墳有祠。瞻望弗及，高山仰之。遺薦蘋蘩，維以將敬。吾道日微，俾也返正。謹告。

❶「堪」，《元文類》卷四十八作「難」。

❷「眉州」上，高傑本有「布政使司參政西蜀」八字。「節」下，高傑本有「書」字。

❸「翊」，京大本作「翼」。

詩詞

題書院❶

薛瑄

南北風塵澒洞中，天開人極產英雄。幾年力學尊尼父，萬里心傳得晦翁。自信興王爲大道，豈知伐國是元功。當時歸老情何切，爲愛西山萬玉峰。

謁祠堂

西蜀吴伯通

考亭既没斯文弊，枝葉空繁本實迷。心法異時能自得，羽翼當代更誰齊。執鞭獨恨愚生晚，立德多推聖已躋。一覿遺容發深省，曉鐘祠外動鳴雞。

曾讀《遺書》得我師，今瞻遺像拜靈祠。當時有志從先進，警世操心是要規。三聘已勤伊摯起，萬鍾雖富孟軻辭。太行清流渾如昔，俯仰山河不盡思。

鄂渚辛廷俊

道在乾坤若水流，斷焉復續仰前休。一從伊洛相承後，賴有先生世教謀。

會稽胡謐

宋都中州出二程，國運道運方並興。孰知道南國亦改，來者尚顯斯地靈。魯齋先生起元世，躬耕太行甘自晦。平生不讀非聖書，墜緒茫茫思有繼。布衣聘對入中書，亟爲立國陳規模。農桑學校本二典，直欲斯世

❶ 此篇明薛瑄《敬軒文集》卷七題作「魯齋先生覃懷書院」。

際唐虞。懇辭大拜師太學，世胄時髦遵矩約。遂令古人敎學方，小大推明極昭灼。既歸復召命安車，進退從容與道俱。鄒孟爲卿不受禄，昌黎《原道》還成書。歷朝崇報隆無替，特許廟廷班從祀。宋儒濟濟元寥寥，況復二程鄉後輩。古來國祚凡幾更，吾道統系長相承。乃知中州侶東魯，名賢俊士多挺生。新祠屹立懷庠側，謁者函香行者式。淵源心學竟誰傳，三復《遺書》空嘆息。

曹 璉

地靈鍾英傑，先生何軒昂。傳道泝濂洛，佐世際虞唐。悠悠千載下，遺廟黌宮傍。斷碑不可拭，令人三感傷。

劉 經

先生鍾靈秀，德盛道亦尊。上承鄒魯緒，下泝伊洛源。窮居踐清苦，輔相陳經綸。悠悠芹泮地，祠宇重見新。

滇南張 漢❶

我懷文正公，爲道心元苦。南朝無考亭，吾道將誰主。我公起覃懷，毅然追前武。神完骨且清，讀書紬應舉。時流欲抗行，太岳絶嶠嶁。公學力行多，得道同參魯。濟時道乃周，生民非小補。善學聖之時，從容定出處。書社果移封，聖人亦臣楚。我來拜公堂，宮牆連右廡。公族多子孫，遺風留鄉土。鬱鬱太行山，仰公常萬古。

❶「滇南張漢」，修補本題名在詩後，作「雍正二年春三月河南府知府滇南後學張漢題」。

碑　記

贈謚碑記

大元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公，薨十有七年，迨今天子改元大德之冬十月，廼出詔二通，贈公榮禄大夫、❶大司徒，謚文正公。夫人敬氏，封高陽郡夫人。安遠大將軍、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鉄木迭兒，❷中順大夫、懷孟路總管石承慶，武節將軍、同知懷孟路總管府事賽甫丁，承務郎、懷孟路總管府判官張秉彝，顧相語曰：賢公卿没，有易名，實爲國盛典。善使知勸，行苟不應法，雖功烈一時加人，其故吏門生連章累疏，有不得其請者。惟公在至元間，以元老繫望海内，謀謨之暇，作養俊彦，布列臺閣，其憲治軌俗，流風遺教，炳炳在人耳目者，不可殫紀。上嗣位初，副命慈皇，追惟世祖、裕宗二聖圖任之意，首事褒嘉，是豈特休寧公靈、假寵其子孫哉？而稽類取號，顯揚光錫，足以荅搢紳之傾想，聳四方之視聽。吾儕早知慕公名德，幸被綸命守土，得公之鄉郡，思公之昔講明道義，❸源洙派洛，斥末蹲本，成己成物者，有未易備言。適慶典涣舉，忻忭之餘，謀從意叶，琢石徵詞，以誌其事。如公之氏望、出處、德業、壽年，當具於墓隧之碑者，兹不書。

大德十二年十月吉日，懷孟路儒學教

❶「榮」，原作「縈」，據京大本改。
❷「赤」，原闕，據京大本補。
❸「義」，京大本作「藝」。

授續執中記。

表章碑記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李公，奉命巡撫河南，誕興文教，欲風勵諸士子以聖賢之道，乃亟求儒先而表彰之。肆惟河内魯齋許文正公，學有淵源，實上接考亭之統，爰命有司，樹碑石以頌其德，葺《遺書》以闡其道，復祭田以奉其祀，建坊牌以表其里。縣尹平凉高侯，祇奉德意惟謹，既竣事，復建坊於公祠大門之外，設重門於内，廟制益邃以嚴。公七世孫泰和等，迺來乞言以紀成績。竊惟文正公道德之休光，李公、高侯表彰之雅意，蓋有不待贊者，予於此獨有感焉。聖賢之道，雖本於性命之微，而實見於綱常之著；雖極於彌綸參贊之功，而亦不遺乎洒掃進退之節。本末兼該，巨細畢舉。蓋切於民生日用，而非杳冥昏默之謂也。至入道之方，則必先之以《小學》以立其基本，繼之以《大學》以收其成功，又有不可躐等而進者。孔孟既没，道學失傳，有宋諸儒繼出，而考亭朱夫子實集其全。既章句《大學》一書，復蒐葺《小學》一編，其示士子以入道之方，可謂明且切矣。魯齋幼而讀書，即有志於聖賢之道。後得考亭《小學》、四書，乃盡棄故習，一從事於其間。故立身行己，立朝事君，及啟迪後進，莫不以朱子爲依歸。學以躬行爲急，而不徒事於言語文字之間；道以致用爲先，而不徒極乎性命之奥。其所得者，蓋純乎正而不可加矣。近世之士，有志乎聖賢之道者，往往刻意著

❶ 此篇京大本題作「表彰文正公碑記」。

述，留心性命。至於脩、齊、治、平之方，義利取舍之分，則多忽而不省。夫著述以明道，聖賢不廢，然非所急也。性與天道，夫子罕言。而四教之施，必以文、行、忠、信，則其所先者可知矣。周子有言：「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或問程子：「何不以《太極圖》示人？」曰：「恐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然則刻意著述，留心性命，而忽於躬行致用之實者，不幾於陋而敝乎？予病此久矣，而未能救也。巡撫公、縣侯表彰魯齋許文正公之雅意，其有在於此乎？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可以省矣。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脩撰、經筵講官、郡人何瑭撰。

重脩祠堂記

三韓吳　柱

崇正祀，黜淫祠，盛世之事也。《禮》制：「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亦以報本返始，式爲廣效皇風也。後季浮屠大刹，千百其名，皆稱神異，以驚世而惑俗。質諸絶地天通，是誠聖王之所必禁也。余自庚子孟冬，叨簡河朔參藩，抵覃懷署。署之東衢有祠，祠謂何？詢之，則許文正公祠焉。公諱衡，號魯齋。余夙讀《元史》，未嘗不嘆公之篤學明道，致君澤民，爲大元開代一偉人也。及今討《懷志》而悉閱之，公之生平備載其中。即景止高踪，無能形容萬一。而其大端，則在金末搶攘之餘，元代草昧之初，獨能闡先聖之薪傳，垂來兹之道脈。至於立朝侃侃，

進退維義，蓋其居恒所學然也。而《授時》一曆，推測天時，窮元協序，後世咸爲取衷。所謂法施而勤事，曷有加此？宜乎從祀孔子廟庭，未已也，又立祠以致享焉。考祠之立，昉於元皇慶二年，越明迄今，雖經屢建，而歷多年所，棟宇頹圮，久未增脩。余遂謀諸大將軍鮑公、郡太守彭公、邑宰林公，各出己貲，庀材鳩工，未幾告竣。廟貌一新，瞻仰彌重，不可不一勒記之，亦庶幾奉揚聖天子崇正祀之至意云爾。

重脩祠堂記

蕭家芝

前年庚子，三韓槃侯吳公柱分藩河朔，公富春秋，鋭意釐剔。逾年，羽書無擾，污萊咸闢，士得復其家而肆業焉。既新韓文公祠以迪來學，一日，偕大將軍濟宇鮑公敬，聯轡過許魯齋先生祠。風雨摧剥，殘碣僅存。公慨然曰：「是所稱不食道旁梨者耶？閨門之内肅若朝廷者耶？是所稱正色立朝，不附利臣王文統，一時推爲犯顔諫諍、剛毅不屈者耶？蒙古子弟，使童稚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者耶？邑有典型，至近也；子姓歌哭於斯，至切也。多士誦讀鄒魯遺書，而繩墨在前，弗引弗削，令祠宇隊剥一至於斯，何異望沁流而卻步猶侈談海若，陟太行而目眩猶仰止泰華哉？」舉手謂大將軍曰：「何如？」大將軍曰：「然。」公曰：「朝廷以余藩宣兹土，敷政弼教，脩廢起墜。余將新先生祠，搜先生書，闡先生教，如先生正襟而布講幄也，如先生煦煦告語生徒也，如先生與耶律有尚諸弟子比肩而析疑也。多士之嚮往，氓庶翕然從之，則風俗美；風俗美，則刑可措；刑可措，則四

方無侮拂。」復舉手謂大將軍曰：「何如？」大將軍欣然曰：「如是，余亦藉手櫜弓矢矣。」迺與大將軍捐金有差，屬太守梧山彭公清典而告之曰：「與我同志者，其良二千石乎！」議以府參軍張懋禄董厥事。鳩工庀材，敧者植之，禿缺者葺之，黕黕者丹雘之。始事於康熙丙午仲秋月日，訖工於康熙丁未仲春月日。輪奐足以妥靈，巀嶪足以生敬。升先生之堂，景先生之行，始於立身，廉孰如先生？中於齊家，敬孰如先生？終於事君，忠孰如先生？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而友教四國，循循孰如先生？昔王弼、何晏滅棄典文，范寧以爲罪在歷世。則脩明道教者，功亦在歷世。視彼潔清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閒，無所損益於風俗者，其得失爲何如也？誰謂魯齋非聖人之徒哉！

新鄭祠堂記

有天下之德者，可以享天下之祀；有後世之善者，可以永後世之思。蓋德之服人也深，人之報德也至，故隨其所在而祀焉。景仰追慕，愈久而不能忘也。先生道號魯齋，諱衡，字仲平，金大安元年己巳生於新鄭陽綏里。幼有異禀，夙性生知。幾冠，講誦《大》、《小學》二書，精思寤寐不捨。語人曰：「吾於是書，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正大壬辰，河南兵變，北渡，流寓於魏。下幃講誦，竇先生子聲一見，甚加禮敬。姚雪齋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三老共聚，談論終日，亹亹不倦。如冰壺秋月，凜凜逼人。既而雪齋隱於蘇門，時有趙江漢仁甫傳授伊洛之

學，先生聞之，即訪求焉。日與雪齋講求義理，辨析精微。先生辰起，取伊川《易》，肅容端坐，講誦不輟。又悉取晦菴朱註四書讀之，優柔饜飫，涣然冰釋。怡然自得，氣象雍容。行己接物，有孟軻之勇，有顏子之仁。其涵養工夫，皆從《大學》、《中庸》中來。四方從學者甚衆。其教人之法，必自《小學》始。先生自隱居蘇門，躬墾山田，清苦踐履。一介不取，家至屢空，歌誦晏然，弗問也。人或饋之，弗受也。庚申，中統建元春，聖上御極，召至闕下。直節正言，守素不仕，遣還。明年春，復兩被召徵，以疾不起。繼而遣使復召赴都，都堂傳奉聖旨，參議中書省事。丞相安童素聞先生節義，心誠悦服，以師尊之。又至上都，眷顧愈厚。屢蒙訪問，遂奏《時務五事》，皆堯舜之道，聖上嘉納。至元六年，命立朝儀，定官制，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俸禄皆辭不受，以疾告還。改授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立國子學，教胄子，兼選四方英俊之士以爲國子伴讀。復命校曆，復授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逮新曆成，改曰《授時曆》。自先生入院，錫賚愈隆。上每北還，必問起居，聞疾，賜藥賜杖。又命肩輿上殿，賜坐勞問。久之，乞骸以歸。上憫其老，諾許還家，仍遣中使安車送還。改授其子嘉議大夫、懷孟路總管，以便奉養。十八年三月，以疾終於家。嗣太子即位之元年，思悼其賢，詔贈司徒，封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文正公。予受業於先生之門，大德辛丑，予忝居新鄭縣尹之職，詢於里民，訪先生故居，與先賢子産、名儒白樂天同其閭閈。蓋山川鍾秀，挺生於此，是此方又生一賢相耳。先生盛朝元老，當代真儒，理

宜建祠，歲時景仰，以表人傑地靈之驗。於文宫坤域之地，以基以築，僚屬同心叶議，鞏材運甓，併工偕作，卒成厥功。爲堂三楹，煥然一新。其像設尊嚴，垂紳正笏，巍然炳然，使人起敬。經始於大德七年之冬，落成於八年之夏，卜日之吉，乃安神棲。合邑士夫，妥侑以禮，神人以和。今也祠像聿新，使此邦之人有所觀法，聞風興起，爲善之心油然而生。苟能發明伊洛之學以衛中州之氣，反躬踐履，誠敬交孚，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乃是亦私淑艾己矣。將見異日鄭人思其盛德，久而不忘於斯堂也。於是乎謹誌。

大元至大二年八月，門下生從仕郎新鄭縣尹鄭冲霄撰。

新鄭祠堂記❶

薛瑄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魯齋先生許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内，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先生生於里中，❷金大安己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於碑。❸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秀民之向學者，❹咸嗟嘆以爲缺典。❺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即夫子宫牆東隙地，營房三間，作先生像於中，以時致祀。

❶ 此篇明薛瑄《敬軒文集》卷十八題作「重脩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❷ 「先生」，《敬軒文集》卷十八作「生先」。
❸ 「於」，原無，據《敬軒文集》卷十八補。
❹ 「秀」，《敬軒文集》卷十八作「鄉」。
❺ 「咸」，《敬軒文集》卷十八作「或」。

既而求記於河内僉憲劉公咸，❶公以推余，余猶記往年過是邑，鄧方謀欲作祠，❷又二年再至，祠成久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新學小生之贅贊。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顧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文，❸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補於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於承祀云。

書序

《心法》原序

魯齋許文正公，得文獻之傳，協先正之評久矣。予正德歲庚辰，奉命守懷。懷，許公産也。過其閭，仰其人不可作。叩其貽書，因得先巡撫李公檄縣所刻《全書》，其行實文章備之矣。既而得其寫本《心法録》，細閲之，的然見我魯齋行實文章所以重於世者，悉自斯《録》中流出。則斯《録》視《全書》之補於世何如？酷愛之，惜弗傳，因廣以梓。嗟夫！人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心也。心所以貴於人者，有法也。心法之傳，堯開之，舜廣之，禹、湯、文、武、周公、吾孔孟主盟斯道，恒光之。濂洛關閩，言雖散出，懇懇於心法，而意則會也。魯齋非深有得，其將能有是《録》哉？固非吾人可易易

❶「内」，《敬軒文集》卷十八作「南」。
❷「欲」，原無，據《敬軒文集》卷十八補。
❸「文」，《敬軒文集》卷十八作「宇」。

道，亦吾人不容不樂道也。是則予鋟梓意也。觀者信有得焉，心之放者，收斂入來；心之良者，充拓得去。則爲學者，將不難讀盡天下之書；當大任者，亦無難處天下之事。而希賢希聖之功，亦不能外此而別有一種道理也。其所補豈淺淺哉？於是乎書。嘉靖元年中秋日，後學韓士奇謹識。❶

重刻《心法》序

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授受之言，世所謂「三聖心法」也。明德即道心也，自此推去，事事做得，而無一毫虛僞。書內有曰：「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世精力於文，鋪敘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又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觀書中所言，聖人之心即道心，即明德，文章自在其中矣。而曰《心法》，不亦宜乎。此書舊在許氏子孫家藏，然善本爲前太守韓公士奇序其事，刻於府，任滿携板歸去，懷慶不復有畜者五十餘年。萬曆丙子，有客自山西來，持此書，文正公八世孫庠生世魁購得，欲寶藏之，恐秘公器，又非孝子慈孫所忍也。謀刻之，予仰魯齋造道之極，又著此以開發後人，深有所感，特爲校正重

❶「後」上，康熙本、清抄本有「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懷慶府事前南京兵部郎中洪洞」二十一字。

刻。既成，敬序歲月於首，覽書者，毋以其言辭俗淺而易，若得聖賢與魯齋之心，不啻芻豢之悦口，味尤深矣。宜熟思之。後學鄭王厚烷識。

《大學要略直説》序跋四

心者，際天極地而一者也。《易》六十四卦，喫緊言心者二，《坎》之「行有尚」，《中孚》之「吾與爾靡」，喫緊言心者也。八卦坎中實，心之象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至公無私，至一無二，所降之衷，天地間無不得，故行必有尚。尚，合也。行必有合，無在無不在故也。孔子所以「浮於海」也。中孚，誠心也，無閒於天地人物者也。全體中虚，二體中實，皆無閒無雜之誠心也。故爲好爵，好爵之縻繫而不能釋也。「吾與爾縻」，彼此人己，親疎遠近，交繫之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皆天命之不能已，孟子所謂「道性善」也。吾聞自有天地以來，爲草木篁竹之地，至唐始有書聲。書聲三百年，而文公朱子生焉。道統在焉，心之無在無不在也。許仲平，覃懷人也。相後不百年，而相去數千里。一旦於吾朱子之書忻喜踊躍，如獲連城，上以廣一人堯舜之心，下以起同類曾閔之行，而復能真體實踐，藹然於立身處家、進退行藏之際。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絶於南來者之口。而四書之檐發於武夷之下，踰江、淮、黄河，越行、華，出居庸、雁門、玉門，以及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是固仲平之功，亦無非帝降之使然也。當時朱子燈火之前，夜半不寐，推床之際，豈知身後之契，在於太行之東，與其書之彌滿天地哉？

大要降衷秉彝，無間於混然中處之類，但須勤行敬守，則不患於無相知者。明道先生子程子曰：「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吾於朱文公、許魯齋亦云。陳普序。

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備見於《大學》之書。河南程子尊信而表彰之，上接孔子不傳之統，下開後世入學之門，其功至矣。地相近而得其傳者，許公也。公之源派流衍益廣，今中書宰相、御史中丞、行中書右丞，其正傳也。凡仕於朝，仕於外，有道德之潤以及於民者，亦皆許公之徒也。愚宦遊南北，頗得托交於公之徒，相與講公之學久矣，今也始得見《大學要略》於昌江鎮守王氏之家。伏而讀之，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略也不傷於簡。《中庸》曰，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可以與能。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許公既舉其要，惟世祖皇帝大聖人能知之，能行之，用之以平天下，亦既效矣。今刻此書以布於天下，使人人能正其心，則無負於學矣。王氏雖不獲登公之堂，而能廣公之學，亦可嘉也。陳鈞序。

《大學要略》一篇書，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蒸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教也。❶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方，十五而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大學、小學之教，蓋已立矣。逮我夫子之聖，繼群聖之統，以教詔於天下，而人有所啟迪以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彌著矣。曾子述

❶「固」，成化本作「故」。

之，作爲傳義，以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爲《章句》，以釋其意。由是《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彰彰明甚，無以加焉。學者由章句而遡其傳義，由傳義以明夫聖經，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剪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由之，而造乎大道之要，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於元，❶聖道淪湮，魯齋先生居司成之重任，尋道學之墜緒，歷覽聖經，博通傳注，❷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之方，以開示後之學者。其言約而達，微而臧，雖庸人孺子，皆有以知之。❸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道，聖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洞然昭灼，❹夫豈復有餘蘊哉！是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逮我皇明，❺文教誕興，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勅提督學校，停驂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沉潛考訂，更互演繹，補其缺略，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黌宮而觀聽者，亦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寬叨領郡寄，學校所當先也。於是謀於同官桐江聞孟剛、❻京口陶茂各捐俸鋟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曰簡易易知，然非魯齋直說以教人，則微詞奧義，孰有以得其理而復其性者哉？若是篇者，不惟有補於

❶「於」，成化本作「胡」。
❷「博」，成化本作「旁」。
❸「之」下，成化本有「這便是明明德新民之說這便是止於至善之謂這便是格致誠正之方這便是脩齊治平之理」三十七字。
❹「洞然昭灼」，原無，據成化本補。
❺「逮我皇明，文教誕興」，原無，據成化本補。
❻「官」，成化本作「寅」。

化民成俗之意，而實有功於聖門也大矣。❶

洪寬序。

《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脩、齊、治、平之律令格例也。三在八條，炳若日星。一經十傳，燦然經緯。自子朱子《章句》、《集傳》、《或問》、《語録》之説興，而其義大明於天下。江南之人，家傳日誦，然求其明效大驗，似未能滿人意。豈徒視爲空言之書而無以見於日用之大歟？庚幸甚，三造大都，與北方學士大夫游，承顔接詞之閒，知有魯齋左丞許先生以道學倡於北。亦既取知於聖明，略施其所學矣。凡執經於許公之門者，大而丞相、御史，次而部刺史、郡二千石，皆以其學有名聲於時。而愚也莫由順下風而請，每重責沈之嘆。及歸江南，見先生《小學》之書，大義温潤精純，根極理致，是宜稱爲當世之儒宗也。揭來常武路達魯花赤朵兒赤視籀未幾，一日謂予曰：「舊藏魯齋《大學要略》善本，今繡之梓以廣其傳。」庚斂衽而讀之，辭簡而明，直而文，如絲麻菽粟，❷坦明平易，人人可以與知與行。而至理之妙，皆渾然乎其中，實穹蒼閒之一大奇書也。❸俾予跋之，予惟天下之理無乎不在，無遠近大小精粗之閒。孔門之高弟有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程子釋之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今觀是書，其言

❶「矣」下，成化本有「寬於是忘其固陋敘其歲月於刊梓之後庶幾學者授是篇而知二先生教人之意昭昭於無窮矣者成化壬辰孟夏吉日鄉貢進士奉訓大夫知鄭州事新安」六十一字。

❷「菽」，《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七作「穀」。

❸「蒼」，《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七作「壤」。

近，其旨遠，名雖《要略》，而義則精詳也。俾其書參行於世，益明《大學》教人之法，公之意美矣。抑公之爲此者，要不特以簿書期會爲事，而有以訓其人使知義理之歸，藹然爲蜀文翁之盛，以無負於師帥之任，是又承流宣化之美政也。庚不揆，喜而識之。

馮庚跋。

《讀易私言》序

許文正公以正大之學，當草昧之世，❶輔翊世祖，建學明倫，其有功於斯道甚大。所著書不多見，行於世者，《魯齋遺書》而已。《讀易私言》者，統論六畫大義，簡括精當，足以見公學之純而養之邃也。金源以來，蘇黃之學行於中州，公從江漢先生得聞伊洛之旨，與柳城共倡明之。元儒學之醇，惟公上接有宋。惜世祖用之未盡，終惑於桑哥、王文統之徒，使斯民不獲被其澤，豈不惜哉！公又有《大學要略》一卷，蓋領成均時以教胄子者。直述常語，俾使通曉，可與并行者也。

康熙丙辰夏五月，納蘭成德容若識。

《授時曆經》序❷

夫明時治曆，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❸莫不重之，其文備見於傳記矣。雖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

❶「當草昧之世」，原無，據《通志堂集》卷十一補。
❷此篇明周立編輯《高太史鳧藻集》卷二題作「元史曆志序」，作者乃明高啟。
❸「盛」，《高太史鳧藻集》卷二作「聖」。

始立積年日法，❶以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爲乖異哉？ 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❷既差則不可不改也。 元初承用金《大明曆》，氣朔漸差。 至元十三年，世祖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 衡等以爲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 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參改累代曆法，❸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❹參别異同，酌取中數，以爲曆本。 十七年冬至曆成，詔賜名曰《授時曆》。 十八年，頒行天下。 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 今許衡等所撰《曆經》，❺皆可考據，用是具著於篇，❻使來者考焉。

洪武三年，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詔誥兼修國史宋濂志。❼

思親亭附

思親亭記

門人白棟

共城西北五里有山，曰蘇門。 山之下有泉，曰百泉。 萬脈珠湧，輝浄澄澈，流而不濁，即《詩》所謂《泉水》也。 近可以溉秔

❶「年」下，《高太史鳧藻集》卷二有「月」字。
❷「既」，《高太史鳧藻集》卷二無此字。
❸「改」，《高太史鳧藻集》卷二作「考」。
❹「變」，《高太史鳧藻集》卷二作「景」。
❺「今許衡等所撰曆經」，《高太史鳧藻集》卷二作「今衡恂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謙曆議故存」。
❻「用是」，《高太史鳧藻集》卷二作「是用」。
❼「洪武」至「宋濂志」，《高太史鳧藻集》卷二無此二十二字。

稻，轉碾磑於本境；遠可以漕糧餉，濟商旅於海門。其旁則脩竹茂密，翠如琅玕。其中則蓮芡芬芳，爛若雲錦。岸花秀發，四時晝圖；林鳥和鳴，竟日佳唱。遺山所謂「煙景獨覺蘇門多」者，即此地也。泉之上有祠，祠之神以王封，曰「洪濟威惠王」，像而祭之，以祀此水。祠之上，有孫登嘯臺，康節安樂窩，蓋名賢嘉遯之所。昔人愛其景物，至有身雖未到，夢寐已至太行之麓者。今之富貴利達，位至宰執三公，往往置别業於兹，預爲他日徜徉之計。每春末夏交，四方以香火奉王祠，因而遊賞以醉歸者，蓋千萬計，實河朔之麗境，中土之奇觀也。魯齋先生之寓是邑也，時與門弟子一至泉上，吟風咏月，悠然而歸。家無儋石之儲，心有天地之春。雖曾點之「風乎舞雩」，明道之過乎前川，樂不逾是。固異乎衆人之觀矣。

其後去而爲徵君，爲祭酒，爲宰相，爲學士，清風滿黄閣，英才遍天下。致政而歸覃懷，又嘗一過焉。先生没後四年，其子嘉議許侯尹衛，而是州乃衛之屬，故得以公事時至祠下。而於其先大人遊息之所，每致思焉。思其親，至其處，其處在，其親亡。蓋必有戚然於中，潸然於外，有不能自已者。乃於祠後山巔聚遠亭之下，特搆一亭，扁曰「思親」，以致意焉。嗚呼！侯之思親，可謂切矣。吾意侯之思親，不止於是。侯將爲善，思貽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羞辱必不果。讀《詩》、《禮》則必思其過庭之訓，履霜露則必思其罔極之恩，以至事上之思忠，臨民之思敬，居處之思莊，交友之思信，蓋無時無地不用其思。非至是而方思，爲標以衒於人也。亭既成矣，俾後之遊斯地、登斯亭、覩斯名、聞斯義者，皆有感於其心。其

親在，則恐念已不至於流蕩而忘返；其親没，則亦觀感而化，惻然而興懷。是侯不獨思其親，使人亦思其親；非止一人思其親，使人人皆思其親。人人皆思其親，風俗厚而教化行，推之天下，可運之掌，於爲衛乎何有？不然，則徒爲觀覽之具、遊賞之資而已。是豈侯之心哉！雖然，侯之親，我之師也。生與子之分雖殊，而師與親之義惟等。先生平日所以教我者，莫非至道。我之所以不爲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者，皆其力也。自先生没後，鄙吝復萌，舉世求一人彷彿近似者以發藥之，竟不可得，則我之思，爲何如哉？況棟自去歲改任燕南，不幸過衛，而吾父棄養，亦權厝於是州之側。所謂思親亭者，雖未嘗一到，而改火之閒，蓋屢望焉。既以思吾親，又以思吾師，是吾之思，雖不因亭而發，亦因亭以深之也。屬侯請記本末，遂書以告來者。

科舉法附

科舉法

元皇慶二年八月，以吏部尚書許師敬爲中書左丞、參知政事。十一月，詔行科舉。初世祖時，嘗命儒臣許文正議科舉之法，罷詞賦，重經學，定爲新制，未及施行。至是，中書省臣許師敬、李孟等奏：「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議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脩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詔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

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復親策焉。爰命省臣，定其條制，三歲一開科。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不拘格式。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内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内出題，擬定，奏上之。延祐二年三月，賜進士張起嚴等及第，出身有差，自此永爲定典。

免差文附

蠲免儒籍差徭記❶

創始者德乎？循例者德乎？曰：德同耳，創始、循例勿計也。然則循例者何？曰：循例，重舊章也。重舊章，崇賢也。崇賢，廣先澤也。允若兹，元大儒魯齋許先生，倡明正學，扶植人紀，有功世教，班班可考。封魏國，謚文正，詔暨宋代九儒，配享孔聖廟庭。錫之土田，用著厥德。明代尤加重之，建祟祠於邑庠右，令有司春、秋特祭焉。補其子孫爲博士弟子員，以承祀事。命名儒籍，豁其丁徭，正供外，一切差役不

❶「徭」下，修補本、京大本有「碑」字。

與。此表揚先哲，優恤後昆，隔代同揆，凡以昭隆數云。煌煌巨典，三百餘年，未嘗少變。詎意里胥之黠者，於順治癸巳，謀欲混其籍與編民伍，廼妄扳以差。先生玄孫儒學生許一櫝等，鳴於邑侯孫公。公崇儒重道，循良稱最。毅然曰：「先生道德功業，萬世尊仰。宜乎子若孫，永荷餘庥，與鄒魯之聖籍賢籍，一例優恤。盛典昭垂，詎可紊諸？如必以先生之裔差徭下齊編民，何異享粒食之利，而使后稷之子孫供胼胝之勞也。烏乎可？烏乎可？」斷令自行催納，每歲起科，總書派歷庫内貯銀，户書撥票。若夫里長、里書、櫃書等役，仍一無所事事耳。敢有妄扳者，以舞文治罪，如法罔赦。許氏子孫感其德而壽之石，徵余爲文。余曰：「繄我公之創舉哉？抑舊典之是遵也。遵舊典與布新恩，原無少閒。矧因舊典而推廣之，其表揚先哲，優恤后昆，不且視先朝爲更隆哉！先生不朽，公亦與之俱不朽矣。」公諱灝，字湛一，都人也。由己丑科進士。併以其事始末付諸匠伯，勒之貞珉，俟後之君子臨涖兹土者，亦有所崇重。而先生之澤，山高水長矣。是爲記。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廣西平樂府知府、前刑部郎中郡人孫胤裕撰。

許文正公遺書補遺

補正文

一 語録

祭酒許魯齋曰：「臨政譬之二人對奕，機有淺深，不可心必於勝。因其勢而順導之，同僚間勿以氣類匪同而有彼此。或有扞格，當以至誠感發，無所争矣。」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十五，《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刊本）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

（同上書卷九十四）

許魯齋説：「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爲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

（同上書卷九十六）

聞先師談筮，謂：「昔子師可嘗疾，診證，宜餌峻劑。而心猶豫，拂蓍扣之，遇《噬嗑》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或者曰：『弗善也』，我則曰：『此罪人斯得之徵』，飲是而愈。」

（元姚燧《牧庵集》卷九《斯得齋記》，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俚言近山人善，近水人惡。有此理，蓋

水性隱伏沉溺，坎險之象，人挾之便能害人；山之性安静有常，恒久不變，艮止之象，人觀玩居其間，故情性亦如此。

（明《永樂大典》卷三〇〇一頁1b引《許魯齋語録》，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六月影印本）

如何高尚的人卻不得人，只爲以他標準衆人攀接不著，此等人常孤立。「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

（同上書卷三〇〇一頁8b引《許魯齋語録》）

有形便有氣，地爲形，天爲氣，江海山石草木之類，日星風雷天地之類。人形屬地，氣屬天，萬物各一天地。胡五峰《知言》：「非性無物，非氣無形。」

（同上書卷七七五六頁21a引《許魯齋語録》）

君子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同上書卷一四五四五頁2a引《許魯齋語録》）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人能知恩己者爲己害，害己者爲己恩，則可與語矣。老子亦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邵子亦曰：「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成殃。」又曰：「得便宜處勿再往」，真有旨之言也。故前人亦有「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之説。正如水能載舟而亦能覆舟，事事物物莫不反對。

（同上書卷一四五四五頁2b引《許魯齋語録》）

人貧富貴賤各有限定，君子能脩慎撙節，優裕自足；小人破壞自隳，困殆不支，擅天之權，閉天之惠，處《大有》卦，有戒，辭大位是富，如此説。

初令講四書，官欲督勒年老，先生曰：

「凡陰陽萬物皆從地上生，須要從下面起，便順彼老儒習氣，豈易迴？ 適足以害事。不若選後生之秀者，誘掖之，獎進之，他日既成，則叛去者少，害道者亦少，庶幾有望。夫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彼積習既成，不可迴也。」

（以上《魯齋許先生心法》，明抄本《藝海彙函》）

許衡曰：「學未造於至德則皆謂之偏才，皋陶言九德、六德、三德，舉德以包才；箕子言有猷、有爲、有守，舉才以進之德也。其實上天愛才，人君好德，以好德之心求才，則有全德；以苛才之心言德，則無全才。亦合其性命才情以歸於善，有當於天而已。」

（明黄道周《洪範明義》卷上，明崇禎刻本）

二　文

謝惠荔枝巨石

承貺以荔枝、巨石之珍芳，紅銷玉膚，光映冰盤。江風海雨，寒入牙頰。原注：石巨，或云即石榴。野人藜莧之腹，坐覺三洗而九滌也。❶

借風月軒

公廨軒廡，貴者地也，豈隱者可假以居？ 然巢許雖以泉石自娛，而陶謝不以風

❶ 按：此文内容又見《誠齋集》卷一百一十《答葉樞密》，《四部叢刊》初編影宋寫本。

月自私也。一枕涼颸，栩栩夢蝶，其必賜以假寐之地。

（以上明楊慎輯《古今翰苑瓊琚》卷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影印明天啟刻本）

與徐伯宏論學序

世之論交者以形骸，在吾徒當以性命。蓋人所得於天之理，原不爲形骸隔。予與子心相與者二十年於此，子亦知予邇之所學乎？寡過未能，予固日昃凜凜矣。然亦有聖賢之過。夫聖賢曷有過也？學聖賢者，子臣弟友之間，未免有過不及之弊。事理焉得有過？過處即不及處。俯而就之，正欲令仰而企之也。曷言乎爾？中庸之道，自無過不及，君子中庸，無過不及者也。我以賢知過之，謂可以俯而就聖賢乎？是不謂然。我不能無過不及，以造乎聖賢，則當思無過不及，以仰企乎聖賢也。第賢知之過，皆出於真性命，如目擊時事，不能默然，不覺毅然，不期而憤然，人皆以爲可以已者也。天下惟「可以已」三字，最害人性命。謂可以已，何所不已？勢必不可以已者而亦已之。不可以已而不已者，其人必於不可爲而不爲。無不可已之人，即無所不爲之人矣。吾之過，正於不可已而不能已、不欲已，雖過之，亦出於性命，亦奚傷？吾子其領此意乎？奏疏一函，得暇一再覽之，以示吾過。

（清楊延亮纂修《趙城縣志》卷三十四，清道光七年刻本）❶

❶ 按：以上三首參考《全元文》卷七十一、七十二所輯，謹致謝。

三　詩

辭召命詩

一天雷雨誠堪畏，千載風雲漫企思。留取閑身卧田舍，静看蝴蝶挂蛛絲。

（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清《知不足齋叢書》本）

《山房隨筆》：許平仲衡，學問文藝爲世所尊，稱爲夫子，人目爲許先生。養志不仕，有辭召命詩云云。可以觀其志矣。一號魯齋。

題郭熙《扶桑曉日圖》

河陽郭熙得妙傳，卷圖流世幾百年。各家巨室争市購，重之不惜千萬錢。古人遺墨傳者少，今得此畫堪矜憐。日輪湧海海水赤，照見九點齊州煙。扶桑枝頭雞一唱，燭龍吐火紅欲燃。羲和鞭馭出暘谷，流光倒射金蝘蜒。三山樓觀耀人目，列岳朵朵青於蓮。元氣淋漓曉雲濕，彷彿太始鴻濛先。嗚騶朝士方待漏，隨驢隱者猶自眠。憑誰扶日正黄道，鳶魚飛躍歸天淵。遨遊八極招飛仙，上窮遼廓下漏泉。晴虹晝夜貫白月，同汎米家書畫船。黄塵瞬目變桑海，坐閲今古如彭佺。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六，民國《嘉業堂叢書》本）

補卷首、卷末附録

一 譜傳

魏國公通

通其先河内人，避地河南，隱德弗耀。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和惠。暨配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二：衡、衎。

魏國文正公衡通長子

衡，字仲平。行一，號魯齋。金泰和九年己巳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稍長，嗜學無倦，以德化人。元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召赴京兆教授。世祖登極，召先生於家，改授國子祭酒，又授中書左丞，屢辭不允。言行、政事，備載國史。至元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易簀不變，年七十有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人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歎，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爲位會哭墓次而去。先生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也。先生既没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詔與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順帝命翰林直學士歐陽玄文其神道之碑，遂勑賜故中書左丞、

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文正公。配敬氏，子三：師可、師遜、師孚；賀氏，子一：師敬。皆追封魏國夫人。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莫非先生導化之功也。有《魯齋集》、《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録》行於世。

衎 通次子

衎，行二，早卒。

魯 齋 子

文簡公師可 衡長子

師可，行一，字可臣。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公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貽後。配劉氏、完顔氏，合葬先塋。子一：從宸。

師遜 衡次子

師遜，行二，字遜卿。未仕，卒。配焦氏，合葬先塋。子一：從憲。

師孚 衡第三子

師孚，行三，早卒。

翰林承旨師敬 衡第四子

師敬，行四，字敬臣。由監察御史歷治書侍御史、❶吏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光禄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概，肖父風。配田氏，合葬先塋。子三：從

❶「書」，原無，據蕭本補。

宜、從宣、從宗。

魯齋孫

河東憲副從宸師可子

從宸，字希元。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配朱氏，合葬先塋。子一：紹祖。

歸德知府從憲師遜子

從憲，字希先，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歸德知府致仕。配王氏、楊氏，合葬先塋。子二：崇祖、順祖。

太史院經歷從宜師敬長子

從宜，行一，字希政。仕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翰林國史院經歷、太常禮儀院判。配萬氏，合葬先塋，乏後。

陝西左丞從宣師敬次子

從宣，行二，字希文。由太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內臺御史、都水監都水、福建按察使、工部尚書、河南、湖廣參政、陝西左丞。配趙氏、乃蠻氏，合葬先塋。子四：書童、述祖、得山、繩祖。

監察御史從宗師敬第三子

從宗，行三，字希魯。由章珮監珍異庫提點，歷監察御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終河南按察使。配姚氏、劉氏，合葬先塋。乏後。

魯齋曾孫

禮部尚書紹祖從宸子

紹祖，字克學。由秘書著作郎、中書檢校、南臺御史、雲南省郎中、樞密院經歷、兵部侍郎、甘肅按察使、河南、濟寧總

管、户部尚書、内侍御史、禮部尚書、正議大夫。配王氏、甯氏，合葬先塋。子二：翥、鳳。

縣尹崇祖從憲長子

崇祖，行一，字克孝。以蔭授脩武主簿，轉芮城、平陸縣尹。配闞氏，合葬先塋。子二：大舍、黑的。

大使述祖從宣次子

述祖，行二，字克紹。以蔭授資成庫大使。配湯氏，合葬先塋。子一：買驢。

昭信校尉得山從宣第三子

得山，行三，字克仁，後名本前。元任樞密院使，洪武三年，任慶陽衛百户。歷西安、平涼、涼州、山丹衛，洪武二十八年，調甘州中護衛。配程氏，葬皋蘭山麓。子二：理、善。

魯齋玄孫

知縣翥紹祖長子

翥，行一，字雲翰。由儒士官至威遠縣知縣。配馮氏、李氏。子一：智。

五世孫

知事驥志剛第三子

驥，行三，字彦德。由貢士任湖廣常德府知事。子三：信、侃、偉。

六世孫

縣丞綸駟第二子

綸，行二，字大本。由貢士任直隸武

進縣丞。子五：鎮、鋭、鉞、錦、鏞。

審理偉 驥第三子

偉，行二，字季高。由貢士任魯府審理。子三：泰和、泰熙、泰寧。

七世孫

知縣泰和 偉長子

泰和，行一，字舜民。由貢士任陝西武功知縣。子八：世道、世教、世法、世則、世俊、世傑、世佐、世佑。

檢校泰寧 偉第三子

泰寧，行三，字舜卿。由貢士任江西瑞州府檢校。子二：世英、世芳。

八世孫

主簿世禎 鏞第三子

世禎，行三，字汝瑞。由貢士任直隸常熟主簿。子一：宗坤。

知縣世道 泰和長子

世道，行一，字子傳。由舉人任山東安丘知縣。乏後。

訓導世教 泰和次子

世教，行二，字子授。由貢士任直隸長垣訓導。子一：宗祀。

知縣世同 泰來次子

世同，行二，字子野。由貢士任山西嵐縣知縣。子二：養蒙、養心。

九世孫

舉人宗曾世俊子

宗曾，字思約。乙酉科舉人。子二：思君、事君。

生員俱未載紀。

（以上據《魯齋遺書》卷十二，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二 制狀書

中書左丞許公制

朕究觀世數，灼見天心。粤惟有不世出之君，然後得大有爲之士。運符千載，道濟一時。中書左丞許衡，❶爰自師儒，遂拜左相。用之不惟不重，學之不惟不深，貞一乃心，執持苦節，謀謨善斷，精識造微。既逢堯舜之明，用安社稷爲悦。君聖臣直，理明道尊，庶幾夷夏之安，風以《詩》、《書》之教。衣冠萬國，雍容叔孫之儀；仁義一家，剴切魏徵之諫。在中統、至元之治，有永淳、貞觀之風。此其效焉，功可忘耳？而復養英材於國學，齊七政於璿璣。白首南歸，尚深北顧。憂來丘禱，歔欷柱石之衰；人去鑑亡，瀟洒風雲之契。感時懷德，想像其人，忍惜卹章，俾疏身後。可贈某官、某謚，尚期窀穸，不昧欽承。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六十八，《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刊本）

❶「衡」，原作「某」，據中州本附録所引改。

許教官衡改授國子祭酒

懿德素全，經學洞貫。視聽言動，皆合禮宜；進退周旋，舉皆中道。所在滿禦寇之屨，疇非趨董子之帷。宜處成均，以全樂育。可特授某官，務講明於聖道，爲矜式於國人。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二，《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刊本）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大使院事許衡妻敬氏追封高陽郡夫人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家人位乎內，易存中饋之辭；婦爵從其夫，傳著小君之號。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大使院事許衡妻敬氏，儒宗作儷，儉德是躬。由畎畝而踐台司，不易如賓之敬；建蕃維而榮世禄，式彰教子之儀。門風已歷於清華，閨範罔愆於平素。眷芳猷之未泯，宜卹典之同加。其疏列郡之封，爰示九泉之賁。可追封高陽郡夫人，主者施行。

（元周南瑞編《天下同文集》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諭立魯齋書院

諭陝西行省行臺大小諸衙門官吏人等：中書省奏御史臺，言故中書左丞許衡首明理學，尊爲儒師。世祖皇帝在潛邸，嘗以禮徵至六盤山，提舉陝右學校，文風大行。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依他郡先賢過

化之地爲立書院，前齊哩克琨總管王某，獻地宅以成之，延請前國子司業某同主領教生徒，乞降旨撥田養士，將王某量加旌勸。准奏，可賜額曰「魯齋書院」，仰所在官司量撥係官田土入學，奉朔望春秋之祀，修繕祠宇，廩餼師生，務在作養人材，講習道義，以備擢用。從本路正官主領，敦勸行省行臺，常加勉勵。其王某，令有司別加旌表，仍禁治過往使臣、官員人等毋得在内停止，褻瀆飲宴，聚理詞訟，造作工役，應贍學産業，書院公事，毋得諸人侵擾。彼或恃此爲過作非，寧不知懼。

（元程文海《雪樓集》卷一《玉堂類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論左丞許公退位奏狀

臣聞「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伏惟中書省，禮樂、刑政、紀綱、號令之所出，誠朝廷之大柄，中外之繫望也。丞轄之位，不宜用匪其人，使曠天職。伏見左丞許公衡，師心《大學》，養氣至剛，獨立危言，清苦自守，挺然有蹇蹇匪躬之操，方之古人，不可多得。且自立中省，迄今十有二年。前後相臣，如衡竭盡者多矣，未若許之切直敢言、不以榮貴爲心者。本官正以遭不世之遇，當有爲之時，十餘年間，恩禮隆重。爰自布衣，擢置相位，計其初心，有盡瘁報國而已。然自輔政已來，雖中間有所建明，未聞以次施行者。以謂處任重責深之地，無涓埃補報之

功，夙夜思惟自慙焉。用是憂惶，疾日增劇，今者恐久妨賢路，故卧病不出，哀懇求退，至於再三。揆度其情，恐不特血氣爲病耳。伏惟皇帝陛下聖智天臨，明燭萬理，求治之心，亟若飢渴。一旦得臣如此，夫復何求？且君聖則臣直，虎嘯則風冽。氣所感召，理之固然。若是，則國家之福，天下之幸也。如左丞許公者，伏乞時加體貌，置彼論思，庶使展盡底藴，以答恩私。其於謀王體斷國論，必能進盡忠言，有所廣益，以慰中外之望。誠未宜聽其去位，以塞忠諫之路也。臣職當言責，觸冒忌諱，惟陛下留神省督。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十六，《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刊本）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　旭

三月朔日，東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獻於左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獨嘗有志於古。披塵編，扣斷簡，役精魂於千載之上，陰陽寒暑有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有其變而此志不變，蓋十年於此矣。當其深入而有得也，欣然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其樂也，如張九奏於洞庭之野，觴白雲於崑山瑶池之上，悠然陶然，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以語人者。蓋嘗隱几掩卷而深思之，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存於人，初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滎河發靈而二五之機始露，温洛闡祕而皇極之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之理，已自具於人

心而流行於事物之間矣。邵子曰：「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鴻濛不必爲古，後乎漢唐不必爲今。而方寸之地，即天地之所以位，人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唐而上，道學不明，而知之者，吾未見其人也。敷陳往古，持挈當世，非無荀卿子，然以性爲惡，見理差矣，何足以傳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非無揚雄氏，然寂寞太玄，詎耀美新，大節虧矣，何足以傳斯道？通也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蓋自孔孟之殁，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其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易言也？雖然，堯舜變而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扃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閫奥；《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理於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於唐虞，還民風於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衆，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内耶？國家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不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蟲之舊爾。間有一二，留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之地者，衆且群咻而聚笑之，以爲狂、爲怪、爲妄，而且以爲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真無用具耶？正道不明，士習乖僻，以至於斯，可爲歎已。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

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成康吾民，蓋胸中之素藴；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頹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雖然，僕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於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説焉。何如返蘇門之故隱，卧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摳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狂言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三十七，《四部叢刊》景元至正本）

三　像贊

中書左丞許公真贊

古人以道濟爲任者，時雖見於行藏，心不間於微著。於皇！先生道深絜矩，以希聖爲心，律己爲度，上明君道之方，下易薄夫之慮，危言立朝，聞者悚懼。公於斯時，屹傾波之砥柱，非天下至誠，其孰能與？瞻拜公像，魁然真輔，奉璋峩峩，其儼而裕，至於體用一源，先後有叙，試以中元之治較之，見論思與機務。念公平生，其丹青可得而喻也耶？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六十六，《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刊本）

魯齋先生像贊　　明 王九思

嗚呼！此魯齋先生許公像也。蓋願學孔子者，公之志；美而且大者，公之造；用夏變夷者，公之心；而祥雲瑞日，則公之貌也。當時有言曰：「南有草廬，北有魯齋。」嗚呼！此河津夫子不能無歉於懷者歟！　後學鄠杜王九思拜贊

魯齋先生像贊　　明 康 海

聖賢之學，帝王之佐。生顧匪辰，業則已大。叙此彝倫，光我華夏。人或以仕元爲之辭，吾以爲功不在禹下。　後學武功康海拜贊

（以上《魯齋先生集》卷六，明嘉靖刻本）

許文正公魯齋像贊

尊聞行知，潛心聖道。豈惟堂基，已及閫奧。司馬篤實，伯子粹純。考亭之後，見子一人。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四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贊　　清 李瑞徵

魯齋肩行道，静脩處而尊。一出與一處，俱足千古人。我下伾山椒，來過沁水濱。瞻仰先生祠，呼吸通其神。忽見孫枝蕃，品格殊常倫。喟然念静脩，云何撥本根。天道豈冥冥，苦節終不伸。爲善無近名，可與達者論。　古燕中峰李瑞徵敬題。

（《魯齋心法》附，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四　名儒論贊

薛文清公《讀書録》

魯齋學徒在當時爲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

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不可執以爲先儒成説而悉從其言。魯齋謂其言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蓋謂是也。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以上《魯齋遺書》卷十四，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五　詩詞

送魯齋先生南歸　張　易

袞袞諸公入省闈，先生承詔獨南歸。行色道逢時否貧何病，老得身閑古亦稀。一杯燕市酒，春風三月故山薇。到家已及蠶生日，布穀催耕隴麥肥。

（元蘇天爵《國朝文類》卷六，《四部叢刊》景元至正本）

挽中書左丞魯齋許公

經綸根極自朱程，小學從容到大行。安漢固當煩綺聘，要湯初不待伊烹。辨姦素有批鱗直，旌墓當書積善銘。兩夜天官

臺下夢，分明危坐話平生。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二十三，《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刊本）

輓許左丞魯齋

憶昔朝廷求直言，奇謨偉畫争後先。對病之藥不易得，大策與衆殊相懸。不從事事論得失，清流莫若先澄源。曰心曰性開聖學，敷陳詳悉登經筵。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心一片金石堅。當年群儒那解此，迂闊譏議何綿綿。陶鈞高士惜未遂，沁南養疾桑麻田。聖情虚佇待可起，台星頓減清光圓。從今大政向誰問，賴有遺藁留長編。

（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題許魯齋慰狄子昭亡子書

聖學繼者誰，本朝許文正。詵詵門人中，修短孰非命。向來慰亡書，今日深起敬。細觀遺翰墨，滿紙皆情性。

（元蒲道源《順齋先生閑居叢稿》卷一，元至正刻本）

輦下曲一〇二首之六十四有序

昱備員宣政院判官，以僧省事簡，搜索舊文藁於囊中。曩在京師時，有所聞見輒賦詩，有《宫中詞》、《塞上謡》共若干首，合而目曰《輦下曲》。其據事直書，辭句鄙近，雖不足以上繼風雅，然一代之典禮存焉。

許衡天遺至軍前，未喪斯文賴此傳。

《大學》一編堯舜事，致君中統至元年。

（元張昱《張光弼詩集》卷三，《四部叢刊》續編景明鈔本）

許文貞公墓❶ 魯齋

魏公懷粹德，倔起際風雲。絳灌雖同列，唐虞欲致君。辟雍方繪像，泉路久脩文。慕藺嗟生晚，荒凉馬鬣墳。

（高麗李齊賢《益齋集》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

拜許魯齋像

元 李思衍

玉筍頭邊嬾押班，汗青筆削更重刊。直言何管雷霆怒，清節不知冰雪寒。性理晦菴真學術，鬚眉商嶺古衣冠。欲求繪畫者英手，寫過江南子弟看。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二集》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薛文清公讀思親詩次韻三首並序

洪熙元年冬十二月，余扶先人柩至覃懷。宣德元年春正月，啟先母窆，合祔於汾陰先塋。既卒事，因檢《元音》，讀至魯齋先生《七月望日思親》詩，乃悽然有感，潛然淚下。遂次其韻，得詩三首，因書先生詩於前，以見先賢誠孝之心溢於言表，雖百載之下讀之，猶足使人興起。復書予詩於後，以見予不仁不孝，不能竭力於始終，視前賢大節有愧云。

觸目家山總是思，思親況遇早春時。
日長每聽《詩》、《書》訓，風暖頻隨杖履嬉。

❶ 按，「貞」當作「正」。

百載韶華成荏苒，終天涕淚感睽離。自緣孤子無誠孝，不見人生有盛衰。

風光滿目動哀思，春草春花似舊時。堂閣已成終古恨，斑斕不復往時嬉。中宵祇解追前夢，隔歲猶如在遠離。却憶高堂覽明鏡，曾將華髮嘆年衰。

彷彿音容彷彿思，衣冠出入憶當時。成人未返林烏哺，稚子曾騎竹馬嬉。椿老暮庭風槭槭，草荒春塚雨離離。固知罔極恩難報，只恐終天孝易衰。

膠東鄧中和詩

昔讀遺書今謁祠，中州文獻係於斯。仕非爲禄屢辭禄，道在居夷能變夷。玉質金聲元氣會，太山喬嶽國人師。晚生遊宦先生里，善教流風幸淑私。

寧邑王璠詩

昔年抱道仕元家，眼底綱常亂如麻。筆鉅重疏伊洛水，儒林再放杏壇花。祀陪先聖功勛稱，苔固穹碑歲月賒。拜罷荒墳回首處，秋容淒淡夕陽斜。

西蜀冷宗元詩

乾坤已換宋山川，閩洛茫茫墮正傳。不有先生挑擔子，中原文物竟腥膻。

後學陶滄詩

中原鼎沸是何時，白鹿淵源自得師。瞻拜遺容聊慰想，全書曾讀未能知。

清江彭綱題詩

魯齋許先生爲元一代大儒，遭逢世祖，致身通顯。而其成己成物，用夏變夷之功，自有不可泯者。或者訾其失身元庭，殊非公論。宋之失中原，金也，非元也。元取中原於金，非取之宋也。先生之生，元興已四世，宋之失中原，且數百十年。生爲元民，仕爲元臣，亦事之宜者。况當人君以弓矢得天下，一時臣士，皆騎射之餘，其勇悍之氣，好殺之心，功利苟且之俗，加被天下。天下之人，駸駸然將變於夷，不復知有中國帝王聖賢之道。先生生爲之民，亦烏得不乘時起而覺之哉？微先生而斯人之禍尚未可知，或者之論，蓋致嚴於夷夏之分而失之矯者。嗚呼！元之爲元，亦烏得而故黜之哉？如或人之論，則西山之薇，殆亦非先生所當食者。河内舊有祠堂，拜謁之餘，因題此詩，并系數語以白先生之道云。

宋舟既南渡，中原遂崩離。左衽亂鄒魯，野祀陳瀍伊。胡運屬氏興，❶王綱日以隳。兵家扇其焰，儒鐸誰應持。夫子生斯際，將欲有所爲。窮年考百氏，寸心交群疑。晚得程朱論，曰固當有斯。粹然一於正，獨秉吾道麾。或者詆夫子，致身非其時。兹非至公論，何以後世垂。元人制六合，率土皆臣之。我生當隸藉，我仕亦何疵。已謂已成物，寧知夏變夷。是時微夫子，其事未可知。河水深極海，太行當天

❶「氏」，高傑本作「民」。

支。再拜仰前哲，好風吹高祠。

弘治甲寅歲僉事清江彭剛識。

王韋《思賢亭》詞

我所思兮山之廬，來自河内乘其砠。百年綱常幾淪胥，煦煦善迪仍渠渠。思之不見欲何如。

張邦教又詞

我思許魯齋，俯仰真足樂。紫陽道益尊，多士歸矩矱。

（以上《魯齋遺書》卷十四，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謁許文正公墓

君子懷明德，悠悠在林泉。膏澤被一世，乃其道之全。貞女必有行，良農必有田。是爲兼體用，出處非偶然。孔孟平生事，未免缺不完。彩鳳生亂世，秘音不肯宣。君者網羅之，北向始一翩。伐國爾擾擾，拯民吾惓惓。一語苟不合，朝辭夕已還。再召而再起，侃侃書五篇。惜哉讒口至，大位不付賢。遂使禮樂區，浸蕩皆腥膻。鼎彝不勒功，勳業萬世傳。程朱骨未冷，世已絶微言。況復禁錮餘，學者迷而顛。先生獨何受，自得之遺編。敏求與篤行，二者曾未偏。揭此紙上陳，昭如日月懸。縻縻吾道脉，既絶復以聯。我來覓荒塚，徘徊不能前。

（明王雲鳳《博趣齋稿》卷一，明刻本）

十二子詩有序

輝縣西北七里許，有山曰蘇門，百泉渾沸，寔出其下。厥壤巖岫紆鬱，林壑奥□，居之可以忘老，是故古之高人志士多棲遯於此。余偶來遊，裴徊泉上，偏訪諸賢遺蹟，愴然興懷，於是賦十二子詩以識高山仰止之意。

許文正公衡

威鳳起懷孟，飛來百泉側。姚竇日與遊，造道以成德。强起爲國師，彝倫賴扶植。至今共城西，雲霞猶動色。

（明李濂《嵩渚文集》卷九，明嘉靖刻本）

河内縣謁許文正公祠

生地腥羶慨不辰，兩儀昏闇見斯人。隱居真抱夷齊□，經世曾非沮溺倫。青史歲書元主聘，碧山時憶太行春。繫匏誰識宣尼意，左衽何慙管氏仁。

（明李濂《嵩渚文集》卷二十二，明嘉靖刻本）

謁許文正公祠

先生當元季，仕元欲變夷。無端謹跡者，請讀柏齋辭。

（清孫奇逢《孫徵君日譜録存》卷十五，光緒十一年刻本）

六　祭文

唐山李天秩祭文

孔顏正脉，斯文之宗。用夏變夷，千古人龍。昔遡聞於載史，今幸面其遺容。雖隔曠世，自覺感通。式陳明薦，聊表微衷。

玉田張儒文

先生之容，屹然華岳峰巒；先生之氣，燦然斗正芒寒。論其道，遠接乎孔、曾、思、孟之統；推其學，近衍乎周、程、張、朱之瀾。奈何生於曆數之閏，弗遭間氣之完。人皆謂先生宜龍德而隱，不宜效清朝爲上國之觀。吾獨知先生非貪位、非慕禄、非戀戀於官。但藉此以用夏變夷，復隆古禮樂衣冠。是以不泥乎經，能通乎變，雖歷崇階而行檢甚端。使伯夷處此，必甘囁首陽之薇而弗安。吾想先生負伊之任，學孔之時，與孟之志，在救民，或者其一般。今也讀其遺書，拜其遺像，猶緬想先生當時處世之難。

（以上《魯齋遺書》卷十四，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七　記

魯齋書院記

邠岐、豐鎬之間，周之故都也。三代之文，莫尚於周，周之文，莫盛於文、武、周公，江漢遠矣，其化猶存於小夫弱女，況千里之近者乎！無他，聖人之道與天地並立、日

月並明，孰有外天地、日月而能久其生者？吾意有能復興文、武、周公之教於其地，特易易焉耳。世祖皇帝經營四方，日不暇給，而聖人之道，未始一日不在講求。觀兵隴山，首召河内許仲平先生衡入見，先生亦首謂聖人之道爲必可行，嘉言篤論，深契上心。時自陝以西，教道久廢，乃命先生提舉學事。於是秦中庠序鼎興，搢紳縫掖川赴雲流，文事翕然以起。其所成就，皆足以出長入治，由是聖人之道乍明。世祖皇帝踐阼，先生又以其道入佐皇明，施於天下，卒能同文軌而致隆平，由是聖人之道復著。蓋有是君必有是臣，陰陽之消長，日月之晦明，聖賢之用舍，固各有其時也。今天子以天縱之質，繼列聖之緒，嚮用經術，尊禮儒先，彬彬雍雍，著者益彰而且廣矣。先聖後聖，顧不同條而共貫與？先是，雲中趙侯守長安，嘗議建書院如他郡先賢故事，不果。後以西臺侍御史復來，因請以先生從祀夫子，且申前議。乃有王氏欲斥居宅爲之，得前太子家令薛處敬贊其決，士民承風勸趨，前御史張崇、推官李益、匠府同知韓祐相與董成之。前爲夫子燕居之殿，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侍坐；後爲講堂，左右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齋；以張子厚先生昔講道於横渠，乃爲室東偏，合張、許二先生而祀之。庫、寢、庖、廐畢備，屋凡若干楹。事聞，有詔，賜名曰「魯齋書院」。乃諭陝西省給田，命官設禁，如他書院故事。有司既奉詔，而祐等請紀以文。夫文者，何也？以西伯、周公之聖而止曰文，今郡國校官往往而具，宮居而師事者，亦無不同。及觀其効，則彌闊而遂疏者，何耶？無亦文，非其文而然與？夫子不曰

斯道，而曰斯文，學於此者，亦可以深長思矣。古昔儒先，自伊洛關輔以來，相望百年，不絶而續，若朱子之立言，使聖人之道復明於簡籍；許先生之立事，使聖人之道得見於設施，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觀先生之於朱子，信其道，從其言，尊之爲父師，敬之如神明。嗚呼！殆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與！終際昌時，出其所學，有以當聖人之志，建不朽之功，可謂開物成務之材矣。《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聖祖有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先生有焉。侯於先生，有慕用之誠而不能忘，凡所以尊先生者，無不爲也，然非私也，所以爲道也，所以廣聖天子之教也，所以使學者知所宗也，所以志先生之志而學先生之學者也。一舉而衆美具焉，可無述哉？侯名世延，字子敬，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斥居宅者王庭瑞，嘗爲吉林副總管，詔旌其閭以褒之。嗚呼！聖天子之欲化民成俗，可謂誠且篤矣，承學之士奚可以不自力乎！自今邠、雍之間，郁郁乎復如文、武、周公之世，吾猶有望。延祐二年十有一月朔記。

（元程文海《雪樓集》卷十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賢堂記

奉訓大夫知輝州司侯仁，以至元三十年下車奠謁孔廟，已乃謂曰：「是州學宫堂而不陛，簡陋至矣。薦盥春秋，何以稱百事之奔走籩豆？」捐奉爲勸，鼓舞士民，撤而改爲。凡再閱歲，殿廡門垣，崇庳適宜，豐儉居中，既嚴以翼，人之改觀，可什百於誰昔矣。又舉我先世父太子太師公、故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故中書左揆許公語州人

曰：「之三賢者，比股肱元首，爲今聞臣，毓德含休，實在乎此。白叟及見而談，黄童所聞而知，其可不祠？」乃以羨材爲堂三楹，於殿之東像而事之。元貞蒼龍丙申夏五，燧以得告。會燧徙葬先公於輝，侯求記之，燧曰：古之人必其生也世世之相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而後死可合食一堂也。近世祀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一堂，而不揆其世不相及，貴賤勢殊，文章非倫，孰與四皓之同不臣秦、同避漢之高帝而同應惠之招、成功而同歸、死而爲墓相邇、同廟商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也。今以三公方之，固不如是出處齊同，若其平生之相與，微顯之相後先，同其大者，有不得而讓焉。矧成功反有過之者，合而祀之，誰曰不然哉？然燧於先公也，左揆也，承旨也，爲猶子、爲弟子、爲故人，子親而尊之者也。智慮未嘗少及乎是，由侯發之，使人終始以觀，反覆以思，損其一，則後其相與而失於遺也；加其一，則所志不相如而難爲輩也。蓋雖有善權人物者，終亦不能推移其間。以語友也，先公生以辛酉，承旨少一歲，左揆少八歲，齒固不大相絶。吾姚氏營人，先公生於汾，承旨永年，左揆河内，於輝非鄉。一旦聚居而爲寓公，其處同也；先公以癸卯來此，而承旨已師是方，後將以事趨燕，盡前其徒，假先公以所函丈，俾師之，以無廢受業。迨庚戌，左揆徙家自魏，方先公爲相即其年，無幾時，先公出應世祖之招，左揆獨留師是方，其道同也；先公中統建元之明年，由嘗侍讀裕皇，以東平宣撫使拜太子太師，四年，拜中書左丞，卒官翰林學士承旨詳定禮儀事。左揆之聘則在癸丑，惟居長安，中統之元，始召入對。至元七年，

拜中書左丞，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去位。承旨則由中統三年燭璮亂徵自海濱，輦妻妾逃還濟南，世祖忠之，始召入對。自講讀爲學士，爲承旨，去位，一官翰林二十二年。則左揆之相雖後先公而同爲代言，承旨之長禁林亦後先公而同贊元，其出又同也；以語其學，得聖傳，濟人利物於干戈之際，上説而下教，贊神武以不殺，開文物之先，肇太平之基，已裨巍巍之化；進寸退尺，拱而讓人，與夫建大議、決大疑、不瘖結舌、視身如捐、觸試雷霆，與道德仁義化服一世，扶植人極，爲儒臣宗，而不少詭其守於正，致君謀國，不同爲道而同爲心，其事載諸國史，燧與有聞，不敢漏於爲言以告人者。嗚呼！君子用世，譬則治田，不難於耰播而勞於齦根枿於荒，世有以是爲知言者，然後可語三公之易地也。先公以十五年卒，年七十八；左揆十八年，年七十三；承旨三十年，年九十三。其卒若以顯之先後爲次歟。兩公遂其去位，先公獨卒官京師，蓋由於久故請而不釋也。與承旨不後者，此爲異焉爾。今惟左揆葬其鄉，承旨雖葬天平，必時魂遊永年，是州東北望永年，西南望河南，實道里均歲時合食，雖主輝人，則先公有田，有私廟與墓，此者，又非兩公之事於賓也。又嘗思古者大臣死爲明神配食廟庭，于以左右先王陰隲下民者也。或三公者，將終古廟食止一州乎！亦從祀有時，此起本也。嗚呼！二家子孫其無忘司侯始之志焉。先公諱樞，字公茂，號雪齋。承旨諱磐，字文炳，號鹿庵。左揆諱衡，字仲平，號魯齋。侯字毅夫。觀所事不濫而宜，則守土吏民善於其職從可知也。

原註：後是《記》一年，而三公同受贈謚，先公少師文獻公，

左揆司徒文正公，承旨少保文忠公。則《記》所謂從祀有時者，豈不亦億則一中乎！大德辛丑嘉平月戊辰朏謹識。

（元姚燧《牧庵集》卷七，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十賢祠堂記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固宜爲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平王東遷，遂爲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不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於天下，而私授其徒。然惟顔子、曾子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再傳而孟子。孟子殁，而傳者無其人，夫子之道泯矣。歷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程出，而孟子之傳乃續。同時邵子，衛人也，司馬公，陝人也，皆遷洛中。張子，秦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時造焉。五賢之聚於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原肇於營道之周，而其流衍於婺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萊之吕，至覃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教，而國朝士大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祠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周、司馬、張、程、朱、張、吕、許爲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後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中庶士也，有志尊慕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遵許文正之教而上達於司馬，以行天下之

達道，循朱、張、吕之言而上達於程、張、周、邵，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他日有光河洛，其不在斯乎！君徒立祠以祠之，則亦虚文而已。道者，人人所同有，聖賢者，人人之所學，其爲人也，亦惟實用其力爾。順中勉哉。

（元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

我元有國百餘年，聖聖相承，咸有文治。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嗣祚，增封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頒示天下。御史言國朝崇秩斯文，近古未有，宜勒石列郡廟學，以永休命，丞相允其請。長山縣爲盤陽屬邑，其監縣某、尹某洎寮寀，相與駿奔供事。既集，乃走使京師，謁余以識厥盛。臣某伏惟吾夫子之德如天不可繪畫，故薦紳之士每艱於言，敢以國家興學育才者粗及一二。世祖皇帝統元之初，首以覃懷許文正公衡司鈞政府，聖意若曰：「儒貴踐履，違本狥末，匪朕攸庸。」當時學者翕然尚德，恥口耳習。近年仁宗皇帝以唐宋科第華而不實，革其舊而新之，具見明詔。嗚呼！前聖後聖，所以推隆斯文者，可謂同條共貫矣。抑不知諸生所學將務本歟？將事浮末歟？且先正許衡在世祖朝以爲博學，則所業者不外小學、四書；以爲行不可及，則所踐履不過人倫日用；以爲雄文大筆，則終身未嘗略及世儒詞章之習。然而所以獲從祀聖人者，果何事耶？諸生試以此求之，則於國家立極化民之盛意，庶無負矣。觀者毋以區區之見爲迂，是所願。

（元張養浩《歸田類稿》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奉元路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皇上踐阼之五年，詔輟榮禄大夫大都留守臣趙世延爲平章政事行中書省四川公，既上，走書禮部尚書張某曰：「某向承匱西臺，嘗請建魯齋許文正公書院，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記其成。重惟宋横渠先生張公及我潛齋楊元復先生，皆奉元家，而魯齋雖非其鄉，以嘗主善安西路學，遂於書院中合祠三先生於一室，庶使前輩典刑日遠日著。又以奉元故爲皇太后分地，啟賜經籍如干卷，學田七十畝，子其爲我具文諸石。」某辭再三，竊惟三先生出處事業，若或不同，然其道未始不一，要皆平昔願學聖人者。神宗初見横渠，問以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觀此，則先生所自任者可知，宜其卒與時相不合而去。我朝魯齋許文正公衡，其所陳於世祖皇帝前者，無非堯、舜、禹、湯治天下大經大法，三代以降，皆無所及。其與横渠先生所對，若出一轍。厥後力辭執政，出教國庠，未幾，竟以疾去。而潛齋先生之於魯齋，則又且師且友者也。其道合氣同，相與維持人紀，左右斯文，發明正學，功於聖門，均爲不細。大抵世非無儒也，而克繼道統者少；人莫不學也，力行其所得者難。嗚呼！使後之用世者，皆如三先生之正學，不雜吾知，雍熙之俗，有不難復。雖然，三先生之道雖不能盡行於時，觀其著書立言，窮探聖賢隱微，言外之旨，以詔後世，以繩前人，其視富貴一時者，豈直相距霄壤！此平章趙公所以肖像立祠，率一方士子歲時瞻仰奉奠者。

其意豈不曰：他時諸生達而在上，則當視三先生之事君；窮而在下，則當視三先生之處已。若乃於焉不務，惟事虚文以爲規取仕進之計，是則三先生之罪人也，故不敢不預爲諸生告之。

（元張養浩撰《歸田類稿》卷五《記》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先生畫像記

覃懷商庠家藏姚文獻公、王文忠公、許文正公、商文定公遺像，天爵拜觀，凛然起敬。昔者世祖皇帝天縱神聖，出而爲斯民主。自居潛藩，徵召儒宿，訪求治道，初無遠邇親疎之間。及踐天位，建國紀元，發號出令，訓農興學，治歷明時，征發百蠻，混一九有，其功烈烜赫，與古比隆。當是時，材能智略之士若四公者，則有太保劉公秉忠、丞相史公天澤、平章廉公希憲、宋公子貞、左丞張公文謙、董公文炳、參政楊公果、賈公居貞、樞密董公文忠、趙公良弼、尚書劉公肅、李公昶、徐公世隆、内翰竇公默、王公鶚、董公文用、郝公經、太史楊公恭懿、王公恂、郭公守敬。《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以一時功烈之盛如此，而許公進説，猶曰：「自古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元魏、遼、金，惟能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隨時損益，裁爲定制。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此文正之深思長慮、度越諸公者也。天爵少時，好觀前言往行，是以竊取國初名公行事，識之以爲師法。今復得瞻四公儀形，不勝高山景行之思。嗚

呼！當中統、至元之初，群賢萃於朝廷，而王文統欲以權謀功利之説竊位希寵，賴世祖聖明，察其奸邪，旋以罪戮。然則君子甘爲君子，小人徒爲小人，覽者不可不思也。庠由彰德儒學教授擢鄂省，其先族出長平，蓋與文定公同譜云。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民國《適園叢書》本）

魯齋書院記

至正乙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守仁言：「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爲我元儒宗，從祀孔子廟庭，而覃懷，先生之鄉，大德間，鄉人王紀作祠廟學西偏，庳隘弗稱。昔濂溪爲南昌丞，宗濂恢設，況道州其鄉乎！覃懷猶道州也，故中書廳永額爲書院，校職屢更，祠則仍舊。歲久且壓，守臣嘗請郡巽隅地搆築，未報，宜亟作以副書院名。」是牘上報，可之。符始下，先生孫，今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從宣人其宅地，爽塏夷曠，過請地，判官馮棋經始，❶石國英代之，同知李守敬輩一乃心力，市材庀徒，成祠而奉遷焉。前爲兩序，後爲講堂，東西有齋，峙以重門，繚以周垣，西偏作屋以居校職。神居有嚴，講授有地，書院之名實副矣。伻來屬記，有壬昔長中書左右司，❷陪先生子右轄公師敬，時聞過庭餘論。且讀《遺書》，亦私淑者也，義不敢辭。夫道統在天地間，由開闢迄今日，未嘗一日斷絕。明晦有時爾，接而明之，其人乎！孟子謂「五

---

❶「棋」，元許有壬《圭塘小藁》卷六作「祺」。「經」，原作「更」，據《圭塘小藁》卷六改。

❷「右」，原無，據《圭塘小藁》卷六補。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亦舉其概爾。孟子後千四百年，始得二程夫子，天佑我元，俾道統之傳，亟有所屬。朱子卒才八年，而先生生，際興王之昌運，得正學之真傳，接道統以淑來世，任斯道以覺斯民，非天意有屬而能然乎！舉而措諸事業，若《時務五事》，其概也。嗚呼！中統至元之盛，有隆古之所未及，而有志之士竊有感焉者，何哉？孟子距楊墨，韓子謂「功不在禹下」。程子興起斯文，其要在辨異端，闢邪説。先生之立朝也，當更始萬物之際，正始以理萬事，端本以暢百支。則其時也，乃有申韓邪説雜鶩於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卑而易著，舉世倀倀，以爲開物成務如斯而已。當時辭而闢之者，其有所自也。卒之，正言以驗，正道以明，使踵之者知其不容於正途，懲塞其將來。蓋攘斥之功，出於平居講明聖學、辨別邪正之有素也，其有功於世大矣。世徒知道統之有在，而不知所以羽翼夫道統者又有在焉。至大庚戌，集賢大學士姚公燧作《祠堂記》，猶以未升從祀天靳築室爲言，皇慶癸丑，始從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暨宋九儒升從祀，建書院京兆，《記》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鉅夫爲也。元統乙亥，皇上勑翰林學士歐陽玄爲《神道碑》，與夫制誥、贊、誄、記、銘，推明道統之所在者，至矣。有壬晚學謏聞，無所容喙矣。竊惟先生之道在人心，夫何遠邇之有間？天下從祀，感觸之機大矣。懷之人固囿其中，而猶屑屑鄉里者，豈不以鄉里視天下？其感觸之機，又有捷於桴鼓者焉。王烈居鄉，争田者望廬而返；陽城居晉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況道德度越二人者乎？懷之士過先生之祠，有不惕然而興

者乎？昔先生之教育懷孟也，制詞有曰：「再令董子帷前，有傳受之弟子；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有壬於懷之士有望焉。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四十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於乎！道之大明也，繇徽國朱文公生於東南；道之復明也，繇魏國許文正公生於中原。蓋文公殁十年而許公生，二公之學相距四十三年而傳，相去數千里外而合，一旦得時，行道以濟斯世，豈非天乎！初文正公以其學講授於魏郡，壬寅歲，始詣蘇門，因左丞姚公，得程、朱之書於江漢趙先生，遂一變舊習，精思默契，篤志力行，爲時儒宗。中統初元，以竇大史薦，應詔入見。至元七年，拜中書左丞。八年，授國子祭酒，講授國學。其後弟子繼司鼎鉉，四方學者咸知宗朱氏之學，其於贊治之功豈小補哉！至正二年，天台陳君仁本以文正之學播於海隅，即慶元府治之東搆祠塑像，列於學官，將以春、秋專祀於公，而又以姚、趙二公合食於堂，終歲設教養士，然而廩餼供張尚未完也。三年，踰浙右，泛二江，游金陵，以需成於臺端，可不謂有志之士乎！今陳君得請將還，迺作歌詩，使歸以祀公，歌曰：

滔滔海湄，巖巖宮祠。冬曦夏薰，賁然來思。昔公在朝，佐聖濟時。闡教燕魏，入矩出規。江漢之滸，公學之緒。姚竇交游，程宋傳註。始時國生，質朴而武。今文以嬉，周旋拜舞。相業將略，公之薰漬。邦範國紀，公之能事。公祠於南，孰敢不欽？

或謂海邦，祀其奚歆。蓋公精誠，布於異俗。皎如日星，何幽不燭。夷風感化，列於編氓。奔走慕義，來瞻公庭。林風山月，神思洋洋。簠簋在筵，我歌孔揚。

（元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二，《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刊本）

河内祠堂記

元魯齋許文正公祠，在河内縣儒學西，蓋元時所創，以祀公者也。迭毁迭修，有碑可考。正德七年，河内布政使慈谿楊公，以白金二十七兩，屬懷慶府知府曲沃趙公鐸修公祠宇。趙公祗奉德意，市材木瓴甋之屬，既備，迺鳩工匠，迺徵徒役。正殿覆瓦脱落者補之，丹雘漫漶者鮮之。又於殿左建書房四楹，殿前建東西廡各四楹。結始於正德七年冬，至八年春落成。未幾，楊公以疾卒於位，趙公亦致仕歸，故未有記。正德丙子，巡撫河南都御史四川李公表章先賢，❶命有司伐石樹碑於文正公之祠，公七世孫、儒學廪膳生許泰和等，因念楊公、趙公修建祠宇雅意不可泯没，迺屬瑭爲記，將並刻於石以示後人。竊惟文正公道德功業，萬世尊仰，歐陽公所撰《神道碑》至矣，兹無以贅爲也。獨近世儒者，謂公華人也，迺臣於元，非《春秋》内夏外夷之義，有害名教。搢紳之士，間有惑於其説者。瑭嘗著論辨之，大略以爲：中夏夷狄之名，不係其地與其類，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無容心焉。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❶「巡撫」上，高傑本有「欽差」二字。

夷，公劉、古公之儔皆生於戎狄，後世稱聖賢焉，豈問其地與其類哉？元之君雖未可與古聖賢並論，然敬天勤民，用賢圖治，蓋亦駸駸乎中國之道矣。夷狄之俗，以攻伐殺戮爲賢，其爲生民之害大矣。苟有可以轉移其俗，使生民不至於魚肉糜爛者，仁人君子尚當盡心焉。況元主知尊禮公，而以行道濟時望之，公亦安忍猶以夷狄外之，固執而不仕哉？[1] 且作《春秋》以訓萬世者，非孔子乎？《春秋》所外之夷，莫大於楚。楚昭王之聘，孔子亦往拜焉。使不沮於子西，孔子固將爲楚之臣矣。孔子，魯人也，尚可臣楚；公，元人也，迺不可臣元歟？然則謂公之臣元有害名教者，妄矣。或有謂公雖臣元，亦不能盡變其夷狄之俗，似無所補者。竊以爲不然。大寒不能驟變而爲大暑，大暑亦不能驟變而爲大寒。故冬之後必有春，迺至於夏；夏之後必有秋，迺至於冬。天道尚不能驟變，而況於人乎！昔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中國也，胡不一變而至於道哉？勢不可也。元習於夷狄之俗久矣，公，踈遠之臣也，乃欲以一朝相遇之言，盡變其累世積染之俗，豈易能哉？以是疵公，公固無愧矣。由是而觀，則公之臣元，無不可者。今觀楊公、趙公修祠於先，李公表章於後，則公之道德功業爲世尊仰者，固不以儒者之論而損。然搢紳之士惑於其説者，不盡無也。故愚因記重脩公祠事而附見鄙論，以解縉紳之惑云。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郡人何瑭撰。

（《魯齋遺書》卷十四，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1]「執」，高傑本作「拒」。

復許文正公祀田記

許文正公，元大儒也。泝其淵源所自，實上接考亭之統；究其利澤及人，則實有用夏變夷之功。歐陽公所撰《神道碑》詳矣。公祠凡三，一在河内縣儒學之側；一在縣東北李封村，公墳墓子孫在焉；一在景賢村，公別墅也。景賢村故有祀田二十八畝，後爲鄉民所有。公子孫訴於官，則曰：「汝先世嘗鬻於我，有券契存焉。」歲遠人亡，真僞無所考證，官府亦不得以其田歸之。❶正德丙子，欽差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檄下有司，表章先賢，祠墓傾敗者修葺之，❷祠田浸没者理出之。❸公七世孫、儒學生泰和，乃具公祠田始末以告。李公慨然曰：「公道德功業，師表天下後世，宜世世祀，祀田創置不爲過，況故有乎！」特念其田久爲民所有，一旦奪之，恐民不堪。乃議贖取之。於是，分巡按察司僉憲東吴韓公濂，命懷慶府知府郯城周公舉、河内縣知縣平凉高侯傑，出庫藏官銀二十兩，盡召田主，歸其值，收其券契，取其田。畀許氏子孫泰和輩，使世守焉，以奉公祀。明年，分守布政司大參東吴宋公冕、❹兵備分巡按察司僉憲金臺王公鏜、韓公濂、麻城汪公正、閩中范公嵩，議以斯舉

❶「不得以其田歸之」，高傑本作「直得以其田歸之民」，萬曆本作「直得其田歸之民」。

❷「敗」，高傑本、萬曆本作「頽」。

❸「浸」，高傑本、萬曆本作「侵」。

❹「大參」下，高傑本有「金臺楊公志學王公震莆田陳公琳」十四字。「東吴」上，高傑本有「少參」二字。「布政司大參」，萬曆本作「參政金臺楊公志學王公震莆田陳公琳」。

也，見君子尊賢之禮焉，又見愛民之仁焉，又見處事之義焉，不可以無述。斯田也，今雖歸許氏矣，安知他日不復爲鄉民所有？子孫不復鬻之於人也？不可以無戒。乃命有司紀之於石，以示久遠。於是知縣高侯傑乃來徵言，予竊惟文正公道德功業，昭然在天下後世，祀田之有無，似無大損益。而事體所在，則有不可不書者。《春秋》成公初年，書取汶陽田，傳者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汶陽，魯田也，見侵於齊，魯不請命於天子以正疆界，乃假晉兵力以取之，與「得非其有」者同，故書之以示譏。竊以爲晉主夏盟，固代天子行事矣。諸侯有强凌弱、衆暴寡如齊之於魯者，蓋其所宜治也。征齊之罪，而返魯之侵地，無可譏者。可以取則取，豈可以例爲「得非其有」哉？❶所可譏者，他日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復歸之於齊耳。巡撫公復文正公之祀田，宜與晉返魯汶陽田爲比。而上全崇奉先賢之意，下不徒奪民之有，權不失正，蓋有昔人之所未及者。分守分巡暨郡守縣侯祗奉德意，協贊有成，皆不可不書。抑於此有感焉。鄭以祊易許田於魯，《春秋》書之，君子曰：「於此見鄭於魯有無親之心。」蓋譏其以祖之分地，擅與人相易也。夫以田易田，尚獲譏於《春秋》，則舉先祖之地而輕以畀人者，又當何如也？噫！文正公之子孫可不戒哉？

元魏國許文正公廟祀記

懷慶府城，舊有元中書左丞封魏國許

❶「以例」，萬曆本作「例以」。

文正公祠廟一所，歲久不治。府同知王公修補完潔，復議，以爲公道德功業萬世仰賴，有補風教不淺，匪直汎汎鄉賢而已。顧未秩以常祀，恐無以盡後人瞻仰之誠。且廟無典守之人，非惟易致傾壞，而市井之徒，雞犬之類，不免雜入，踐穢褻瀆，不敬孰甚！擬行令河内縣均徭内編銀六兩，於春、秋祭丁後，府官率各官師生致祭；又於均役内取附近人户審編門子一名，責令看守本廟，司其啟閉，時其洒掃，庶廟貌常新，禮儀以肅，有補風教多矣。議定，請於分巡僉事郭公，咨於知府司馬公，皆以爲然。乃申請巡撫都御史徐公准擬，巡按御史王公行兩司及提學議，布政司左布政使于公，右布政使林公、按察司署印副使劉公、提學副使敖公會議，謂宜如府擬。符下，府同知王公乃徵予言以記其始末，且曰：「匪府輒私有請也，當道諸公意也。」予不得辭，乃爲之言曰：《禮》：「法施於人則祀之。」公踐履篤實，議論純正，可以上繼考亭之統而利澤及人，功業尤爲炳焕。法施於人，公蓋其人也。秩以常祀，宜矣。獨近世儒者謂公不當仕元，不能不疑於其説。予嘗著論辨之，大略謂：舜、文皆生於夷，而道德功業萬世仰賴。元主雖未可以舜、文比，然敬天勤民、用賢圖治，蓋亦駸駸乎道矣。況當時生民糜爛已極，元主乃能知公之賢，而以行道濟時望之，公亦安忍不爲之出哉？夫作《春秋》者，非孔子乎？《春秋》所外，莫大於楚，昭王之聘，孔子亦往拜焉。使不沮於子西，孔子固將爲楚之臣矣。孔子，魯人也，尚可以臣楚；公，元人也，乃獨不可以臣元乎？然則儒者之説謬矣。由是觀之，公之道德功業，既皆可法，而出處進退，亦

無所悖。其秩之常祀，無可疑矣。同知王公崇祀先哲之雅意，當道諸公與人爲善之盛心，蓋皆出乎此也。故爲之言，俾刻諸石，有志於道者其尚考諸。

（以上明何瑭《栢齋集》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　序　跋

《正學編》序

儒者之學，祖述聖賢之所傳，考求經傳之所載，端本以正人心，立教以化天下。有若魯齋先生許文正公，其至於是歟。至正四年春天，爵忝官西臺。三月，帥御史，敦勸郡學。四月，謁魯齋祠，命山長祁文思輯録先生褒封之制、奏對之書，及其哀誄之文，號《正學編》，刊布以式士類。夫天將定一函夏躋世隆康，則生文武神聖之君，爲斯民主，又必有道德中正之臣以輔相之，然後明道術以叙彝倫，興禮樂以敷治化。伏覩世祖皇帝之所以爲君，魯齋之所以爲臣，其有見於斯歟。故朝廷公卿之上，郡縣庠序之中，皆明夫《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之文，以敦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典。曲學邪説，悉罷黜之。今稽是《編》，文正之爲學也，精思苦索以求其所未至，躬履實踐以行其所已知。識儒先傳授之正，辨異端似是之非。其被召而立於朝也，嚴乎出處之義，盡其事上之禮。謂國家居中土，當行漢法，則歷年多而可久治。天下定其規模，則事有序而不紊，本之於農桑學校以厚民生，輔之以典禮政刑以成治效。蓋欲君之德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登於三代之盛者也。嗚呼！先生德業

若此，非學術源流之正乎！是學也，伊洛、洙泗之學也。自聖賢既没，正學不傳，秦漢以降，學亦多岐矣。或以記誦詞章爲問學之極致，或以清虚寂滅爲性理之精微，或以權謀功利爲政事之機要，是皆非學之正，此道之所以弗明、世之所以弗治也。不有儒先君子探其源而啟其途，端其識以正其趨，則士將倀倀然無所依歸。覽是《編》者，蓋知夫學術源流之正矣。臨卬魏文靖公，生於宋之季，每以世道下降、士習愈卑深慨嘆焉。其曰：「記問，學之末也，今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虚無，道之害也，今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魏公斯言，豈特一時之所當憂者乎？嗚呼！先王經世之志，儒者有用之學，久不著於世矣。世祖臨御，方大有爲，魯齋以真儒之學啟沃弼正，俾聖賢之道昭明於時，《詩》、《書》之澤衣被於世，斯則有功於今日之大者也。是以封爵之崇，從祀之典，百世之公論，終不可誣。當是時，有祖蘇、張縱横之術，鉤距揣摩，欲以利害動朝廷，智術操天下，賴天子明聖灼知，姦邪隨殄滅之。或者猶欲踵其餘習，盗名欺世，是亦弗思之甚也。列聖繼作，文治休明，儒者之學益見於用，而魯齋扶世立教之功不可及矣。維昔書院之建，蓋以先生首應聘召，見世祖於六盤，被命教授京兆子弟，考論是邦師友淵源，實有所自。諸生游息於斯，讀聖賢之遺經，考儒先之言行，庶能正其趨向，感而興起矣夫。是歲秋八月，後學蘇天爵序。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六，明鈔本）

題《魯齋先生遺書》後

嗚呼！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尚乎？沈淪於言語文字者，常背馳於聖賢之道。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絶乎？舍棄夫言語文字者，又何以求聖賢之心？自洙泗、伊洛之教行，蓋未有絶此而不習，以從事於空無所援者。而世不察，皆曰：「言語文字，末也，此不足治也。」曾不知千載而下，去聖益遠，舍此吾何從而求哉？乃曰：「吾惟躬行云爾。」嗚呼！吾未聞學之不博而有以爲致思之地者，吾未聞言之不文而可以傳精微於久遠者。魯齋先生非篤學力行君子歟？平生蓋未嘗爲言語文字者。今先生遠矣，學者不可得而見矣，幸有《遺書》六卷者在，猶得見其彷彿焉。不然，百世而下，先生之學何自而見也耶？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八，明鈔本）

題魯齋先生手書後

右魯齋先生許魏公手書四幅，寄京兆吕君輔之及其子翰林侍讀學士伯充者也。初，世祖皇帝受封食邑於秦。至征大理，禡牙於斯，首聘魯齋，見於六盤山下，命教授京兆子弟。是以吕君獲納交於先生，翰林從之問學焉。而關輔教化淳美，其淵源有所本矣。嘗讀魯齋所述吕君《墓誌》云：「君生子未逾年，日買書爲教養計。既長，擇師就學，學必以稽古踐實爲貴。」又云：「翰林治喪，上稽司馬氏、朱氏，考訂古禮；下倣高陵楊氏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正復見於今。」手書第四幅，所謂「葬禮倣依古

制，非信道之篤莫能者」是也。夫以吕氏家庭之所授受，師友之所講習，莫非彝倫日用之大。故其表俗惇禮，卓然有以異於人也。《誌》中所稱「高陵楊氏」，即太史楊文康公，其執親喪，動合古禮，魯齋之畏友也。嗚呼！宋、金季年，文習益漓，魯齋先生奮起草野，推明聖賢之遺經，篤實踐履，故一時及門之士，操行悉有可觀，考吕君父子之事可見矣。天爵向官西臺，訪求故家遺俗，蓋罹天歷兵荒之餘，文獻或不足徵。今吕氏諸孫執禮奉常，受業胄監，是則《詩》、《書》之澤獨能傳諸久遠，信知爲善之有後乎！晚學趙郡蘇天爵書。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三十，明鈔本）

《魯齋許先生心法》序

魯齋先生《心法》，昔未之見也。至元庚辰，郡從事潁川馮君士可手寫，將鋟之梓，以示剛曰：「至治改元，余掾海北，回至姑蘇，省伯兄士啓，得此編，鈔藏之巾笥，今二十年矣。吾少失學，常愧於心，故聞先賢名言遺訓，未嘗不求而得之，得則必鈔寫，或刻之，以廣其傳，蓋吾前日之恨以補之於後，且思與吾黨之士共之也。」愚聞道之在天下雖未嘗亡，然必得其人而後傳。自孔子没，曾子、子思得其道以授孟子；及孟子没，其傳遂絶。千有餘年，周、程、張子始起而縱之，尋復踳駁。至晦菴朱子，竭力研窮，然後斯道豁然復明，厥功茂哉！世祖皇帝既御天下，方大有爲，而許文正公出，

一時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公之力也。延祐中，内外學宫皆用上公冕服圖像從祀，與洙泗弟子及漢唐大儒以次而列，然則豈非天相斯文而篤生先生以接道統也邪？《心法》若干條，皆爲學者所説，莫知誰所記者。然先生之學既顯於時而垂於後，固不待是編之刊，而馮君所以仰先賢惠後學之意則可尚矣。乃僭書其編首云。永嘉横陽陳剛序。

（《魯齋許先生心法》卷首，明抄《藝海彙函》本）

魯齋先生《心法》後序

正統改元春，予待罪陜州，河南郡守李公驥手授所鈔《魯齋心法》一帙，計一萬五千三百二十言，屬令鋟梓，以廣其傳。既爲繕寫，督工刊完送郡，尚存所授鈔本。予既來鄭，率欲重刊，以惠同志。奈乏匠氏，試令人習學之，得漸次鏤成，雖字畫弗周正，亦不失爲全書也。嗟夫！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所貴者，心焉耳。所謂此心者，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本根。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在聖人，猶有精一執中之授受，况世人乎！後之學者苟操存之不力，省察之無方，則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謬者焉。此文正公《心法》之言非小補也，觀者宜當見諸心領神會之间，庶自得之矣。予也不敏，願學焉。兹特述李守樂善之初意於編後，以識歲月云。又六年辛酉仲冬長至鄭州知州溧陽史彬書。

（《魯齋許先生心法》卷末，明抄《藝海彙函》本）

《中州名賢文表》原序

文之行世不猶水之行地中乎？河、洛、淮、濟，天下之水之盛者也，其行於地中或數千里以至萬里而入於海，茫乎沛然，孰得而禦之？何哉？有源故也。賢者之於文亦然。仁義以爲本，禮樂以爲用，《詩》、《書》以爲輔，騷史以爲飾，矩度以爲準，開闔以爲勢，鋪張以爲體。其言主乎立教，其志將以求合於聖人之言，故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夫言之非難，其將以求合於聖人者之難也。而賢者乃獨務其難，卒使其言垂世而立教者，何哉？有本故也。惟修辭、立誠以益充仁義之本，斯言不戾於聖人，猶水之有源，則其出也必盛，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昌奉詔提學中州且九年，嘗觀濟之源於王屋，觀淮之源於桐柏。濟與淮，中州之名川也，所謂天下之水之盛者也。濟出王屋，伏行二百里而始大發，發而即盛；淮出桐柏，行百餘里亦大發，發而即盛，非若溝澗溪澮挾潢潦以自溢者比。此非其源之深乎？既又南觀河、洛，河出圖，洛出書，在古聖人之世，而皆在中州之境。中州居四方之中，嵩嶽在焉。《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故昌嘗旁探遠覽，自申、甫而下，於漢得賈生，於唐得韓文公，於宋得兩程夫子，於元得許文正公，皆中州之名賢也。今或數百年以至千年，而其言猶傳，非其本之大乎！本以仁義，用以禮樂，輔以《詩》、《書》，飾以騷史，其言之所主，要皆教之所寓，而矩度、開闔、鋪張之大較，森然畢陳，此宜不戾於聖人而有傳也。懷慶守呂愬以許文正公《遺

書》授昌，昌遂附之以姚文公燧、馬文貞公祖常、許文忠公有壬、王文定公惲、孛术魯文靖公翀諸集之僅存者，而表章顯著之，蓋皆中州之名賢也，故題之曰《中州名賢文表》。夫諸賢之文，其行世如河、洛、淮、濟之行地，人固無有禦之，豈必昌之能表著哉？愛慕之已切，記憶之務勤，維日維夜，手披口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其内集，復有外集、正集、雜集，凡若干卷云。成化七年三月朔旦，姑蘇劉昌序。

（《中州名賢文表》卷首，《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成化刻本）

《中州名賢文表》附録

昌初至懷慶府儒學，還見一碑道側，大書深刻曰：「大元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追封魏國公謚文正許先生之里」，遂下輿以趨，纔百步，則公祠也。肅拜而後登，祠三楹，中肖公像，道德之光儀，猶充然可挹。公之遠孫倫，時習業於官，端凝朴實，先賢之後，此固其可重歟！因其相禮於謁祠也，示之詩：「禮庭殖殖見諸孫，雅度依然似玉温。二百餘年遺澤在，光風長滿里中門。」天順六年八月既望，劉昌在河北道書。

清化鎮去河内四十里，居民千餘家，前臨沁水，後倚太行山麓。引泉灌田疇樹藝，豐美甚足也。昌至之日，有父老數十輩來迎，且云里中有文廟。昌遂趨謁，則禮殿僅存。殿中設宣聖像，四配十哲皆具。門有三碑，一已斷裂，一剥隊，惟一可誦。乃許文正公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時所建。昌因集里中子弟，得警敏俊偉者百人，置兩師，使讀書其中，且戒其父老完繕其門廡。既

踰年，昌再至，則焕然備矣。又作講堂於殿後，以處其教者學者。時昌所提學，奚止百餘區。其庸俗吏雖督責，猶視爲迂緩，弗加葺。而清化之父老，纔一戒飭，則完繕恐後，文正公德化之遠，不益有徵於是哉！三歎景仰，用記於籍。成化紀元之四月，昌在修武。

昌修《河南郡邑志》，令郡邑小學師求山鐫野刻，悉録之。在河内得里社中廟學碑凡六七，蓋當時許文正公居河内，鄉人化之，其建廟學以事教養者，遂致多如此。古謂賢者有益於人之國家，豈虚語哉？昌拜手題於河北道廳壁。

《許文正公神道碑銘》，歐陽文公作，碑高丈四五，廣六尺，厚及廣之半。四面皆刻文，幾五千言。以世祖之明，文正公之賢，而得歐陽文公大手筆以發之，此皆曠世所甚難者。蓋君聖或不得乎臣，臣之賢或不遇。遇矣，其功業在朝廷，德澤在民庶，而作者或暗劣不能發其大以究其微，使其俊偉之烈，無以光史册、垂後世，此則可慨也。而是碑既備矣，不謂之三絶哉！昌在周南驛書。

《遺書》六卷，大德十年，安成尹蘇顯忠刻梓。當時已謂殘編斷簡，多所失遺。况昌所得者乃録本，尤多缺誤，故重加訂定爲五卷，復以制詞、神道碑爲附録一卷。其缺誤之無考者，並用略去，蓋十之四云。昌識。

（以上《中州名賢文表》卷六附録，《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成化刻本）

《中州名賢文表》序❶

前明姑蘇劉欽謨氏提學中州，編纂元世名賢許文正公衡、姚文公燧、馬文貞公祖常、許文忠公有壬、王文定公惲、富珠哩文靖公翀六君子之文如干卷，鋟板行世。六君子，皆中州産也，名曰《中州名賢文表》。余自少知有是書，輒景慕鄉先生遺風餘烈，心嚮往者久之。後建節三吴，得於藏書家，亟以授汪子西亭，重付剞劂。既訖工，會余奉命入掌銓衡，走使持槧本請序。余惟六君子之文，崒乎與嵩嶽二室争高，固無俟余之讚述，迺若劉氏汲古之勤，表賢示後之切，惡可無一言以襮其美哉？夫許魏公以真儒爲帝者師，其立言皆原本洙泗，佐佑濂洛。牧庵，其高第弟子，倡明古文，蔚爲當代宗匠。他如浚儀、安陽，兩雄並跱。秋澗公獨步一時，魯參政師道自任。其所著述，宜皆炳炳麟麟，不可磨滅矣。顧自六君子，距劉氏近纔百餘年，遠不過二百年，而殘編斷簡，日就彫亡。其辛苦營購而僅得之者，亦多缺誤。向非劉氏蚤夜矻矻作爲是書，再越幾百年，以迄於今，其存也有幾乎？劉氏之有功於前賢甚大。劉氏既傷集本之失墜，凡山鐫野刻，靡不搜討。所過前賢遺阯，必禮其祠墓，録其子孫，遇豐碑巨碣，必周覽摩挲，備紀其高厚廣闊、上下盤趺之狀，雖其廢擲偃仆於雲埋雨蝕中者，必洗剔植立，深簷蓋覆，以致其懷賢思古之幽情。跡其過百泉，尋蘇門遊嘯處，憑弔文獻之餘蹤，訪水簾，行深澗，舍輿躍騎，舍騎而登，

❶ 標題原無，爲校點者所擬。

捫蘿陟巘，窮幽遐險絶，以讀磨崖之記，蹣跚躑躅於寒山石磴、青巖蒼峪之間，雖好奇如康樂、柳州無以過。嗚呼！夫亦可以想見其高風邈世矣。余嘗慨夫世之爲政者，非法令所及，不復議。生平宦遊所歷，未嘗不以表賢復古爲志。莅吴之日，前賢之爲吴寓公有蹟可尋者，嘗爲之還其舊觀，重開雕其遺集以垂後世。今劉氏故吴之先正也，劉視學吾鄉且九年，而余撫吴凡十有四年，迹偶相類，而汲古表賢之意，復曠世相感，又其所編纂皆吾鄉先生琳琅金薤流落而僅存者，少而知慕，老得遂其手胝口沫之思，蓋不勝欣然喜，喟然歎，茫然長懷，而願後之君子，相與共存是志於無窮也。六君子《元史》各有本傳，今載卷端備考。康熙四十五年七月既望，商邱宋犖序。

《中州名賢文表》題識❶

蘇州劉昌欽謨氏視學河南，蒐許文正以下六公之作，題曰《中州文表》，凡三十卷。書撰於成化之初，去元未遠，而《姚文公集》五十卷，《富珠哩文靖公集》六十餘卷，已不復見，藉是編所録以傳，其表章之力匪細矣。按欽謨《序》以是爲内集，復有外集、正集、雜集，惜其並亡。訪之儲藏家，不可得。吾師商邱宋公手授藏本，命讐校而鋟之，凡匝歲而後卒業云。康熙丙戌嘉平錢唐汪立名謹識。

（以上《中州名賢文表》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❶ 標題原無，爲校點者所擬。

《大學要略》序

吾鄉許文正公魯齋先生，身任斯道，接濂洛、關閩之傳，其嘉言善行，《遺書》所收者甚少。縉謝事鄉居，宫保幸庵彭公過臨，命與其曾孫泰和博求載集，萃爲《全書》以傳，未能也。是編乃先生直言以教人者，其言切近精實，人所易曉。天台克庵陳公督學吾中州，嘗表章之，以訓吾多士，縉幸私淑而與有聞者，故先刊諸梓，與吾同志者共之。或者疵先生不當仕元，於戲！楚之僭，公山佛肹之叛，孔子尚欲往，況生其地而爲之民，坐視生民之糜爛而不之救，則心亦何能忍而身亦何所逃哉？自今觀之，綱常不至於滅絶，人類不至於禽獸，誰之功也？夷考或者之行，其是其非必有能辨之者。因僭及之。正德戊寅春三月壬子，河内後學郝縉謹序。

（《魯齋全書》卷七，日本寬文九年刻本）

《魯齋先生集》序

嘉靖戊子，魯齋先生裔孫泰和來知武功，出先生集示，海讀之終篇，見吾友柏齋何子粹夫所爲先生《祠堂記》，孰謂二百年余未定之論乃至是而定乎！海不敏，嘗謂近世儒生言孔子之道者，若明而實晦，若近而實遠。魯齋先生蹶起於中原播蕩之餘、彝倫斁滅之際，而能中行獨復，身爲拯救，故斁者復叙，滅者復明，遺言大訓，至於今日，切近精實，安詳懇至，比之諸儒，同而實異，似而或非，厥脩邈矣。蓋先生之學，博以致其知，故粹乎其理而無蔽；仁以厚其

履，故優乎所至而獨純。是以夷主格心，斯文永賴，非徒然也。昔人謂孟子功不在禹下，海於先生亦以是云。舊集猥煩錯亂，略無統紀，因取而正之如左。其本傳、碑誌與名賢論述，悉附其後。泰和命工刻成，屬海爲序，於是以所嘗私論於先生者言之，而並紀其歲月。嘉靖九年庚寅秋九月乙未，武功後學康海謹序。

《許魯齋先生集》序

《魯齋先生集》六卷，世孫泰和嘗令武功，刻之。今世孫世道來令安丘，過郡廓，以序爲請。予按，先生當胡人虔劉於中原、斯民糜爛於水火，甚於楊墨佛老之害，酷於虎豹犀象之慘，詘身以伸道救民爲己責。議者謂先生事元，非孔子内夏外夷之意，予以爲不然，此正先生善學孔子也。楚人僭王，孔子黜之，比於外夷，而未嘗過責事楚之人，周游之跡亦至鄢郢，不爲已甚之行，行道救民之意見矣。孔子嘗欲仕楚，然先生雖臣事元人，庸何傷？伊尹於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視民之憔悴於虐政，亦勸齐、梁之君以行王道，以其道在我而潎在民，藐然而不動其心，❶是豈上天之意哉？先生生於元人方興之中，目志斯世斯民之不幸，可容一日安於其身心？矧先生爲天民之望，負王佐之才，於此塗炭之時而坐視不救，可乎？今自其心而觀之，不陳伐宋之謀，曾無失策之悔，臨終戒子勿請謚，勿立碑，其内夏外夷之意灼然可見，孰謂以斯道爲己任者而反昧於華夷之辨哉？

❶「不」，原無，據黄丕烈校清抄本補。

使當世知有聖賢之學而不墜乎道統之傳，爲一代真儒而上接乎濂洛關閩之續，其立身行道，比之周、程、張、朱已不同，其出處關繫於世運，比之中原聖賢之君尤不同，君子於此當諒其心而勿滯其迹可也。於戲！明道於世而人心不至於陷溺者固不易，行道於時而人类不至於絶滅者爲尤難。孟子謂伊尹以天下爲己任，予以爲先生以救民爲己任；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以爲先生之功不在孟子下。噫嘻！左右聖道，用夏變夷，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使綱常不至於湮没，中國不至於禽罾者，微先生吾誰與歸？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仲秋，分封青社衡潘新樂王、誠軒道人載璽汝符父書於少和山房。

（以上《許魯齋先生集》卷首，明嘉靖刻本）

校刻魯齋先生《遺書》序

予家舊藏有《魯齋遺書》一帙，計六卷，刻於元至正十三年。其目始《奏議》，次《易》説，次《小學》、《大學》論，次《雜著》，次《書簡》，次《詩》、《詞》，而《大學直説》又附於其後。嘗疑其編次之非倫，又以先生之説，見於性理諸書者先後不一，而此皆無之。欲補而正之，未能也。近得河内所刻《全書》，則性理諸説咸在，而像贊、墓圖、世次名行、歲略、遺事與夫碑傳、記志之類，可以備先生之著述，考先生之行事者，又無不具焉。於是本之名行以訂世次之舛訛，參之遺事、歲略以正《年譜》之名號，即先生隱居行義之歲月，酬對陶寫之興況，以次諸書之後先，采之國史傳文，以補《奏議》之遺

闕，重加繕寫，定爲此編。卷目稍加而仍曰《遺書》者，以先生手澤若《孟子標題》、《四箴》、《中庸説》、《語録》諸篇，猶未盡見全功之收，尚有望於來哲也。嗚呼！孔孟没而後有周、程諸儒，其説盛矣，猶未遍於東南也，得朱子而集其大成。朱子没而國事日非，其傳固未及於中州也，得魯齋而其道始行。自元至今，儒者之推尊如出一口，咸以爲朱子之後一人，而其書之存止此。然惟其書之簡也，故爲説精；惟其説之精也，故於事切。如論學，則欲闕經書之疑義而體其經夫婦成孝敬者，以求益於身心；論治，則謂防人之欺不若養人之善，而歸其本於農桑學校。其他論説，往往若是。皆明乎物理，當乎人心，譬則菽粟布帛，真可以療人之饑寒；南車燭龍，真可以破人之迷暗。學者從之，又如從崑崙者之遡於洪河，雖未即至，而他適焉者寡矣。故愚於是竊不自量而有此述焉。其遠覽冥搜，出乎諸賢之上者，非淺學之所知，固亦未敢議也。

（明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常德周鑑撰《許氏族譜》序

譜所以明氏族，别系緒，俾昭穆相承，戚踈有序，甚有關於風化而切世教者也。孝子順孫之尊祖敬宗、篤厚倫誼者，孰有重於此哉？河南河内許氏，本太嶽之後，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其嗣。而世遠族殷，復罹兵燹，漸至不可相考者。至前元曰通者，隱德弗耀，鄉稱善人。有子二，長曰衡，仕元，累官至左丞。以道學名天下，謚文正。公尤其卓異也。自是曰子

曰孫，隱顯相繼，具載於《譜》，何其盛也。今湖廣常德府知事許君驥者，實文正公五世孫也。出贊黄堂，恪守家法，廉介自持，始終不渝。兹而告老歸省，遂以牒譜屬鑑序之，深意其意，不獲有辭。夫萬物本乎天，人本於祖，其可以忘其本乎？故凡同是譜者，上以知本源之所自，下以明派系之所傳，益遠而益明，愈久而不紊。如此而謂《譜》之作無益於人，不可也。若夫子孫者，觀於是《譜》，昭乃祖之勳庸，仰位望之崇顯，奮然感發，思趾其美，相與昭緒於無窮，則《譜》之傳，歷久而有光也。然則驥於今日惓惓然於斯者，所以思夫水木本源之義，爲何如哉？故程子有云：「管攝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正此之謂也。故書以序之。成化五年歲在己丑秋七月朔，常德府儒學教授周鑑序。

鄭王《稽古千文》敘

夫天下道行，道存政事；天下道隱，道著經書。若羑里之《周易》，魯史之《春秋》，涑水之《通鑑》，考亭之《小學》，皆所以遵先王，述往事，詔來世，而啟後學也。吾鄉元魏國文正公許魯齋先生，以天稟之純資，遭喪亂之不造，海宇鼎沸，仁義息然。以《詩》、《書》、《禮》、《樂》齊上下、變夷俗者，獨公耳。復取人君統系爲一書，曰三皇，曰五帝，曰三代，曰漢，曰唐，曰宋，曰本朝。上接洪荒，下繫政治，曰《稽古千文》，以訓士子。精粗咸備，統紀不紊，數千年廢興，一佔可悉矣。於戲！業廣卷撈，艱求明確，累於是者，又豈謂勝然哉？愚居闕里，仰遺編亦幸而遭者，故不度卑陋，録付梓

傳。俾學者知聖王賢相、暴君辟吏、王伯僭僞、孫讓篡弑、夷狄中國，自莫逭乎公議。其於我皇祖清華夏，一中國，神功偉烈，又高並唐虞之治矣。或曰：「魯齋仕元之非，士君子譏之，以謂出處既不可取，而政事、著作亦不足取也。王何獨取之？似近惑乎！」曰：「是安得而爲惑也。夫乘桴於海者，聖人欲爲也。九夷之居者，聖人欲爲也。謂中國之無君也。夷狄據於華夏，孰不爲耻？當是時，河北之地已爲元有，而普天率土皆爲臣民，不得不立朝行道以及斯民也。況以道進，以道退，固寵須利之謀未嘗見於言行，安得謂出處非哉？是安得謂之惑也？」玆固余録之之意也。時嘉靖歲次丙午正月戊辰，皇明宗室鄭王識。

（以上《魯齋遺書》卷十四，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跋許魯齋先生《遺書》後

昔王通講業河汾之間，一日，獻《太平十二策》。夫南北分裂久矣，文中子豈急於自售哉？干戈紛擾，百姓莫保其頸。隋文奄有江南，亦撥亂拯溺主也。時尚可爲，奚忍逆料其非真主而置之？宋室開基，門柝不施於燕薊，百年而降，再失兩河。完顔執命，汴洛以北皆羯羠矣。藉令士皆夷虜視之，百姓何賴焉。孔子曰「居之何陋」，又曰「乘桴浮海」，箕之朝鮮，雍之荆吴，皆實事實理，非虚藉口云爾也。世祖馭宇，英明茹納，迥出隋文，百年分治，不殊南北。先生挺起懷孟之間，以斯文斯民爲己任，垂九十餘年，人銜未至滅絶銷熄者，先生力也。《中説》之倣雖云僭經，然微言栝論，至今使

人誦之勿絶。先生垂世立訓，與關洛、濂閩諸君子並駕同鑣，共傳不朽。我明定爲學者南車，青衿學子朝夕諷誦。今其《遺書》具在，孰敢置喙其間？矧天下一家，治教隆洽，士生於懷孟之鄉者，其前進有如先生，後進有如先生之門人，則兹刻也，詎獨一家一方之書？亦光翼治化之一助云。

奉政大夫懷慶府同知後學鄭道興謹書。

（《魯齋遺書》卷首，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幸菴彭澤與河南巡撫都憲李充嗣書[1]

寓渭南侍生彭澤頓首拜啓大中丞梧山老先生大人臺下：素仰高風，不啻山斗。雖同官朝署而各勤職務，未遂親炙。二十餘年以來，傾仰徒切，面晤無由。自節鉞撫鎮中州，屢承翰教。至於振憲度，嚴官箴，恤民隱，剔奸弊，威惠丕著，政教兼施，吾儒體用之學，可謂克副聖賢先正之垂訓矣。且拳拳與巡按御史同心協德於興革舉措之間，而藩臬三司諸重臣心悦誠服，奔走不暇，以共造一方官吏軍民之福，尤爲得體，曷勝敬仰。不才衰病失職，荷蒙聖恩，放歸田里，道出衛源，盛暑中冒雨屈尊，遠勞枉顧，清教盛作，佩服未盡。而厚燕佳貺，勞費尤多。竟不審不才如澤，若爲致此，若爲圖報耶？況遣人導之出疆，沿途府衛州縣驛遞官吏祗承鈞令，迎送惟謹，弟有過於奉承者，何感如之！過懷慶、河南二府，得臺下查處先賢祠墓，以隆風教。公移捧誦至四，三歎敬服，此蓋近年巡撫所未暇及者。其於風化人才之裨益，曷其有計也耶！有

[1] 標題原無，爲校點者所擬。

宋程、邵諸大儒尚矣，至於元儒魯齋許文正公，資稟造詣已幾乎聖，踐履篤實，出處分明，薛文清公以爲善學孔子，又曰：「朱子以後一人而已。」至於致君澤民，用夏變夷，一一見諸實用，殊非淺學俗儒所能擬議。當時謂「南有吴澄，北有許衡」，以著述則草廬先生爲多，以踐履出處，恐非草廬所可班也。而瓊臺丘公力詆其非，過矣。至於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爲霍、蒲二庠學正，三典陝西文衡，四方學者從之甚衆。虚往實歸，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於彼。吾蘭翰林編修卓菴黄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而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卓菴嘆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乃郎琇等移葬澠池。今其子孫有爲省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下千種，藏於家，亦有刊行傳布者。生以爲魯齋從祀先師孔子廟庭，覃懷祠墓，人知尊重。獨所著述，未成全書，而懷慶城中亦缺坊牌。生以爲此當責之守令學職，搜集老先生所著《魯齋大學》並《性理大全》所取語録及《家譜》並《魯齋遺書》，併集奉上，臺下再付提學憲使編次校正爲《魯齋全書》，亦盛舉也。或曰「有《魯齋研幾圖》」，是書往年曾見，今亦忘之，恐金華魯齋王氏所著，非老先生書也。請尊裁之。魯齋之學，上承程朱，縱覃懷城中建「魯齋闕里」一坊於其祠前，亦未爲過也。至於澠

池曹先生子孫，則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使先賢所傳足以承先聖而開來學者泯没無聞，吾黨知而不行，殊不若不知之爲愈也。謂於澠池建一「正學坊」以表章之，而盡録其所遺書，一體編次校正，發河南府分擇賢守令遽給所費而刊行之，又斯文之幸也。生忝以臺下查處先賢祠墓之行，非生輩所易及，而生獨舉二老先生者，又平生所真知而實慕之者。幸臺下有此盛舉，不日大拜柄用。借寇無由，失此機會，當遺恨終身也。生以衰廢不能上報聖恩，負古聖賢之教多矣。願感仰教愛，欽慕風采，不敢以踈遠林下腐材自棄於大賢君子之門，故因脩謝敢以是瑣瑣奉瀆焉。萬惟體諒不罪也。乞便中不吝教音，荷感。正德十二年八月初六日生澤再拜。

河内教諭宰廷俊題

《魯齋全書》之刊行，因巡撫河南都御史西蜀李老大人查處先賢祠墓以隆風教之舉，故來陝右幸菴彭老先生大人脩是啓瀆責宫編次校正之所成也。河内教諭宰廷俊不没其善，故録於左，以示後之君子。

（以上《魯齋全書》卷七，日本寬文九年刻本）

《讀易私言》提要

《讀易私言》一卷，（原注：兩江總督採進本。）元許衡撰。衡，字平仲，河内人。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謚文正。事迹具《元史》本傳。其書論六爻之德位，大旨多發明《繫辭傳》同功異位、柔危剛勝

之義，而又類聚各卦畫之居於六位者，分別觀之。蓋健順動止入説陷麗，其吉凶悔吝，又視乎所值之時，而必以正且得中爲上。孔子《彖》、《象傳》，每以當位不當位、得中行中爲言，衡所發明，蓋本斯旨。此書本在衡文集中，元蘇天爵《文類》、明劉昌《中州文表》皆載之。國朝曹溶採入《學海類編》，通志堂刊《九經解》，遂從舊本收入。而何焯校正《九經解》目録，以爲即元李簡之書，今考簡所撰《學易記》，其書具在，未嘗與此書相複。且《永樂大典》所載，亦作許衡，則非簡書明甚。焯之所校，不知何以云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經部易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題《許文正公集》後

靜修先生《退齋記》，予向疑其爲許文正公而作，然尚未敢質言之。及讀道園作《安嘿菴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説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莫知奪也。』觀靜修考察於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考之，其爲許文正公無疑也。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於江

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於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和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屏棄猷爲乃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乃變化氣質。外以聾聵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興絕學於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僅在善人有恒之閒，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静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閒，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一，清嘉慶十六年刻本）

《許魯齋先生年譜》序

鄭治亭先生既爲《朱子年譜》，復爲《許魯齋年譜》，兼附《心法約編》。魯齋之學，先儒言之詳矣。是《譜》是《編》之輯，先生爲亦言之詳矣。獨魯齋仕元與「學者治生爲先」之言，世多議之。惟張楊園謂：「魯齋雖生金地，而當時尚未見伊洛之書，無賢師友。既應試中選後，自不能不仕。及學益進，義益明，固知仕元之非。臨終悔其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其志可見。蓋以魯齋之賢而仕元，以仕元而蒙譏，爲魯齋之不幸。」且曰「吾於魯齋敬其人而未嘗不悲其遇」，此語最爲持平。至於治生之言，亦程子「士有養方定志於學」之意。然治生不過務農或商賈之不失義理者，若教學作官，規

圖生計，非古人之意。魯齋固自言之，楊園亦甚取其説而不爲非，蓋亦時爲之也。又有謂魯齋可比朱子，夫兩賢所至之境，非後學所敢私議。然魯齋於小學四書，敬信如神明，教諸生無大小悉自小學入。薛文清謂其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此亦斷無可疑。熊澴川《學統》獨不載魯齋，未免瓊山之見，非至公之論，豈足服天下後世人之心哉？予嘗欲刻《魯齋遺書》而未果，學者讀是書，尤可得其綱要而識其所從入之門矣。周士甫既刻朱《譜》，并此鋟板，豈獨有功冶亭先生已哉？庚辰季冬乙巳，賀瑞麟復齋甫序。

（清鄭士範編《許魯齋先生年譜》首，清光緒六年刻本）

書《許魯齋先生年譜》後❶

謹案：《讀書録》曰：「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吾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已。」武功康對山海，翱游涇野溪田間，謂魯齋充實之謂美，而愚竊意魯齋居美大之中也。王鹿菴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魯齋。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訃音至，曰：「若朝廷賜謚先生，非『文正』不可。」然磐撰魯齋《像贊》云：「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内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虚舟江湖，晴雲

❶ 標題原無，爲校點者所擬。

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彦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是蓋徒知先生之德，而於其學，初未有聞。先生治命，平生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已，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此誠深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故聊示不可榮以禄之意。而或者因疑先生以仕元爲疚，郝綰曰：「楚之僭，公山弗擾之叛，孔子尚欲往，況生其地而爲之民，坐視生民之糜爛而不之救，則心亦何能忍而身亦何所逃哉？自今觀之，綱常不至於滅絶，人類不至於禽獸，誰之功也？夷考或者之行，其是其非必有能辨之者。」爲亦嘗思丘瓊山輩疵議魯齋，問諸强樂庵師，師曰：「魯齋非富貴功名中人也。當日金亡，元有中原，魯齋非宋遺民，又未仕金，責以不宜臣蒙古，未免過求。」善乎！歐陽圭齋之言也。曰：「太祖丙寅建國，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是蚤以先生爲朱子後一人而已。故愚尚論魯齋，直以《讀書録》爲定論。然學者未能子細讀魯齋《語録》諸書，又孰知敬軒之不我欺哉？咸豐戊午夏五月，治亭鄭士範書。

《魯齋集》附録一册，録事頗詳，而雜亂無章。爲次敘之，仿朱子《伊川年譜》例，著《魯齋年譜》，範又書。

（以上清鄭士範編《許魯齋先生年譜》末，清光緒六年刻本）

《許文正公遺書》題識❶

右魯齋先生集十二卷，首末各一卷，此乾隆中祠堂本也，較明本爲備。然語録中間有脱句，並遺六條，今補入。其餘原文闕誤，悉仍其舊。惟首末兩卷，搜録雖詳而意或重複，亦未能發明先生之道，謹削去之，但存其要者而已。前歲刻鄭冶亭所編先生《年譜》，序引楊園張氏謂「先生臨終悔其生平爲虚名所累，不能辭官，戒勿請謚立碑，是以仕元爲不幸。雖敬其人而未嘗不悲其遇」。今讀純皇帝御論，乃知先生仕元本無可疑，臨終之言未足爲據。然竊謂即先生實有悔語，亦斷非仕元之故。蓋自古聖賢之仕，將以行道，道之不行或行矣而不得遂其志，其心必有大不樂者。孔子之未嘗終三年淹，孟子辭萬鍾之養，程朱之辭職致仕亦審於進退之義而已。先生當世祖時，仕不受禄，人以爲高。先生喟然嘆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受禄者哉？食求無忝而已。」先生去官，世祖賜之勅書，先生懸梁上，不以示人。及卒，發視之，乃勅書也。嗚呼！即此可以知先生臨終之言之意矣。先生以孔孟、程朱爲法者也，學者即以孔孟、程朱論先生可矣。光緒丁亥秋八月戊申賀瑞麟謹識。

（《許文正公遺書》目録書後，上海圖書館藏《西京清麓叢書》本）

---

❶ 標題原無，爲校點者所擬。

九 故事 軼事

中統間，左相安童嘗問魯齋釋老之説，先生曰：「某未嘗讀其書，不知其説。」又問張耀卿：「魯齋教人讀《小學》，其説如何？」耀卿云：「某自幼時知童蒙如入學便讀《孝經》，此時《小學》未行於世，《小學》乃是《禮》經摘出，非全經，不足學。」左丞張仲謙從旁對曰：「《小學》之書，專載童子當爲之事，若《孝經》，曾子尚云『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况童子乎！」又云：「魯齋欲興國學，教國朝胄子，可謂知本。」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録》，清《知不足齋叢書》本）

許文正魯齋公衡，被召入見，世祖問曰：「聞爾多能。」奏曰：「臣能種田、教學。」世祖曰：「爾本事只會言兩件？」對曰：「種田乃衣食之本，教學乃風化之原。」上善其對。

（元長谷真逸《農田餘話》卷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年間刻《寶顔堂秘笈》本）

道園虞邵菴先生集未達時，魯齋許文正公衡延置家塾，而先生落魄不羈，日出遊。公每至塾，諸生輒曰：「先生出矣。」公患苦之，常宛轉爲先生言，已而如故。一日，題對句於先生卧屏間云：「日日嬉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蓋用孟子全語。抵暮，先生回，已被酒大醉，視屏間對，即拔筆書於右云：「朝朝絮聒，何許子之不憚煩。」似若天造地設，何其捷切如是耶！

（明徐伯齡《蟫精雋》卷七《邵菴屏上對》，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昔許衡嘗燕見，世祖方與帝師並坐，衡拜世祖奏事，而不爲帝師禮，帝師有愠色。世祖知之，因問衡曰：「孔佛之道，孰爲貴？」衡曰：「佛之道，金玉寶貝是也；孔子之道，五穀布帛是也。」帝師默然。故老相傳如此，而史闕不載。

（明胡粹中《元史續編》卷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李鳴飛　韓巍　甘祥滿

本册責任編委　谷建華　喆

{
"filename": "5YSS6JePICDnsr7ljY7nvJbkuozlm5vlm5vlhozkuIsgIOmbhumDqF8xNDU1NzY5NS51dno=",
"filename_decoded": "\u5112\u85cf \u7cbe\u534e\u7f16\u4e8c\u56db\u56db\u518c\u4e0b \u96c6\u90e8_14557695.uvz",
"filesize": 154486890,
"md5": "22079a9947835ec148af79779db5eb25",
"header_md5": "beef1318d4e9e9211723b00a94848c1f",
"sha1": "df501f36dfa35fa73c79ed1abb90361285c6ac82",
"sha256": "93ebdf7866fb806b1771fb2c580a725b96fef12c7abda30196dc7119fe6980b7",
"crc32": 1532316994,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9857460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314,
"pdg_main_pages_max": 2106,
"total_pages": 1322,
"total_pixels": 729839616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